儒藏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史部 第六册

四川大學出版社





儒藏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史部

孔孟史志



第六册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五年

目録

范仲淹、字希文、蘇州吳縣人。二歲而孤、母更適長山朱氏、從其姓名說。少有志操。既長、知其世家、乃感泣、辭母去、之應天府、依戚同文學、晝夜不息。冬月憊甚、以水沃面。食不給、至以糜粥繼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舉進士第、爲廣德軍司理參軍、迎其母歸養。改集慶軍節度推官、始還姓、更其名。監泰州西溪鹽稅。遷大理寺丞、從監楚州糧料院。母喪去官。晏殊知應天府、聞仲淹名、召寘府學。上書請擇郡守、舉縣令、斥游惰、去冗僭、慎選舉、撫將帥、凡萬餘言。服除、以殊薦爲祕閣校理。仲淹汎通六經、長於易、學者多從質問、爲執經講解、無所倦。嘗推其奉以食四方遊士、諸子至易衣而出、仲淹晏如也。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仲淹倡之。天聖七年、章獻太后將以冬至受朝、天子率百官上壽。仲淹極言之、且曰、奉親於內、自有家人禮、顧與百官同列、南面而朝之、不可爲後世法。且上疏請太后還政、不報。尋通判河中府、徙陳州。時方建太一宮及洪福院、市材木陝西。仲淹言、昭應、壽寧、天戒不遠、今又修土木、破民產、非所以順人心、合天意也。宜罷修寺觀、減常歲市木之數、以蠲除積負。又言恩倖多以內降除官、非太平之政。事雖不行、仁宗以爲忠。太后崩、召爲右司諫。言事者多暴太后時事、仲淹曰、太后受遺先帝、調護陛下者十餘年、宜掩其小故、以全后德。帝爲詔中外毋輒論太后時事。初、太后遺誥以太妃楊氏爲皇太后、參決軍國事。仲淹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矣。歲大蝗旱、江淮、京東滋甚。仲淹請遣使循行、未報。乃請間曰、宮掖中半日不食、當何如。帝惻然、乃命仲淹安撫江淮。所至開倉振之、且禁民淫祀、奏蠲廬舒折役茶、江東丁口鹽錢、且條上救敝十事。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閤爭之、不能得。明日、將留百官揖宰相廷爭、方至待漏院、有詔出知睦州。歲餘、徙蘇州。州大水、民田不得耕。仲淹疏五河、導太湖注之海、募人興作、未就、尋徙明州。轉運使奏留仲淹以畢其役、許之。拜尚書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判國子監、遷吏部員外郎、權知開封府。時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仲淹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爲序遷、如此爲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況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之事、仲淹曰、洛陽險固、而汴爲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卽有事必居洛陽。當

漸廣儲蓄、繕宮室。帝問夷簡、夷簡曰、此仲淹迂闊之論也。仲淹乃爲四論以獻、大抵譏切時政。且曰、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禍。臣恐今日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夷簡怒訴曰、仲淹離間陛下君臣、所引用皆朋黨也。仲淹對益切、由是罷知饒州。殿中侍御史韓瀆希宰相旨、請書仲淹朋黨揭之朝堂。於是祕書丞余靖上言曰、仲淹以一言忤宰相、遽加貶竄、況前所言者在陛下母子夫婦之閒乎。陛下旣優容之矣、臣請追改前命。太子中允尹洙自訟與仲淹師友、且嘗薦己、願從降黜。館閣校勘歐陽修以高若訥在諫官、坐視而不言、移書責之。由是三人者皆坐貶。明年、夷簡亦罷、自是朋黨之論興矣。仲淹旣去、士大夫爲論薦者不已。仁宗謂宰相張士遜曰、向貶仲淹、爲其密請建立皇太弟故也。今朋黨稱薦如此、奈何。再下詔戒敕。仲淹在饒州歲餘、徙潤州、又徙越州。元昊反、召爲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改陝西都轉運使。會夏竦爲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進仲淹龍圖閣直學士以副之。夷簡再入相、帝諭仲淹使釋前憾。仲淹頓首謝曰、臣鄉論蓋國家事、於夷簡無憾也。延州諸砦多失守、仲淹自請行、遷戶部郞中兼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爲先後、取敗之道也。於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爲六、各將三千人、分部教之。量賊衆寡、使更出禦賊。時塞門、承平諸砦旣廢、用种世衡策、城青澗以據賊衝、大興營田、且聽民得互市、以通有無。又以民遠輸勞苦、請建鄜城爲軍、以河中、同、華中下戶稅租就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糴十之三、他所減不與。詔以爲康定軍。明年正月、詔諸路入討。仲淹曰、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俟春深入、賊馬瘦人饑、勢易制也。況邊備漸修、師出有紀、賊雖猖獗、固已懾其氣矣。鄜延密邇靈夏、西羌必由之地也。第按兵不動、以觀其釁、許臣稍以恩信招來之。不然、情意阻絶、臣恐偃兵無期矣。若臣策不效、當舉兵先取綏宥、據要害、屯兵營田、爲持久計、則茶山、橫山之民必挈族來歸矣。拓疆禦寇、策之上也。帝皆用其議。仲淹又請修承平、永平等砦、稍招還流亡、定保障、通斥候、城十二砦、於是羌漢之民相踵歸業。久之、元昊歸陷將高延德、因與仲淹約和。仲淹爲書戒諭之。會任福敗於好水川、元昊答書語不遜、仲淹對來使焚之。大臣以爲不當輒通書、又不當輒焚之。宋庠請斬仲淹、帝不聽、降本曹員外郞、知耀州、徙慶州、遷左司郞中、爲環慶路

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初、元昊反、陰誘屬羌爲助、而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爲鄉道。事寖露、仲淹以其反復不常也、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爲立條約。若讎已和斷、輒私報之及傷人者、罰羊百、馬二、已殺者斬。負債爭訟、聽告官爲理、輒質縛平人者罰羊五十、馬一。賊馬入界、追集不赴、隨本族每戶罰羊二、質其首領。賊大入、老幼入保本砦、官爲給食。即不入砦、本家罰羊二、全族不至、質其首領。諸羌皆受命、自是始爲漢用矣。改邠州觀察使。仲淹表言、觀察使班待制下、臣守邊數年、羌人頗親愛臣、呼臣爲龍圖老子。今退而與王興、朱觀爲伍、第恐爲賊輕矣。辭不拜。慶之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仲淹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子純祐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始號令之、版築皆具、旬日而城成、即大順城是也。賊覺、以騎三萬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既城、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益少。明珠、滅臧勁兵數萬、仲淹聞涇原欲襲討之、上言曰、二族道險、不可攻、前日高繼嵩已喪師。平時且懷反側、今討之、必與賊表裏、南入原州、西擾鎮戎、東侵環州、邊患未艾也。若北取細腰、胡蘆衆泉爲保障、以斷賊路、則二族安、而環州、鎮戎徑道通徹、可無憂矣。其後遂築細腰、胡蘆諸砦。葛懷敏敗於定川、賊大掠至潘原、關中震恐、民多竄山谷間。仲淹率衆六千、由邠、涇援之。聞賊已出塞、乃還。始定川事聞、帝按圖謂左右曰、若仲淹出援、吾無憂矣。奏至、帝大喜曰、吾固知仲淹可用也。進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仲淹以軍出無功、辭不敢受命、詔不聽。時已命文彥博經略涇原、帝以涇原傷夷、欲對徙仲淹、遣王懷德喻之。仲淹謝曰、涇原地重、第恐臣不足當此路。與韓琦同經略涇原、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涇原有警、臣與韓琦合秦鳳、環慶之兵、犄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爲援。臣當與琦練兵選將、漸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矣。願詔龐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慶州用滕宗諒總之、孫沔亦可辦集。渭州、一武臣足矣。帝采用其言、復置陝西路安撫、經略、招討使、以仲淹、韓琦、龐籍分領之。仲淹與琦開府涇州、而徙彥博帥秦、宗諒帥慶、張亢[1]帥渭。仲淹爲將、號令明白、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心接之不疑、故賊亦不敢輒犯其境。元昊請和、召拜樞密副使。王舉正懦默不任事、諫官歐陽修等言仲淹有相材、請罷舉正用仲淹、遂改參知政事。仲淹曰、執政可

出誅官而得乎。固辭不拜、願與韓琦出行邊。[2]路經陝西宣撫使。未行、復除參知政事。會王倫寇淮南、州縣官有不能守者、朝廷欲按誅之。仲淹曰、平時諱言武備、寇至而專責守臣死事、可乎。守令皆得不誅。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仲淹語人曰、上用可[3]至矣。事有先後、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賜手詔、又爲之開天章閣、召二府條對。仲淹皇恐、退而上十事。一曰明黜陟。二府非有大功大善者不遷、內外須在職滿三年、在京百司非選舉而授、須通滿五年、乃得磨勘、庶幾考績之法矣。二曰抑僥倖。罷少卿監以上乾元節恩澤。正郎以下若監司、邊任、須在職滿二年、始得蔭子。大臣不得薦子弟任館閣職。任子之法無冗濫矣。三曰精貢舉。進士、諸科請罷糊名法、參考履行無闕者、以名聞。進士先策論、後詩賦。諸科取兼通經義者。賜第以上、皆取詔裁、餘優等免選注官、次第人守本科選。進士之法可以循名而責實矣。四曰擇長官。委中書、樞密院先選轉運使、提點刑獄、大藩知州。次委兩制、三司、御史臺、開封府官、諸路監司舉知州、通判。知州、通判舉知縣、令。限其人數、以舉主多者從中書選除。刺史、縣令可以得人矣。五曰均公田。外官廩給不均、何以求其爲善耶。請均其入、第給之、使有以自養、然後可以責廉節、而不法者可誅廢矣。六曰厚農桑。每歲預下諸路、風吏民言農田利害、隄堰渠塘、州縣選官治之。定勸課之法以興農利、減漕運。江南之圩田、浙西之河塘、墮廢者可興矣。七曰修武備。約府兵法、募畿輔彊壯爲衛士、以助正兵。三時務農、一時教戰、省給贍之費。畿輔有成法、則諸道皆可舉行矣。八曰推恩信。赦令有所施行、主司稽違者、重寘於法。別遣使按視其所當行者、所在無廢格上恩者矣。九曰重命令。法度所以示信也、行之未幾、旋即釐改。請政事之臣參議可以久行者、刪去煩冗、裁爲制敕行下、命令不至於數變更矣。十曰減徭役。戶口耗少而供億滋多、省縣邑戶少者爲鎮、併使州兩院爲一、職官白直、給以州兵、其不應受役者悉歸曰[4]農、民無重困之憂矣。天子方信嚮仲淹、悉采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詔書畫一頒下。獨府兵法、衆以爲不可而止。又建言、周制三公分兼六官之職、漢以三公分部六卿、唐以宰相分判六曹。今中書、古天官冢宰也。樞密院、古夏官司馬也。四官散於羣有司、無三公兼領之重、而二府惟進擢差除、循資級、議賞罰、檢用條例而已。上非三公論道之任、下無六卿佐王之職、非治法也。臣請倣前代、以三司、司農、審官、流內銓、三班院、國

子監太常刑部、審刑、大理、群牧、殿前馬步軍司、各委輔臣聽判其事。凡官吏黜陟、刑罰重輕、事有利害者、並從輔臣予奪其體大者、二府僉議奏裁。臣請自領兵賦之職、如其無補、請先黜降。章得象等皆曰不可。久之、乃命參知政事賈昌朝領農田、仲淹領刑法、然卒不果行。初、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爲朋黨。及陝西用兵、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屬、拔用之。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爲治、中外想望其功業。而仲淹以天下爲己任、裁削倖濫、考覈官吏、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然更張無漸、規摹闊大、論者以爲不可行。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人心不悅。自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僥倖者不便、於是謗毀稍行、而朋黨之論浸聞上矣。會邊陲有警、因與樞密副使富弼請行邊。於是以仲淹爲河東陝西宣撫使、賜黃金百兩、悉分遺邊將。麟州新罹大寇、言者多請棄之、仲淹爲修故砦、招還流亡三千餘戶、蠲其稅、罷榷酤予民。又奏免府州商稅、河外遂安。比去、攻者益急、仲淹亦自請罷政事、乃以爲資政殿學士、陝西四路宣撫使、知邠州。其在中書所施爲、亦稍稍沮罷。以疾請鄧州、進給事中。徙荆南、鄧人遮使者請留、仲淹亦願留鄧、許之。尋徙杭州、再遷戶部侍郎、徙青州。會病甚、請潁州、未至而卒、年六十四。贈兵部尚書、謚文正。初、仲淹病、帝嘗遣使賜藥存問。既卒、嗟悼久之、又遣使就問其家。既葬、帝親書其碑曰褒賢之碑。仲淹內剛外和、性至孝、以母在時方貧、其後雖貴、非賓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義莊里中、以贍族人。汎愛樂善、士多出其門下。雖里巷之人、皆能道其名字。死之日、四方聞者皆爲歎息。爲政尚忠厚、所至有恩。邠、慶二州之民與屬羌、皆畫像立生祠事之。及其卒也、羌酋數百人哭之如父母、齋三日而去。

本朝康熙五十四年、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六十一年、又從祀宋仁宗於

京師歷代帝王廟。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自誓、親誨之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幼敏悟過人、讀書輒成誦。及冠、嶷然有聲。宋興且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鎪刻駢偶、淟涊弗振、士因陋守舊、論卑氣弱。蘇舜元、舜欽、柳開、穆修輩咸有意作而張之、而力不足。修游隨、得唐韓愈遺稿於廢書簏中、讀而心慕焉。苦志探賾、至忘寢食、必欲并轡絕馳而追與之並。舉進士、試南宮第一、擢甲科、調西京推官。始從尹洙游、爲古文、議論當世

事迭相師友與梅堯臣游爲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入朝爲館閣校勘范仲淹以言事貶在廷多論救司諫高若訥獨以爲當黜修貽書責之謂其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若訥上其書坐貶夷陵令稍徙乾德令武成節度判官仲淹使陝西辟掌書記修笑而辭曰昔者之舉豈以爲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久之復校勘進集賢校理慶曆三年知諫院時仁宗更用大臣杜衍富弼韓琦范仲淹皆在位增置官員用天下名士修首在選中每進見帝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張弛小人翕翕不便修慮善人必不勝數爲帝分别言之初范仲淹之貶饒州也修與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目之曰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修乃爲朋黨論以進其略曰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小人所好者利祿所貪者財貨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反相賊害雖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曰小人無朋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故曰惟君子則有朋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可謂無朋矣而紂用以亡武王有臣三千惟一心可謂大朋矣而周用以興蓋君子之朋雖多而不厭故也故爲君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則天下治矣修論事切直人視之如仇帝獨獎其敢言面賜五品服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誥故事必試而後命帝知修詔特除之奉使河東自西方用兵議者欲廢麟州以省饋餉修曰麟州天險不可廢廢之則河内郡縣民皆不安居矣不若分其兵駐並河內諸堡緩急得以應援而平時可省轉輸於策爲便由是州得存又言忻代岢嵐多禁地廢田願令民得耕之不然將爲敵有朝廷下其議久乃[5]得歲得粟數百萬斛凡河東賦斂過重民所不堪者奏罷十數事使還會保州兵亂以爲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陛辭帝曰勿爲久留計有所欲言言之對曰臣在諫職得論事今越職而言罪也帝曰第言之毋以中外爲間賊平大將李昭亮通判馮博文私納婦女修捕博文繫獄昭亮懼立出所納婦兵之始亂也招以不死既而皆殺之脅從二千人分隸諸郡富弼爲宣撫使恐後生變將使同日誅之與修遇於內黄夜半屏人告之故修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況脅從乎既非朝命脫一郡不從爲變不細弼悟而止方是時杜衍等相繼以黨

議能去。修慨然上疏曰、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讒害忠良、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不過指爲朋黨、欲動搖大臣、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爲一一求瑕。唯指以爲黨、則可一時盡逐。至如自古大臣已被主知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唯有專權是上之所惡、必須此說方可傾之。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四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臣爲朝廷惜之。於是邪黨益忌修、因其孤甥張氏獄傅致以罪、左遷知制誥、知滁州。居二年、徙揚州、潁州、復學士、留守南京。以母憂去。服除、召判流內銓。時在外十二年矣。帝見其髮白、問勞甚至。小人畏修復用、有詐爲修奏乞澄汰內侍爲姦利者、其羣皆怨怒、譖之。出知同州。帝納吳充言而止。遷翰林學士、俾修唐書。奉使契丹、其主命貴臣四人押宴、曰、此非常制、以卿名重故爾。知嘉祐二年貢舉。時士子尚爲險怪奇澀之文、號太學體、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輒黜。畢事、向之囂薄者伺修出、聚譟於馬首、街邏不能制。然場屋之習從是遂變。加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承包拯威嚴之後、簡易循理、不求赫赫名、京師亦治。旬月、改羣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修在翰林八年、知無不言。河決商胡、北京留守賈昌朝欲開橫隴故道、回河使東流。有⑥李仲昌者、欲導入六塔河、議者莫知所從。修以爲河水重濁、理無不淤、下流既淤、上流必決。以近事驗之、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耳。橫隴功大難成、雖成將復決。六塔狹小、而以全河注之、濱、棣、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堤峻防、疏其下流、縱使入海、此數十年之利也。宰相陳執中⑦主昌朝、文彥博主仲昌、竟爲河北患。臺諫論執中過惡、而執中猶遷延固位、修上疏以爲陛下拒忠言、庇愚相、爲聖德之累。未幾、執中罷。狄青爲樞密使、有威名、帝不豫、訛言籍籍、修請出之於外、以保其終、遂罷知陳州。修嘗因水災上疏曰、陛下臨御三紀、而儲宮未建。昔漢文帝初卽位、以羣臣之言、卽立太子、而享國長久、爲漢太宗。唐明宗惡人言儲嗣事、不肯早定、致秦王之亂、宗社遂覆。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其後建立英宗、蓋原於此。五年、拜樞密副使。六年、參知政事。修在兵府、與曾公亮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理遠近、更爲圖籍。凡邊防久缺屯戍者、必加蒐補。其在政府、與韓琦同心輔政。凡兵民、

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爲總目、遇事不復求之有司。時東宮猶未定、與韓琦等協定大議。英宗以疾未親政、皇太后垂簾、左右交搆、幾成嫌隙。韓琦奏事、太后泣語之故。琦以帝疾爲解、太后意不釋、修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德著於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容耶。太后意稍和、修復曰、仁宗在位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奉戴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書生耳、非仁宗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太后默然、久之而罷。修平生與人盡言無所隱。及執政、士大夫有所干請、輒面諭可否、雖臺諫官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以是怨誹益眾。帝將追崇濮王、命有司議、皆謂當稱皇伯、改封大國。修引喪服記、以爲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降三年爲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故中書之議不與眾同。太后出手書、許帝稱親、尊王爲皇、三夫人爲后。帝不敢當。於是御史呂誨等詆修主此議、爭論不已、皆被逐。惟蔣之奇之說合修意、修薦爲御史、眾目爲姦邪。之奇患之、則思所以自解。修婦弟薛宗孺有憾於修、造帷薄不根之謗摧辱之、展轉達於中丞彭思永、思永以告之奇、之奇即上章劾修。神宗初即位、欲深護修。訪故宮臣孫思恭、思恭爲辨釋、修杜門請推治。帝使詰思永、之奇、問所從來、辭窮、皆坐黜。修亦力求退、罷爲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明年、遷兵部尚書、知青州、改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辭不拜、徙蔡州。修以風節自持、既數被汙衊、年六十、即連乞謝事、帝輒優詔弗許。及守青州、又以請止散青苗錢、爲安石所詆、故求歸愈切。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五年、卒、贈太子太師、謚曰文忠。修始在滁州、號醉翁、晚更號六一居士。天資剛勁、見義勇爲、雖機穽在前、觸發之不顧。放逐流離、至於再三、志氣自若也。方貶夷陵時、無以自遣、因取舊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於是仰天歎曰、以荒遠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自爾遇事、不敢忽也。學者求見、所與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凡歷數郡、不見治跡、不求聲譽、寬簡而不擾、故所至民便之。或問爲政寬簡而事不弛廢、何也。曰、以縱爲寬、以略爲簡、則政事弛廢而民受其弊。吾所謂寬者、不爲苛急⑧、簡者不爲繁碎耳。修幼失父、母嘗謂曰、汝父爲吏、常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

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修聞而服之終身。爲文天才自然，豐約中度。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獨騖，衆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師尊之。獎引後進，如恐不及。賞識之下，率爲聞人。曾鞏、王安石、蘇洵、洵子軾、轍，布衣屏處，未爲人知，修卽游其聲譽，謂必顯於世。篤於朋友，生則振掖之，死則調護其家。好古嗜學，凡周、漢以降金石遺文、斷編殘簡，一切掇拾，研稽異同，立說於左，的的可表證，謂之集古錄。奉詔修唐書紀、志、表，自撰五代史記，法嚴詞約，多取春秋遺旨。蘇軾敘其文曰：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識者以爲知言。瑞平二年，從祀孔子廟庭，旋罷。明嘉靖九年復祀，稱先儒。

聖域述聞卷十一終

校記

①沆：當作「亢」。
②路：當作「命」。
③可：當作「我」。
④白：當作「之」。以上四條據《宋史·范仲淹傳》。
⑤得：當作「行」。
⑥季：當作「李」。
⑦圭：當作「主」。
⑧意：當作「急」。以上四條據《宋史·歐陽修傳》。

楊時字中立、南劍將樂人。幼穎異、能屬文。稍長、潛心經史。熙寧九年、中進士第。時河南程顥與弟頤講孔孟絕學於熙豐之際、河洛之士翕然師之。時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顥於穎昌、相得甚懽。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四年而顥死、時聞之、設位哭寢門、而以書赴告同學者。至是又見程頤於洛、時蓋年四十矣。一日見頤、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關西張載嘗著西銘、二程深推服之、時疑其近於兼愛、與其師頤辨論往復、聞理一分殊之說、[1]殆豁然無疑。杜門不仕者十年。久之、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張舜民在諫垣、薦之、得荆州教授。時安於州縣、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時天下多故、有言於蔡京者、以爲事至此必敗、宜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庶幾猶可及、時宰是之。會有使高麗者、國主問龜山安在。使回以聞、召爲秘書郎、遷著作郎。及面對、奏曰、堯舜曰允執厥中、孟子曰湯執中、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歷世聖人由斯道也。熙寧之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殆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法一切廢革。至紹聖、崇寧、抑又甚焉。凡元祐之政事著在令甲、皆焚之以滅其跡。自是分爲二黨、搢紳之禍至今未殄。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爲綱目、有宜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姑置勿問、一趨於中而已。朝廷方圖燕雲、虛內事外、時遂陳時政之弊、且謂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爲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又言都城居四達之衝、無高山巨浸以爲阻衛、士人懷異心、緩急不可倚仗。執政不能用。登對、力陳君臣警戒、正在無虞之時、乞爲宣和會計錄、以周知天下財物出入之數。徽宗首肯之。除邇英殿說書。聞金人入攻、謂執政曰、今日事勢如積薪已然、當自奮勵、以竦動觀聽。若示以怯懦之形、委靡不振、則事去矣。昔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論黯之才、未必能過公孫宏輩也、特其直氣可以鎮壓姦雄之心爾。朝廷威望弗振、使姦雄一以宏輩視之、則無復可爲也。要害之地、當嚴爲守備。比至都城、尚何及哉。近邊州軍宜堅壁清野、勿與之戰、使之自困。[2]苦攻戰略地、當遣援兵追襲、使之腹背受敵、則可以制勝矣。且謂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爲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凡夫之役、毒被海內、京城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前此蓋

賞罷之、詔墨未乾、而花石供奉之舟已銜尾矣。今雖復中前令、而禍根不除、人誰信之。欲致人和、去此二者、正今日之先務也。金人圍京城、勤王之兵四集、而莫相統一。時言、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之善用兵、猶不免敗衄。今諸路烏合之衆、臣謂當立統帥、一號令、示紀律、而後士卒始用命。又言童貫爲三路大帥、敵人侵疆、棄軍而逃、孥戮之有餘罪、朝廷置之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皆相繼而遁。當正典刑、以爲臣子不忠之戒。童貫握兵二十餘年、覆軍殺將、馴至今日。比聞防城仍用閹人、覆車之轍、不可復蹈。疏上、除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敵兵初退、議者欲割三鎮以講和。時極言其不可曰、河朔爲朝廷重地、而三鎮又河朔之要藩也。自周世宗迄太祖、太宗、百戰而後得之、一旦棄之北庭、使敵騎疾驅、貫吾腹心、不數日可至京城。今聞三鎮之民以死拒之、三鎮拒其前、吾以重兵躡其後、尚可爲也。若种師道、劉光世皆一時名將、始至而未用、乞召問方略。疏上、欽宗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時抗疏曰、聞金人駐磁、相、破大名、劫虜驅掠、無有紀極。誓墨未乾、而背不旋踵、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夫越數千里之遠、犯人國都、危道也。彼見勤王之師四面而集、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朝廷割三鎮三十州之地與之、是欲助寇而自攻也。聞肅王初與之約、及河而返、今挾之以往、此敗盟之大者。臣竊謂朝廷宜以肅王爲問、責其敗盟不[3]得肅王而後已。時太原圍閉數月、而姚古擁兵逗遛不進。時上疏乞誅古以肅軍政、拔偏裨之可用者代之。不報。李綱之罷、太學生伏闕上書、乞留綱與种師道、軍民集者數十萬。朝廷欲防禁之、吳敏乞用時以靖太學。時得召對、言諸生伏闕紛紛、忠於朝廷、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爲之長貳、則將自定。欽宗曰、無逾於卿。遂以時兼國子祭酒。首言、三省政事所出、六曹分治、各有攸司。今乃別辟[4]官屬、所[5]進少年未必賢於六曹長貳。又言、蔡[6]京用事二十餘年、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饗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啓之。謹按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爲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故[7]。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即一二事明之。昔神宗嘗稱美漢文惜百金以罷露臺、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爲過、

守財之言非正理。曾不知堯舜茅茨土階、禹曰克儉于家、則以天下以自奉者、必非堯舜之道。其後王黼以應奉花石之事竭天下之力、號爲享上、實安石有以倡之也。其釋鳧鷖守成之詩、於末章則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羣衆、泰而不爲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爲侈、孰弊弊然以愛而[8]事。詩之所言、正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而無後艱爾。自古釋之者、未有泰而不爲驕、費而不爲侈之詭[9]也。安石獨倡爲此說、以啓人主之侈心。後蔡京輩輕費妄用、以侈靡爲事。安石邪說之害如此。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爲學者之惑。疏上、安石遂降從祀之列。士之習王氏學取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聞以爲邪說、議論紛然。諫官馮澥力主王氏、上疏詆時。會學官中有紛爭者、有旨學官並罷、時亦罷祭酒。時又言元祐黨籍中、惟司馬光一人獨褒顯、而未及呂公著、韓維、范純仁、呂大防、安燾輩。廷中初言官陳瓘已褒贈、而未及鄒浩。於是元祐諸臣皆次第牽復。尋四上章乞罷諫省、除給事中、辭乞致仕、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時力辭直學士之命、改除徽猷閣待制、提舉崇福宮。陛辭、猶上書乞選將練兵、爲戰守之備。高宗卽位、除工部侍郎。陛對、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興學爲務。除兼侍讀。乞修建炎會計錄、乞恤勤王之兵、乞寬假言者。連章丐外、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已而告老、以本官致仕。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爲事。卒年八十三、謚文靖。時在東郡、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10]禮事時。暨渡江、東南學者推時爲程氏正宗、與胡安國往來講論尤多。時浮沈州縣四十有七年、晚居諫省僅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則闢王氏經學、排靖康和議、使邪說不作。凡紹興初崇尚元祐學術、而朱熹、張栻之學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脈絡皆出於時。明宏治八年、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

羅從彥字仲素、南劍人。以累舉恩爲惠州博羅縣主簿。聞同郡楊時得河南程氏學、慨然慕之。及時爲蕭山令、遂徒步往學焉。時熟[11]察之、乃喜曰、惟從彥可與言道。於是日益以親。時弟子千餘人、無及從彥者。從彥初見時三日、卽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嘗與時講易、至乾九四爻、云伊川說甚善。從彥卽鬻田走洛、見頤問之。頤反覆以告、從彥謝曰、聞之龜山具是矣。乃歸卒業。沙縣陳淵、楊時之壻也、嘗詣從彥、必竟日乃返。謂人曰、自吾交仲素、日聞所不聞、奧學清節、眞南州之冠冕

也。既而築室山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閒謌時將溪上、吟詠而歸、怛充然自得焉。嘗采祖宗故事爲遵堯錄、靖康中擬獻闕下、會國難不果。嘗與學者論治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亂變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堯舜、向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法度之明莫如周、向使子孫世守文武成康之遺緒、雖至今存可也。又曰、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亂、蓋小人進則嘗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亂。又曰、天下之變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內有林甫之姦則外必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姦則外必有朱泚之叛。其論士行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學者果能明道則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故視死生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而忠義行之者易。至漢唐以經術、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故經術自董生、公孫宏倡之、古文自韓愈、柳宗元啟之、於是明道者寡、故視死生去就如萬鈞九鼎之重、而忠義行之者難。嗚呼、學者所見自漢唐喪矣。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其議論醇正類此。朱熹謂龜山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惟仲素一人而已。紹興中卒、學者稱之曰豫章先生。淳祐閒諡文質。明隆慶六年、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

李侗字愿中、南劍州劍浦人。年二十四、聞郡人羅從彥得河洛之學、遂以書謁之。其略曰、侗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敎之、君治之、闕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其肄業之勤情、涉道之淺深、求益之先後、若存若亡、其詳不可得而考。惟洙泗之間、七十二弟子之徒、議論問答、具在方冊、有足稽焉。是得夫子而益明矣。孟氏之後、道失其傳、枝分派別、自立門戶、天下眞儒不復見於世。其聚徒成羣、所以相傳授者、句讀文義而已爾、謂之熄焉可也。其惟先生服膺龜山先生之講席有年矣、况嘗及伊川先生之門、得不傳之道於千五百年之後、性明而修、行完而潔、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讀聖賢之書、粗有識見者、孰不願得授經

門下、以質所疑。至於異論之人、固當置而勿論也。侗之邸、從以習舉子業、不得服役於門下。而今月拳拳欲求教者、以謂所求有大於利祿也。抑侗聞之、道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飽、衣之禦寒也。人可迫於飢寒之慮者、皇皇焉爲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始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慮。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侗不量資質之陋、徒以祖父以儒學起家、不忍墜箕裘之業、孜孜矻矻爲利祿之學。雖知眞儒有作、聞風而起、固不若先生親炙之得於動靜語默之閒、目擊而意全也。今生二十有四歲、茫乎未有所止、燭理未明而是非無以辨、宅心不廣而喜怒易以搖、操履不完而悔吝多、精神不充而智巧襲、揀焉而不淨、守焉而不敷、朝夕恐懼、不啻如飢寒切身者、求充飢禦寒之具也。不然、安敢以不肖之身爲先生之累哉。從之累年、授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彥好靜坐、侗退入室中亦靜坐。從彥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謂之中者、久之、而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序。從彥亟稱許焉。既而退居山田、謝絕世故、餘四十年、飲食或不充、而怡然自適。事親孝謹、仲兄性剛多忤、侗事之得其懽心。閨門內外、夷愉肅穆、若無人聲、而衆事自理。親戚有貧不能婚嫁者、則爲經理振助之。與鄉人處、飲食言笑終日、油油如也。其接後學、答問不倦、雖隨人淺深施教、而必自反身自得始。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是、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又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冰解凍釋處。如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閒、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而不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又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卽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求之文字、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又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槩以理而不察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眞之說、而不自知也。嘗以黃庭堅之稱濂溪周茂叔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諷誦之、而顧謂學者存此於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其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爲哉。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道、若顏子之歎、卓然若有所見、而不違乎心目之閒、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其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

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徒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警言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灑落處、豈能無失耶。侗既閑居、若無意當世、而傷時憂國、論事感激動人。嘗曰、今日三綱不振、義利不分。三綱不振、故人心邪辟、不堪任用、是致上下之氣間隔、而中國日衰。義利不分、故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覺。人趨利而不知義、則主勢日孤。人主當於此留意、不然、則是所謂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也。是時吏部員外郎朱松與侗爲同門友、雅重侗、遣子熹從學、熹卒得其傳。沙縣鄧迪嘗謂松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輩所及。松以爲知言。而熹亦稱侗姿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13]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日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遇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又謂吾從侗學、辭去復來、則所聞益超絕。其上達不已如此。侗子友直、信甫、皆舉進士、試吏旁郡、更請迎養。歸道武夷、會閩帥汪應辰以書幣來迎、侗往見之。至之日疾作、遂卒、年七十有一。明隆慶六年、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

呂祖謙字伯恭、尚書右丞好問之孫也。自其祖始居婺州。祖謙之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遊、既又友[14]張栻、朱熹、講索益精。初蔭補入官、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調南外宗教。丁內艱、居明招山、四方之士爭趨之。除太學博士、時中都官[15]待次者例補外、添差教授嚴州、尋復召爲博士、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輪對、勉孝宗留意聖學。且言、恢復大事也、規模當定、方略當審。陛下方廣攬豪傑、共集事功、臣願精加考察、使之確指經畫之實、孰爲先後、使嘗試僥倖之說不敢陳於前、然後與一二大臣定成算而次第行之、則大義可伸、大業可復矣。召試館職。先是、召試者率前期從學士院求問目、獨祖謙不然、而其文特典美。嘗讀陸九淵文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九淵、人服其精鑒。父憂免喪、主管台州崇道觀。越三年、除祕書郎、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以修撰李燾薦、重修徽宗實錄。書成、進秩。面對言曰、夫治道體統、上下內外不相侵奪而後安。向者陛下以大臣不勝任而兼行其事、大臣亦皆親細務而行有司之事、外至監司守令、職任率爲其上所侵而不能令其下。故豪猾玩官府、郡縣忽省部、掾屬凌長吏、賤人輕柄臣。平居未見其患、一旦有急、誰與

指麾而伸縮之耶。如曰臣下權任太重、懼其不能無私、則有給舍以出納焉、有臺諫以救正焉、有侍從以詢訪焉。誠得端方不倚之人分處之、自無專恣之慮、何必屈至尊以代其勞哉。人之關膈脈絡少有壅滯、久則生疾、陛下於左右雖不勞操制、苟玩而弗慮、則聲勢浸長、趨附浸多、過咎寖積、內則懼爲陛下所譴而益思壅蔽、外則懼爲公議所疾而益肆詆排。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徧察、勿詳於小而忽遠大之計、勿忽於近而忘壅蔽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爲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敵擾艱危之後、駐蹕東南踰五十年、無纖毫之虞、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略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范韓皆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競從可知矣。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遷著作郎。以末疾請祠歸。先是書肆有書曰聖宋文海、孝宗命臨安府校正刊行。學士周必大言、文海去取差謬、恐難傳後、盍委館職銓擇、以成一代之書。孝宗以命祖謙。遂斷自中興以前、崇雅黜浮、類爲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詔除直祕閣。時方重職名、非有功不除、中書舍人陳騤駁之。孝宗批旨云、館閣之職、文史爲先。祖謙所進、採取精詳、有益治道、故以寵之。可卽命詞。騤不得已草制、尋主管沖祐觀。明年、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卒年四十五。諡曰成。祖謙學以關洛爲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少褊急、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懥渙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既臥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爲後世法。修讀詩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閫範、官箴、辨志錄、歐陽公本末、皆行於世。晚年會友之地曰麗澤書院、在金華城中。旣沒、郡人卽而祠之。景定二年、封開封伯、從祀孔子廟庭。明嘉靖九年去伯爵、稱先儒。

聖域述聞卷十二終

校記

①殆：當作「始」。

②苦：當作「若」。

③不：當作「必」。

④辭：當作「辟」。

⑤所：當作「新」。

⑥察：當作「蔡」。

⑦故：當作「敗」。

⑧而：當作「爲」。

⑨詭：當作「説」。以上八條並據《宋史·楊時傳》。

⑩國安：當作「安國」。

⑪怒：當作「熟」，見《宋史·羅從彦傳》。

⑫可：當作「有」。

⑬突：當作「自」。以上二條見《宋史·李侗傳》。

⑭有：當作「友」。

⑮宫：當作「官」。

⑯未：當作「末」。以上三條據《宋史·吕祖謙傳》。

蔡沈字仲默、先儒元定之子也。少從朱熹游。熹晚欲著書傳、未及爲、遂以屬沈。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元定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沈也。沈受父師之託、沈潛反復者數十年、然後成書、發明先儒之所未及。其於洪範數、謂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於一奇、象成於二偶。奇者數之所以立、偶者數之所以行。故二四而八、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疇之數也。由是八八而又八八之爲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又九九之爲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原、窒變通之妙、或即象而爲數、或反類而擬象、牽合傅會、自然之數益晦焉。始從元定謫道州、跋涉數千里、道楚粵窮僻處、父子相對、常以理義自怡悅。元定沒、徒步護喪以還。有遺之金而義不可受者、輒謝卻之。曰、吾不忍累先人也。年僅三十、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隱居九峯。當世名卿物色、將薦用之、沈不屑就。明正統二年、封建陽伯、從祀孔子廟庭。嘉靖九年去伯爵、稱先儒。

陳淳字安卿、漳州龍溪人。少習舉子業、林宗臣見而奇之、且曰、此非聖賢事業也。因授以近思錄。淳退而讀之、遂盡棄其業焉。及朱熹來守其鄉、淳請受教。熹曰、凡閱義理、必窮其原。如爲人父、何故止於慈。爲人子、何故止於孝。其他可類推也。淳聞而爲學益力、日求其所未至。熹數語人以南來吾道喜得陳淳。門人有疑問不合者、則稱淳善問。後十年、淳復往見、陳其所得、問熹。熹已寢疾、語之曰、如今所學已見本原、所闕者下學之功爾。自是所聞皆要切語。凡三月而熹卒。淳追思師訓、痛自裁抑、無書不讀、無物不格、日積月累、義理貫通、洞見條緒。①故其言太極曰、太極只是理、理本圓、故太極之體渾淪。以理言則自末而本、自本而末、一聚一散、而太極無所不極其至。自萬古之前、與萬古之後、無端無始、此渾淪太極之全體也。自其沖漠無朕、與②天地萬物皆由是出。及天地萬物既由是出、又復沖漠無朕。此渾淪無極之妙用也。聖人一心渾淪太極之全體、而酬酢萬變、無非太極流行之用。學問工夫、須從萬事萬物中貫過、湊陳③一渾淪大本、又於渾淪大本中散爲萬事萬物、使無少窒礙、然後實體得渾淪至極者在我、而大用不差矣。其言仁曰、仁只是天理生生之全體、無表裏動靜隱顯精粗之間。惟此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絕無一毫人欲之私、

乃可以當其名。若一處有病痛、一事有欠闕、一念有間斷、則私意行而生理息、即頑痺不仁矣。其語學者曰、道理初無元妙、只在日用人事間、但循序用功、便自有見。所謂下學上達者、須下學工夫到、乃可從事上達、然不可以此而安於小成也。夫盈天地間千條萬緒、是多少人事、聖人大成之地、千節萬目、是多少工夫。惟當開拓心胸、大作基地、須萬理明徹於胸中、將此心放在天地間一例看、然後可以語孔孟之樂。須明三代法度通之於當今而無不宜、然後爲全儒、而可以語王佐事業。須運用酬酢、如探諸囊中而不匱、然後爲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而眞爲己物矣。至於以天理人欲分數而驗賓主進退之幾、如好好色、惡惡臭、而爲天理人欲強弱之證、必使之於是是非非、如辨黑白、如遇鏌鎁、不容有騎牆不決之疑、則雖艱難險阻之中、無不從容自適矣。然後爲知之至而行之盡。此語尤中學者膏肓、而示以標的也。淳性孝、母疾亟、號泣於天、乞以身代。弟妹未有室家者、皆婚嫁之。葬宗族之喪無歸者。居鄉不沽名徇俗、恬然退守、若無聞焉。然名播天下、世雖不用、而憂時論事、慷慨動人。郡守以下皆禮重之、時造其廬而請焉。嘉定九年、待試中都、歸過嚴陵、郡守鄭之悌、率僚屬延請郡庠。淳歎張、陸、王學問無源、全用禪家宗旨、認形氣之虛靈知覺爲天理之妙、不由窮理格物而欲徑造上達之境、反託聖門以自標榜、遂發明吾道之體統、師友之淵源、用功之節目、讀書之次序、爲四章以示學者。明年、以特奏恩授迪功郎、泉州安溪主簿、未上而沒、年六十五。其所著有語孟、大學、中庸口義、字義詳講、禮、詩、女學等書。門人錄其語、號筠谷瀨口金山所聞。

本朝雍正二年、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

魏二④翁字華父、邛州蒲江人。年數歲從諸兄入學、儼如成人。少長英悟絕出、日誦千餘言、過目不再覽、鄉里稱爲神童。年十五、著韓愈論、抑揚頓挫、有作者風。慶元五年、登進士第。時方諱言道學、了翁策及之。授僉書劍南西川節度判官廳公事、盡心職業。嘉定二年、召爲國子正。明年、改武學博士。開禧元年、召試學士院。韓侂胄用事、謀開邊以自固、徧國中囂然而不敢言。了翁乃言、國家紀綱不立、國事不定、風俗苟偷、邊備廢弛、財用凋耗、人才衰弱、而道路籍籍、皆謂將有北伐之舉、人情恟恟、憂疑錯出。金地廣勢強、未可卒圖、求其在我、未見可以勝人之實、盍亦急於內修、姑迨外攘。不然、舉天下而試於一擲、宗社存亡係焉、不可忽也。策出、衆大駭。改秘書

省正字。御史徐柟即劾了翁狂妄、獨倪胄持不可而止。明年、遷校書郎。以親老乞補外、乃知嘉定府。行次江陵、蜀大將吳曦以四川叛、了翁策其必敗。又明年、曦誅、蜀平、了翁奉親還里。倪胄亦以誤國誅。朝廷收召諸賢、了翁預焉。會史彌遠入相、專國事、了翁察其所爲、力辭召命。丁生父憂、解官心喪、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於輔廣、李燔者開門授徒、士爭負笈從之。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差知漢州。漢號爲繁劇、了翁以化善俗爲治、首獨積逋二十餘萬、除科抑賣酒之弊、嚴戶婚交訐之禁、復爲文諭以厚倫止訟、其民敬奉條教不敢犯。會境內橋壞、民有壓死者、部使者以聞、詔降官一秩、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未數月、復原官、知眉州。眉雖爲文物之邦、然其俗習法、令持吏短長、故號難治。聞了翁至、爭試以事、乃尊禮耆老、旌擢俊秀、朔望詣學宮親爲講說、誘掖捐授、行鄉飲酒禮以示教化、增貢士員以振文風。復蘇頤堰、築江鄉館、利民之事、知無不爲。士論大服、俗爲之變、治行彰聞。嘉定四年、擢潼川路提點刑獄公事。八年、兼提舉常平等事、遷轉運判官。戢吏姦、論民瘼、舉刺不避權右、風采肅然。上疏乞與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錫爵定謚、示學者趣向、朝論韙之、如其請。遂寧闕⑤守、了翁行郡事、即具奏乞修城郭、肅不虞。廷議斬其裝、了翁增埤浚隍、如待敵至者。後一年、潰卒攻掠郡縣、知其有備不敢逞、人始服豫防之意。十年、遷直秘閣、知瀘州、主管潼川路安撫司公事。丁母憂、免喪、差知潼川府。納己裕民、厥績大著。若游似、吳泳、牟子才、皆蜀名士、造門受業。十五年、被召入對、疏二千餘言、首論人與天地一本、必與天地相似、而後可以無曠天位。并及人才風俗五事、明白切暢。又論郡邑強幹枝弱⑥之弊、所宜變通。蓋自了翁去國十有七年矣、至是上迎勞優渥、嘉納其言。進兵部郎中、俄改司封郎中、兼國史院編修官。轉對、論江淮襄蜀當分爲四重鎮、擇人以任、虛心以聽、假以事權、資以財用、爲聯絡守御⑦之計。次論蜀邊墾田及質錄闕文等事、皆下其章中書。十六年、爲省試參詳官、遷太常少卿兼侍立修注官。十七年、遷秘書監、尋以起居舍人再辭而後就列。入奏極言事變倚伏、人心向背、疆埸安危、鄰寇動靜、其幾有五。謂宜察時幾而其天命、尊道揆而嚴法守、集思廣益、汲汲圖之、不猶愈於坐觀事會而聽其勢之所趨乎。又論士大夫風俗之弊、謂君臣上下同心一德、而後平居有所補益、緩急有所倚仗。如人自爲謀、則天下之患有不可終窮者。今則面從而腹

誹、習訣、而踵陋、臣實懼焉。蓋亦察人心之邪正、推世變之倚伏、開拓規模、收拾人物、庶幾臨事無乏人之歎。其言剴切、無所忌避、而時相始不樂矣。寧宗崩、理宗自宗室入即位、時事忽異、了翁積憂成疾、三疏求閒、不得請、遷起居郎。明年、改元寶慶、雷發非時、上有朕心終夕不安之語。了翁入對、即論人主之心義理所安、是之謂天、非此心之外別有所謂天地神明也。陛下蓋即不安而求之、對天地、事太母、見羣臣、親講讀、皆隨事反求、則大本立而無事不可爲矣。又論講學不明、風俗浮淺、立朝無犯顔敢諫之忠、臨難無仗節死義之勇。願敷求碩儒、丕闡正學、圖爲久安長治之計。又請申命大臣、於除授之際、公聽並觀、然後實意所孚、善類皆出矣。屬濟王竑例以死、有司顧望、治葬弗虔、了翁每見上、請厚倫紀以弭人言。應詔言事者十餘人、朝士惟了翁與洪咨夔、胡夢昱、張忠恕所言能引義劘上、最爲切至。而了翁亦以疾求去。右正言李知孝劾夢昱竄嶺南、了翁出關餞別、遂指了翁首倡異論、將擊之。彌遠猶外示優容、俄擢尚書工部侍郎。了翁力以疾辭、乃以集英殿修撰知常德府。越二日、諫議大夫朱端常遂劾了翁欺世盜名、朋邪謗國、詔降三官、靖州居住。初、了翁再入朝、彌遠欲引以

自助、了翁正色不撓、未嘗私謁。故三年之間、循格序遷、未嘗處以要地。了翁至靖、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書從學。乃著九經要義百卷、訂定精密、先儒所未有。紹定四年、復職、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五年、改差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尋知遂寧府、辭不拜。進寶章閣待制、潼川路安撫使、知瀘州。瀘大藩、控制邊面二千里、而武備不修、城郭不治。了翁乃奏葺其城樓櫓雉堞、增置器械、教習牌手、申嚴軍律、興學校、蠲宿負、復社倉、創義冢、建養濟院。居數月、百廢具舉。彌遠薨、上親庶政、進華文閣待制、賜金帶、重其任。了翁念國家權臣相繼、內擅國柄、外變風俗、綱常淪斁、法度墮弛、貪濁在位、舉事弊蠹、不可滌濯、遂應詔上章論十弊、乞復舊典以彰新化。一曰復三省之典以重六卿、二曰復二府之典以集衆議、三曰復都堂之典以重省府、四曰復時⑧從之典以來忠告、五曰復經筵之典以熙聖學、六曰復臺諫之典以公黜陟、七曰復制誥之典以謹命令、八曰復聽言之典以通下情、九曰復三衙之典以彊主威、十曰復制閫之典以黜私意。疏列萬言、先引故實、次陳時弊、分別利害、粲若白黑。上讀之感動、即於經筵舉之成誦。其後舊典皆復其初。臣庶封章多乞召還了翁及眞德秀、上因民

望而並招之、用了翁擢禮部尚書、兼直學士院。入對、首乞明君子小人之辨、以爲進退人物之本、以杜衆邪窺伺之端。次論故相十失猶存、又及修身、齊家、選宗賢、建丙小學等、皆切於上躬者。他如和議不可信、北軍不可保、軍實財用不可恃、凡十餘端。復口奏利害、晝漏下四十刻而退。兼同修國史、兼侍讀、俄兼吏部尚書。經幄進讀、上必改容以聽、詢察政事、訪問人才。復條十事以獻、皆苦心空臆、直述事情、言人所難、上悉嘉納、且手詔獎諭。又奏乞收還保全彌遠家御筆、乞定趙汝愚配享寧廟、乞趣崔與之參預政事、乞定殿畝之令以寬民力、乞詔從臣集議以救楮弊、乞備閫才以備緩急。又因進故事、如備人才、凝國論、如力圖自治之策、如下罪己之詔、如分別襄黃二帥是非、如究見黃陂叛卒利害、如分任諸帥區處降附。還朝六閱月、前後二十餘奏、皆當時急務。上將引以共政、而忌者相與合謀排擯、而不能安於朝矣。執政遂謂近臣惟了翁知兵體國、乃以端明殿學士同僉書樞密院事、督視京湖軍馬。會江淮督府曾從龍以憂畏卒、併以江淮附了翁。朝論大駭、以爲不可、三學亦上書爭之。適邊警沓至、上心焦勞、了翁嫌於避事、既五辭弗獲、遂受命開府。宣押同二府奏事、上勉勞尤至、尋兼提舉編修武經要略、恩數同執政、進封臨邛郡開國侯、又賜便宜詔書如張浚故事。朝辭、面賜御書唐人嚴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大字、仍賜金帶鞍馬、詔宰臣飲餞於關外。乃酌上下流之中、開幕府江州、申儆將帥、調遣援師、褒死事之臣、黜退懦之將、奏邊防十事。甫二旬、召爲僉書樞密院事、赴闕奏事。時以疾力辭不拜。蓋在朝諸人始謀假此命以出了翁、既出則復以建督爲非、雖恩禮赫奕、而督府奏陳動相牽制、故遽召還、前後皆非上意也。尋改資政殿學士、湖南安撫使、知潭州、復力辭。詔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未幾、改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嘉熙元年、改知福州、福建安撫使。累章乞骸骨、詔不允。疾革、復上疏。門人問疾者、猶衣冠相與酬答、且曰、吾平生處已、澹然無營。復語蜀兵亂事、蹙額久之、口授遺奏、少焉拱手而逝。後十日、詔以資政殿大學士、通奉大夫致仕。遺表聞、上震悼、輟視朝、歎惜有用才不盡之恨。詔贈太師、謚文靖、賜第宅蘇州、累贈秦國公。所著有鶴山集、九經要義、周易集義、易舉隅、周禮井田圖說、古今考、經史雜抄、師友雅言。

本朝雍正二年、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

王柏字會之、婺川⑨金華人。大父崇政殿說書師愈、從楊

時受易、論語、既又從朱熹、張栻、呂祖謙游。父瀚、朝奉郎、主管建昌軍仙都觀、兄弟皆及熹、祖謙之門。柏少慕諸葛亮爲人、自號長嘯。年踰三十、始知家學之原、捐去俗學、勇於求道。與其友汪開之著論語通旨、至居處恭執事敬、慨然歎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亟更以魯齋。從熹門人游、或語以何基嘗從黄榦得熹之傳、即往從之、授以立志居敬之旨、且作魯齋箴勉之。質實堅苦、有疑必從基質之。於論語、大學、中庸、孟子、通鑑綱目標注點校、尤爲精密。作敬齋箴圖。夙興見廟、治家嚴飭。當暑閉閤靜坐、子弟白事、非衣冠不見也。少孤、事其伯兄甚恭。季弟蚤喪、撫其孤、又割田予之。收合宗族、周恤扶持之。開之歿、家貧爲之斂、且葬焉。求學者衆、其教必先之以大學。蔡杭、楊棟相繼守婺、趙景緯守台、聘爲麗澤、上蔡兩書院師。鄉之耆德皆執弟子禮。理宗崩、率諸子製服臨於郡。柏之言曰、伏羲則河圖以畫八卦、文王推八卦以合河圖者、先天後天之宗祖也。河圖是逐位奇偶之交、後天是統體奇偶之交。惟四生數不動、以四成數而下上之上、偶下奇、莫匪自然。又曰、大禹得洛書而列九疇、箕子得九疇而傳洪範。範圖之數、不期而暗合。洪範者、經傳之宗祖乎。初一日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爲洪範、五皇極以下六十四字爲皇極經、此帝王相傳之大訓非箕子之言也。又曰、今詩三百五篇、豈盡⑩足於夫子之手。所刪之詩、容或有存於閭巷浮薄之口、漢儒取以補亡。乃定二南各十有一篇、兩兩相配。退何彼穠矣、甘棠歸之王風、削去野有死麕、鄭衞淫奔之詩。又作春秋發揮。又曰、大學致知格物章未嘗亡、還知止章於聽訟之上。謂中庸古有二篇、誠明可爲綱、不可爲目。定中庸誠明各十一章。其卓識獨見多此類也。其卒、整衣冠端坐、揮婦人勿近。國子祭酒楊文仲請於朝、謚曰文憲。所著有讀易記、涵古易說、大象衍義、涵古圖書、讀書記、書疑、詩辨說、讀春秋記、論語衍義、太極衍義、伊洛精義、研幾圖、書經章句、論語通旨、孟子通旨、書附傳、左氏正傳、續國語、閫學之書、文章復古、文章續古、濂洛文統、擬道志、朱子指要、詩可言、天文考、地理考、墨林考、大爾雅、六義字原、正始之音、帝王歷數、江右淵源、伊洛精義雜志、周子、發遣三昧、文章指南、朝華集、紫陽詩類、家乘、文集。

本朝雍正二年、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

聖域述聞卷十三終

校記

①結：當作「緒」，見《宋史・陳淳傳》。

②與：當作「而」，見四庫本《北溪大全集・外集》陳沂《叙述》。

③陳：當作「成」，見《宋史・陳淳傳》。

④二：當作「了」。

⑤關：當作「闕」。

⑥枝弱：當作「弱枝」。以上三條據《宋史・魏了翁傳》。

⑦御：當作「禦」。

⑧時：當作「侍」，見《宋史・魏了翁傳》。

⑨川：當作「州」。

⑩足：當作「定」，見《宋史・王柏傳》。

聖域述聞卷十四　　三長物齋叢書

趙復字仁甫、德安人也。元太宗乙未歲、命太子闊出帥師伐宋、德安以嘗逆戰、其民數十萬、皆俘戮無遺。時楊惟中行中書省軍前、姚樞奉詔卽軍中求儒道釋醫卜士、凡儒生掛俘籍者、輒脫之以歸、復在其中。樞與之言、信奇士。以九族俱殘、不欲北、因與樞訣。樞恐其自裁、留帳中共宿。既覺、月色皓然、惟寢衣在。遽馳馬周號積屍間、無有也。行及水際、則見復已被髮徒跣、仰天而號、欲投水而未入。樞曉以徒死無益、汝存則子孫或可以傳緖、百世隨吾而北、必可無他。復強從之。先是、南北道絕、載籍不相通、至是、復以所記程朱所著諸經傳註、盡錄以付樞。自復至燕、學子從者百餘人。世祖在潛邸、嘗召見問曰、我欲取宋、卿可導之乎。對曰、宋吾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世祖悅、因不強之仕。惟中聞復論議、始嗜其學、乃與樞謀建太極書院、立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君子配食。選取遺書八千餘卷、請復講授其中。復以周、程而後、其書廣博、學者未能貫通、乃原羲農堯舜所以繼天立極、孔子顏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張朱氏所以發明紹續者、作傳道圖、而以書目條列於後。別著伊洛發揮、以標其宗旨。朱子門人散在四方、則以見諸登載與得諸傳聞者共五十有三人、作師友圖、以寓私淑之志。又取伊尹、顏淵言行、作希賢錄、使學者知所嚮慕。然後求端用力之方備矣。樞既退隱蘇門、乃卽復傳其學、由是許衡、郝經、劉因皆得其書而尊信之。北方知有程朱之學、自復始。復爲人樂易而耿介、雖居燕不忘故土、與人交尤篤分誼。元好問文名擅一時、其南歸也、復贈之言、以博溺心末喪本爲戒、以自修讀易、求文王孔子之用心爲勉。其愛人以德類若此。復家江漢之上、以江漢自號、學者稱之曰江漢先生。

本朝雍正二年、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

許謙字益之、金華人。生數歲而孤。甫能言、世母陶氏口授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稍長、肆力於學、立程以自課。取四部書、分晝夜讀之、雖疾恙不廢。既乃受業金履祥之門。履祥語之曰、士之爲學、若五味之在和、醯醬既加則酸鹹頓異。子來見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子耶。謙聞之惕然。居數年、盡得其所傳之奧。於書無不讀、窮探聖微、雖殘文羨語、皆不敢忽。有不可通、則不敢強於先儒之說。有所未安、亦不苟同也。讀四書章句集註、有叢說二十卷。謂學者曰、學以聖人爲準的、然必得聖人之心、而後可學聖人之事。聖賢之心具

孔四書、而四書之義、備於朱子。顧其辭約意廣、讀者安可以易心求之乎。讀詩集傳、有名物鈔八卷、正其音釋、考其名物度數、以補先儒之未備、仍存其逸義、旁采遠援、而以己意終之。讀書集傳、有叢說六卷。其觀史有治忽幾微、倣史家年經國緯之法、起太皞氏、迄宋元祐元年秋九月尚書左僕射司馬光卒、備其世數、總其年歲、原其興亡、著其善惡。蓋以爲光卒、則中國之治不可復興、誠理亂之幾也。故附於續經而書孔子卒之義、以致其意焉。又有自省編、晝之所爲、夜必書之、有不可書者、則不爲也。其他若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貨、刑法、字學、音韻、醫經、術數之說、亦靡不該貫、旁而釋老之言、亦洞究其蘊。嘗謂學者孰不曰闢異端、苟不深探其隱而識其所以然、能辨其同異、別其是非也幾希。又嘗句讀九經、儀禮及春秋三傳、於其宏綱要領、錯簡衍文、悉別以鉛黃朱墨、意有所明、則表而見之。其後吳師道購得呂祖謙點校儀禮、視謙所定不同者、十有三條而已。謙不喜矜露、所爲詩文、非扶翼經義、張維世教、則未嘗輕筆之書也。延祐初、謙居東陽八華山、學者翕然從之、尋開門講學、遠而幽、冀、齊、魯、近而荆、揚、吳、越、皆不憚百舍來受業焉。其教人也、至誠諄悉、內外殫盡。嘗曰、己有知、使人亦知之、豈不快哉。或有所問難、而詞不能自達、則爲之言其所欲言、而解其所惑。討論講貫、終日不倦、攝其粗疏、入於密微。聞者方傾耳聽受、而其出愈真切。惰者作之、銳者抑之、拘者開之、放者約之。及門之士著錄者千餘人、隨其材分、咸有所得。然獨不以科舉之文授人、曰、此義利之所由分也。謙篤於孝友、有絕人之行。其處世不膠於古、不流於俗。不出里閭者四十年、四方之士以不及門爲恥、搢紳先生之過其鄉邦者、必即其家存問焉。或訪以典禮政事、謙觀其會通而爲之折衷、聞者無不厭服。大德中、熒惑入南斗、句已而行、謙以爲災在吳楚、竊深憂之。是歲大祲、謙貌如癯、或問曰、豈食不足邪。謙曰、今公私匱竭、道殣相望、吾能獨飽邪。其處心蓋如此。廉訪使劉庭直、副使趙宏偉、皆中州雅望、於謙深加推服、論薦於朝。中外名臣列其行義者、前後章數十上、而郡復以遺逸應詔、鄉闈大比、請司其文衡、皆莫能致。至其晚節、獨以身任正學之重、遠近學者以其身之安否爲斯道之隆替焉。至元三年卒、年六十八。嘗以白雲山人自號、世稱爲白雲先生。朝廷賜謚文懿。先是、何基、王柏及金履祥殁、其學猶未大顯、至謙而其道益著、故學者推原統緒、以爲朱熹再世、適江浙行中書省爲

請於朝、建四賢書院、以奉祠事、而列於學官。

本朝雍正二年、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

吳澄字幼清、撫州崇仁人。高祖煜、初居咸口里、當華蓋臨川二山間、望氣者徐覺言其地當出異人。澄生前一夕、鄉父老見異氣降其家、鄰媼復夢有物蜿蜒降其舍旁池中、旦以告於人、而澄生。三歲、穎悟日發、教之古詩、隨口成誦。五歲、日受千餘言、夜讀書至旦。母憂其過勤、節膏火不多與。澄候母寢、然火復誦習。九歲、從郡子弟試鄉校、每中前列。既長、於經傳皆習通之、知用力聖賢之學。嘗舉進士不中。至元十三年、民初附、盜賊所在蜂起、樂安鄭松招澄居布水谷、乃著孝經章句、校定易、書、詩、春秋、儀禮及大小戴記。侍御史程鉅夫奉詔求賢江南、起澄至京師。未幾、以母老辭歸。鉅夫請置澄所著書於國子監、以資學者。朝廷命有司即其家錄上。元貞初、游龍興、按察司經歷郝文迎至郡學、日聽講論、錄其問答凡數千言。行省掾元明善以文學自負、嘗問澄易、詩、書、春秋奧義、歎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遂執子弟禮終其身。左丞董士選延之於家、親執饋食、曰：吳先生、天下士也。既入朝、薦澄有道、擢應奉翰林文字。有司敦勸久之、乃至、而代者已到官、澄即日南歸。未幾、除江西儒學副提舉、居三月、以疾去官。至大元年、召爲國子監丞。先是、許衡爲祭酒、始以朱子小學等書授弟子、久之、漸失其舊。澄至、旦然燭堂上、諸生以次受業、日昃、退燕居之室、執經問難者接踵而至。澄各因其材質、反復訓誘之、每至夜分、雖寒暑不易也。皇慶元年、陞司業、用程純公學校奏疏、胡文定公六學教法、朱文公學校貢舉私議、約之爲教法四條：一曰經學、二曰行實、三曰文藝、四曰治事。未及行。又嘗爲學者言：朱子於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爲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則其敝必偏於言語訓釋之末。故學必以德性爲本、庶幾得之。議者遂以澄爲陸氏之學、非許氏尊信朱子本意、然亦莫知朱陸之爲何如也。澄一夕謝去、諸生有不謁告而從之南者。俄拜集賢直學士、特授奉議大夫、俾乘驛至京師、次眞州、疾作、不果行。英宗即位、超遷翰林學士、進階太中大夫。先是、有旨集善書者粉黃金爲泥、寫浮屠藏經。帝在上都、使左丞速速詔澄爲序。澄曰：主上寫經、爲民祈福、甚盛舉也。若用以追薦、臣所未知。蓋福田利益、雖人所樂聞、而輪回之事、彼習其學者猶或不言。不過謂爲善之人死則上通高明、其極品則與日月齊光；爲惡之人死則下淪汙穢、其極下則與沙蟲同類。其徒

遂爲薦拔之說、以惑世人。今列聖之神上同日月、何庸
薦拔。且國初以來、凡寫經追薦、不知幾舉、若未効、是無
佛法矣。若已効、是誣其祖矣。撰爲文辭、不可以示後世、
請俟駕還奏之。會帝崩而止。泰定元年、初開經筵、首命
澄與平章政事張珪、國子祭酒鄧文原爲講官。在至治
末、詔作太廟、議者習見同堂異室之制、乃作十三室。未
及遷奉而國有大故、有司疑於昭穆之次、命集議之。澄
議曰、世祖混一天下、悉考古制而行之。古者天子七廟、
廟各爲宮、太祖居中、左三廟爲昭、右三廟爲穆、昭穆神
主各以次遞遷。其廟之宮頗如今之中書六部。夫省部
之設亦倣金宋、豈以宗廟敘次而不考古乎。有司急於
行事、竟如舊次云。時澄已有去志、會修英宗實錄、命總
其事。居數月、實錄成、未上、即移疾不出。中書左丞許師
敬奉旨賜宴國史院、仍致朝廷勉留之意。宴罷、即出城
登舟去。中書聞之、遣官驛追不及而還、言於帝曰、吳澄
國之名儒、朝之舊德、今請老而歸、不忍重勞之、宜有所
襃異。詔加資善大夫、仍以金織文綺二及鈔五千貫賜
之。澄身若不勝衣、正坐拱手、氣融神邃、答問亹亹、使人
渙然冰釋。弱冠時嘗著說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神聖繼
之。堯舜而上、道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鄒魯、其
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羲皇其元、堯
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仲尼其
元、顏曾其亨乎、子思其利、孟子其貞乎。近古之統、周子
其元、程張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爲今日之貞乎、未之
有也。然則可以終無所歸哉。其早以斯文自任如此、故
出登朝署、退歸於家、與郡邑之所經由、士大夫皆迎請
執業、而四方之士不憚數千里躡屩負笈來學山中者、
常不下千數百人。少暇即著書、至將終猶不置也。於易、
春秋、禮記各有纂言、盡破傳註穿鑿以發其蘊。條歸紀
敘精明、簡潔卓然、成一家言。作學基學統二篇、使人知
學之本與爲學之序。尤有得於邵子之學、校定皇極經
世書、又校定老子、莊子、太元經、樂律及八陣圖、郭璞葬
書。初、澄所居草屋數間、程鉅夫題曰草廬、故學者稱之
爲草廬先生。天歷三年、朝廷以澄耆老、特命次子京爲
撫州教授、以便奉養。明年六月得疾、有大星墜其舍東
北、澄卒、年八十五。贈江西行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臨川
郡公、謚文正。明宣德四年、從祀孔子廟庭。宏治八年、罷。
本朝乾隆二年、復祀、稱先儒。

闕里述聞卷十四終

胡居仁字叔心，餘干人。聞吳與弼講學崇仁，往從之遊，絕意仕進。其學以主忠信爲先，以求放心爲要，操而勿失，莫大乎敬，因以敬名其齋。端莊凝重，對妻子如嚴賓。手置一冊，詳書得失，用自程考。鶉衣簞食，晏如也。築室山中，四方來學者甚衆，皆告之曰，學以爲己，勿求人知。語治世則曰，惟王道能使萬物各得其所。所著有居業錄，蓋取修辭立誠之義。每言與吾道相似莫如禪學，後之學者誤認存心多流於禪，或欲屏絕思慮以求靜，不知聖賢惟戒慎恐懼，自無邪思，不求靜，未嘗不靜也。故卑者溺於功利，高者鶩於空虛，其患有二。一在所見不真，一在功夫間斷。嘗作進學箴曰，誠敬既立，本心自存。力行既久，全體皆仁。舉而措之，家齊國治，聖人能事畢矣。居仁性行淳篤，居喪骨立，非杖不能起，三年不入寢門。與人語終日，不及利祿。與羅倫、張元禎友善，數會於弋陽龜峯。嘗言陳獻章學近禪悟，莊昶詩止豪曠，此風既成，爲害不細。又病儒者撰述繁蕪，謂朱子註參同契、陰符經，皆不作可也。督學李齡、鍾成相繼聘主白鹿書院。過饒城，淮王請講易傳，待以賓師之禮。是時吳與弼以學名於世，受知朝廷，然學者或有閒言。居仁闇修自守，布衣終其身，人以爲薛瑄之後，粹然一出於正，居仁一人而已。卒年五十一。萬厤十三年，追謚文敬，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

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娠十四月而生，祖母夢神人自雲中送兒下，因名雲。五歲不能言，異人拊之，更名守仁，乃言。年十五，訪客居庸山海關，時闌出塞，縱觀山川形勝。弱冠舉鄉試，學大進，顧益好言兵，且善射。登宏治十二年進士，使治前威寧伯王越葬，還而朝議方急西北邊，守仁條八事上之。尋授刑部主事，決囚江北，引疾歸。起補兵部主事。正德元年冬，劉瑾逮南京給事中、御史戴銑等二十餘人，守仁抗章救，瑾怒，廷杖四十，謫貴州龍場驛丞。龍場萬山叢薄，苗獠雜居，守仁因俗化導，夷人喜，相率伐木爲屋，以棲守仁。瑾誅，量移廬陵知縣。入覲，遷南京刑部主事，吏部尚書楊一清改之驗封，屢遷考功郎中，擢南京太僕少卿，就遷鴻臚卿。兵部尚書王瓊素奇守仁才，十八年八月，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當是時，南中盜賊蜂起，謝志山據橫水、左溪、桶岡，池仲容據①利頭，皆稱王，與大庾陳曰能、樂昌高快馬、郴州龔福全等攻剽府縣，而福建大帽山賊詹師富等又起。前巡撫文森託疾避去。志山合樂昌賊掠大庾，攻南康、贛

州、贛縣主簿吳玭戰死。守仁至、知左右多賊耳目、乃呼老黠隸詰之。隸戰慄不敢隱、因貰其罪、令詗賊、賊動靜無勿知。於是檄福建、廣東會兵、先討大帽山賊。明年正月、督副使胡璉等破賊長富村、逼之象湖山、指揮覃桓、縣丞紀鏞戰死、守仁親率銳卒屯上杭、佯退師、出不意搗之、連破四十餘寨、俘斬七千有奇。指揮王鎧等禽師富。疏言權輕無以令將士、請給旗牌、提督軍務、得便宜從事。尚書王瓊奏從其請。乃更兵制、二十五人爲伍、伍有小甲。二伍爲隊、隊有總甲。四甲爲哨、哨有長、協哨二佐之。二哨爲營、營有官、參謀二佐之。三營爲陣、陣有偏將。二陣爲軍、軍有副將。皆以事委、不命於朝。副將以下得遞相罰治。其年七月、進兵大庾。志山乘間急攻南安、知府季斆擊敗之。副將楊璋等亦生禽曰能以歸、遂議討橫水左溪。十月、都指揮許淸、贛州知府邢珣、寧都知縣王天與各一軍會橫水、斆及守備郟文、汀州知府唐淳、縣丞舒富各一軍會左溪。吉安知府伍文定、程鄉知縣張戩遏其奔軼。守仁自據南康、去橫水三十里、先遣四百人伏賊巢左右、進軍逼之。賊方迎戰、兩山舉幟、賊大驚、謂官軍已盡犁其巢、遂潰。乘勝克橫水、志山及其黨蕭貴模等皆走桶岡、左溪亦破。守仁以桶岡險固、移營近地、諭以禍福。賊首藍廷鳳等方震恐、見使至大喜、期仲冬朔降、而珣、文定已冒雨奪險入。賊阻水陣、珣直前搏戰、文定與戩自右出、賊倉卒敗走、遇淳兵又敗。諸軍破桶岡、志山、貴模、廷鳳面縛降。凡破巢八十有四、俘斬六千有奇。時湖廣巡撫秦金亦破福全、其黨千人突至、諸將禽斬之。乃設崇義縣於橫水、控諸猺。還至贛州、議討浰頭賊。初、守仁之平師富也、龍川賊盧珂、鄭志高、陳英咸請降。及征橫水、浰頭賊將黃金巢亦以五百人降、獨仲容未下。橫水破、仲容始遣弟仲安來歸、而嚴爲戰守備、詭言珂、志高讎也、將襲我、故爲備。守仁佯杖繫珂等、而陰使珂弟集兵待。遂下令散兵、歲首大張燈樂、仲容信且疑。守仁賜以節物、誘入謝。仲容率九十三人營教場、而自以數人入謁。守仁呵之曰、若皆吾民、屯於外、疑我乎。悉引入祥符宮、厚飲食之。賊大喜過望、益自安。守仁留仲容觀燈樂。正月三日大享、伏甲士於門、諸賊入、以次悉禽戮之。自將抵賊巢、連破上中下三浰、斬馘二千有奇。餘賊奔九連山。山橫亙數百里、陡絕不可攻。乃簡壯士七百人衣賊衣、奔崖下、賊招之上。官軍進攻、內外合擊、禽斬無遺。乃於下浰立平和縣、置戍而歸。自是境內大定。初、朝議賊勢強、發廣東、湖廣兵合勦。守

仁上疏止之。不及桶岡既滅，湖廣兵始至。及平浰頭，廣東尚未承檄。守仁所將皆文吏及偏裨小校，平數十年巨寇，遠近驚爲神。進右副都御史，予世襲錦衣衛百戶，再進副千戶。十四年六月，命勘福建叛軍，行至豐城，而寧王宸濠反。知縣顧佖以告。守仁急趨吉安，與伍文定徵調兵食，治器械舟楫，傳檄暴宸濠罪，俾守令各率吏士勤王。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副使羅循、羅欽德，郎中曾直，御史張鰲山、周魯，評事羅僑，同知郭祥鵬，進士郭持平，降謫驛丞王思、李中，咸附守仁軍。御史謝源、伍希儒自廣東還，守仁留之紀功。因集眾議曰：賊若出長江順流東下，則南都不可保。吾欲以計撓之，少遲旬日無患矣。乃多遣間牒，檄府縣言：都督許泰、郤永將邊兵，都督劉暉、桂勇將京兵，各四萬，水陸並進。南贛王守仁、湖廣秦金、兩廣楊旦各率所部合十六萬，直擣南昌。所至有司缺供者，以軍法論。又爲蠟書遺偽相李士實、劉養正，敘其歸國之誠，令從臾早發兵東下，而縱諜泄之。宸濠果疑。與士實、養正謀，則皆勸之疾趨南京即大位，宸濠益大疑。十餘日，詗知中外兵不至，乃悟守仁紿之。七月壬辰朔，留宜春王拱樤居守，而劫其眾六萬人，襲下九江、南康，出大江，薄安慶。守仁聞南昌兵少，則大喜，趨樟樹鎮。知府臨江戴德孺、袁州徐璉、贛州邢珣，都指揮余恩，通判瑞州胡堯元、童琦，撫州鄒琥，安吉談儲，推官王暐、徐文英，知縣新淦李美、泰和李楫、萬安王冕、寧都王天與，各以兵來會，合八萬人，號三十萬。或請救安慶。守仁曰：不然。今九江、南康已爲賊守，我越南昌與相持江上，二郡兵絕我後，是腹背受敵也。不如直擣南昌。賊精銳悉出，守備虛。我軍新集氣銳，攻必破。賊聞南昌破，必解圍自救。逆擊之湖中，蔑不勝矣。眾曰：善。己酉，次豐城，以文定爲前鋒，先遣奉新知縣劉守緒襲其伏兵。庚戌夜半，文定兵抵廣潤門，守兵駭散。辛亥黎明，諸軍梯絙登，縛拱樤等，宮人多焚死。軍士頗殺掠，守仁戮犯令者十餘人，宥脅從，安士民，慰諭宗室，人心乃悅。居二日，遣文定、珣、璉、德孺各將精兵分道進，而使堯元等設伏。宸濠果自安慶還兵。乙卯，遇於黃家渡。文定當其前鋒，賊趨利。珣繞出賊背貫其中，文定、恩乘之，璉、德孺張兩翼分賊勢，堯元等伏發，賊大潰，退保八字腦。宸濠懼，盡發南康、九江兵。守仁遣知府撫州陳槐、饒州林城取九江，建昌曾璵、廣信周朝佐取南康。丙辰，復戰，官軍卻，守仁斬先卻者。官軍殊死戰，賊復大敗，退保樵舍，聯舟爲方陣，盡出金寶犒士。明日，宸濠方晨朝其羣臣，官

軍卷至、以小舟載薪、乘風縱火、焚其副舟、妃婁氏以下皆投水死。宸濠舟膠淺、倉卒易舟遁、王冕所部兵追執之、士實、養正及降賊按察使楊璋等皆就禽。南康、九江亦下。凡三十五日而賊平。京師聞變、諸大臣震懼。王瓊大言曰、王伯安居南昌上游、必禽賊。至是果奏捷。帝時已親征、自稱威武大將軍、率京邊驍卒數萬南下、命安邊伯許泰為副將軍、偕提督軍務太監張忠、平賊將軍左都督劉暉將京軍數千泝江而上、抵南昌。諸嬖倖故與宸濠通、守仁初上宸濠反書、因言覬覦者非特一寧王、請黜奸諛以回天下豪傑心。諸嬖倖皆恨。宸濠既平、則相與媢功、且懼守仁見天子發其罪、競為蜚語、謂守仁先與通謀、慮事不成、乃起兵。又欲令縱宸濠湖中、待帝自禽。守仁乘忠、泰未至、先俘宸濠、發南昌。忠、泰以威武大將軍檄邀之廣信、守仁不與、間道趨玉山、上書請獻俘、止帝南征。帝不許。至錢塘、遇太監張永。永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在忠、泰輩上、而故與楊一清善、除劉瑾、天下稱之。守仁夜見永、頌其賢、因極言江西困敝、不堪大師擾。永深然之、曰、永此來、為調護聖躬、非邀功也。公大勳、永知之、但事不可直情耳。守仁乃以宸濠付永、而身至京口、欲朝行在。聞巡撫江西命、乃還南昌。忠、泰已先至、恨失宸濠、故縱京軍犯守仁、或呼名嫚罵。守仁不為動、撫之愈厚、病予藥、死予棺、遭喪於道、必停車慰問、良久始去。京軍謂王都堂愛我、無復犯者。忠、泰言寧府富厚甲天下、今所蓄安在。守仁曰、宸濠異時盡以輸京師要人、約內應、籍可按也。忠、泰故常納宸濠賄者、氣懾不敢復言。已輕守仁文士、強之射。徐起、三發三中、京軍皆歡呼、忠、泰亦沮。會冬至、守仁命居民巷祭、已上冢哭。時新喪亂、悲號震野。京軍離家久、聞之無不泣下思歸者。忠、泰不得已班師。比見帝、與紀功給事中祝續、御史章綸讒毀百端、獨永時時左右之。忠揚言帝前曰、守仁必反、試召之、必不至。忠、泰屢矯旨召守仁。守仁得永密信、不赴。及是知出帝意、立馳至。忠、泰計沮、不令見帝。守仁乃入九華山、日晏坐僧寺。帝覘知之、曰、王守仁學道人、聞召即至、何謂反。乃遣還鎮、令更上捷音。守仁乃易前奏、言奉威武大將軍方略討平叛亂、而盡入諸嬖倖名、江彬等乃無言。當是時、讒邪搆煽、禍變叵測、微守仁、東南事幾殆。世宗深知之、甫即位、趣召入朝受封。而大學士楊廷和與王瓊不相能、守仁前後平賊、率歸功瓊、廷和不喜、大臣亦多忌其功。會有言國哀未畢、不宜舉宴行賞者、因拜守仁南京兵部尚書。守仁不赴、請歸省。已

論功封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世襲歲祿一千石。然不予鐵券歲祿亦不給諸同事有功者惟吉安守伍文定至大官當上賞其他皆名示遷而陰絀之廢斥無存者守仁憤甚時已丁父憂屢疏辭爵乞錄諸臣功咸報寢免喪亦不召久之所善席書及門人方獻夫黃綰以議禮得幸言於張璁桂萼將召用而費宏故銜守仁復沮之屢推兵部尚書三邊總督提督團營皆弗果用。嘉靖六年思恩田州土酋盧蘇王受反總督姚鏌不能定乃詔守仁以原官兼左都御史總督兩廣兼巡撫綰因上書訟守仁功請賜鐵券歲祿並敘討賊諸臣帝咸報可。守仁在道疏陳用兵之非且言思恩未設流官土酋歲出兵三千聽官徵調既設流官我反歲遣兵數千防戍是流官之設無益可知且田州鄰交阯深山絕谷悉猺獞盤據必仍設土官斯可藉其兵力爲屏蔽若改土爲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後必有悔章下兵部尚書王時中條其不合者五帝令守仁更議十二月守仁抵潯州會巡按御史石金定計招撫悉散遣諸軍留永順保靖土兵數千解甲休息蘇受初求撫不得聞守仁至益懼至是則大喜守仁赴南寧二人遣使乞降守仁令詣軍門二人竊議曰王公素多詐恐紿我陳兵入見。守仁數二人罪杖而釋之親七[2]營撫其衆七萬奏聞於朝陳用兵十害招撫十善因請復設流官量割田州地別立一州以岑猛次子邦相爲吏目署州事俟有功擢知州而於田州置十九巡檢司以蘇受等任之並受約束於流官知府帝皆從之斷藤峽猺賊上連八寨下通仙臺花相諸洞蠻盤亘三百餘里郡邑罹害者數十年。守仁欲討之故留南寧罷湖廣兵示不再用伺賊不備進破牛腸六寺等十餘寨峽賊悉平遂循橫石江而下攻克仙臺花相白石古陶羅鳳諸賊令布政使林富率蘇受兵直抵八寨破石門副將沈希儀邀斬軼賊盡平八寨始帝以蘇受之撫遣行人奉璽書獎諭及奏斷藤峽捷則以手詔問閣臣楊一清等謂守仁自誇大且及其生平學術一清等不知所對守仁之起由璁萼薦萼故不善守仁以璁強之後萼長吏部璁入內閣積不相下萼暴貴喜功名風守仁取交阯守仁辭不應一清雅知守仁而黃綰嘗上疏欲令守仁入輔毀一清一清亦不能無移憾萼遂顯詆守仁征撫交失賞格不行獻夫及霍韜不平上疏爭之言諸猺爲患積年初嘗用兵數十萬僅得一田州旋復召寇守仁片言馳諭思田稽首至八寨斷藤峽賊阻深崖絕岡國初以來未有褫議勦

者。今一舉蕩平、若拉枯朽、議者乃言守仁受命征思田、不受命征八寨。夫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況守仁固承詔得便宜從事者乎。守仁討平叛藩、忌者誣以初同賊謀、又誣其輦載金帛。當時大臣楊廷和、喬宇飾成其事、至今未白。夫忠如守仁、有功如守仁、一屈于江南、再屈於兩廣、臣恐勞臣灰心、將士解體。後此疆圉有事、誰復爲陛下任之。帝報聞而已。守仁已病、具疏乞骸骨、舉鄖陽巡撫林富自代、不俟命竟歸、行至南安卒、年五十七。喪過江西、軍民無不縞素哭送者。守仁天姿異敏、年十七謁上饒婁諒、與論朱子格物大指。還家日端坐、講讀五經、不苟言笑。游九華歸、築室陽明洞中、泛濫二氏學、數年無所得。謫龍場、窮荒無書、日繹舊聞、忽悟格物致知當自求諸心、不當求諸事物。喟然曰、道在是矣。遂篤信不疑。其爲敎專以致良知爲主、謂宋周、程二子後惟象山陸氏簡易直捷、有以接孟氏之傳。而朱子集註、或問之類、乃中年未定之說。學者翕然從之、世遂有陽明學云。守仁既卒、桂萼奏其擅離職守、帝大怒、下廷臣議。萼等言守仁事不師古、言不稱師、欲立異以爲高、則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論、知衆論之不予、則爲朱熹晚年定論之書、號召門徒、互相倡和。才美者樂其任意、庸鄙者借其虛聲。傳習轉訛、背謬彌甚。但討捕輋賊、禽獲叛藩、功有足錄、宜免追奪伯爵、以彰大信、禁邪說、以正人心。帝乃下詔停世襲、卹典俱不行。隆慶初、廷臣多頌其功、詔贈新建侯、謚文成。二年、予世襲伯爵。既又有請以守仁與薛瑄、陳獻章同從祀文廟者、帝獨允禮臣議、以瑄配。及萬曆十二年、御史詹事講申前請。大學士申時行等言、守仁言致知出大學、良知出孟子。陳獻章主靜、沿宋儒周敦頤、陳顥。④且孝友出處如獻章、氣節文章功業如守仁、不可謂禪、誠宜崇祀。且言胡居仁純心篤行、衆論所歸、亦宜並祀。帝皆從之。終明之世、從祀者止守仁等四人。於從祀之主稱先儒。

校記

①利：當作「洌」，見下文。

②七：當作「入」，見中華書局本《明史·王守仁傳》。

③如：當作「于」，見右引書。

④陳顥：當作「程顥」，二程之一也。

羅欽順字允升、泰和人。宏治六年進士及第、授編修、遷南京國子監司業、與祭酒章懋以實行教士。未幾、奉親歸、因乞終養。劉瑾怒、奪職爲民。瑾誅、復官。遷南京太常少卿、再遷南京吏部右侍郎。入爲吏部左侍郎。世宗卽位、命攝尚書事。上疏言久任超遷法當疏通、不報。大禮議起、欽順請慎大禮以全聖孝、不報。遷南京吏部尚書。省親乞歸、改禮部尚書。會居憂、未及拜。再起禮部尚書、辭、又改吏部尚書、下詔敦促、再辭、許致仕、有司給祿米。時張璁、桂萼以議禮驟貴、秉正樹黨、屏逐正人。欽順恥與同列、故屢詔不起、里居二十餘年、足不入城市、潛心格物致知之學。王守仁以心學立教、才知之士翕然師之。欽順致書守仁、畧曰、聖門設教、文行兼資、博學於文、厥有明訓。如謂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內省、則正心誠意四字、亦何所不盡。必於入門之際、加以格物工夫哉。守仁得書、亦以書報、大畧謂理無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內也。反觀內省、未嘗遺外也。反復二千餘言。欽順再以書辨曰、執事云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自有大學以來、未有此論。夫謂格其心之物、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凡爲物也三。謂正其物之心、誠其物之意、致其物之知、其爲物也一而已矣。就三而論、以程子格物之訓推之、猶可通也。以執事格物之訓推之、不可通也。就一物而論、則所謂物果何物耶。如必以爲意之用、雖極安排之巧、終無可通之日也。又執事論學書有云、吾心之良知卽所謂天理、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各得其理者、格物也。審如所言、則大學當云格物在致知、不當云致知在格物、與物格而后知至矣。書未及達、守仁已歿。欽順爲學、專力於窮理存心知性。初由釋氏入、旣悟其非、乃力排之、謂釋氏之明心見性、與吾儒之盡心知性相似、而實不同。釋氏之學大抵有見於心、無見於性。今人明心之說、混於禪學、而不知有千里毫釐之謬。道之不明、將由於此。欽順有憂焉、爲著困知記以自明。自號整庵。年八十三卒、贈太子太保、謚文莊。

本朝雍正二年、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

黄道周字幼平、漳浦人。天啟三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爲經筵展書官。故事、必膝行前、道周獨否、魏忠賢目

孫之術。幾、內艱歸。崇禎二年、起故官、進右中允。三疏救故相錢龍錫、降調。龍錫得減死。五年正月、方候補、遘疾求去。瀕行、上疏曰、臣自幼學易、以天道爲準、上下載籍二千四百年、考其治亂、百不失一。陛下御極之元年、正當師之上九、其爻云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陛下思賢才不易得、懲小人不易絕、葢陛下有大君之實、而小人懷干命之心。臣入都以來、所見諸大臣皆無遠猷、動尋苛細。治朝宁者以督責爲要談、治邊疆者以姑息爲上策、序仁義道德則以爲迂昧而不經、奉刀筆簿書則以爲通達而知務。一切磨勘而葛藤終年、一意不調則株連四起。陛下欲整頓紀綱、斥攘外患、諸臣用之以滋章法令、摧折縉紳。陛下欲剔弊防奸、懲一警百、諸臣用之以借題修隙、斂怨市權。且外廷諸臣敢誑陛下者、必不在拘攣守文之士、而在權力譎巧之人。內廷諸臣敢誑陛下者、必不在鋒刀泉布之微、而在阿柄神叢之大。惟陛下超然省覽、旁稽載籍、自古迄今、決無數米量薪可成遠大之猷、吹毛數睫可奏三五之治者。彼小人見事、智每短於事前、言每多於事後。不救凌園而謂凌城必不可築、不理島民而謂島衆必不可用。兵逃於久頓而謂亂生於無兵、餉糜於漏卮而謂功銷於無餉。亂視熒聽、浸淫相欺、馴至極壞、不可復挽。臣竊危之。自二年以來、以察去弊而弊愈多、以威創頑而威滋殫。是亦反申商以歸周孔、捐苛細以崇惇大之時矣。帝不懌、摘葛藤株連數語、令具陳。道周上言曰、邇年諸臣所日營心計、無一實爲朝廷者。其用人行事、不過推求報復而已。自前歲春月以後、盛談邊疆、實非爲陛下邊疆、乃爲逆璫而翻邊疆也。去歲春月以後、盛言科場、實非爲陛下科場、乃爲仇隙而翻科場也。此非所謂葛藤株連乎。自古外患未弭則大臣一心以憂外患、小人未退則大臣一心以憂小人。今獨以遺君父、而大臣自處於催科比較之末。行事而事失、則曰事不可爲。用人而人失、則曰人不足用。此臣所謂舛也。三十年來、釀成門戶之禍。今又取搢紳稍有器識者舉網投阱、即緩急安得一士之用乎。凡絕餌而去者、必非鮹魚、戀棧而來者、必非駿馬。以利祿豢士、則所豢者必嗜利之臣。以籠楚羈人、則就羈者必駑駘之骨。今諸臣之才具心術、陛下其知之矣。知其爲小人而又以小人矯之、則小人之焰益張。知其爲君子而更以小人參之、則君子之功不立。天下總此人才、不在廊廟則在林藪。臣所知識者有馬如蛟、毛羽健、任贊化、所聞習者有惠世揚、李邦華、在仕籍者

有徐良彥、曾櫻、朱大典、陸夢龍、鄒嘉生、皆卓犖駿偉、使當一面、必有可觀。語皆刺大學士周延儒、溫體仁。帝益不懌、斥爲民。九年、用薦召復故官。明年閏月、久旱修省、道周上言、近者中外齋宿、爲百姓請命、而五日內繫兩尙書、未聞有人申一疏者、安望其弭亂除凶、贊平明之治乎。陛下焦勞於上、小民顚轉於下、而諸臣括囊其間、稍有人心、宜不至此。又上疏曰、陛下寬仁宏宥、有身任重寄至七八載罔效、擁權自若者、積漸以來、國無是非、朝無枉直、中外臣工率苟且圖事、誠可痛憤。然其視聽一係於上、上急催科則下急賄賂、上樂鍥覈則下樂巉險、上喜告訐則下喜誣陷。當此南北交訌、奈何與市井細民申勃谿之談、修睚眦之隙乎。時體仁方招奸人構東林復社之獄、故道周及之。旋進右諭德、掌司經局、疏辭、因言己有三罪四恥七不如。三罪四恥以自責、七不如者、謂品行高峻、卓絕倫表不如劉宗周。至性奇情、無愧純孝不如倪元璐。湛深大慮、遠見深計不如魏呈潤。犯言敢諫、清裁絕俗不如詹爾選、吳執御。志尙高雅、博學多通不如華亭布衣陳繼儒、龍溪舉人張燮。至圜土纍係之臣、朴心純行不如李汝璨、傅朝佑。文章意氣、坎坷磊落不如錢謙益、鄭鄤。鄤方被杖母大詬、帝得疏駭異、責以顚倒是非。道周疏辯、語復營護鄤。帝怒、嚴旨切責。道周以文章風節高天下、嚴冷方剛、不諧流俗、公卿多畏而忌之、乃藉不如鄤語爲口實。其冬擇東宮講官、②體仁已罷、張至發當國、擯道周不與。其同官項煜、楊廷麟不平、上疏推讓道周。至發言、鄤杖母、明旨煌煌、道周自謂不如、安可爲元良輔導。道周遂移疾乞休、不許。十一年二月、帝御經筵、刑部尙書鄭三俊方下吏、講官黃景昉救之、帝未許。而帝適追論舊講官姚希孟嘗請漕儲全折以爲非。道周聽未審、謂帝將寬三俊、念希孟也。因言故輔臣文震孟一生蹇直、未蒙帷蓋恩、天下士生如三俊、歿如震孟、希孟、求其影似、未可多得。帝以所對失實、責令回奏。再奏再詰、至三奏乃已。凡道周所建白、未嘗得一俞旨。道周顧言不已。六月、廷推閣臣、道周已充日講官、遷少詹事、得與名。帝不用、用楊嗣昌等五人。道周乃草三疏、一劾嗣昌、一劾陳新甲、一劾遼撫方一藻、同日上之。其劾嗣昌謂天下無無父之子、亦無不臣之子。衞開方不省其親、管仲至比之豭狗。李定不喪繼母、宋世共指爲人梟。今遂有不持兩服、坐司馬堂如楊嗣昌者。宜大督臣盧象昇以父殯在途、搥心飮血、請就近推補、乃忽有并推在籍守制之旨。夫守制者可推、則

聞喪者可不去。聞喪者可不去、則爲子者可不父、爲臣者可不子。卽使人才甚乏、奈何使不忠不孝者連苞引蘖、種其不祥、以穢天下乎。嗣昌在事二年、張網溢地之談、款市樂天之說、才智亦可睹矣。更起一不祥之人與之表裏、陛下孝治天下、搢紳家庭小小勃谿、猶以法治之、而冒喪斁倫、獨謂無禁、臣竊以爲不可也。其論新甲、言其守制不終、走邪徑、託捷足、天下卽甚無才、未宜假借及此。古有忠臣孝子無濟於艱難者、決未有不忠不孝而可進乎功名道德之門者也。臣二十髫耕、手足胼胝、以養二人。四十餘削籍、徒步荷擔二千里、不解屝屨。今雖逾五十、非有妻子之奉、婢僕之累、天下卽無人、臣願解清華、出管鎖鑰、何必使被棘負塗者、蔽不祥以玷王化哉。其論一藻、則力詆和議之非。帝疑道周以不用怨望、而搢紳勃谿語、欲爲鄭鄤脫罪、下吏部行譴。嗣昌因上言、鄭杖母、禽獸不如。今道周又不如鄭、且其意徒欲庇凶徒、飾前言之謬、立心可知。因自乞罷免、帝優旨慰之。七月五日、召內閣及諸大臣於平臺、并及道周。帝詰諸臣與所司事、久之、問道周曰、凡無所爲而爲者、謂之天理。有所爲而爲者、謂之人欲。爾三疏適當廷推不用時、果無所爲乎。道周對曰、臣三疏皆爲國家綱常、自信無所爲。帝曰、先時何不言。對曰、先時猶可不言、至備用後不言、更無當言之日。帝曰、清固美德、但不可傲物遂非。且惟伯夷爲聖之清、若小廉曲謹、是廉非清也。時道周所對不合指、帝屢駁。道周復進曰、惟孝弟之人始能經綸天下、發育萬物。不孝不弟者、根本旣無、安有枝葉。嗣昌出奏曰、臣不生空桑、豈不知父母。顧念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君臣固在父子前。况古爲列國之君臣、可去此適彼。今則一統之君、臣無所逃於天地之閒。且仁不遺親、義不後君、難以偏重。臣四疏力辭、意詞臣中有如劉定之、羅倫者、抗疏爲臣代請、得遂臣志。及抵都門、聞道周人品學術爲人宗師、乃不如鄭鄤。帝曰、然。朕正擬問之。乃問道周曰、古人心無所爲、今則各有所主。故孟子欲正人心、息邪說。古之邪說別爲一教、今則直附於聖賢經傳中、係世道人心更大。且爾言不如鄭鄤、何也。對曰、匡章見惡通國、孟子不失禮貌。臣言文章不如鄤。帝曰、章子不得於父、豈鄭杖母者比。爾言不如、豈非朋比。道周曰、衆惡必察。帝曰、陳新甲何以走邪徑、託捷足。且爾言軟美容悅、叩首折枝者、誰耶。道周不能對、但曰、人心邪則行徑皆邪。帝曰、喪固凶禮、豈遭凶者卽凶人、盡不祥之人。道周曰、古三年喪、君命不過其門、自謂

凶與不祥。故軍禮鑿凶門而出。奪情在邊外則可、朝中則不可。帝曰、人既可用、何分内外。道周曰、我朝自羅倫論奪情、前後五十餘人、多在邊疆。故嗣昌在邊疆則可、在中樞則不可。在中樞猶可、在政府則不可。止嗣昌一人猶可、又呼朋引類、竟成一奪情世界、益不可。帝又詰問久之。帝曰、少正卯當時亦稱聞人、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言僞而辨、順非而澤、記醜而博、不免聖人之誅。今人多類此。道周曰、少正卯心術不正、臣心正無一毫私。帝怒、有間、命出候旨。道周曰、臣今日不盡言、臣負陛下。陛下今日殺臣、陛下負臣。帝曰、爾一生學問止成佞耳。叱之退。道周叩首起、復跪奏、臣敢將忠佞二字剖析言之。夫人在君父前獨立敢言爲佞、豈在君父前讒諂面諛爲忠耶。忠佞不別、邪正淆矣、何以致治。帝曰、固也、非朕漫加爾以佞、但所問在此、所答在彼、非佞而何。再叱之退。顧嗣昌曰、甚矣、人心偷薄也。道周恣肆如此、其能無正乎。乃召文武諸臣、咸聆戒諭而退。是時帝憂兵事、謂可屬大事者惟嗣昌、破格用之。道周守經、失帝意。及奏對、又不遜、帝怒甚、欲加以重罪、憚其名高、未敢決。會劉同升、趙士春亦劾嗣昌、將予重譴、而部擬道周譴顧輕。嗣昌懼道周輕、則論己者將無已時也、亟嗾人劾道周者。有刑部主事張若麒、謀改兵部、遂阿嗣昌意、上疏曰、臣聞人主之尊、尊無二上、人臣無將、將而必誅。今黃道周及其徒黨造作語言、虧損聖德、舉古今未有之好評盡出道周、無不可歸過於君父、不須示前日召對始末背公死黨之徒鼓煽以惑四方、私記以疑後世、擠聖天子正人心息邪說至意、大不便。帝即傳諭廷臣、毋爲道周劫持相朋黨、凡數百言、貶道周六秩、爲江西按察司照磨。而若麒果得兵部。久之、江西巡撫解學龍薦所部官、推奬道周備至。故事但下所司、帝亦不覆閱、而大學士魏照乘惡道周甚、則擬旨責學龍濫薦。帝遂發怒、立削二人籍、逮下刑部獄、責以黨邪亂政、並杖八十、究黨與。詞連編修黃文煥、吏部主事陳天定、工部司務董養河、中書舍人文震亨、並繫獄。戶部主事葉廷秀、監生涂仲吉救之、亦繫獄。尚書李覺斯讞輕、嚴旨切責、再擬謫戍煙瘴。帝猶以爲失出、除覺斯名、移獄鎮撫司掠治、乃還刑部獄。逾年、尚書劉澤深等言、二人罪至永戍止矣、過此惟論死。論死非封疆則貪酷、未有以建言者。道周無封疆貪酷之罪、而有建言蒙戮之名、於道周得矣、非我聖主覆載之量也。陛下所疑者黨耳、黨者見諸行事、道周抗疏祇託空言、一二知交相從罷斥、烏覩所謂黨

而頒胡廷大法乎。且陛下豈有積恨道周。爲一聖意轉圜而臣已論定、悔之何及。仍以原擬請、乃永戍廣西。十五年八月、道周戍已經年、一日帝召五輔臣入文華後殿、手一編從容問曰、張溥張采何如人也。皆對曰、讀書好學人也。帝曰、張溥已死、張采小臣、科道官何亟稱之。對曰、其胸中自有書、科道官以其用未竟而惜之。帝曰、亦不免偏。時周延儒自以嗣昌既已前死矣、而已方再入相、欲參用公議、爲道周地也。即對曰、張溥、黃道周皆未免偏、徒以其善學、故人人惜之。帝默然。蔣德璟曰、道周前日蒙戍、上恩寬大、獨其家貧子幼、其實可憫。帝微笑。陳演曰、其事親亦極孝。吳甡曰、道周學無不通、且極清苦。帝不答、但微笑而已。明日、傳旨復故官。道周在途疏謝、稱解學龍、葉廷秀賢。既還、帝召見道周。道周見帝而泣、臣不自意今復得見陛下。臣故有犬馬之疾、請假。許之。居久之、福王監國、用道周吏部左侍郎。道周不欲出。馬士英諷之曰、人望在公、公不起、欲從史可法擁立潞王耶。乃不得已趨朝。陳進取九策、拜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事。而朝政日非、大臣相繼去國、識者知其將亡矣。明年三月、遣祭告禹陵、瀕行、陳進取策、時不能用。甫竣事、南都亡。見唐王聿鍵於衢州、奉表勸進。王以道周爲武英殿大學士。道周學行高、王敬禮之特甚。賜宴、鄭芝龍爵通侯、位道周上、衆議抑芝龍、文武由是不和。一諸生上書詆道周迂不可居相位、王知出芝龍意、下督學御史撻之。當是時、國勢衰、政歸鄭氏、大帥恃恩觀望、不肎一出關募兵。道周請自往江西圖恢復。以七月啟行、所至遠近響應、得義旅九千餘人。由廣西出衢州、十二月進至婺源、遇

大清兵、戰敗被執。至江寧、幽別室中、囚服著書。臨刑過東華門、坐不起、曰、此與高皇帝陵寢近、可死矣。監刑者從之。道周學貫古今、所至學者雲集。銅山在孤島中、有石室、道周自幼坐臥其中、故學者稱爲石齋先生。精天文歷數皇極諸書、所著易象正、三易洞璣及太函經、學者窮年不能通其說、而道周用以推驗治亂。歿後、家人得其小冊、自謂終於丙戌年六十二、始信其能知來也。

今上道光三年、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

聖域述聞卷十六終

校記

①綱：當作「綱」，見《明史·黄道周傳》。

②宫：當作「官」。

聖域述聞卷十七　　三長物齋叢書

湯斌字孔伯河南睢州人。母趙氏明末流賊陷州城殉節死。父祖契攜斌避兵流寓浙江衢州。本朝順治二年大兵定江南江西斌隨其父還里九年舉進士由庶吉士授國史院檢討。十二年應詔陳言請廣搜野乘遺書以修明史。且言宋史修於元至正特傳文天祥之忠。元史修於明洪武亦著巴顏布哈之義。我朝順治元二年間前明諸臣亦有抗節不屈臨危致命者與叛逆不同宜令纂修諸臣勿事瞻顧昭示綱常於萬世。下所司大學士馮銓金之俊等謂斌獎抗逆之人擬旨嚴飭。世祖特詔斌至南苑溫諭移時。是年諭吏部曰翰林官員讀書中祕習知法度自能以學問為經濟助登上理茲朕親行裁定十八員皆品行清端才猷贍裕各照外轉應得職銜陞一級用。於是斌為陝西潼關兵備道。十六年調江西嶺北道甫至任流賊鄭成功犯江寧陰遣賊黨至贛州流言煽誘僞通海侯李玉庭踞雩都山寨詐約降實伺南安無備謀陷城。斌廉得成功奸細白巡撫蘇宏祖斬之。又請移兵守南安。玉庭果來犯見有備卻走。遊擊洪起元追逐數月乃就擒。斌以父老乞休歸里尋丁憂既服闋聞容城孫奇逢講學夏峯往受其業。康熙十七年詔舉博學鴻儒尚書魏象樞薦斌學有淵源躬行實踐副都御史金鋐薦斌文辭淹雅品行端醇。召試一等授翰林院侍講同編修彭孫遹等纂修明史。二十年充日講起居注官浙江鄉試正考官轉侍讀。明年為明史總裁官並纂修太宗文皇帝世祖章皇帝聖訓遷左春坊左庶子。二十三年擢內閣學士充大清會典副總裁官。時江寧巡撫余國柱內遷左都御史調湖廣巡撫王新命代之新命旋遷兩江總督九卿等會推學士孫在豐浙江布政使石琳堪任江寧巡撫上諭大學士曰所貴道學者在身體力行見諸實事非徒託之空言。今有道學名者甚多考其究竟言行皆悖。朕聞學士湯斌曾與孫奇逢講明道學頗有定行前典

試浙江、操守甚善、可補授江寧巡撫。斌瀕行、

上諭曰、以爾久侍講筵、老成端謹、江蘇爲東南重地、故特簡用。居官以正風俗爲先。江蘇風俗奢侈浮華、爾其加意化導、移風易俗、非旦夕事、從容漸摩、使之改心易慮、當有成效。錢糧歷年不清、督撫所奏錢穀刑名大事多有舛錯、爾能潔己率屬、自然改觀。

賜御書三軸、馬一、表裏十、銀五百兩。十月、

上南巡至蘇州、

諭斌曰、向聞吳閶繁盛、今觀其風土、大略尚虛華、安佚樂、逐末者多、力田者寡、遂至家鮮蓋藏、人情澆薄。爾當使之去奢返樸、事事務本、庶幾家給人足、可挽頹風。朕欲周知地方風俗、小民生計、有事巡行、凡日用所需、皆自內府備辦、秋毫不取之民間。恐不肖官吏藉端妄派、以致擾民、爾其嚴察劾奏。

駕至江寧、

諭斌回署治事、

賜御書及狐腋蟒服。初、余國棟任巡撫、奏言淮揚二府屬水淹涸出者、令次年徵輸額賦。至是斌以遣員履勘、仍然水淹、即涸出者、亦未耕種、奏入、部議令再勘。斌仍以實奏、事乃寢。二十四年、疏言蘇松等府賦額繁重、康熙十八年以來積逋、若同時並徵、民力不能兼完、知縣催科、殘敝撲不報。請於二十四年起分年帶徵、俾官無挪新補舊之弊、民無廢棄農桑之苦。疏下部議行。是年秋、淮揚徐三府復水、斌條列錢賑事宜以

聞、請發帑五萬兩糴米湖廣、先借所屬知縣倉穀散給。又言災地百姓餬口無資、恐入冬飢寒兼迫、流亡者多、臣與漕臣徐旭齡、河臣靳輔定議、二臣就近分董淮安賑務、臣即至清河、桃源、宿遷、邳、豐諸州縣察賑。

上命戶部侍郎素赫往助督賑、俾災民咸就撫輯。斌先後奏劾蘇州知府趙祿星、揚州知府張萬壽、句容知縣陳協濬、宜興知縣蔡司霑、如皋知縣盧綖、睢寧知縣葛之英、江都知縣劉濤、金壇知縣劉茂位等貪酷劣蹟、並請革勘治。常州知府祖進朝以失察屬吏罣調、斌奏留之、部議不准。得

旨、祖進朝旣經巡撫湯斌保奏清廉、可從所請、仍留原任、以勸廉吏。時吏部行取知縣爲御史、斌疏言、行取定例、必錢糧督完、而蘇州、松江二府賦重役繁、甲於天下、銓選得此、輒謂遷擢難期、頹然自放、或竟罔顧官箴。臣受任巡撫、首以察吏安民爲念、徧告屬員、

皇上知人之明出自天授、苟能潔己愛民、必不至久沈

下位。故一時守令爭自濯磨、操守廉潔、政績表著者、實不乏人。然錢糧則萬萬不能十分全完。蓋勢處其難、智勇才力俱困。今若拘成例、勢必以僻壤小邑易於藏拙者塞責、未足以光鉅典。惟吳縣知縣劉滋、吳江知縣郭琇廉能最著、乞
俯准行取、以勵循良、俾繁劇與兩邑相符者、亦知有登進階、相率奮勉。疏下部議、以二員俱有錢糧未完、柰格於例。得
旨、劉滋、郭琇、湯斌既稱爲廉能最著、准其行取。二十五年、斌疏言吳中風俗尚氣節、重文章、而佻巧者每作淫詞豔曲、壞人心術。蚩愚之民斂財聚會、迎神賽社、一擔之值至數百金。婦女有游冶之習、靚粧豔服、連袂寺院。無賴少年習學拳勇、輕生好鬬、名爲打降。臣嚴加訓飭、委曲告誡、一年以來寺院無婦女之遊、迎神罷會、豔曲絕聲、打降斂迹。惟妖邪巫覡習爲怪誕之說、愚民爲其所惑、牢不可破。蘇州府城西上方山有五通淫祠、幾數百年、遠近之人奔走如騖。牲牢酒醴之饗、歌舞笙簧之聲、無時間歇。諺謂其山曰肉山、其下石湖曰酒海。凡少年婦女有寒熱症者、巫覡輒曰五通將娶爲婦。病者神魂失據、往往羸瘵而死。每歲常至數十家。視河伯娶婦爲更甚。臣多方禁之、其風稍息。比因臣勘災至淮、乘隙益肆猖獗。臣遂收妖像木偶付之烈炬、土偶投之深淵。檄行有司、類此者盡撤燬之、其材備修學宮、葺城垣之用。民始而駭、以爲從前曾有官長銳意屏除、旋即遇祟而死、皆爲臣危之。數月之後、見無他異、始大悟往日之非。然吳中巫覡最黠且悍、臣恐去任後又造怪誕之說、箕斂貲財、更議興復。請
賜特旨嚴禁、勒石山巔、庶可永絕根株。疏上、得
旨、淫祠惑衆誣民、有關風化、如所請勒石嚴禁。直隸及各省有似此者、一體飭遵。先是、廷臣有言輔導皇太子之任非斌不可者、於是
上諭吏部曰、自古帝王諭教太子、必簡和平謹恪之臣統領宮僚、專資贊導。江寧巡撫湯斌在講筵時、素行謹慎、朕所稔知。及簡任巡撫以來、潔己率屬、實心任事、尤宜拔擢大用、風示有位。特授爲禮部尚書、管詹事府事。斌至、
諭曰、天下官有才者不少、操守清廉者不多見。爾前陛辭時、言平日不敢自欺。今在江蘇、克踐前言、朕用嘉悅、故行超擢。爾其勉之。初、河臣靳輔與按察使于成龍論河工事久未決、

命尚書薩穆哈、穆成額往會斌勘議。斌謂宜濬高郵、寶
應諸州縣下河、俾積水漸歸於海、開一尺有一尺之益、
開一丈有一丈之益。薩穆哈等因靳輔欲於下河築隄
東水入海、遂奏開濬無益。至是。
上諭斌、斌以前議對。
上詰問薩穆哈、穆成額、各語塞、遂褫其職。
特遣侍郎孫在豐督濬下河、如斌議。尋充
經筵講官。時始設太子講官、以斌與詹事尹泰、郭棻、少
詹事舒淑、中允閻世繩、贊善黄與堅充之。斌疏薦侯補
道耿介賦質剛方、踐履篤實、潛心經傳、學有淵源、雖年
踰六旬、精力尚健、乞徵取引
見、以備錄用。
上遂擢介為少詹事、
命斌與介輔導太子。二十六年夏不雨、
諭臣工直言得失。靈臺郎董漢臣以諭教元良、慎簡宰
執奏。御史陶世玨劾漢臣摭拾浮泛之事、誇大其詞、欺
世盜名、請逮繫嚴鞫。疏下內閣、集九卿議、有欲重罪漢
臣者。尋奉
特旨免議。而余國柱時為大學士、以斌嘗九卿會議時
有慚對董漢臣之語、傳
旨詰問。斌奏、董漢臣以諭教為言、而臣忝長宮僚、勸進
典禮、負疚實多。
上以詞多含糊、令再回奏。斌言、臣賦性愚昧、前奉
綸音、一時惶怖罔知所奏。本欲自陳愆過、致詞多牽混、
罪何可辭。臣自念供奉以來、並無正經善言足以仰助
萬一、而臣勸進典禮、循省自慙。年來衰病侵尋、愆過叢
積、乞
賜嚴加處分、以警溺職。
上因其遮飾、其奏仍不明晰、降
旨嚴飭之。左都御史璙丹、王鴻緒、副都御史徐元珙、鄭
重等劾斌奉
諭申飭、不痛自引咎、並追論其於蘇州去任時巧飾文
告、沽名干譽。會耿介以疾乞休、詹事尹泰、少詹事舒淑、
開音布、翁淑元劾介僥倖求去、實無痼疾、並劾斌妄薦
如尸之人。吏部尚書達哈塔疏言、臣奉
命輔導東宮、數日之內、負罪實多。以湯斌、耿介不能當
其任、況庸陋如臣。乞准解退。疏並下部察議、斌、介、達哈
塔俱應革職。
上命斌與達哈塔仍留任。九月、改工部尚書。未幾疾作、
遣太醫診視。十月卒、年六十有一。遺疏入、遣大臣奠茶、

酒。

諭曰、湯斌任巡撫時廉以自守、特加擢用、忽聞溘逝、深軫朕懷。

命由吏部題補下部議䘏、部臣以斌曾降七級回奏、奉

特旨仍如尚書例予祭葬。後祀陝西、江西、江南名宦。雍正十年、

詔入賢良祠。乾隆元年、

賜謚文正。所著有洛學編、潛庵語錄、詩文諸集。

今上道光三年、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

西廡先儒二十六位

穀梁赤、一云名喜。一云名俶、字元始。魯人。受春秋經於子夏、爲之作傳。自孫卿、申公、凡五傳至漢宣帝好之、列於學官。晉范寧博采諸儒異同之說、爲作集解。唐貞觀二十一年、以赤配享孔子廟庭。永徽中、降從祀。宋大中祥符二年、追封睢陵伯、明嘉靖九年去伯爵、稱先儒。

高堂生、魯人。齊公族也。或曰高敬仲食采高唐、因氏。禮自孔子時、其經已不具。至秦焚書、散亡益多、獨士禮十七篇、高堂生能言之。後又有古經出魯淹中、河間獻王好古愛學、收集餘燼、獻之於朝、得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及明堂陰陽之記、字皆大篆、因名曰古文儀禮。內惟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不殊、而文字多異。餘三十九篇以無師說、無敢傳者、後皆亡失。高堂生所傳稱爲今文儀禮、鄭康成爲之注、而唐賈公彥疏焉。唐貞觀二十一年、以高堂生配享孔子廟庭。永徽中、降從祀。宋大中祥符二年、追封萊蕪伯、明嘉靖九年去伯爵、稱先儒。

孔安國、字子國。少學詩於申培、受尚書於伏生、以文學政事名。年四十、爲諫議大夫、事漢武帝爲侍中。魯共王壞孔壁、得古文尚書、論語、孝經、上之。帝悉以書還孔氏、仍詔安國作傳。安國乃考論古今文義、作論語訓解、尚書孝經傳。又集先聖家語。尚書序曰、古者伏羲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書籍生焉。伏羲、神農、皇①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於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睹史籍之煩文、懼覽者之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宏至道、示人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於屋壁。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

共王好治宮室、壞先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
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
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
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
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更定②以竹簡寫之、增多
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臯
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
并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不可復
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詔爲五十九篇作
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采摭羣言、以立訓傳。約
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序所以爲作
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
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
之子孫、以貽後世。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
隱也。安國自博士遷臨淮太守。六年、以病免、年六十六。
唐貞觀二十一年、配享孔子廟庭。永徽中、降從祀。宋大
中祥符二年、封曲阜伯、明嘉靖九年去伯爵、稱先儒。
毛萇、趙人也。善詩。初孔子刪詩、以授子夏。子夏授曾申、
申授李克、克授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孫
卿、孫卿授毛亨。亨河閒人、稱大毛公。亨授萇、萇爲河閒

獻王博士、稱小毛公。獻王修學好古、立毛氏學。萇每說
詩、王悅之、因攻詩傳加毛字、以別齊魯韓三詩。唐貞觀
二十一年、配享孔子廟庭。永徽中、降從祀。宋大中祥符
二年、封樂壽伯、明嘉靖九年去伯爵、稱先儒。
鄭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少爲鄉嗇夫、得休歸、嘗詣學官、
不樂爲吏。父數怒之、不能禁。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
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麻、九章算術。又
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
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
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康成
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受於康成。康成
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康成善
算、乃召見於樓上。康成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
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康成自遊學十餘年、
乃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及黨
事起、乃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遂隱修經
業、杜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
氏膏肓、穀梁廢疾。康成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
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中興之後、范
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答北地太

守。劉瓌及康成答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以進權戚、不敢違意、遂迫脅康成、不得已而詣之。進爲設几杖、禮待甚優。康成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時年六十。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後將軍袁隗表爲侍中、以父喪不行。國相孔融深敬於康成、屣履造門。告高密縣爲康成特立一鄉、曰鄭公鄉。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康成爲趙相、道斷不至。會黃巾寇青部、乃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接以師友之禮。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康成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康成後嘗疾篤、自慮、以書戒子益恩曰、吾家舊貧、不爲父母羣弟所容、去廝役之吏、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兗豫之域、獲覲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授焉。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覩祕書緯術之奧。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遇閹尹擅勢、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爲宰相。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巾爲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閑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煢煢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勗求君子之道、研讚勿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邪。吾雖無紱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末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羣書率皆腐敝、不得於禮堂寫傳定③、與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圖乎。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飢寒。菲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尚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康成、大會賓客。康成最後至、乃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康成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康成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時汝南應劭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中遠、北面稱弟子何如。康成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慚色。紹乃舉康成茂才、表爲左中郎將、皆不就。公④徵爲大司農、

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康成乃以病自乞還家。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寤、以讖合之、知命當終、有頃寢疾。時袁紹與曹操相拒於柏⑤度、令其子譚遣使逼康成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因疾篤不進。其年六月卒、年七十四。遺令薄葬。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縗絰赴會千餘人。門生相與撰康成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凡康成所著⑥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厤、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愼五經異議、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康成質於辭訓、人頗譏其繁。至經傳洽熟、稱爲純儒、齊魯閒宗之。唐貞觀二十一年、配享孔子廟庭。永徽中、降從祀。宋大中祥符二年、封高密伯。明嘉靖九年、罷祀、祀於其鄉。本朝雍正二年、復祀、稱先儒。

范甯字武子、南陽人。少篤學、多所通覽。晉簡文帝爲相、將辟之、爲桓溫所諷、遂寢不行。故終溫之世、兄弟無在列位者。時以浮虛相扇、儒雅日替、甯以爲其源始於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乃著論曰、或曰黃唐緬邈、至道淪翳、濠濮輟詠、風流靡託、爭奪兆於仁義、是非成於儒墨。平叔神懷超絕、輔嗣妙思通微、振千載之頹綱、落周孔之塵網。斯蓋軒冕之龍門、豪梁之宗匠。嘗聞夫子之論、以爲罪過桀紂、何哉。答曰、子信有聖人之言乎。夫聖人者、德侔二儀、道冠三才、雖帝皇殊號、質文異制、而統天成務、曠代齊趣。王、何蔑棄典文、不遵禮度、游辭浮說、波蕩後生、飾華言以翳實、騁繁文以惑世。搢紳之徒、翻然改轍、洙泗之風、緬焉將墜。遂令仁義幽淪、儒雅蒙塵、禮壞樂崩、中原傾覆。古之所謂言僞而辯、行僻而堅者、其斯人之徒歟。昔夫子斬少正於魯、太公戮華士於齊、豈非曠世而同誅乎。桀紂暴虐、正足以滅身覆國、爲後世鑒戒耳、豈能迴百姓之視聽哉。王何叨海內之浮譽、資膏粱之傲誕、畫魑魅以爲巧、扇無檢以爲俗。鄭聲之亂樂、利口之覆邦、信矣哉。吾固以爲一世之禍輕、歷代之罪重、自喪之釁小、迷衆之愆大也。甯崇儒抑俗、率皆如此。溫薨之後、始解褐爲餘杭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潔已修禮、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朞年之後、風化大行。自中興以來、崇學敦教、未有如甯者也。在職六年、遷臨淮太守、封陽遂鄉侯。頃之、徵拜中書侍郎。在職多所獻替、有益政道。時更營新廟、博求辟雍明堂之制、甯據經傳奏上、皆有典證。孝武帝雅好文學、甚被親愛、朝廷疑議、輒諮訪之。甯指斥朝士、直言無諱。王國寶、甯之甥

也、以韶術事會稽王道子、惧爲亭所不容、乃相舉扇、因斂疏隔求補豫章太守、帝曰、豫章不宜太守何急以身試死邪。寧不信卜占固請行。臨發、上疏曰、臣聞道尚虛簡、政貴和靜、坦公亮於幽顯、流子愛於百姓、然後可以輕夷險而不憂、乘休咎而常夷。先王所以致太平、如此而已。今四境晏如、烽燧不舉、而倉庾虛耗、帑藏空匱。古者使人、歲不過三日、今之勞擾、殆無三日休停、至有殘形翦髮、要求復除、生兒不復舉養、鰥寡不敢妻娶、豈不怨結人鬼、感傷和氣。臣恐社稷之憂、積薪不足以爲喻。臣久欲粗啟新⑦懷、月復一日。今當永離左右、不欲令心有餘恨。請出臣啟事、付外詳擇。帝詔公卿牧守普議得失。寧又陳時政曰、古者分土割境、以益百姓之心。聖王作制、籍無黃白之別。昔中原喪亂、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許其挾注本郡。自爾漸久、人安其業、邱壟墳柏、皆已成行。雖無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實。今宜正其封疆、以土斷人戶、明考課之科、修閭伍之法。難者必曰、人各有桑梓、俗自有南北、一朝屬戶、長爲人隸、君子則有土風之慨、小人則懷下役之慮。斯誠并兼者之所執、而非通理者之篤論也。古者失地之君、猶臣所寓之主、列國之臣、亦有違適之禮。隨會仕秦、致稱春秋。樂毅宦燕、

見褒良史。且今普天之人、原其氏出、皆隨世遷移、何至於今而獨不可。凡荒郡之人、星居東西、遠者千餘、近者數百、而舉召役調、皆相資須、期會差違、輒至嚴坐。人不堪命、叛爲盜賊。是以山湖日積、刑獄愈滋。今荒小郡縣、皆宜并合。不滿五千戶、不得爲郡。不滿千戶、不得爲縣。守宰之任、宜得清平之人。頃者選舉、惟以恤貧爲先。雖制有六年、而富足便退。而郡守長吏、牽置無常、或兼臺職、或帶府官。夫府以統州、州以監郡、郡以莅縣、如令互相領帖、則是下官反爲上司、賦調役使、無復節限。且牽曳百姓、營起廨舍、東西流亡、人人易處、文書簿籍、少有存者。先之室宇、皆爲私家、後來新官、復應修立、其爲弊也、胡可勝言。又方鎮去官、此⑧割精兵器杖以爲送、故米布之屬、不可稱計。監司相容、初無彈糾。其中或有清白、亦復不見甄異。送兵多者至於千餘家、少者數十所。⑨既力入私門、復資官廩布、兵役既竭、枉服良人、牽引無端、以相充補。若是功勳之臣、則已享列土之祚、豈應封外復置吏兵乎。謂送故之格、宜爲節制、以三年爲斷。夫人性無涯、奢儉由勢。今并兼之士、亦多不贍、非力不足以厚身、非祿不足以富家、是得之有由而用之無節。蒱酒永日、馳騖卒年、一宴之饌、費過十金、麗服之美、不可貲

算。盛狗馬之飾、營鄭衛之音。南、畝廢而不墾、講誦闕而
無聞。凡庸競馳、傲誕成俗。謂宜驗其鄉黨、考其業尙、試
其能否、然後升進。如此匪惟家給人足、豈不彝倫攸敘
而至哉。宮[10]制隨兵、不相襲代。頃者小事、使以補役、一
之違辱及累世、親戚旁支、罹其禍毒、戶口減耗、亦由於
此。皆宜料遣、以全國信。禮、十九爲長殤、以其未成人也。
十五爲中殤、以爲倘童幼也。今以十六爲全丁、則備成
人之役矣。以十三爲半丁、所任非復童幼之事矣。豈可
傷天理、違經典、困苦萬姓、乃至此乎。今宜修禮文、以二
十爲全丁、十六至十九爲半丁、則人無夭折、生長滋繁
矣。帝善之。初、寧之出非帝本意、故所啓多合旨。寧在郡
又大設庠序、遣人往交州採磬石、以供學用。改革舊制、
不拘常憲。遠近至者千餘人、資給衆費、一出私財。并取
郡四姓子弟、皆充學生、課謀[11]五經。又起學臺、功用彌廣。
江郡刺史王凝之上言曰、豫章郡居此州之半、太守臣
寧入參機省、出宰名郡、而肆其奢濁、所爲狼籍。郡城先
有六門、寧悉改作重樓、復更開二門、合前爲八。私立下
舍七所。臣伏尋宗廟之設、各有品秩、而寧自置家廟[12]、又
奪人居宅、工夫萬計。寧若以古制宜崇、自當列上、而敢
專輒、惟在任心。州既聞知、即符從事、制不復聽、而寧嚴
威、屬縣、惟令建[13]立。廟出臣表下太常、議之典禮。詔曰、漢
宜云、可與共治天下者、良二千石也。若范寧果如凝之
所表者、豈可復宰郡乎。以此抵罪。子泰時爲天門太守[14]、
棄官稱訴[15]。帝以寧所務惟學、事久不判。會赦、免。初、寧嘗
患目痛、就中書侍郎張湛求方、湛因嘲之曰、古方、宋陽
里子少得其術、以授魯東門伯、魯東門伯以授左丘明、
遂世世相傳。及漢杜子夏、鄭康成、魏高堂隆、晉左太沖、
凡此諸賢、並有目疾、得此方、云用損讀書一、減思慮二、
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熬以
神火、下以氣篩、蘊於胸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修之一
心[16]、近能數其目睫、遠視尺捶之餘。長服不已、洞見牆壁
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既免官、家於丹陽、猶勤經學、
終年不輟。年六十三、卒於家。初、寧以春秋穀梁氏未有
善釋、遂沈思積年、爲之集解。其義精審、爲世所重。唐貞
觀二十一年、配享孔子廟庭。永徽中、降從祀。宋大中祥
符二年、封新野伯。明嘉靖九年罷祀、祀於其鄉。
本朝雍正二年復祀、稱先儒。

聖域述聞卷十八終

校記

①皇：當作「黄」。

②更定：當作「定更」。以上二條據《漢書・孔安國傳》。

③傳定：當作「定傳」，「定」字絶句。

④舉：當作「車」。

⑤柏：當作「官」。

⑥著：當作「注」。以上四條據《後漢書・鄭玄傳》。

⑦新：當作「所」。

⑧比：當作「皆」。

⑨所：當作「户」。

⑩宫：當作「官」。

⑪謀：當作「讀」。

⑫「廟」下當補「又下十五縣皆使左宗廟右社稷準之太廟皆資人力」凡二十二字，否則下文「工夫萬計」句易誤解。

⑬建：當作「速」。

⑭宰：當作「守」。

⑮斥：當作「訴」。

⑯心：當作「時」。以上十條據《晉書・范寧傳》。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愈自知讀①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會董晉爲宣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愈從喪出、不四日、汴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建封辟府推官。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於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參軍。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三歲爲眞。改都官員外郎、即拜河南令、遷職方員外郎。華陰令柳澗有罪、前刺史劾奏之、未報而刺史罷。澗諷百姓遮索軍頓役直、後刺史惡之、按其獄、貶澗房州司馬。愈過華、以爲刺史陰相黨、上疏治之。既御史覆問、得澗贓、再貶封溪尉。愈坐是復爲博士。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慰曰、國子先生晨入太學、召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畯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曰、先生欺余哉。弟子事先生於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觝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爲。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爲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躓後、動輒得咎。暫爲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爲。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爲杗、細木爲桷、欂櫨侏儒、椳闑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石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爲妍、卓犖爲傑、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於

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弘、逃讒於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絶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靡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閒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庳、忘己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爲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初、憲宗將平蔡、令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按視。及還、且言賊可滅、與宰相議不合。愈亦奏言淮西連年修器械防守、金帛糧畜耗於給賞、執兵之卒四向侵掠、農夫織婦餉於其後、得不償費。比聞畜馬皆上槽櫪、此譬有十夫之力、自朝抵夕、跳躍叫呼、勢不支久、必自委頓。嘗其已衰、三尺童子可制其命、况以三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全力、其敗可立而待也。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夫兵不多不足以取勝、必勝之師利在速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疆埸之上、日相攻劫、近賊州縣、賦役百端、小遇水旱、百姓愁苦。方此時人人異議以惑陛下、陛下持之不堅、半塗而罷、傷威損費、爲弊必深。所要先決於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乃可圖功。又言諸道兵羈旅單弱不足用、而界賊州縣百姓習戰鬭、知賊深淺、若募以內軍、教不三月、一切可用。又欲四道置兵道率三萬、畜力伺利、一日俱縱、則蔡首尾不救、可以責功。執政不喜。會有人誣愈在江陵時爲裴均所厚、均子鍔素無狀、愈爲文章字命鍔、謗語囂暴、由是改太子右庶子。及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奏愈行軍司馬。愈請乘遽先入汴、說韓弘使叶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寺。王公士人奔走膜唄、至爲夷法、灼體膚、委珍貝、騰沓係路。愈聞惡之、乃上表曰、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皇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

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卽位之初、卽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卽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舁入大内、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翫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眞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卽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臠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衞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表入、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羣曰、愈言訐牾、罪之誠宜、然非内懷至忠、安能及此。願少寬假、以來諫爭。帝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至謂東漢奉佛以後、天子咸夭促、言何乖刺耶。愈人臣、狂妄敢爾、固不可赦。於是中外駭懼、雖戚里諸貴亦爲愈言、乃貶潮州刺史。旣至潮、以表哀謝曰、臣以

狂妄戇愚不識禮度陳佛骨事言涉不恭正名定罪萬死莫塞陛下哀臣愚忠恕臣狂直謂言雖可罪心亦無他特屈刑章以臣爲潮州刺史既免刑誅又獲祿食聖恩寬大天地莫量破腦刳心豈足爲謝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過海口下惡水濤瀧壯猛難計期程颶風鱷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氛日夕發作臣少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遠惡憂惶慚悸死亡無日單立一身朝無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魑魅同羣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爲臣言者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惟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爲時輩所見推許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爲歌詩薦之郊廟紀太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宏休揚厲無前之偉績編於詩書之策而無愧措於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未肯讓伏以皇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內莫不臣妾南北東西地各萬里自天寶以後政治少懈文致未優武克不剛孽臣姦隸蠹居棊處搖毒自防外順內悖父死子代以祖以孫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朝不貢六七十年四聖傳序以至陛下陛下即位以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關機闔開雷厲風飛日月清照天戈所麾無不順從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具著顯庸明示德意使永永年服我成烈當此之際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而臣負罪嬰釁自拘海島戚戚嗟嗟日與死迫曾不得奏薄伎於從官之內隸御之間窮思畢精以贖前過懷痛窮天死不閉目伏惟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帝得表頗感悔欲復用之持示宰相曰愈前所論是大愛朕然不當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皇甫鎛素忌愈直即奏言愈終狂疏可且內移乃改袁州刺史初愈至潮州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産且盡民以是窮數日愈自往視之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豚投谿水而祝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澤罔繩擉刃以除蟲蛇惡物爲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尙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況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睅然不安谿潭據處食民畜熊豕鹿麞以肥其身以種其子

孫、與刺史抗拒、爭爲長雄。刺史雖駑弱、亦安肯爲鱷魚低首下心、伈伈俔俔、爲民吏羞、以偷活於此邪。且承天子命以來爲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辨。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於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爲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祝之夕、暴風震電起谿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袁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庸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爲隸。召拜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鎮州亂、殺田宏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至、廷湊嚴兵迓之、甲士陳廷。既坐、廷湊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以公爲有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邪。語未終、士前奮曰、先太師爲國擊朱滔、血衣猶

在、此軍何負、乃以爲賊乎。愈曰、以爲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天寶以來、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等、有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旗節。劉悟、李祐皆大鎭、此爾軍所共聞也。衆曰、宏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亦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讙曰、善。廷湊慮衆變、疾麾使去。因曰、今欲廷湊何所爲。愈曰、神策六軍將如牛元翼者爲不乏、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即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追。愈歸奏其語、帝大悅、轉吏部侍郎。時宰相李逢吉惡李紳、欲逐之、遂以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參、而除紳中丞。紳果劾奏愈、愈以詔自解。其後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愈爲兵部侍郎、而出紳江西觀察使。紳見帝得留、愈亦復爲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尙書、謚曰文。愈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始終不少變。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受、皆稱韓門弟子。愈官顯、稍謝遣。凡內外親若交友無後者、爲嫁遣孤女而恤其家。嫂鄭喪、爲朞服以報。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

性、師說等數十篇、皆奧衍閎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至他文造端置辭、要爲不襲蹈前人者。然惟愈爲之沛然若有餘、至其徒李翺、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遂不及遠甚。宋元豐七年、封昌黎伯、從祀孔子廟庭。明嘉靖九年、去伯爵、稱先儒、又從祀鄒縣孟子廟。本朝乾隆二十一年、又建孟子廟於曲阜、亦以愈從祀、皆稱先儒韓氏。

聖域述聞卷十九終

校記

①講：當作「讀」，見中華書局本《新唐書·韓愈傳》。

②皇：當作「黄」，據右引書。

③諂：當作「諸」。

聖域述聞卷二十　三長物齋叢書

胡瑗字翼之、泰州海陵人。以經術教授吳中。年四十餘、景祐初更定雅樂、詔求知音者、范仲淹薦瑗白衣對崇政殿、與鎮東軍節度推官阮逸同校鐘律、分造鐘磬各一虡。以一黍之廣爲分、以制尺、律徑三分四釐六毫四絲、圍十分三釐九毫三絲。又以大黍累尺、小黍實龠。丁度等以爲非古制、罷之。授瑗試祕書省校書郎。范仲淹經略陝西、辟丹州推官。以保寧節度推官教授湖州。瑗教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身先之。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從之游者常數百人。慶曆中、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召爲諸王宮教授、辭疾不行。爲太子中舍、以殿中丞致仕。皇祐中、①更鑄太常鐘磬、驛召瑗、逸、與近臣、太常官議於祕閣、遂典作樂事。復以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辭不就。歲餘、授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樂成、遷太常寺丞、賜緋衣銀魚。瑗既居太學、其徒益衆、太學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材高下、喜自修飭、衣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雖不識、皆知其瑗弟子也。嘉祐初、擢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仍治太學。既而疾不能朝、以太常博士致仕、歸老於家。諸生與朝士祖餞東門外、時以爲榮。既卒、詔賻其家。端平二年、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

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也。生七歲、凜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愛之、退爲家人講、即了其大旨。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飢渴寒暑。羣兒戲於庭、一兒登甕、足跌沒水中、衆皆棄去、光持石擊甕破之、水迸、兒得活。其後京洛閒畫以爲圖。寶元初、中進士甲科。年甫冠、性不喜華靡、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列語之曰、君賜不可違。乃簪一枝。除奉禮郎、時父池在杭、求簽蘇州判官事以便親、許之。丁內外艱、執喪累年、毀瘠如禮。服除、簽書武成軍判官事、改大理評事、國子監直講。樞密副使龐籍薦爲館閣校勘、同知禮院。中官麥允言死、給鹵簿。光言繁纓以朝、孔子且猶不可。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勳大勞、而贈以三公官、給一品鹵簿、其視繁纓、不亦大乎。夏竦賜謚文正、光言此謚之至美者、竦何人、可以當之。改文莊。加集賢校理。從龐籍辟、通判并州。麟州屈野河西多良田、夏人蠶食其地、爲河東患。籍命光按視。光建築二堡以制夏人、募民耕之、耕者衆則糴賤、亦可②漸紓河東貴糴遠輸之憂。籍從其策。而麟將郭恩勇且往、領兵夜渡河、不設備、沒於敵、籍得罪去。光三上書自引咎、不報。籍沒、

光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昆弟、時人賢之。或直祕閣、開封府推官。交阯貢異獸、謂之麟、光言眞僞不可知、使其眞、非自至不足爲瑞、願還其獻。又奏賦以風。修起居注、判禮部。有司奏日當食、故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表賀。光言、四方見京師不見、此人君爲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爲災當益甚、不當賀。從之。同知諫院。蘇轍答制策切直、考官胡宿將黜之、光言轍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宜黜。詔寘末級。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莫敢言。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光在并州聞而繼之、且貽書勸鎮以死爭。至是復面言、臣昔通判并州、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帝沈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爲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光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帝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光退未聞命、復上疏曰、臣向者進說、意謂卽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爲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未幾、詔英宗判宗正、辭不就、遂立爲皇子、又稱疾不入。光言、皇子辭不貲之富、至於旬月、其賢於人遠矣。然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英宗遂受命。兗國公主嫁李瑋、不相能、詔出瑋衛州、母楊歸其兄璋、主入居禁中。光言、陛下追念章懿太后、故使瑋尙主。今乃母子離析、家事流落、獨無雨露之感乎。瑋既黜、主安得無罪。帝悟、降主沂國、待李氏恩不衰。進知制誥、固辭、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知諫院。時朝政頗姑息、胥吏喧譁則逐中執法、輦官悖慢則退宰相、衛士凶逆而獄不窮治、軍卒詈三司使而以爲非犯階級。光言皆陵遲之漸、不可以不止[3]。充媛董氏薨、贈淑妃、輟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謚行册禮、葬給鹵簿。光言、董氏秩本微、病革方拜充媛。古者婦人無謚、近制惟皇后有之。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唐平陽公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功、乃得給。至韋庶人始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時有司定後宮封贈法、后與妃俱贈三代。光論妃不當與后同、袁盎引却愼夫人席、正爲此耳。天聖親郊、太妃止贈二代、而況妃乎。英宗立、遇疾、慈聖光獻后同聽政。光上疏曰、昔章獻明肅有保佑先帝之功、特以親用外戚小人、負謗海內。今攝政之際、大臣忠厚如王曾、淸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

賢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狠鄙如馬季良、讒諂如羅崇勳者、當疎遠之、則天下服。帝疾愈、光料必有追隆本生詔、即奏言、漢宣帝爲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後詔兩制集議濮王典禮、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光獨奮筆書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⑤正宜準封贈期親尊屬故事、稱爲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議成、珪即命吏以其手藁爲案。既上、與大臣意殊、御史六人爭之力、皆斥去。光乞留之、不可、遂請與俱貶。初、西夏遣⑥使致祭、延州指使高宜押伴、傲其使者、侮其國主、使者訴於朝。光與呂誨乞加宜罪、不從。明年、夏人犯邊、殺略吏士。趙滋爲雄州、專以猛悍治邊、光論其不可。⑦主是、契丹之民捕魚界河、伐柳白溝之南、朝廷以知雄州李中祐爲不材、將伐⑧之。光謂國家當戎夷附順時、好與之許⑨較末節、及其桀驁、又從而姑息之。近者西羈生於高宜、北禍起於趙滋、時方賢此二人、故邊臣皆以生事爲能、漸不可長。宜勅邊吏、疆場細故、輒以矢刃相加者、罪之。仁宗遺賜直百餘萬、光率同列三上章、謂國有大憂、中外窘乏、不可專用乾興故事。若遺賜不可辭、宜許侍從上進金錢佐山陵。不許。光乃以所得珠爲諫院公使錢、金以遺舅氏、義不藏於家。后還政、有司立式、凡后有所取用、當覆奏乃供。光云、當移所屬使立供已、乃具數白后、以防矯僞。曹佾無功除使相、兩府皆遷官。光言、陛下欲以慰母心、而遷除無名、則宿衛將帥、內侍小臣、必有覬望。已而遷都知任守忠等官、光復爭之、因論守忠大姦、陛下爲皇子、非守忠意、沮壞大策、離間百端、賴先帝不聽。及陛下嗣位、反覆交構、國之大賊、乞斬於都市、以謝天下。責守忠爲節度副使、蘄州安置、天下快之。詔刺陝西義勇二十萬、民情驚撓、而紀律疏畧不可用。光抗言其非、持白韓琦。琦曰、兵貴先聲、諒祚方桀驁、使驟聞益兵二十萬、豈不震慴。光曰、兵之貴先聲、爲無其實也、獨可欺之於一日之閒耳。今吾雖益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彼將知其詳、尚何懼。琦曰、君但見慶曆閒鄉兵刺爲保捷、憂今復然、已降勅榜與民約、永不充軍戍邊矣。光曰、朝廷嘗失信、民未敢以爲然、雖光亦不能不疑也。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公長在此地可也、異日他人當位、因公見兵、用之運糧戍邊、反掌閒事耳。琦默然、而訖不爲止。不十年、皆如光慮。王廣淵除直集賢院、光論其姦邪不可用。昔漢景帝重衛綰、周世宗薄張美、廣淵當仁宗之世、私自結於陛下、豈忠臣哉。宜黜之以厲天下。

遷龍圖閣直學士。神宗即位、擢爲翰林學士。光力辭。帝曰、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揚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爲。對曰、臣不能爲四六。帝曰、如兩漢制詔可也。且卿能進士取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耶。竟不獲辭。御史中丞王陶以論宰相不押班罷、光代之。光言、陶由論宰相罷、則中丞不可復爲、臣願俟旣押班、然後就職。許之。遂上疏論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獲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獻。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御藥院內臣、國朝常用供奉官以下、至內殿崇班則出。近歲暗理官資、非祖宗本意。因論高居簡姦邪、乞加遠竄。章五上、帝爲出居簡、盡罷寄資者。旣而復留二人、光又力爭之。張方平參知政事、光論其不協物望、帝不從。還光翰林兼侍讀學士。光常患歷代史繁、人主不能徧覽、遂爲通志八卷以獻。英宗悅之、命置局祕閣、續其書。至是、神宗名之曰資治通鑑、自製序授之、俾日進讀。詔錄潁邸直省官四人爲閤門祗候、光曰、國初草創、天步尙艱、故御極之初、必以左右舊人爲腹心耳目、謂之隨龍、非平日法也。閤門祗候在文臣爲館職、豈可使廝役爲之。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諒祚以降、詔邊臣招納其衆。光上疏極論、以爲名山之衆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若其不勝、必引衆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獨失信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矣。若名山餘衆尙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將突據邊城以救其命。陛下不見侯景之事乎。上不聽、遣將种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西方用兵、蓋自此始矣。百官上尊號、光當答詔、言先帝親郊、不受尊號。末年有獻議者、謂國家與契丹往來通信、彼有尊號、我獨無、於是復以非時奉冊。昔匈奴冒頓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不聞漢文帝復爲大名以加之也。願追述先帝本意、不受此名。帝大悅、手詔獎光、使善爲答辭、以示中外。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光與王珪、王安石同見、光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也。安石曰、常袞辭堂饌、時以爲袞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非當世急務、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耳。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其不明耳。

爭議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會安石英詔引常袞事責兩府、兩府不敢復辭。安石得政、行新法、光逆疏其利害。邇因進讀至曹參代蕭何事、帝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呂惠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光言非是、其意以風朝廷耳。帝問光、光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樂者、王巡守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為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為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矣。今為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則以他語詆光。帝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是。光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蠶食下戶、況縣官督責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強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昔太宗平河東、立糴法、時米斗十錢、民樂與官為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為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亦猶是也。帝曰、坐倉糴米何如。坐者皆起、光曰、不便。惠卿曰、糴米百萬斛、則省東南之漕、以其錢供京師。光曰、東南錢荒而粒米狼戾、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吳申起曰、光言、至論也。他日留對、帝曰、今天下洶洶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衆之所惡也。光曰、然。陛下當論其是非。今條例司所為、獨安石、韓絳、惠卿以為是耳、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為天下耶。帝欲用光、訪之安石、安石曰、光外託劘上之名、內懷附下之實。所言盡害政之事、所與盡害政之人、而欲寘諸左右、使與國論、此消長之大機也。光才豈能害政、但在高位、則異論之人倚以為重。韓信立漢赤幟、趙卒氣奪。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安石以韓琦上疏、臥家求退。帝乃拜光樞密副使、光辭之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今言青苗之害者、不

遍謂使者騷動州縣、爲今日之患耳。而臣之所憂乃在十年之外、非今日也。夫民之貧富由勤惰不同、惰者常乏、故必資於人。今出錢貸民而斂其息、富者不願取、使者以多散爲功、一切抑配、恐其逋負、必令貧富相保。貧者無可償、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責使代償數家之負⑪。春算秋計、輾轉日滋、貧者既盡、富者亦貧。十年之外、百姓無復存者矣。又盡散常平錢穀、專行青苗、他日若思復之、將何所取。富室既盡、常平已廢、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民之羸者必委死溝壑、壯者必聚而爲盜賊、此事之必至者也。抗章至七八、帝使謂曰、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爲辭。對曰、臣未受命、則猶侍從、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光乃得請、遂求去。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宣撫使下令分義勇戍邊、選諸軍驍勇士、募市井惡少年爲奇兵、調民造乾糒、悉修城池樓櫓、關輔騷然⑫。光極言公私困敝、不可舉事、而京兆一路皆內郡、繕治非急。宣撫之令、皆未敢從、若乏軍興、臣當任其責。於是一路獨得免。徙知許州、趣入覲、不赴。請判西京御史臺歸洛、自是絕口不論事。而求言詔下、光讀之感泣、欲默不忍、乃復陳六事、又移書責宰相吳充。蔡天申爲察訪、妄作威福、河南尹、轉運使敬事之如上官。嘗朝謁應天院神御殿、府獨爲設一班、示不敢與抗。光顧謂臺吏曰、引蔡寺丞歸本班。吏即引天申立監竹木務官富贊善之下。天申窘沮、即日行。元豐五年、忽得語澁疾、疑且死、豫作遺表置臥內、即有緩急、當以畀所善者。上之官制行、帝指御史大夫曰、非司馬光不可。又將以爲東宮師傅。蔡確曰、國是方定、願少遲之。資治通鑑未就、帝尤重之、以爲賢於荀悅漢紀、數促使終篇、賜以潁邸舊書二千四百卷。及書成、加資政殿學士。凡居洛陽十五年、天下以爲眞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爲君實也。帝崩、赴闕臨、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哲宗幼沖、太皇太后臨政、遣使問所當先。光謂開言路。詔榜朝堂。而大臣有不悅者、設六語云、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徼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若此者罰無赦。后復命示光、光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乃具論其情、改詔行之、於是上封者以千數。起光知陳州、過闕、留爲門下侍郎。蘇軾自登州召還、緣道人相聚號呼曰、寄謝司馬相公、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我。是時天下之民引

僨抵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但毛舉細事、稍變人言。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所建爲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甫定。遂罷保甲團教、不復置保馬、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除民所欠錢。京東鐵錢及茶鹽之法、皆復其舊。或謂光曰、熙豐舊臣多憸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義間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宗社、必無此事。於是天下釋然曰、此先帝本意也。元祐元年復得疾、詔朝會再拜、勿舞蹈。時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光歎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云、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乃論免役五害、乞直降勅罷之。諸將兵皆隸州縣、軍政委守令通決。廢提舉常平司、以其事歸之轉運提點刑獄。邊計以和戎爲便。謂監司多新進少年、務爲刻急、令近臣於郡守中選舉、而於通判中舉轉運判官。又立十科薦士法、皆從之。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免朝覲、許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令子康扶入對、且曰毋拜。遂罷青苗錢、復常平糶糴法。兩宮虛己以聽、遼、夏使至、必問光起居、勅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光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狥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亮食少事煩以爲戒。光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是年九月薨、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與帝卽臨其喪、明堂禮成不賀、贈太師、溫國公、襚以一品禮服、賻銀絹七千。詔戶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陝州。謚曰文正、賜碑曰忠清粹德。京師人罷市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及葬、哭者如哭其私親。嶺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都中及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祝。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在洛時、每往夏縣展墓、必過其兄旦。旦年將八十、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光於物澹然無所好、於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洛中有田三頃、喪妻、賣田以葬、惡衣菲食以終其身。紹聖初、御史周秩首論光誣謗先帝、盡廢其法。章惇、蔡京請發冢斲棺、帝不許、乃令奪贈謚、仆所立碑。而惇言不已、追貶清遠軍節度副使、又

貶崖州司戸參軍。欽宗立、復太子太保。蔡京擅政、復降正議大夫。京撰姦黨碑、令郡國皆刻石。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内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罪、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於後世。聞者愧之。建⑬康元年、還贈謚。建炎中、配饗哲宗廟庭。端平二年、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

本朝康熙六十一年、又從祀宋哲宗於京師歷代帝王廟。

聖域述聞卷二十終

校記

①興：當作「典」，見《宋史・胡瑗傳》。

②往：當作「狂」。

③止：當作「正」。

④賢：當作「質」。

⑤正：當作「王」。

⑥邊：當作「遣」。

⑦主：當作「至」。

⑧伐：當作「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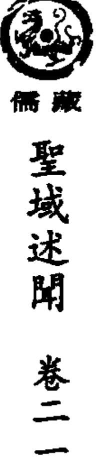
⑨許：當作「計」。

⑩因：當作「英」。

⑪貧：當作「負」。

⑫轉：當作「輔」。

⑬建：當作「靖」。以上十一條據《宋史・司馬光傳》。



聖域述聞卷二十一　三長物齋叢書

尹焞字彦明、一字德充、洛陽人。少師事程頤、嘗應舉發
策有誅元祐諸臣議、焞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
出、告頤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焞歸告
其母陳、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食。頤聞之曰、
賢哉母也。於是終身不就舉。焞之從師、與河南張繹同
時、繹以高識、焞以篤行。頤既沒、焞聚徒洛中、非弔喪問
疾不出戶、士大夫宗仰之。靖康初、种師道薦焞德行可
備勸講、召至京師、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戶部尚書梅
執禮、御史中丞呂好問、戶部侍郎邵溥、中書舍人胡安
國合奏、河南布衣尹焞學窮根本、德備中和、言動可以
師法、器識可以任大、近世招延之士無出其右者。朝廷
特召而命處士以歸、使焞韜藏國器、不爲時用、未副陛
下側席求賢之意。望特加識擢、以慰士大夫之望。不報。
次年、金人陷洛、焞闔門被害。焞死復甦、門人舁置山谷
中而免。劉豫命僞師趙斌以禮聘焞、不從、則以兵恐之。
焞自商州奔蜀、至閬、得程頤易傳十卦於其門人呂稽
中、又得全本於其壻邢純、拜而受之。紹興四年、止於涪。
涪、頤講易地也。闢三畏齋以居、邦人不識其面。侍讀范
仲舉焞自代、授左宣教郎②、充崇政殿說書、以疾辭。范仲
奏給五百金爲行資、遣漕臣奉詔至涪親遣。六年、始就
道、作文祭頤而後行。先是、崇寧以來、禁錮元祐學術。高
宗渡江、始召楊時寘從班、召胡安國居給舍、范仲③朱震
俱在講席、薦焞甚力。既召、而左司諫陳公輔上疏攻程
氏之學、乞加屏絶。焞至九江、上奏曰、臣僚上言程頤之
學惑亂天下。焞實師頤垂二十年、學之既專、自信甚篤。
使焞濫列經筵、其所敷繹不過聞於師者。舍其所學、是
欺君父。加以疾病衰耗、不能支持。遂留不進。胡安國奉
祠居衡陽、上書言、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不從
程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朱震引疾告去。時趙鼎去
位、張浚獨相、於是召安國、俾以內祠兼侍讀、而上章薦
焞、言其拒劉豫之節、且謂其所學所養有大過人者、乞
令江州守臣疾速津送。至國門、復以疾辭。上曰、焞可謂
恬退矣。詔以祕書郎兼說書、趣起之。焞始入見就職。八
年、除祕書少監。未幾、力辭求去。上語參知政事劉大中
曰、焞未論所學淵源、足爲後進矜式、班列得老成人、亦
是朝廷氣象。乃以焞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留侍經筵。
資善堂翊善朱震疾亟、薦焞自代。輔臣入奏、上慘然曰、
楊時物故、胡安國與震又亡、朕痛惜之。趙鼎曰、尹焞學
問淵源、可以繼震。上指奏牘曰、震亦薦焞代資善之職、

但焞徵瞶，恐致見費力耳。除太常少卿，仍兼說書。未幾，稱疾在告，除權禮部侍郎，兼侍講。時金人遣張通古、蕭哲來議和，焞上疏曰：臣伏見本朝有遼金之禍，亘古未聞。中國無人致其猾亂。昨者城下之戰，詭詐百出，二帝北狩，皇族播遷，宗社之危，已絶而續。陛下即位以來，十有二年，雖中原未復，讎敵未殄，然而賴祖宗德澤之厚，陛下勤苦之至，億兆之心，無有離異。前年徽宗皇帝、寧德皇后崩問遽來，莫究不豫之狀，天下之人痛心疾首。而陛下方且屈意降志，以迎奉梓宮請問諱日爲事。今又爲此議，則人心日去，祖宗積累之業，陛下十二年勤撫之功，當決於此矣。不識陛下亦嘗深謀而熟慮乎？抑在廷之臣不以告也？禮曰：父母之讎不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今陛下信讎敵之譎詐，而覬其肯和以紓目前之急，豈不失不共戴天、不反兵之義乎？又況使人之來，以詔諭爲名，以割地爲要。今以不戴天之讎與之和，臣切爲陛下痛惜之。或以金國內亂，懼我襲已，故爲甘言以緩王師，倘或果然，尤當鼓士卒之心，雪社稷之恥，尙何和之爲務？又遺書秦檜言：今北使在廷，天下憂憤，若和議一成，彼日益張，我日益急，侵尋脧削，天下有被髮左衽之憂。比者竊聞主上以父兄未返，降志辱身於九重之中有年矣。然亦自是未聞金人悔過，還二帝於沙漠，繼之梓宮崩問不祥，天下之人痛恨切骨。金人狼虎貪噬之性，不言可見。天下方將以此望於相公，覬有以革其已然，豈意爲之已甚乎！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自治之要，內則進君子而遠小人，外則賞當功而罰當罪，使主上孝弟通於神明，道德成於安彊④。勿以小智孑義而圖大功，不勝幸甚。疏及書皆不報。於是焞固辭新命，九年，以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又辭，且奏言：臣職在勸講，蔑有發明，朞月之間，病告相繼，坐竊厚祿，無補聖聰。先聖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當去一也。臣起自草莽，誤膺召用，守道之語，形於訓詞⑤，而臣貪戀寵榮，遂移素守，使朝廷非常不次之舉，獲懷利苟得之人。此當去者二也。比嘗不量分守，言及國事，識已⑥迂陋，已驗於今，迹其庸愚，豈堪時用？此當去者三也。臣自擢春官，未嘗供職，以疾乞去，更獲超遷，有何功勞，得以祗受？此當去者四也。國朝典法，按之禮經，年至七十，皆當致仕。今臣年齒已及，加以疾病，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此當去者五也。臣聞聖君有從欲之仁，匹夫有莫奪之志。今臣有五當去之義，無一可留之理，乞檢會⑦累放歸田里。疏上，以焞提舉江州太平觀，引年告老，轉一官致仕。

焞自入經筵、即乞休致、朝廷以禮留之。淺、淵既去、秦檜當國、見焞議和疏、又與檜書、[8]已不樂。至是得求去之疏、遂不復留。十二年、卒。當是時、學於程頤之門者固多君子、然求質直宏毅、實體力行若焞者、蓋鮮。頤嘗以魯許之、且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其言行見於涪陵記善錄爲詳。有論語解及門人問答傳於世。

本朝雍正二年、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

胡安國字康侯、建寧崇安人。入太學、以程頤之友朱長文及穎川靳裁之爲師。裁之與論經史大義、深奇重之。三試於禮部、中紹興四年進士第。初廷試考官定其策第一、宰執以無詆元祐語、遂以何昌言冠、方天若次之、又欲以宰相章惇子次天若。時發策大要崇復熙寧、元豐之制、安國推明大學、以漸復三代爲對。哲宗命再讀之、注聽稱善者數四、親擢爲第三。爲太學博士、足不躡權門。提舉湖南學事、有詔舉遺逸、安國以永州布衣王繪、鄧璋應詔。二人老不行、安國請命之官、以勸爲學者。零陵簿稱二人黨人范純仁客、而流人鄒浩所請託也。蔡京素惡安國與己異、得簿言大喜、命湖南提刑置獄推治、又移湖北再鞫、卒無驗。安國竟除名。未幾、簿以他罪抵法、臺臣直前事、復安國原官。政和元年、張商英相、除提舉成都學事。二年、丁內艱、移江東。父歿、終喪、謂子弟曰、吾昔爲親而仕、今雖有祿萬鍾、將何所施。遂稱疾不仕、築室墓傍、耕種取給、蓋將終身焉。宣和末、李彌大、吳敏、譚世勣合薦、除屯田郎、辭。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辭。除起居郎、又辭。朝旨屢趣行、至京師、以疾在告。一日方午、欽宗亟召見、安國奏曰、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心者萬事之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權。願擢名儒明於治國平天下之本、[9]虛懷訪問、深發獨智。又言、爲天下國家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謀議既定、君臣固守、故有志必成、治功可立。今南向視朝半年矣、而紀綱尚紊、風俗益衰、施置乖方、舉動煩擾。大臣爭競而朋黨之患萌、百執窺覦而浸潤之姦作、用人失當而名器愈輕、出令數更而士民不信。若不掃除舊跡、乘勢更張、竊恐大勢一傾、不可復正。乞諭大臣、各令展盡底蘊、畫一具進。先宜示臺諫、使隨事疏駁。若大臣識雖、則參用臺諫之言。若數駁不當、則專守大臣之策。仍集議於朝、斷自宸衷、按爲國論、以次施行。敢有動搖、必罰無赦。庶幾新政有經、可冀中興。欽宗曰、比留詞掖相待、已久[10]召卿試矣。語未竟、日昃、暑甚、汗浹上衣。遂退。時門下侍郎耿南仲倚攀附恩、凡與己不合者、即指爲朋黨。見安國論

奏、愠曰、中興如此而日績效未見、是謗聖德也。乃言、安國意窺經筵、不宜召試。欽宗不答。安國屢辭、南仲又言、安國不臣欽宗。問其狀、南仲曰、往不事上皇、今又不事陛下。欽宗曰、渠自以病辭、初非有向背也。每臣僚登對、欽宗即問識胡安國否。中丞許翰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跡、不爲所汙如安國者實鮮。欽宗數息、遣中書舍人晁說之宣旨、令勉受命。且曰、他日欲去、即不彊留。既試、除中書舍人、賜三品服。南仲諷臺諫論其稽命不恭、宜從黜削。疏奏不下、安國乃就職。南仲既傾宰相吳敏、樞密使李綱、又謂許景衡、晁說之視大臣爲去就、懷姦徇私、並黜之。安國言二人爲去就、必有陳論、懷姦徇私、必有實跡。乞降付本省、載諸詞命。不報。葉夢得知應天府、坐爲蔡京所知、落職奉祠。安國言、京罪已正、子孫編置、家財沒入、已無蔡氏矣。則向爲京所引者、今皆朝廷之人、若更指爲京黨、則人才見棄者衆、黨論何時而弭。乃除夢得小郡。中書侍郎何㮚建議分天下爲四道、置四都總管、各付一面、以衛王室、捍禦敵。安國言、內外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今州郡太輕、理宜通變。一旦以二十三路之廣分爲四道、事得專決、財得專用、官得辟置、兵得誅賞、權恐太重。萬一抗衡跋扈、何以待之。乞據見今二十三路帥府、選擇重臣、付以都總管之權、專治軍旅。或有警急、即各率所屬守將應援、則一舉兩得矣。尋以趙野總北道、安國言魏都地重、野必誤委寄。是冬金人大入、野遁、爲羣盜所殺。西道王襄擁衆不復北顧、如安國言。李綱罷、中書舍人劉珏行詞、謂綱勇於報國、數至敗衄。吏部侍郎馮澥言、珏爲綱遊說、珏坐貶。安國封還詞頭、以爲侍從雖當獻納、至於彈擊官邪、必歸風憲。今臺諫未有緘默不言之咎、而澥越職、此路若開、臣恐立⑪於朝者、各以好惡脅持傾陷、非所以靖朝著。南仲大恐、何㮚從而擠之、詔與郡。㮚以安國數苦足疾、而海門地卑濕、乃除安國右文殿修撰知通州。安國在省一月、多在告之日、及出必有所論列。或曰、事之小者盍姑置之。安國曰、事之大者無不起於細微、今以小事爲不必言、至於大事又不敢言、是無時而可言也。安國既去逾旬、金人薄都城、子寅爲郎在城中、客或憂之。安國愀然曰、主上在重圍中、號令不出、卿大夫恨效忠無路、敢念子乎。敵圍益急、欽宗亟召安國及許景衡、詔竟不達。高宗即位、以給事中召。安國言、昨因繳奏禍觸權貴、今陛下將建中興、而政事弛張、人才并⑫黜尚未合宜、臣若一一行其職守、必以妄發干犯典

刑。貨潛善飆給事中康執權論其託疾、罷之。三年、樞密張浚薦安國可大用、再除給事中、賜其子起居郎寅手札、令以上意催促。既次池州、聞駕幸吳越、引疾遜。紹興元年、除中書舍人兼侍講、遣使趣召。安國以時政論二十一篇先獻之。論入、復除給事中。二年七月入對、高宗曰、聞卿大名、渴於相見、何爲累召不至。安國辭謝、乞以所進二十一篇者施行。其論之目、曰定計、建都、設險、制國、卹民、立政、覈實、尙志、正心、養氣、宏度、寬隱。論定計畧曰、陛下履極六年、以建都則未有必守不移之居、以討賊則未有必操不變之術、以立政則未有必行不反之令、以任官則未有必信不疑之臣。舍今不圖、後悔何及。論建都、謂宜定都建康、以比關中、河內、爲興復之基。論設險、謂欲固上流必保漢沔、欲固下流必守淮泗、欲固中流必以重兵鎭安陸。論立志、謂當必志於恢復中原、祇奉陵寢。必志於掃平僭敵、迎復兩宮。論正心、謂甚定禍亂雖急於戎務、而裁決戎務必本於方寸。願選正臣多聞識有志慮敢直言者、置諸左右、日夕討論、以宅厥心。論養氣、謂用兵之勝負、軍旅之彊弱、將帥之勇怯、係人君所養之氣曲直何如。願彊於爲善、益新厥德、使信於諸夏聞於夷狄者無曲可議、則至剛可以塞兩間、一怒可以安天下矣。安國嘗謂、雖諸葛復生、爲今日計、不能易此論也。居旬日再見、以疾懇求去。高宗曰、聞卿深於春秋、方欲講論。遂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正音。安國奏、春秋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今方思濟艱難、左氏繁碎、不宜虛費光陰、耽玩文采。莫若潛心聖經。高宗稱善。尋除安國兼侍讀、專講春秋。時講官四人、援例乞各專一經。高宗曰、他人通經、豈胡安國比。不許。會除故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荊浙諸軍事、安國奏、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緘默附會、循致渡江。尊用張邦昌、結好金國、淪滅三綱、天下憤鬱。及正位冢司、苗劉肆逆、貪位苟容、辱逮君父。今彊敵憑陵、叛臣不忌、用人得失、係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勝非改除侍讀、安國持黃錄[13]不下。左相呂頤浩特令校[14]正黃龜年書行。安國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今待罪無補、既失其職、當去甚明。況勝非係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勝非處苗劉之變、能調護聖躬。昔公羊氏言祭仲廢君爲行權、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謹於此。建炎之失節者、今雖特釋而不問、又加選擢。習俗既成、大非君父之利。臣以春秋之時[15]、而與勝非爲列、有違經訓。遂臥家不出。初、頤浩都督江上還朝、欲

去與已者、未得其策。或教之指爲朋黨、且曰、黨魁在瑣闥、嘗先去之。頤浩大喜、即引勝非爲助、而陞自曰、胡安國屢召偃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數有請、初言勝非不可同都督、及改命經筵、又以爲非、豈不以時艱不肎盡瘁、乃欲求徵罪而去。其自爲謀則善、如國計何。落職提舉仙都觀。是夕、彗出東南、右相秦檜三上章乞留之、不報。即解相印去。侍御史江躋上疏、極言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右司諫吳表臣亦言、安國扶病見君、欲行所學、今無故罪去、恐非所以示天下。不報。頤浩即黜給事中程瑀、起居舍人張燾及躋等二十餘人、云應天變除舊布新之象、臺省一空。勝非遂相、安國竟歸。五年、除徽猷閣待制、知永州、安國辭。詔以經筵舊臣、重閔勞之、特從其請、提舉江州太平觀、令纂修所著春修⑯傳。書成、高宗謂深得聖人之旨、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未行、諫官陳公輔上疏詆假託程頤之學者、安國奏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頤學、是入室而不由戶。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其弟頤、關中有張載、皆以道德名世、公卿大夫所欽慕而師尊之。會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

之封爵、載在祀典、比於荀、揚、韓氏。仍詔館閣裒其遺書、校正頒行、使邪說者不得作。奏入、公輔與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承望宰相風旨、交章論安國學術頗僻。除知永州、辭、復提舉太平觀、進寶文閣直學士。卒、年六十五、詔贈四官、又降詔加賻、賜田十頃、錫其孤、謚曰文定、蓋非常格也。安國彊學力行、以聖人爲標的、志於康濟時艱。見中原淪沒、遺黎塗炭、常若痛切於其身。雖數以罪去、其愛君憂國之心遠而彌篤。每有君命、即置家事不問。然風度凝遠、蕭然塵表、視天下萬物無足以嬰其心。自登第迄謝事四十年、在官實歷不及六載。朱震被召、問出處之宜、安國曰、子發學易二十年、此事當素定矣。世間惟講學論政、不可不切切詢究、至於行己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飢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吾平生出處皆內斷於心、浮世名利與⑰蛾蠓過前、何足道哉。故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尹焞爲稱首。侯仲良言必稱二程先生、他無所許可、後見安國、歎曰、吾以爲志在天下、視不義富貴眞如浮雲者、二程先生而已、不意復有斯人也。安國所與游者、游酢、謝良佐、楊時、皆程門高弟。良佐嘗語人曰、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者、

也。安劇之使湖北也、時方爲府教授、貳佐爲應城宰、安國質疑訪道、禮之甚恭。每來謁而去、必端笏正立目送之。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官、安國謂先聖手所筆削之書、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夏變夷、殆由乎此。故潛心是書二十餘年、以爲天下事物無不備於此。每歎曰、此傳心要典也。安國少欲以文章名世、既學道、乃不復措意。有文集十五卷、資治通鑑舉要補遺一百卷。明正統二年、追封伯爵、從祀孔子廟庭。嘉靖九年去伯爵、稱先儒。

校記

①仲：當作「沖」，下同。

②即：當作「郎」。

③伸：當作「沖」。

④疆：當作「彊」。

⑤决：當作「次」。

⑥已：當作「見」。

⑦「累」下當補「奏」字。

⑧又：當作「及」。以上八條據《宋史・尹焞傳》。

⑨「本」下當補「者」字。

⑩久：當作「命」。

⑪恐：當作「怒」。

⑫并：當作「升」。

⑬黄録：當作「録黄」。

⑭校：當作「檢」。

⑮之時：當作「入侍」。

⑯春修：當作「春秋」。

⑰與：當作「如」。以上八條據《宋史・胡安國傳》。

張栻字敬夫、蜀之綿州人、丞相浚子也。穎悟夙成、浚愛之。自幼學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胡宏、宏一見卽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栻退而思、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勵、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以廕補官、辟宣撫司都督府書寫機宜文字、除直祕閣。時孝宗新卽位、浚起謫籍、開府治戎、參佐皆極一時之選。栻時以少年內贊密謀、外參庶務、其所綜畫、幕府諸人皆自以為不及也。閒以軍事入奏、因進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之讎恥、下閔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卽天理之所存也。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無使其或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因循之弊可革矣。孝宗異其言、於是遂定君臣之契。浚去位、湯思退用事、遂罷兵講和。金人乘閒縱兵入淮甸、中外大震、廟堂猶主和議、至勅諸將無得輒稱兵。時浚已沒、栻營葬甫畢、卽拜疏言、吾與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讎、異時朝廷雖嘗興縞素之師、然旋遣玉帛之使。是以講和之念未忘於宮中、而至忱惻怛之心無以感格於天人之際、此所以事屢敗而功不成也。今雖重為羣邪所誤、以蹙①國而召寇、然亦安知非天欲以是開聖心哉。謂宜深察此理、使吾胸中了然無纖介之惑、然後明詔中外、公行賞罰、以快軍民之憤、則人心悅、士氣充、而敵不難卻矣。繼今以往、益堅此志、誓不言和、專務自強、雖折不撓、使此心純一、貫徹上下、則遲以歲月、亦何功之不濟哉。疏入、不報。久之、劉珙薦於上、除知撫州。未上、改嚴州。時宰相虞允文以恢復自任、然所以求者類非其道、意栻素論當與己合、數遣人致殷勤、栻不答。入奏、首言先王所以建事立功無不如志者、以其胸中之誠有以感格天人之心、而與之無閒也。今規畫雖勞、而事功不立、陛下誠深察之日用之閒、念慮云為之際、亦有私意之發以害吾之誠者乎。有則克而去之、使吾中②洞洞然無所閒雜、則見義必精、守義必固、而天人之應將不待求而得矣。夫欲復中原之地、先有以得中原之心。欲得中原之心、先有以得吾民之心。求所以得吾民之心者、豈有他哉、不盡其力、不傷其財而已矣。今日之事、固當以明大義、正人心為本。然其所施有先後、則其緩急不可以不詳。所務有名實、則其取舍不可以不審。此又明主所宜深察也。明年、詔為吏部侍郎、兼權起居郎侍立官。時宰方謂敵勢衰弱可圖、建議遣泛使往責陵寢之故、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召兵者、輒斥去

之。栻見上、上曰、卿知敵國事乎。栻對曰、不知也。上曰、金國饑饉連年、盜賊四起。栻曰、金人之事、臣雖不知、境中之事則知之矣。上曰、何也。栻曰、臣切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以賴③。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上爲默然久之。栻因出所奏疏讀之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卑辭厚禮以求於彼、則於大義已爲未盡。而異論者猶以爲憂、則其淺陋畏怯固益甚矣。然臣竊揆其心意、或者亦有以見我未有必勝之形、而不能不憂也歟。蓋必勝之形、當在於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於兩陣決機之日。上爲竦聽改容。栻復讀曰、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讎之義、顯絕金人、不與通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通內修外攘進戰退守以爲一事、且必治其實而不爲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矣。上爲歎息褒諭、以爲前始未聞此論也。其後因賜對、反復前說、上益嘉歎、面諭當以卿爲講官、冀時得晤語也。會史正志爲發運使、名爲均輸、實奪州縣財賦、遠近騷然、士大夫爭言其害、栻亦以爲言。上曰、正志謂但取之諸郡、非取之於民也。栻曰、今日州郡財賦大抵無餘、若取之不已、而經用有闕、不過巧爲名色以取之於民耳。上矍然曰、如卿之言、是朕假手於發運使以病吾民也。旋閱其實、果如栻言、即詔罷之。兼侍講、除左司員外郎。講詩葛覃、進說、治生於敬畏、亂起於驕淫、使爲國者每念稼穡之勞、而其后妃不忘織紝之事、則心不存者寡矣。因上陳祖宗自家刑國之懿、下斥今日興利擾民之害。上歎曰、此王安石所謂人言不足恤者、所以爲誤國也。知閤門事張説除簽書樞密院事、栻夜草疏極諫其不可。旦詣朝堂、質責宰相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慚憤不堪。栻復奏、文武臣④不可偏、然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孝宗感悟、命得中寢。然宰相實陰附説、明年出栻知袁州、申説前命、中外諠譁、説竟以謫死。栻在朝未期歲、而召對至六七、所言大抵皆修身務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屏讒諛、於是宰相益憚之、而近習尤不悅。退而家居累年、孝宗念之、詔除舊職、知靜江府、經略安撫廣南西路。所部荒殘多盜、栻至、簡州兵、汰冗補闕、籍諸州黥卒伉健者爲效用、日習月按、申嚴保伍法。諭溪峒酋豪弭怨睦鄰、毋相殺掠、於是

羣蠻帖服。朝廷買馬横山、歲久弊滋、邊氓告病、而馬不時至。栻究其利病六十餘條、奏革之、諸蠻感悦、爭以善馬至。孝宗聞栻治行、詔特進秩、直寶文閣。因任。尋除祕閣修撰、荆湖北路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一日去貪吏十四人。湖北多盗、府縣往往縱釋以病其良民。栻首劾大吏之縱賊者、捕斬姦民之舍賊者、令其黨得相捕告以除罪、羣盗皆遁去。郡瀕邊屯、主將與帥守每不相下。栻以禮遇諸將、得其驩心、又加恤士伍、勉以忠義、隊長有功輒補官、士咸感奮。并淮姦民出塞爲盗者、捕得數人、有北方亡奴亦在盗中。栻曰、朝廷未能正名討敵、無使疆場之事其曲在我。命斬之以徇於境、而縛其亡奴歸之。北人歎曰、南朝有人。信陽守劉大辨怙勢希賞、廣招流民、而奪見戶熟田以與之。栻劾大辨詐誕、所招流民不滿百而虛增其數十倍、請論其罪。不報。章累上、大辨易他郡。栻自以不得其職求去、詔以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山沖佑觀。病且死、猶手疏勸上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之。栻有公輔之望、卒時年四十有八。景定二年、封華陽伯、從祀孔子廟庭。明嘉靖九年去伯爵、稱先儒。

陸九淵字子靜、撫州金谿人。生三四歲、問其父賀曰、天地何所窮際。賀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及總角、舉止異凡兒、見者敬之。謂人曰、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又曰、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近見其間多有不是處。初讀論語、即疑有子之言支離。他日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嘗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出、亦莫不然。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於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無不同也。後登乾道八年進士第。至行在、士爭從之游。言論感發、聞而興起者甚衆。教人不用學規、有小過、言中其情、或至流汗。有懷於中而不能自曉者、爲之條析其故、悉如其心。亦有相去千里、聞其大槩而得其爲人。嘗曰、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爲不正。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形迹觀⑤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救之。初調興隆⑥靖安縣主簿。丁母憂、服闋、改建寧崇安縣。以少師史浩薦、召審察、不赴。侍從復薦、除國子正。教諸生無異在家時。除勅令所删定官。九淵少聞靖康間事、慨然有感於復讎之義。至是訪智勇

士、與⑦議恢復大略。因輪對、遂陳五論。一論讎恥未復、願博求天下之俊傑、相與舉論道經邦之職。二論願致尊德樂道之誠。三論知人之難。四論事當馴致而不可驟。五論人主不當親細事。帝稱善。未幾、除將作監丞、爲給事中王信所駁。⑬召主管台州崇道觀。還鄉、學者輻輳、每開講席、戶外屨滿、耆老扶杖觀聽。自號象山翁、學者稱象山先生。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又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或勸九淵著書、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又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光宗即位、差知荆門軍。民有訴者、無早暮皆得造於庭。復令其自持狀以追、爲立期、皆如約而至、即爲酌情決之、而多所勸釋。其有涉人倫者、使自毁其狀、以厚風俗。唯不可訓者、始寘之法。其境內官吏之貪廉、民俗之習尚善惡、皆素知之。有訴人殺其子者、九淵曰、不至是。及追究、其子果無恙。有訴竊取而不知其人、九淵出二人姓名、使捕至、訊之伏辜、盡得所竊物還訴者、且釋其罪使自新。因語吏以某所某人爲暴、翌日有訴遇奪掠者、即其人也、乃加追治、吏大驚、郡以爲神。申嚴保伍之法、盜賊或發、擒之不逸一人、羣盜屛息。

荆門爲次邊而無城。九淵以爲、郡居江漢之間、爲四集之路、南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隨郢之脅、西當光化夾陂之衝、荆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背脅腹心之虞。由唐之湖陽以趨山、則其涉漢之處已在荆門之脅。由鄧之鄧城以涉漢、則其趨山之處已在荆門之腹。自此之外、間道之可馳、漢津之可涉、坡陀不能以限馬、灘瀨不能以濡軌者、所在尚多。自我出奇制勝、徼敵兵之腹脅者、亦正在此。雖四山環合、易於備禦、而城池闕然、將誰與守。乃請於朝而城之、自是民無邊憂。罷關市吏譏察而減民稅、商賈畢集、稅入日增。舊用銅錢、以其近邊、以鐵錢易之、而銅有禁、復令貼納。九淵曰、既禁之矣、又使之輸耶。盡蠲之。故事、平時教軍伍射、郡民得與、中者均賞、薦其屬不限流品。嘗曰、古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畧。每旱禱即雨、郡人異之。逾年、政行令修、民俗爲變。諸司交薦。丞相周必大嘗稱荆門之政、以爲躬行之效。一日語所親曰、先教授兄九齡有志天下、竟不得施以沒。又謂家人曰、吾將死矣。又告僚屬曰、某將告終。會禱雪、明日雪。乃沐浴更衣端坐、後二日日中而卒。會葬者以千數。謚文安。初、九淵嘗與朱熹會鵞湖、論辨所學多不合。及熹守

南康，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爲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至有泣下。熹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疾。至於無極而太極之辨，則貽書往來，論辯不置焉。門人楊簡、袁燮、舒璘、沈煥能傳其學云。明嘉靖九年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

聖域述聞卷二十二終

校記

①慼：當作「蹙」。

②洞：當作「扃」。

③以輔：疑誤。《宋史・張栻傳》作「倚賴」，諸書或作「倚仗」、「倚輔」。

④臣：當作「誠」。以上三條據《宋史・張栻傳》。

⑤「觀」下脱「者」。必以形迹觀」數字，見庫本《慈湖遺書》卷五、《宋名臣言行録》外集卷一五等。

⑥興隆：當作「隆興」。

⑦輿：當作「與」。

⑧召：當作「詔」。以上三條據《宋史・陸九淵傳》。

黄榦字直卿、福州閩縣人。父瑀、在高宗時爲監察御史、以篤行直道著聞。瑀沒、榦往見清江劉清之。清之奇之、曰、子乃遠器、時學非所以處子也。因命受業朱熹。熹家法嚴重、乃以白母、即日行。時大雪、既至而熹他出、榦因留客邸、臥起一榻、不解衣者二月、而熹始歸。榦自見熹、夜不設榻、不解帶、少倦則微坐、一倚或至達曙。熹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嘗詣東萊呂祖謙、以所聞於熹者相質正。及廣漢張栻亡、熹與榦書曰、吾道益孤矣、所望於賢者不輕。後遂以其子妻榦。寧宗即位、熹命榦奉喪[1]、補將仕郎。銓中、授迪功郎、監台州酒務。丁母憂、學者從之講學於墓廬甚衆。熹作竹林精舍成、遺榦書、有他時便可請直卿代即講席之語。及編禮書、獨以喪祭二編屬榦。稾成、熹見而喜曰、所立規模次第縝密、有條理、他日當取所編家鄉邦國王朝禮、悉倣此更定之。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榦、手書與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訃聞、榦持心喪三年畢、調監嘉興府石門酒庫。時韓侂冑方謀用兵、吳獵帥湖北、將赴鎮、訪以兵事。榦曰、聞議者謂今天下欲爲大舉深入之謀、果爾、必敗。此何時、而可進取哉。獵雅敬榦名德、辟爲荆湖北路安撫司激[2]賞酒庫兼準備差遣。事有未當、必輸忠款力爭。江西提舉常平趙希懌、知撫州高商老辟爲臨川令。歲旱、勸糶捕蝗、極其力。改知新淦縣、吏民習知臨川之政、皆善[3]、不令而政行。以提舉常平郡太守薦、擢監尙書六部門。未上、改差通判安豐軍。淮西帥司檄榦鞫和州獄、獄故以疑未決、榦釋囚桎梏飲食之、委曲審問無所得。一夜、夢井中有人。明日、呼囚詰之曰、汝殺人投之於井、我悉知之矣。胡得欺我。囚遂驚服、果於廢井得尸。尋知漢陽軍。値歲饑、糶客米、發常平以振。制置司下令欲移本軍之粟而禁其糴、榦報以乞候榦罷然後施行。及援鄂州例、十之一告糴於制司。荒政具舉。旁郡饑民輻輳、惠撫均一。春暖、願歸者給之糧、不願者結廬居之、民大感悅。所至以重庠序、先教養。其在漢陽、即郡治後鳳栖山爲屋館、四方士、立周程、游、朱四先生祠。以病乞祠、主管武夷沖佑觀。尋起知安慶府、至則金人破光山、而沿邊多警。安慶去光山不遠、民情震恐。乃請於朝、城安慶以備戰守、不俟報、即日興工。城分十二料、先自築一料、計其工費若干、然後委官吏寓公士人分料主之。役民兵五千人、人役九十日、而計人戶產錢起丁夫、通役二萬夫、八十日而能役者更番、暑月月休六日、日

亇休一時、至秋斬殺其半。幹日以五鼓坐於堂、謁君官入聽命、以一日成算授之。役某鄉民兵若干、某鄉人夫若干、分布於某人料分、或搬運某處土木、應副某料使用。某料民兵人夫合當更代、合散幾日錢米、俱受命畢、乃治府事、理民訟、接賓客、閱士卒、會僚佐講究邊防利病。久則巡城視役、晚入書院講論經史。築城之杵、用錢監未鑄之鐵、事畢還之。城成、會上元日張燈、士民扶老攜幼、往來不絕。有老嫗百歲、二子與之、諸孫從、至府致謝。幹禮之、命具酒炙、且勞以金帛。嫗曰、老婦之來、爲一郡生靈謝耳、太守之賜非所冀也。不受而去。是歲大旱、幹祈輒雨。或未出、農與登郡閣、望灊山再拜、雨即至。後二年、金人破黄州沙窩諸關、淮東西皆震、獨安慶按堵如故。繼而霖潦餘月、巨浸暴至、城屹然無虞。舒人德之、相謂曰、不殘於寇、不蹈於水、生汝者黄父也。制置李珏辟爲參議官、再辭不受。既而朝命與徐僑兩易和州、且令先赴制府稟議。幹即日解印趨制府。和州人日望其來、曰是嘗檄至吾郡鞫死囚感夢於井中者、庶能直吾居乎。④先是、幹移書珏曰、丞相誅韓之後、懲意外之變、專用左右親信之人、往往得罪於天下公議、世之君子遂從而歸咎於丞相。丞相不堪其咎、斷然逐去之、而左右親信者、其用愈專矣。平居無事、紀綱紊亂、不過州縣之間、百姓受禍。至於軍政不修、邊備廢弛、皆此曹爲之。若今大敵在境、更不改圖、大事去矣。今日之急、莫大於此。又曰、今日之計、莫若用兩淮之人食兩淮之粟、守兩淮之地。然其策當先明保伍、保伍既明、則爲之立堡砦、畜馬、制軍器以資其用、不過累月、軍政可成。且淮民遭丙寅之厄、今聞金人遷汴、莫不狼顧脅息、有棄田廬、挈妻子渡江之意。其間勇悍者、且將伺變竊發。向日沔⑤海、張軍之變、爲害甚於金、若不早爲之圖、則兩淮日見荒墟、卒有警急、擁臂而起矣。珏皆不能用。及至制府、珏往維揚視師、與偕行。幹言、敵既退、當思所以賞功罰罪者。崔維揚⑥能於淸平山豫立義砦、斷金人右臂、方儀眞能措置捍禦、不使軍民倉皇奔軼、此二人者當薦之。淮上之敗、劉倬可斬也。某州官吏三人攜家奔竄、追而治之、然後具奏可也。其時幕府書館皆輕儇浮靡之士、僚吏士民有獻謀畫、多爲毀抹疏駁。將帥偏裨人心不附、所向無功、流移滿道、而諸司長吏張宴無虛日。幹知不足與共事、歸自維揚、再辭和州之命、仍乞祠、閉閤謝客、宴樂不與。乃復告珏曰、浮光敵退已兩月、安豐已一月、盱眙亦將兩旬、不知吾所措置者何事、所施行者何策。邊備

之地⑦、又甚於前、日復一日、恬不知懼、恐其禍又不止今春矣。向者輕信人言、爲泗上之役、喪師萬人、良將勁卒、精兵利器、不戰而淪於泗水。黃團老幼、浮⑧虜殺戮五六千人、盱眙東西數百里、莽爲丘墟。安豐浮光之事、大率類此。切意千乘言旋、必痛自咎責、出宿於外、大戒於國、曰此吾之罪也。有能箴吾失者、疾入諫。日與僚屬及四方賢士討論條畫、以爲後圖。今歸已五日矣、但聞請總領、運使至玉麟堂賞牡丹、用妓樂。又聞總領、運使請宴賓亦然。又聞宴僚屬亦然。邦人、諸軍聞之、豈不痛憤、且視牡丹之紅豔、豈不思邊庭之流血。視管弦之啁啾、豈不思老幼之哀號。視棟宇之宏麗、豈不思士卒之暴露。視飲饌之豐美、豈不思流民之凍餒。敵國深侵、宇內騷動、主上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倘書豈得不朝夕憂懼、而乃如是之迂緩暇逸耶。今浮光之報又至矣、金欲以十六縣之衆、四月攻浮光、侵五關、且以一縣五千人爲率、則當有八萬人攻浮光、以萬人刈吾麥、以五萬人攻吾關。吾之守關不過五六百人、豈能當萬人之衆哉。則關之不可守決矣。五關失守則蘄黃必不可保、蘄黃不保則江南危。倘書聞此、亦已數日、乃不聞有所施行、何耶。其他言皆激切、同幕忌之尤甚、共詆排之。厥後光、黃、蘄繼失、果如其言。遂力辭去、請祠不已。俄再命知安慶、不就、入廬山訪其友李燔、陳宓相與盤旋玉淵、三峽間、俛仰其師舊跡、講乾坤二卦於白鹿書院、山南北之士皆來集。未幾、召赴行在所奏事、除大理丞、不拜、爲御史李楠所劾。初、榦入荆湖幕府、奔走諸關、與江淮豪傑游、而豪傑往往願依榦。及倅安豐、武定說⑨將皆歸心焉。後倅建康、守漢陽、聲聞益著。諸豪又深知榦倜儻有謀、及來安慶、且兼制幕、長淮軍民之心翕然相向。此聲既出、在位者益忌、且慮榦入見、必直言邊事以悟上意、至是羣起擠之。榦遂歸里、弟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來、編禮著書、日不暇給。夜與之講論經理、亹亹不倦。借鄰寺以處之、朝夕往來、質疑請益如熹時。俄命知潮州、辭不行。差主管亳州明道宮、踰月遂乞致仕、詔許之、特授承議郎。既歿後數年、以門人請謚、又特贈朝奉郎、與一子下州文學、謚曰文肅。有經解、文集行於世。

本朝雍正二年、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

眞德秀字景元、後更爲景希、建之浦城人。四歲受書、過目成誦。十五而孤、母吳氏力貧教之。同郡楊圭見而異之、使歸共諸子學、卒妻以女。登慶元五年進士第、授南

劍州判官。繼試中博學宏詞科、入閩帥幕。召爲大學正、嘉定元年遷博士。時韓侂胄已誅、入對首言、權臣開邊、南北塗炭。今茲繼好、豈非天下之福。然日者以行人之遣、金人欲多歲幣之數、而吾亦曰可增。金人欲得姦臣之首、而吾亦曰可與。往來之稱謂、犒軍之金帛、根括歸明流徙之民、皆承之唯謹、得無滋嫚我乎。抑善謀國者不觀敵情、觀吾政事。今號爲更紀而無以使敵情之畏服、正恐彼資吾歲賂以厚其力、乘吾不備以長其謀、一旦挑爭端而吾無以應、此有識所爲寒心。又言、侂胄自知不爲清議所貸、至誠憂國之士則名以好異、於是忠良之士斥而正論不聞。正心誠意之學則誣以好名、於是僞學之論興而正道不行。今日改弦更張、正當褒崇名節、明示好尚。召試學士院、改祕書省正字、兼檢討玉牒。二年、遷祕書郎。又對言、暴風雨雹熒惑蝻蝗之變、皆贓吏所致。尋兼沂王府教授、學士院權直。三年、遷祕書郎。入對、乞開公道窒旁蹊以抑小人道長之漸。選良牧、勵戰士以扼群盜方張之鋭。四年、遷著作佐郎。同列相忌讒之、德秀恬不與較。宰相將用德秀、會言官詆之、德秀力辭。兼禮部郎、上疏言、金有必亡之勢、亦可爲中國憂。蓋金亡則上恬下嬉、憂不在敵而在我。多事之端、恐自此始。五年、遷軍器少監、升權直。六年、遷起居舍人。奏、權姦擅政十有四年、朱熹、彭龜⑩年以抗論逐、呂祖儉、周端朝以上書斥、當時近臣猶有爭之者。其後呂祖泰之貶、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出力以擠之、則嘉泰之失已深於慶元矣。更化之初、群賢皆得自奮、未幾傅伯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幼學以詞臣論事去、鄒應龍、許奕又繼以封駁論事去。是數人者、非能大有所矯拂、已皆不容於朝。故人務自全、一辭不措。設有大安危、大利害、群臣喑嘿如此、豈不殆哉。今欲與陛下言、動訪問、廣謀議、明黜陟三者而已。時鈔法楮令行、告訐繁興、抵罪者衆、莫敢以上聞。德秀奏、或一夫坐罪而并籍昆弟之財、或虧陌四錢而沒入百萬之貲。至於科富室之錢、拘鹽商之舟、覈產商下、配民藏楮、幣田宅以收券者、雖大家不能免、尚得名便民之策。自此籍沒之産以漸給還。兼太常少卿、又言金人必亡、君臣上下皆當以祈天永命爲心。充金國賀登位使、及盱眙、聞金人內變而返。言於上曰、臣自揚之楚、自楚之盱眙、沃壤無際、陂湖相連、民皆堅悍强忍。此天賜吾國以屏障之⑪江、使強兵足食、爲進取資。顧田疇不闢、溝洫不治、險要不扼、丁壯不練、豪傑武勇不收拾、一旦有警則徒以長江爲恃。豈知及今

大修墾田之政、專爲一司以領之。數年之後、積儲充實、邊民父子爭欲自保、因其什伍、勒以兵法、不待糧餽、皆爲精兵。又言邊防要事。時史彌遠方以爵祿縻天下士、德秀慨然謂劉爚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不肯爲從官之人。遂力請去、出爲祕閣修撰、江東轉運副使。山東盜起、朝廷猶與金通聘、德秀朝辭、奏國恥不可忘、鄰盜不可輕、幸安之謀不可恃、導諛之言不可聽、至公之論不可忽。寧宗曰、卿力有餘、到江東日爲朕撙節財計、以助邊用。江東旱蝗、廣德、太平爲甚。德秀遂與留守、憲司分所部九郡大講荒政、而自領廣德、太平。親至廣德、與太守魏峴同以便宜發廩、使教授林庠振給。竣事而還、百姓數千人送之郊外、指道旁荒冢泣曰、此皆往歲餓死者。微公我輩已相隨入此矣。索毁太平州私創之大斛。新徽州守林琰無廉聲、寧國守張忠恕私匿振濟米、皆劾之、而以李道傳攝徽。先是、都司胡榘、薛極有謂德秀迂儒、試以事必敗。至是政譽日聞、因倡言旱傷本輕、監司好名、振贍太過、使峴劾庠以撼德秀。德秀上章自明、朝廷悟、與峴祠、授庠幹官、而道傳尋亦召還。德秀以右文殿修撰知泉州。番舶畏苛征、至者歲不三四。德秀首寬之、至者驟增至三十六艘。輸租令民自槩、聽訟惟揭示姓名、人自詣州。泉多大家、爲閭里患、痛繩之。有訟田者、至焚其券不敢爭。海賊作亂、將逼城、官軍敗衄。德秀祭兵死者、乃親授方畧擒之。復徧行海濱、審視形勢、增屯要害處、以備不虞。十二年、以集英殿修撰知隆興府。承寬弛之後、乃稍濟以嚴。尤留意軍政、欲分鄂州軍屯武昌、及通廣鹽於贛與南安、以弭汀贛鹽寇。未及行、以母喪歸。明年、靳黃失守、盜起南安、討之數載始平。人服德秀先見。十五年、以寶謨閣待制、湖南安撫使知潭州、以廉仁公勤四字厲僚屬、以周敦頤、胡安國、朱熹、張栻學術源流勉其士。罷榷酤、除斛面米、申免和糴、以甦其民。民艱食、既極力振贍之、復立惠民倉五萬石、使歲出糶。又易穀九萬五千石、分十二縣置社倉、以徧給鄉落。別立慈幼倉、立義阡、惠政畢舉。月試諸軍射、損⑫其回易之利及官田租。凡營中病者、死未葬者、孕者、嫁娶者、贍給有差。朝廷從壽昌朱熹請、以飛虎軍戍壽昌、俾致其家口、力爭止之。江華縣賊蘇師入境殺劫、擾廣西、其討平之司馬遵守武岡、激軍變、劾遵而治其亂者。理宗即位、召爲中書舍人、尋擢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入見、奏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榦、奠安生民之柱石。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安祿山之亂

作。我朝立國、先正名分。陛下不幸處人倫之變、流聞四方、所損非淺。霅川之變、非濟王本志、前有避匿之跡、後聞討捕之謀、情狀本末、灼然可考。願討論雍熙⑬追封秦王舍罪恤孤故事、濟王未有子息、亦惟陛下興滅繼絕。上曰、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德秀曰、若謂此事處置盡善、臣未敢以爲然。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人主但當以二帝三王爲師。上曰、一時倉猝耳。德秀曰、此已往之咎、惟願陛下知有此失、而益講學進德。次言、霅川之獄、未聞參聽於公朝、准蜀二閫乃出於簽論⑭所期之外。天下之事非一家之私、何惜不與衆共之。且言、乾道、淳熙⑮間、有位於朝者、以饋及門爲恥、受任於位者、以包苴入都爲羞。今饋賂公行、薰染成風、恬不知怪。又疏言、朝廷之上、敏銳之士多於老成。雖嘗以耆艾褒傅伯成、楊簡、以儒學褒柴中行、以恬退用趙蕃、劉宰、至忠亮敢言如陳宓、徐僑、皆未蒙錄用。上問廉吏、德秀以知袁州趙政⑯夫對、親擢政夫直祕閣爲監司。具手劄入謝、因言崔與之帥蜀、楊長孺帥閩、皆有廉聲、乞廣加咨訪。上初御清暑殿、德秀因經筵侍上、進曰、此高孝二祖儲神燕閒之地、仰瞻楹桷、當如二祖實臨其上。陛下所居處密邇東朝、未敢遽當人主之奉。今宮闈之儀浸備、以一心而受衆攻、未有不淩淫而蠹蝕者。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因極陳古者居喪之法、與先帝親朝之勤。寧宗小祥、詔羣臣服純吉。德秀爭之曰、自漢文帝率情變古、惟我孝宗方衰服三年、朝衣朝冠皆以大布、惜當時不併定臣下執喪之禮、此千載無窮之憾。孝宗崩、從臣羅點等議、令羣臣易月之後、未釋衰服、惟朝會治事權用黑帶公服、時序仍臨慰、至大祥始除。侂胄柄政、始以小祥從吉。且帶不以金、鞋不以紅、佩不以魚、鞍轎不以文繡。此於羣臣何損、朝儀何傷。議遂格。德秀屢進鯁言、上皆虛心開納、而彌遠益嚴憚之、乃謀所以相撼、畏公議未敢發。給事中王塈、盛章始駁德秀所主濟王贈典、繼而殿中侍御史莫澤劾之、遂以煥章閣待制提舉玉隆宮。諫議大夫朱端常又劾之、落職罷祠。監察御史梁成大又劾之、請加竄殛。上曰、仲尼不爲已甚。乃止。既歸、修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爲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汀寇起、德秀薦陳韡有文武才、於常平使者史彌忠、言於朝、遂起韡討平之。紹定四年、改職與祠。五年、進徽猷閣知泉州。迎者塞路、深村百歲老人亦扶杖而出、城中歡聲動地。諸邑二稅嘗預借至六七年、德秀入境、首禁預借。諸邑有

累月不併一錢者、郡計赤立不可爲、或咨寬恤太驟。德秀謂民困如此、寧身代其苦。決訟自卯至中未已、或勸嗇養精神、德秀謂郡弊無力惠民、僅有政平訟理事當勉。建炎初置南外宗正司於泉、公廩僅三百人、漕司與本州給之、而朝廷歲助度牒。已而不復給、而增至二千三百餘人、郡坐是愈不可爲。德秀請於朝、詔給度牒百道。彌遠薨、上親政、以顯謨閣待制知福州。戒所部無濫刑橫斂、無徇私黷貨。罷市令司、曰物同則價同、寧有公私之異。閩縣里正苦督賦、革之。屬縣苦貴糴、便宜發常平振之。海寇縱橫、次第禽殄之。未幾、聞金滅、京湖帥奉露布圖上八陵、而江淮有進取潼關、黄河之議。德秀以爲憂、上封事曰、移江淮甲兵以守無用之空城、運江淮金穀以治不耕之廢壤、富庶之效未期、根本之弊立見。惟陛下審之重之。召爲戶部尚書。入見、上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乃以大學衍義進、復陳祈天永命之說、謂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遊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於茲、皆足害敬。上忻然嘉納。改翰林學士知制誥、時政多所論建。踰年、知貢舉、已得疾、拜參知政事、同編修勅令經武要畧。三乞祠祿、上不得已、進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辭。疾亟、冠帶起坐、迄謝事、猶神爽不亂。遺表聞、上震悼、輟視朝、贈銀青光祿大夫。德秀長身廣顙、容貌如玉、望之者無不以公輔期之。立朝不滿十年、奏疏無慮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其風采。及宦遊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頌、都城人時驚傳傾洞、奔擁出關曰、眞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填塞聚觀不置。時相益以此忌之、輒擯不用、而聲愈彰。及歸朝、適鄭清之挑敵、兵民死者數十萬、中外大耗、尤世道升降治亂之機。而德秀則旣衰矣。杜範方攻[17]清之誤國、且謂其貪黷更甚於前、而德秀乃奏言、此皆前權臣玩愒之罪。今日措置之失、譬如和扁繼庸醫之後、一藥之誤、代爲庸醫受責。其議論與範不同如此。然自侂胄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絶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旣開、而正學遂明於天下後世、多其力也。所著西山甲乙藁、對越甲乙集、經筵講義、端平廟議、翰林詞草、四六、獻忠集、江東救荒錄、清源雜志、星沙集志。旣薨、上思之不置、謚曰文忠。明正統二年、追封伯爵、從祀孔子廟庭。嘉靖九年、去伯爵、稱先儒。

何基字子恭、婺州金華人。父伯慧、爲臨川縣丞、而黄榦

適知其槩事、伯慧見二子而師事焉。幹告以必有眞實心地刻苦工夫而後可、基悚惕受命。於是隨事誘掖得聞淵源之懿。微辭奧義、研精覃思、平心易氣以俟其通、未嘗參以己意、立異以爲高、徇人而少變也。凡所讀無不加標點、義顯意明、有不待論說而自見者。朱熹門人楊與立一見推服。來學者衆、嘗謂爲學立志貴堅、規模貴大、充踐服行、死而後已。讀詩之法、須掃蕩胸次淨盡、然後吟哦上下、諷詠從容、使人感發、方爲有功。謂以洪範參之大學、中庸、有不約而符者。謂讀易者、當盡去其膠固支離之見、以潔淨其心、玩精微之理、沈潛涵泳、得其根源、乃可漸觀爻象。基其確守師訓、故能精義造約。王柏旣執贄爲弟子、基謙抑不以師道自尊。柏高明經[18]識、序正諸經、宏論英辯、質問難疑、或一事至十往返、基終不變、以待其定。嘗曰、治經當謹守精玩、不必多起疑論。有欲爲後學言者、謹之又謹可也。基沈固篤實、絕類漢儒。雖一本於熹、然就其言發明、則精義新意愈出不窮。基文集三十卷、而與柏問辨者十八卷。郡守趙汝騰守婺、延聘請講、辭不就。復首薦於朝、又率名從官列薦。通判鄭士懿、守蔡杭、楊棟相繼以請、皆辭。景定五年、詔舉賢、特薦基與建人徐幾、同被命添差婺州學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力辭、未竟、理宗崩。咸淳初、授史館校勘、兼崇政殿說書、屢辭、改承務郎、主管西岳廟、終亦不受也。卒年八十一。國子祭酒楊文仲請於朝、謚文定。所著大學發揮、中庸發揮、大傳發揮、易啟蒙發揮、通書發揮、近心[19]錄發揮。

本朝雍正二年、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

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吉之吉水人也。體貌豐偉、美晳如玉、秀眉而長目、顧盼燁然。自爲童子時、見學宮所祠鄉先生歐陽修、楊邦乂、胡銓像、皆謚忠、卽欣然慕之。曰、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年二十、舉進士、對策集英殿。時理宗在位久、政理浸怠、天祥以法天不息爲對、其言萬餘、不爲稾、一揮而成、帝親拔爲第一。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爲得人賀。尋丁父憂歸。開慶初、元兵伐宋、宦官董宋臣說上遷都、人莫敢議其非者。天祥時入爲寧海軍節度判官、上書乞斬宋臣、以一人心。不報、卽自免歸。後稍遷至刑部郎官。宋臣復入爲都知、天祥又上書極言其罪、亦不報。出守瑞州、改江西提刑、遷尙書左司郎官、累爲臺臣論罷。除軍器監兼權直學士院。賈似道稱病、乞致仕、以要君、有詔不允。天祥當制、[20]告皆諷似道。時內制相承皆呈稾、天祥

不呈高蹈道不樂、使臺臣張志立劾罷之。天祥既數斥、援錢若水例致仕、時年三十七。咸淳九年、起爲湖南提刑、因見故相江萬里。萬里素奇天祥志節、語及國事、愀然曰、吾老矣、觀天時人事當有變。吾閱人多矣、世道之責、其在君乎、君其勉之。十年、改知贛州。德祐初、江上報急、詔天下勤王。天祥捧詔涕泣、使陳繼周發郡中豪傑、并結溪峒蠻、使方興召吉州兵、諸豪傑皆應、有衆萬人。事聞、以江西提刑安撫使召入衛。其友止之曰、今大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內地、君以烏合萬餘赴之、是何異驅羣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關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庶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義勝者謀立、人衆者功濟、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貶損、盡以家貲爲軍費。每與賓佐語及時事、輒流涕、撫几言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八月、天祥提兵至臨安、除知平江府。時以丞相陳宜中未還朝、不遣。十月、宜中至、始遣之。朝議方擢呂師孟爲兵部尚書、封呂文德和義郡王、欲賴以求好。師孟亦復變自肆。天祥陛辭、上疏言、朝廷姑息牽制之意多、奮發剛斷之義少、乞斬師孟釁鼓、以作將士之氣。且言、宋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郡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亦以寖弱。故敵至一州則破一州、至一縣則破一縣、中原陸沈、痛悔何及。今宜分天下爲四鎮、建都督統御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閫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閫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閫於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閫於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黃、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使其地大力衆、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疲於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於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卻也。時議以天祥論闊遠、書奏不報。十月、天祥入平江、元兵已發金陵入常州矣。天祥遣其將朱華、尹玉、麻士龍與張全援常、至虞橋、士龍戰死、華以廣軍戰五牧、敗績。玉軍亦敗、爭渡水、挽全舟、全軍斷其指、皆溺死。玉以殘兵五百人夜戰、比旦皆沒。全不發一矢、走歸。元兵破常州、入獨松關。陳宜中、留孟㉑炎召天祥、棄平江、守餘杭。明年正月、除知臨安府。未幾、宋降、宜中及張世傑皆去。仍除天祥樞密使。尋除右丞相兼樞密使、使如軍中請和、與元丞相伯顏抗論皋亭山。丞相怒拘之、偕左丞相吳堅、右丞相賈餘慶、知樞密院事謝堂、簽書樞密院

事家鉉翁、同簽書樞密院事劉岊北至鎮江。天祥與其客杜滸十二人夜亡入眞州。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閫小隙、不能合從耳。天祥問計將安出、再成曰、今先約淮西兵趨建康、彼必悉力以扞吾西兵。指揮東諸將、以通、泰兵攻灣頭、以高郵、寶應、淮安兵攻揚子橋、以揚兵攻瓜步、吾以舟師直擣鎮江、同日大舉。灣頭、揚子橋皆沿江脆兵、且日夜望我師之至、攻之即下。合攻瓜步之三面、吾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爲之謀矣。瓜步既舉、以東兵入京口、西兵入金陵、要浙歸路、其大帥可坐致也。天祥大稱善、即以書遺二制置、遣使四出約結。天祥未至時、揚有脫歸兵、言密遣一丞相入眞州說降矣。李庭芝信之、以爲天祥來說降也、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紿天祥出相城壘、以制司文示之、閉之門外。復遣二路分覘天祥、果說降者、即殺之。二路分與天祥語、見其忠義、亦不忍殺、以兵二十人道之揚。四鼓抵城下、聞候門者談、制置司下令捕文丞相甚急。衆相顧吐舌、乃東入海道、遇兵、伏環堵中得免。然以飢莫能起、從樵者乞得餘糝羹。行入板橋、兵又至、衆走伏叢篠中。兵入索之、執杜滸、金應而去。虞候張慶矢中目、身被二創、天祥偶不見獲。滸、應解所懷金與

卒、獲免。募二樵者以蕢荷天祥至高郵、泛海至溫州。聞益王未立、乃上表勸進、以觀文殿學士侍讀召至福、拜右丞相。尋與宜中等議不合、七月、乃以同都督出江西、遂行、收兵入汀州。十月、遣參謀趙時賞、諮議趙孟濚將一軍取寧都、參贊吳浚將一軍取雩都、劉洙、蕭明哲、陳子敬皆自江西起兵來會。鄒渢以招諭副使聚兵寧都、元兵攻之、渢兵敗、同起事者劉欽、鞠華叔、顏斯立、顏起巖皆死。武岡教授羅開禮起兵復永豐縣、已而兵敗被執、死於獄。天祥聞開禮死、製服哭之哀。至元十四年正月、元兵入汀州、天祥遂移漳州、乞入衛。時賞、孟濚亦提兵歸、獨浚兵不至。未幾、浚降、來說天祥、縛浚縊殺之。四月、入梅州、都統王福、錢漢英跋扈、斬以徇。五月、出江西、入會昌。六月、入興國縣。七月、遣參謀張汴、監軍趙時賞、趙孟濚等盛兵入贛城、鄒渢以贛諸縣兵擣於永豐。其副黎貴達以吉諸縣兵攻泰和。吉八縣復其半、惟贛不下。臨洪諸郡皆送款。潭趙璠、張虎、張唐、熊桂、劉斗元、吳希奭、陳子全、王夢應起兵邵、永間、復數縣。撫州何時等皆起兵應天祥。分寧、武寧、建昌三縣豪傑、皆遣人如軍中受約束。江西宣慰使李恒遣兵援贛州、而自將兵攻天祥於興國。天祥不意恒兵猝至、乃引兵走、即鄒渢於

永豐。渢兵先潰、恒窮追天祥至方石嶺。鞏信拒戰、箭被體、死之。至空坑、軍士皆潰、天祥妻妾子女皆見執。時賞坐肩輿、後兵問爲誰、時賞曰我姓文、衆以爲天祥、擒之而歸、天祥以此得逸去。孫㮚、彭震龍、張汴死於兵、繆朝宗自縊死、吳文炳、林棟、劉洙皆被執歸隆興。時賞奮罵不屈、有係累至者、輒麾去、云小小簽廳官耳、執此何爲。由是脫者甚衆。臨刑、洙頗自辯、時賞叱曰、死耳、何必然。於是棟、文炳、蕭敬夫、蕭燾夫皆死焉。天祥收殘兵奔循州、駐南嶺。黎貴達潛謀降、執而殺之。至元十五年三月、進屯麗江浦。六月、入船澳。益王殂、衞王繼立。天祥上表自劾、乞入朝、不許。八月、加天祥少保、信國公。軍中疫且起、兵士死者數百人。天祥惟一子、與其母皆死。十一月、進屯潮陽縣。潮州盜陳懿、劉興數叛附、爲潮人害。天祥攻走懿、執興誅之。十二月、趨南嶺。鄒渢、劉子俊又自江西起兵來、再攻懿黨、懿乃潛道元帥張宏範兵濟潮陽。天祥方飯五坡嶺、宏範兵突至、衆不及戰、皆頓伏草莽。天祥倉皇出走、千戶王惟義前執之、天祥吞腦子、不死。鄒渢自剄、衆扶入南嶺死。官屬士卒得脫空坑者、至是劉子俊、陳龍復、蕭明哲、蕭資皆死。杜滸被執、以憂死。惟趙孟濚遁、張唐、熊桂、吳希奭、陳子全兵敗被獲、俱死焉。

旣、與浚張栻後也。天祥至潮陽、見宏範、左右命之拜、不拜、宏範遂以客禮見之。與俱入厓山、使爲書招張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索之固、乃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宏範笑而置之。厓山破、軍中置酒大會、宏範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皇上、將不失爲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爲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宏範義之、遣使護送天祥至京師。天祥在道不食八日、不死、即復食。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以守之。時元世祖多求才南官、王積翁言南人無如天祥者、遂遣積翁諭旨。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矣。儻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積翁欲合宋官謝昌元等十人請釋天祥爲道士、留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事遂已。天祥在燕凡三年、上知天祥終不屈也、與宰相議釋之。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爲言者、不果釋。至元十九年、有閩僧言土星犯帝坐、疑有變。未幾、中山有狂人自稱宋主、有兵千人、欲取文丞相。京城亦有

居名喪、言其日燒蕢城葦、率兩翼兵為亂、丞相可無發者。時盜新殺左丞相阿合馬、命撤城葦、遷瀛國公及宋宗室開平、疑丞相者天祥也。召入諭之曰、汝何願。天祥對曰、天祥受宋恩、為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然猶不忍遽麾之退。言者力贊從天祥之請、從之。俄有詔使止之、天祥死矣。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鄉拜而死。數日、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今上道光二十三年、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

聖域述聞卷二十三終

校記

①喪：當作「表」。

②徼：當作「激」。

③善：當作「喜」。

④居：當作「屈」。

⑤湖：當作「胡」。

⑥悍：當作「捍」。

⑦地：當作「弛」。

⑧浮：當作「俘」。

⑨說：當作「諸」。以上九條據《宋史·黄榦傳》。

⑩象：當作「黿」。

⑪之：當作「大」。

⑫損：當作「捐」。

⑬頤：當作「熙」。

⑭簽：當作「僉」。

⑮雍：當作「熙」。

⑯政：當作「簽」。下句同。

⑰政：當作「攻」。以上七條據《宋史・真德秀傳》。

⑱經：當作「絶」。

⑲心：當作「思」，見四庫本《禮部集》卷二〇《節録何王二先生行實寄史局諸公》。以上二條參見《宋史・何基傳》。

⑳告：當作「語」。

㉑孟：當作「夢」。

㉒於：當衍。

㉓軍：當作「寧」，見四庫本《文山集》卷二一《紀年録》。

㉔遁：當作「道」。

㉕在：當作「狂」。以上六條除㉓外皆參見《宋史・文天祥傳》。

陳澔字可大、都昌人。父大猷、黄州判官。澔潛心經學、尤精戴記。宋亡、隱居教授。元至正元年、年八十一、卒。學者稱雲莊先生、又稱經歸先生。奎章閣學士虞集題其墓。所著禮記集說、明洪武時列於學官、正統中以之取士。本朝雍正二年、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

金履祥字吉父、婺之蘭溪人。其先本劉氏、後避吳越錢武肅王嫌名、更爲金氏。履祥幼而敏睿、父兄稍授之書、即能記誦。比長、益自策勵、凡天文、地形、禮樂、田乘、兵謀、陰陽、律厤之書、靡不畢究。及壯、知向濂洛之學。事同郡王柏、從登何基之門。基則學於黄榦、而榦親承朱熹之傳者也。自是講貫益密、造詣益邃。時宋之國事已不可爲、履祥遂絶意進取、然負其經濟之畧、亦未忍遽忘斯世也。會襄樊之師日急、宋人坐視而不敢救。履祥因進牽制擣虚之策、請以重兵由海道直趨燕薊、則襄樊之師將不攻而自解。且備叙海舶所經、凡州郡縣邑、下至巨洋別隝、難易遠近、歷歷可據以行。宋終莫能用。及後朱瑄、張清獻海運之利、而所由海道、視履祥先所上書、咫尺無異者、然後人服其精確。德祐初、以迪功郎、史館編校起之、辭弗就。宋將改物、所在盜起、履祥屏居金華山中。兵燹稍息、則上下巖谷、追逐雲月、寄情嘯咏、視世故泊如也。平居獨處、終日儼然、至與物接、則盎然和懌。訓迪後學、諄切無倦、而尤篤於分義。有故人子坐事、母子分配爲隸、不相知者十年。履祥傾貲營購、卒贖以完。其子後貴、履祥終不自言、相見勞問辛苦而已。何基、王柏之喪、履祥率其同門之士以義制服、觀者始知師弟子之繫於倫常也。履祥嘗謂司馬文正公光作資治通鑑、祕書丞劉恕爲外紀以記前事、不本於經而信百家之說、是非謬於聖人、不足以傳信。自帝堯以前、不經夫子所定、固野而難質。夫子因魯史以作春秋、王朝列國之事、非有玉帛之使則魯史不得而書、非聖人筆削之所加也。況左氏所記、或闕或誣、凡此類皆不得以辟經爲辭。乃用邵氏皇極經世厤、胡氏皇王大紀之例、損益折衷、一以尚書爲主、下及詩、書、春秋、旁採舊史諸子、表年繫事、斷自唐堯以下、接於通鑑之前、勒爲一書二十卷、名曰通鑑前編。凡所引書、輒加訓釋、以裁正其義、多先儒所未發。既成、以授門人許謙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微言懿行宜後王所當法。戰國申商之術、其苛法亂政、亦後王所當戒、則是編不可以不著也。他所著書曰大學章句疏義二卷、論語孟子集註考證十七卷、書表註

四卷。謙爲較①定傳於學者。天麻初、廉訪使鄭允中表上其書於朝。初履祥既見王柏、首問爲學之方。柏告以必以先立志、且舉先儒之言、居敬以持其志、立志以定其本、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此爲學之大方也。及見何基、基謂之曰、會之屢言賢者之實理欲之分、便當自今始。會之益柏字也。當時議者以爲基之淸介純實似尹和靜、柏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履祥則兼得之二氏而並充於已者也。履祥居仁山之下、學者因稱爲仁山先生。大德中卒。元統初、里人吳師道爲國子博士、移書學官、祠履祥於鄉學。至正中、賜謚文安。明正統二年、追封伯爵、從祀孔子廟庭。嘉靖九年去伯爵、稱先儒。

許衡字仲平、懷之河內人也。世爲農。父通避地河南。以泰和九年九月生衡於新鄭縣。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每授書、輒問其旨義。師謂其父母曰、兒穎悟不凡、吾非其師也。欲辭去、强之不能止。凡更三師。稍長、嗜學如飢渴。然遭世亂、且貧無書。嘗從日者家見書疏義、因請寓宿、手鈔歸。既逃難徂徠山、始得易王輔嗣說。時兵亂中、衡夜思晝誦、身體而力踐之、言動必揆諸義。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衆爭啖之、衡獨危坐樹下。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人曰、世亂、此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轉魯留魏、人重其德、從之居三年、聞亂且定、乃還懷。往來河洛間、從柳城姚樞得伊洛程氏及新安朱氏書、益大有得。尋居蘇門、與樞及竇默相講習。凡經傳、子史、禮樂、②各物、星麻、兵刑、食貨、水利之類、無所不講、而慨然以道爲已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凡喪祭娶嫁、必徵於禮、以倡其鄉人、學者寖盛。家貧躬耕、粟熟則食、粟不熟則食糠覈菜茹、處之泰然、謳誦之聲聞戶外。財有餘、即以分諸族人及諸生之貧者。樞嘗被召至京師、以其雪齋居衡、命守者館之、衡拒不受。庭有果熟爛墮地、童子過之、亦不睨視而去、其家人化之如此。甲寅、世祖出王秦中、以姚樞爲勸農使、教民耕植。又思所以化秦人、乃召衡爲京兆提學。秦人新脫於兵、欲學無師、聞衡來、喜幸來學、郡縣皆建學校、民大化之。世祖南行、乃還懷、學者攀留之不得、從送之臨潼而歸。中統元年、世祖即皇帝位、召至京師。時王文統以言利進爲平章政事、衡、樞輩入侍、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爲本。文統患之、且竇默日於帝前排其學術、疑衡與之爲表裏、乃奏以樞爲太子太師、默爲太子太傅、衡爲太子

太保、賜爲尊用之實、不使數侍上也。欲以屢交疏不中、欲因東宮以避禍、與樞拜命、將入朝。衡曰、此不安於義也。姑勿論禮、師傅與太子位東西鄉、師傅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復此乎。不能則師道自我廢也。樞以爲然、乃相與懷制立殿下、五辭乃免。改命樞大司農、默翰林侍講學士、衡國子祭酒。未幾、衡亦謝病歸。至元二年、帝以安童爲右丞相、欲衡輔之、復召至京師、命議事中書省。衡乃上疏曰、臣性識愚陋、學術荒疎、不意虛名、偶塵聖聽。陛下好賢樂善、舍短取長、雖以臣之不才、自丙寅至今十有三年、九入被詔旨、中懷自念、何以報塞。又日者面奉德音、丁寧懇至、中書大務、容臣盡言。臣雖至愚、荷陛下知待如此其厚、敢不罄竭所有、稗益萬分。孟子以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孔子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臣之所守大意、蓋始③此也。伏望陛下寬其不佞、察其至懷、則區區之愚、亦或有小補云。其一曰、自古立國、皆有規模、循而行之、則治功可期、否則心疑目眩、變易紛更、未見其可也。昔子產相衰周之列國、孔明治西蜀之一隅、且有定論、終身由之、而堂堂天下、可無一定之說而妄爲之哉。考之前代、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漢法、乃可長久。故後魏、遼、金歷平④最多、他不能者、皆亂亡相繼。史冊具載、昭然可考。使國家而居朔漠、則無事論此也。今日之治、非此奚宜。夫陸行宜車、水行宜舟、反之則不能行。幽燕食寒、蜀漢食熱、反之則必有變。以是推之、國家之當行漢法無疑也。然萬世國俗、累朝勳舊、一旦驅之下從臣僕之謀、改就亡國之俗、其勢有甚難者。切嘗思之、寒之與暑固爲不同、然寒之變暑也始於微温、温而熱、熱而暑、積百有八十二日而寒始盡。暑之變寒、其勢亦然。是亦積之之驗也。苟能漸之摩之、待以歲月、心堅而確、事易而常、未有不可變者。此在陛下尊信而堅守之、不雜小人、不責近效、不恤流言、則致治之功庶幾可成矣。二曰、中書之務、不勝其煩、然其大要在用人立法二者而已矣。近而譬之、髮之在首、不以手理而以櫛理。食之在器、不以手取而以匕取。手雖不能、而用櫛與匕、是卽手之爲也。上之用人、何以異此。然人之賢否、未知其詳、固不可得而遽用也。然或已知其孰爲君子、孰爲小人、而復患得患失、莫敢進退、徒曰知人而實不能用人、亦何益哉。人莫不飲食也、獨膳夫爲能調五味之和。莫不睹日月也、獨星官爲能步虧食之數者、誠以得其法故也。古人有言曰、爲高必因邱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必因先王之道。今里巷之談、動以古爲

訴戲、不知今日口之所食、身之所衣、皆古人遺法而不可違者。豈天下之大國、家之重、而古之成法反可違耶、其亦弗思甚矣。夫治人者法⑤也、守法者人也。人法相維、上安下順、而宰職優游於廟廊之上、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夫立法用人、今雖未能遽如古昔、然已仕者當給俸以養其廉、未仕者當寬立條格俾就敘用、則失職之怨少可舒矣。外設監司以察汚濫⑥、內專吏部以定資歷、則非分之求漸可息矣。再任三延抑高舉下、則人才備位署可平矣。至於貴家之世襲、品官之任子、版籍之數、積當議之、亦不可緩也。其三曰、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作之君師、此蓋以至難任之、非予之可安之地而娛之也。是以堯舜以來、聖帝明王、莫不兢兢業業、小心畏愼者、誠知天之所畀至難之任、初不可以易心處之也。知其爲難而以難處、則難或可爲。不知爲難而以易處、則他日之難有不可爲者矣。孔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爲臣之道、臣已告之安童矣。至爲君之難、尤陛下所當專意也。臣請言其切而要者。夫爲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知踐言之難、則其出言不容不愼矣。昔劉安世行一不妄語、七年而後成。夫安世一士人也、所交者一家之親、一鄉之衆也、同列之臣不過數十百人而止耳、而言猶若此、況天下之大、兆民之衆、事有萬變、日有萬幾、人君以一身一心而酬酢之、欲言之無失、豈易能哉。故有昔之所言而今日忘之者、今之所命而後日自違者、可否異同、紛更變易、紀綱不得布、法度不得立、臣下無所持循、奸人因以爲弊、天下之人疑惑驚眩、且議其無法無信、一至於此也。此無他、至難之地不以難處、而以易處故也。苟從大學之道、以修身爲本、凡一言一動、必求其然與其所當然、不牽於愛、不蔽於憎、不因於喜、不激於怒、虛心端意、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蓋鮮矣。奈何爲人上者多樂舒肆、爲人臣者多事容悅。容悅本爲私也、私心盛則不畏人矣。舒肆本爲欲也、欲心盛則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與不畏人之心感合無閒、則其所務者皆快心事耳。快心則口欲言而言、身欲動而動、又安肯兢兢業業以修身爲本、一言一動熟思而審處之乎。此人君踐言之難、而又難於天下之人也。人之情僞、有易有險、險者難知、易者易知、此特係夫人之險易者然也。然又有衆寡之分焉。寡則易知、衆則難知。故在上者難於知下、而在下者易於知上、其勢然也。處難知之地、御難知之人、欲其不見欺也難矣。昔包拯剛嚴峭直、號爲明察、然一小吏而能欺之、然拯

一京尹耳、其見欺於人不過誤一事、害一人而已。人君處億兆之上、操予奪進退賞罰生殺之權、不幸見欺、則以非爲是、以是爲非、其害有不可勝旣也。人君惟無喜怒也、有喜怒則贊其喜以示恩、鼓其怒以張勢。人君惟無愛憎也、有愛憎則歎⑦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不足愛也、而誑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而強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爲君子、退者未必爲小人、予者未必爲有功、奪者未必爲有罪。以至賞之罰之、生之殺之、鮮有得其正者。人君不悟其受欺也、而反任之以防天下之欺。欺而至此、尙可防耶。大抵人君以知人爲貴、以用人爲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矣。旣不出此則所近者爭進之人耳、好利之人耳、無恥之人耳。彼挾其詐術、千蹊萬徑、以蠱君心、欲防其欺、雖堯舜不能也。夫賢者以公爲心、以愛爲心、不爲利回、不爲勢屈、寘之周行則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其損人國重固如此也。夫賢者遭時不偶、務自韜晦、世固未易知也。雖或知之、而無所援引、則人君無由知也。人君知之、然召之命之、况⑧如斯養、賢者有不肯也。雖或援之以貌、待之以禮、然而言不見用、賢者不處也。或用其言也、而復使小人參之、責小利、期近效、有用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賢者亦豈肯尸位素餐以取譏於天下哉。此特難進者也、而又有難合者焉。人君處崇高之地、大抵樂聞人過而不樂於聞已之過、務快已之心而不務快民之心。賢者必欲匡而正之、扶而安之、如堯舜之正、堯舜之安而後已。故其勢桓難合。况夫奸邪佞倖醜正而惡直、肆爲詆毀、多方以陷之、將見罪戾之不免、又可望其庶事得其正、而天下被其澤耶。自古及今、端人雅士所以重於進而輕於退者、蓋以此耳。大禹聖人、聞善卽拜、益猶戒之以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後世人主宜如何也。此任賢之難也。奸邪之人、其爲心也險、其用術也巧。惟險也、故千態萬狀而人莫能知。惟巧也、故千蹊萬徑而人莫能禦。其諂似恭、其訐似直、其欺似可信、其佞似可近。務以窺人君之喜怒而迎合之、竊其勢以立已之威、濟其欲以結主之愛。愛隆於上、威擅於下、大臣不敢議、近親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至是而求去之、亦已難矣。雖然、此特人君之不悟者也、猶有說焉。如宇文士及之佞、太宗灼見其情而不能斥。李林甫妒賢嫉能、明皇洞見其奸而不能退。邪之惑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夫上以誠愛下、則下以忠報上、感應之理然也。然考之往昔、有不可以常情論者。禹抑

洪水以救民，故又能敬承，繼禹之道，其澤深矣。然一傳而太康失道，則萬姓仇怨而去者，何邪？漢高帝起布衣，天下影從，滎陽之難，紀信至捐生以赴急，則人心之歸可見矣。及天下已定，而沙中有謀反者，又何耶？竊嘗思之，民之戴君，本於天命，初無不順之心，特由使之失望，使之不平，然後怨怒生焉。禹啟愛民如赤子，而太康逸豫以滅德，是以失望。漢高以寬仁得天下，及其已定，乃以愛憎行誅賞，是以不平。古今人君凡有恩澤於民，而民怨且怒者，皆類此也。夫人君有位之初，既出美言而告天下矣，既而賞不能副，故怨生焉。等人臣耳，無大相遠，人君特以己之私而厚一人，則其薄者已疾之矣，況於薄有功而厚有罪，人得不怨於心耶？必如古者大學之道，以修身為本，一言一動舉可以為天下之法，一賞一罰舉可以為天下之公，則億兆之心將不求而自得，又豈有失望不平之累哉？三代以下，稱盛世者，無如漢之文、景。然考之當時，天象變數，山崩地裂，未易遽數，是時小則有水旱之災，大則有亂亡之應，非徒然而已也。而文、景克承天心，一以養民為務，今年勸農桑，明年減田租，懇愛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氣應也。臣竊見前年秋，孛出西方，彗出東方，去年冬，彗出東方，復見西方。議者謂當除舊布新，以應天變。臣以為曷若直法文、景之恭儉愛民，為理明義正而可信也。天之樹君，本為下民。故孟子謂民為重，君為輕。書亦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以是論之，則天之道恒在於下，恒在於不足也。君人者不求之下而求之高，不求之不足而求之有餘，斯其所以召天變也。其變已生，其象已著，乖戾之幾已萌，猶且因仍故習，抑其下而損其不足，謂之順天，不亦難乎？此六者，皆難之目也。舉其要，則修德、用賢、愛民三者而已。此謂治本。本立則紀綱可布，法度可行，治功可必。否則愛惡相攻，善惡交病，生民不免於水火，以是為治，萬不能也。其四曰：語古之聖君，必曰堯舜；語古之賢相，必曰稷契。蓋堯舜能知天道而順承之，稷契又知堯舜之心而輔贊之，此所以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也。夫天道好生而不私，堯與舜亦好生而不私，若克明俊德，至於黎民於變，敬授人時，至於庶績咸熙，此順承天道之實也。稷播百穀以厚民生，契敷五教以善民心，此輔贊堯舜之實也。臣嘗熟復推衍，思之又思，參之往古聖賢之言無不同，驗之歷代治亂之迹無不合。蓋此道之行，民可使富，兵可使強，人才可使盛，國勢可使重，夙夜念之至熟也。今國家徒知斂財之巧，而不知生財

之由。從知防人之欺、而不欲養人之善。徒患法令之難行、而不患法令無可行之地。誠能優重農民、勿擾勿害、敺游惰之人而歸之南畝、課之種藝、懇喻而督行之、十年之後、倉府之積當非今日之比矣。自都邑而至州縣皆設學校、使皇子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於學、以明父子君臣之大、而自洒掃應對以至平天下之要道、十年已後、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下和睦、又非今日之比矣。二者之行、萬目斯舉、否則他皆不可期也。是道也、堯舜之道也。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臣愚區區竊亦願學也。其五曰、天下所以定者、民志定則士安於士、農安於農、工商安於爲工商、則在上之人有可安之理矣。夫民不安於白屋必求祿仕、仕不安於卑位必求尊榮。四方萬里、輻輳並進、各懷無厭無恥之心、在上之人可不爲寒心哉。臣聞取天下者尚勇敢、守天下者尚退讓。取也、守也、各有其宜、君人者不可不審也。夫審而後發、發無不中、否則觸⑩事而遽喜怒之、色見於貌、言出於口、人皆知之。徐考其故、知其無可喜者、則必悔其喜之失、無可怒者、則必悔其怒之失。甚至先喜而後怒、先怒而後喜、號令數變、喜怒不節之故也。是以先王潛心恭默、不易喜怒。其未發也、雖至近莫能知。其發也、雖至親莫能移。是以號令簡而無悔、則無不中節矣。夫數變不可也、數失信尤不可也。周幽無道、故不恤此。今無此、何苦使人之不信也。書奏、帝嘉納之。衡自見帝多奏陳、及退皆削其草、故其言多祕、世罕得聞、所傳者特此耳。衡多病、帝聽五日一至省、時賜尚方名藥美酒以調養之。四年、乃聽其歸懷。五年、復召還、奏對亦祕。六年、命與太常卿徐世隆定朝儀。儀成、帝臨觀甚悅。又詔與太保劉秉忠、左丞張文謙定官制。衡歷考古今、分併統屬之序、去其權攝、增置冗長、側置者。凡省部、院臺、郡縣、與夫后妃、儲藩、百司所聯屬統制、定爲圖。七年奏上之。翌日、使集公卿雜議中書院臺行移之體。衡曰、中書佐天子總國政、院臺宜具呈。時商挺在樞密、高鳴在臺、皆不樂、欲定爲咨稟。因大言曰、臺院皆宗親大臣、若忤之、禍不可測。衡曰、吾論國制耳、何與於人。遂以其言質帝前。帝曰、衡言是也、吾意亦若是。未幾、阿合馬爲中書平章政事、領尚書省六部事、因擅權、勢傾朝野。衡每與之議、必正言不少讓。已而其子又有僉樞密院之命、衡獨執議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今其父典民與財、子又典兵、不可。帝曰、卿慮其反耶。衡對曰、彼雖不反、此反道也。阿合馬由是銜之、亟薦衡宜在

中書欲因以事中之。俄除左丞。衡屢入辭免。帝命左右掖衡出。衡出及闕。還奏曰。陛下命臣出。豈出省耶。帝笑曰。出殿門耳。從幸上京。乃論列阿合馬專權罔上蠹政害民若干事。不報。因謝病。請解機務。帝惻然。召其子師可入諭旨。且命舉自代者。衡奏曰。用人天子之大柄也。臣下泛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之以職。則當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也。帝久欲開太學。會衡請罷益力。乃從其請。八年。以爲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親爲擇蒙古弟子。俾教之。衡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國人子大朴未散。視聽專一。若置之善類中。涵養數年。將必爲國用。乃請徵其弟子王梓、劉季偉、韓思永、耶律有尚、呂端善、姚燧、高凝、白棟、蘇郁、姚燉、孫安、劉安中十二人爲伴讀。詔驛召之來京師。分處各齋。以爲齋長。時所選子弟皆幼稚。衡待之如成人。其爲教因覺以明善。因明以開蔽。相其動息以爲張弛。課誦少暇。即習禮。或習書筭。少者則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若干遍。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爲生人之道。十年。權臣屢毀漢法。諸生廩食或不繼。衡請還懷。帝以問翰林學士王磐。磐對曰。衡教人有法。諸生行可從政。此國之大體。宜勿聽其去。帝命諸老臣議其去留。竇默爲衡懇請之。乃聽衡還。以贊善王恂攝學士。劉秉忠等奏乞以衡弟子耶律有尚蘇郁、白棟爲助教。以守衡規矩。從之。國家自得中原。用金大明厤。自大定是正後六七十年。氣朔加時漸差。帝以海宇混一。宜協時正日。十三年。詔王恂定新厤。恂以爲厤家知厤數而不知厤理。宜得衡領之。乃以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教領太史院事。召至京。衡以爲冬至者厤之本。而求厤本者在驗氣。今所用宋舊儀。自汴還至京師。已自乖舛。加之歲久。規環不叶。乃與太史令郭守敬等新製儀象圭表。自丙子之冬日測晷景。得丁丑戊寅己卯三年冬至加時。減大明厤十九刻二十分。又增損古歲餘歲差法。上考春秋以來冬至。無不盡合。以月食衡及金木二星距驗冬至日躔。校舊厤。退七十六分。以日轉遲疾中平行度驗月離宿度。加舊厤三十刻。以綫代管闚測赤道宿度。以四正定氣。立損益限。以定日之盈縮。分二十八限爲三百六十六。以定月之遲疾。以赤道變九道定月行。以遲疾轉定度分定朔。而不用平行度。以日月實合時刻定晦。而不用虛進法。以躔離朓朒定交食。其法視古皆密。而又悉去諸厤積年月日法之傅會者。一本天道自然之數。可以施之永久而無弊。

自餘正謚完闕、蓋非一事。十七年厤成、奏上之、賜名曰授時厤、頒之天下。六月、以疾請還懷。皇太子爲請於帝、以予師可爲懷孟路總管以養之、且使東宫官來諭衡曰、公毋以道不行爲憂也、公安則道行有時矣。其善藥自愛。十八年、衡病革、家人祠、衡曰吾一日未死、寧不有事於祖考。扶而起、奠獻如儀。既徹、家人餕、怡怡如也。已而卒、年七十三。是日大雷電、風拔木、懷人無貴賤少長皆哭於門、有數千里來者。衡善教、其言煦煦、雖與童子語、如恐傷之、故所至無賢不肖、皆樂從之。所去人皆哭泣不能舍。服念其教如金科玉條、終身不敢忘、或未嘗及門、傳其緒餘、而折節力行、爲名世者、往往有之。聽其言、雖武人俗士異端之徒、無不感悟者。丞相安童一見衡、語同列曰、若輩自謂不相上下、蓋十百與千萬也。翰林承旨王磐氣槩一世、少所與可、獨見衡曰、先生神明也。大德二年、贈榮禄大夫、司徒、謚文正。至大二年、加正學垂憲佐運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封魏國公。皇慶二年、詔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延祐初、又詔定書院京兆以祀衡、給田奉祠事、名魯齋書院。魯齋、衡居魏時所署也。

聖域述聞卷二十四終

校記

①較：當作「校」，見中華書局本《元史》卷一八九履祥傳。
②名：當作「名」。
③始：當作「如」，見《元史》卷一五八衡傳。
④平：當作「年」，見右引書。
⑤廟廊：當作「廊廟」，見右引書。
⑥廷：當作「任」，見右引書。
⑦歡：當作「假」，見右引書。
⑧况：當作「汛」，見右引書。
⑨變數：當作「數變」，見右引書。
⑩獨：當作「觸」，見右引書。

薛瑄字德温、河津人。父貞、洪武初領鄉薦、爲元氏教諭。母齊夢一紫衣人謁見、已而生瑄。性穎敏、甫就塾、授之詩書、輒成誦、日記千百言。及貞改任滎陽、瑄侍行、時年十二。以所作詩賦呈監司、監司奇之。既而聞高密魏希文、海寧范汝舟深於理學、貞乃並禮爲瑄師。由是盡焚所作詩賦、究心洛閩淵源、至忘寢食。後貞復改官鄢陵、瑄補鄢陵學生、遂舉河南鄉試第一、時永樂十有八年也。明年成進士、以省親歸。居父喪、悉遵古禮。宣德中服除、擢授御史。三楊當國、欲見之、謝不往。出監沅州銀場。日探性理諸書、學益進。以繼母憂歸。正統初、還朝、尚書郭璡舉爲山東提學僉事。首揭白鹿洞學規開示學者、延見諸生、親爲講授。才者樂其寬、而不才者憚其嚴、皆呼爲薛夫子。王振語三楊、吾鄉誰可爲京卿者。以瑄對、召爲大理左少卿。三楊以用瑄出振意、欲瑄一往見。李賢語之、瑄正色曰、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爲也。其後議事東閣、公卿見振多趨拜、瑄獨屹立。振趨揖之、瑄亦無加禮、自是銜瑄。指揮某死、妻有色、振從子山欲納之、指揮妻不肯、妾遂許妻毒殺夫、下都察院訊、已誣服。瑄及同官辨其冤、三却之。都御史王文承振旨、誣瑄及左右少卿賀祖嗣、顧惟敬等故出人罪。振復諷言官劾瑄等受賄、並下獄、論瑄死、祖嗣等末減有差。繫獄待決、瑄讀易自如。子三人、願一子代死、二子充軍、不允。正當行刑、振蒼頭忽泣於爨下、問故、泣益悲。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也。振大感動。會刑科三覆奏、兵部侍郎王偉亦申救、乃免。景帝嗣位、用給事中程信薦、起大理寺丞。也先入犯、分守北門有功、尋出督貴州軍餉、事竣即乞休。學士江淵奏留之。景泰二年、推南京大理寺卿。富豪殺人、獄久不決、瑄執寘之法。召改北寺。蘇州大饑、貧民掠富豪粟、火其居、蹈海避罪。王文以閣臣出視、坐以叛、當死者二百餘人。瑄力辨其誣、文恚曰、此老倔強猶昔。然卒得減死。屢疏告老、不許。英宗復辟、拜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閣預機務。王文、于謙下獄、下群臣議。石亨等將置之極刑、瑄力言於帝。後二日、文、謙死、獲減一等。帝數見瑄、所陳皆關君德事。已見石亨、曹吉祥亂政、疏乞骸骨。帝心重瑄、微嫌其老、乃許之歸。瑄學一本程朱、其修己教人、以復性爲主、充養邃密、言動咸可法。嘗曰、自考亭以還、斯道已大明、無煩著作、直須躬行耳。有讀書錄二十卷、平易簡切、皆自言其所得、學者宗之。天順八年六月卒、年七十有二、贈禮部尚書、謚文清。弘治中、

給事中張九功請從祀文廟、詔祀於鄉。已給事中楊廉請頒讀書錄於國學、俾六館誦習、且請祠名、詔名正學。隆慶六年、從祀孔子廟庭。嘉靖九年、稱先儒。

陳獻章字公甫、新會人。舉正統十二年鄉試、再上禮部不第。從吳與弼講學、居半載歸、讀書窮日夜不輟。築陽春臺、靜坐其中、數年無戶外跡。久之、復游太學。祭酒邢讓試和楊時此日不再得詩一篇、驚曰、龜山不如也。颺言於朝、以為真儒復出、由是名震京師。給事中賀欽聽其議論、即日抗疏解官、執弟子禮事獻章。獻章既歸、四方來學者日進。廣東布政使彭韶、總督朱英交薦、召至京、令就試吏部、屢辭疾不赴、疏乞終養。授翰林院檢討以歸。至南安、知府張弼疑其拜官與與弼不同。對曰、吳先生以布衣為石亨所薦、故不受職、而求觀秘書、冀在開悟主上耳。時宰不悟、先令受職、然後觀書、殊戾先生意、遂決去。獻章聽選國子生、何敢偽辭釣虛譽。自是屢薦、卒不起。獻章之學以靜為主、其教學者但令端坐澄心、於靜中養出端倪。或勸之著述、不答。嘗自言曰、吾年二十七始從吳聘君學、於古聖賢之書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專求用力之方、亦卒未有得。於是舍繁求約、靜坐久之、然後見吾心之體隱然呈露、日用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勒也。其學灑然獨得、論者謂有鳶飛魚躍之樂、而蘭谿姜麟至以為活孟子云。獻章儀幹修偉、右頰有七黑子。母年二十四守節、獻章事之至孝。母有念、輒心動、即歸。宏治十三年卒、年七十三。萬曆十二年、追謚文恭、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

蔡清字介夫、晉江人。少走侯官、從林玭學易、盡得其肯綮。舉成化十三年鄉試第一、二十年成進士、即乞假歸講學。已謁選、得禮部祠祭主事。王恕長吏部、重清、調為稽勳主事、恒訪以時事。清乃上二札、一請振紀綱、一薦劉大夏等三十餘人、恕皆納用。尋以母憂歸、服闋、復除祠祭員外郎。乞便養、改南京文選郎中。一日心動、急乞假養父、歸甫兩月而父卒。自是居家授徒不出。正德改元、即家起江西提學副使。寧王宸濠驕恣、遇朔望、諸司先朝王、次日謁文廟。清不可、先廟而後王。王生辰、令諸司以朝服賀、清曰、非禮也、去蔽膝而入。王積不悅。會王求復護衛、清有後言、王欲誣以誹毀詔旨、清遂乞休。王佯輓留、且許以女妻其子、竟力辭去。劉瑾知天下議已、用蔡京召楊時故事、起清南京國子祭酒。命甫下而清已卒、時正德三年也、年五十六。清之學初主靜、後主虛、故以虛名齋。平生飭躬砥行、貧而樂施、為族黨依賴。以

著易名。嘉靖八年、其子推官存遠以所著易經、四書蒙引進於朝、詔为刊布。萬歷中、追謚文莊、贈禮部右侍郎。本朝雍正二年、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

呂坤字叔簡、寧陵人。萬歷二年進士、爲襄垣知縣、有異政。調大同、徵授戶部主事、歷郎中、遷山東參政、山西按察使、陜西右布政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居三年、召爲左僉都御史。歷刑部左右侍郎。二十五年五月、疏陳天下安危、其畧曰、竊見元旦以來、天氣昏黃、日光黯淡、占者以爲亂徵。今天下之勢、亂象已形而亂勢未動、天下之人亂心已萌而亂人未倡。今日之動、皆播亂機使之動、助亂人使之倡者也。臣敢以救時要務爲陛下陳之。自古幸亂之民有四。一曰無聊之民、飽溫無由、身家俱困、因懷逞亂之心、冀緩須臾之死。二曰無行之民、氣高性悍、玩法輕生、居常愛玉帛子女而不得、及有變則淫掠是圖。三曰邪說之民、白蓮結社、徧及四方、教主傳徒、所在成聚、倘有招呼之首、此其歸附之人。四曰不軌之民、乘釁蹈機、妄思雄長、惟冀目前有變、不樂天下太平。陛下約已愛人、損上益下、則四民皆赤子、否則悉爲寇讐。今天下之蒼生貧困可知矣。自萬歷十年以來、無歲不災、催科如故。臣久爲外吏、見陛下赤子凍骨無兼衣、饑腸不再食、垣舍弗葺、苦藁未完、流移日衆、棄地猥多。留者輸去者之糧、生者承死者之役。君門萬里、孰能仰訴。今國家之財用耗竭可知矣。數年以來、壽宮之費幾百萬、織造之費幾百萬、寧夏之變幾百萬、黄河之潰幾百萬、今大工採木費又各幾百萬矣。土不加廣、民不加多、非有雨菽雨金、安能爲計。今國家之防禦疎畧可知矣。三大營之兵以衛京師也、乃馬半羸敝、人半老弱。九邊之兵以禦外寇也、皆勇於挾上、怯於臨戎。外衛之兵以備征調資守禦也、伍缺於役占、家累於需求、皮骨僅存、折衝奚賴。設有千騎橫行、兵不足用、必選民丁。以怨民鬬怨民、誰與合戰。人心者、國家之命脈也。今日之人心、惟望陛下收之而已。關隴氣寒、土薄民生貲艱、自造花絨比戶困趣逼、提花染色、日夜無休、千手經年、不成一匹。他若山西之綢、蘇松之錦綺、歲額既盈、加造不已。至饒州磁器、西域回靑、不急之須、徒累小民敲骨。陛下誠一切停罷、而江南、陜西之人心收矣。以採木言之、丈八之圍、非百年之物、深山窮谷、蛇虎雜居、毒霧常多、人烟絶少、寒暑飢渴、瘴癘死者無論矣。乃一木初臥、千夫難移、倘遇阻艱、必成傷殞。蜀民語曰、入山一千、出山五百、哀可知也。至若海木、官價雖一株千兩、比來都

下、爲費何止萬金。臣見楚蜀之人談及採木、莫不哽咽。苟損其數、增其直、多其歲月、減其尺寸、而川貴湖廣之人心收矣。以採礦言之、南陽諸府、比歲饑荒、生氣方蘇、菜色未變。自責報殷戶、而半已驚逃。自供應礦夫工食、官兵口糧、民多至累死。自都御史李盛春嚴行切責、而撫按畏罪不敢言。今礦砂無利、責民納銀、而奸人仲春復爲懷奪侵漁之計、朝廷得一金、郡縣費千倍。誠勅戒使者毋散砂責銀、有侵奪小民若仲春者誅無赦、而四方之人心收矣。官店租銀收解、自趙承勛造四千之説、而皇店開自朝廷、有內官之遣、而事權重。夫市井之地、貧民求升斗絲毫以活身家者也。陛下享萬方之富、何賴於彼。且鄉保入店爲屋幾何、而歲有四千金之課。課既四千、徵收何止數倍。不奪市民、將安取之。今豪家遣僕設肆、居民倚受其殃、況特遣中貴、賜之勅書、以壓卵之威、行竭澤之計、民困豈顧問哉。陛下撤還內臣、責有司輸課、而畿甸之人心收矣。天下宗室皆九廟子孫、王守仁、宋守仁、衛官、與新建伯同姓名。王錦襲蓋世神奸、籍隔數千里而冒認王甥子孫、事隔三百年而妄稱受寄財產。中間僞造絲綸、假傳詔旨、明欺聖主、暗陷親王。有如楚王、銜恨自殺、陛下何辭以謝高皇帝之靈乎。此兩賊者罪應誅

殛、乃止令回籍。臣恐萬姓驚疑。誠急斬二賊、以謝楚王、而天下宗藩之心收矣。崇信伯費甲金之貧、十廂珠寶之誣、皆通國所知也。始誤於科道之風聞、嚴迫猶未爲過。今眞知其枉、又加禁錮、實害無辜。情還甲金革去之祿、復五城廠衞降斥之官、而勳戚之人心收矣。法者所以平天下之情、其輕其重、太祖既定爲律、列聖又增爲例。如輕重可以就喜怒之情、則例不得爲一定之法。臣待罪刑部三年矣、每見詔獄一下、持平者多拂上意、從重者皆當聖心。如往年陳恕、王正甄、常照等獄、臣等欺天罔人、已自廢法、陛下猶以爲輕、俱加大辟。然則律例又安用乎。誠俯從司寇之平、勉就祖宗之法、而囹圄之人心收矣。自古聖明之君、豈樂誹謗之語。然而務求言責諫者、知天下存亡係言路通塞也。比來驅逐既多、選補皆罷、天閽遂密、法座崇嚴、若不廣達四聰、何由明照萬里。今陛下所聞皆衆人之所敢言也、其不敢言者、陛下不得聞矣。一人孤立萬乘之上、舉朝無犯顏逆耳之人、快在一時、憂貽他日。陛下誠釋曹學程之繫、還吳文梓等官、凡建言得罪者悉分別召用、而士大夫之心收矣。朝鮮密邇東鄙②、近吾肘腋、平壤西鄰鴨綠、晉州直對登萊、倘倭夷取而有之、藉衆爲兵、就地資食、進則斷我

潰遁、遁則寇我遼東、不及一年、京城坐困。此國家大蹙也。乃彼薊兵而二三其說、許兵而延緩其期、力窮勢屈、不折入為倭不止。陛下誠早決大計、并力東征、而屬國之人心收矣。四方輸解之物、營辦既苦、轉運尤艱、及入內庫、率至朽爛、萬姓脂膏、化為塵土。倘歲一稽核、著嚴者嚴監收之刑、朽腐者重典守之罪、一整頓間、而一年可備三年之用、歲省不下百萬、而輸解之人心收矣。自抄沒法重、株連數多、坐以轉寄則並籍家資、誣以多贓則互連親識、宅一封而雞豚大半餓死、人一出則親戚不敢藏留。如以官吏法嚴、兵番搜苦、少年婦女、亦令解衣。臣曾見之、掩目酸鼻。此豈盡正犯之家、重罪之人哉。一字相牽、百口難解、奸人又乘機恐嚇、挾取資財、不足不止。半年之內、擾徧京師、陛下知之否乎。願慎抄沒之舉、釋無辜之繫、而都下之人心收矣。列聖在御之時、豈少宦官宮妾、然死於箠楚者、未之多聞也。陛下數年以來、疑深怒盛、廣庭之中、狼籍血肉、宮禁之內、慘慼啼號、厲氣冤魂、乃聚福祥之地。今環門守戶之衆、皆傷心側目之人、外表忠勤、中懷醜毒、既朝暮不能自保、即九死何愛一身。陛下臥榻之側、同心者幾人、暮夜之際、防患者幾人。臣竊憂之。願少霽威嚴、慎用鞭朴、而左右之人心收矣。祖宗以來、有一日三朝者、有一日一朝者、陛下不視朝久、人心懈弛已極、奸邪窺伺已深。守衛官軍、祇應故事、今乾清修造、逼近御前、軍夫往來、誰識面貌。萬一不測、何以應之。臣望發宮鑰於質明、放軍夫於日昃、自非軍國急務、慎無昏夜傳宣。章奏不答、先朝未有、至於今日、強半留中。設令有國家大事、邀竊實封、揚言於外曰留中矣、人知之乎。願自今章疏未及批答者、日於御前發一紙下會極門、轉付諸司照察、庶君臣雖不面談、而上下猶無壅蔽。臣觀陛下昔時勵精為治、今當春秋鼎盛、曾無夙夜憂勤之意、惟孜孜以患貧為事。不知天下之財止有此數、君欲富而天下貧、天下貧而君豈獨富。今民生憔悴極矣、乃採辦日增、誅求益廣、斂萬姓之怨於一言、結九重之讎於四海、臣竊痛之。使六合一家、千年如故、即宮中虛無所有、誰忍使陛下獨貧。今禁城之內不樂有君、天下之民不樂有生、怨讟愁歎、難堪入聽、陛下聞之、必有食不能咽、寢不能安者矣。臣老且衰、恐不得復見太平、籲天叩地、齋宿七日、敬獻憂危之誠。惟陛下密行臣言、翻然若出聖心獨悟者、則人心自悅、天意自回。苟不然者、陛下他日雖悔、將何及耶。疏入、不報。坤遂稱疾乞休、中旨許之。於是給事中戴士衡劾

坤機深志險、謂石星大誤東事、孫鑛濫殺不辜、坤顧不言、由爲附會、無大臣節。給事中劉道亨言、往年孫丕揚劾張位、位疑疏出坤手、故使士衡劾坤。位奏辨、帝以坤旣罷、悉置不問。初、坤按察山西時、嘗撰閨範圖說、內侍購入禁中、鄭貴妃因加十二人、且爲製序、屬其伯父承恩重刊之。士衡遂劾坤因承恩進書結納宫掖、包藏禍心、坤持疏力辨。未幾、有妄人爲閨範圖說跋、名曰憂危竑議。略言、坤撰閨範、獨取漢明德后者、后由貴人進中宫、坤以媚鄭貴妃也。坤疏陳天下憂危、無事不言、獨不及建儲、意自可見。其言絕狂誕、將以害坤。帝歸罪於士衡等、其事遂寢。坤剛介峭直、留意正學。居家之日、與後進講習。所著述多出新意。初在朝、與吏部尚書孫丕揚善。後丕揚復爲吏部、屢推坤左都御史、未得命。言臣以八十老臣保坤、冀臣得親見用坤之效、不效甘坐失舉之罪、死且無憾。已又薦天下三大賢、沈鯉、郭正域、其一卽坤。丕揚前後推薦疏至二十餘上、帝終不納。福王封國河南、賜莊田四萬頃、坤在籍上言、國初分封親藩二十有四、賜田無至萬頃者。河南已封周、趙、伊、徽、鄭、唐、崇、潞八王、若皆取盈四萬、占兩河郡縣且半、幸聖明裁減。復移書執政言之。時廷臣亦力爭、得減半。卒天啓初、贈刑部尚書。

今上道光五年、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

孫奇逢字啓泰、號鍾元、直隸容城人。明萬厤庚子舉於鄉、國初遷居河南輝縣、講學蘇門山、學者稱爲夏峯先生。少與定興鹿善繼爲友、以聖學相砥礪、隨時隨處體認天理、以倫常爲本、以愼獨爲宗。見義必爲、無所避就。弱冠丁內外艱、喪葬一準古禮、率兄弟廬墓凡六年。學使者李蕃以純孝聞、命旌其門。天啓五年、逆閹魏忠賢竊柄、毒虐忠良、大興鉤黨之獄。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皆雅善善繼、亦素重奇逢。及光斗、大中被逮、時光斗弟光明、大中子學洢投鹿氏。時高陽孫承宗以樞輔督師榆關、善繼適贊軍事、其父正暨張果中與奇逢同志、出身營救。先舍兩家子弟於鹿氏莊、奇逢作書求救於承宗。略云、左魏諸君子清風大節、必不染指以庇罪人、此何待言。獨以善類之宗、直臣之首、橫被奇冤、自非有胸無心、誰不扼腕。維桑與梓、固浮邱舊履地也。遺愛在人、不止門牆之士與歌黃鳥。昔盧次楩一莽男子耳、謝茂秦以渺布衣行哭燕市、謂王元美等曰、諸君子不生爲盧生地、乃從千載下哀湘而弔賈乎。李獻吉在獄、何仲默

致書楊遂庵、求爲引手。康德涵、義徵同調、至不自愛其名。浮邱廓園之品、固當亟驅獻吉、何次楩敢望。某無能爲訴、倘負慙於茂秦。閣下功德前無遂庵、憐才扶世之咸、稍一引手、且有出德涵上者。況諸君子以道義臭味之雅、受知於閣下最深且久、豈無意乎。承宗得書、輒具疏請入覲、面陳關門機事。忠賢聞之、遣御林而泣、謂將清君側。熹宗詔止於途、遂坐光斗、大中以贓各累千萬、榜追之。奇逢與正、果中謀醵金輸納、炎蒸跨一驢奔走數百里外、各得金數百、齎送都門、而光斗、大中已先斃於杖。明年、順昌又以監車被逮、擬贓五千。奇逢復爲謀畫得數百金、而順昌又杖斃矣。是時逆燄方張、光斗等素所交游皆搖手鍵戶、噤不敢發聲、獨奇逢忠義所激、奮不顧身、人皆危之、而卒免於禍。光斗等遺骨藉以歸里、海內有范陽三烈士之稱、奇逢與正、果中也。保母客氏與忠賢表裏爲奸、其弟光先藉勢傾結士大夫、一時蟻附者恐後。屢招致奇逢不得、介所知餽名馬、固却不受。承宗將薦之於朝、其客茅元儀爲達其意、亦固辭而止。御史黃宗昌禮科、給事中王正志咸薦奇逢可大用、俱不赴。崇禎九年、兵瀕容城、奇逢率兄若弟及族黨俱入城、鄉邑相依者數十百家、有司紳士分城而守。奇逢獨領西北隅、雉堞久圮未築、而兵突至、隨禦隨築。鄰邑多陷、而容城巋然獨存。巡撫都御史張其平上其事、詔優秩擢用。會南都兵部尚書范景文亦以軍務馳聘、奇逢俱辭不起。時烽烟四警、城堡殘破、奇逢率子弟門人入易州之五公山、族黨相依者愈衆。乃飭戎器、練鄉兵、厲人心、儲糗糒、爲守禦計。暇則敦詩習禮於干戈搶攘時、隱然有□□揖讓之風。

國朝定鼎、以病廢徵不起、僑居於輝。慕蘇門百泉之勝、遂家焉。率子孫躬耕自給、弟子日進、而睢州湯斌往受業、卒爲一代名臣。奇逢講學以黜華崇實爲務、不立門戶、能通朱陸畛域。又樂易近人、不繩人以難行之事、故見者服其誠信。聆其議論、無不信聖賢之可爲。上自公卿大夫及田氓野老、有以疑難質者、輒披衷相告、弗吝也。天性孝友、櫝父書、觸手澤、輒涕零。逢忌日、慘容蔬食、終身如一。故人子弟貧不能自存者、推解無倦色、而成人之美、完人之節、力持風化、老而彌篤。所著有四書近指、讀易大旨、尚書近指、理學傳心、家禮酌、歲寒居答問、孝友堂家規、畿輔中州二人物考、取節錄諸書、行於世。卒年九十二。奇逢之學或以兼通陸王爲疑、然考其生平、隨時隨事體認天理、而功歸慎獨。遊其門者、高明

沈潛、成德達材、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蓋有非一曲所能測其涯涘者。至周旋左魏之難、一似氣節之祠③而卒遠於禍。觀其在白溝遊逅浮邱、辭色峻厲、心氣和平、雖緹騎環伺、莫能乘其隙、毋亦見其大則心泰、而誠至則物自無忤焉者乎。然則平日之養可知矣。

今上道光八年、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

聖域述聞卷二十五終

校記

①草：當作「爲」，見中華書局本《明史》卷二八二清傳。

②鄄：當作「陲」，見《明史》卷二二六坤傳。

③祠：疑誤。

聖域述聞卷二十六　　二長物齋叢書

劉宗周字起東、山陰人。父坡爲諸生、母章氏娠五月而坡亡。既生宗周、家酷貧、攜之育外家。後以宗周大父老疾、歸事之、析薪汲水持藥糜。然體羸甚、母嘗憂念之不置、遂成疾。又以貧故、忍而不治。萬曆二十九年、宗周成進士、母卒於家。宗周奔喪、爲堊室中門外、日哭泣其中。服闋、選行人、請養大父母。遭喪、居七年、始赴補。母以節聞於朝。時有崑黨、宣黨與東林爲難、宗周上言、東林顧憲成講學處、高攀龍、劉永澄、姜士昌、劉元珍皆賢人、于玉立、丁元薦較然不欺其志、有國士風。諸臣摘流品可也、爭意見不可。攻東林可也、黨崑宣不可。黨人大譁、宗周乃請告歸。天啓元年、起儀制主事。疏言魏進忠導皇上馳射戲劇、奉聖夫人出入自由、一舉逐諫臣三人、罰一人、皆出中旨、勢將指鹿爲馬、生殺予奪、制國家大命。今東西方用兵、奈何以天下委閹豎乎。進忠者、魏忠賢也。大怒、停宗周俸半年。尋以國法未伸、請戮崔文昇以正弑君之罪、戮盧受以正交私之罪、戮楊鎬、李如楨、李維翰、鄭之范以正喪師失地之罪、戮高出、胡嘉棟、康應乾、牛維曜、劉國縉、傅國以正棄城逃潰之罪。急起李三才爲兵部尚書、錄用清議名賢丁元薦、李朴等、諍臣楊漣、劉重慶等、以作仗節徇義之氣。帝切責之。累遷光祿丞、尚寶太僕少卿、移疾歸。四年、起右通政、至則忠賢逐東林且盡、宗周復固辭。忠賢責以矯情厭世、削其籍。崇禎元年冬、召爲順天府尹、辭不許。明年九月入都、上疏曰、陛下勵精求治、宵旰靡寧、然程效太急、不免見小利而速近功、何以致唐虞之治。夫今日所汲汲於近功者、非兵事乎。誠以屯守爲上策、簡卒節餉、修刑政而威信布之、需以歲月、未有不望風束甲者。而陛下方銳意中興、刻期出塞、當此三空四盡之秋、竭天下之力以奉饑軍、而軍愈驕。聚天下之軍以博一戰、而戰無日。此計之左也。今日之規規於小利者、非國計乎。陛下留心民瘼、惻然痌瘝、而以私①農告匱、一時所講求者皆掊克聚斂之政。正供不足、繼以雜派、科罰不足、加以火耗。水旱災傷、一切不問、敲扑日峻、道路吞聲、小民至賣妻鬻子以應。有司以掊克爲循良、而撫字之政絕。上官以催徵爲考課、而黜陟之法亡。欲求國家有府庫之財、不可得已。功利之見動、而廟堂之上日見其煩苛、事事糾之不勝糾、人人摘之不勝摘。於是名實紊而法令滋。頃者特嚴贓吏之誅、自宰執以下坐重典者十餘人、而貪風未盡息、所以導之者未善也。賈誼曰、禮禁未然之先、法施已

然之後。誠導之以禮、將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無犯辟之心、所謂禁之於未然也。今一切詿誤及指稱賄賂者、即業經昭雪、猶從吏議、深文巧詆、絶天下遷改之途、甚習爲頑鈍無恥、矯飾外貌以欺陛下。士節日壞、官邪日著、陛下亦安能一一察之。且陛下所以勞心竭思於上者、以未得賢人君子用之也。而所嘉予而委任者、率奔走集事之人、以摘發爲精明、以告訐爲正直、以便給爲才諝、又安所得賢者而用之。得其人矣、求之太備、或以短而廢長。責之太苛、或因過而成悞。且陛下所譬藎勖、出諸臣意表、不免有自用之心。臣下救過不給、巇能者因而間之、猜忌之端遂從此起。夫恃一人之聰明而使臣下不得盡其恐、則耳目有時壅滯。一人之英斷而使諸大夫國人不得衷其是、則意見有時移。方且爲內降、爲留中、何以追喜起之盛乎。數十年來、以門戶殺天下幾許正人、猶蔓延不已。陛下欲折君子以平小人之氣、用小人以成君子之公、前日之覆轍將復見於天下也。陛下求治之心操之太急、醞釀而爲功利。功利不已、轉爲刑名。刑名不已、流爲猜忌。猜忌不已、積爲壅蔽。正人心之危、所潛滋暗長而不自知者。誠能建中立極、默正此心、使心之所發悉皆仁義之良、仁以育天下、義以正萬民、自朝廷達於四海、莫非仁義之化。陛下已一旦躋於堯舜矣。帝以爲迂闊、然歎其忠。未幾、都城破兵、帝不視朝、章奏多留中不報。傳旨辦布囊八百、中官競獻馬騾、又令百官進馬。宗周曰、是必有以遷幸動上者、乃詣午門叩頭諫曰、國勢強弱視人心安危、乞御②下出御皇極門、延見百僚、明言宗廟山陵在此、固守外無他計。俯伏待報、自晨迄暮、中官傳旨、乃退。米價騰躍、請罷九門稅、修賈區以處貧民、爲粥以養老疾、嚴行保甲之法、人心稍安。時樞輔諸臣多下獄者、宗周言、國勢至此、諸臣負任使、無所逃罪。陛下亦宜分任咎。禹湯罪己、興也勃焉。曩皇上以情而疑羣臣、羣臣盡在疑中、日積月累、結爲陰痞、識者憂之。今日當開示誠心、爲濟③難之本。御便殿以延見士大夫、以票擬歸閣臣、以庶政歸部院、以獻可替否予言官、不效從而更置之、無坐錮以成其罪。乃者朝廷縛文吏如孤雛、而視武健士不啻驕子、漸使恩威錯置、文武皆不足信、乃專任一二內臣、闖以外次第委之。自古未有宦官典兵不悞國者。又劾馬世龍、張鳳翼、吳阿衡等罪、忤帝意。三年、以疾在告。進祈天永命之說、言法天之大者莫過於重民命、則刑罰宜當宜平。陛下以重典繩下、逆黨有誅、封疆失事有誅、一切詿誤重

者杖死、輕者謫去、朝署中半染赭衣、而最傷國體者無如詔獄。副都御史易應昌以平反下吏、法司必以鍛鍊爲忠直、蒼鷹乳虎接踵於天下矣。願體上天好生之心、首除詔獄、且寬應昌、則祈天永命之一道也。法天之大者莫過於厚民生、則賦斂宜緩宜輕。今者宿逋見徵及來歲預徵、節節追呼、閭閻困敝。貪吏益大爲民厲、貴州巡按蘇炎以行李被訐於監司、巡方黷貨、何問下吏、吸膏吮脂之弊接跡於天下矣。願體上天好生之心、首除新餉并嚴飭官方、則祈天永命之又一道也。然大君者天之宗子、輔臣者宗子之家相。陛下置輔半出特簡、亦願體一人好生之心、毋驅除異已、搆朝士以大獄、結國家朋黨之禍。毋寵利居成功、導人主以強富、釀天下土崩之勢。周延儒、溫體仁見疏不懌、以時方禱雨、而宗周稱疾、指爲偃蹇、激帝怒、擬旨詰之、且令陳足兵足餉之策。宗周條畫以對、延儒、體仁不能難。爲京尹、政令一新、挾豪家尤力。閹人言事輒不應、或相詬誶、宗周治事自如。武清伯蒼頭毆諸生、宗周捶之枷武清門外。嘗出見優人籠匧、焚之通衢。賙恤單丁下戶尤至。居一歲、謝病歸、都人爲罷市。八年七月、內閣缺人、命吏部推在籍者、以孫慎行、林釬及宗周名上、詔所司敦趣。宗周固辭、不許。明年正月入都、慎行已卒、與釬入朝。帝問人才兵食及流寇猖獗狀、宗周言、陛下求治太急、用法太嚴、布令太煩、進退天下士太輕。諸臣畏罪飾非、不肯盡職業、故有人而無人之用、有餉而無餉之用、有將不能治兵、有兵不能殺賊。流寇本朝廷赤子、撫之有道、則還爲民。今急宜以收拾人心爲本、收拾人心在先寬有司。參罰重則吏治壞、吏治壞則民生困、盜賊由此日繁。帝又問兵事、宗周言、禦外以治內爲本、內治修、遠人自服。干羽舞而有苗格、願陛下以堯舜之心行堯舜之政、天下自平。對畢趨出、帝顧體仁迂其言、命釬輔政、宗周他用。旋授工部左侍郎。逾月、上痛憤時艱疏、言、陛下銳意求治、而二帝三王治天下之道未暇講求、施爲次第猶多未得要領者。首屬意於邊功、而罪督遂以五年恢復之說進、是爲禍胎。己巳之役、謀國無良、朝廷始有積輕士大夫之心。自此耳目參於近侍、腹心寄於干城、治術尚刑名、政體歸叢脞、天下事日壞而不可救。廠衛司譏察、而告訐之風熾、詔獄及士紳、而堂廉之等夷、人人救過不給而欺罔之習轉甚、事事仰成獨斷、而諂諛之風日長、三尺法不伸於司寇、而犯者日衆、詔旨雜治五刑、歲躬斷獄以數千、而好生之德意泯、刀筆治絲綸而王言褻、誅

求及瑣屑而政體傷、參罰在錢穀而官愈貪、吏愈橫、賦
愈逋、敲扑煩而民生瘁、嚴刑重斂交困而盜賊日起、總
理任而臣下之功能薄、監視遣而封疆之責任輕、督撫
無權而將日懦、武弁廢法而兵日驕、將懦兵驕而朝廷
之威令并窮於督撫。朝廷勒限平賊、而行間日殺良報
功、生靈益塗炭。一旦天牖聖衷、撤總監之任、重守令之
選、下弓旌之招、收酷吏之威、布維新之化、方與二三臣
工洗心滌慮、以聯泰交、而不意君臣相遇之難也。得一
文震孟而以單辭報罷、使大臣失和衷之誼。得一陳子
壯而以過戇坐辜、使朝宁無吁咈之風。此關於國體人
心、非淺鮮者。陛下必體上天生物之心、以敬天、而不徒
倚風雷。必念祖宗鑑古之制、以率祖、而不輕改作。以簡
要出政令、以寬大養人才、以忠厚培國脈。發政施仁、收
天下泮渙之人心、而且還內廷掃除之役、正懦帥失律
之誅、慎天潢改授之途。遣廷臣齎內帑巡行郡國、爲招
撫使、赦其無罪而流亡者、陳師險隘、堅壁清野、聽其窮
而自歸。誅渠之外、猶可不殺一人、而畢此役、奚待於觀
兵哉。疏入、帝怒甚、諭閣臣擬嚴旨再四。每擬上、帝輒手
其疏覆閱、起行數周、已而意解。降旨詰問、謂大臣論事
宜體國度時、不當效小臣歸過朝廷爲名高、且獎其清

直焉。時太僕缺馬價、有詔願捐者聽。體仁及成國公朱
純臣以下皆有捐助。又議罷明年朝覲。宗周以輸貲免
覲爲大辱國、帝雖不悅、心善其忠、益欲大用。體仁患之、
募山陰人許瑚疏論之、謂宗周道學有餘、才諝不足。帝
以瑚同邑、知之宜眞、遂已不用。其秋、三疏請告去。至天
津、聞都城被兵、遂留養疾。十月事稍定、乃上疏曰、己巳
之變、誤國者袁崇煥一人。小人競修門戶之怨、異己者
概坐以崇煥黨、日造蜚語、次第去之。自此小人進而君
子退、中官用事而外廷浸疏。文法日繁、欺罔日甚、朝政
日隳、邊防日壞。今日之禍、實己巳以來釀成之也。且以
張鳳翼之溺職中樞也、而俾之專征、何以服王洽之死。
以丁魁楚等之失事於邊也、而責之戴罪、何以服劉澤
之死。諸鎮勤王之師爭先入衛者幾人、不聞以逗遛蒙
詰責、何以服耿如杞之死。今且以二州八縣之生靈結
一飽颺之局、則廷臣之累累若若、可幸無罪者、又何以
謝韓爌、張鳳翔、李邦華諸臣之或成或去。豈昔爲異己
驅除、今不難以同己相容隱乎。臣於是而知小人之禍
人國無已時也。昔唐德宗謂羣臣曰、人言盧杞奸邪、朕
殊不覺。羣臣對曰、此乃杞之所以爲奸邪也。臣每三復
斯言、爲萬世辨奸之要、故曰大奸似忠、大佞似信。頻年

以來、陛下惡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訐進、陛下錄清節而臣下多以曲謹容、陛下崇勵精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爲恭、陛下尚綜覈而臣下瑣屑吹求以示察。凡若此者、正似信似忠之類、究其用心、無往不出於身家利祿。陛下不察而用之、則聚天下之小人立於朝、有所不覺矣。天下即乏才、何至盡出中官下、而陛下每當緩急、必委以大任。三協有遣、通津臨德有遣、又重其體統、等之總督。中官總督、置總督何地。總督無權、置撫按何地。是以封疆嘗試也。且小人每比周小人以相引重、君子獨岸然自異、故自古有用小人之君子、終無黨比小人之君子。陛下誠欲進君子、退小人、決理亂消長之機、猶復用中官參制之、此明示以左右袒也。有明治理者起而爭之、陛下即不用其言、何至并逐其人、而御史金光辰竟以此逐。若惟恐傷中官心者、尤非所以示天下也。至今日刑政之最舛者、成德傲吏也、而以贓戍、何以肅懲貪之令。申紹芳十餘年監司也、而以莫須有之鑽刺戍、何以昭抑競之典。鄭鄤之獄、或以誣告坐、何以示敦倫之化。此數事者、皆爲故輔文震孟引繩批根、即向驅除異己之故智、而廷臣無敢言、陛下亦無從知之也。嗚呼、八年之間、誰秉國成、而至於是。臣不能爲首揆溫體仁解矣。

詔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體仁之謂也。疏奏、帝大怒。體仁又上章力詆、遂斥爲民。十四年九月、吏部缺左侍郎、廷推不稱旨、帝臨朝而歎、謂大臣劉宗周清正敢言、可用也、遂以命之。再辭不得、乃趨朝、道中進三劄、一曰明聖學以端治本、二曰躬聖學以建治要、三曰重聖學以需治化、凡數千言。帝優旨報之。明年八月、未至、擢左都御史、力辭、有詔敦趣。踰月、入見文華殿。帝問都察院職掌安在、對曰「在正己以正百寮、必存諸中者上可對君父、下可質天下士大夫、而後百寮則而象之。大臣法、小臣廉、紀綱整肅、職掌在是、而責成巡方、其首務也。巡方得人、則吏治清、民生遂。」帝曰「卿力行以副朕望。」乃列建道揆、貞法守、崇國體、清伏奸、懲官邪、飭吏治六事以獻。帝褒納焉。俄劾御史喻上猷、嚴雲京、而薦袁愷、成勇、帝並從之。其後上猷受李自成顯職、卒爲世大詬。冬十月、京師被兵、請旌死事盧象昇、而追戮僨國奸臣楊嗣昌、逮跋扈悍將左良玉、防關以備反攻、防潞以備透渡、防通津臨德以備南下。帝不能盡行。閏月晦日、召見廷臣於中左門。時姜埰、熊開元以言事下詔獄、宗周約九卿共救。入朝、聞密旨置二人死、宗周愕然、謂衆曰「今日當空署爭、必改發刑部始已。」及入對、御史楊若橋薦西洋

人謂若望善火器、請召試。宗周曰、邊臣不講戰守屯戍之法、專恃火器、近來陷城破邑、豈無火器而然。我用之制人、人得之亦可制我。不見河間反爲火器所破乎。國家大計以法紀爲主、大帥致屈援師逗遛、奈何反姑息爲此紛紛無益之舉耶。因議督撫去留、則請先去督師范志完。且曰、十五年來、陛下處分未當、致有今日敗局。不追禍始、更絃易轍、欲以一切苟且之政補目前罅漏、非長治之道也。帝變色曰、前不可追、善後安在。宗周曰、在陛下開誠布公。公天下爲好惡、合國人爲用舍、進賢才、開言路、次第與天下更始。帝曰、目下烽火逼畿甸、且國家敗壞已極、當如何。宗周曰、武備必先練兵、練兵必先選將、選將必先擇賢督撫、擇賢督撫必先吏兵二部得人。宋臣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則天下太平。斯言今日鍼砭也。論者但論才望、不論操守、未有操守不謹而遇事敢前、軍士畏威者。豈徒以議論捷給、舉動恢張、稱曰才望。取爵位則有餘、責事功則不足、何益成敗哉。帝曰、濟變之日、先才後守。宗周曰、前人敗壞皆由貪縱使然、故以濟變言、愈宜先守後才。帝曰、大將別有才局、非徒操守可望成功。宗周曰、他不具論、如范志完操守不謹、大將偏裨無不由賄進、所以三軍解體。由此觀之、操守爲主。帝色解曰、朕已知之。勅宗周起。於是宗周出奏曰、陛下方下詔求賢、姜埰、熊開元二臣遽以言得罪。國朝無言官下詔獄者、有之自二臣始。陛下度量卓越、妄如臣宗周戇直、如臣黄道周、倘蒙使過之典。二臣何不幸、不邀法外恩。帝曰、道周有學有守、非二臣比。宗周曰、二臣誠不及道周、然朝廷待言官有體、言可用用之、不可置之。即有應得之罪、亦當付法司。今遽下詔獄、終於國體有傷。帝怒甚、曰、法司錦衣皆刑官、何公何私。且罪一二言官、何遽傷國體。有如貪贓壞法、欺君罔上、皆可不問乎。宗周曰、錦衣膏粱子弟、何知禮義、聽寺人役使。即陛下問貪贓壞法、欺君罔上、亦不可不付法司也。帝大怒曰、如此偏黨、豈堪憲職。有間曰、開元此疏、必有主使、疑即宗周。金光辰爭之、帝叱光辰、并命議處。翌日、光辰貶三秩調用、宗周革職、刑部議罪。閣臣持不發、捧原旨御前懇救、乃免、斥爲民。歸二年、而京師陷、宗周徒步荷戈、詣杭州、責巡撫黄鳴駿發喪討賊。鳴駿誡以鎭靜、宗周勃然曰、君父變出非常、公專閫外、不思枕戈泣血、激勵同仇、顧藉口鎭靜、作遜避計耶。鳴駿唯唯。明日復趣之、鳴駿曰、發喪必待哀詔。宗周曰、嘻、此何時也、安所得哀詔哉。鳴駿乃發喪。問師期、則曰甲仗未具。宗

冏數曰、嗟乎、是烏足與有爲哉。乃與故侍郎朱大典、故給事中章正宸、熊汝霖召募義旅、將發而福王監國於南京、起宗冏故官。宗冏以大仇未報、不敢受職。自稱草莽孤臣、疏陳時政、言今日大計、舍討賊復仇、無以表陛下渡江之心、非毅然決策親征、無以作天下忠義之氣。一曰據形勝以規進取。江左非偏安之業、請進圖江北。鳳陽號中都、東扼徐淮、北控豫州、西顧荊襄、而南去金陵不遠、請以駐親征之師。大小銓除、暫稱行在、少存臣子負罪引慝之心。從此漸進、秦晉燕齊、必有響應而起者。一曰重藩屏以資彈壓。淮陽數百里、設兩節鉞、不能禦亂、爭先南下、致江北一塊土、拱手授賊。督漕路振飛坐守淮城、久以家屬浮舟遠地、是倡之逃也。於是鎮將劉澤清、高傑遂有家屬寄江南之說。軍法臨陣脫逃者斬、臣謂一撫二鎮皆可斬也。一曰愼爵賞以肅軍情。請分別各帥封賞、孰當孰濫、輕則收侯爵、重則奪伯爵。夫以左師之恢復而封、高劉之敗逃亦封、又誰不當封者。武臣既濫、文臣隨之、外臣既濫、中璫隨之、恐天下聞而解體也。一曰核舊官以立臣紀。燕京既破、有受僞官而叛者、有受僞官而逃者、有在封守而逃者、有奉使命而逃者、法皆不赦。亟宜分別定罪、爲戒將來。至於僞命南下、徘徊順逆之間、實繁有徒、必且倡爲曲說、以惑人心、尤宜誅絕。又言、當賊入秦流晉、漸過畿南、遠近洶洶、獨大江南北晏然、而二三督撫不聞遣一騎以壯聲援、賊遂得長驅犯闕。坐視君父之危亡而不救、則封疆諸臣之當誅者一。闖問已確、諸臣奮然而起、決一戰以贖前愆、自當不俟朝食。方且仰聲息於南中、爭言固圉之策、卸兵權於閫外、首圖定策之功、則封疆諸臣之當誅者又一。新朝既立之後、謂宜不俟終日、首遣北伐之師。不然則亟馳一介、聞道北進、檄燕中父老、起塞上名王、哭九廟、厝梓宮、訪諸王。更不然則起閩帥鄭芝龍、以海師下直沽、九邊督鎮合謀共奮、事或可爲。而諸臣計不出此、則舉朝謀國不忠之當誅者又一。罪廢諸臣、量從昭雪、自應援先帝遺詔及之。今乃槩用新恩、誅閹定案前後部書鵠矣、勢必彪虎之類、盡從平反而後已、則舉朝謀國不忠之當誅者又一。臣謂今日問罪、當自中外諸臣不職者始。詔納其言、宜付史館、中外爲悚動。而馬士英、高傑、劉澤清恨甚、滋欲殺宗冏矣。宗冏連疏請告、不得命、遂抗疏劾士英、言陛下龍飛淮甸、天實予之、乃有扈蹕微勞、入內閣、進中樞、宮銜世廕、晏然當之不疑者、非士英乎。於是李沾、侈言定策、挑激廷臣矣。劉孔昭以

功賞不均、發憤冢臣、朝端誹然聚訟、而羣陰且翩翩起矣。借知兵之名則逆黨可以然灰覽、反正之路則逃臣可以汲引、而闒部諸臣且次第言去矣。中朝之黨論方興、何暇闞河北之賊。立國之本紀已疏、何以言匡攘之略。高傑一逃將也、而恭若驕子、浸有尾大之憂。淮揚失事不難遣④撫臣道臣以謝之、安得不長其桀驁。則亦特士英羽翼也。劉黃諸將各有舊汛地、而置若奕棋、洶洶爲連雞之勢、至分割江北四鎮以慰之、安得不啟其雄心、則皆高傑一人倡之也。京營自祖宗以來、皆勳臣爲政、樞貳佐之。陛下立國伊始、而有內臣盧九德之命、則士英有不得辭其責者。總之、兵戈盜賊、皆從小人氣類感召而生、而小人與閹宦又往往相表裏。自古未有閹宦用事而將帥能樹功於方域者。惟陛下首辨陰陽消長之機、出士英仍督鳳陽、聯絡諸鎮、決用兵之策。史可法即不還中樞、亦當自淮而北、歷河以南、別開幕府、與士英相犄角。京營提督、獨斷寢之、書之史冊、爲弘光第一美政。王優詔答之、而促其速入。士英大怒、即日具疏辭位。且揚言於朝曰、劉公自稱草莽孤臣、不書新命、明示不臣天子也。其私人朱統鍡遂劾宗周疏請移蹕鳳陽、鳳陽高牆所在、欲以罪宗處皇上、而與史可法擁立潞王。其兵已伏丹陽、當急備。而澤清、傑日夜謀所以殺宗周者不得、乃遣客十輩往刺宗周。宗周時在丹陽、終日危坐、未嘗有惰容。客前後至者、不敢加害而去。而黃鳴駿入覲、兵抵京口、與防江兵相擊鬭。士英以統鎮言爲信也、亦震恐。於是澤清疏劾宗周陰撓恢復、欲誅臣等激變士心、召生靈之禍。劉良佐亦具疏言、宗周力持三案、爲門戶主盟、倡議親征、圖晁錯之自爲居守、司馬懿之閉城拒君。疏未下、澤清復草一疏、署傑、良佐及黃得功名上之、言宗周勸上親征、欲危君父、欲安置陛下於烽火凶危之地、蓋非宗周一人之謀、姜曰廣與姓合謀也。曰廣心雄膽大、翊戴非其本懷、故陰結死黨、翦除諸忠、然後迫劫乘輿、遷之別郡。如姓、宗周入都、臣等即渡江赴闕、面訐諸奸、正春秋討賊之義。疏入、舉朝大駭、⑤傳諭和衷集事。宗周不得已、以七月十八日入朝。初、澤清疏出、遣人錄示傑。傑曰、我輩武人、乃預朝事耶。得功疏辨、臣不預聞。士英寢不奏。可法不平、遣使徧詰諸鎮、咸云不知、遂據以入告。澤清輩由是氣沮。士英既嫉宗周、益欲去之、而薦阮大鋮知兵。有詔冠帶陛見。未幾、中旨特授兵部添注右侍郎。宗周曰、大鋮進退係江左興亡、老臣不敢不一爭之。不聽、則亦將歸爾。疏入、不聽。宗

周遂告歸、詔許乘傳。將行、疏陳五事、一曰修聖政、毋以近娛忽遠猷。國家不幸遭此大變、今紛紛制作、似不復有中原志者。土木崇矣、珍奇集矣、俳優雜劇陳矣、內豎充庭、金吾滿座、戚畹駢闐矣。讒夫昌、言路扼、官常亂矣。所謂狃近娛而忽遠圖也。一曰振王綱、無以主恩傷臣紀。自陛下即位、中外臣工不曰從龍則曰佐命、一推恩近侍則左右因而秉權、再推恩大臣則閣部可以兼柄、三推恩勳舊則陳乞至今未已、四推恩武弁則疆埸視同兒戲。表裏呼應、動有藐視朝廷之心。彼此雄長、即爲犯上無等之習、禮樂征伐漸不出自天子、所謂褻主恩而傷臣紀也。一曰明國是、無以邪鋒危正氣。朋黨之說、小人以加君子、釀國家空虛之禍、先帝末造可鑒也。今更爲一二元惡稱冤、至謂君子後先死於黨、死於徇國者若有餘戮。揆厥所由、止以一人進用、動引三朝故事排抑舊人、私交重、君父輕、身自樹黨而坐他人以黨。所謂長邪鋒而危正氣也。一曰端治術、無以刑名先教化。先帝頗尙刑名、而殺機先動於溫體仁。殺運日開、怨毒滿天下。近如貪吏之誅、不經提問、遠科舉名。未科舉名、先追贓罰。假令有禹好善之巡方、借成德以媚權相、又孰辨之。又職方戎政之奸弊、道路嘖有煩言、雖衛臣有不敢問者、則厥衛之設何爲、徒令人主虧至德、傷治體。所謂急刑名而忘教化也。一曰固邦本、毋以外釁釀內釁。前者淮揚告變、未幾而高、黃二鎭治兵相攻。四鎭額兵各三萬、不以殺敵而自相屠毒、又日煩朝廷講和、何爲者。夫以十二萬不殺敵之兵、索十二萬不殺敵之餉、必窮之術耳。不稍裁抑而加派橫征、蓄一二蒼鷹乳虎之有司、以天下徇之、已矣。所謂積外釁而釀內憂也。優詔報聞。明年五月、南都亡。六月、潞王降、杭州亦失守。宗周方食、推案慟哭、自是遂不食。移居郭外、有勸以文謝故事者、宗周曰、北都之變、可以死、可以無死、以身在田里、尙有望於中興也。南都之變、主上自棄其社稷、尙曰可以死、可以無死、以俟繼起有人也。今吾越又降矣、老臣不死、尙何待乎。若曰身不在位、不當與城爲存亡、獨不當與土爲存亡乎。此江萬里所以死也。出辭祖墓、舟過西洋港、躍入水中、水淺不得死、舟人扶出之。絶食二十三日、始猶進茗飲、後勺水不下者十三日。與門人問答如平時。閏六月八日卒、年六十有八。宗周始受業於許孚遠、已入東林書院、與高攀龍輩講習。馮從吾首善書院之會、宗周亦與焉。越中自王守仁後、一傳爲王畿、再傳爲周汝登、陶望齡、三傳爲陶奭齡、皆雜於禪。奭齡

講學白馬山、爲因果說、去守仁益遠。宗周憂之、築證人書院、集同志講肄。且死、語門人曰、學之要誠而已、主敬其功也。敬則誠、誠則天。良知之說、鮮有不流於禪者。宗周在官之日少、其事君不以面從爲敬。⑥人朝雖處暗室、不敢南嚮。或訊大獄、會大議、對明自、必却坐拱立移時。或謝病、徒步家居、布袍粗飯、樂道安貧。聞召就道、嘗不能具冠裳。學者稱念臺先生。

今上道光二年、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

聖域述聞卷二十六終

校記

①私：當作「司」，見《明史》卷二五五宗周傳。

②御：當作「陛」，見右引書。

③爲：當作「歸」，見右引書。

④遣：當作「譴」，見右引書。

⑤請：當作「清」，見右引書。

⑥人：當作「入」，見右引書。

陸隴其字稼書、浙江平湖人。康熙九年進士、十四年授
江南嘉定知縣。十五年、巡撫慕天顏請行州縣煩簡更
調之法、因言嘉定及崑山、丹陽、金壇等縣政務甚繁、賦
多逋欠。如隴其之操守稱絕一塵、才幹實非肆應、若調
補稍簡之縣、必勵其素守、惠愛百姓。疏下部議、謂煩簡
更調非例。既無肆應之才、應照才力不及例降三級調
用。會縣民有被盜殺、而其親屬以餅殺訴、隴其詳報是
餅是盜、俟緝獲後擬。既而獲盜鞫實、論如律。總督阿席
熙入奏、部議隴其初報不直指爲盜、應照諱盜例革職、
隴其遂罷歸。十七年、
詔舉博學鴻儒、工部主事吳源起薦隴其理學純深、文
行無愧、得
旨召試。隴其赴京、未及試、丁父憂歸。十八年、左都御史
魏象樞應
詔舉清廉官、疏言隴其任嘉定知縣、清操飲冰、愛民如
子。去官之日、萬民遮道擁轅。既去之後、家家尸祝、比於
父母。部議俟服滿日仍補知縣。
上曰、陸隴其係保舉廉能之官、如直隸清苑、江南無錫
等縣、最稱繁難之區、用之庶可展其才。二十二年、補直
隸靈壽知縣。二十三年、直隸巡撫格爾古德疏言隴其
潔己奉公、實心任事、革除火耗陋規、務農重穀、匪類斂
跡。履任未久、而教化已洽輿情。循例薦揚、以備擢用。疏
下部議、予紀錄。時九卿奉
旨公舉清廉官、格爾古德以兖州知府張鵬翮與隴其
並舉。二十九年、吏科以科道需人、奉
命九卿舉學問優長、品行可用者。九卿以隴其與清苑
知縣邵嗣堯、三河知縣彭鵬並舉、
旨行取、授隴其四川道監察御史。隴其疏言、畿輔沿山
州縣土瘠民貧、荒多熟少、自昔而然。數年以來、
皇上加意撫綏、禁止私派、不惜蠲賑、鳩鵠之民得苟延
殘喘。然以言乎家給人足、則未也。上年荒旱、雖聞有未
被災之處、不過差勝於被災者。初奉
諭槪予蠲免二十八年全租、又二十九年半租。後因部
議分別被災輕重、撫臣奏災輕田畝秋後帶徵。今雖秋
收稍稔、所入無幾、私債之追索、衣服之典當、已去其半、
仰事俯育、仍憂不足、又可責其兼完新舊之糧乎。若非
皇上曲加垂恤、恐有司惟考成是急、不顧民力難勝也。
疏下部議、尋
勅部遵前旨、盡行蠲免。湖廣總督丁思孔以偏沅巡撫

于養志在任守制題請。隴其疏言天下當承平之時。湖南非用兵之地。無藉于養志在任守制。若因督臣之題請而留。將來督撫丁憂皆援此為例。其不奪情者鮮矣。名教自此而弛。綱常自此而壞。關係世道人心非淺也。上覽疏。即以順天府尹王樑代于養志為偏沅巡撫。三十年。戶部以大兵征噶爾丹。軍用浩繁。奏行輸運糧草准作貢監及紀錄、加級、復級、封贈與捐免保舉例。御史陳菁奏請刪捐免保舉條。而增捐應陞先用。部議不准。隴其疏言捐納一事。原非

皇上所欲行。不過因一時軍需孔亟。不得已而暫開。若許捐免保舉。則與正途無異。且督撫保舉之人。必曰清廉方可合例。保舉可捐納。是清廉可捐納而得也。至於捐納先用。大抵皆奔競躁進之徒。多一先用之人。即多一害民之人。此皆不待辨而知其不可者也。臣更有請者。竊見近日督撫於捐納之員有遲之數年。既不保舉。又不糾劾者。不知果清廉乎。非清廉乎。抑在清濁之間乎。夫既以捐納出身。又不發憤自勵。則其志趣卑陋甘於汙下可知。使久居民上。其荼毒小民不知當何如。乞勅部通稽捐納之員到任三年而無保舉者。即行開缺休致。庶吏治可清。選途可疏。而民生可遂矣。疏入。下九卿議。九卿言先用未准捐。止捐免保舉。實無礙正途。若定限到任三年而無保舉者。即行休致。則營求保舉。奔競益甚。應俱無庸議。議上。得

旨。保舉一條。著會同陳菁、陸隴其再行詳議。及議。陳菁與九卿等並言事例已行。次年三月即停止。可不必更張。隴其遂獨為一議曰。捐納一途。實係賢愚錯雜。惟恃保舉以防其弊。雖不敢謂督撫之保舉盡公。然猶愈於竟不保舉也。今若并此去之。何以服天下之心。即貪汙之輩。自有督撫糾劾。而其僥倖獲免者。遂與正途一體陞轉。雖有次年三月停止之期。而此輩無不先期捐納。即無不一體陞轉。未可云無礙也。至於到任三年無保舉者令休致。猶恐近於刻。不知此輩由白丁捐納得官。其心惟思償其本錢。何知有

皇上之百姓。賦於民上者三年。亦已甚矣。又可久乎。況休致在家。仍得儼然列於搢紳。為榮多矣。若謂將居三年。輒營求保舉。此在督撫不賢則誠有之。若督撫賢何處營求。且即使督撫不賢。亦必不能盡捐納之員而保舉之。此休致之議。亦從吏治民生起見。未有吏治不清而民生可安者。未有仕途庬雜而吏治能清者。俱難無庸議者也。於是陳菁與九卿等各為一議曰。捐納官員

倘有劣蹟、可隨時糾劾。捐納保舉之後、仍挨俸陞轉、督撫旣未保舉、必無徇庇之情、而官之賢否自有分別、何處冗雜。至出仕三年之內、雖無奇政動上官之保舉、亦無劣蹟來下民之告發、即爲安養無事之官、何可勒令休致、以從前急公之人附入汰之未乎。且天下何地無才、何途無品貲郎。始自漢文、而文章如司馬相如、政事如張釋之皆以貲郎顯。故國家用人、不必分其門而阻其途、實政惠民、不必格成議而徇迂見。邇者軍需孔亟、許各項之捐納人、少而保舉之捐納人多、是以增列此項。隴其不計緩急輕重、浮詞粉飾、寸步難行、致捐納之人猶豫觀望。緊要軍需因此遲悞、務虛名而僨實事、莫此爲甚。應請革職、發往奉天安插。議上、

上曰、陸隴其居官未久、惜憒不知事情、妄眛陳奏、理應依議處分。念係言官、著寬免、命巡視北城以試俸期滿甄別應外調、遂乞假歸。三十一年十二月卒於家、年六十有三。三十三年正月、江南學政許汝霖任滿、

上曰、學政關係人才、甚屬緊要。朕觀原任御史陸隴其學問優長、操守甚善、若以補授、必能秉公考校、破除積弊。有裨士習。大學士王熙以隴其已故奏、

上乃以前此與隴其同舉淸廉直隸守道邵嗣堯爲江南學政。隴其遂祀直隸江南名宦、浙江鄉賢。雍正二年

辟雍釋奠、

諭九卿議增文廟從祀賢儒、因議曰、隴其自幼以斯道爲己任、精研程朱之學、兩任邑令、務以德化民。平生孝友端方、言笑不苟。其所著述、實能發前人所未發、邪說於正、允稱純儒、宜配饗俎豆。得

旨俞允。乾隆元年、

詔九卿核議應予追謚諸臣。議曰、宋儒胡瑗、呂祖謙、諸儒皆未居顯職、而有謚。隴其雖官止五品、已從祀文廟、應予追謚。

上特賜謚曰淸獻。尋禮部以會典未載五品官予謚立碑給價之例、請

上裁定。得

旨、陸隴其著加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照例給予碑價。隴其所著有四書大全、困勉錄、續錄、松陽講義、古文尙書考、讀書志疑、讀禮志疑、禮經會元、戰國策去毒、呻吟語質疑、衞濱日鈔、學術辨、問學錄、靈壽縣志、三魚堂文集、外集等書行世。從祀之主稱先儒。

聖域述聞卷二十七終



校記

①「舉」下當脱「得」字，見中華書局校點本《清史列傳》卷八隴其傳。

崇聖祠位次

崇聖祠在大成殿後、正祀五位、中肇聖王、左裕聖王、右詒聖王、次左昌聖王、次右啟聖王。配享先賢四位、東顏氏無繇、孔氏鯉、西向。西曾氏點、孟孫氏激、東向。兩廡從祀先儒五位、東周輔成、程珦、蔡元定、西向。西張迪、朱松、東向、均北上。

正祀五位

崇聖祠。[1]在宋大中祥符元年、封聖父叔梁紇齊國公、建堂於曲阜。元至順元年、加封啟聖王、建祠於天下學宮。本朝雍正二年、追封至聖五代爲王爵、增張子載之父從祀、更啟聖祠名曰崇聖祠。中奉孔子五世祖肇聖王木金父、高祖裕聖王祈父、曾祖詒聖王防叔、祖昌聖王伯夏、父啟聖王叔梁紇。啟聖王仕魯、爲鄹邑大夫、有勇力。襄公十年、魯人從晉伐偪陽、偪陽人啟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王抉之以出門者。孟獻子稱爲有力如虎云。王先娶魯之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病足不任繼嗣、王乃求婚於顏氏。顏氏父問其三女曰、鄹大夫父祖爲卿士、先聖王之裔也。其人身長九尺、武力絶倫、吾甚貪之。雖年長性嚴、不足爲疑、三子孰能爲之妻。二女莫對、幼女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即啟聖王夫人也。夫人禱於尼邱之山、生孔子。孔子年三歲、王卒、葬魯防山之陰。其後夫人卒、亦祔葬焉。

東配先賢二位

顏氏無繇、一作顏繇。字路、一作季路。復聖顏子之父、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學於闕里、從而受學。唐贈杞伯、宋追封曲阜侯、明正統二年、贈公爵、配享啟聖王。嘉靖九年、稱先賢顏氏。

孔氏鯉、字伯魚、述聖子思子之父。魯昭公九年、以鯉賜孔子、適伯魚初生、孔子榮君之貺、因以爲名。哀公嘗以幣召、稱疾不行。年五十、先孔子卒。伯魚以昭公九年生、時孔子年十九歲。伯魚年五十卒、孔子年六十九矣。顏淵少孔子三十歲、年三十二而卒、卒時孔子年止六十一。然則顏淵卒時伯魚見在、論語有顏路請車事、孔子引鯉也死爲證。顏淵不應卒在伯魚之先。家語云伯魚年五十卒、當是年三十故四十之誤宋崇寧元年、追封泗水侯。端平二年、升十哲位。明正統二年、贈公爵、配享啟聖王。嘉靖九年、稱先賢孔氏。

西配先賢二位

曾氏點、一作葴。字皙、一作子晳。述聖曾子之父。唐贈宿伯、宋追封萊蕪侯。明正統二年、贈公爵、配享啟聖王。嘉靖九年、稱先賢曾氏。

孟孫氏激、字公宜、亞聖孟子之父。元延祐三年、追封邾國公。明正統初、配享啟聖王。嘉靖九年、稱先賢孟孫氏。

東廡先儒三位

周輔成、先賢周子之父。登大中祥符八年蔡齊榜、特奏名進士。歷官多著政績、賀州桂嶺令、贈諫議大夫。明萬曆二十三年、從祀啟聖祠、稱先儒。

程珦、字伯溫、先賢二程子之父。曾祖羽、宋太宗朝三司使。父遹、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葬河南、遂爲河南人。仁宗錄舊臣後、以爲黃陂尉、還潤州觀察支使、攺大理丞、知虔州興國縣事。虔素難治、珦以德化民、人咸信服。調知龔州。時宜獠區希範既誅、鄉人忽傳其神降言、當爲我南海立祠、於是迎其神以往。至龔、珦使詰之、曰、比過潯、潯守以爲妖、投祠具江中、逆流而上、守懼、乃更致禮。珦使復投之、順流去、其妄乃息。攺知徐州沛縣事。久雨、平原出水、穀不登。珦募富民得豆數千石、使布之水中、水未涸而甲已露、是年遂不艱食。遷虞部員外郎、知鳳州。又遷庫部、徙知磁州、又徙漢州。嘗宴客開元僧舍、酒方行、人讙言佛光見、觀者相騰踐、珦安坐不動。頃之遂定。熙寧新法行、爲守令者奉命唯恐後、珦獨抗議其未便。使者李元瑜怒、即移病歸、旋致仕、累轉大中大夫、封永年縣開國伯。元祐五年卒、年八十五。珦慈恕而剛斷、平居與幼賤處、唯恐有傷其意、至於犯義理、則不假也。左右使令之人、無日不察其饑飽寒燠。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之子孫。嫁遣孤女、必盡其力。所得俸祿、分贍親戚之貧者。伯母寡居、奉養甚至。從女兄既適人而喪其夫、珦迎以歸、教養其子、均於子姪。時官小祿薄、克以爲義、人以爲難。尤善知人、嘗識周敦頤於屬掾之中、薦以自代、又命二子顥、頤師事之、卒成大儒。晚與文彥博、席汝言、司馬旦爲同年會、賦詩繪像、世以爲盛事、比唐九老。將卒、自爲墓誌、戒子孫勿求撰碑銘。文彥博、蘇頌等表其淸節、詔賜帛二百、官給其葬。明嘉靖十年、從祀啟聖祠、稱先儒。

蔡元定、字季通、建州建陽人。生而穎悟、八歲能詩、日記數千言。父發、博覽羣書、號牧堂老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脈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西山絕頂、忍饑啖薺讀書。聞朱熹名、往師之。熹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

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奧義、每至夜分。四方來學者、熹必俾先從元定質正焉。太常少卿尤袤、秘書少監楊萬里聯疏薦於朝、召之、堅以疾辭。築室西山、將爲終焉之計。時韓侂胄擅政、設僞學之禁、以空善類。臺諫承風、專肆排擊、然猶未敢誦言攻朱熹。至沈繼祖、劉三傑爲言官、始連疏詆熹、幷及元定。元定簡學者劉礪曰、化性起僞、烏得無罪。未幾、果謫道州。州縣捕元定甚急、元定聞命、不辭家、即就道。熹與從游者數百人餞別蕭寺中、坐客興歎、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元定賦詩曰、執手笑相別、無爲兒女悲。衆謂宜緩行、元定曰、獲罪於天、天可逃乎。杖屨同其子沈行三千里、脚爲流血、無幾微見言面。至春陵、遠近來學者日衆、州士子莫不趨席下以聽講說。有名士挾才簡傲非笑前修者、亦心服謁拜、執弟子禮甚恭。人爲之語曰、初不敬、今納命。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一日、謂沈曰、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化舊物。閱三日卒。侂胄既誅、贈迪功郎、賜諡文節。元定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究、義理洞見大原、下至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妙。古書奇辭奧義人所不能曉者、一過目輒解。熹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熹疏釋四書及爲易、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元定往復參訂。啟蒙一書、則屬元定起藁。嘗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及葬、以文誄之曰、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不復可得而見矣。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其平生問學、多寓於熹書集中。所著書有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燕樂原辯、皇極經世、太元潛書指要、洪範解、八陣圖說。熹爲之序。明嘉靖十年、以沈先從祀孔廟兩廡、升元定從祀、啟聖祠、稱先儒。

張迪、先賢張子之父。父復、眞宗時爲給事中、集賢院學士、贈司空。迪仕仁宗朝、終殿中丞、知涪州、卒於官。先世爲大梁人、諸孤幼不克歸、僑寓於鳳翔郿縣橫渠鎭之南大振谷口、遂葬迪於郿。子載因以橫渠自號。其卒也、亦葬迪墓之南。子孫遂占籍焉。

本朝雍正二年、從祀崇聖祠、稱先儒。

朱松、字喬年、先賢朱子之父。生有俊才、聞楊時傳河洛之學、益自刻厲、痛刮浮華、以趨本實。日誦大學、中庸、用力於致知誠意。自謂卞急害道、取古人佩韋之義、以名

其孫。負政和八年進士、授政和尉。外艱服除、調尤溪尉、監泉州石井鎮。紹興四年、用薦試館職、除祕書省正字。趙鼎都督川陝荊襄軍馬、召松爲屬辟。鼎再相、除祕書省校書郎、遷著作左②郎。以薦除尚書度支員外郎、兼史館校勘。歷司勳吏部郎、兼史職如故。修哲宗實錄成、轉奉議郎。秦檜決策議和、松與同列上章極言其不可、不報。松力疏求去、檜怒、風御史論其懷異自賢、陽爲辭遜、遂出知饒州。未上、請閒、主管台州崇道觀。病亟、屬子熹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沖三人、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三人謂胡憲、劉勉之、劉子翬也。熹奉命維謹。松卒、贈通議大夫。明嘉靖十年、從祀啟聖祠、稱先儒。

道光辛丑歲、桂林龍見田司馬光甸宰黔陽、嘗謂余曰、庠序之教爲造就人才根本地、學者專治舉業、於俎豆賢儒至有不能舉其名氏者。君職在是、而又多聞、盍裒集史傳事實勒爲專書、使邑士知根本之當務、冠儒冠而服儒服者、不徒以帖括畢乃事也。余因暇旦夕之功、輯成聖域述聞二十八卷。司馬欣然付梓。及陞任浙西、攜板以去。四方同好聞而見索、竟無以應。余近日編有孟子年譜、又於洛學編得孫夏峯先生傳西廡從祀。今又增入文信國、侍前稱所未備者。因取原編稍爲增輯、寄付蔣君維揚、彙入三長物齋叢書。刻成、附記於後。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嘉平黃本驥又識。

聖域述聞卷二十八終

校記

①「在」下疑有脱文。

②左：當作「佐」。

洙泗考信録

清道光四年刻本

清・崔述 撰

《洙泗考信録》四卷，清崔述撰，清道光四年刻本。

崔述（一七四〇——一八一六），字武承，號東壁，直隸大名（今屬河北）人。年十四，即泛覽群書，里人驚爲奇才。乾隆壬午舉於鄉，嘉慶初，選授福建羅源縣知縣，旋調署上杭縣。縣饒關税，宦闆者視爲利藪，述則以關税所餘數千金解充緝盗公費，日食蔬飲粥。繼復反任羅源，邑人迎者萬餘人。乃革弊俗，修文廟，課諸士，講學日昃不輟。嘉慶六年，老病乞休。既歸，往來河北，以著述自娱。卒於嘉慶二十一年，年七十有七。

前人稱崔述之學，考據詳明如漢儒，而未嘗墨守舊説而不求其心之安；辨析精微如宋儒，而未嘗空談虚理而不核乎事之實。其所著書有《考古提要》二卷，《上古考信録》二卷，《唐虞考信録》四卷，《夏商考信録》各二卷，《豐鎬考信録》八卷，《别録》三卷，《洙泗考信録》四卷，《餘録》三卷，《孟子事實録》二卷，《考古續説》二卷，《附録》二卷，是爲《崔氏考信録》。其自叙曰：「述自讀書以來，奉先人之教，不以傳注雜於經，不以諸子百家雜於經傳。久之，始覺傳注所言，有不盡合於經者；百家所言，往往有與經相背者。於是歷考其事，匯而編之，以經爲主，傳注之與經合者則著之，不合者則辨之；而異端小説不經之言，則辟其謬而删削之。題曰《考信録》。」其與《考信録》相輔者，别有《王政三大典考》三卷，《讀風偶識》四卷，《尚書辨僞》二卷，《論語餘説》一卷，《讀經餘論》二卷，《五服異同匯考》三卷，《易卦圖説》一卷，惟《春秋類編》四卷未成。著作由門人陳履和匯刻爲《東壁遺書》。

《洙泗考信録》考訂孔子生平事蹟，篇目有原始、初仕、在齊、自齊返魯、爲魯司寇、適衛、過宋、厄於陳蔡之間、反衛、歸魯、考終、遺型諸篇，辨析疑僞，務在去誣罔不經之説，還孔子本來面目。書中有備覽、存疑、附録、按語諸例，自謂折衷於孔孟，取信於詩書。其持論多有精闢之處，故深受近世疑古之家推崇。然亦有僅從情理推論，多使用默證，不免武斷之處，此學者不可不知也。

重刻洙泗考信錄序

孔子爲萬世師、其道載於六經、而其行事則史記世家、外家語、孔叢諸書皆有所記述。然世家之言已不能無謬妄、何有於餘子。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夫尚友者且當如是、而況乎萬世之師、當孔子時、列國之君雖不能顯其身、而賢人君子莫不知其爲聖。及乎戰國、異端競起、陽尊之而陰詆之、依托附會、思欲凌駕其上、以自伸己說。二千年來展轉相傳、眞僞雜出、有識之士雖或隨事糾正、而沿襲既久、未能粲然曠然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備於孔子之身、一言一動、莫非道之見端、事苟滋疑、道因而晦、考信之功、曷可少乎。大名崔東壁、熟讀三代聖賢之書、盡祛後世紕繆之說、因疑而徵信、於上古、唐虞夏商、周之事、皆錄而辨之、題曰考信。而孔子之事、別爲洙泗考信錄四卷、正譌闢妄之功、與諸錄等。其門人陳介存刻於甬上。越十餘年、東壁復加審定、欲重刻之、未就而卒。介存之官太谷、就東壁家求得之、甫刻其三代考信錄、而以憂去官、洙泗一錄、未及付梓。孔生廣沅、介存之門人也、行誼最篤、受書於介存、而出貲刻之、請序於予。爲予嘗序其三代考信錄也。自孔子設教洙泗之閒、七十子之徒傳其所學、遭秦歷漢、師承不絕。晉氏永嘉喪亂、古學遂湮、唐宋以來、詞章義理、帖括之學、此盛則彼衰、其弊也記誦繁蕪、而寡要、議論馳騁、而無根、洙泗一源、不啻流爲潢汙行潦矣。崔東壁曰、學者日讀孔子之書、而不知其爲人、不能考其先後、辨其眞僞、僞學亂經、而不知邪說誣聖而不覺、是亦聖道之一憾也。此其著錄之大指也。孔生師介存、介存師東壁、皆能不負所傳、庶幾古人師承不絕之義乎。介存歸里、孔生復從予遊、爲予與介存少同學、長同進也。然則是書之傳、豈不由於師友之相得哉。

嘉慶戊寅歲九月望日、滇齋王崧 署名 落 樂山撰。

洙泗考信錄目錄

洙泗考信錄卷之一

大名崔述東壁譔考　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刊

初余爲洙泗考信錄既成，尚未敢以自信。壬子秋，偶攜至京師，遇石屏陳履和，見而鈔之。既而履和隨任江西，余亦遊得閩之羅源。履和遂於南昌授梓，寄至羅源。然是時余已多所增易，與初本不同。既歸河北，山居無事，乃復益加刪改，錄爲定本，以貧未及梓也。恐閱者以兩本互異致疑，故特誌其首尾，弁於簡端。庚午二月，述自識。

原始

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事在春秋前，文在左傳昭公七年。

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同上。

備覽。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爲首。魯語

按國語皆後人所撰，往往失實。此雖無害於理，然難竟信，故別之以備覽。後凡稱備覽者，並倣此。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左傳隱公三年

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春秋桓公二年

存疑。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爲司馬，督爲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弑殤公，召莊公於鄭而立之。左傳桓公二年

存疑。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弑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公羊傳桓公二年

按孔父之死，經但書及，與仇牧、荀息同，而三傳皆以爲在弑殤公之前。穀梁氏曰：何以知其先殺孔父也？曰：既死，君不忍稱其名。夫春秋之策，宋大夫之不稱名者多矣，曰華孫，曰司馬，司城者，比比也。僅一不稱名，遂足以信其爲先死乎哉？而公羊、左氏因爲原夫孔父所以先死之故，正色立朝，其論甚美，卽督之宣言，亦近人情。然

竊意其皆出於臆度、恐不足爲據也、故附次於經、以俟考焉。至於左氏目逆之說、荒謬已甚、故今不錄、仍別爲辨於左。

左氏目逆之說、二傳無之。余按古者婦人車必有帷、士庶人之家出猶必擁蔽其面、況卿之内子乎。督安得見之而目逆之也哉。齊慶克詐爲婦人、蒙衣乘輦而入於閎、范士匄、欒王鮒二婦人輦以如公、衞世子蒯聵與渾良夫蒙衣而乘以如孔氏、稱姻妾以告、皆恐人之見之也、是古者婦人之出入不能見明甚、督安得見之而目逆之也哉。此誣古人之大者、且不近情理之尤者、余不敢信。

備覽。○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史記孔子世家

按此文或有所本、未敢決其必不然。然史記之誣者十七八、而此文又不見他經傳、亦未敢決其必然、故附次於備覽。

家語本姓解云、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孔父生木金父、金父生睪夷、睪夷生防叔、避華氏之禍而奔魯。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余按鄒叔以前、見於春秋傳者僅弗父何、正考父、孔父嘉三世、見於史記世家者僅防叔、伯夏二世、此外皆不見於傳記。史記之言、余猶不敢盡信、況史記之所不言者乎。且孔父爲華督所殺、其子避禍奔魯可也。防叔其曾孫也、其世當在宋襄、成間、於時華氏稍衰、初無搆亂之事、防叔安得避華氏之禍而奔魯乎。家語一書、本後人所僞撰、其文皆采之於他書而增損改易以飾之。如相魯篇采之於春秋傳、史記、辨物篇采之於春秋傳、國語。哀公問政、儒行兩篇采之於戴記、曲禮子貢、子夏、公西赤問等篇采之於戴記、春秋傳以至莊、列、說苑、讖緯之書、無不采、未有一篇無所本者。然取所采之書與家語比而觀之、則其所增損改易者文必冗弱、辭必淺陋、遠不如其本書甚、或失其本來之旨、其爲勦襲顯而可按。而世不察、以爲孔氏遺書、亦已惑矣。漢書藝文志云、孔子家語二十七卷。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則是孔

氏先世之書已亡、而此書出於後人所撰、顯然可見。且家語在漢已顯於世、列於七略、以康成之博學、豈容不見、而待肅之據之以駁已耶。此必毀鄭氏之學者僞撰此書以爲已證。其序文淺語夸、亦未必果出於肅。就令果出於肅、肅之學識亦不足爲定論也。故今不見於經傳、而但見於家語者、槪不敢錄。寧過而闕、不敢過而誣也。後並倣此。

偪陽人啟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郰人紇抉之以出門者。左傳襄公十年

高厚圍臧紇于防、師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郰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左傳襄公十七年

按、郰叔紇、史記作叔梁紇。左傳近古、而文義亦順適。郰邑、叔其字、紇其名、猶云衞叔封、申叔時也。史記之文、未知所本、當從左傳稱郰叔紇爲正。

家語本姓解云、叔梁紇娶於魯之施氏、生女九人、無男。其妾生孟皮、病足、乃求婚於顏氏。顏父問三女云云、二女莫對、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遂以妻之。余按、孔子之母名見於戴記檀弓篇、其稱爲顏氏女、則本之於史記孔子世家。然他經傳初未有言者也。檀弓、世家之謬、不可累舉、此文其可信乎。至於所載顏父之言、淺陋鄙俗、不復成語。徧覽春秋傳中、亦從未有因長疑婚、與女商埒者。其事其言皆非當日之所宜有、其爲臆撰無疑、故今不錄、雖名氏亦缺之以昭愼重。檀弓、世家之謬、詳見後各條下。

冬十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襄公二十有一年

公羊、穀梁兩傳記孔子生、皆在襄公二十有一年。而公羊傳云、冬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與穀梁年同而月異。史記孔子世家則云、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後於春秋傳者一年。余按、春秋郈、費之墮、在定公十二年、而孔子世家在十三年、是史記之年證之孔子所書而不合也。魯世家及年表孔子去魯、皆在定公十二年、而孔子世家在十四年、是史記之年即證之其所自爲之書

而亦不合也。故今從春秋傳。魯襄公之二十有一年、則周靈王之二十年已酉也。又按春秋、是年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則庚子乃十月之二十一日、既無閏月、則十一月中不得復有庚子。故今從穀梁、周正之冬十月、則今夏正之秋八月也。

孔庭纂要云、魯襄公二十二年冬十月庚子日、先聖生、即今之八月二十七日。余按、十月庚子之文、本之穀梁傳、在襄二十一年、非二十二年也。二十一年十月庚子、則今八月之二十一日也。以爲二十二年生者、史記世家文耳。世家未嘗言爲十月庚子生也。以穀梁氏爲不可信乎、則十月庚子之文不必采矣。以穀梁氏爲可信乎、則固二十一年生也、何得又從世家改爲二十二年。以世家之年冠穀梁之月日、方底圓蓋、進退皆無所據。然而世咸信之、余未知其爲何說也。

伏侯古今注云、孔子生之夜、有二蒼龍自天而下、有五老列於庭、有麟吐玉書於闕里云、水精之子、繼商周而素王出、故蒼龍繞室、五星降庭云云。余按麟所以爲瑞者、以其至仁、非能通神而作怪也。麟口中安得有書也哉。麟雖瑞物、亦胎生也、書者人之所爲、非天地所能生、麟亦不能自爲書也。麟口中安得有書也哉。西狩獲麟、春秋志之矣。孔子生時、果有麟至、乃眞祥也、春秋何以反不志乎。至於蒼龍五星之降、事尤荒唐。水精之子云者、語亦謬戾。此說至爲無稽、而世亦或信之、嗜其眞可異也已。

史記載鄭人之言云、孔子顙似堯、項似皐陶、肩類子產、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韓詩外傳載姑布子卿之言云、孔子得堯之顙、舜之目、禹之頸、皐陶之喙。孔叢子載萇宏之言云、孔子河目而隆顙、黃帝之形貌也。脩肱而龜背、長九尺有六寸、成湯之容體也。而孝經鈎命訣又云、孔子牛脣、虎掌、龜脊、海口。後世言孔子者多深信而樂道之。余按唐虞之時、未有土木之像、亦無有所謂影堂者。下至春秋之世、千有七八百年、其頭目項喙之詳、後

人何由歷歷知之。且同一額與目也、彼以爲似黃帝、此以爲似堯舜。同一似禹也、彼以爲身、此以爲頸。同一似皐陶也、彼以爲項、而此又以爲喙。藉令果是、亦必有一非矣。世家之文本多淺陋、至姑布子卿與萇宏之語、尤不雅馴、明係秦漢人之所爲。有一言之類論語、春秋傳者乎。其言尚非當日之言、而欲信其形之爲當日之形、噫、亦愚矣。夫擬聖人之形於堯、舜、禹、湯、妄加之猶不免於誣、況擬之於牛、虎、其侮聖人也孰甚焉。其爲說尤不經、薦紳之所難言、而後之人乃本之以爲影、據之以作像、甚矣、其樂受人欺也。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曹交問曰、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孟子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固不在於形也。執形以求聖人、淺矣、況其僞焉者乎。故并削之、以存聖人之眞。

備覽。○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孔子世家

孔子世家云、禱於尼邱、得孔子、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字仲尼。余按此說似因孔子之名字而附會之者、不足信。且既謂之因於禱、又謂之因於首、司馬氏已自無定見矣。今不錄。

家語云、孔子三歲而叔梁紇卒。按、孔子世家但云丘生、而叔梁紇死、不言何年。孔子之生、所傳聞猶異詞、況父卒之年乎。且不見於經傳、無可考、今闕之。

備覽。○孔子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孔子世家

家語云、孔子年十九、娶於宋幵官氏、一歲而生伯魚。伯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賜孔子、榮君之貺、故名曰鯉、而字伯魚。余按、家語稱伯魚卒年五十、顏淵卒年三十有二、又稱顏淵少孔子三十歲。若孔子年二十而生伯魚、則伯魚之卒當在顏淵卒後、而據論語顏淵死章伯魚之卒乃在顏淵卒前、是家語之年不足信矣。其年既不足信、則幵官之氏、賜鯉之說、亦安知其不出於附會乎。且孔子曰、吾少也賤、則年二十之時、蓋尚未仕、安能遂動國君而賜之鯉。故今并缺之。伯魚卒年之誤、詳見後

考終篇顏淵條下。

闕里志年譜云、二十歲爲委吏、二十一歲爲乘田吏。觀其文若確有所傳而云然者。然自二十二歲以後、凡二十五年皆不言孔子爲何官。謂孔子爲乘田至二十六年之久、既無此理。謂孔子二十五年皆隱不仕、直待陽虎作亂之時方仕、尤無此事也。然而年譜竟不言者、論語、孟子、春秋傳、孔子世家之所不載、年譜亦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年譜之初無所傳、而此文但本之孟子也明矣。孟子既不言爲何年、年譜何由知之而載之乎。蓋撰年譜者因見家語賜鯉之事、故臆度其已仕、而不知家語之亦出於臆度也。孔子曰、吾少也賤。若年二十而仕、不得謂之少賤。且天下之生而大夫者有幾人哉、官雖卑、祿足以自奉、豈容遽謂之賤乎。今移置之於後。

闕里志年譜云、二十四歲、聖母顏氏夫人卒。余按孔子母卒之年不見於經傳。世家載之十七歲前、而無年月。年譜以爲二十四歲、亦臆斷也。觀孟懿子之事可知矣。古者男子以氏別、婦人以姓係。世家、家語皆稱爲顏氏女、雖不足據、然謂爲顏氏之女、非謂女爲顏氏也。顏非姓也、何以稱焉。年譜乃謂之顏氏夫人。夫人之稱、或仍當代封號、謂之顏氏、則不合。今并闕之。

戴記檀弓篇云、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問於郰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曰、古者墓而不墳。今某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曰、防墓崩。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陳氏澔駁之曰、顏氏之死、孔子成立久矣。聖人人倫之至、豈有終母之世、不尋求父葬之地、至母殯而猶不知父墓乎。且母死而殯於衢路、必無室廬而死於道路者不得已之爲耳。聖人禮法之宗主、而忍爲之乎。此經襍出諸子所記、其間不可據以爲實者多矣。余按世家載此事、無年月、而在十七歲前、是以孔子爲尚幼也。果幼耶、孔子何以預自命爲東西南北之人乎、而又何以有門人乎。年譜蓋亦疑之、故以合葬之事

載之二十四歲之時。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至二十四歲而尚不知其父之墓。然則十年之所學者何事乎。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去而適衞、宋、陳、蔡諸國、不得已焉耳。當二十四歲時、何以預知其至是。孔子僅二十四、則門人長者不過十餘歲、恐亦不能爲孔子修墓。陳氏之辨是也。然封墓之故與墓崩之説亦謬。易云、上古不封不樹。是三代以來、皆封矣。文、武、周、召如皆不封、後人何由知其墓處。封之不自孔子始也明矣。孔子之孝、封墓必堅、一日之間、遇雨而遽崩、尚可謂之墓乎。故今皆不錄。

世家云、孔子母死、要絰。季氏享士、孔子與往、陽虎絀之曰、季氏享士、非敢享子也。孔子由是退。余按禮、居喪者三年不飲酒食肉。小功緦麻、飲酒食肉、不與人樂之。酒肉尚不可飲食、況敢受大夫之享乎。輕喪尚不與人樂之、況重喪乎。孔子如是、不幾貽笑於陽虎耶。家語亦覺其謬、又改其文以曲解之、謂陽虎弔、孔子告以享士之事、而孔子曰、某雖衰絰、亦欲與往。以示不非陽虎之意、則其謬更甚焉。何則、虎弔而言享士、即失禮、其小焉者耳。衰絰而往、失禮大矣。以此答之、不亦傎乎。且虎果失禮、不非之足矣、曷爲而更甚之、是諂也。不往而僞告以欲往、是欺也。聖人必不如是。故今皆不錄。

初仕

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孟子

世家云、嘗爲季氏史、料量平。嘗爲司職吏、而畜蕃息。余按委季、吏、史四字相似、故誤。後人又妄加氏字耳。孔子豈爲季氏家臣者哉。畜牧不可以云司職。二字亦誤。

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左傳昭公十七年

按孔子初仕之年、雖無明據、然郯子之朝、孔子年二十八、爲貧而仕、亦其時也。且能自通於國君、則非庶人可

知孔子之受職、蓋前此矣、故次之於委吏乘田之後。

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論語八佾篇

世家不載此事。今按入廟助祭、其位尊於委吏乘田矣。以鄹人之子呼聖人、則非年之高、位之崇可知也。故次之於此。

荀子云、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韓詩外傳作周廟。有欹器焉。顧謂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滿而覆、虛而欹。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知、守之以愚云云。余按此喻取意亘新、警世亦切。然玩其詞意、正與周廟金人之銘相類、皆似黃老家言、以語於聖人之道則淺矣。且其事不類春秋時事、其語亦不類論語中語、必後人所託、故今不錄。

附錄○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孔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孟子○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左傳昭公二十年

按此二事、皆在昭公二十年、但入廟助祭之年未有明據、則此未知在其前與、抑在其後與。姑附次於此。

孔子世家記昭公二十年齊景公與晏嬰適魯、景公問秦穆公於孔子、孔子盛稱之、以爲可以王云云。齊世家云、獵魯郊、因入魯、與晏嬰俱問魯禮。年表略同。余按齊君如魯、史未有不書者、而春秋經傳皆無之、且使果有此事、孔子當述周公明王道以告之、豈得盛推秦穆乎。又按左傳是年齊侯疥、遂痁、期年而不瘳、至十二月始小愈、而田於沛。未幾返於遄臺、此何暇遠涉於魯境耶。且其辭甚淺陋、必戰國策士之所僞託、今不錄。

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某、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自此以下六十餘言已見前原始篇、今不複舉。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某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學禮事在昭公

二十四年以後（文在左傳昭公七年。）

按、春秋昭公二十有四年、仲孫貜卒。其明年、昭公孫齊、世家所謂魯亂而孔子適齊者也。孔子之助祭、蓋前此矣、故次之於入廟之後。

孔子世家云、孔子年十七、孟釐（卽僖字、古通用。）子卒、懿子及南宮敬叔往學禮焉。余按春秋傳此文在昭公七年、由襄公二十二年遡推之、則孔子至是當年十七、是以史記云然。然孟僖子之卒、實在昭公二十四年、傳但因七年孟僖子至自楚、病不能相禮、而終言其事耳。世家不察、以爲本年之事、誤矣。懿子敬叔生於昭公之十二年、（杜註云似雙生。）當七年時、非惟孔子之年未可爲師、而二子固猶未生、安得有學禮之事乎。近世學者動謂漢儒近古、其言必有所本、後人駁之非是。今史記此言豈無所本者、而何以誤也。特學者道聽塗說、不肯詳考、故遂以漢儒爲皆可信耳。尤可笑者、闕里志云、孔子年譜亦載此事於十七歲。然則作年譜者但採史記諸子之文綴緝成書、而初非有所傳也明矣。學者乃以年譜爲據、抑何其不思之甚也。

史記孔子世家云、南宮敬叔言於魯君、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車兩馬、一豎子。適周問禮、見老子、老子送之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辨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老莊申韓列傳又云、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若是而已。孔子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老子其猶龍耶。余按、老聃之學、經傳未有言者、獨戴記曾子問篇、孔子論禮頗及之、然亦非有詭言異論如世俗所傳云云也。戰國之時、楊墨並起、皆託古人以自尊其說、儒者方崇孔子、爲楊氏說者因託諸老聃以詘孔子、儒者方崇堯舜、爲楊氏說者因託諸黃帝以詘堯舜、以黃帝之時禮樂

未與、而老聃隱於下位、其迹有近似乎楊氏者也。今史記之所載老聃之言、皆楊朱之說耳、其文亦似戰國諸子、與論語、春秋傳之文絕不類也。且孔子驕乎、多欲乎、有態色與淫志乎、深察以近死而博辯以危身乎、老聃告孔子以此言、欲何爲者。由是言之、謂老聃告孔子以如是云云者、妄也。孔子稱述古之賢人及當時卿大夫、論語所載詳矣。藉令孔子果嘗稱美老聃至於如是、度其與門弟子必當再四言之、何以論語反不載其一言。以德報怨、論語辨之矣、此世俗所傳老聃之說也。其說雖過、然猶未至如骨朽言在之語之尤爲不經也。孔子闢之當如何而闢之、當如何而與門弟子共正之、其肯反稱美之以爲猶龍、以惑世之人乎。由是言之、謂孔子稱老聃以如是云云者、妄也。昭公二十四年、孟僖子始卒、敬叔在衰絰中、不應適周。敬叔以昭公十二年生、至是年僅十三、亦不能從孔子適周。至明年而孔子已不在魯、魯亦無君之可請矣。諸侯之相朝會、容有在喪及幼稚者、彼爲國之大事、不獲已也、抑特有相者在。敬叔不能則已、不必使人相之而往適周以學禮也、而獨不念適周之非禮乎。且敬叔豈無車馬、豎子者、而必待魯君之與之。由是言之、謂敬叔從孔子適周、而魯君與之車馬者、亦妄也。此蓋莊、列之徒、因相傳有孔子與聃論禮之事、遂從而增益附會之、以詘孔子、而自張大其說。世家不察而誤采之、惑矣。道德五千言者、不知何人所作、要必楊朱之徒之所僞託、猶之乎言兵者之以陰符託之黃帝、六韜託之太公也、猶之乎言醫者之以素問、靈樞託之於黃帝、岐伯也。是以孟子但距楊墨、不距黃老、爲黃老之說者、非黃老、皆楊氏也。猶之乎不闢神農、而闢許行也。如使其說果出老聃、老聃在楊墨前、孟子何以反無一言闢之、而獨歸罪於楊朱乎。秦漢以降、其說益盛、人但知爲黃老、而不復知其出於楊氏、遂有以楊墨爲已衰者、亦有尊黃老之說、而仍闢楊墨者。楊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蓋皆不知

世所傳爲黃老之言者、卽爲我之說也。自是儒者遂舍楊朱、而以老聃爲異端之魁、嗚呼、冤矣。故凡言老聃者、惟戴記爲近是、然其有無亦不可知、故今概不錄其事與言、以絕後人之疑。

家語觀周篇亦載問禮事、大略本之世家、而頗增益其語、尤爲紕繆。所載孔子言云、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余按言老聃者、惟戴記曾子問篇爲近古、然所稱述亦皆禮之繁文末節、子貢所謂識其小者是也、烏覩所謂通禮樂之原者哉。至於世俗所傳以爲老聃言者、道德經耳。其言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又云、上德不德、下德不失德。其論道德謬矣。韓子云、道其所道、非吾之所謂道也、德其所德、非吾之所謂德也、烏覩所謂明道德之歸者哉。孔子學官於郯子、入太廟每事問、曰、吾自衞反魯、然後樂正、孔子之學、亦頗得諸四方考訂之功。詩曰、先民有言、詢於芻蕘、太廟駿奔之人、豈必皆嘗聞道者乎。然則孔子卽果適周、因問禮於老聃、以證魯禮有無流傳之誤、此亦尋常事耳、詎足供聖人之采擇、則可矣、烏有以爲己師而往從之者哉。韓子云、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此言正爲家語而發、嗚呼、以異端攻吾道、勝不勝猶未可知也、以吾儒自攻吾道、而其勢遂必無不勝、無怪乎異端之日熾、而聖學之日微也。且世家但云、敬叔言於魯君、請與孔子適周而已、家語則載敬叔之言、全錄左傳孟僖子將死之語。夫此語僖子屬其大夫則可、敬叔以適周請於君、何必詳敘孔子之祖德乎。世家但云、自周反魯、弟子益進而已、家語則云、自周返魯、道彌尊矣、弟子之進、蓋三千焉。夫孔子之道大矣、豈一見老聃之所能尊、而是時孔子年僅三十有五、弟子安得遂至於三千乎。家語一書、本魏晉間人雜取子史中孔子之事、綴輯增益以成書者、其時方

崇老莊、故其爲言如此。若借老聃以爲孔子重者、其識又遠出司馬遷下、而文亦淺陋鄙弱、本不足較。然自宋以來、儒者多信之不疑、以致沒聖人之實、良非小失、故余不敢不爲之辨。

觀周篇又云、孔子入后稷之廟、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愼言人也、戒之哉、勿多言云云。余按君子之道、時然後言。聖人之德、恂恂便便。聖賢之戒言也、曰訥、曰無易、曰玷不可爲、如是焉而已。三緘其口、則過於愼矣。孔子曰、愼而無禮則葸。推斯説也、必有緘默以取容、浮沉以處世者、不可以爲訓也。且周之太廟、誰得而漫置之、而漫銘之耶。其由來也必遠、最近亦當在周初時。今其文乃似周末戰國時人之語、何耶。而其所言執雌守下云云者、又皆與道德經之旨若合符焉、其爲習黄老之術者所託甚明、故不錄。

觀周篇又云、孔子見老聃而問焉、曰、甚矣、道之於今難行也。吾比執道、而今委質以求當世之君、而弗受也。云云。余按此文本之莊子之天運篇、采其意而改其文者。不知莊子一書、特欲張大其荒誕之説。以言淸淨者之宗老聃也、故多託爲老聃之言。以儒者之尊孔子也、故又借孔子以尊老聃之言、皆非以爲實然也。家語乃列之於孔子事中、謬矣。孔子年三十餘而適周、尚未及强仕之年、何得云道之難行耶。尚未歷經列國、何得云委質以求當世之君而弗受耶。家語乃載之於觀周篇中、疏矣。莊子一書、乃異端之最無忌憚者、撰家語者自謂孔氏遺書、乃信莊周、以卑孔子而尊老聃、豈非孔子之罪人乎。嗚呼、莊列之書、世亦有信之者、要其不信者固多也。家語采之、斯無不信之矣。是誤後人者家語也、非莊列也。故余於莊列異端之書不辨、亦不勝其辨、采於家語、然後辨之、以人之所重者在家語也。

年譜云、三十四歲、訪樂於萇宏。三十五歲、與南宮敬叔適周、見老聃而問禮焉。余按、戴記曾子問篇四言聞諸老聃、樂記篇言聞諸萇宏。孔子少時、或嘗適周、亦未可

定。要之自爲司寇以後、其年乃略可考。自是以前、位尚卑、望尚輕、弟子時亦尚寡、其事多出於後日所追記、其有無尚無可取證、況其年耶。魯之去周、千有餘里、是時孔子尚食貧、治行亦大不易、既訪樂於萇宏、何不卽問禮於老聃、而必待於明年之再往乎。且年譜於訪樂則載孔叢子河目隆顙之語、於問禮則采史記骨朽言在之文、乃楊朱氏所撰以詆孔子者、尤君子所必闢也。然年譜皆載之、則年譜非孔氏遺書、而爲後人之所妄撰也明矣。況於年月、安可信耶。故今皆不采。

附錄。○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左傳昭公二十五年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論語八佾篇

朱子論語集註云、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爲之、則何事不可忍爲。余按、春秋之時、三桓之僭多矣、聖人何獨於此一事疾之如此。然則此事卽傳所稱禘於襄公之事、無可疑者。但論語文簡質、而此事乃當時之所共知、故不必更詳也。此事傳不詳其年月、特因季氏之逐昭公而追記之。然傳所追記者四事、而此事獨在後、則此事疑卽在於此年。所謂孰不可忍云者、正謂逐君之事、亦所忍爲。然則孔子已逆知季氏之將逐君、非徒惡其僭而已也。孔子之至齊、據世家正在此年、但謂魯亂而後適齊。而玩此章語意、已有亂邦不居之心、則孔子之去魯、當卽在此時、不待於昭公之已出也。此乃聖人見幾之哲、傳記雖無明文、然幸此章猶存、而其詳又備載於左傳、可以深思詳考而自得之。余故表而出之、列之在齊之前、使人知孟子之所稱可仕則仕、可止則止者、謂此類也。

在齊

世家云、孔子適齊、爲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余按、春秋傳、高昭子名張、唁魯昭公、稱爲主君、阿景公意、輔孺子荼、卒爲陳氏所逐、其不肖如是。孟子曰、觀遠臣以其所主、況於爲之臣乎。百里奚賢人耳、或謂其食牛以

要秦穆公、孟子猶辭而闢之、況聖人而爲小人之家臣、以干時君乎。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若孔子果爲家臣以通乎時君、則是非但求之、且卑身以求之矣。子貢之言一何謬與。且此篇前云景公與晏嬰來適魯、問孔子云云。景公說果如所言孔子已早通乎景公晏子矣、亦何待於爲高氏之家臣乎。其自相刺謬也如此。此必無之事、故今不錄。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論語述而篇

世家云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蓋因論語子語魯太師樂之文而誤、不可從。

說苑云孔子至齊郭門外、遇嬰兒、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曰趣驅之、趣驅之、韶樂將作。余按樂之感人誠有如說苑所云者、然孔子在齊數年矣、何時不可聞韶、不必初來之日適會韶樂之作而後得聞之也。韶之作也、不在於廟朝則在於樂官之所。孔子初至人國之日、亦無由即入其廟朝官府而觀其樂之理、而何趣驅之之有哉。此特想像意度之詞、雖無害於理、實未必然、故不錄。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論語顏淵篇

說苑云、周廟焚、齊景公問孔子曰、何廟也。孔子對曰必釐王左傳作僖王、古通作釐。廟也。釐王變文王之制、輿馬奢侈、故天殃其廟。左右入報曰、是釐王之廟也。景公驚曰聖人之智不亦大乎。余按春秋所書並無釐王廟災之文、左傳所記釐王亦無變法奢侈之事。蓋即左傳哀公三年料魯桓僖廟災一事、而傳之者誤耳。家語以爲兩事而兼載之、則益誤矣。世俗所重於聖人者皆此類事、而不知聖人之初無借於此也。況由魯而之周、由陳而之齊、又以輿馬之侈附會之、傳聞之詞、尚足較乎。且此幸而

猶有左傳之文在其者其所由以誤之書既亡復誰得而辨其真僞也者烏知其不皆類此也故凡不見於經傳者概不錄。

世家云景公將以尼谿之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爲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張子厚云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耶余按晏嬰齊之賢大夫也孔子之爲聖人晏子未必能知若其有益於人國則晏子必無有不知者藉使景公不用孔子晏子猶當薦之況景公自欲用孔子而晏子乃反沮之乎且晏子以爲孔子不足賢耶則齊大夫如黎鉏梁邱據輩貪諛諂詐而竊祿者何限嬰何以悉不言而反靳之於孔子耶以爲孔子將奪己之權耶則嬰之在齊國無權與即不肖亦斷不至是嬰何爲而沮孔子哉孔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林放問禮之本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孔子豈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者哉伯魚顏淵之葬雖皆後日之事要必非不類然破產厚葬之譏爲不倫矣至於滑稽倨傲游說乞貸云云尤與儒者不類況孔子耶凡譖人者雖非其實要必取其近似之迹而附會之以取信於世主今晏子之所言事事皆與孔子相反天下有如是之譖人者乎春秋傳中記晏子言多矣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曰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大抵皆述禮樂稱先王以規當世之失孟子所記亦然非儒者而能爲是言乎今此世家之文獨以儒爲詬病是今而非古蔑禮而棄樂不但所言皆與孔子平生之事相反即與晏子平生之言見於左傳孟子者亦無一不相反而豈不怪也哉且春秋之世固無有所謂滑稽倨傲游

說乞貸者也、亦無有以是譏人者。自戰國時、淳于、愼到、莊周、顏蠋、張儀、蘇秦之徒並起、然後有以滑稽倨傲游說乞貸著者。其人雖非儒、然以其處士也、或有儒之者、而破崖厚壁之譏、亦自墨氏教行之後始有之。然則此言出於戰國時人之口明甚、而其文之淺陋、亦似戰國秦漢、絕不類左傳、孟子所述者。索隱曰、此說出晏子及晏子、其文傚異。然則此文乃戰國以後墨氏之徒之所僞撰、以攻吾儒者、以晏子之儉、故託之、而採晏子者又從而妄採之耳。彼司馬遷固不足怪、子厚號爲道學、而亦信之、何耶。又按、晏子之立至昭公二十五年孫齊之時、四十年矣、次年以論彗星見於傳、自是以後無聞焉。而彗星不書於經、其文又附於十二月之後、尚不敢必爲本年之事。然則孔子至齊之時、晏子或猶存、若去齊之日、則晏子必已卒、不待言也。接淅而行、不知所因者何事、要之必不因於平仲也。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孟子

說苑云、齊景公致廩丘於孔子、子不受、曰、君子以功受祿、今說景公未行、而賜廩丘、其不知某甚矣。遂辭而行。余按、敬事後食、固君子之心、制祿養廉、亦人君之正。景公與孔子邑、孔子辭之可也、然在景公固未有失也。孔子何譏而何行焉。孔子於季桓子曰、見行可之仕、言僅有行之機也。於衛靈公曰、際可之仕、則全未嘗行矣。然孔子皆受其祿、於景公何辭焉。且其語殊淺陋。孔子既非說客、景公未卒、亦不得稱其謚、其爲後人所託明甚、故不錄。

存疑。○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①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論語微子篇

按、孟子但言去齊、接淅而行、未嘗言其何故。獨論語微子篇載齊景公之言云云、然考其時勢、若有不符者。孔子在昭公世、未爲大夫、班尚卑、望尚輕、景公非能深知聖人者、何故卽思以上卿待之、而云以季氏則吾不能也。景公是時年僅四五十歲、其後復在位二十餘年、歲

會諸侯、賞戰士、與晉爭伯、亦不當云老不能用也。微子一篇本非孔氏遺書、其中篇殘簡斷、語多不倫。吾未敢決其必然、姑存之於接淅而行之後、以俟夫好古之士考焉。

附論○孟子曰、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孟子

孔子之至齊、世家載之昭公之世、在爲魯司寇之前、而春秋傳無之、其年無可考者。然按孟子云、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厄、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是孔子自爲司寇以後去魯適衛、過宋以至乎陳、無由北行以至齊也。春秋齊景公卒在魯哀公五年、孔子方在陳蔡之間、是孔子自以司寇去魯之後、不復能有見齊景公之時、則孔子至齊之必在於爲魯司寇之前可知也。且自昭公孫齊、國中無君、權臣擅命、正伯玉出近關、須無乘十乘之時。度孔子此時亦必不肯在魯、與季氏周旋。世家之說是也。其至齊之歲、前將禘條下已詳言之。惟其去齊之歲、未有明據。以理度之、孔子歸魯、當在定公既立之後。或至彼時去齊、或先去齊、而復暫棲他國、迨定公立、然後歸魯。均未可知。大抵自爲司寇以前、傳記多闕、事難臆斷、姑存其可知者如此。其不可知者、則在乎好學深思者之善悟也。

世家孔子止一至齊、在魯昭公二十五年。年譜則三至齊、三十一歲、景公遣使來聘、孔子適齊、居齊者凡三歲。及三十六歲、又在齊聞韶、而反乎魯。明年、復自齊歸於魯。說與世家大異。余按年譜從世家、以孔子爲襄公二十二年生、則其所云三十一歲者、謂昭公之二十一年也。昭公二十四年孟僖子始知孔子。其言曰、將有達者、將在孔某。將之爲言有待也。是孔子此時名猶未甚著、望猶未甚隆也。僖子本國之大夫、景公則異國之君也。僖子尚能禮者從之。景公則未嘗有好禮名也。景公安能先僖子而知孔子而聘之哉。二十五年、昭公孫齊。二十一年、魯無事也。孔子不應無故而去、又不應將亂而

忽蠕。以時考之，固不符矣。孔子既在齊三年矣，而不聞韶。又三年之後，乃以聞韶之故，特往。以理度之，亦不似也。且去齊已三年矣，而又往，而又遽來，逾年而又遽往，又遽來，孔子何求於齊而僕僕若是乎？然則孔子至齊，世家之說近是，今從之。

自齊反魯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論語爲政篇

此語年月無可考，集註以爲在定公初年。是時季氏專政，集註近是，今從之。

家語云：季平子卒，將以君之璠璵斂，贈以珠玉。孔子初爲中都宰，聞之，歷級而救焉，曰：「送死而以寶玉，是猶曝尸於中原也，安用之？」乃止。余按左傳，此乃季氏家臣仲梁懷事，而家語移之於孔子。嗚呼！人即欲爲日增其明，亦何至以如螢之火附之？人即欲爲岱增其高，亦何至以一撮之土累之？人即欲媚聖人而掠他人之美以增其德，亦何至取季氏家臣小小可喜之事以加於我生民未有之孔子乎？叔孫武叔毀孔子，子貢曰：「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余謂聖人非但不可毀，亦并不可譽。人雖欲自媚，其何加於日月乎？亦徒爲不知量而已矣。且平子之斂，自有其家臣在，孔子非其家臣，汲汲何爲焉？又按昭、定之間，季氏擅政，孔子不仕，故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孔子又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撰家語者，徒知止季氏璠璵之斂之爲美，而不知無道則隱、不與鄙夫共事君者之尤爲不可及也。蓋凡孔叢子、家語之見類如此，其稱聖人也小，而誣聖人也大，故皆不錄。

國語云：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對曰：「以某之所聞，羊也。某聞之：木石之怪曰夔、蝄蜽，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墳羊。」世家采之，以爲在定公五年。余按論語曰：「子不語怪力亂神。」果有此事，答以不知可也，乃獲一土怪而并木

石水之怪而詳告之，是孔子好語怪也，不與論語之言相刺謬乎。桓子，魯之上卿，獲羊而詭語狗以試聖人，何異小兒之戲，此亦非桓子之所宜爲也。且土果有羊怪，則當不止一見，如水之有龍然。苟以前未有此事，則古人何由識之。既數有之，又何以此後二千餘年更不復有穿井而得羊者。豈怪至春秋之時而遂絕乎。是可笑也。故今不取。國語又有與吳使論骨事，世家亦載之於此年，而吳墮會稽據左傳乃在哀元年，謂其在此年，亦非是。說見後主司城條下。

備覽。○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孔子世家

世家此文在定公五年陽虎作亂之後。其作亂年月與左傳合，惟所云桓子嬖臣仲梁懷者，按左傳懷乃平子舊臣，秉正以拒陽虎者，世家所云非是。獨此數語爲得聖人之實，蓋亂人在朝，乃君子獨善之時，故附次於此。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論語陽貨篇

存疑。○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②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瞰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瞰其亡也，而往拜之。孟子

朱子論語集註云：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是陽貨即陽虎也。夫虎乃季氏家臣，雖專政，未嘗爲大夫。正如季氏雖專魯，亦未嘗僭稱魯侯也。孟子豈得稱虎曰大夫哉。春秋於虎之叛，書曰盜竊寶玉大弓。其奔齊也，書曰得寶玉大弓，而皆不書其名。其叛與奔亦略而不記虎之身，反不若弓玉之重者，所以深黜之也。縱使虎妄自居於大夫，孔子豈得遂以大夫之禮尊虎也哉。孟子一書，蓋亦成於其門人之手，淮泗入江之誤，先儒言之矣，安知此文之不亦類是乎。又按論語有陽貨而無陽虎，左氏傳有陽虎而無陽貨，傳記陽虎

凡數十條、獨無饋豚一條。傳稱陽虎凡百數十見、皆稱爲陽虎、未嘗一稱爲陽貨、則似乎貨自一人、虎自一人也。左傳稱人、好錯舉其名字謚號。如隨會又稱士會、范會又稱隨季、士季又稱隨武子、范武子、巫臣又稱屈巫、又稱子靈、胥臣又稱臼季、又稱司空季子之類。獨陽虎未嘗一稱陽貨、則似乎貨自貨、非虎、虎自虎、非貨也。孟子書稱陽貨者一、陽虎者一。其於歸豚則稱爲陽貨、與論語合、不稱爲陽虎也。其於爲富不仁則稱爲陽虎、與春秋傳鮑文子之言合、亦不稱爲陽貨也。後之人何以知虎之卽貨而貨之卽虎也哉。今若以貨與虎爲二人、則孟子之言了然分明、無可疑者。但經傳皆無明證、未敢驟變舊說、而論語但云饋豚、亦不言其爲大夫與否、故今列孟子之言於論語後、以俟考焉。

世家有爲中都宰及司空事、皆在定公九年後。家語有事無年。年譜則云四十七歲、定公以爲中都宰、四十八歲遷司空。余按、年譜所云四十七歲者、爲定公之五年也。是年自六月以前權在季子、六月以後權在陽虎、定公安能自用孔子、孔子安能自行其意乎哉。魯之亂莫甚於陽虎時、是天地閉、賢人隱之日也、孔子於此時猶爲宰與司空、亦何時不可以仕。而論語乃有或人不爲政之問、何耶。陽虎威制魯君、三卿多行不義、孔子身爲卿貳、不能少改其德、可謂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矣。然終不肯去魯。及桓子受女樂、小於陽虎之惡多矣、乃不稅冕而行、不幾輕重顛倒矣乎。蓋撰家語者爲世家所誤、而附會之以事。撰年譜者又爲家語所誤、而并附會之以其年。而不知其益增而益謬也、故今皆不取。

洙泗考信錄卷之一終　　　　道光四年東陽署中

校記

①子間：當爲「之間」之誤，見《論語・微子》。

②仕：當爲「士」之誤，見《孟子・滕文公下》。

洙泗考信錄卷之二

大名崔述東壁譔考　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刊

爲魯司寇上

檀弓云夫子制於中都、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世家云、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家語云、孔子初仕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椁、因邱陵爲墳、不封不樹。定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也、何但魯國而已哉。於是二年、定公以爲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先時、季氏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溝而合諸墓焉。由司空爲司寇云云、余按孟子稱孔子嘗爲委吏、乘田、考其時皆在昭公世、若至此又爲宰、則是再仕、非初仕也。陽虎作亂、孔子不仕。定八年冬、陽虎始敗。九年、始奔。十年、孔子已相君於會。中間爲時無幾、安得爲宰二年始爲司空、由司空乃爲司寇乎。春秋傳云、周禮盡在魯矣。魯之制非不善、患其不能行耳。孔子爲宰、奉周公之法足矣、自制何居焉。且檀弓所謂四寸、五寸云者、謂民本薄而教之以厚、故曰、以斯知不欲速朽也。今增以因邱陵爲墳、不封不樹之語、又似本厚而教之以薄、亦與檀弓之文不類。而治天下之語尤夸大、非聖人之言、皆不足信也。至於合墓之事、據左傳、在爲司寇時、非爲司空時事。而別五土之性云者、語亦膚廓、無實事可指。然則家語所載、皆出於後人之所附會、無疑也。又按左傳、魯之孟孫世爲司空、未嘗失職。而都邑之宰、其職甚卑、乃委吏、乘田之流。孔子在定公世、名益崇、望益重、是以或人有奚不爲政之問、陽貨有懷寶迷邦之譏。魯人固欲得孔子爲大夫、但孔子以魯亂、故不仕耳。陽虎既去、召而用之、乃事之常、不當僅以爲宰也。然則孔子固不能爲司空、即有爲中都宰之事、亦當在昭公之世、不得如世家之說也。又按、春秋經傳、魯有中城、而皆不言有所謂中都者。既謂之都、不宜寂寂無聞如此。且檀弓篇所記、舛謬殊

多，而此章所載曾子速貧速朽之語尤不近於理，必後人所妄撰。然則事之有無蓋不可知，而爲宰、爲司空，又俱不見於他傳記，故今皆不錄。

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事在定公八年後，文在左傳定公元年。

孔子爲魯司寇，不知何年。按春秋，陽虎以八年戰敗，孔子以十年相定公會於夾谷。爲司寇當在虎敗之後、夾谷之前，故次之於此。

劉向新序云：魯沈猶氏旦飲其羊，飽之以欺市人。公慎氏有妻而淫，慎潰氏奢侈驕佚，魯市鬻牛馬者善豫價。孔子爲魯司寇，沈猶氏不敢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走，鬻牛馬者不豫價云云。家語亦采此事，而詞小異。余按此數事皆理之所有，然聖人盛德感人，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化當不止此。此皆狐偃、子產輩之所能爲，縱有之，亦不足以爲聖人重。且其事不見於經傳，其有無不可知，故今不錄。

家語云：孔子爲魯大司寇，有父子訟者，孔子同狴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孔子赦之。季孫不悅。孔子曰：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云云。余按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不孝胡可赦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故失其道，哀矜之斯可矣。若欲因是而遂廢刑，則大亂之道也。況於元惡大憝，乃欲待教而後刑乎。家語此文本之荀子，而韓詩外傳亦有之，所載又與此異，云季孫欲殺，而孔子止之云云。且以季孫爲康子，而不言孔子爲司寇，則是其事固在自衛反魯後也。詳玩其語，蓋即論語如殺無道之問，而傳之者過當者。荀子則又所聞異詞者也。原其意皆不過欲明聖人之以德化民耳。然言之不審，遂流入於異端而不自知。嗚呼，說經引古又烏可以不慎乎哉。

家語云：孔子爲魯司寇，斷獄訟，皆進衆議者而問之曰，子以爲奚若。余按此乃常人少有識者之所能，即有之，不足爲聖人重。且其語殊鄙陋，顯爲後人所撰，故今不

取。

附錄。○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孟子。○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同上

附錄。○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論語雍也篇

此事無年可考、包氏云孔子爲魯司寇、以原憲爲宰、說近是、故附次於此。

春、及齊平。夏、公會齊侯於祝其、實夾谷、孔某相。左傳定公十年

世家云、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某、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爲好會、會於夾谷。若孔子已得政於魯者。

余按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是孔子見用、未嘗至於期月之久也。公羊傳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是定公至十二年始用孔子、未久而遂去也。當會夾谷之時、孔子不過爲司寇耳、非有事權、安能危齊、若孔子於此年已聽國政、至十二年、踰三年矣、何不聞其有成者何在乎。孔子得百里之地而君之、可以有天下、後世推之則然。其門人或有知之者、他人不能也。若人盡知孔子之能與其國、何至終其身而不見用。況犂鉏狙詐之人、尤不足知聖人、安有遽以危齊爲憂者乎。且傳所謂相者、謂相禮也、非相國也。相國者、治一國之政、相禮者、但襄一時之禮、與國政無涉也。故魯季孫世秉國政、而襄公如晉、孟獻子相、昭公如楚、孟僖子相、晉韓宣子爲政、而晉侯之享齊侯、中行穆子相、鄭子皮當國、子產爲政、而鄭伯之朝晉侯、公孫段相。此蓋史記誤以相爲相國之相。又因傳有萊人欲以兵劫魯侯之事、而遂誤以會時之策爲在國之謀、而不知其謬也。曰、然則齊何故而與魯爲會也。曰、經傳之文甚明、學者自不察耳。蓋自昭公以前、諸侯莫不事晉、自召陵會後、而晉衛以失諸侯、故定公之七年、齊侯鄭伯盟于鹹、齊侯衛侯盟于沙、獨魯事晉如故、不與諸侯之會、而又爲晉討鄭討衛、故齊使國夏再伐魯、而魯亦兩侵齊、直至陽虎奔後、而魯始與齊平、

會于夾谷。明年、又與鄭平。故左傳云始叛晉也。然則祗自因叛晉而與齊會、豈齊懼魯之用孔子、而與爲會哉。故今不載史記之文。

世家又云爲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云云。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余按、春秋諸侯之會、皆以兵車、唯齊桓公有衣裳之會。故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蓋難之也。況此時齊魯新和、猜嫌未釋、定公必無以乘車往之理。以傳考之、魯亦未嘗有左右司馬之官。蓋史記因見穀梁傳中雖有文事必有武備之語、而誤以傳者論孔子之言爲孔子之所自言。又因其有命司馬止之之文、遂附會而增具左右司馬之事、而不知其非也。故今亦不取。

犂彌言於齊侯曰、孔某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某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逼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同上

穀梁傳云、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爲來爲。命司馬止之。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世家云、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請奏四方之樂。旍旄羽袚矛戟劍撥鼓譟而至。孔子趨而進曰、吾兩君爲好會、夷狄之樂何爲於此。請命有司。有司卻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怍、麾而去之。余按、穀梁傳文與左傳詞小異、頗不雅馴、疑左氏采之魯史、穀梁氏則得之傳聞而撰爲文者。要其意不相遠。世家則又采穀梁傳之文而附會之、以致失其本來之意者也。何者。傳所謂鼓譟而起者、乃戰鼓之鼓、非樂鼓之鼓。諸侯相會、原無奏樂之事。矛戟劍撥亦不可以云樂。況魯君將爲所執、孔子尚得命之爲樂乎。所謂視歸乎齊侯者、乃孔子言時目視齊侯耳、非謂萊人視也。萊人受命劫魯、此何暇左右視耶。且晏子自昭末年至此已十

八年不見經傳、安得復存。如其果存、又奚容不誅乎。故今從左傳、而不從世家。

齊侯將享公、孔某謂梁邱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同上

穀梁傳云、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世家云、有頃、齊有司請奏宮中之樂、優倡侏儒爲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余按此即左傳齊侯將享公、因孔子之言而不果享之事。蓋傳聞者異詞、穀梁氏誤采之、而世家則又采穀梁傳之文、不達其意、而滋誤焉者也。何者、萊人之劫、意將以懼魯也。會畢之享、意欲以合歡也。若使優施舞於魯之幕下、欲何爲者。幕下之舞、罪之小者耳、何至使之手足異處。鼓譟以劫魯君、乃反寬而去之而遂已、何其刑罰輕重之顛倒耶。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茹柔而吐剛、聖人必不如是。且穀梁氏之意、以爲會畢而舞於魯之館、故魯司馬得以行法。若如世家所云奏樂於會所、則齊君在前、魯有司安得加法於齊人乎。至家語則又采世家之文於享前、而復載左傳之語於盟後、遂致一事而兩述之。齊之樂人既斬於魯有司、而復欲以樂事魯君、不亦遠於人情矣乎。故今皆不取。

附錄○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春秋定公十年

左傳云、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某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穀梁傳云、齊侯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云云。罷會、此下復有優施舞事。乃云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者、蓋爲此也。世家云、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

大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云云。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余按、世家之文本之穀梁、而頗增益其詞、殊不近理。一切不成、何遂至於大恐、遽歸田以謝過。即云爲義所屈、景公之賢亦不能至是。且穀梁傳所載景公責其羣臣之言、乃在夾谷退會之時、非謂其歸國而悔過也。然穀梁之文本不分明、所謂蓋爲此者、爲會故乎、爲鼓譟故乎、爲司馬行法故乎、於文意皆可通、何由決知其所指耶。惟左傳之文甚爲分明、亦近於理。然盟不書於經、恐亦出於附會、未敢必其然也。又按、哀十五年成叛適齊、其冬及齊平、齊人歸成。蓋此皆非齊人之所自取、乃叛人以之適齊者。齊魯既和、則復歸之、本不足異、亦不必爲之說也。耶、讙、歸陰乃九年陽虎以之奔齊者、①皆在汶水之陽、故傳前云、反我汶陽之田、後云、來歸鄆、讙、龜陰之田。世家云、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亦誤。家語云、歸所侵魯之四邑及汶陽之田、分以爲二、又分龜與陰爲二邑、則尤謬矣。至正義所云、魯築城於此、以旌孔子之功、因名謝城者、說尤淺陋、不足辨。

年譜云、五十歲遷司寇、五十一歲以司寇攝朝政、五十三歲爲大司寇。余按、年譜此文蓋見家語始誅篇首有爲司寇、攝行相事之語、其後又有爲大司寇之文、遂誤分爲二官、且并屬之於兩時耳。不知司寇即大司寇、若少司寇、必加少以別之。家語但襲古人成語用之、非殊之也。以爲二官、誤矣。且少司寇下大夫耳、安能攝朝政哉。今不取。

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公羊傳定公十二年

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左傳定公十二年

世家此事在定公十三年。今按春秋經傳皆定十二年事、世家文誤。

按司寇下卿耳。然至襄昭之世、非上卿亦有爲政者。宋樂喜以司城、鄭子產以次卿是也。桓子知孔子、故使以司寇爲政。故曰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明皆桓子之任之也。

論語云、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余按春秋傳云、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又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然則是弗擾叛、而孔子伐而敗之耳。初無所爲召孔子及孔子欲往之事也。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弗擾既以費叛、是亂臣賊子也。孔子肯輔之乎。春秋於晉趙鞅、書曰入於晉陽以叛。於荀寅、士吉射、書曰入於朝歌以叛。於魯陽虎、書曰盜竊寶玉大弓。孔子之惡叛臣如此、肯輔之乎。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孔子居衛、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不肯見陽貨、主彌子、又肯輔弗擾乎。孟子曰、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孔子欲爲東周、必將討天下之亂臣賊子也。弗擾既身爲亂賊矣。安肯討人。縱使肯討人、亦不服。不見楚靈王之戮慶封乎。且夫弗擾庸鄙狡詐之小人也。勞仲梁懷而不見敬也、則勸陽虎爲亂。不得志於季氏也、則與陽虎謀殺季孫。不欲墮費也、則帥費人以攻公。其心甚狡、而其謀甚拙、安能爲東周耶。夫費彈丸地耳。其民素服屬於季氏、必不久從弗擾叛也。觀郈與成之叛、皆請降於齊、費之不能自立也明甚。縱以大師攻之、不數月破矣。欲爲東周、胡可得耶。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曰可、曰成、聖人之謙也如是。且方是時、周雖未改、非戰國時可同、而謂孔子公然欲自爲東周乎。又按左傳、費之叛在定公十二年夏、是時孔子方爲魯司寇、聽國政。弗

擾季氏之家臣耳何敢來召孔子孔子方輔定公以行周公之道乃棄國君而佐叛夫舍方興之業而圖未成之事豈近於人情耶費可以為東周魯之大反不可以為東周乎公羊傳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然則是主墮費之議者孔子也弗擾不肯墮費至帥費人以襲魯其讎孔子也深矣必不反召之弗擾方沮孔子之新政而孔子乃欲輔弗擾以為東周一何舛耶史記亦知其不合故移費之叛於定公九年然使費果以九年叛魯何得不以兵討之郈之叛也數月而兩圍之成之叛也伐不踰時為費之叛何以獨歷四年而無事耶定十二年傳云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使費果以九年叛則費已非季氏之邑季氏安能墮之子路當先謀討費不當先謀墮都也史記既移費叛於九年又採此文於十三年不亦先後矛盾矣乎且夫末之云者歷聘諸侯而不遇之詞也今孔子但嘗至齊耳尚未適衛適宋適陳蔡也子路何得遽云末之也耶由是言之謂弗擾之召孔子在十二年亦不合謂在九年亦不合總之此乃必無之事也曰然則論語亦有誤乎曰有今之論語非孔門論語之原本亦非漢初魯論之舊本也漢書藝文志云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齊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魯二十篇何晏集解序云齊論語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是齊論與魯論互異也漢書張禹傳云始魯扶卿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韋元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惟王陽傳齊論餘四人皆傳魯論者是魯論中亦自互異也果孔門之原本何以彼此互異然則其有後人之所增入明甚蓋諸本所同者必當日之本其此有彼無者乃傳經者續得之於他書而增入之者也是以季氏以下諸篇文體與前十五篇不類其中或稱孔子或稱仲尼名稱亦別而每篇之末亦間有一二章與篇中語不倫者正如春秋之有續經孟子之有外篇司馬遷之史記之有元成時事劉向之列女傳之有東漢時人

者然、又如近世杜詩韓文之有外集者然、非後人有所續入而何以如是。然使諸本并存、後人猶可考其是非得失、不幸遇一張禹、兼合齊、魯諸本而去取之、定爲一書。當時學者以其官尊宦達、遂靡然而從之、以致諸本陸續皆亡。故漢書張禹傳云、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二人皆傳齊論者。采獲所安。又云、欲爲論、念張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寖微。隋書經籍志云、張禹本授魯論、晚講齊論、後遂合而考之、刪其煩惑、除去問王、知道二篇、從魯論二十篇爲定、號張侯論。然則今之論語、乃張禹所更定、非與齊、魯賢之舊本。篇目雖用魯論、而其實兼采齊論之章句者也。嗟夫、張禹何知、知媚王氏以保富貴耳。漢宗社之存亡不問也、况於聖人之言、烏能測其萬一、乃竟公然輯而合之、其不當刪而刪、不當采而采者、蓋亦不少矣。是以其義或戾於聖人、其事或悖於經傳、而此章與佛肸章尤害道誣聖人之大者。蓋戰國之士、欲自便其私、而恐人之譏己、故誣聖人嘗有其事以自解。

傳經者不知其僞、而誤增之、而禹又誤采之者也。由是言之、孟子之外篇幸而有趙岐刪之、春秋之續經幸而公羊、穀梁兩家俱在、故人得知其非聖人之筆。惟論語一書、不過如趙岐者、而反遇一張禹、以致純雜不均、無從考其同異。乃後之人寧使聖人受誣於百世、而斷不敢議采輯者千慮之一失、亦可謂輕重之失倫矣。曰、聖人道大德宏、無可無不可、非可以尋常去就之義律之也。衛輒之不道、孔子嘗立於其朝矣、於費奚擇焉。曰、聖人者、義之歸也。聖人所爲、天下將以爲法、已則比於叛人、而作春秋以治人之叛、叛人其心服乎。夫所謂無可無不可者、猶之乎無適無莫也。惠三黜而不去、而孔子去魯。夷居北海以待天下之清、而孔子爲之光、不行而後去。可不可必比於義、而無成見、是之謂無可無不可耳。孔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孟子曰、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烏有悖禮義而自以爲無害者哉。至於衛輒之事、尤與弗擾不類。輒雖無道、然

衛之君也，春秋固已衞侯之矣，不得以叛臣比。孔子居衞，乃公養之仕，不爲衞君，子貢言之矣。若欲以費爲東周，爲耶不爲耶。孟子曰，規矩，方圓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大經大法，聖人之所尤重者也。是以雖甚盛德，亦必有所不爲。故舜必不臣堯，周公必不代成王踐阼，孔子必不從弗擾佛肸以叛。戰國之初，異端並起，始好爲聖人不凝滯之說，以自便，而子之臣故主，蘇代以滅燕矣。再盛於西漢之季，說經者牽合附會，以誣聖人，而王莽踐帝位，劉歆以亡漢矣。三盛於東漢魏晉之交，名士風流皆云禮豈爲我輩設，而華歆殷仲文之屬爭附叛臣，七賢八達之流，遂從而亂天下矣。若之何後人猶藉口於無可無不可之言而不悟也。曰，孔子雖欲往，卒不往也。夫何害於義。曰，苟可以爲東周，則何爲卒不往。苟往有害於義，則又何爲欲往。蓋卒不往者，經傳無其事也。欲往者，縱橫之徒相傳有是說也。即此亦足以見其爲僞託矣。此乃聖人行事大節之所關，非小小者比，故余不揣固陋，不顧非笑，而爲之辨。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論語先進篇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論語憲問篇

此二事雖無年可考，然必皆在子路爲季氏宰之時。按魯定公五年，公山不狃以費宰見於傳，至十二年奔齊，而費始無宰。然則子羔之舉，當在季氏初墮費之後也。景伯之告，孔子以道之行廢言之，似不僅爲子路發者。蓋孔子爲魯司寇，子路爲季氏宰，實相表裏。子路見疑，即孔子不用之由。然則伯寮之愬，當在孔子將去魯之前也。故並次之於此。

世家云，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以其貴下人乎。余按，孟子及春秋傳，

孔子但爲司寇、未嘗爲相。公羊傳云、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流子云、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然則是季孫爲脅相、而能行孔子之言耳、非孔子爲脅相也。春秋之時、無以相名官者。秉政之卿謂之相某君、非官之名、不可云攝。齊夾谷之會、當使上卿相禮、以孔子之知禮也、越次而使之、如狐偃之讓趙衰者然、故或謂之攝相。傳聞者不知、遂誤以爲相國之相耳。至於攝相而有喜色、亦非聖人之度。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正考父之鼎銘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豈舜禹、正考父皆不樂以其貴下人者乎。又按、定十二年孔子已去魯、所云十四年行攝相事者、亦非是。故今皆不錄、說並見後季桓條下。

世家云、孔子行攝相事、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家語云、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於兩觀之下、尸於朝三日。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爲政而始誅之、或者爲失乎。孔子曰、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飭。或作澤、又作飾。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熒衆、其強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余按、論語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爲政、焉用殺。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孔子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聖人之不貴殺也如是、焉有秉政七日而遽殺一大夫者哉。三桓之橫、臧文仲之不仁不知、論語、春秋傳言之詳矣。賤至於陽虎、不狃、細至於微生高、猶不遺焉、而未嘗一言及於卯。使卯果嘗亂政、聖人何得無一言及之。史官何得不載其一事。非但不載其事而已、亦並未有其名。然則其人之有無蓋不可知、縱使果有其人、亦必碌碌無聞者耳、豈足以當聖人之斧鉞乎。春秋之時、誅一大夫非易事也、況以大夫而誅大夫乎。孔子得君、不及

子產逐其子、子產猶不能誅公孫黑、況孔子耶。家語又載孔子言云、殷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蔡、太公誅華士、管仲誅傅乙、子產誅史何。按尹諧等五人之誅、不見經傳、皆不足信。管蔡欲危王室、亦非卯之比也。此蓋申韓之徒言刑名者、誣聖人以自飾、必非孔子之事。且其所謂言辨行堅、淫衆成黨云者、正與莊韓書中訾儒者之語酷相類、其爲異端所託無疑。而世人皆信之、是助異端以自攻也、故余不得不辨。

附錄〇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論語八佾篇 〇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論語子路篇

此二條無年可考、然皆當在爲魯司寇之時、故附次於此。

附錄〇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論語爲政篇

此亦無年可考。然昭公之世、僖子卒未幾而孔子去。哀公之世、孔子歸未久而懿子卒。惟爲司寇之時同朝相見爲日最多、故附次於此。

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孟子

存疑〇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論語微子篇

按孟子但言不用、從而祭、不稅冕而行、未嘗言歸女樂一事。而論語所云三日不朝、而孔子行者、亦與孟子所稱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及遲遲吾行之語若相悖者。且春秋於歸俘歸賵歸禚之事無一不書、而女樂之歸獨不書於經、亦并不見於傳、惟論語微子篇有之、而

是篇稱發餘斷語多不倫，吾未敢決其必然，姑存之於
不敢說而行之後，以俟夫好古之士考焉。
世家云：與聞國政三月，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
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爲先并矣，盍致地焉。犂鉏曰：請先
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
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
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乃
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此蓋因論語之
言而附會爲之者。其謀與秦穆公閒由余之智略同，皆
似秦漢以後詐僞人之所爲，不類春秋時事。三傳所紀
春秋時絶無此等事，獨史記數數言之，不足信也。且考
世家所載，定公十年犂鉏已有魯用孔子，其勢危齊之
語。既有沮之之方，彼時何不用之，乃爲會於夾谷。是年
齊歸汶陽之田，已致地矣，僅三四年，何以又謀致地。是
年會畢之時，景公方責犂鉏，謂不以君子之道教，已以
獲罪於魯君，今日何以又聽犂鉏之謀乎。詳世家之文，
先後矛盾，首尾背馳，乃必無之事，蓋皆戰國策士之所
僞撰，故今皆不敢說，并見前夾谷條下。
附論○孟子曰：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孟子曰：去魯，
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并孟子
史記魯世家，孔子去魯在定公十二年。孔子世家在十
四年。余按：春秋定公十二年夏墮郈，墮費。公羊傳云：孔
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是孟
子所謂見行可之仕者，即此夏墮郈、墮費之時，既云三
月不違，則三月以後魯固不用孔子矣。不用而祭，祭而
行，月餘日事耳。然則孔子之去魯，當在定十二年秋冬
之閒，孔子世家誤也。又十二諸侯年表去魯亦在定十
二年，與魯世家合，當從之。
附錄○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
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
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左傳定公十二年
史記孔子世家，圍成之事，在去魯前，繫其以去魯爲十

四年故也。今去魯既在定十二年秋冬之間、而春秋書圍成乃在是年之十二月、則其在去魯之後無疑也。且不知其弗克而輒圍之、圍之弗克而遂置之、輕舉妄動、有始無終、皆非聖人所爲、不待辨而明者、故附錄於去魯之後。

史記孔子世家、攝相、去魯皆在定公之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其年雖未合、要其時不甚久也。年譜則云五十一歲以司寇攝朝政、五十五歲魯國大治、齊人致女樂云云、遂適衛。是謂孔子攝政已歷五年矣。余按論語、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公羊傳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明孔子見用未嘗至於一年也。若果攝政五年、不可謂不久矣、孔子何以言無用已者乎。其説更踈於世家、且與孟子所稱見行可者相悖、故不取。

適衛

按孟子謂孔子不悦於魯、衛、是去魯後即適衛也。史記世家、年表皆言自魯適衛、與孟子合、故次適衛於去魯之後。

於衛主顏讎由。孟子

世家云、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按孟子作顏讎由、世家疑誤。其謂子路妻兄云者、蓋因彌子爲子路僚壻而誤也、今不從。

附錄○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論語子路篇

此似初至衛時之言、故附次於此。

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孟子

世家云、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按春秋傳、秦鍼、楚比之屬、皆以班爵各受應得之祿。世家所云、頗似戰國養士之風、殊失雅馴、今不取。

附錄○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論語八佾篇

按、王孫賈見於論語、春秋傳者、皆在靈公之世、故附次於此。

世家云、或譖孔子於衛靈公、靈公使公孫假一出一入、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過蒲。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此後乃有見南子之事。余按論語、孔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孟子曰、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又曰、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所謂際可、蓋卽禮貌盛衰之義。孔子去衛、必不待於靈公之疑、烏有恐獲罪而後去者哉。且孔子欲適陳、則適陳耳、匡在衛南、過匡可也、蒲在衛西、過蒲何爲、亦不適陳、月餘而反乎衛、又何爲乎。孫林父將作亂、先謁之蘧伯玉、伯玉從近關出、時衛襄公十四年也。伯玉居下位、而名已爲其卿所重如此、當不下四十歲、下至魯定公之末、六十有五年、伯玉至是當百餘歲矣。莊子曰、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莊子之言、固不足取信、然使伯玉果有期頤之壽、莊子必不僅以五十、六十言之。而自衛襄公二十九年以後、伯玉卽不復見於傳、又不容晚節竟無一事可述、而可述者俱少年事。然則孔子適衛之時、伯玉之亡固已久矣、孔子安得有主伯玉事乎。且衛之大夫豈有賢於伯玉者、果存耶、孔子何以不主伯玉而主讎由。既主讎由矣、在外月餘而返、忽易所主、何也、將謂與讎由有隙耶。孔子必不如是、孔子所主之人、亦必不至是。蓋論語有伯玉使人於孔子之語、故史記妄意孔子嘗主伯玉。又因其與孟子不合、故爲去衛復返之說、以兩全之、而不知其誤也。余謂伯玉使人必在昭公之初、孔子年少之時、其平日或嘗一見、或兩相慕、俱未可知、不必強爲之說、故今皆不取。說並見後異臣條下。

存疑○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論語雍也篇

此章漢孔安國固已疑之。孔氏曰、舊以南子者、衛靈公

夫人、淫亂而靈公惑之。孔子見之者、欲因以說靈公、使行治道。矢、誓也。子路不說、故夫子誓之。行道既非婦人之事、而弟子不說、與之咒誓、義可疑焉。蓋男女之別、本不應見、加以淫亂、益非所宜、而指天爲誓、亦與論語所記聖人平日之言不倫、孔氏疑之是也。何晏集解全采此說、不復別陳所見、則晏亦疑之矣。自晉以來、乃或曲爲之說。欒肇訓否爲屈、蔡謨訓矢爲陳、謂孔子爲子路陳天命否屈、乃天命所厭、見南子者、時不獲已也。其說巧矣、然文義則牽強難通、事理則無所發明。且孔子在衛、乃際可之仕、禮貌衰則去之、亦不至於時不獲已而自屈也。朱子謂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且據世家之文、以爲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其說似矣。然古禮不可考、春秋傳中亦殊不見、則朱子亦僅出於臆度、恐不足據也。或又以南子爲南蒯、南蒯固不優於南子、而共時亦不合、所謂知其不可而強爲之辭者、其說益陋、不足辨矣。按此章在雍也篇末、其後僅兩章。

篇中所記、雖多醇粹、然諸篇之末往往有一二章不相類者。鄉黨篇末有色舉章、先進篇末有侍坐章、季氏篇末有景公邦君章、微子篇末有周公八士章、意旨文體皆與篇中不倫、而語亦或殘缺、皆似斷簡、後人之所續入。蓋當其初篇皆別行、傳之者各附其所續得於篇末。且論語記孔子事皆稱子、惟此章及侍坐、羿奡、武城三章稱夫子、亦其可疑者。然則此下三章、蓋後人采他書之文附之篇末、而未暇別其醇疵者。其事固未必有、不必曲爲之解也。說並見前豎貨及後佛肸諸條下。

世家、見南子後、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醜之、去衛。過曹、適宋。桓魋欲殺孔子、孔子適鄭、遂至陳、主于司城貞子家。居陳三歲、去陳適蒲、遂適衛。余按、孔子之聖、必不爲夫人次乘。靈公雖無道、尚知致敬孔子、必不以夫人之次乘辱之。君子見幾而作、禮貌衰則去之、爲夫人次乘、不僅衰而已、孔子

豈待如此然後去乎。此事之必無者。且孔子既去衛而適陳矣、居陳三歲、無故而復適衛、何耶。豈困於陳而遂忘前此之辱耶。與其復來、則何如前日之不去之爲愈耶。使靈公又辱孔子、孔子當何以處之。推其前後、尤不近於情理、故今皆不錄。而桓魋之難、貞子之主、悉載之問陳之後、詳見後際可條下。

世家云、孔子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公良儒鬬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靈公聞孔子來、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其男子云云。靈公曰、善。然不伐蒲。

余按、春秋經傳無公叔氏以蒲畔之事。定十四年經云、衛公叔戍來奔。傳云、衛侯逐公叔戍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戍來奔。而世家以去衛爲定公卒之歲、又居陳三歲而後過蒲、則公叔氏之亡也久矣。蒲既畔衛、孔子何難紆道避之、乃輕入險地、以自取禍。況蒲在衛西、陳在衛南、自陳來不出蒲也、孔子過蒲何爲焉。要盟神固不聽、然既許之、甫出而即背之、亦豈聖人之所爲耶。蒲、衛之屬邑耳、靈公好戰、屢伐晉、而獨不敢伐一蒲。孔子不對靈公之問陳、而於靈公之不伐蒲、獨力勸其伐、不亦先後矛盾矣乎。此乃戰國人之所僞撰、必非孔子之事、今不取。

論語陽貨篇云、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此事世家載之自蒲適衛之後。余按、佛肸以中牟畔、是亂臣賊子也、孔子方將作春秋以治之、肯往而助之乎。肸與公山不狃皆家臣也、孔子魯大夫也、孔子往、將臣二人乎、抑臣於二人乎。臣二人、則其勢不能、臣於二人、則其義不可、孔子將何居焉。夫堅者誠不患於磨、然未有恃其堅而故磨之者也。白者誠不患於涅、然未有恃其白而故涅之者也。聖人誠非小人之所能污、然未

有恃其不能污而故入於小人之中者也。若孔子之堅白、非佛肸之所能磨涅、則彌子瑕癰疽、亦豈獨能磨涅孔子者。而孔子乃不肯主其家、孟子乃以為無義無命乎。故不磷、不緇之說、為見陽貨解則可、為往赴不狃、佛肸之召解則斷不可。昔有人蓄玉環、古劍各一、有崑崙奴能沒水取物、皆愛之、謂之三寶。每涉江湖、必投環、劍水中、使奴取之以為笑樂。嘗過洞庭投之、奴沒而出、泣曰、環、劍已墮驪龍項下、不可取矣。固強之、并并奴溺焉。②故凡恃其所能而欲嘗試之者、未有不為驪龍之所攫者也。且孔子往將何為耶。不助之耶、固無所用於往、往亦將不相容。助之耶、則已磷且緇矣、尚得自謂堅白乎哉。又按佛肸之畔、乃趙襄子時事。韓詩外傳云、趙簡子薨、未葬、而中牟畔之。葬五日、襄子興師而次之。新序云、趙之中牟畔、趙襄子率師伐之、遂滅知氏、并代為天下強。列女傳亦以為襄子。襄子立於魯哀公之二十年、孔子卒已五年、佛肸安得有召孔子事乎。左傳定十三年、晉荀寅、士吉射奔朝歌。哀三年、趙鞅圍朝歌、荀寅奔邯鄲。四年、圍邯鄲、邯鄲降。齊國夏納荀寅於柏人。五年春、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夏、趙鞅圍中牟。然則此四邑者、皆荀寅、趙稷等之邑、故趙鞅以漸圍而取之。當晉定公十四五年、孔子在衛之時、中牟方為范中行氏之地、佛肸又安得據之以畔趙氏乎。此蓋戰國橫議之士欲誣聖人以便其私、但圖不狃嘗畔魯、則附會之以為孔子欲往、而不知其年之不符也。但聞佛肸嘗畔晉、則又附會之以為孔子欲往、而不知其世之尤不符也。彼橫議者固不足怪、獨怪後世之儒肩相望、踵相接、而但高談性命、細摘章句、竟無一人降心究考、肯為我先師孔子辨其誣者、良可嘆也。惟漢王充論衡獨以往應佛肸、公山之召為非是。然知其非而不辨其誣、反譏聖人之有遺行、則其謬更甚焉。且使二人之召、子果欲往、何以皆卒不往。既不往矣、猶委曲而諱之曰欲往、聖賢處世、將何以自免於人言耶。既明知其不往矣、猶不敢公

然代自其無欲往之心、儒者之於聖人抑何薄耶。又、凡夫子云者、稱甲於乙之詞也。春秋傳皆然、未有稱甲於甲而曰夫子者。至孟子時、始稱甲於甲、而亦曰夫子、孔子時無是稱也。故子禽、子貢相與稱孔子曰夫子、顏淵子貢自稱孔子亦曰夫子、蓋亦與他人言之也。稱於孔子之前、則曰子如不言、曰願聞子之志、曰子將奚先、不曰夫子也。稱於孔子之前、而亦曰夫子者、惟侍坐武城兩存及此章而已。蓋皆戰國時人之所偽撰、非門弟子所記。吾不知後世讀論語者、何以皆不之察也。故今與不狃之召皆削之不書、且為之辨。餘見前墮費條下。

附錄○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論語憲問篇

世家載此事於靈公之世、佛肸既召之後。今按經無明文可考、則未知其為靈公之世與、孝公之世與。但孝公非用孔子之人、孔子亦未必有佐孝公之心、似於靈公之世為宜、始從世家附之於此。

世家於擊磬之後、載學琴於師襄一事。今按論語、大師摯章有摯、襄、先儒皆以為魯人。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又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則以摯等八人為魯人者近是。孔子不當學之於衛也。聖人固無常師、然學琴當在少年時、在齊聞韶、與人之於樂已深矣。及是又二十年、而襄乃摯之屬、孔子反魯之後、摯方在官、則襄於孔子似為後起、襄之琴恐不足為孔子師也。此其事之有無蓋不可知、且其所云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國之語、皆不雅馴、與論語所記孔子之言大不類。蓋皆後人所託、今不敢載。

世家於學琴之後、又云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某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云云。乃

還而反乎衞。此後乃有問陳之事。余按春秋經傳、定八年、趙鞅使涉佗盟衞侯、捘其手及腕、十三年、入於晉陽以叛。哀三年、殺周萇弘、弱王室、傳諸侯而叛其君。春秋之大夫、罪未有大於鞅者也。其他黨奸釀亂之事、史不絕書、不知孔子何取於鞅而欲見之。至竇鳴犢、舜華之死、抑末矣。鞅之善惡、亦不在於此二人之死生也、何為臨河而遽返耶。晉大夫之見於傳者多矣、微但大夫也、即趙氏之家臣董安于、尹鐸、郵無恤之倫、皆得以其才見于傳。而人果賢大夫、傳記何為悉遺之乎。且鞅、衞之仇讎也、孔子雖未受職于衞、然日際可之仕、則亦有賓主之義焉、無故去之而往見其讎、于義似亦有未安者。往而不遂、復返乎衞、不知何以對靈公、靈公亦安能待之如舊耶。佛肸、趙氏之叛臣也。趙氏、衞之仇國也。或召而欲往、或不召而自往、忽而衞、忽而中牟、忽而晉、忽而復反乎衞、其仇與叛皆不計焉、亦何異於朝秦暮楚者乎。此必戰國時人之所偽托、非孔子之事、故今亦不錄。

衞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論語衞靈篇

此事與春秋傳答孔文子語大相類、而彼尤詳備、蓋本一事、而傳聞異辭、或以為靈公、或以為文子耳。但此乃論語之文、而彼僅見于左傳、又無他書可以證其孰誤、未敢採彼而廢此、故兩存之。說並見後孔文條下。

備覽○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孔子世家

此文與孟子際可之義合、疑衞靈禮貌漸衰、故孔子見幾而作、亦不專因於問陳也。孟子曰、孔子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聖人去衞之故、固有人不能盡知者、故附次于此。

附論○孟子曰、於衞靈公、際可之仕也。孟子

世家、孔子於靈公時凡四去衞而再適陳、其二皆未出境而反。其初適陳也、以定公卒之歲、乃定公十五年。適宋、遭桓司馬之難、至陳、主於司城貞子。蓋本之於孟子。

其再適陳也、以靈公卒之春、乃魯哀公二年、而誤以爲三年。因靈公問陳而遂行、蓋本之於論語。余按論語、孟子所記乃一時事。論語記其去衛之故、而孟子敘其道路所經、與在陳所主、非再去也。世家誤分爲二、遂謂孔子至陳、三歲而反乎衛、由衛而再適陳以實之。不思定公卒之歲、距靈公之卒僅二年、而孔子居陳三歲、并曹、宋、鄭、衛之滯及在衛臨河之日計之、當不下四五年。如此、則靈公之卒固已久矣、尚安得問陳事乎。其謬一也。論語云、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孟子云、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此兩章亦一時之語、而所傳異詞、世家亦分以爲二、遂謂孔子凡兩發嘆、一屬之初至陳、一屬之再至陳。夫既思狂簡而反衛矣、而又至陳、奚爲者。至陳而又思歸、以裁狂簡、何其行止之無常乎。其謬二也。過匡之役、以恐獲罪而去、未出境也、無故而反。臨河之役、無故而去、亦未出境也、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不得已而復反。孔子之去就若是之苟然而已乎。孟子曰、古之君子、胥將行其言也、則就之。言弗行也、則去之。其次、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去果是也、則不當不召而自反。如可反也、則毋寧始之不去之爲愈乎。而何爲乎僕僕於道途、而不憚其煩也。其謬三也。且世家以定十四年適衛、而年表已於是年至陳。世家以定十五年遭宋桓魋之難、而年表乃在哀之三年。世家以哀六年再反衛、而年表乃在十年。世家自陳反衛、自衛復至陳之事、年表皆無之。即其所自爲說、已自改之、而學者反皆遵之、謂孔子三至衛而三至陳、甚不可解也。今取孟子過宋之文、論語問陳之事合而爲一。在陳之嘆、論語、孟子所記亦取而合之、則事理曉然明白、孔子并無由衛而再適陳、由陳而再返衛之事矣。至其去衛之年、雖無可考、然衛靈以哀二年夏卒、則孔子之去、非定之末、即哀之初。世家所謂魯定公卒之歲去衛者近是。由此過宋、至陳而主貞子、正與孟子合、但

無自陳反衛而再適陳之事耳。餘已詳前數條。年譜誤以孔子自衛適陳之後、復有反衛而再至陳之事、與世家同、而其文尤煩碎。曹宋皆再至焉、其至衛去衛之年亦與世家迥異、有先於世家一年者、有後於世家二三年者。觀其所以改易之故、殊不可曉、既無所本、考之時勢亦俱不合。蓋年譜之作、實本於世家、而故稍竄易之、以泯其迹、使若別有所據者。然較之世家、尤不足信。

校記

①歸陰：當作「龜陰」。

②并并：當作「遂并」。

洙泗考信錄卷之三

大名崔述東壁譔考　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刊

過宋

按、孟子於衛章、是孔子去魯、去衛之後、過宋而後至陳也。世家亦記過宋於去衛之後、如陳之前、蓋本之此、今從之。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孟子

按、孟子云過宋、則是孔子未嘗立於宋之朝也。其上文云不悅於魯衛、其下文云主司城貞子、則是孔子由衛至陳、經宋之境、亦未必至於宋之國也。曰將要而殺之、曰微服而過宋、則是魋知孔子將過宋境、使人要之於路、微服而行、則人不知其爲孔子、故獲免也。其如予何之言、當在此時、事理甚明、無可疑者。世家乃云與弟子習禮大樹下、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云云。若果孔子尚在樹下、魋拔其樹、孔子何以能免。至此乃去、不亦晚乎。兵刃交集、猶曰其如予何、不亦迂乎。故今不載。

存疑○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論語述而篇

按、子罕篇畏匡章、其詞婉、此章之詞諄、蓋聖人言之、聖人原未嘗自書之、弟子以口相傳、其意不失、而詞氣之間、不能不小有增減移易、以失其真者。學者不可以詞害志也、故列之於存疑。

家語賢君篇有孔子見宋君相問答之事、稱宋公爲主君。余按、此文本出說苑、以爲梁君。春秋時未有梁也、故家語改之爲宋、而不知其所言皆戰國策士之餘、申商名法之論、孔子固無此等言也。不能辨其誣而反改其文以惑世、撰家語者其罪大矣。孟子云、孔子微服而過宋、則是孔子未嘗立於宋之朝也、烏得與其君相問答也哉。主君之稱、自韓魏趙分晉之後始有之、以其故大夫也、故主之。孔子時尚無是稱、亦不得以之稱宋公也。且其文本說語、家語少竄易之、中遂有不叶者。所增數語、又獨淺陋、與前後文不類。然則是家語錄說苑、而非

說苑之錄家語也、彰彰明矣。然而世儒猶信家語、何耶。

附錄〇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論語子罕篇〇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論語先進篇

世家云、或譖孔子於衛靈公、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爲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爲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遂過蒲、月餘而反乎衛。又月餘、然後去衛、過宋、而至於陳。余按、孔子在魯爲司寇、居衛見禮於其君、其去也、道路之人當悉知之、不得因刻一言而遂誤以爲虎。况拘之五日、亦當出一言以相詰、乃至竟不知其非陽虎、豈人情耶。匡人欲殺孔子、斯殺之矣、如不欲殺、斯釋之矣、拘之五日、欲奚爲者。而甯武子之卒、至是已百餘年、甯氏之亡亦數十年、從者將欲爲誰臣乎。此其爲說至陋、皆必無之事。而世咸信之、雖朱子亦采之、其亦異矣。家語云、孔子之宋、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奮戟將與戰、孔子止之曰、歌、予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余按、此言本之莊子外篇、莊子本不足信、而家語之采之也、又并失莊子之意。莊子云、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絃歌不輟。是歌自歌、圍自圍也、歌不因於圍也。如家語之言、則是孔子欲以歌退敵矣。莊子云、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是歌自歌、解自解也、解又不因於歌也。如家語之言、則是匡人真以歌退師矣、而豈有是理哉。後世之臣有欲臨河讀孝經以退敵者、未必非此言之誤之也。外篇不知何人所撰、要其中皆寓言、不過欲明安命無爲之意、姑借孔子畏匡一事而附會之、以自伸其說耳。家語以爲實、然誤矣。且匡人果拘孔子五日而免之、則顏淵當同拘而同免矣。匡人果圍孔子、曲三終而解去、則顏淵當同圍而同解矣。何以論語云顏淵後

乎。此必孔子聞匡人之將殺己，而有戒心，或改道而行，或易服而去，倉卒避難，故與顏淵相失，故不曰拘於匡、圍於匡，而曰畏於匡。不然，已爲所拘所圍矣，生死係於其手，而猶曰其如予何，聖人之言不近迂乎。然則此事當與微服過宋之事相類，不得如世家、家語之説也。孔子既欲適陳，則適陳耳，必不中道而返，又居衛月餘而後始適陳也。靈公既不召孔子，孔子無故去而復返，不但爲其所輕，吾恐其疑將加甚焉。然則孔子果以適陳之故過匡，當在後日去衛過宋之時，不得云自匡返衛而後去也。故附次於過宋之後，而凡世家、家語之文概不載焉。

又按，定公六年傳云，伐鄭，取匡，往不假道於衛。是匡在鄭東也。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是匡在衛南也。晉雖取匡，勢不能有，杜氏疑爲歸之於晉。莊子、荀子皆以匡爲宋邑，鄭東、衛南，則去宋爲近，去晉爲遠。晉之滅偪陽也，以予宋公。取匡之時，宋方事晉，匡歸於宋，理或然也。此事既與過宋之事相類，又與其時相同。若匡又宋地，則似畏匡、過宋實本一事者，吾惡知非魋聞孔子適陳，將出於匡，故使匡人要之，而後人誤分之爲二事也。子罕篇云，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述而篇亦云，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二章語意正同，亦似一時一事之言，而記者各記所聞，是以其詞小異，未必孔子生平每遇患難，即爲是言也。然則畏匡之與過宋，絶似一事，恐不得分以爲二也。然於經傳皆無明文，故今不敢遽合爲一，姑兩存之，以俟夫博古之士正之。説并見前不悦條下。

世家於孔子過宋之後，云，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似皋陶，其肩類子産，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云云。余按，鄭在宋西，陳在宋南，自宋適陳，必不由鄭。且子産鄭相，其卒不久，鄭人或猶有及見者，堯、禹、皋陶千七百餘年矣，鄭人何由知其形體之詳，而分寸乃歷歷不

爽矣乎。詎此聖人於狗、造此言者、信此說者皆聖門之罪人也。此乃齊東野人之語、故今皆削之、而并爲之辨。

厄於陳蔡之間

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孟子

世家、孔子至陳之時、陳侯爲湣公越、而孟子作陳侯周。史記多誤、當從孟子名周爲是。

國語云、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好聘、且問之仲尼、曰、無以吾命。賓發幣於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既徹俎而宴、客出骨而問曰、敢問骨何爲大。仲尼曰、某聞之、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爲大矣。云云。余按、定公十二年、孔子已去魯適衛、而吳棲越於會稽、乃在哀之元年、孔子時方在陳、吳使安能發幣於孔子、孔子又安能爵吳使於魯廷哉。孔子不語神怪、論語言之矣。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況吳使原未嘗問此事、但泛言及骨、而孔子遽遠徵神怪以誇之、豈聖人之所爲乎。堯典曰、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四凶之罪大矣、然不過流放。今防風氏但後至耳、遽殺而戮之、禹亦殘忍矣哉。且防風氏人耶、神耶。人也、則與致羣神之言不相蒙。神也、又安得有骨乎。世家此事載之定公五年、而哀元年孔子在陳、又云吳敗越王勾踐會稽。夫會稽之役、既在哀元年、則定五年又何得預載之。然此本無之事、其年月亦不足深辨、說並見前或謂條下。

國語又云、仲尼在陳、有隼集於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云云。余按、肅慎氏之去陳也遠矣、隼爲石砮所貫、安能飛數千里、至於陳廷而後死哉。且怪者、孔子之所不語、而國語所載孔子之事凡四、而三語怪焉。一似孔子生平專以語怪爲事、而他特其餘者。則何以論語二十篇中、從未載其一事。左傳之艷而誣、亦從未有一事之似此者。此蓋

稱聖人者欲見其博、而不知其道以誣聖人、小聖人也、故今皆不取。又按春秋定公四年遷陳惠公、孔子至陳之時、據史記、當爲陳湣公、而云惠公、亦謬。

孔叢子云陳惠公大城、因起凌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夫子見陳侯、與俱登臺而觀焉、曰、美哉斯臺。自古聖王之爲城臺、未有不戮一人而能致功若此者也。陳侯默而退、遽赦所執吏。余按、該言微中、固足解紛、然特滑稽之雄、淳于髡、東方朔輩之所爲、不但孔子不屑爲此、春秋時尚未有此等語也。蓋滑稽者所託、故不錄。陳惠公之誤、說已見前條下。

存疑。○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左傳哀公三年

按論語、孔子之言皆平實切於日用、而無億中之事。左傳所載列國大夫多億中、能預決人之成敗生死、竊疑其皆出於事後附會之言、而不足爲據。夫聖人固有先見之明、然觀入廟而每事問、謹愼小心、蓋知而常自處於不知者、未必如是之輕而易也。故余不敢盡信、姑存之於此。

世家云、季桓子病、謂康子曰、必召仲尼。康子立、將召之、公之魚沮之云云。曰、必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云云。子貢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誡曰、卽用、以孔子爲招云。此後乃有適蔡之事。余按、論語爲衛君章、冉有、子貢問答之詞、皆似在衛之時、有所諱而不敢深言者。若冉有果從孔子反衛、則必無自陳歸魯之事矣。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記者因記弟子姓名凡十人、而冉有與焉。記云、將之荊、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歷觀所云、皆似冉有始終相從於陳、蔡間者。然則冉有歸魯、當在反衛之後、不當在桓子甫卒之時也。冉有爲季氏臣、不可爲之大用。冉有、子貢均弟子也、冉有果用、必請歸孔子、不必待子貢之誡。子貢之顯悟、亦不必待孔子示之以意而後知也。此皆後人猜度之辭、不足信、而孔

于思歸之嘆、亦當在將反衞之際、不當在未適蔡之前、故今皆不取。說並見後歸與條下。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論語子路篇）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論語述而篇）

世家云、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於蔡。明年、孔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云云。余按左傳哀公二年、蔡遷於州來。四年、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十六年、楚白公作亂、葉公自蔡入楚、攻白公。白公死、葉公兼攝令尹司馬。國寧、乃老於葉。則是孔子在陳之時、葉公在蔡、不在葉也。蔡既遷於州來、去陳益遠、來往當由楚境、孔子未必遠涉其地。而論語、孟子、春秋傳中亦俱無孔子與蔡之君、大夫相與周旋問答之事、則是孔子所謂從我於陳蔡者、乃負函之蔡、非州來之蔡也。葉公本楚卿貳、與聞國政、不當居外、以新得蔡地、故使鎮之。而孔子適在陳蔡之間、因得相與周旋、及其請老、乃歸於葉。史記但見論語、孟子中有孔子在蔡之文、遂誤以爲州來之蔡。又因葉公有問政、問孔子於子路之事、遂別出自蔡如葉之文以合之、而不知其誤分一事爲兩事也。故今考而正之、列葉公之問於在蔡之時、而無孔子如州來及葉之事。

存疑○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論語微子篇）

存疑○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某。曰、是魯孔某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某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某不與易也。（同上）

存疑○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

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同上

世家載沮、溺、丈人之事於自葉反蔡之時、而載接輿事於在楚。余按此三章、其文皆似莊子、與論語他篇之言不倫。以晨門、荷蕢兩章較之可見。而此篇雜記古人言行、亦不似出於孔氏門人之手者。後兩章末雖載孔子、子路之言、然於聖人憂世之深心無所發明、而分行義與行道爲二、於理亦似未安。莘野、南陽、豈得概謂之亂倫乎。恐係後人之所僞託、姑存之以俟有識者決之。又按微子以下四章、皆以時代先後爲序、則此三章之次亦恐不如世家所列、故今仍以論語之文次之。然其事之有無、蓋不可知、亦無庸深考也。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論語衛靈篇

此事無年可考、世家置之遷蔡之後。朱子據論語文以爲當在去衛如陳之時。按孔子言從我於陳蔡、孟子亦言君子厄於陳蔡之閒、則是孔子往來於陳蔡閒、原無定居、而其厄亦非一日之事也。蔡在陳南、自蔡反衛、亦必由陳始達、則是孔子至蔡之後、蓋嘗復歸於陳、而後反衛也。且孟子以孔子之厄爲無上下之交、而過宋之役、主司城貞子、不得謂之無交。然則論語或統言之、未必其事適在於問陳之後也。故次之於葉公問答之後。

世家云、孔子遷於蔡之歲、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閒、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孔子講誦弦歌不衰。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此說世多信之、余竊疑焉。論語曰、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

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但言其君大夫不見禮、以至於貧乏耳、初未嘗云有兵以圍之也。厄人之難、兩見於論語。宋桓司馬之難、一見於論語、而詳載於孟子、而皆不言陳、蔡之圍。若如世家所記、兩國合兵圍之、其事大於桓魋厄人之難多矣、而論語孟子反皆不言、但謂之絕糧、但謂之無交、豈理也哉。楚、大國也、陳、蔡之畏楚久矣。况是時吳師在陳城下、陳且夕不自保、何暇出師以圍布衣之士。陳方引領以待楚救、而乃圍其所聘之人以攖楚怒、欲何爲者。哀之元年、楚子圍蔡、蔡人男女以辨、蔡於是乎請遷於吳、二年、遷於州來、其畏楚也如此、幸其不伐足矣、安敢自生兵端。由是言之、謂陳、蔡之大夫圍孔子者、妄也。蔡方事吳、陳方事楚、楚圍蔡而陳從之、陳圍蔡而吳伐之。陳之與蔡、仇讐也。且蔡遷於州來、去陳遠矣。孔子時既在蔡、蔡人欲圍孔子、斯圍之耳、不必遠謀之陳。比陳知孔子之往、則孔子已至楚矣。由是言之、謂陳、蔡之大夫相與謀圍孔子者、妄也。陳、蔡合兵而來、當不下萬餘人、孔子之從者不過數十人、圍而殺之、如反掌耳。圍之七日、至於絕糧、而不肯殺、又不肯縶之以歸國、老師費財、意欲何爲。設使楚竟不救、將坐俟其餓死而後去乎。其爲謀亦拙矣。由是言之、謂陳、蔡之大夫相與謀圍孔子、使之絕糧、待楚救至而後免者、妄也。此皆時勢之所必無、人情之所斷不然者、而世儒多信之、其亦異矣。孟子曰、孔子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獨其於陳、蔡也、則曰無上下之交。蓋古之適他國者、其君、大夫必饋之餼、而陳、蔡皆無之、以此致厄。如晉重耳之不禮於鄭、衛、乞食於五鹿者然、烏有所謂發徒役以圍孔子於野者哉。春秋傳云、陳不救火、君子是以知其先亡。國語亦言陳之道路不修、賓旅無所依、故單子知其必亡。蓋陳之國事日非、其君、大夫皆不恤賓旅、孔子亦不樂立於其朝、而蔡乃楚境、楚人亦務富國強兵、非能尊賢養士之國、雖有貞子、葉公之賢、度亦暫與相依、而未必遂

久與相處。是以往來兩地、未有定居、其窘餓窮乏、蓋亦非一日之事矣。故曰、厄於陳蔡之間。言其非一時、非一地也。其反衛也、曰公發之仕、言其僅能免於背日之絶糧也。後之人但聞有絶糧之事、而不知其故、遂疑二國大夫之相厄者、因附會而爲之說、而不知其舛也。故今皆不載。蔡乃楚境之說、詳見前葉公條下。

又按、陳、蔡之圍、經傳未有言者、獨莊子嘗數數言之、後人相傳之言、蓋本於此。不知莊子侍譏孔子之好言禮義、以自困其身、因有厄於陳蔡一事、遂附會之、以自暢其毀禮滅義之宗旨耳。其言既皆寓言、則其事亦安得遂以爲實事也。世家、家語之文、采之莊、列者半。當其在莊、列也、猶見有一二人以爲異端而不信者。及其在世家、家語也、則雖名儒亦信之矣。嗚乎、陽闢其名、而陰襲其說、而不之覺者、蓋不乏人矣、豈獨姚江之徒、乃爲陽儒而陰釋哉。故凡不見於經傳者、余概不敢妄錄。

又按、孔氏註論語絶糧章云、吳伐陳、陳亂、故乏食。說與世家不同。趙氏註孟子厄於陳蔡章、亦不用世家說。是司馬遷雖載之史記、而漢人固不以爲然也。朱子論語序說云、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昭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是朱子固亦嘗闢之矣。自明季講家矜言博覽、且爲科場逢世之計、乃不辨黑白而采之、遂相沿至今、以爲固然。余故表而出之、以見其非先儒之說。

世家、孔子以阨窮告子路、子貢、色作。孔子曰、賜、爾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未知耶。告子貢、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盍少貶焉。告顔回、顔回曰、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使爾多財、吾爲爾宰。余按、子路愠見、而曰、君子亦有窮乎。雖不能無怨天尤人之意、而未嘗有信道不篤之心。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又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

與子路闞之言。其自信果决如是。烏有以未仁、未知疑孔子者哉。子貢曰、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又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孟子曰、子貢智足以知聖人。若欲孔子自貶其道、識趣之卑陋甚矣、何以爲子貢。南宫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顔淵之言固當、然遽欣然而笑、欲爲之宰、毋乃近於好諛矣乎。余觀論語所載、諸弟子未有不尊信聖人者、而孔子常有謙遜不敢自是之心。如世家之言、則是諸弟子自顔淵外、皆不足以知孔子、而孔子不得不瑣瑣然自明其道之不在己也、何其與論語相反乃爾耶。此必無之事、不待詳辨者。至於論語多識、一貫之文、與絕糧固窮之義、毫不相蒙、自當别爲一章。今朱子集註分之是也。世家連而及之、亦非是。此事又見於韓詩外傳及說苑、而文復與世家互異、但有與子路問答語、而不及於顔淵、子貢、然其文尤繁碎、决係秦漢文字、不足縷辨。其謬最顯而易見者、孔子以魯哀公六年自陳反衛、至十三年、吳夫差始賜伍員屬鏤以死、而外傳、說苑述孔子之言、並有子胥抉目於吳東門之語。孔子以魯哀公十六年卒、至二十二年越始滅吳、已後越始通於諸夏、而說苑述孔子之言、復有句踐霸心生於會稽之語、未來之事、孔子何由預知之而預告之乎。蓋此三書之文、皆本論語偶見一事、而好事者敷衍其詞、遂致失真。正如今世閭巷所傳之三國、殘唐、東西漢、晉演義、取史事而易之以俗語、加之以枝葉、以悦世人之耳目、彼固不問其義理時勢之合與否也。三子者不察、而誤采之耳。至家語在厄篇、則又兼採三書而合之者、是以其文亂雜無章、且於句踐、子胥二語亦存之而不删、正與阮逸所作僞文中子、元經、以隋人而避唐廟諱者同、其爲僞撰、不待辨而明者。不知後之儒者何以不之覺、而信爲實也。故今一概不載。

世家云、楚昭王興師迎孔子、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

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某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某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昭王卒於城父。孔子自楚反乎衛。余按、孔子得百里之地而君之、可以有天下、孟子推之則然。其門人或有知之者、外人不能也。彼子西者烏足以知之。季康子問由、求、賜可使從政也與。當是時三子已有所建白矣、猶不敢信如此、況於陳、蔡之時、子貢尚未出使於諸侯、顏淵、宰予皆無所表見、子路亦未嘗爲將帥、彼子西者烏足以知之。子西之人本不足稱、然未嘗有嫉賢妬能之事。白公之復言、子西用之矣。若知之而忌之、雖子西亦不至如是之不肖也。而是時昭王方在城父以拒吳師、竟卒於軍、亦非議封孔子時也。凡諸傳皆無見楚昭王之來楚世家及年表亦皆無之、則此必後人之所附會無疑也。且所稱書社地七百里者、語亦誤。楚卽欲封孔子、安能如是之大。蓋古之祿邑多以社計、故春秋傳云、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荀子云、與之書社三百。舊說蓋言楚欲以書社七百爲孔子祿邑、史記誤以書社爲地名、因加里於七百之文下耳。曰、然則戴記有之荆之文何也。曰、蔡、楚境也。之蔡卽之楚也。吾惡知其謂之荆者非之蔡乎。既相傳有至楚之事、故疑以爲昭王之聘之也。既聘矣、而卒於不用、故又疑以爲子西之沮之也。吾惡知其非因臆度之故、遂附會而爲之說乎。故今皆不載。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論語公冶長篇

世家載此語於哀公三年。明年、孔子如蔡。又明年、如葉、反乎蔡。居蔡三歲、如楚。楚昭王卒、然後孔子反乎衛。夫孔子既思歸矣、乃反背轅而適蔡、適楚、又四五年而始

反衛、何爲耶。然則此嘆當在反衛之前一二年中、故次之於絕糧之後。

附錄○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論語先進篇

附論○孟子曰、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孟子

史記孔子世家以定十五年過宋、至陳。哀四年遷於蔡。六年反衛。而遷蔡之前、復有反衛而再至陳之事。年表則以定十四年至陳、哀三年過宋、十年自陳反衛。其年皆與孔子世家不合、而亦無再往來之文。陳、衛、宋世家略與年表同、而多闕漏、惟蔡世家以昭二十六年至蔡、當魯哀之二年、則年表所無也。余按孔子以定十二年去魯、衛靈公以哀二年卒、則以爲定十五年去衛至陳者近是。既於是年或十四年至陳、則不應復於哀之三年過宋。論語述而篇云、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是二子皆嘗從孔子反衛也。哀七年傳云、吳人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是子貢於反衛後先歸魯也。若孔子於十年始反衛、則子貢不得於七年已在魯、故以爲哀六年反衛者近是。此皆當從孔子世家、年表不足據也。孔子曰、從我於陳、蔡者。孟子曰、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間。皆連舉之、而無所分。孟子謂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亦不言陳、蔡。大抵陳、蔡不能尊賢禮士、不可依以久處、是以孔子往來其間、初無定居、其年月固有不能縷分者也。唯孔子世家所謂反衛而再至陳者、似無其事。當從年表。說已見前適衛篇中。

年譜誤以孔子自陳反衛之後、復有如陳而再反衛之事、與世家同。其至陳、去陳之年、亦與世家頗異。最可異者、六十三歲自衛如陳、自陳如蔡、自蔡如葉、既而反蔡。楚昭王使人來聘、陳、蔡圍之、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孔子自楚反乎衛、取世家五年之事悉置之一年之中、是年凡七至人國、行萬有餘里、往來如傳舍然。較之

世家允爲疎脱。

反衛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論語述而篇

此章所稱衛君、先儒皆以爲出公輒。玩其詞意、良然。按春秋傳、哀公七年、公會吳於鄫、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十一年、冉求爲季氏宰、及齊師戰於郊、則是孔子至衛之後、二子自衛先歸魯也。或者二子知夫子之不爲、而遂去耶。然則此章問答、當在孔子反衛之初、哀公六七年間、故次之於此。

附録。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論語子路篇

世家以此章及魯衛之政章皆爲衛君輒之時。余按衛自靈公失道、政衰已久、兄弟之歎、不可必其爲輒。而魯、衛連及、又似初從魯來焉者、其説未可據。唯此章正名之論、似爲輒發、世家之説近是、先儒亦多從之。然無明文可考、故附次於此。

戴記檀弓篇云、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脱驂而賻之。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余按孔子之用財、如子華之使齊、原思之爲宰、顔路之請車、或與、或不與、皆因乎人與己之本量所當然、天理人情之不可移易者、未有但徇一時之意、偶然行之者也。若本不應如是、但因遇於一哀、惡涕之無從之故、而脱驂賻之、則是可以偶然與之、亦可以偶然不與。聖人之用財、恐不如是之苟也。戴記之文、本多附會。此或別有其故、而傳者失其眞。或本無此事、均未可知、故今不録。

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左傳哀公十一年）

按此文胡簋四句與論語問陳章俎豆數語相類，其事亦相類，未必兩事適相符如此，而又皆適在衛，蓋本一事而傳聞者異也。以理度之，問陳之失小，問攻太叔之失大，彼可勿行，而此則當去。彼可因所問而導之以禮，如以臨事好謀戒子路者然，此則但當以不對拒之。竊疑此文爲得其實，故兩存之，以俟夫有識者擇其一焉。說並見前衛靈公條下。

附論。孟子曰，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孟子）

史記衛無孝公，而孔子反衛，在出公輒之時，故朱子以孝公爲輒。余按，春秋經傳，哀二年，衛靈公卒，衛人立輒。十六年正月，衛侯輒來奔。（傳在十五年冬）至四月，孔子卒，公養之爲輒，無可疑者。輒亡在外，故稱出公。出非謚也，輒之謚，謚史逸之矣。衛人既以蒯聵得罪於靈公而輒之拒之爲是，則謚之爲孝，亦無足怪者，故從朱子之說。

孔子之於衛孝公，其詳不可考。余按，春秋昭七年傳，孔成子夢康叔謂己立元，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哀十五年傳，大子與五人介，迫孔悝於廁，強盟之。孔悝立莊公。則是靈孝之世，孔氏實執國政，孔子之在衛，文子實爲之故，有擇木之喻。若文子非執衛柄，不過衛諸大夫，孔子不答所問足矣，不必因此而遂去也。文子敏而好學，不恥下問，則其爲人必好賢禮士者，是以孔子爲之留連而不遽去，非苟然而已也。又按，傳記所載，從無孔子與衛孝公問答之語，則是孝公年少，尚未知與孔子相周旋，但文子言於君而致饔餼於孔子耳，是以孟子謂之公養之仕，明非立其朝而食其祿也。余恐世之儒者疑孔子之欲輔孝公以行道，不然則疑孔子之苟利其養而不肯去，故推其前後而爲之解。

歸魯上

世家云：冉有爲季氏將師，與齊戰於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云云。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余按：所載冉有之言淺陋，不足以稱聖人，必後人所僞托無疑，故今不取。而春秋傳言師及齊師戰於郊，世家云郎，亦誤。

家語云：孔子自衛反魯，息駕於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不能道，黿鼉不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並涯止之，丈夫不以措意，遂度而出。孔子問焉云云。余按：此言本之莊子外篇，其原文云：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之所以蹈之也。然則外篇之意，但欲明夫自然之道、無爲之旨，故設爲丈夫、孔子問答之言，以暢其說耳，非實事也。家語以爲實然，惑矣。莊周書中，蚿、蛇、河、海、光、景無有，皆有問答之語，亦將謂光、景、無有皆能爲人言乎？且其所改外篇之文，尤無倫理。呂梁之水懸三十仞，可也；自衛以下，河流平地，安得三十仞而懸之？孔子觀於呂梁，可也；自衛反魯，去河絕遠，安得河梁而息駕焉？丈夫游之而復出，孔子問焉，可也；若丈夫既度河，則與孔子各在河之一涯，又安能隔大河而與之語乎？嗚乎！莊子之言之必無者，家語皆以爲誠有也；莊子之言之容或有之者，家語則又改之，使之必無，此何爲耶？又按：列子黃帝、說符兩篇亦載此事，一與莊子文同，一與家語文同。蓋列子亦後人之所僞撰，故柳子厚謂其書多增竄，高氏亦謂後人會粹而成之者，是以一事而兩采之，較之家語尤不可信。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于仲尼。仲尼曰：某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邱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

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左傳哀公十二年

國語亦載此事、而文頗與此異。蓋國語皆後人所推衍、非當日之言、是以其文常繁於內傳、而多與諸經不合、不如內傳爲近其實、故棄彼而存此。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論語先進篇

冉求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孟子

按、論語孟子所稱乃一事、而其文小異者、既云賦粟倍他日、則所謂聚斂者、即左傳用田賦之事可知也。以其互有詳略、故並次之於此。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論語子罕篇

正樂與用田賦未知孰爲先後、然孔子之歸、在孔文子訪攻太叔之後。太叔之出在十一月、越滕隱公之後、則是孔子歲暮始歸魯也。田賦之用在明年正月、其間當無幾時、故次此文於用田賦之後。

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論語八佾篇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論語泰伯篇

按、語樂即正樂之事、盈耳即得所之驗、故並次之於此。

附錄 ○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論語述而篇

此孔子平日事、不僅歸魯以後爲然、以其與正樂之事同類、故附次於此。

世家云、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三百五篇。康成之徒多非其說、孔氏穎達云、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遷言未可信也。而宋歐陽氏修云、以詩譜推之、有更十君而取一篇者、有二十餘君而取一篇者、由是言之、何啻三千。邵氏雍亦云、諸侯千有餘國、風取十五、西周十有二王、雅取其六。則又皆以遷言爲然。余按、國風自二南、豳以

外、多衰世之音。小雅大半作於宣、幽之世，夷王以前、寥寥無幾。如果每君皆有詩，孔子不應盡刪其盛，而獨存其衰。且武丁以前之頌，豈遂不如周，而六百年之風雅，豈無一二可取，孔子何爲而盡刪之乎。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玩其詞意，乃當孔子之時，已止此數，非自孔子刪之而後爲三百也。春秋傳云：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所歌之風，無在今十五國外者。是十五國之外，本無風可采，不則有之而皆逸之，非孔子刪之也。且孔子所刪者，何詩也哉。鄭衛之風、淫靡之作，孔子未嘗刪也。緜麻嘗刪之句，不遜於緇衣、茹藘之章，即棣華、室遠之言，亦何異於東門不即之意，此何爲而存之，彼何爲而刪之哉。況以論孟、左傳、戴記諸書考之，所引之詩，逸者不及十一，則是穎達之言，左券甚明，而宋儒顧非之，甚可怪也。由此論之，孔子原無刪詩之事。古者風尚簡質，作者本不多，而又以竹寫之，其傳不廣，是以存者少而逸者多。國語云：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爲首。鄭司農云：自考父至孔子，又亡其七篇。是正考父以前，頌之逸者已多，至孔子又二百餘年，而又逸其七。故世愈近則詩愈多，世愈遠則詩愈少。孔子所得，止有此數，或此外雖有而缺略不全，則遂取是而雅正次第之，以教門人，非刪之也。尚書百篇，伏生僅傳二十八篇，逸者七十餘篇。孔安國得多十餘篇，逸者尚數十篇。禮之逸者尤多。自漢以來，易竹以紙，傳布最易，其勢可以不逸，然其所爲書，亦代有逸者。逸者，事勢之常，不必孔子刪之而後逸也。故今於刪詩之說，悉不敢載。

僞孔傳書序云：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孔子覩史籍之煩文，懼覽者之不一，討論墳典，斷自唐虞而下。書緯云：孔子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爲尚書，斷遠取近，定其可爲世法者

百二十篇爲簡書。後世多以其說爲然。余按傳云、郯子來朝、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聖人之好古也如是。果有羲、農、黄帝之書傳於後世、孔子得之、當如何而愛護之、當如何而表章之、其肯無故而删之乎。論語屢稱堯、舜、孟子言必稱堯、舜、其道唐、虞之事尤詳、而皆無一言及於黄、炎者、則高辛氏以前之無書也明矣。唯春秋傳頗言上古時事、然其文多平而弱、其事多奇而詭、與堯典、禹貢大不類、蓋皆出於傳聞、必非當時之書之所載也。三墳五典之名、雖見於傳、然不言爲何人所作、故杜氏註但云皆古書名。若書序果出於安國、杜氏豈容不見而不註耶。虞書曰、慎徽五典。又曰、天敘有典、自我五典。是知堯舜之世、已有五典、蓋即五倫之彝、書之號以教民者、安知傳之所云非此五典歟。古者以竹木爲書、其作之也難、其傳之也亦不易。孔子所得者止於是、則遂取是而考訂整齊之、以傳於門人耳、非删之也。家世但云序書、①亦無删書之文。漢志雖有周書七十餘篇、然皆後人之所僞撰。劉向但云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亦未嘗言孔子之所删也。故今於删書之說、悉不敢載。

附録○子曰、加（古本作假）我數年、五十（二字古本作卒）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論語述而篇）

此節無年可考、觀其詞意、蓋在歸魯以後、故附次於正樂之後。

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由是班固以來、諸儒之說易者皆謂傳爲孔子所作、至於唐宋咸承其說。余按、春秋孔子之所自作、其文謹嚴簡質、與堯典、禹貢相上下。論語後人所記、則其文稍降矣。若易傳果孔子所作、則當在春秋、論語之間、而今反繁而文、大類左傳、戴記、出論語下遠甚、何耶。繫詞、文言之文、或冠以子曰、或不冠以子曰。若易傳果皆孔子所作、不應自冠以子曰字、即云後人所加、亦不應或加或不加也。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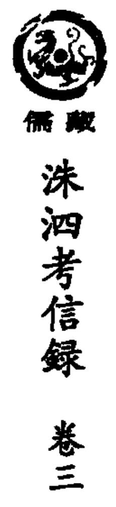
子之於春秋也、嘗屢言之、而無一言及於孔子傳易之事。孔孟相去甚近、孟子之表章孔子也不遺餘力、不應不知、亦不應知之而不言也。由此觀之、易傳必非孔子所作、而亦未必一人所爲、蓋皆孔子之後通於易者爲之、故其言繁而文。其冠以子曰字者、蓋相傳以爲孔子之說、而不必皆當日之言。其不冠以子曰字者、則其所自爲說也。杜氏春秋傳後序云、汲縣冢中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則有陰陽說而無彖象、文言、繫辭、疑于時仲尼造之於魯、尚未播之於遠國也。余按汲冢紀年篇乃魏國之史、冢中書魏人所藏也。魏文侯師子夏、子夏教授於魏久矣。孔子弟子能傳其書者莫如子夏、子夏不傳、魏人不知、則易傳不出於孔子、而出於七十子以後之儒者、無疑也。又按春秋襄九年傳、穆姜答史之言、與今文言篇首略同、而詞小異。以文勢論、則於彼處爲宜。以文義論、則元即首也、故謂爲體之長、不得遂以爲善之長。會者、合也、故前云嘉之會也、後云嘉德足以合禮。若云嘉會足以合禮、則於文爲複、而嘉會二字亦不可解。足以長人、合禮、和義而幹事、是以雖隨無咎。今刪其下二句、而冠君子字於四語之上、則與上下文義了不相屬。然則是作傳者采之魯史、而失其義耳、非孔子所爲也。論語云、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今象傳亦載此文。果傳文在前、與記者固當見之。曾子雖嘗述之、不得遂以爲曾子所自言、而傳之名言甚多、曾子亦未必獨節此語而述之。然則是作傳者往往旁采古人之言以足成之、但取有合卦義、不必皆自己出。旣采曾子之語、必曾子以後之人之所爲、非孔子所作也。且世家之文本不分明、或以序爲序卦、而以前序書傳之文例之、又似序述之義、初無孔子作傳之文。蓋其說之晦、有以啟後人之誤、故今皆不載。

附錄○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孔子與弔。○左傳哀公十二年

附錄○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某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同上

洙泗考信錄卷之三終

道光四年東陽署中刻



校記

①家世：當作「世家」。

洙泗考信錄卷之四

大名崔述東壁譔考　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刊

歸魯下

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左傳哀公十四年）

有以告者曰、有麏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窮矣。（公羊傳哀公十四年）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又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孟子）

按、春秋終於獲麟、則成於獲麟之後可知、故次之於此。先儒或謂文成致麟、然麟至見獲、非瑞乃災、其說非是。杜氏以爲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似矣。然二傳皆未嘗言、故今亦闕之。

世家載孔子之言云、弗乎弗乎、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云云。其言似急於求名者、殊失聖人之意、今不取。

備考。春秋古經十二篇（漢書藝文志）

附論○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某竊取之矣。○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並孟子）

胡氏安國云、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惇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余按、孔子以東周之世、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故修春秋以尊王室。故曰、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蓋位愈卑則愈不可僭、況以布衣而專黜陟之大權乎。唐哥舒翰討安祿山、或勸之還兵以

誅楊國忠、曰、如此乃翰反、非祿山也。若孔子先已僭天子之權、彼亂臣賊子復何懼焉。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天子之事云者、猶所謂王者之迹也。書、天子之事也。詩、天子之事也。乘、檮杌、春秋則諸侯之史、而非天子之事也。孔子據周禮以書列國之事、所關者天下之治亂、所正者天下之名分、則不可更以諸侯之史目之、故曰天子之事耳。言其與詩、書同、而非乘、檮杌之比也、豈謂其專黜陟之大權哉。若僭其黜陟、即可以爲天子之事、則吳、楚之僭王、皆可以謂爲天子之事乎。爲是說者、非止誣聖人、亦教天下以悖上作亂也、故余不得不辨。

又按、春秋傳、晉韓起聘于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然則魯之春秋、本據周禮以書時事。但自東遷以後、時異勢殊、盟會擅於諸侯、政事專於大夫、一切戰爭、弑奪之事、皆成周盛時所未嘗有者、秉筆者苦於無例可循、而其識亦未必足以及之、則其書法不合於周禮者當亦不少。是以孔子取而修之、正君臣之分、嚴內外之防、尊卑有經、公私有別、然後二百四十年中、善不待褒而自見、惡不待貶而自明、大義粲然、功罪莫能逃者。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耳、非以其專黜陟爲足懼也。惜乎後之儒者過於求深、而往往反失其本來之意也。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論語憲問篇）

齊陳恆弑其君壬于舒州。孔某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恆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左傳哀公十四年）

程子云、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恆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

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其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衆寡哉。余按、傳文前云三日齋而請伐齊三、則已告哀公以義之當討矣。而公以魯爲齊弱致疑、故復言此以釋其疑、非以力不以義也。哀公之所懼者不克、若不告以可克之故、尚何望哀公之肯討耶。程子未嘗詳繹傳文、但節其後數語、遽謂之以力不以義、不亦寃乎。孔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子之所慎、齊、戰、疾。聖人舉事、固主於義、然亦必有知己知彼之明、謀定而後戰、烏有舉數萬人之命、冒然一擲、而不慮其事之所終乎哉。諸葛武侯之表懷帝也、曰、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若以程子論之、是武侯亦以力不以義矣。孟子曰、率其子弟、攻其父母、未有能勝者也。又曰、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蓋義以民心爲主、故孔子以民之不與言之、非論力、正論義也。況當是時天子已微、自晉失伯以來、天下亦無方伯。與國如宋、如衞皆不足與有爲、乃欲舍不共戴天之齊民、而求助於不可倚仗之鄰國、謂因齊民爲以力、而率與國則爲以義、非獨迂於論事、抑亦疎於論義矣。此乃宋儒之失、非左傳之謬、但傳文不若論語醇古、疑記言者才有高下之故。然與論語互有詳略、足相發明。而孔子之辭亦與論語不同、未知孰是、故並存之。

附錄○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論語爲政篇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論語雍也篇

附錄○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論語爲政篇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論語雍也篇　○季康子問政

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論語顏淵篇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同上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同上 ○子言衞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論語憲問篇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某未達、不敢嘗。論語鄉黨篇

附錄○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論語爲政篇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論語公冶長篇

以上十一條、雖無年可考、然必皆在歸魯之後、無疑。故並附次於請討陳恒之後。

世家云、季康子問政、曰、舉直錯諸枉、則枉者直。蓋采爲政篇文、而誤以哀公爲康子也。又因此文與答樊遲之語相類、而誤易之、則益舛矣。今不從。

論語先進篇亦載答顏淵好學語、而以哀公爲季康子、且遺不遷怒等三句。孫覺曰、夫子之對季康子、與哀公同、而有略有詳、於臣略、於君詳者也。余按、此二章其文極相類、疑亦本一事、而所記有詳略異同、正如史記誤以舉直錯枉爲答康子語耳、不必曲爲之解也。傳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論語諸篇非一人之所記、故其中往往有重出異同之語、必盡以爲二事、則泥古之過也。故今止載雍也篇文。

家語載有哀公賜桃以黍雪之之事、孔子并食之、而辨之云云。余按、春秋之時、風尚近古、以黍雪桃、必無此事。且此亦小事耳、聖人之詞簡質、而氣渾厚、況侍食於君前、何至喋喋辨此不休邪。此文本之韓非、非所引事初無實錄、姑妄言以爲說資者、此說尤陋、不足深辨。然家語亦采之、嗚呼、蓋亦無有不采者矣。

備覽。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雜記

存疑。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論語陽貨篇

按、孺悲果有過、孔子責之可也。若有大過而不可教、絕之可也、胡為乎陽絕之而陰告之、有如兒戲然者。恐聖人不如是之輕易也。使悲果能聞歌而悔、則責之而亦必悔、可知也。使責之而竟不知悔、即聞歌奚益焉。孔子於冉有之聚斂、弟子也、責之而已。於原壤之夷俟、故人也、亦責之而已。未有故絕之而故告之、如此一事者、獨陽貨篇有之。陽貨篇之文固未可以盡信也、或當日曾有辭孺悲見之事、而傳之者增益之、以失其真、故列之於存疑。

考終

戴記檀弓篇云、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子貢聞之、趨而入。子曰、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余按、論語所記孔子之言多矣、大抵皆謙遜之辭、而無自聖之意、皆明民義①所當為、而不言禍福之將至。獨此歌以泰山、梁木、哲人自謂、而預決其死於夢兆、殊與孔子平日之言不類、恐出於後人傳聞附會之言、故不敢載。

夏四月己丑、孔某卒。左氏春秋哀公十有六年

杜氏註云、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誤。余按、杜氏所以如是註者、蓋因哀十五年傳文中有閏月、遞推而下、則四月不當有己丑耳。不知傳雖有此閏月、魯實無此閏月。己丑正當在四月也。何以明之。春秋之時、列國置閏互異。昭二十二年、王室之亂、經傳之文皆差一月。蓋經本之魯史、傳采之周史。魯於六月置閏、周於十二月始置閏故也。何以明之。景王之葬、經傳皆在六月、是六月以前周與魯皆不置閏也。傳於十二月後始書閏月、是周於十二月置閏也。王猛

之居魯也、經書於夏、而傳在秋七月戊寅。其入於王城也、經書於秋、而傳在冬十月丁巳。其卒也、經書於冬十月、而傳在十一月乙酉。自六月以後、閏月以前、經之紀事無不先傳一月、是魯於六月已置閏也。且以傳文考之、十二月有庚戌、閏月有辛丑、明年正月壬寅朔、則十二月當爲癸卯朔。而經何以書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然則是傳之閏月、卽經之十有二月、而周魯諸閏之不同、衆證明白、曉然而無疑矣。哀十二年傳云、冬十二月、螽。孔子曰、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是哀公之世、魯歷後天而失一閏之明證也。哀十六年續經書云、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聵自戚入於衛、衛侯輒來奔。而傳乃在十五年之閏月。蓋緣魯失一閏、故衛閏月之事、在魯明年正月、傳採之衛史、而續經所書、則魯史也。是哀十五年十二月以後、魯不置閏之明證也。由是言之、續經所書之四月、卽杜氏所推之三月、此月正當有己丑、月日皆不誤矣。春秋中如此者甚多、不可枚舉、杜氏偶未深考、但以傳之日月爲據、經有與傳異者、於他國事則以爲從告、於魯事則以爲誤、所謂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學者不可據註而疑經也。故今仍從續經、周正之夏四月己丑、蓋夏正之春二月十一日也。

年譜云、魯哀公十六年四月乙丑、卽今之二月十八日、孔子卒。余按此說實本之杜氏左傳注。然杜氏之意、但以所推長歷未符、故疑乙己二字相似、而日或誤、不則月或誤耳、故曰日月必有誤、猶有闕疑之意焉、未嘗決以爲乙丑也。年譜乃公然僭改經文、以己爲乙、斷以爲二月十八日者、其意以爲言之不確、則人疑己之無所傳、而不深信、是以居之不疑、以欺後世、而不知四月之固無乙丑也、而不知己丑之反在四月也。然則作年譜者本無所據、而但掇拾註疏諸子之唾餘以成書也、昭昭然矣。年譜不知何人所撰、今見於闕里志、云出秦王邪紀。然觀其中、亦似嘗有所刪節者、其所去取、又出家語之下。然而近世之士莫不信而采之、其亦可歎矣夫。

史記孔子世家及杜氏春秋註皆謂孔子年七十三蓋皆以孔子爲襄公二十二年生也今既從二傳以爲襄公二十一年生則孔子至是當年七十有四。而家語乃云者孔子以二十一年生至哀十六年爲七十三者二十二年生則七十二殊不可解。

孔某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左傳哀公十六年

附錄○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論語述而篇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同上

戴記儒行篇云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某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某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某不知儒服。余按此篇語夸而複文淺而放乃戰國之風氣非春秋之語言李氏固已辨之矣孔子見君自有大夫朝服乃一定之制哀公亦不得疑而問之也。且玩其語意乃謂宋人冠章甫魯人衣逢掖孔子隨所在國俗而服之不斤斤於禮耳非謂一時兼用之也。後人合以爲一反以爲孔子之禮服誤矣莊子外篇亦有與哀公論儒服之事與此如出一口蓋皆放蕩之士疾世儒之拘謹服儒衣冠自命儒者故爲是言以詆之耳豈得以其托諸孔子載諸戴記而遂以爲實然也哉今不錄。

附錄○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論語子罕篇 ○子不語怪力亂神。論語述而篇

家語云齊有一足之鳥飛集於公朝下止於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使使聘魯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童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將有大水爲災頃之大霖雨水泛溢景公曰聖人之言信而有徵矣。余按五石之隕六鷁之退春秋爲宋志之左氏傳中神怪之事尤多商羊之舞春秋何以不書左傳何以不載自春秋來大雨水者無慮千計何以未有一人見商羊乎孔子之所以聖以其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傳道於萬世不以小才小藝故也即以才藝言之達巷

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太宰問於孔子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聞之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然則所謂博學多能云者、亦謂兵農禮樂射御書計之屬、非若山海經、淮南子之所爲也。後之人但聞孔子博學多能、遂誤以爲摟神志怪之流。然國語猶頗徵引往昔以附會之、而此則直以論童謠之故聖之。嘻、亦陋矣。童子言之、孔子論之、童子之智勝孔子矣、何不聖童子而聖孔子也。卜偃師已皆能誦童謠以推未來之事、將皆得爲聖人乎。此乃無識之士妄撰以見聖人之博、而不知其適以小聖人也。故今不錄、說並見後條下。

家語云、楚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王大怪之、遍問羣臣、莫之能識。王使使聘於魯、問於孔子。子曰、此所謂萍實者也、唯霸者爲能獲焉。吾昔之鄭、過陳、聞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云云。余按萍實之事、荒誕不經、童謠之言、鄙陋可笑。春秋之世、不但無此等事、亦並無此等語。而世信之、何耶。童謠之占、自春秋傳、國語始有之、皆附會耳、非實事也。然鸜鵒謠於文武之時、弧服應以褒姒之獄、人固莫之測也。漢唐以降、此類尤多。然千里草、桃李子、雨帝之屬、其文似皆別有所指、而好事者假借離合以推之於時事。即間有一二斥言者、亦終不甚了了、（如天下皆烟之類。）謠者亦莫知其爲何應也、從未有明白切直、委曲詳盡如商羊、萍實之謠者。以童子爲無知而妄言乎、何以歷歷分明如是。以童子爲知之而故言乎、已見之物、羣臣莫之識也、未來之事、童子何由知之。且孔子適陳偶耳、適陳而聞此謠亦偶耳。假使孔子偶不過陳、或過陳而偶不聞此謠、不幾無以答楚王乎。他人適不聞耳、聞之復誰不能解者、亦不必爲孔子貴也。此與商羊之事皆本說苑、家語復增益之、是以其言益陋。今並不錄、說並見前條下。

附錄〇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論語子罕篇）〇子之所慎、

齊、戰、疾。論語述而篇

附錄○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論語述而篇

戴記射義篇云、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云云。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云云。蓋僅有存者。余按、論語云、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又曰、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聖人之教人之不輕絕之也如是。故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烏有一射而拒人至於如是者哉。且如序點之言、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耄期稱道不亂、此七十子之所難、而乃以責之衆人。信如是也、其可以受教於聖人者有幾人乎。此必傳而失其眞者、非孔子之事也。家語亦采此文、而又增以數語云、射旣闋、子路進曰、由與二三子者之爲司馬何如。孔子曰、能用命矣。觀其語、乃如今世演劇者之打諢然、鄙哉。有如是之輕躁而自矜之子路乎哉。家語但增一語、即未有不陋者、大率如此。故今並不錄。

韓詩外傳云、孔子遭齊程本子於郯、傾蓋而語終日。顧子路曰、由、束帛十匹、以贈先生、云云。余按、程本子不見於經傳、孔子重之如此、而論語、戴記中顧無一言稱之、何耶。子夏問孝、子曰、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先生、謂父兄也。春秋時、亦未聞有以先生稱人者。且其所載子路、孔子問答之言、皆淺陋不足道、亦必後人所撰、故今不錄。

世多以孝經爲孔子所作。何休公羊春秋序云、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余按、孝經十八篇中、多孔子與曾子問答之語。然則是曾子之門人筆之於書耳、非孔子所自爲書也。衆孔子所自爲、豈得稱其門人曰曾子乎。其陋一也。經也者、後世尊古聖人之書之稱、孔子、孟子之時無此語也。自漢以後、始有經名。孔子之不題以經明矣。藉令孔子之時即有此語、亦止以經名詩、以經名書與易可矣、不應自名其言以爲經也。孔子曰、述而

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聖人之謙也如是、而謂以經自名其言乎哉。其陋二也。中庸曰、君子之道四、某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孝雖莫大於聖人、然聖人之心必不自以爲孝、而乃曰吾在行孝經、其陋三也。然則其非孔子之言明甚、故今不取。

孔子生鯉、字伯魚、伯魚先孔子死。孔子世家

按、伯魚先孔子卒、見於論語先進篇、與史記世家文合。惟世家所稱年五十者、與顏淵之卒年互相抵牾、故今采世家文列之、而刪伯魚之年。傳信也。說見後顏淵條下。

戴記檀弓篇云、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又云、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解檀弓者皆以先君子爲伯魚、由是遂謂孔子嘗有出妻之事、伯魚乃出妻之子、爲母當期而除、故孔子甚之。

余按、書云、觀厥刑於二女。詩云、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古之聖人未有不能先化其妻而能治國與天下者也。孔子之聖、不異於舜、文王、何獨不能刑其妻、使有大過以至於出乎。孔子能教七十子、皆爲賢人、而不能教一妻、使陷於大過。七十子之服孔子也、皆中心悅而誠服、獨其妻不能率孔子之教、以自陷於大過、天下有是理乎。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夫婦之道亦然。若無大過而輒出之、孔子之於夫婦必不若是薄也。檀弓之文本不足信、而期而除喪、亦不必其母之出始然。父在、爲母期。孔子既在、伯魚爲母期而除之、亦有何異、而解者必委曲遷就之、以靳合乎喪出母之說。然則伯魚必何如服、而後可謂其母之非出耶。史記孔子世家亦無出妻之事。史記之誣

且猶無之，後儒何得妄以加聖人乎。至於道汚則從而汚之語，尤大悖於聖賢之旨。出母之稱，古亦無之，其非子思之言明甚。且其所稱先君子者，亦未明言其爲何人。後儒過於泥古，又從而附會之，遂致孔氏頓有再世出妻、三世無母之事。伯魚之母出，子思之母嫁，子上之母又出，豈爲聖賢妻者必皆不賢，而爲聖賢者必皆不能教其婦，抑爲聖賢妻者本不至於出且嫁，而爲聖賢者必使之出且嫁而後美也。又按，古者士大夫之妻，出者寥寥無幾，而賢人之妻無聞焉。然則不但孔子必無出妻之事，即子思之出妻，亦恐未必然也。余寧過而不信，不敢過而信之，以誣聖賢，故今一概不錄，說並見後子思篇中。

附錄。○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論語先進篇

按，此文則伯魚之卒在顏子前甚明，家語乃稱孔子年二十而生伯魚，伯魚年五十而卒，則是伯魚卒時，孔子已年六十有九矣。又稱顏回少孔子三十歲，三十二而死，則是顏子卒時孔子始年六十有二也。然則顏子反先伯魚而卒，而豈不謬也哉。朱子或問云：有以鯉死之言爲夫子之設言，以人情考之，不應如此。其說是矣。蓋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之文本出世家，家語見其然，故擬爲孔子年二十而生伯魚之語以合之。不知史記之年本不足信，強取以附會之，是以勞而卒至於抵捂也。

備覽。○伯魚生伋，字子思。子思生白，字子上。子上生求，字子家。子家生箕，字子京。子京生穿，字子高。子高生子慎，世紀作謙，字子順。嘗爲魏相。子慎生鮒，世紀字子魚，一字甲。爲陳王涉博士，死於陳下。孔子世家

按，自子上以後，下去漢世益近，世家所載世次、名字或無大誤，故今附次於後。至於所記年幾何云者，必不能詳密如是。孔子、伯魚之年已悉不合，如前所辨矣，則自子思以下，其可信乎。今並刪之。

遺型

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孟子

備覽○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於漢二百餘年不絕。孔子世家

論衡云、孔子將死、遺秘書曰、不知何男子、自稱秦始皇、上我堂、踞我床、顛倒我衣裳、行至沙邱而亡。後始皇至魯、觀孔子宅、至沙邱而亡。余按、前知之術、聖人能之、而非所以為聖人也。然所謂前知者、不過剝復倚伏之理、治亂循環之運、非若後世射覆烏占之術然也。況為秘書以遺後世、欲何為乎。漢人好信讖緯、故其為言如此、其褻聖人殊甚、良可笑也。

存疑○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檀弓

此篇後文又云、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羣居則絰、出則否。按、既云絰而出、又云出則否、語殊難解。註以為朋友相為服、然與上文意不相貫、疑有缺誤、故不錄。大抵檀弓之文紕繆者多、間有當采錄者、亦僅列之存疑、志慎也。

附論○孟子曰、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若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

世家云、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余按、孟子但云七十子、則是孔子之門人止七十子也、孔子弟子安能三千之多、必後人之奢言之也。且漢人所稱六藝、即今六經、非周官禮、樂、射、御、書、數之六藝也。孔子晚年始作春秋、而易道深遠、聖人亦不輕以示人、其言未足信。今不取。

備考○論語古二十一篇、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漢書藝文志

漢志云、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余按、魯論語中所記之君大夫、如哀公、康子、敬子、景伯之屬、皆以謚舉、曾子、有子皆以子稱。且記曾子疾革之言、則是孔子既沒數十年後、七十子之門人追記其師所述以成篇、而後儒輯之以成書者、非孔子之門人弟子之所記而輯焉者也。然其義理精純、文體簡質、較之戴記獨爲得真、蓋皆篤實之儒謹識師言、而不敢大有所增益於其間也。唯其後之五篇多可疑者。季氏篇文多俳偶、全與他篇不倫。而顓臾一章、至與經傳牴牾。微子篇雜記古今軼事、有與聖門絕無涉者、而楚狂三章、語意乃類莊周、皆不似孔氏遺書。且孔子者、對君大夫之稱、自言與門人言則但稱子、此論語體例也。而季氏篇章首皆稱孔子、微子篇亦往往稱孔子、尤其顯然而可見者。陽貨篇純駁互見、文亦錯出不均、問仁、六言、三疾等章、文體略與季氏篇同、而武城、佛肸二章、於孔子前稱夫子、乃戰國之言、非春秋時語、蓋雜輯成之者、非一人之筆也。子張篇記門弟子之言、較前後篇文體獨爲少粹、惟稱孔子爲仲尼、亦與他篇小異。至堯曰篇、古論語本兩篇、篇或一章或二章、其文尤不類、蓋皆斷簡無所屬、附之於書末者。魯論語以其少、故合之、而不學者遂附會之以爲終篇、歷敘堯、舜、禹、湯、武王之事、而以孔子繼之、謬矣。竊意此五篇者、皆後人之所續入、如春秋之有續經者然、如孟子之有外篇者然、如以考工記補周官者然。其中義理、事實之可疑者、蓋亦有之、今不能以偏舉、學者所當精擇而詳考也。其前十五篇中、唯雍也篇南子章事理可疑、先進篇侍坐章文體少異、語意亦類莊周、而皆稱夫子、不稱子、亦與陽貨篇同。至鄉黨篇之色舉章、則殘缺無首尾、而語意亦不倫、皆與季氏篇之末三章、微子篇之末二章相似、似後人所續入者。蓋當其初篇皆別行、傳其書者續有所得、輒附之於篇末、以故醇疵不等、文

體亦異。惜乎後世未有好學深思之士爲之分別而釐正之也、嗚呼。孟子之十一篇、劉歆已合之矣、幸而趙氏去古未遠、知其本異、而其識又足以辨其眞僞、遂斷然以後四篇爲後世之所依倣而托之者、決然刪而去之。以故孟子一書、純潔如一、趙氏力也。彼張禹、馬融、何晏之輩、固不足以及此、以康成之名儒、乃亦混混無所分別、何也。及至於宋、傳益久、尊益至、則雖以朱子之賢、亦且委曲爲之解說、而不敢議。然則如趙氏者、可不謂孟子之功臣也與。尤可異者、宋復有孔子集語、明復有論語外篇。若猶以論語爲未足而益之者、取莊列異端小說之言、而欲躋諸經傳之列。嗚呼、人之識見相越、可勝歎哉。說並見前墮費、南子、楚狂諸條下。

論語之始、篇皆別行、各記所聞、初不相謀。而後儒薈合之、故其文有自相複者。巧言章學而、陽貨兩篇皆有之、博學章雍也、顏淵兩篇皆有之、在位章泰伯、憲問兩篇皆有之是也。有複而有詳略者、學而篇不重章、子罕篇止有主忠信以下十四字。父在章、里仁篇止有三年以下十二字是也。有複而有異同者、憲問篇不患章、衛靈篇作君子病無能焉云云是也。此或孔子嘗兩與弟子言之、而各述其所聞以詔門人、或但一言之、而所傳聞不同、皆未可知。後儒纂輯之時、未及刪耳。至八佾篇太廟章、鄉黨篇止有入太廟每事問六字、子罕篇齊衰章、鄉黨篇作雖狎必變、雖褻必以貌。此則後人記孔子之事、其文之有詳略異同、不足異也。又有語相似而人地異者、雍也篇哀公章、先進篇作季康子問、子罕篇畏匡章、述而篇作爲桓魋發是也。此未必果爲兩事、或所傳聞小異、後儒尊之、不敢復議、相沿既久、乃復强爲之說、以其詞之小異、爲聖人之區別、恐未必然也。

論語之文有與他書複者。克己復禮爲仁、告顏淵也、春秋傳作克己復禮仁也、乃引古志之言、以論楚靈王者。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答仲弓問仁也。春秋傳作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乃晉胥臣告文公者。

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孔子自言也。僞古文尚書作爲山九仞，功虧一簣，乃召康公訓武王者。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謂伯魚也。僞古文尚書作不學牆面，乃成王訓百官者。余按春秋傳之文，於義皆通，但不如論語之條暢自然，蓋傳聞者異詞。疑論語爲得實。書之二語，則雕琢裁整，酷類晉宋間人手筆矣。夫此語本之論語則可，若在論語前，則深厲難解。九仞豈足言山，所虧寧僅一簣，而牆面之上下無猶正而立之文，豈復成文義耶？且克己、出門二章，皆答門人之問，述古語以告之，可也。若周南章，伯魚初未嘗問，而孔子衍周官之言以告之，已爲無謂。至爲山章，乃孔子所自言，書既有之，又何必雷同而勦說乎？由是言之，劉焯之書，其爲僞作無疑。余甚怪夫宋之儒者不覺劉書之僞，而反謂孔子之言之出於旅獒、本於周官，是所謂信鴞冠子而反譽賈誼之鵩鳥賦爲餘人之舊也。

附通論○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者焉，不如某之好學也。○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以上並論語

按人之知聖人，不如聖人之自知，其詞雖謙，而其實自有不容掩者。學者即是而求之，則聖人之真可見，故列孔子之自言於後人論贊之前。

附通論○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

得而聞也。○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衞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以上並論語

按、聖門中知聖人者莫如顏淵、子貢。聖道之尊於世、子貢之功爲多。至儀封人未列門牆、能知聖人於一見之間、亦奇矣、故附其言於二子之後。

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子焉不學。是孔子非生知、乃學知也。而程子云、孔子生而知者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自此以後、遂皆以孔子爲生知矣。余按論語他章或可指爲謙己誨人之語、至志學章、其年自十五至七十、其進德之序、自志立不惑以至於不踰矩、歷歷可指。若孔子果不由學而至、安能憑空撰此次第功程以欺後人邪。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門弟子之推尊孔子也、不遺餘力矣、而未有一語及其生知者。孔子或存謙遜之意、門弟子必不代孔子謙遜也。孔子自言非生知、門弟子皆不言孔子爲生知。後人去孔子二千年、何由而知孔子之爲生知乎。記曰、或

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是故生知與學知勞逸殊、高下不殊也。譬之於位、聖人天子也。生知者、生而爲天子者也。學知者、由布衣、由大夫、諸侯升而爲天子者也。舜禹湯武王是也。不得謂生而爲天子者尊於升而爲天子者也。然則孔子雖學知、於至聖無所損、雖生知、於至聖無所加。况孔子惟恐人之以己爲生知而汲汲焉自明其爲學知。後儒卽姑從孔子、而信其爲學知、亦似無所害。何故必以孔子爲生知乎。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性之生知安行也。反之學知利行也。而無一言及於孔子者、其未章乃以孔子與湯文王並處於聞知之數、而堯舜不與焉。然則孟子之意、蓋亦以孔子爲學知矣。余篤信聖人之言、而不敢小有異者、且恐人之皆以聖人爲生知、而不知學之爲功大也。故附辨於門人論贊之後。

附通論○孟子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公孫丑曰、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邱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淸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孟子曰、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用孔子而來至於

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以上並孟子

按、七十子以後、知聖人者莫如孟子、故以孟子之言終焉。

孟子歷敘道統之傳、自堯舜至湯、文王皆有見知、聞知之人、獨至孔子則曰無有乎爾。然則孔子之道、將無傳耶。曰、有之、然非孟子之所謂知也。夫禹、皋陶之知堯舜也、伊尹、萊朱之知湯也、太公望、散宜生之知文王也、其德之相去也不遠、非若七十子之去孔子遠也。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予。孟子曰、子未得爲孔子徒也。顏子能見且知、而不能傳、孟子能知、而不能見、是孔子無見知者也。兩漢以來、諸儒遞相授受、聖人之道藉以不墜。至於唐而有韓子、見聖學之大。至於宋而有朱子、究聖言之詳。然賴其言而世之學者得以知所嚮往、不迷入於異端而已、求其能知孔子、亦如孔子之知文王、則二千餘年間固未有也。且夫道非可以徒傳也。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也者、道之所寄以傳焉者也。聖人在上、則文播之雅樂。聖人在下、則文托諸簡編。孔子之文、六經備之矣。自秦火以來、殘缺失次、儒者穿鑿附會、其義之晦而不明者蓋亦不可勝道矣。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歷述帝王救世之事、至於孔子、獨舉春秋一書。故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是春秋者尤孔子之文之大焉者也。然自絕筆以後、游、夏皆未有所發明。雖有公羊、穀梁、左氏三子者爲之作傳、而亦不盡合於聖人之旨、至於今竟未有明之者。由是言之、孟子謂爲無有、誠然非虛語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聞知雖不易得、然識大識小之人皆不可廢。余每怪先儒高談性命、竟未有考辨孔子之事蹟者、以致沿訛踵謬、而人不復知有聖人之眞。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學者日讀孔子之書、而不知其爲人、不能考其先後、辨其眞僞、僞學亂經、而不知邪說誣聖而不覺、

是亦聖道之一備也。孟子曰、孔子聖之時者也。又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夫仕、止、久、速皆於其行事見之。然則孔子之事蹟、未嘗非孔子之道之所在、胡可以不考也。余故本孟子之意、歷考孔子終身之事、而次第釐正之、附之以辨、以自附於不賢識小之義。後世有知孔子者出、庶幾有所采擇云爾。

洙泗考信錄卷之四終

道光四年東陽署中刻

校記

①民義：疑誤。

洙泗考信餘録

清道光四年刻本

清·崔述 撰

《洙泗考信餘録》三卷，清崔述撰，清道光四年刻本。

崔述生平著述見《洙泗考信録》提要。

《洙泗考信録》主要考辨孔子生平事蹟，《餘録》則以考辨孔子弟子爲主。其《考信録提要》云：「孔子之道，皆門弟子與子思羽翼而流傳之。是以戰國之時，人皆騖於功利，縱横之徒方盛，楊、墨之説肆行，而孔子之道卒以不墜。無孔子，則堯舜文武之道泯然俱盡；無門人弟子，孔子之所傳述不復能存。然則諸弟子與子思之爲功於後世大矣。向無《論語》，後世學者但據二戴記百家之方，何由得識聖人之真。《左傳》雖不盡合經意，而紀事詳備，學者賴之，得以考事之首尾而究《春秋》之義，此其功不可没。而戰國秦漢之間，稱孔子及門人行事多失實，後世説經者亦不能無揣度附會之失。故於《洙泗考信録》作成之後，又類輯顔、閔以降諸賢之事，别爲《餘録》以訂正之。自周秦以上，典册罕存，今惟取見於經傳者少加編次，而於其失實者考而辨之，一以表衛道之功，一以正流傳之誤。」

崔述勇於疑古，本書對孔子弟子言行加以辨析，揆之情理，證諸文獻，往往能指其謬妄，啓人深思。雖間有疑古過勇、論據不堅之病，然瑕瑜不掩，足資考證，不可忽也。

附孔檢討大戴記補註序錄

家語者、先儒馬昭之徒以爲王肅增加。肅橫詆鄭君、自爲聖證論、其說不見經據、皆借證於家語、大抵抄撮二記、採集諸子、而古文奥解、恐潤色之、使易通俗讀。唯問郊、五帝之等、傳記所無者、斯與肅說若合符券、其爲依託、不言已明。公冠篇述孝昭冠辭、云陛下者、謂昭帝也。文武者、謂漢文帝、武帝也。而肅竊其文、遂并列爲成王冠頌。是尚不能尋章摘句、舉此一隅、謬阨彌顯。況以禮是鄭學、無取妄滋異端、故於家語殊文別讀、獨置而弗論也。

余昔會試時、曾與檢討相識、年甚少也。數十年不相見、不意其學刻苦如是。考信錄既成後、始見此書、因其論家語與余所見同、附錄其文於此。

洙泗考信餘錄目錄

洙泗考信餘錄卷之一

大名崔述東壁譔考　石屛門人陳履和校刊

顏子

【補】顏無繇字路。路者、顏回父。父子嘗各異時事孔子。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史記以顏路、曾晳皆孔子弟子。考之論語、曾晳有侍坐章可據、顏路則無明文。然即使果孔子弟子、亦不可列於其子之後、又未便列於七十子之前、故今倣正錄之體、冠於顏子篇首、以誌毓德之由。曾晳倣此。

【補】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同上

按、顏氏著於魯者多、史記以為魯人、近是。至言少孔子三十歲、則與世家所載伯魚之年不合、必有一誤。大概史記之年皆不足據、故今諸弟子皆不載其年。說詳後弟子通考中。

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孟子

附論。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論語雍也篇

附論。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論語先進篇

韓詩外傳云、顏淵侍魯定公於臺、東野畢御馬於臺下。定公曰、善哉、東野畢之御也。顏淵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俄而廄人以東野畢馬佚聞。云云。余按、此事本出呂覽、乃顏闔對莊公語、非顏淵與定公也。定公之時、顏子尚少、安能自達於君。馬之佚不佚、小事耳、顏子亦非以此見長者。因其氏之同也、遂移之於顏淵、誤矣。新序亦載此事、蓋又緣外傳而誤者。然觀呂覽之文、亦非實事、乃為黃老言者假設此事、借治馬以喻其意、欲為政者之安靜無為耳。故曰、禮煩則不莊、令苛則不聽也。傳乃以為實事、且欲借此以增顏子之美、而不知其視聖賢太小也、故不載。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同上

家語云、孔子厄於陳、蔡、七日不食、子貢竊告糴於野人、

顏囘炊之、有埃墨墮飯中、取而食之。子貢望見之、以爲竊食也、入告孔子。子曰、吾將問之。召顏囘曰、疇昔予夢見先人、子炊而進飯、吾將進焉。對曰、有埃墨墮飯中、囘食之、不可祭也。云云。余按、聖人以誠待人、况於顏淵用舍行藏之所同也、乃詐稱夢以鉤距之、賢者猶不出此、况聖人乎。顏淵具體而微、而不能不以竊食見疑於子貢。子貢智足以知聖人、曰、賜也何敢望囘、而不能不以竊食疑顏淵、有是理與。此其師友之間相猜相試、初無異於今日屠沽駔儈之徒之所爲。屠沽駔儈之徒或猶有恥爲之者、而以加於聖賢、嗚呼、此豈復有人心者哉。此事本之呂覽、而詞與此小異。然呂覽之意、不過明知人之難、目見者猶不足爲信、（詳見呂覽任數篇）託於孔子、顏子以爲言耳。家語遂以爲眞、謬矣。吾故曰、家語非孔氏遺書也、僞也。家語較之世家、其文尤陋。然世儒之信家語、尤甚於世家。韓昌黎云、小慚亦蒙、謂之小好、大慚亦蒙、謂之大好。嗚呼、果有是理乎。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囘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論語顏淵篇）

按、聖門之學、莫要於求仁。聖門之人、莫賢於顏子。乃孔子告顏子之問仁以此、則是天下之理更無有高於此、遂於此者也。後儒不求之此、乃好言心性、尤好求心性於虛空微渺之間。是以其論益精、而其於行事益無所當、馴致良知、頓悟之說、因緣以起、而吾道之不流爲禪學者幾希矣。豈知理無精粗、而功有深淺。淺之可以寡過、而深之卽足以極深研幾。顏子之如有所立卓爾、固皆自約我以禮來也。吾願世之學者篤信孔子之言、而勿務爲高遠難徵之說以自誤也。

附論。子曰、吾與囘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囘也不愚。（論語爲政篇）

附論。子曰、囘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論語先進篇）

附論。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論語子罕篇

顔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論語衛靈公篇

朱子論語集註云、夏以寅爲人正、商以丑爲地正、周以子爲天正。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以人爲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余按上古之歷本始於子、故歷法必以冬至爲歷元、猶月之必始於朔、日之必始於半夜也。其後聖人修明歷法、區畫四時、考驗中星晷影、而冬至乃在三冬之中、不可中分爲二。且當閉藏之候、亦非發號施令所宜。故易而建丑、又易而建寅。但三代之世、三正迭行。殷周之歷、其先皆有所授、相沿已久。故湯武革命皆因之不改、猶徹之不始於武王、而始於公劉耳。初非以天地人分三正也。且孔子取夏時、固因其建寅、亦以其歷之密。觀春秋經傳所載、失閏者不一而足。日食不於朔者亦多。可知周歷之疎、不及夏也。竊以爲取其建寅、猶於聖人之意未盡也。

顔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旣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論語子罕篇

漢人稱黃叔度爲顔子、宋人亦以程伯淳擬顔子。余按、顔子所以幾於聖人者、其德之崇不待言。其於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亦必深有所見。故孔子以夏時殷輅周冕韶舞語之、非徒以蘊藉和平、氣象雍容、爲勝人也。但其不幸早世、未及有所建白、使見用於世、必能移風易俗、創制顯庸、措天下於唐虞三代之隆。卽不見用於世、而著書立說、發明孔子之道、亦必不在孟子之下、非他人所可幾也。彼叔度者、吾不知其勝人者何在。卽程子資穎學純、啟廸後學、非不有功於聖道。然所建白、皆尋常賢臣循吏之所能。此或因其位卑、不得盡其所長、而其持論教人、亦未見其可方孟子之二三也。然則二子者、不過以其蘊藉和平、氣象雍容、故有此品題耳。寧顔子而僅如是已乎。蓋漢末之流風、漸尚氣度、至於魏晉遂

專以風采度量權衡人物、以至萬事不理、而有劉、石之禍。宋亦頗有此風、是以亦有靖康之亂也。而宋以後儒者遂以周、程、張、朱擬之顔、曾、思、孟、其視顔、孟亦太淺矣。夫顔、孟下孔子一等耳、三代以下、吾未見有如孟子者也、則亦必無能有如顔子者也。而乃紛紛擬之、致聖賢之眞不白於天下、故附論之如此。

顔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論語先進篇

顔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同上

顔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同上

附論。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顔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論語雍也篇

附論。子謂顔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論語子罕篇

王充論衡書虛篇、傳書或言顔淵與孔子俱上魯泰山、孔子東南望呉閶門外有繫白馬、引顔淵指以示之曰、若見呉閶門乎。顔淵曰、見之。孔子曰、門外何有。曰、有如繫練之狀。孔子撫其目而止之、因與俱下、下而顔淵髮白齒落、遂以病死。蓋以精神不能若孔子、強力自極、精華竭盡、故早夭死。世俗聞之、皆以爲然。如實論之、殆虛言也。人目之視也、物大者易察、小者難審。使顔淵處閶門之外、望泰山之形、終不能見、況從泰山之上、察白馬之色、不能見明矣。非惟顔淵不能見、孔子亦不能見也。陸賈曰、離婁之明、不能察帷薄之內。師曠之聰、不能聞百里之外。閶門之與泰山、非直帷薄之內、百里之外也。秦武王與孟說舉鼎不任、絶脈而死。舉鼎用力、力由筋脈、筋脈不堪、絶傷而死、道理宜也。今顔淵用目望遠、目睛不任、宜盲眇、髮白齒落、非其致也。

附通論。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論語雍也篇。子謂顔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

與爾有是夫。論語述而篇。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繫辭下傳。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中庸附通論。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論語公冶長篇。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論語泰伯篇

孟子書中、公孫丑稱冉牛、閔子、顏淵具體而微。自宋以來、多以顏、曾並稱、皆若是班焉者。余按、論語、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哀公之問在孔子歸魯之後。後此四五年而孔子卽卒、果有可與顏子抗行者、孔子必舉以告哀公、明矣。孔子之言如是、則是孔子早有論定、顏子非他人所可及矣。顏子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問爲邦、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論語中有孔子以此等語言告他人者乎。然則非顏子不能及此矣。孔子稱閔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稱冉牛曰、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如是而已。至於顏子、則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曰、回也其庶乎。曰、於吾言無所不說。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其稱顏子至於如是、其與閔、冉必有間矣。曾子稱孔子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誠哉、知聖人矣。然顏子稱聖人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曰、循循然善誘人。曰、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較之曾子、其於聖道之淺深亦必有辨矣。顏子卒、孔子曰、天喪予、天喪予。孟子曰、然而無有乎爾。蓋顏子之造詣已深、假之以年、聖道不患其不昌明於世。不幸早沒、故孔子以爲喪予、孟子以爲無有也。由是言之、顏子所至、固非諸弟子所可班。故今於顏子獨表而出之、非敢於古聖賢妄有所低昂於其間、誠篤信孔子之

言、而不敢以已見參之耳。○顏子之事、與其問答之言、先後皆不可考、姑以事類約略次之如右。

曾子 【史記】曾參字子輿。

【補】曾蒧論語作點字哲。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說已詳前顏子篇中。

論語先進篇有曾皙、與子路、冉有、公西華侍坐言志之事。余按此章孔子問以何事、答知已、故子路等三人所言皆從政之事、風浴詠歸、於知我、不知我何涉焉。且先生問更端、則起而對、禮也。孔子方與諸弟子言、而皙鼓瑟自如、不亦遠於禮乎。至在孔子之前而稱夫子、乃春秋時所無、論語中惟陽貨篇有之、乃戰國時人所撰、不足據。然則此章乃學老莊者之所僞托、而後儒誤采之者。朱子謂曾點所言、有萬物得所之意、故孔子與之。論雖巧、而恐其未必實也。故今不載此文。

檀弓云、季武子死、曾皙倚其門而歌。余按、孟子曰、若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又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孔子亦曰、狂者進取。又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若大夫喪而倚其門而歌、無禮甚矣、孔子何取焉。且季武子卒於昭公七年、孔子僅十八歲、度曾皙是時嘗不過數歲、而安能倚其門而歌乎。此乃放誕之士、莊周之徒之所僞托、故今不錄。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論語里仁篇

先儒釋此章者、皆以一貫之詔為孔子傳道於曾子。所謂一者、萬理渾然、非忠恕也。曾子但借學者進修之目、欲人之易曉耳。余按、顏淵問仁、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弓問仁、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子貢問、博施濟衆、可謂仁乎。孔子曰、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所言皆日用尋常平易切實之事。凡學者皆可以致力、雖大賢由之、而未能盡從、未有高遠深微、難以名

狀、使人無從致其力者。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果有秘密之傳一言可以悟道、孔子何不以告顏子、而使之勞勞於博文約禮之中乎。蓋曾子、子貢其資皆不逮顏子、而用力之勤則諸弟子莫有及之者。但勤而未得其要、故以一貫詔之。此乃因所不及而教之、非以一貫爲傳道、亦非人人皆當聞一貫之旨、而後爲聞道也。孔子言一、不言一爲何物。既曾子以爲忠恕、則是一卽忠恕也。謂一非忠恕、則是曾子欺門人也。且一旣非忠恕、果何物乎。名之而不能名也、則曰、萬理渾然而已。萬理渾然又何物乎。旣終莫能名之、則又曲爲之解、謂聖人之一、不待盡、不待推者也。學者則盡而爲忠、推而爲恕者也。夫不待盡而自忠、謂之非忠可乎。不待推而自恕、謂之非恕可乎。由是言之、孔子之所謂一、卽忠恕也、曾子不予欺也。大抵儒者之論、皆患在於過高、欲求加於忠恕之上、而不知其反陷入於空虛無用之地。吾寧遵曾子之言、使學者皆有所持循、不敢從宋儒之說、使聖道漸入於杳冥。且一之爲何物、門人不知。一之非忠恕、曾子不言。門人不知、曾子不言、而朱子生二千餘年之後、獨能默默與聖人之心相契、而有以知之、吾恐朱子之賢、或尚未至於此。嗟夫、自以孔子之一貫爲傳道、而世之學者莫不喜捷得而憚勤求矣。自以一貫爲非忠恕、而世之學者莫不談虛理而遺實事矣。象山開其源、陽明揚其波、舉天下聰明豪傑之才、咸以禪理爲宗門、頓悟爲心法、至於明季而遂不可收拾。乃世之混同朱陸與軒陸輊朱者、輒謂象山高明、而朱子平實。彼象山者吾不知其高明何在、第恐朱子平實之中、尚未免有一二之過於高深者存也。

附論。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論語學而篇

說苑云、曾子衣敝衣以耕、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曾子不受、曰、臣聞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子有賜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

余按君子之辭受準乎義而已。若以畏人驕人爲詞淺矣。況國君所賜尤不可以苟辭苟受而乃以俗情之施於平人者施之於君乎。且曾子於及門年最少若能爲君所重如此必其中年後事孔子安得復存。此乃戰國以後楊氏之徒之所僞托故不錄。

說苑稱曾子從孔子於齊齊景公以下卿禮聘曾子曾子固辭。余按史記稱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雖未必悉實要觀論語之文則曾子於門人中年最少也。齊景公以哀之初年卒曾子于時十餘歲孔子以昭之末年至齊曾子時猶未生而何得以下卿禮聘之乎。大抵韓詩外傳說苑等書多本於戰國時人之託言而不知考其年世者故今多不採。

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孟子

附論。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同上

說苑云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皙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蘇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屏鼓琴而歌。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云云。此說世多信之余按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記曰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傳曰父慈子孝。然則其子卽不中不才爲之父者且不忍遽棄以傷其天性之親。況曾子中且才者也耘瓜而斷其根其細已甚而曾皙聖門高弟其曠達之懷必不至以小物介意寧有因區區之事逞一朝之怒遂不復顧其子之生死乎。孟子曰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其善體親心如是。況於身父母之遺體乃毫不自貴重甘奉此身以殉親一時之怒萬一遂死事過而親怒平而悔之無及爲子者何以能自安。傳曰小人老而無子知擠於溝壑矣。曾子果死異日酒肉之養誰奉之況請所與而進所餘乎。然則卽養口體者亦不敢輕於一死況曾子之養志者哉。余謂曾皙之曠達曾子之孝謹其家庭之間必雍睦異常。但曾

子既以孝名、後人言孝者因以事附會之、故有里名勝母、曾子不入之語。而孝經一篇、亦爲孔子、曾子問答之言。猶之乎孔子稱閔子之孝、而後人遂以蘆花之事附會之也。猶之乎今世言耿介者、必附會以爲包拯、海瑞。言推測者、必附會以爲諸葛孔明、劉伯溫也。爲此說者、不過欲明大杖則逃之義、因借曾子以垂訓於後世、而不知其誣古人也。故今但采孟子之文載之、而他附會之說概不列焉。

傳記有云、曾子薪於野、有客至、母以手搤其臂、曾子心動、棄薪馳歸、問母無恙乎。或又云、曾子在楚、心動、歸問其母、母曰、思之齧指。余按此二說亦一事、而傳聞異其詞者。在楚道遠、齧指事小、似不如前說之近理、然皆似因曾子之孝而附會之者、故今不錄。

新序云、曾參處鄭、有與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一人又告之、其母曰、吾子不殺人。一人又來告、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按此乃戰國策士假設之言、以見讒言之易入。以曾子之賢、故托之耳。寧有賢如曾子、其母知之有素、而尚惑於人言者乎。說苑又有邑名勝母、曾子不入之語、亦係假設之言、因曾子之孝而托之者、故今俱不錄。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孟子）

附論○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同上）

戴記檀弓篇記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云云。余按此亦因曾子之孝而附會之者。曾子能體親心、而徹必請、問必曰有、其獨不能體親心而自重其身乎。且即曾子果有此事、亦不必呼子思而告之也。故不錄。

韓詩外傳云、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又引曾子言

云、吾嘗仕齊為吏、祿不過鍾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榱題三圍、轉轂百乘、猶北鄉而泣涕者、非為賤也、悲不逮吾親也。余按、此特因曾子以孝著、故言孝者必歸之耳。親存則不擇官而仕、親沒則富貴如浮雲、此君子之常、況於曾子、其理固應如是。然其事則必無之事也。曾子、孔門高弟、如欲辭尊居卑、固自易易、不必於齊於莒。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乃戰國之風氣、春秋時固未有如是者。且楚僭王猾夏、曾子必不仕楚。而堂高九仞、榱題三圍、轉轂百乘、亦非曾子之所為也。故今俱不錄。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墻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孟子

附論。孟子曰、曾子師也、父兄也。同上

戴記檀弓篇云、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則夫子有為言之也。曾子以告子游、子游曰、桓司馬自為石槨、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若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余按、喪欲速貧、死欲速朽之語、曾子果與子游同聞之、則桓司馬、南宮敬叔之事、曾子必與子游同見之、何容曾子不知、而子游獨知之。公明儀曰、三月無君則弔。孟子曰、惟士無田、則亦不祭。又曰、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喪之不欲速貧、死之不欲速朽、此自天理人情之自然、以曾子之大賢、必不為是不情之語、明矣。蓋自孔子沒後、諸弟子之門人各私其師、故多自尊其師之說、而譏他人、因而撰為此等語耳。今不

錄。

世傳曾子以妻蒸梨不熟而出之、終身不娶、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或疑蒸梨過小、不至於出、爲之解曰、出妻令其可嫁、蓋有大過而出、以蒸梨爲名爾。余按、妻也者、上奉父母、下理內政、所關甚重。若少年時出妻、而不復娶、中饋託之何人。有母尸饔、胡不恤焉、而家政亦必至於廢。若既老而出之、豈數十年皆無大過、獨一日而忽有大過乎。且既奉吾親以終天年矣、老而棄之、亦非君子之所以居心也。道之傳也、孔子授曾子、曾子授子思、子思傳之孟子。而三人皆以出妻聞。孟子之妻亦幾於出。豈爲聖賢妻者、必皆有大過。抑爲聖賢者、必求全責備、一不當意、卽出之乎。周公曰、無求備於一人。孔子謂君子之使人也器之。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然則於妻亦當如是。若爲聖賢妻而必至於出、天下誰復敢爲聖賢妻者。此皆必無之事、故今不載。說並見正錄考終篇中。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論語泰伯篇）

附論。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同上）

戴記檀弓篇云、曾子寢疾病、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余按、論語、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曾子守身愼行、動必以正、自其平日之事、不應臨沒而尚有不得其正者。藉令童子不言、曾子不將不得正而斃乎。大夫之簀、如非曾子之所當御、則當賜之時、固必辭之。卽辭之不獲、平日亦必屏之而不用。如可御於生時、烏在病革之時遂必當易之乎。爲是說者、不過欲明曾子之心安於正、雖病革而不肯苟焉、而

豈紂稱其臨沒之實、而反無說以解於平日邪。故今不載。

按論語於曾子不字之而子之。所記曾子言行亦多、疑皆曾子門人所記。蓋曾子於孔門年最少、而學最純。故孔子既沒後學多宗曾子者。聖道之顯多由子貢。聖道之傳、多由曾子。子貢之功在當時、曾子之功在後世。故次曾子於顏子次子貢於閔冉仲弓。或以德、或以功著也。○世多以大學爲曾子所作。朱子分大學之道至未之有也爲經、爲孔子之言、其餘爲傳、爲曾子之意、而門人所記。余按誠意章云曾子曰云云。果曾子所自作、不應自稱曾子、又不應獨冠此文以曾子曰。朱子之說近是。然卽大學之道以下、亦殊不類孔子之言。且玩通篇之文、首尾聯屬、先後呼應、文體亦無參差、其出一人之手明甚、恐不得分而二之也。凡文之體、因乎其時。故論語之文謹嚴、孟子之文舒暢、左傳采之羣書、則文錯出不均。大學之文繁而蕪、又多排語、計其時當在戰國、非孔子、曾子之言也。然其傳則必出於曾子。何以知之。論語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今大學所言、皆忠恕之事。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忠也。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恕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忠也。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以其不忠也。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恕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戒其不恕也。忠恕二言、大學之道盡矣。蓋曾子得之於孔子、而後人又衍之爲大學者也。故今於曾子篇不載作大學之事、而仍推其意如此。○曾子之事、先後亦難詳考、姑取論語、孟子之文、約略次之如左。閔子以下並同、不復再舉。

閔子騫 史記 閔損字子騫。

按論語於諸賢皆以字稱、或冠以氏、如閔子騫、冉伯牛、宰我、冉有之類。或不冠以氏。如子貢、子夏之類。惟曾子、有子皆稱子而不以字、亦有稱以名者。如有若、宰予、憲問恥、求、參、欽之類。要係偶然、非通例也。

今列諸賢、自顏子外皆用論語原稱、不敢擅更、亦從古之義也。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論語先進篇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論語雍也篇

韓子外傳云、閔子騫始見於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之、閔子云云。余按、此亦形容之詞、非眞有是事。閔子天性恬澹、雖事孔子不久、亦必不至於見羽蓋龍旂而歆羨也。故不錄。

附論○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論語先進篇

世傳閔子之母早亡、父娶後妻、更生二子。後妻愛其子而虐閔子、以蘆花著其袍。閔子爲父推車、寒不能前。父怒鞭之、衣破而蘆花見。父怒、將出後妻。閔子泣止之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由是其母感而改之、均愛三子如一。余按、孔子曰、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玩其語意、乃以父母昆弟之稱其孝爲易、而人之稱其孝爲難。父母昆弟之言或不免因溺愛而溢美、故必人言僉同、乃可爲據。絕不類身處逆境者。若如世俗所傳、則閔子之得稱爲孝、易反在人而難反在於母與弟。聖人不應作是顚倒語也。大抵三代以上書缺簡多、事難詳考、後之好事者各自以其意附會之。然使其母果有是事、稱之可也。倘原無是事、則是欲稱閔子之孝、反至大傷閔子之心。其失不亦大乎。孔子稱閔子之孝、吾知閔子之孝而已。閔子之所以爲孝、吾不得而知也。吾不知閔子之所以爲孝、無害於閔子之爲孝也。故今不錄是事。

冉伯牛　［史記］冉耕字伯牛。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論語雍也篇

按、閔子與伯牛皆居德行之科、孔子之稱閔子、不一而足、而出處之節、尤人所難能。惟伯牛無所表見、此或因

其早亡、未及有所樹立故耳。孟子書中亦稱二子、以爲具體而微、故首列之。

仲弓　史記　冉雍字仲弓。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論語顏淵篇

附論○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論語公冶長篇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論語子路篇

附論○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論語雍也篇

論語云、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註云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余按、稱其子之賢而彰其父之惡、揆諸人情、似屬非宜。且本文云子謂仲弓曰云云。安知非孔子與仲弓泛論用人之道、而遽因此一譬、懸坐其父以行惡之名乎。竊謂讀書凡遇此等語、未有確據者、寧可缺其所疑、不可斷以爲是。萬一不然、使古人受誣、其失豈不大乎。故今闕之。

按孔子以南面許仲弓、固非治賦爲宰者所可比。而問仁問政、孔子所答、亦似非諸弟子所能及。故居德行之科、而列顏閔之次。惟嘗仕於季氏、似未逮顏閔者。然此或爲祿而仕、不得已而爲之、未可遽以是爲疑也。故今仍從論語、列之伯牛之後。

子貢　史記　端木賜、衛人、字子貢。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論語衛靈公篇

先儒謂曾子之聞一貫、直應曰唯、而子貢曰然、非與、不能直應無疑、是其不逮曾子者也。余按、孔子之詔門人、皆當應之、必不默然無言、而獨記曾子之唯者、爲下文門人不解而問曾子張本耳。若子貢乃因孔子先以云

云問之故有然非與之答曾子則未嘗有此一問而直告之故不容多此一答也今試取參乎章刪曾子曰唯四字則下文門人之問無根取多學章增子貢曰唯四字則贅而無味矣讀古人書當細玩其前後文義不得漫取一二字句爲其人優劣也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論語顏淵篇）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論語憲問篇）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論語八佾篇）

按子貢與孔子問答之言甚多不勝其載多學問政及此二條皆有關於學識之高下故擇而載之

附論○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論語公冶長篇）

附論○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論語先進篇）

漢司馬遷作貨殖傳稱子貢鬻財於曹魯之間且曰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余按古者金粟皆謂之貨殖猶生也所謂貨殖云者不過留心於家人生產酌盈劑虛使不至困乏耳非糴賤販貴若商賈所爲也樊遲請學稼圃孔子以小人斥之若子貢學道而躬行商賈之事孔子不知當如何斥之何以其辭僅如是而已乎且謂孔子之道之顯爲子貢先後之可也謂子貢以富故能顯之豈聖人之道亦必藉有財而後能行於世乎此乃司馬氏憤激之言後人不察遂以子貢爲若商賈者然謬矣故不可以不辨

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贏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左傳哀公七年）

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王賜之甲、劍鈹。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左傳哀公十一年

公會吳於橐皐、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左傳哀公十二年

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大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嚭說、乃舍衛侯。同上

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爲介、見公孫成、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況齊人雖爲子役、其有不貳乎。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陳成子館客、曰、寡君使恒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景伯揖子贛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齊爲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吳人加敝邑以亂、齊因其病、取讙與闡、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公孫宿以其兵甲入於嬴。左傳哀公十五年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載、有子貢存魯、亂齊、亡吳、彊晉而霸越之事。余按、論語列子貢於言語之科、孟子書中亦稱子貢善爲說辭、不過其才長於專對、若春秋傳中辭盟於吳之類耳、非若戰國縱橫之流、巧言亂德、以傾覆人國家者比也。烏有佐陳恒以篡齊、歟夫差使亡國者哉。此蓋游說之士因子貢之善於辭令而托之、非聖賢所爲、故今不載。

存參。○魯國之法、魯人有贖臣妾於諸侯者、取金於府。子

貢贖人於諸侯、而還其金。說苑

按此事未必有、然於義無所害、且其事亦類子貢所爲、姑列之存疑。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孟子

附錄○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論語學而篇

附錄○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論語子張篇

子貢推尊孔子之言、已載正錄、惟此二條未載、今補於此。

附論○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左傳定公十五年

附論○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於駘上。二月、盟于平陽、三子皆從、康子病之、言及子贛、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請念。左傳哀公二十七年

按春秋傳所述子貢料事之明、不一而足、然不關大得失、無庸盡載。惟受玉一事、因孔子之戒子貢故載之、而並季孫之思子貢、亦列於後。

按論語子張篇子貢之推尊孔子至矣、則孔子之道所以昌明於世者、大率由於子貢、其功不可沒也。而與回孰愈之問、亦似伯仲可見者、故次之於閔、冉、仲弓之後。○朱子云、曾子本是魯拙、後既有所得、故守得夫子規矩、定其教人有法、所以有傳。若子貢則甚敏、見得易、往往教人亦不似曾子守定規矩、故其後無傳。余按史記

所載弟子年歲雖不足盡信，然大要不甚遠。今以論語、春秋傳、戴記之文考之，康子之問先由而賜而求，武伯之問先由而求而赤。春秋傳多載子路、冉有、子貢之事，而子貢尤多，曾子、游、夏皆無聞焉。戴記則多記孔子沒後曾子、游、夏、子張之言，而冉有、子貢罕所論著。蓋聖門中子路最長，閔子、仲弓、冉有、子貢則其年若相班者。孔子在時，既爲日月之明所掩，孔子沒後，爲時亦未必甚久。而子貢當孔子世已顯名於諸侯，仕宦之日既多，講學之日必少，是以不爲後學所宗耳。若游、夏、子張、曾子，則視諸子爲後起，事孔子之日短，教學者之日長，是以孔子在時無所表見，而名言緒論多見於孔子沒後也。不然，閔子具體而微，仲弓可使南面，何以門人皆無聞焉，反不如得一體者猶能傳經於後世乎。由是言之，羽翼聖道於當時者，顏、閔、子貢、由、求之力，而子貢爲尤著。流傳聖道於後世者，游、夏、曾子、子張之功，而曾子爲尤純。時勢不同，功業亦異，未可謂子貢之不如曾子也。故今因敘子貢之事而備論之。

洙泗考信餘錄卷之一終　　　　道光四年東陽署中刻

校記

①爪：當作「瓜」。

洙泗考信餘錄卷之二

大名崔述東壁譔考　　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刊

子路

【史記】仲由字子路。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論語公冶長篇）

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孟子）

子路無宿諾。（論語顏淵篇）

附論○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同上）

說苑稱子路持劍，孔子非之，子路請攝齊以事孔子。又稱子路盛服而見孔子，非之，子路改服而入。余按，所載孔子之言，皆類楊氏之旨。蓋戰國人所爲，以子路之行行而勇於改過也，故託之耳。其實古人盛服佩劍，皆尋常之事，不足爲病，故不錄。

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左傳定公十二）

備覽○子路爲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爲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戴記禮運）

論語季氏篇云，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云云。余按，此章可疑者五。論語所記孔子之言，皆簡而直，此章獨繁而曲，其文不類，一也。子路爲季氏宰，在定公世，冉有爲季氏宰，在哀公世，其時不合，二也。子路主墮郈之謀，其剛直有素，歸魯之後，不肯承季氏意以盟叛人，必不一旦頓其晚節以阿季氏，其理不似，三也。顓臾之伐，不見於經傳，洪氏意其因孔子之言而中止。然則田賦之用，何以不因孔子之言而止，其事無徵，四也。傳二十一年傳云，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

實司大事與有濟之祀。不言爲東蒙主、亦不言爲魯臣。其說不同、五也。且此篇文皆稱孔子、與前十五篇異、其非孔氏之徒所記甚明。雖於義無大害、然其事未必有、且不欲子路受誣於百世、故不載。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論語憲問篇）

按、伯寮之愬、孔子以道之行廢言之、則是孔子之去魯、子路之去季氏、皆因此一愬也、故次之於此。說已見正錄爲魯司寇篇中。

附錄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論語述而篇）

附錄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病閒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論語子罕篇）

此二章皆不知的在何時、然觀孔子之言、無臣而爲有臣、當在爲大夫而去位之後、姑附錄於此。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論語衛靈篇）

附錄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論語憲問篇）

附論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論語公冶長篇）

按、石門之宿、浮海之歎、不知何時。以理度之、當在去魯之後、仕衛之前、故次之於在陳之後。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左傳哀公十四年）

秋、齊陳瓘如楚、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爲斧斤、既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

若善啓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冬、及齊平。左傳哀公十五年

衛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姊、生悝。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大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爲請於伯姬。閏月、良夫與大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欒寧問之、稱姻妾以告。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與五人介、與豭從之。迫孔悝於廁、強盟之、遂劫以登臺。欒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召獲駕乘車、行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爲也。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大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大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大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莊公。左傳哀公十五年

存叅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檀弓

此事無害於理、而與子路素行相似、姑存之。

存叅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境而善之曰、由恭敬以信矣。入邑曰、善哉由、忠信以寬矣。至庭曰、善哉由、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入其境、田疇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民盡力。入其邑、墉屋甚尊、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其民不偷。其庭甚閒、此明察以斷、故民不擾也。韓詩外傳

此段文詞冗弱、必非孔子之言。然其事則容或有之、未便刪削、姑列之於存叅。又此與上除姊喪事、皆不知在何時、故統列之於後。

附論 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

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論語子罕篇

世傳子路事親、嘗食藜藿、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余按、論語稱子路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則子路少年之貧固當有之。若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則無是事也。子路從孔子去魯、厄於陳蔡、由衛反魯、復仕於衛而死於難、傳記歷歷可考、何嘗有遊楚之時。而百乘萬鍾以自奉、亦非子路之所為也。此皆後人附會之詞、故不載。

附論○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論語先進篇

說苑稱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孔子聞之云云、蓋本於此。然樂以宣八風、原不可以偏廢、故傳云、驟歌北風、又歌南風、而何得崇南而棄北乎。其詞意亦淺薄、必非孔子之言明甚。且樂以象德、瑟之不和、由於氣質之未化、當從容而涵養之、亦非七日不食之所能變也。此附會之言、故不載。

附論○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孟子

按、子路於及門中年最長、而孔子亦屢稱之、雖時有所督責而貶之、固不如褒之者之多也。升堂入室、孔子有定論矣、故先之。

有子

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左傳哀公八年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論語顏淵篇

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

已。孟子

史記云、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爲師。他日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余按、諸弟子所以尊孔子者、以其道大德崇、非以其能知雨不雨也。所以事有若者、以其言行、學問幾於聖人、非以其能知雨不雨爲似聖人也、爲有因其不知雨不雨、遂黜有若者哉。論語記孔子言行多矣、皆平實切於日用、無多言億中之事。果以能知晴雨之故聖孔子、則論語中亦當載其一言一事、何以竟杳然也。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苟以有所不知而薄之、則孔子當先薄於諸弟子矣。師之道非苟然而已、其尊與君父等、故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從師者不可不慎之於始也、必審知其可師而後師之、既已師之、則當終身勿替、安有因一事之未知、一言之未合、而遂黜之者。此在世俗之士少知義理者猶不肯爲、而謂孔子弟子反爲之乎。孟子曰、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但言其似聖人、未嘗言其似孔子也。但言游、夏之徒欲師有若、未嘗言有若公然自居於師也。孟子曰、有若智足以知聖人。又述有子言云、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有子既知孔子爲生民所未有、則其斷斷不敢使游、夏以事孔子者事已、明矣。游、夏此舉、固不得爲無過、然其心尚可原。若有子公然不自量、竟自擬於孔子、豈尚足以爲有若哉。然則當日之事、蓋三子欲師有若、而有若不肯居、是以中輟。好事者因之、遂附會爲此言耳。大抵七十子之門人各好自尊其師、而詆諆他人、故此等語多不可信、故不載。

按、游、夏以有子似聖人、則其言行必有過人者。而論語稱爲有子、朱子以爲多曾子、有子門人所記、理或然也。然蹤跡篤實、成就後學、或尚非曾子之比、故次之於子

路之後。○經傳之文、多以冉有、季路並稱、世遂視之若班焉者。然子路用於季氏、而爲之墮費、冉有用於季氏、而爲之聚斂、其行事之相去甚遠也。所以多並稱者、但以其政事之才相埒耳、猶言語之稱宰我、子貢、非謂二子等量而齊觀也。況浮海之許、不忮不求之賞、皆他人所不易得者、至有子務本之旨、貴和之說、咸能發聖人未發之蘊奧。其所得有深焉者、是以游、夏有似聖人之品目也。而盍徹之請、欲復先王之制、其識亦殊卓、則二子雖未逮夫顏、閔、而固非諸弟子所敢望也。故冠之於諸賢之先。

原思　史記原憲字子思

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論語雍也篇

附論○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論語憲問篇

史記云、子貢相衛、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閻、過謝原憲。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恥之曰、夫子豈病乎。原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慚、不懌而去。余按、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長於理財、先貧後富則有之。若以貧爲恥、以富爲榮、則子貢斷不至是。此乃戰國貧賤驕人之士、設爲此說以自高者。以原思之貧、子貢之富也、故託之耳。新序亦載此事、而文更繁。蓋後人所衍、皆非實事、故今並不錄。

公西華　史記公西赤字子華。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論語雍也篇

存參○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飾棺牆、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檀弓

按、孔子爲司寇、以原思爲宰、必有可取者在。而獨介之

操、亦人所難能。至子華以應對長才、承命出使、亦卓卓者。且孔子於二子皆無貶詞、故並次於有子之後。

子賤　史記密當作虙不齊字子賤。

備覽○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於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呂覽。韓詩外傳同

備覽○子賤爲單父宰、反命於孔子曰、此國有賢不齊者五人、教不齊所以治者。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附論○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論語公冶長篇

說苑記子賤宰單父事凡四則。一任人任力之對、與呂覽詩傳同。一則辭於孔子、而孔子告之以毋迎而距、毋望而許也。一則陽晝告以陽橋魴魚之說、而子賤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也。一則孔子問以治單父之政、所對與史記意略同、而其中有父事三人、兄事五人、所友者十一人之語、則史記所未及也。余按、子賤之宰單父、見於呂覽、詩傳、史記、新序、而說苑又屢見之。然則此事固當有之、惟其言之繁冗淺弱、多不類春秋時語。且單父小邑耳、武城大邑、子游僅得一人。單父何遽多賢如此。蓋孔子嘗稱子賤爲君子、而云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則子賤蓋能親賢友仁、集思廣益、以自治而治人者。故說者因以其言而附會之。其意則是、而其言則非當日之言也。惟呂覽、韓詩、史記所載事尚近理、文亦較爲簡潔、故今但採三書之文、列之備覽、以爲論語焉取之證。其餘概不載也。

新序云、子賤爲單父宰、請善書者二人、使書憲爲教品。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掣其肘、書醜則怒之。書者歸、以告魯君、魯君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單父之化大治。原文甚繁、今刪而采之如此。余按、請人於君而掣其肘、無禮甚矣。大夫且不可施之於君、況宰乎。此乃戰國策士因世主之任人不專而寓言者、以子賤之治單父、有能名也、故

託之、非實事也。故今不錄。

按孔子以君子稱子賤、而傳記亦多載其賢者。蓋聖門高弟也、故次之於原思、公西華之後。

子游 史記言偃字子游。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論語雍也篇

戴記檀弓篇云、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絰、文子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子游曰、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子游趨而就客位。釋之者曰、惠子廢適立庶、故子游爲之重服以譏之。余按廢適立庶、其過在人、諫之可也、自處於非禮、不反失己乎。使文子終不悟、是徒失己、而無救於人也。非子游之事、故不錄。

存疑○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論語陽貨篇

按、魯爲禮樂之邦、故孔子曰、魯一變至於道。弦歌之聲、不必武城而後有之。孔子旣喜之、何以不與之、而乃戲之。獨不慮聞者之疑之乎。以子游之聰敏、亦不當聞戲言而誤以爲實也。且於孔子之前而稱夫子、亦非春秋時語。此蓋傳而失其眞者、撰此篇者誤采之耳、故今列之存疑。

子夏 史記卜商字子夏。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論語子路篇

說苑云、孔子將行、無蓋。弟子曰、子夏有之。孔子曰、商之爲人短於財。吾聞與人交者、推其長、違其短、故能久長矣。余按、子夏之在聖門、亦卓卓者、必不至吝一蓋於師。子夏不以富稱、未必孔子與諸弟子皆無蓋、而子夏獨有之。且其語甚淺陋、必後人所附會、故今不錄。

備覽○魏成子以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

衞、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史記魏世家

備覽○子夏居西河敎授。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先儒多謂毛詩傳自子夏、今詩序乃子夏所作。余按、西漢以前書未有言及毛詩之序者、惟後漢書衛宏傳言爲毛詩作序、則是詩序乃宏所作。且序之不合於經義者甚多、參之傳記、亦多舛誤、而文詞亦不逮論語遠甚、其非子夏所作顯然。不過漢末、魏晉之人傳毛詩者借子夏名以爲重耳。後人震於其名、遂相視莫敢議。雖以朱子之詳陳縷辨、而人猶不信也。甚矣、識古書之眞僞、非易事也。故今不載作序之事。其序之誤、已散見諸錄中、玆不複舉也。

禮喪服篇大傳、先儒相傳、亦以爲子夏作。余按、傳之名言精義甚多、然亦往往有與經抵捂者、子夏不應如是。或子夏之徒之所爲、後世傳而失其眞耳、故今不錄。

附論○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論語子張篇

附論○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同上

戴記檀弓篇云、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子夏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使西何之民疑女於夫子、②爾罪一也。喪而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余按、聞喪而弔、朋友之情也、方當慰藉、而怨數其罪而責之、豈人情乎。且以喪親、喪子相較、而以喪明爲罪、語亦非是。人苟少有知識、未有愛其子反勝於親者、況子夏尤聖門之高弟乎。但人少年血氣盛、力能勝哀、及老血氣衰、力不能勝哀。故禮、居親喪、五十以上飲酒食肉、七十惟衰麻在身。縱使子夏果因喪子喪明、亦以老不勝哀之故、過則有

之、然必不至喪子之哀反過於喪親、不得取喪親時相較而遽以爲非也。此與要欲速貧一事皆門人各尊其師而詆他人者之所爲、說不足信、故不錄。

子張 史記顓孫師字子張。

子張學干祿。論語爲政篇

附論○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論語子張篇

附論○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同上

新序稱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犯霜露、冒塵垢、百舍重趼、不見休息、以見君云云。余按、子張聖門高弟、雖有干祿之心、必不至屈身以求見、而哀公亦初無好士之事。且子張從孔子在魯久矣、孔子沒後、子張猶與游夏時周旋焉、則是居於魯也、有何塵垢霜露而不遠千里乎。觀其語乃戰國策士之習、蓋縱橫家之所托、故不錄。

存參○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禮記檀弓

按、子游、子夏說禮教詩以詔後學、可謂有功於聖門矣。子張好高務外、而與游、夏均稱得聖人之一體、蓋亦賢也。但欲以事孔子者事有若、則生平之大疵、故並次之子賤之後。

宰我 史記宰予字子我。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於予與何誅。論語公冶長篇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論語八佾篇

附錄○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論語雍也篇

附錄○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

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論語陽貨篇

孔叢子云、孔子使宰予使於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遺孔子。宰予曰、夫子無以此為也。夫子言不離道、動不違仁、貴義尚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為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故臣知夫子之無用此車也云云。余按孟子嘗稱宰我智足以知聖人、而其言止於如是。是天下之不知聖人者莫宰予若也。宰予以言語著、而此言乃淺陋鄙俗如是、是天下之不能言者亦莫宰予若也。而豈不謬哉。孔叢子一書、大抵皆欲歸美聖人、或附會以所有、或捏造以所無。惜乎其人無識、其所亟稱而大書者、皆里巷之士少知自好者之所能為。欲尊聖人、而適以淺視夫聖人而不知也。故凡孔叢子之所載、一概不採。不能盡辨、姑舉其一二事言之。

附論○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論語公冶長篇

按此文以子曰冠之、自當別為一章。乃論宰我平日之事、非專為晝寢而發也。記者以其皆論宰我事、因連類而及之耳。故今別錄於後。

史記云、宰我為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說苑云、田成子常與宰我爭、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田成子因為游飾、以起宰我之卒以攻之、遂殘之也。索隱云、按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闞止字子我、而因爭寵遂為陳恒所殺。恐字與宰我相涉、因誤云然。余按左傳所紀簡公之世、止有陳闞二人共政、以致相爭、不容復有宰予參於其間。宰予果有此事、亦不容左傳終無一語及之。是史記說苑所稱宰予、即傳之闞止甚明、索隱之說是也。闞我自名止、宰我自名予。闞我自在齊、宰我自在魯。闞我自事簡公、宰我自事

孔子、烏得遂以爲一人哉。魯哀公之五年、齊景公卒、公子陽生來奔。六年、陳僖子召陽生、闞止先待諸外。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處。是時宰我方從孔子於陳、蔡之閒、由陳反衛、安得分身在齊、而與簡公共處也哉。乃後之人猶欲曲全其說、謂子實闞氏以嘗爲宰、故稱宰我、亦勢而拙矣。故今不載此事。

宋蘇氏志林云、李斯上書諫二世、其略曰、田常爲簡公臣、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是宰予不從田常、爲常所殺也。弟子傳乃云宰予與田常作亂、使吾先師之門乃有叛臣焉、豈非千載不錮之惑也。近令兒子邁考閱舊書、究其所因、則宰我之不叛、其驗甚明。且註云李斯事荀卿、去孔子不遠、宜知其實。余按史記之說、即本之李斯之言、誤以闞止之事爲宰子耳。所謂與田常作亂者、即謂與田常相爭、而措詞不審、遂若黨於陳恒然者、非與李斯爲二說也。果黨陳恒、則陳氏實專齊政、君之生死懸於其手、又誰能夷宰我之族者。且如李斯之言、則君過不能匡、君危不能救、貪榮希進、卒殺其君而喪其身、亦豈賢者之所爲乎。乃蘇氏誤會史記之意、斤斤焉據李斯之言以駁之、不斥李斯之誣、而反謂李斯之得其實。嗚乎、不信經傳而信李斯、與其博也、毋寧寡學問之爲愈乎。蓋宰予爲聖門高弟、人莫不知有子我者、陳恒所殺者子我、則遂以爲宰予耳。猶之乎白居易詩云、退之服琉黃、一病訖不痊。而宋人雜說遂以衛退之事而譏韓昌黎也。張淏雲谷雜記亦據左傳以駁蘇氏之誤、是矣。但謂史記此傳實以家語弟子解篇爲之、則猶考之未詳。史記之誤、正沿李斯之說、志林誤分以爲二耳。

按、宰我言語之才不亞子貢、而朽木之喻、從井之問、戰栗之對、短喪之請、愆尤未免太多、故次之於子張之後。

冉有 (史記冉求字子有。)

齊爲鄎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

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强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顔羽御、邴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左傳哀公十一年

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同上

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同上

附論。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同上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於仲尼。仲尼曰、某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邱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左傳哀公十一十二年

附論。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論語先進篇

附錄。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論語子路篇

附錄。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論語八佾篇

存參。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檀弓

此事頗類冉有所爲、故存之、然終未有以見其必然也。

附錄。春、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

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輿人。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左傳哀公二十三年

附論○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論語雍也篇

按、冉有政事之略、亦聖門卓卓者、然畫退屢見責於師、鳴鼓之攻、尤非尋常小過可比、故次之於宰我之後。

子羔　史記高柴字子羔。或作子皐

備高子皐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戴記檀弓

附錄○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論語先進篇

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左傳哀公十五年

說苑云、子羔爲衛政、刖人之足。衛之君臣亂、子羔走郭門、郭門閉、刖者守門、曰、於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曰、於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遂。曰、於此有室。子羔入、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刖者曰、吾親刖子之足、此子報怨時也、何故逃我。刖者曰、斷足固我罪也、無可奈何。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此臣之所以脫君也。

余按、此說殊足風世、然其事則未必有之。子羔在衛、位卑、非與聞政事者。且夫之亂、欒寧猶行爵而後出、何暇獨追子羔。且衛之郭門而有缺、有竇、亦豈可爲國乎。此或後人設爲此言以爲從政者勸、或有所本、而傳之失其眞、均未可知、故今不錄。

公會齊侯盟於蒙、孟武伯相。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彘也。左傳哀公十七年

按、此文則是子羔去衛之後、適魯而遂仕於魯也、故以在魯之事次於此後。

存疑○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皐將爲成宰、遂爲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皐爲之衰。檀弓

存焉。○子羔葬其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請庚之。子羔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爲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同上

樊遲 〔史記〕樊須字子遲。

孟孫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左傳哀公十一年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同上

附錄○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子曰、善哉問。論語顏淵篇

附錄○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論語子路篇

附錄。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論語顏淵篇

按論語、子羔僅兩見、而皆非美辭、然其事多見於傳記者不一、其言亦有足多者。蓋子羔年少、其仕魯在孔子卒後、是以不著於論語耳。樊遲問答之多、略類子張、而稼圃之請、舉錯之疑、亦似於道甚淺者。竊鄙近利之譏、不爲無因、故又次二人於宰我、冉有之後。

司馬牛 〔史記〕司馬耕字子牛。

向魋奔衛、向巢來奔。○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爲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阬氏葬諸丘輿。左傳哀公十四年

附論○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論語顏淵篇

漆雕開 〔史記〕字子開。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論語公冶長篇

按二子在聖門皆無所表見、故並次之於諸賢之後。

公冶長 史記字子長。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論語公冶長篇

世傳公冶長通於鳥言、有虎負羊於山、鳥告長使取之。喪羊者跡得之、以爲竊也、訟之於吏、以此陷於縲絏云云。其說荒誕鄙陋、本不足辨、而好奇之士亦有援以釋論語者、貽惧後學非小也。且使長果如此、是長以口腹故取、非其有以陷於刑、雖非盜竊、亦不得爲無罪、孔子何得謂之非其罪乎。學者等諸齊東之語、可矣。

南容 史記南宮括字子容。

論語集解、南容弟子南宮縚、魯人也。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論語公冶長篇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論語先進篇

論語集註云、南容名縚、又名适、謚敬叔、孟懿子之兄也。是謂論語之南容卽春秋傳之南宮敬叔矣。余按此說本之鄭氏康成禮記註中、而史記索隱亦相承用之。然以經傳諸家考之、皆兩人也。春秋傳云、孟僖子將死、召其大夫曰、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然則南宮敬叔自名說、不名縚與适也。其誤一也。論語稱君大夫必舉其謚、若定公哀公桓子康子武叔景伯皆然。孟懿子與武伯皆遊聖門、亦舉其謚。南容果爲大夫、何以獨不舉其謚乎。其誤二也。敬叔爲魯大夫、自救火一事外、無所表見、度亦懿子一流人耳。懿子、敬叔雖嘗學禮聖門、然皆世祿子弟、實不知尊聖人。公伯寮之愬、景伯欲殺之、武叔之毁、景伯告之子貢、而敬叔皆若弗聞也者。羿奡之問、必非敬叔所能。且玩其意、似皆隱刺三家、尤不似敬叔語也。其誤三也。孔子稱南容曰、邦有道不廢、似謂布衣之士者。然敬叔孟氏餘子、固當不廢、無待孔子言之。南容三復白圭、故孔子曰、邦

無道免於刑戮。而檀弓稱敬叔乃有載寶而朝之事、其言雖不必盡實、要其人不似三復白圭者。其誤四也。論語中南容凡三見、或謂之南容、或謂之南宮适、未嘗一稱爲敬叔與說也、亦未嘗有春秋傳中南宮敬叔之一事也。然則孔子以兄子妻之者、自南容、與敬叔無涉也。春秋傳中南宮敬叔亦凡三見、或謂之說、或謂之敬叔、未嘗一稱爲南容與适也、亦未嘗有論語中南容之一事也。然則爲魯大夫者自南宮敬叔、與南容亦無涉也。其爲判然兩人甚明、奈何合之。其誤五也。史記孔子世家記學禮事、是卽春秋傳中南宮敬叔事也、亦稱爲敬叔、不稱爲論語之南容。於適周事亦然。至於弟子列傳、則云南宮括字子容、不復言爲敬叔、並不言爲孟氏之餘子矣。所記三事皆采之論語中、亦無春秋傳敬叔之一事。然則史記亦以爲容自容、敬叔自敬叔矣。康成何由而知南容之卽爲南宮敬叔也哉。其誤六也。王肅論語註云、南容、弟子南宮縚、魯人也。不言爲魯大夫、是魏人未嘗以爲一人矣。韋昭國語註云、敬叔、魯大夫南宮說、不言爲南宮适、是吳人亦未嘗以爲一人矣。微獨肅之與昭而已、家語乃晉宋間人之所撰、而於弟子解篇亦不言爲敬叔、不載敬叔一事。至觀周篇記學禮事、則云敬叔、正論篇記除僖子喪事、則云南宮說、皆不言爲南容。是家語亦以爲兩人矣。蓋當是時、康成之說尚未盛行、故學者猶承古經傳及漢初訓詁而用之。惟晉杜預註春秋傳、頗似用康成說、而未明言。自司馬氏采之以註史記、而朱子復據之以註論語、世遂無復有知其爲兩人者、致使後人疑尚德之人有載寶之事。其失似小、而正非小也。今不欲使賢者代人受過、故爲之辨、而凡敬叔之事、概不附焉。

附錄。○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論語憲問篇）

存參。○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曰、爾毋從從

爾、爾毋扈扈爾。蓋榛以爲笄、長尺而總八寸。檀弓

按論語、孔子妻之者南容也、而史記謂即南宮括。論語作适集解謂即南宮縚。玩檀弓文縚妻似是孔子兄子、而括亦與容義相近。豈本有兩名、如晳與蒧、鞅與志父耶、抑傳寫異文、如蔿與薳、姒與弋邪。故並存之、以備參考。

說者或謂公冶長之賢不及南容、故孔子以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程子曰、此以私心窺聖人也。二子之妻、或因其年之相當耳。余按此二事不過記者類而記之、其相隔未知數年或十數年、原非一時之事、而烏得有所較量區別於其間哉。蓋公冶長在縲絏中、而南容免於刑戮、其事若相反、而孔子皆妻之。若世俗之情、知取其免刑戮者、則在縲絏者爲所棄。若不以縲絏爲病、則亦未必求其免刑戮者而妻之。於此見聖人之觀人擇壻、得其中正、但取其實之不至於取禍、而遇之幸不幸不計焉、不求之此、而妄意區別於其間、可謂不善讀書者矣。程子之論是矣、然於事理尚未盡、故今附論之。

按南容之謹言、賢矣、即公冶長之可妻、亦必有所以取之。然史記雖載之於弟子傳中、而以論語之文考之、長絕無問答之語、适僅有羿奡一問、而亦非質疑問難之比、未見其必爲弟子也者、故附次之於諸弟子之後。

洙泗考信餘錄卷之二終

道光四年東陽署中刻

校記

①則一：當爲「一則」之倒。

②西何：當作「西河」。

洙泗考信餘錄卷之三

大名崔述東壁譔考　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刊

左子

補　左氏傳三十卷　漢書藝文志

存參。魯君子左邱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眞、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

劉歆云左邱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是謂作春秋傳者卽論語之左邱明也。由是班固漢書謂孔子與左邱明觀史記、杜氏集解謂左邱明受經於孔子、蓋皆本之於此。自唐啖趙、宋程朱以來、始謂此作傳者與孔子不同時、非論語之左邱明、而甚者至謂爲秦時人。余按、左傳終於智伯之亡、係以悼公之謚、上距孔子之卒已數十年、而所稱書法不合經意者、亦往往有之、必非親炙於孔子者明甚、不得以論語之左邱明當之也。戰國之文恣橫、而左傳文平易簡直、頗近論語及戴記之曲禮檀弓諸篇、絕不類戰國時文。何況於秦。襄昭之際、文詞繁蕪、遠過文宣以前、而定哀間反略、率多有事無詞、哀公之末事亦不備。此必定哀之時紀載之書行於世者尚少故爾。然則作書之時、上距定哀未遠、亦不得以爲戰國後人也。且史記但以傳爲左邱明所作、不言爲何時人、而亦未有親見孔子之文。不知二人姓名之偶同耶、抑相傳爲左氏春秋、而司馬氏遂臆料之以爲論語之左邱明耶。說論語者以左邱爲複姓、與公羊穀梁正同、乃傳經者云公羊氏春秋、穀梁氏春秋、而此獨云左氏春秋、不云左邱氏、又似作傳者左氏而非左邱氏也者。然則傳春秋者其姓名果爲左邱明與否、固未可定。然無此傳、則三代之遺制、東周之時事、與聖賢之事跡、年月先後、皆無可考、則此書實孔子以後一大功臣也、不可不標其人。旣相傳爲左氏春秋、故卽題以左子、而缺其名與字、但載史記之語以存參、并識後人軒輊之言以折衷焉。

史記自序云、左邱失明、厥有國語。由是世儒皆謂國語

與春秋傳爲一人所撰、東漢之儒遂題之曰春秋外傳。余按、左傳之文、年月井井、事多實錄、而國語荒唐誣妄、自相矛盾者甚多。左傳紀事簡潔、措詞亦多體要、而國語文詞支蔓、冗弱無骨、斷不出於一人之手明甚。且國語周、魯多平衍、晉、楚多尖穎、吳、越多恣放。卽國語亦非一人之所爲也。蓋左傳一書、采之各國之史、師春一篇、其明驗也。國語則後人取古人之事而擬之爲文者、是以事少而詞多。左傳一言可畢者、國語累章而未足也、故名之曰國語。語也者、別於紀事而爲言者也。黑白迥殊、雲泥遠隔、而世以爲一人所作、亦已異矣。又按、史記自敘、自文王、孔子以下凡七事、文王羑里之誣、余固已辨之矣。孔子之作春秋、亦不在於陳、蔡。離騷、兵法、呂覽、說難之作、皆與本傳之說互異。然則此言亦未可盡信也。且列左邱於屈原後、言失明而不言名明、尚未知其意果以爲卽作傳者之左邱明否、不得强指爲一人也、故今不採此文。

朱子以左氏爲史學、公、穀爲經學。左氏紀事詳贍、而是非多謬。公、穀紀事雖疏、而多得聖人之意。余按、左氏之不盡合於經意、誠有然矣。謂公、穀之能得經意、則未見也。公、穀之說、大抵多取月日、名字穿鑿附會、以爲聖人書法所在。且事實者、義理之根柢。苟事實多疎、安望義理之反當乎。左傳雖多不合於經、然二百餘年之事備載簡冊、細心求之、聖人之意自可窺測。左傳之遠勝於二家者、正不在義理而在事實也。夫經史者、自漢以後分別而言之耳。三代以上、所謂經者、卽當日之史也。尚書、史也。春秋、史也。經與史恐未可分也。故今獨以左子繼諸賢之後、誠見此一書有斷不可廢者耳。

子思

史記　伯魚生伋、字子思。

子思居於衛、有齊冦。或曰、冦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孟子

附論。孟子曰、子思臣也、微也。同上

說苑云、子思居於衛、緼袍無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聞

之使人遺狐白之裘、子思辭而不受。余按、子思魯人、其居衞者、仕於衞也、不至如是之貧。而田子方高士、亦非有狐白之裘者。此與曾子辭邑之事相亂、皆楊氏之徒所僞托、故不錄。說並見前曾子篇中。

孔叢子云、子思居衞、言苟變於衞君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君任軍旅帥、得此人則無敵於天下矣。衞君曰、吾知其材可將、然變也嘗爲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以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大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者也。余按、衞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孟子之於齊梁、亦勸以施仁政、而以興兵構怨爲有災。今子思用於衞、不聞進治國安民之臣、而惟勸衞君羅爪牙之士、以期無敵於天下、其意何居焉。晉文公將救宋、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說禮樂而敦詩書。子思之此爲、毋乃爲霸者之所笑乎。且子思之世、上去春秋之末未遠、何得卽自名爲戰國邪。蓋戰國之時、跅弛之士多蒙物議、而患無棄瑕錄用之主、故假託之子思以諷世耳。魏無知之對漢王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不耳。盜嫂受金、又何足疑乎。其意與此正相類。然則其爲戰國以後之人所撰、非子思之事明甚、撰書者誤采之耳。孔叢子一書、記子思言行甚多、皆不足見子思之賢、而文詞亦淺陋、蓋皆後人之所附會、不能悉辨。此事頗熟於人口、姑取而辨之、舉一隅以三隅反可也。

存參。○子思之母死於衞、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戴記檀弓篇

戴記檀弓篇又云、子思之母死於衞、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曰、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乎。康成鄭氏遂本此以解前章、謂柳若見子思欲爲嫁母服、恐

其失禮、戒之余按、女子所重者節、中人之家少自愛者、猶知勉焉、況聖人之婦、賢者之妻乎。且子思之母如果嫁於他氏、則凡棺槨衣衾之備自有其夫若子主之、子思所謂有其財無其財者欲何爲乎。鄭氏無以自解、乃以賻襚之屬當之。賻襚之事微矣、四方何至遂於此觀禮哉。孟子葬母於魯、充虞曰、木若以美然。孟子曰、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正與子思之言相類。然則子思所指亦謂棺槨衣衾之屬明矣。若子思治其棺槨衣衾、則伯魚之妻固未嘗嫁也。子思嘗仕於衛、或者其母從宦而遂卒焉、是未可知、惡知非後之人聞母之卒於衛而遂誤以爲嫁於衛、因附會而爲此說乎。大抵檀弓一篇采摭頗雜、是以兩章自相矛盾如是、本不足信、而註之者不知、而強爲之說以合之、是以費辭傷理、而卒於抵捂也。故今不載、後章之文說並見前考終篇中。

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孟子

按論語、伯魚卒於顏淵之前。史記年表、孔子卒後七十有三年、繆公始立、然則子思壯仕於衛、老始歸於魯也。故今載之於居衛之後。

備覽。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同上

備覽。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同上

按、繆公、子思上去春秋未遠、而此二事頗類戰國風氣、其事固當有之、然不能保無傳聞之過當、或門人記言者措詞之少過其實。故列之備覽。

孟子書中載淳于髡言云、魯繆公之時、子柳子思爲臣。余按、子思老始歸魯、未嘗仕魯、髡戰國之辯士、不過借古人以自暢其說、不必皆實事也。莒之役、杞梁死、而華周生、而髡乃曰、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可類推矣。故今不載。

附錄。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孟子

按孔子沒後諸弟子之賢者多矣。諸弟子之後鄒魯齊魏之間羣賢聞風蠭起然世多推子思惜乎所著之書不傳而世所傳中庸者特出於後人所撰無由而徵其造詣之淺深耳。然孟子屢稱子思荀卿雖毀之然以子思孟子同稱則其賢固非他人所可及也。故今錄於諸賢之後。世傳戴記中庸篇爲子思所作。余按孔子孟子之言皆平實切於日用無高深廣遠之言。中庸獨探賾索隱欲極微妙之致與孔孟之言皆不類其可疑一也。論語之文簡而明孟子之文曲而盡。論語者有子曾子門人所記正與子思同時何以中庸之文獨繁而晦上去論語絕遠下猶不逮孟子。其可疑二也。在下位以下十六句見於孟子其文小異說者謂子思傳之孟子者然孔子子思之名言多矣孟子何以獨述此語。孟子述孔子之言皆稱孔子曰又不當掠之爲己語也。其可疑三也。由是言之中庸必非子思所作。蓋子思以後宗子思者之所爲書故託之於子思或傳之久而誤以爲子思也。其中名言偉論蓋皆孔子子思相傳之言其或過於高深及語有可議若追王大王王季之類。者則其所旁采而私益之者也。又哀公問政以下家語亦有之至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止其中每隔數語即有公曰云云以發之。朱子以博學以下爲子思所補而公曰云云乃子思所刪。余按論語所記孔子之言未有繁至數百言者而繼絕舉廢朝聘以時皆天子之事孔子之告哀公何取焉。蓋孔子之答哀公本不過十餘言其後則撰書者推衍其說是以好學之句又以子曰發之今世所傳家語本後人所僞撰彼蓋不知孔子之言之於何止故采其文迄於擇善固執耳。其公曰云云者詞理淺陋且增此數問前後文義亦間隔不通乃其所妄增無疑也。嗟夫中庸之文采之孟子家語之文采之中庸少究心於文義顯然而易見也。乃世之學者反以爲孟子襲中庸中庸

褻家語、顛之倒之、豈不以其名哉。韓子云、然後識古書之正僞。嗟夫、嗟夫、此固未可以輕言也。○世傳中庸四十九篇、而今戴記止有中庸一篇、説者謂其四十八篇已亡、以余觀之、今世所傳中庸非一篇也。何以明之。自天命之謂性、至惟聖者能之、僅數百言、而中庸之文凡九見、中之文凡六見、其餘他文亦皆與中庸之義相關。自君子之道以後、數千言皆與中庸之義不相涉。中庸之文僅一見、而又與廣大精微高明之文平列、非意之所常注、其可疑者一也。君子之道以下、皆言日用庸行之常、鬼神之爲德也以下、皆言禮樂祭祀之事、迥不相類。哀公問政以後、詞意更殊。朱子曲爲牽合、以道不遠人三章爲費之小者、舜其大孝三章爲費之大者、哀公以後爲兼小大、其説固已矯強、而鬼神章明言祭祀之事、乃以鬼神爲道、爲一氣之屈伸、而以齊明盛服數語爲借祭祀之鬼神以明之。一章之中、鬼神凡爲兩説、委曲宛轉、以蘄合於費隱之義、其可疑者二也。自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以下、皆分天道人道。而愚而好自用二章、其文不類、聰明睿知二章、其序不符、則又以小德大德不倍不驕分釋之。愚而好自用章、以爲不倍、固已、王天下有三重章、其爲不驕者何在。其可疑者三也。按漢書藝文志稱樂記二十三篇、今戴記亦止一篇、然以史記及前人之説考之、則今樂記實十三篇、戴氏刪其十篇而合此十三篇爲一耳。然則中庸亦當類此、蓋戴氏刪其三十餘篇、而取其未刪者合爲一篇也。以其首篇言中庸、故通稱爲中庸、猶首章言檀弓、遂通稱爲檀弓。首章言文王世子、遂通稱爲文王世子也。古者以竹爲簡、其勢不能多、後世易之以帋、故合而録之、因不復存其舊目耳。以今中庸通爲一篇、而謂四十八篇盡亡、誤矣。○中庸不但非一篇也、亦不似出於一手者、其義有極精粹者、有平平無奇者、間亦有可疑者、即所引孔子之言、亦不倫、何以參差若是。其非一人所作明甚、細玩則知之矣。

附錄十有二人

孔門諸賢不甚著名、而頗有依據、與私淑諸儒之有事實若傳經者、并附載之於此。

琴張　牧皮

萬章問曰、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孟子

莊子嘗稱琴張與子桑戶、孟子反三人相與友、子桑戶死未葬、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眞、而我猶爲人猗、余按琴張曾皙之狂、不過志期古人、而行不掩其言、如孟子所言者是已、非有悖禮傷教事也。如悖禮傷教、孔子奚取焉。此乃放蕩之士撰此言以自恣、以琴張之有狂名也、故託之、而後人或遂以爲實然誤矣。

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左傳昭公二十年

按、史記弟子傳及文翁圖、惟有曾皙、而琴張、牧皮皆無之。家語有琴牢字子張、亦無牧皮。今補而附於後。至以琴張爲牢、本之左傳集解、未知所採何書、當考。

商瞿　季次

存參。商瞿字子木。孔子傳易於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弘。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存參。公晳哀字季次。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爲家臣、仕於都、惟季次未嘗仕。同上

按、二子皆不見於論語、獨史記有之。然弟子傳中凡不見於論語者、皆無事跡可紀、獨二子尚有之、而其名字亦間見於他篇、當有所本、或非誤載、今並附列於後。

秦丕玆

孟獻子以秦堇父爲右、生秦丕玆、事仲尼。左傳襄公十年

按、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作秦商字子丕、與此文小異、史記多誤、不若春秋傳之近古、今從傳文。

申棖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論語公冶長篇

按、史記弟子列傳無申棖、而文翁圖有之、未知其果然否。但玩此文、孔子名之、無異於諸弟子、而前後章亦皆諸弟子事、則謂爲弟子者近是。故今附列於後。

段干木　田子方

段干木踰垣而避之。孟子

存參。○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史記儒林列傳

按、此云受業於子夏之倫、則諸子非皆子夏之門人也。蓋傳記本無明文、司馬氏特以意度之耳、故列之於存參。

存參。○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新序

新序載此事云、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且諫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爲然、乃案兵而輟不攻。魏文侯可謂善用兵矣。余按、秦尚力棄德之國、豈能知段干木之賢而憚敵、而遂輟不攻。文侯之好賢、不過貴其行誼、賓其啟沃、可以風羣臣、可以通明於政事、以安民而治國則有之矣。若藉此爲名高、以震攝鄰國、則無此事也。此特戰國處士設爲此論、以見士之有益於人國耳。惟過閭而式、則理之所有、故刪其繁文而列之於存參。

備覽。○魏成子以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史記魏世家

說苑云、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見翟璜、踞堂而與之言。翟璜不說。文侯云云。余按、此事或以爲晉亥唐、叔向事、蓋皆後人揣度附會之語、皆未必其實、然故不載。

說苑云、魏文侯從中山奔命安邑、田子方從。太子擊過、之下車而趨、子方坐乘如故。太子不說、因謂子方曰、不識貧賤者驕人、富貴者驕人乎。子方曰、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驕人云云。余按、人無富貴貧賤、皆不可以驕人。聖賢處世、惟準乎禮而已。田子方既賢人、爲魏文侯

所敬、必無驕人之事。此蓋戰國之士設爲此語、託之子方以自高者、故今不錄。

泄柳　申詳

泄柳閉門而不內。孟子

按、淳于髡稱魯繆公之時、子柳爲臣、然以閉門不內推之、仕魯與否未可懸定。說已見前子思篇中。

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同上

按、七十子卒後、詩、書、禮、樂、春秋皆傳於後、而論語一書亦七十子以後之人之所記、以是知鄒、魯、齊、魏之間賢者蓋不乏人也、但其姓名皆無可考、姑就傳記所載名著於當世者附錄數人、以見其凡。

公羊氏

補 公羊傳十一卷 漢書藝文志

存參。○公羊子、齊人。師古曰、名高。本註

戴宏序云、子夏傳之公羊高、高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與弟子胡毋子都著以竹帛。余按、子夏生於春秋之末、下去漢景帝時四百有餘歲矣、安得五傳而至胡毋子都。此乃傳公羊者自侈其說、以爲其師親受業於子夏、以炫耀當世、而不足信。故但載漢志之註以存參、餘不敢妄錄也。

穀梁氏

補 穀梁傳十一卷 漢書藝文志

存參。○穀梁子、魯人。師古曰、名喜。本註

晁氏云、應劭風俗通稱穀梁名赤、子夏弟子。糜信則以爲秦孝公同時人、阮孝緒則以爲名俶、字元始、皆未詳也。余按、說穀梁者名既不同、世亦互異、學者將何以爲據乎。蓋自戰國以後、簡殘文絕、傳穀梁者莫詳其初、各以意附會之爲說、是以參差而不一耳。不但風俗通諸書不可信、卽漢志之註亦未有以見其必然也。故本註但列之於存參、而餘一概不錄。

漢書藝文志云、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

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是其意以爲孔子之意皆在左傳，而公羊、穀梁皆妄說也。余按孔子意果在傳，果宜經而隱傳，倘傳失其傳，經不爲無用之書乎。且孔子何不并經亦隱之也。蓋孔子之經，其意本已分明，傳之漸久而失其旨，傳經者各自以其意訓釋之。惟左傳去聖人之世近，記載最廣，考核較詳，爲大有功於春秋，非他家所可及耳。故謂左傳遠勝於二家則可，謂孔子之意盡在左傳則不可。如但據公羊、穀梁以爲得聖人之意，則大謬。若取此二書以與左傳參互考訂，則亦有未可廢者。且左氏經終於孔子之卒，若無二家，何由知其止於獲麟。故今公羊、穀梁并附錄於餘錄之後。

孔門弟子通考

凡稱聖門諸賢，有不可分係者，通錄於此。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論語先進篇

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孟子

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同上

言語：宰我、子貢。論語先進篇

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孟子

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同上

荀子子道篇云：子路問曰：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子貢問曰：練而牀，禮邪？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夫子無所不知，子問非也。禮，居是邦，不非其大夫。余按論語，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2]位之賢而不與立也。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季氏旅於泰山，子曰：曾謂泰

山不如林放乎。孔子於季孫、臧孫之失、皆直指之、而無所諱、所謂不非其大夫者安在乎。居是邦不非其君可也。即非父母之邦、亦有臣之義焉。若不非其大夫、則諂耳。孔子曰、邦無道、危行言孫。或不公言之於大廷廣衆以避禍、則有之矣、非以是爲禮也。況與門人私論於几席間、是是非非、而遽爲失禮乎。且練、祥、禫、喪之大節也、牀不牀、喪之常禮也。子路、子貢於此其講之熟矣、是之未知、而待臨事之問、所謂身通六藝者安在乎。此必後人所妄托、非孔子、子貢之事。故今不錄。

政事、冉有、季路。論語先進篇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同上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同上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論語公冶長篇

文學、子游、子夏。論語先進篇

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孟子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論語先進篇

戴記檀弓篇云、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說苑亦載此事、而以不敢過者爲閔子騫、不敢不及者爲子夏、與檀弓正相反。蓋皆得之傳聞、是以彼此異辭。似檀弓爲近古、然檀弓之誣者亦多、皆難取信、故今缺之。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③。（論語公冶長篇）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論語先進篇）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論語雍也篇）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論語先進篇）

此章或以爲孔子之言、蓋以諸賢皆稱名之故。然觀論語中稱弟子亦有以名者。年饑之稱有若、畫寢之稱宰予、問恥之稱憲、聚斂之稱求是也。未可據是遂斷以爲聖人之言。章首既無子曰字、姑從陳棨章之例可也。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凡七十有七人、據司馬氏謂弟子籍出於孔氏古文、其有事蹟或年歲者三十有五人、而見於論語者二十有七人。然確有明徵、決知其非謬者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子路、曾皙、子貢、原思、有子、曾子、宰我、冉有、公西華、子游、子夏、子張、樊遲、子羔、漆雕開、司馬牛、僅二十人而已。其七人者、顏路以請車一見、公冶長以孔子妻之一見、子賤、澹臺滅明以孔子與子游稱之而各一見、巫馬期則以陳司敗之故而附見、皆無他事、亦無問答之語。惟南容凡三見、然僅羿奡一問、而亦非質疑問難之比。考之他傳記、惟子賤多言爲孔子弟子者、其餘皆無由而決知其爲弟子與否。且巫馬期在昭公世、已與孔子同朝、司敗揖之以譏孔子、頗不似嘗受業也者。而子游爲武城宰、孔子始知滅明、是時孔子年已老矣、滅明又將何時受業於孔子乎。列傳乃稱其既已受業、退而修行、始有不由徑、非公事不見之事。既與論語刺謬、又稱其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孔子曰、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則其說益舛、而其年亦益不符矣。故謂子賤爲弟子近是、謂顏路等三人爲弟子或然、謂期與滅明爲弟子則恐不然也。至於公伯寮者、更

無餘事、但以愬子路見。是時孔子爲魯司寇、子路爲季氏宰、方相倚以行道、愬子路即所以擿孔子、烏有七十子而皆爲是者哉。其無事跡年歲者四十有二人、皆不見於論語、而有見於左傳者二人、然確有明徵者秦丕玆一人而已。（史記作秦商字子丕。）顔高雖見於左傳、然觀其事殊不類孔子之弟子也。其餘其四十有八人、皆不見於經傳。然商瞿、季次其事跡猶粗具於本傳、其名字復間見於他篇、或當不誤。而自梁鱣以下六人、（有年歲者）自冉季以下、秦商、顔高以外四十人、（無年歲者。）并無事跡可考、則固無從而知其誠然與否也。由是觀之、孔氏古文或非當時之書、不則孔氏古文不誤、而司馬氏誤焉、亦未可知。觀於史記所引尚書、左傳中事、亦往往有舛者、則是篇豈可以盡信乎哉。家語弟子解篇、其數與史記同、而名字或與史記異、且刪史記三人、別有琴張、陳亢、縣亶以合其數。余按琴張見於孟子、左傳、補之良是、但謂琴張即牢、未知所本。縣亶亦無所考。若陳亢乃爲子貢而輕視孔子者、孟子所謂中心悅而誠服者、必不如是。且論語中亢凡兩問子貢、一問伯魚、而絕未嘗一問孔子。論語中門人未有相稱以子者、而亢稱伯魚、子貢皆以子、則亢乃子貢、伯魚之後輩、非孔子弟子也明矣。又有文翁圖者、所載弟子止七十有二人、而中有申棖、林放、申堂、蘧伯玉、則又史記、家語之所無者。按申棖見於論語、其前後章皆論弟子爲人、而孔子名之、亦如諸弟子、補之近是。申堂不見於經傳。林放雖見於論語、而無明文、皆難懸定。至蘧伯玉、其出近闕在魯襄公之十四年、是時已爲大夫、齒長矣、後八年而孔子始生、比孔子之冠也、則伯玉已老矣、夫安得列之於弟子內乎。又有見於孟子、而三家皆不之載者一人、曰牧皮。大抵諸家皆各據其所傳、而史記爲近古。家語、文翁圖又似參以己意而去取之者、尤不足以爲據。概刪之則不可、盡信之亦未安、故今據史記文定其所可知者、顔淵至司馬牛及子賤、秦丕玆二十有二人、而參以孟子、家語、文翁圖、增牧

皮、琴張、申棖三人並顔路等三人、商瞿等二人、其三十人其餘甚可疑者刪之。無可考者存而不論可也。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著其國邑者凡七人。顔子、魯人。子貢、衛人。子游、吳人。子張、陳人。公冶長、齊人。皆以國著。曾子、南武城人。子路、卞人。皆以邑著。以余考之、惟顔子、子貢爲不悞耳。何者、顔氏之著名於魯者多矣。春秋傳有顔高、顔羽、顔息。呂覽亦有顔闔。則顔子爲魯人可信也。春秋傳艾陵之役、吳子賜叔孫甲。衛賜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則子貢爲衛人亦無疑也。若子張乃顓孫之後也。顓孫於莊二十二年自齊奔魯。歷閔、僖、文、宣、成、襄、昭、定至哀公、凡十世。子張之非陳人明矣。蓋因其先世出自陳、而傳之者遂誤以爲陳人耳。若子張爲陳人、則孔子亦將爲宋人乎。孔子弟子魯人爲多、其次則衛、齊、宋、皆鄰國也。吳之去魯遠矣。若涉數千里而北學於中國、此不可多得之事。傳記所記子游言行多矣、何以皆無一言及之。且孔子沒後、有子、曾子、子夏、子張與子游相問答之言甚多。悼公之弔有若也、子游擯。武叔之母之死也、子游在魯、而魯之縣子、公叔戍亦皆與子游游。子游之非吳人明矣。而子張之子申詳、子游之子言思亦仍居魯。是二子固世爲魯人矣、安得以爲陳人、吳人也哉。公父歜、公父之後也。則公冶長亦當爲公冶之後。襄公之自楚歸也、季孫使公冶問、則公冶魯大夫也。然則長亦非齊人矣。南武城者、魯南境之邑、吳越至魯之衝、即子游爲宰之地也。孟子書載曾子居武城、有越寇而曾子去。孟子曰、曾子師也、父兄也。則曾子非武城人明甚。司馬氏蓋見孟子書中有居武城之文、而遂誤以爲武城人耳。惟子路之爲卞人、未有以見其不然。然六人之中得者二、而失者四焉。則亦未有以見其必然。故今惟於顔子、子貢采史記文註之、餘皆缺焉。

弟子列傳有年歲者凡二十有三人。其文雖有所本、然亦不能無悞。何者、孔子稱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則是子賤已成德矣。其親師取友、已歷有

年矣、而列傳謂其少孔子四十九歲、則當孔子卒時、年僅二十有五、成德安能如是速乎。且之伐魯也、微虎欲宵攻王舍、有若與於幕庭、當是少壯時事。而列傳謂其少孔子十三歲、則當伐魯之時、年已五十有四、力已衰矣。又不應孔子存時無所表見、至孔子沒後而與諸弟子問答甚多也。論語多以子路、冉有並稱、季康子之問從政也、以由、賜、求、孟武伯之問仁也、以由、求、赤、其年皆似不甚遠者。而列傳謂子路少孔子九歲、冉有少孔子二十九歲、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公西華少孔子四十二歲、年之相隔太遠、恐未必盡然也。由是言之、史記弟子之年、不過得其彷彿而已、不可盡指為實。故今恐不錄。

論語源流附考

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兩子張。如淳曰、分堯曰篇後子張問何如可以從政已下為篇、名曰從政。）齊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如淳曰、問王、知道、皆篇名也。）魯二十篇、傳十九篇。（師古曰、解釋論語意者。）孔子家語二十七卷。（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唯王陽名家。（師古曰、王吉字子陽、故謂之王陽。）傳魯論語者、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皆名家。張氏最後、而行於世。（以上漢書藝文志）

漢中壘校尉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太子太傅夏侯勝、前將軍蕭望之、丞相韋賢及子元成等傳之。齊論語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琅邪王卿及膠東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以教授、故有魯論、有齊論。魯共王時、嘗欲以孔子宅為宮、壞、得古文論語。齊論有問王、知道、多於魯論二篇。古論亦無此二篇、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為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新論）

云、文異者四百餘字。○論語集解序

按同一論語也而有齊魯之異有多寡之殊則論語一書固有後人之所續入非盡聖門之原本也。齊論既多問王知道二篇而二十篇中章句復多於魯論則齊論之中後人所附會者尤多又非魯論之可比矣。

初禹爲師以上難數對已問經爲論語章句獻之。始魯扶卿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韋元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采獲所安最後出而尊貴。諸儒爲之語曰、欲爲論念張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寖微。漢書張禹傳

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爲世所貴。包氏周氏章句出焉。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論語集解序

張禹本授魯論晚講齊論後遂合而考之刪其煩惑除去齊論問王知道二篇從魯論二十篇爲定號張侯論當世重之。周氏包氏爲之章句。隋書經籍志

按漢書稱篇第或異又稱張禹采獲所安則禹固嘗更定論語篇章。其篇目雖定從魯論其文實兼采於齊論、非漢初與魯所傳魯論之舊本也。言學者多從張氏餘家寖微。集解隋書亦謂張侯論包周爲之章句、則是東漢之所行者乃禹所更定之論語、非古之論語矣。

按禹學識淺陋豈足以知聖人。但當謹守師得不敢增減或不至大謬耳。乃擅更定論語必有不當存而存不當采而采者。況禹附會王氏以保富貴卒成王莽篡弒④之禍。公山佛肸兩章安知非其有意采之以入魯論爲已解嘲地乎。

漢末大司農鄭元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爲之註。近故司空陳羣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爲義說。前世傳授師說雖有異同不爲訓解。中間爲之訓解至于今多矣所見不同互有得失。今集諸家之善記其姓名有不安者頗爲改易名曰論語集解。論語集解序

漢末鄭元以張侯論爲本參考齊論古論而爲之注。魏司空陳羣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爲義說吏部尚書何晏又爲

集解。是後諸儒多爲之注，齊論遂亡。古論先無師說，梁、陳之時唯鄭元、何晏立於國學，而鄭氏甚微。周、齊，鄭學獨立。至隋，何、鄭並行，鄭氏盛於人間。隋書經籍志

按此文，則康成所注之魯論，即張禹所定之魯論。其中固雜有齊論，非漢初之魯論矣。故今論語稱爲魯論，而或以季氏一篇爲齊論。然則論語一書中，未必無一二篇之可疑；一篇中，未必無一二章之可疑者也。學者當統全書而熟玩之，以求聖人之意，其有一二章之不類者，不得以此疑聖人，或曲爲聖人解也。

按當東漢之世，去古未遠，齊古尚存，猶可考證。王充既知公山、佛肸之往之爲非義，即當別其同異，考其年世，辨其眞僞而去取之，若柤岐之删孟子外篇者，然豈非聖門功臣。乃反據此以議聖人之失，何其謬也。至於康成負一代之重望，乃於論語但參考齊、古爲之注，而於篇章無所區別，致使後人無可考證，亦何其疏闊也。

按聖人之言，天下後世所當共遵也。然必眞爲聖人之言則可，非託爲聖人之言而亦當遵也。述少年時，嘗在府廳歲試，忽有人持先君書至寄物二事，且命述與其人換卷。述念先君平日一言一動無不合乎義者，不應忽有此舉，意甚疑之，遂不從命。試畢歸而請之，果他人所僞爲也。故能言於平日，則不至見欺於一時。竊謂學者之於聖人亦當如是。故今備考論語源流，載之，使人知世所傳之魯論，在漢時不無異同更改，是以聖謨洋洋之中間有一二章之可疑者，學者不可不別而觀之也。余五六歲時，始授論語，知誦之耳，不求其義也。近二十，始究心書理，於公山、佛肸兩章頗疑其事不經，然未敢自信也。踰四十後，考孔子事蹟先後，始知其年世不符，必後人所僞撰，然猶未識其所以入論語之由也。六十餘歲，因酌定洙泗餘錄，始取論語源流而細考之，乃知在秦漢時，傳齊魯論者不無有所增入，而爲張禹采而合之，始决然有以自信而無疑，故錄其詳附識於此。然世之學者惟知玩講章，作舉業，未嘗有人究其義

理、考其首尾、辨其源流者、無怪乎其見而大駭、終不以

余言爲然也。

洙泗考信餘錄卷之三終　道光四年東陽署中刻

校記

①靡言：當作「糜信」。

②柳下位：當作「柳下惠」。

③弗女：當作「弗如」。

④纂：當作「纂」。

聖門人物志

明萬曆二十二年刻本

明·郭子章 撰

《聖門人物志》十二卷，明郭子章撰，明萬曆二十年趙彦刻本。

郭子章字相奎，號青螺，自號蠙衣生，别號默逸拙者，明江西省泰和人。隆慶五年辛未（一五七一）中進士，任浙江湖州知府。升浙江左參政，遷都御史。後因功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歷官廣東、四川、湖北、福建、浙江、山西，著述甚豐，主要有《易解》十四卷、《豫章書》一百二十二卷、《豫章詩話》六卷、《續豫章詩話》十二卷、《平播始末》三卷、《黔中平播始末》三卷、《粤草》、《蜀草》、《楚草》、《閩草》、《浙草》、《晋草》、《留草》五十五卷等。通醫術，善治痘，《博集稀痘方論》堪稱我國第一部預防醫學專書。

先是，山西巡撫魏允貞以孔門從祀先賢先儒，諸生往往有不悉其姓氏、履歷、行實者，是不合孟子「友天下之善士」、「尚論古之人」之意，而《史記》諸書記孔門弟子亦多有牴牾，且甚簡略。於是責令學官採集，山西提刑郭子章編輯成《聖門人物志》十二卷。其書卷一録《史記·孔子世家》。卷二録顔、曾、思、孟四配。卷三、卷四録閔、冉等十哲。卷五、卷六爲先賢，録孔門其他弟子六十二人。卷七至卷十爲先儒，録左丘明、公羊高以下至明陳獻章、胡居仁等有功儒學者十六人。卷十一爲啓聖祠，叙叔梁紇、顔無繇、曾點、孔鯉、孟激、程珦、朱松、蔡元定等八人。卷十二爲會典祀儀。據該書凡例，凡孔子世家與孔子門人傳，以司馬遷《史記》爲主，《史記》略者，旁徵諸書加以補充。

孔門弟子，文獻記載不一。《孔子家語》稱七十二賢（實録七十七人），《史記》作七十七賢，《通典》作八十三賢。而孔子本人言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本書即以七十七人爲定。《史記》稱自顔回至公孫龍三十五人，頗有年名及受業，見於書傳；自冉季至公西葴四十二人，無年及不見書傳，但紀其名。本書亦沿《史記》之例，而先賢先儒及啓聖公從祀次第，則依《大明會典》。至於昔祀而今黜者，如荀卿、揚雄之類，本書俱不立傳。聖賢贊依《史記索隱》例，其中先賢贊多襲用宋高宗舊贊，先儒贊多襲用宋儒舊贊，原無贊者本書亦予以補充。至於先賢姓氏，舊多訛誤，如以複姓作單姓，或以單姓作複姓，本書悉加釐正。至於宰我非闞止子我，公孫龍非堅白之公孫龍，本書亦明正其誤。而穀梁子之名、巫馬期之籍貫，史多異説，本書兩存之以闕疑。《會典》祀儀，文廟最重，本書附載於後，不僅表見明朝崇儒重道之蹟，也可以供考禮者參稽。

要之，該書匯集孔子及門人、後儒資料，尤其對文廟從祀、配享諸儒生平事蹟搜羅較備，對學者研究了解孔門人物、祭享制度頗有幫助。

聖門人物志序

聖門人物志者、魏中丞意而郭憲使所緝也。凡游聖門與私淑而得從祀者皆人傳其略而賛以詞、其志慱、其裁衆、逾兩月而告成、問序於余。余讀史至仲尼弟子傳、何其略也。稍可考見者三十五人、其餘名籍耳。彼以爲未睹厥容貌、則論言其言大略皆出魯論、非魯論而傳者、其事不雅馴。人物志乃出二千載後、其人若新、而言與事若聆列也。彼專據孔氏古文、而此編兼採百家衆氏、執百家衆氏之餘文爲孔氏紀載、十不得五。然離百家衆氏、而以臆意之、十不得一。夫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存之、矧其未必過也。吾以爲爲史紀簡、不如爲人物志詳。史所據孔氏、未必孔氏也。孔氏弟子籍、豈其諸弟子皆略、而獨端木氏詳、此非端木氏而託端木氏以附於孔氏者也。是詳與略兩失之也。百家衆氏豈無託而附于孔氏者、然而皆尊孔氏者也。今人而未識其高曾者、見其所與游亟問焉、得一語一事、必謹識之。此百家衆氏者或及與聖

賢同時、或後之而猶將聞其風烈、此亦學士大夫所宜亟問而謹識之者也。是編也凡傳聖人之學、祀於其庭者盡在是矣。登其堂思其人、其人亡而言與事存、千百世而知其解者旦暮遇之也。士希賢聖、必從是編始。後之學者其無忘中丞憲使公之勤。

賜進士出身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院事、

國史副總裁、直

起居注、

經筵

日講官馮琦撰。

聖門人物志序

南樂魏中丞公奉

天子詔來填樹晉陽、故事越三日謁先師廟，藩臬諸大夫侍焉。禮竟、公顧詹廟廡、語諸大夫曰、朝議如聚訟、喙持不相下、士習日澆、若何以教之。語子章曰、多識往行、德乃大畜、誦詩讀書尚友千古、彼躋躋翙翙殿廡者不知其人、可乎。君志之、為諸生亦志。子章曰、太史公故有仲尼弟子列傳。公曰、亡多語、曾遺一貫、宰誤作亂、孟與荀鄒同傳、未可訓也。子章曰、薛武進公近有四書人物考。公曰、弟子不載語、孟者、亡可考也。子章還而稽之春秋、史記、參之闕里譜牒、上自宣尼及門諸賢、下泉漢唐宋元明從祀諸儒、次及我朝辛學、釋奠諸儀、共十二卷。書成、上之、掌故公卒業之、名曰聖門人物志、屬太原守趙君付之剞劂。竊惟晉之為國、延袤數千里、民蓄政斁。黃河一衣帶水、與鹵只歲繕河上塞、岢嵐鴈門挍金繒博鹵馬、旦夜且叵測。晉代、瀋三藩宗稽、郡縣竭民脂髓供之、日

不暇給。邊誐剽悍慓忮、芥三尺之炊地如鶩。潞城機杼鬭巧、織作純麗、衣天下、澤蒲之間輻凑雜厝、浮食者多民。公本鈍末、放効侈靡、羞不相及。公不急其急者、而急所不必急、奚也。嗚呼、夫人之不必急也者、乃公所急也。正衘勒、齊轡策、先德法而後刑罰、使民孝弟忠信、乃在制挺撻秦楚之前。孔門諸賢儒、嘉言懿行、具載是書、辟之鄧林之枝、夸條直暢、湯谷之水、灌漑決莽、鳥之宿、舟子之游、隨所擇耳。諸生有如冉有之矛、澹臺之劍、公良

子之車也、多士桓桓、何憂于玁狁。師友千乘、分庭抗禮於諸侯王也、何慮於強宗。明至刑至、政思仁恕、樹德也、何有於悍忮。蠶績而蟹有匡、范冠而蟬有緌、且先王遺教、其民猶存也、何難於風移俗易。希賢而賢、希聖而聖、其精者以治身、其緒餘土苴以為天下國家。公之拳拳諸生也、蓋先務哉。趙簡子殺竇犨、孔子將之晉、至河而返、作陬操。魏文侯師子夏、客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式也。賢人是禮、國人稱仁、而秦不敢伐魏、魏、趙殘二士以却

聖、魏禮二十以鳩宗、其溽失千里矣。公居晉之鄶、稽晉之故、甫下車而志是編、豈曰恣討論、窮慱靡之爲兢兢。將廻仲尼之轍、受卜生之詩、所延望諸生良厚鼓宮宮應、鼓角角動、諸生將何如酬公、無徒令王薛司馬三子者鼎足横序也。

萬曆癸巳嘉平八日、山西提刑按察司按察使、黍和郭子章謹序。

欽差提督鴈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魏、　為巡撫地方
事、先該本院行提學道、為
聖門從祀先賢先儒、諸生往往有不悉其
姓氏、況于履歷行實。孟子曰：以友天
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是
將何以尚而友之。欲責令學官採緝
成書、以為誦法者之助。令據按察司
郭按察使送到夙昔所緝
聖門人物志、考據精詳、刪削簡要、留心聖
學如此。其于
國憲民風、即舉而措之耳。本院再四披
閱、深所嘆服。思宜頒布學宮、以廣資
問學。為此仰本府官吏照牌事理、即
將發去
聖門人物志一部、督令學官再加校閱考
正。該府選擇善書人役、謄寫刊刻。應
用紙價工食、於商稅餘課內動支。刷
印肆拾部、送院、撫屬各府州縣差人
印刷、分給各學。仍將用過銀數冊報
查考。須至牌者。

萬曆二十二年三月　　日

聖門人物志

凡例

一、孔子世家與孔子門人傳、以司馬遷史記為主。史記略者、旁引諸書。而獨於論語稍略者、論語經生習聞也。

一、家語七十四賢、通典八十三賢、史記七十七賢。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當以孔子為正。今攷 大明會典八十人、除伯魚子思不在弟子列、孟子未及門、餘七十七人。正與夫子論合。學者多稱七十之徒、亦槩言之耳。

一、史記云自顏回至公孫龍三十五人、頗有年名及受業、見于書傳。自冉季至公西蒧其四十三人、無年及不見書傳。但紀其名于左。今仍闕。

一、先賢先儒從祀次第及 啓聖公從祀、俱依 大明會典尊 制也。其昔祀而今黜、如荀卿揚雄之類、俱不傳。

一、聖賢贊依史記索隱例。內先賢者多出宋高宗筆、先儒者多出宋儒筆。其原無贊者補之。

一、先賢姓氏舊多錯誤。有以複姓作單姓者、如壤駟稱壤子、石作稱石子之類。有以單姓作複姓者、如奚子稱奚容之類。大較複姓為多。今悉釐正。

一、宰我非闞止、子我公孫龍非堅白公孫龍、今俱明正其誤。

一、穀梁子名赤、又名俶。巫馬期陳人、一曰魯人之類、今兩存之、闕疑也。

一、嘗與祀儀文廟最重、附載於後。不惟見 本朝崇儒重道之意、而考禮者亦有所鏡焉。

聖門人物志目錄

卷七

卷八

卷九

目録終

聖門人物志卷一

山西按察司按察使　後學郭子章編輯
太原府知府後學趙　彥校正
陽曲縣知縣後學陶嘉璋
交城縣教諭後學彭憲範仝校

孔子世家

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取顏氏禱於尼丘、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頂、因名丘、字仲尼。丘生而叔梁紇卒、葬於防山。防山在魯東、由是孔子疑其父墓處、母諱之也。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母死、乃殯五父之衢、蓋其慎也。郰人輓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往合葬於防焉。孔子要絰、季氏饗士、孔子與往、陽虎絀曰、季氏饗士、非敢饗子也。孔子由是退。年十七、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誡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讓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茲益恭。故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敢余侮。饘於是、粥於是、以餬余口。其恭如此。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沒、若必師之。及釐子卒、懿子與南宮敬叔往學禮焉。是歲季武子卒、平子代立。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為季氏史、料量平。嘗為司職吏、而畜蕃息。由是為司空。已而去魯、斥乎齊、逐乎宋、衛、困於陳蔡之間、於是反魯。孔子長九尺有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魯復善待、由是反魯。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己、為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于魯、弟子稍益進焉。是時也、晉平公淫、六卿擅權、東伐諸侯。楚靈王兵彊、陵轢中國。齊大而近於魯。魯小弱、附於楚則晉怒、附於晉則楚來伐、不備於齊、齊師侵魯。魯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蓋年三十矣。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辟、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辟、行中正。身舉五羖、爵之大夫、起纍紲之中、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

其霸小矣。景公說。孔子年三十五、而季平子與郈昭伯以鬭雞故、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於齊、齊處昭公乾侯。其後頃之、魯亂。孔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齊人稱之。景公問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他日又復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孔子年四十二、魯昭公卒於乾侯、定公立。定公立五年、夏、季平子卒、桓子嗣立。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問孔子云得狗。孔子曰、以丘所問[1]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閬、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墳羊。吳伐越、墮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使問孔子、骨何者最大。孔子曰、禹致群神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節專車、此為大矣。吳客曰、誰為神。孔子曰、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為神、社稷為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孔子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為釐姓。在虞夏商為汪罔、於周為長翟、今謂之大人。客曰、人長幾何。孔子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2]、數之極也。於是吳客曰、善哉聖人。桓子嬖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懷益驕、陽虎執懷、桓子怒、陽虎因囚桓子、與盟而醳之。陽虎由此益輕季氏。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於季氏、因陽虎為亂、欲廢三桓之適、更立其庶孽陽虎素所善者、遂執季桓子、桓子詐之、得脫。定公九年、陽虎不勝、奔於齊。是時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己用、曰、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

費雖小、儻庶幾乎。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為東周乎。然亦卒不行。其後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定公十年春、及齊平。夏、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為好會、會於夾谷。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為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旍旄羽袚、矛戟劍撥鼓譟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為好會、夷狄之樂何為於此、請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怍、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為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群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為之柰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今三家過制、請損之。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鄣、無成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為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

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夫。孔子遂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譖孔子於衛靈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一入、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為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使從者為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去

即過蒲、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為弗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說。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醜之、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似、③喪家之狗、然哉、然哉。孔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趙鞅伐朝歌。楚圍蔡、蔡遷于吳。吳敗越王勾踐會稽。有隼集于陳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陳湣公使使問孔子、孔子曰、隼來遠矣、此肅慎之矢

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分異姓以遠方職、使無忘服。故分陳以肅慎矢。試求之故府、果得之。孔子居陳三歲、會晉楚爭彊、更伐陳、及吳侵陳、陳常被寇。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於是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為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鬭而死。鬭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為不可。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靈公曰、善。然不伐蒲。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歎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三年有成。孔子行。佛肸為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聞諸夫子、其身親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今佛肸親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我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孔子擊磬。有荷蕢而過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硜硜乎、莫己知也、夫而已矣。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為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心[4]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辟之、

而況乎丘哉。乃還息乎陬鄉、作為陬操以哀之、而反乎衛、入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夏衛靈公卒、立孫輒、是為衛出公。六月、趙鞅內太子蒯聵于戚。陽虎使太子絻、八人衰絰、偽自衛迎者、哭而入、遂居焉。冬、蔡遷于州來。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齊助衛圍戚、以衛太子蒯聵在故也。夏魯桓釐廟燔、南宮敬叔救火。孔子在陳、聞之曰、災必於桓釐廟乎。已而果然。秋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嘆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子贛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誡曰、即用、以孔子為招云。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于蔡。蔡昭公將如吳、吳召之也。前昭公欺其臣遷州來、後將往、大夫懼復遷、公孫翩射殺昭公。楚侵蔡。秋、齊景公卒。明年、孔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曰、政在來遠附邇。他日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子聞之曰、由、爾何不對曰、其為人也、學道不倦、誨人不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去葉、反于蔡、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為隱者、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彼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然。曰、是知津矣。桀溺謂子路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子孔丘之徒與。曰、然。桀溺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與其從辟人之士、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他日、子路行、遇荷蓧丈人、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以告孔子、曰、隱者也。復往則亡。孔子遷于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閒、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閒、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

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弦歌不衰。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子貢色作、孔子曰、賜、爾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孔子知弟子有慍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盍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為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孔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

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楚昭王卒于城父。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兮、來者猶可追也。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去、弗得與之言。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其明年、吳與魯會繒、徵百牢、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然後得已。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為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為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何其正也。孔子曰、野哉由也。夫名

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矣夫君子爲之必可名言之必可行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其明年冉有爲季氏將師與齊戰於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固之則可矣而衛孔文子將攻太叔問策於仲尼仲尼辭不知退而命載而行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文子固止會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魯哀公問政對曰政在選臣季康子問政曰舉直錯諸枉則枉者直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

哉吾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孔子語魯太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縱之純如皦如繹如也以成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絶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顔濁鄒之徒頗受業者甚衆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絶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所慎齊戰疾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不憤不啓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弗復也其於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者其於宗廟朝廷辯辯言唯謹爾朝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入公門鞠躬如也趨進翼如也君召使儐色勃如也君命召不俟駕行矣魚餒肉敗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是日哭則不歌見齊衰瞽者雖童子必變三人行必得我師德之不修學之

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使人歌、善則使復之、然後和之。子不語怪、力、亂、神。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聞也、夫子言天道與性命、弗可得聞也已。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我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蔑由也已。達巷黨人童子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曰、我何執、執御乎、執射乎、我執御矣。牢曰、子云不試、故藝。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為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已矣夫。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喟然嘆曰、莫知我夫。子貢曰、何為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乎。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行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明歲子路死於衛。孔子病、子貢請見。孔子方負杖逍遙於門、曰、賜、汝來何其晚也。孔子因嘆、歌曰、太山壞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謂子貢曰、天下無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殯於東階、周人於西階、殷人兩柱間。昨暮予夢坐奠兩柱之間、予殆殷人也。後七日卒。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毋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于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余一人、非名也。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唯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

子家、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於漢二百餘年不絕。孔子生鯉、字伯魚。伯魚生伋、字子思。伯魚、子思別有傳。子思生白、字子上、齊威王兩召爲國相、不就、年四十九⑤。生子求、字子家、楚召不就、年四十五。生子箕、字子京、爲魏相、年四十六。生子穿、字子高、楚、魏、趙三國交聘、不就、著儒家之語十三篇、名曰讕言、年五十一。生子謙、史記作慎、字子順、又名斌、仕魏爲安釐王相。秦莊襄王召、不行。魏以孔子後嗣、封魯文信君、年五十七。孔叢子云、家之族僞、一子相承、以至九世、始生子三、鮒、騰、樹。鮒字子魚、一字甲、秦始皇召爲魯國文通君、拜少傅。李斯議焚書、鮒與弟騰子襄藏其家語、論語、尚書、孝經等于祖堂舊壁中。自隱於嵩山教弟子百餘人。後陳涉爲楚王、聘爲太傅、凡仕六月、託疾而退、卒于陳下、年五十七。著書二十餘篇、記先聖及子思、子上、子高、子順、與已行事、名曰孔叢子。子隨、字元路、四傳至吉、吉生何、齊、皆承殷後爲宋公、嗣絕。弟騰、字子襄、長九尺六寸。漢高帝過魯、以太牢祀孔子、封子襄爲奉祀君。後爲惠帝博士、遷長沙太守、年五十七。生子忠、字

子貞、有高尚之志、徵爲博士、褒成侯、年五十七。生子二、武及安國。武字子威、爲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生子延年、武帝時爲博士、轉少傅、遷大將軍、年七十一。生子霸、字次儒、昭帝時爲博士。宣帝時以太中大夫授皇太子經、遷詹事、爲高密相。元帝即位、拜太師、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號褒成君。霸上書求奉先聖祭祀、詔令以所食邑祀孔子、還子福名數于魯。年七十二、卒於某、贈以列侯、謚曰烈君。生子四、福、捷、喜、光。福襲封關內侯、年六十二。生子房、襲封關內侯。生子均、字長平、徵拜尚書郎。平帝元始元年、更封褒成侯、食邑二千戶、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五年、王莽篡位、拜太尉、不就、年八十一。生子志、後漢光武帝拜大司馬。建武十四年、襲封褒成侯、食邑二千戶。卒、謚元成。生子損、字君益。明帝永平十五年、襲封褒成侯。章帝元和二年春、帝東巡狩、還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人、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語。和帝永元四年、襲封褒亭侯、食邑一千戶。生子曜、字君曜、襲封褒亭侯。生子完、襲封褒亭侯、卒、無子、以母弟讚之子羨襲封。羨字子餘、魏文帝黃初元年、拜議郎、封宗聖侯、以魯縣百

戶奉祀。生子震字伯起。晉武帝泰始三年、改封奉聖亭侯、拜太常卿、黃門侍郎、食邑二千戶、年七十五。生子嶷字功成、襲封奉聖亭侯、食邑二千戶、年五十七。生子撫、舉孝廉、辟太尉掾、襲封奉聖亭侯、為豫章太守、食邑一千戶。生子懿、東晉襲封奉聖亭侯、從事中郎、食邑一千戶、年六十一。生子鮮、字鮮之。宋文帝元嘉十九年、襲封奉聖亭侯、改封崇聖侯。生子乘、字敬山。後魏舉孝廉、文帝延興三年封崇聖大夫、食邑五百戶、仍詔孔氏四人為官。太和十六年、改謚孔子為文聖尼父。乘生子靈珍、授秘書郎。十九年、仍封崇聖侯、食邑一千戶。生子文泰、襲封崇聖侯、食邑一千戶、年五十八。生子渠、襲封崇聖侯。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改封恭聖侯。後周靜帝大象二年、改封鄒國公、食邑一千戶。是年、進封孔子為鄒國公。渠生子長孫、襲封鄒國公、食邑一千戶、年六十四。生子英悊、嗣悊。英悊封奉聖侯、無子。嗣悊、隋文帝時應制舉科、授涇州司兵參軍、遷太子通事舍人、襲封鄒國公。煬帝大業四年、改封紹聖侯、食邑一千戶、年七十。生子德倫、唐高祖武德九年、改封褒聖侯。太宗貞觀二年、陞孔子為先聖。十一年、尊孔子為宣父。是年詔朝

會位同三品、食邑一千戶。高宗乾封元年、追贈孔子為太師。則天天授元年、封孔子為隆道公、賜敕書及時服。年七十一、生子崇基。中宗嗣聖十二年、襲封褒聖侯。神龍元年五月、制授朝散大夫、陪祭朝會、年五十六。生子璲之、字藏暉。玄宗開元五年、襲封褒聖侯、特授四門博士、郡王府文學、蔡州長史。二十七年、改封文宣公、兼除兗州長史、遷都水使者、食邑一千戶。是年、追謚孔子為文宣王。生子萱、龍、封文宣公、兼兗州泗水令。生子齊卿、德宗建中三年襲封文宣公、兼除兗州功曹參軍、轉青州司兵參軍。時遭叛亂、陷于東平。生子惟晊、憲宗元和十三年東平兵解、歸魯、校兗州參軍、襲封文宣公、年六十五。生子策、明經及第、歷少府監主簿、國子監丞、襲封文宣公、遷國子尚書博士。宣宗大中元年、宰相白敏中奏復百縑充享祀。年五十七。生子振、字國文。懿宗咸通四年狀元及第、除秘書省校書郎、歷運判、監察御史、右補闕、水部員外郎、襲封文宣公、賜百縑。年七十四。生子昭儉、任南陵尉、授廣文館博士、兗州司馬、賜緋、除秘書郎、襲封文宣公、崇年出身、年六十。生子光嗣、齋郎出身。哀帝天祐二年、授泗水令、陵廟主、年四十二、為

洒掃戶孔末所害。生子仁玉、字溫如。初孔末既害光嗣、自為曲阜令。時仁玉生始九月、母張氏抱歸、育于外家。後魯人見其長、訴于官、事聞于朝、乃罷末、以仁玉為先聖嗣。身長七尺、姿貌異常。唐時年九歲、任曲阜主簿、擢縣令、襲封文宣公。後周太祖廣順二年、賜五品服、銀器、緋綾、復以授曲阜縣令、兼監察御史。年四十五、贈兵部尚書。孔氏苗裔幾絕、而復續、為中興祖。生子四、宜、憲、冕、勗。宜字不疑。宋太祖乾德四年、詣闕上書、述其家世、詔為曲阜主簿、調黃州軍事推官。太宗召見、遷司農寺丞、領關市於星子鎮、陞為縣令、轉運使、遷太子右贊善大夫、襲封文宣公、遷殿中丞。雍熙二年、太宗北征、受詔督軍餉、涉巨馬河卒、年四十六。生子三、延世、延澤、延渥。延世字茂先、以父歿邊境、特賜同學究出身、授曲阜主簿。秩滿、授福州閩縣令、許州長葛令。真宗即位、召見、詢以家門故事、授曲阜令、襲封文宣公、而賜東帛、銀器及太宗御書并九經等書。咸平三年、承勅許於廳上見知、通轉運使、特削趨庭禮、貴公爵也。卒于官、年三十八。生子聖佑、太宗祥符元年授太常寺奉禮郎。是年、加謚孔子為玄聖文宣王。四年、以聖佑為大理評事。五年、改封孔子為至聖文宣王。天禧五年、襲封文宣公、知仙源縣事、遷贊善大夫。年三十五、無嗣、以親堂弟宗愿承襲。宗愿、延澤子也、字子莊。仁宗天聖中、補太廟齋郎。寶元二年、授國子監主簿、襲封文宣公、知仙源縣事。至和二年、改封衍聖公。累遷尚書比部員外郎、年六十三。生子四、長若蒙、字公明。神宗熙寧元年襲封衍聖公。哲宗元祐元年、改封奉聖公、坐事廢、以弟若虛承襲。若虛字公實。哲宗元符元年襲封奉聖公、卒、朝廷以若蒙子端友承襲。端友字子交。徽宗崇寧三年、封衍聖公。建炎初、扈從高宗南渡、寓三衢、終知郴州。生子玠。端操、端友弟、權襲封衍聖公於魯。玠字錫老、高宗紹興二年襲封衍聖公于衢。生子搢。搢字文老、端操第二子、襲封衍聖公于魯、年三十八。金熙宗天眷三年、贈榮祿大夫。生子二、拯、揔。搢字秀紳、高宗紹興二十四年襲封衍聖公于衢、生子文遠。拯字元濟、金熙宗皇統二年襲封衍聖公、管勾祀事、年二十六、無嗣、以弟揔承襲。揔字元會、金世宗大定三年襲封衍聖公、管勾祀事、年五十三、贈光祿大夫、生子元措。文遠字紹先、襲封衍聖公於衢、生子萬春。元措字夢得、金章宗明昌二年襲封衍聖公、管

勾祀事。哀帝正大二年、授知集賢院兼太常丞。天興元年、改除遙授泰定軍節度使。二年、襲光祿大夫、尋改授太常卿。無子、以姪之罔子湞繼。之罔、元措母弟元紘子也。無子。自端拱至湞六世、嗣絕。若蒙古者、湞生子端立、立生號琥生拂。拂生子二、長元孝、次元用、字從卿、襲封衍聖公。生子之全。以孫子耆年、襲封衍聖公。子衛、生子洙。元孝子之厚、贈亞中大夫、濟寧路總管、輕車都尉、魯郡侯。生子浣。之全字上升、嘗攝祀事、充曲阜令、生子治。洙字景清、襲封衍聖公、子衛。元世祖至元十九年、辭爵、授國子祭酒、提舉浙東道學校事、卒、無子。自端友至洙、凡六世、因正嗣絕、南始罷封。浣字日新、贈中議大夫、太常禮儀院同僉、上騎都尉、追封東平郡伯。再贈通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魯郡侯。生子思晦。治字世安、成宗元貞初、特授襲封。子思誠、罷封。大德十一年、加封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思晦字明道、武宗至大中、為范縣、寧陽兩縣教諭。仁宗延祐三年、授中議大夫、襲封衍聖公。泰定四年、改嘉議大夫。卒、贈通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年六十七、追封魯郡公、謚文肅。生子克堅、字璟夫。性敏學博文、詩詞、尤精樂府。元至元　元年、襲封衍聖公。至正八年、賜銀章、擢太常卿、治書侍御　史、山東廉訪使、集賢直學士、禮部尚書、西臺侍御史、國子　祭酒。兆亂、不樂居朝、謝病歸。復起、力辭。二十六年、　太祖　手詔趣入朝、待以賓禮、不名、不煩以政、郊祀致膰、歲致祿。　上召見、面諭守先訓曰、爾福人也。洪武元年、詔孔氏子孫襲封衍聖公、并世襲知縣、並如前代舊制。三年、克堅疾、告遣中使日再存問。疾篤、詔乘傳還、賜白金雜綵、行至邳、新安驛卒、年五十五。生子九人、皆有行誼。長希學、字士行、襲封衍聖公。朝京師、　上問歷代治理、條對甚悉。　上喜、賜雜綵、即命還守祖庭、賜屬官管勾典籍、司樂各一人。希學歲入朝、賜與稠疊、元旦之朝特命班亞上相。祖庭兵後、廊廡圯壞、祭田荒蕪、官賦煩迫。希學條請復故、又請備禮器樂器樂舞儀式。年四十七。生子訥、字言伯。篤學恭謹、能詩、書、工篆法、律身嚴恪、始終不渝。洪武十六年、外艱、以　中宮崩、赴京、祭于　孝陵。竣事入見、　上顧謂廷臣曰、孔訥真聖人子孫也。館于太學、遣尚書劉仲質勞問、日給廩餼、復賜衣服鈔錠、充牣館舍。十七年正月、朝京師、襲封衍聖公。明日入謝、復賜襲衣、寶禮

部。吏部擬誥用資善大夫階、　上曰、既爵公、勿事散官、但誥以織文玉軸、爲異耳。遂著爲令。每歲入覲、術給符乘傳、班序文臣首、卒四十三。生子公鑑、字昭文、生而岐嶷、長益端謹。建文二年、年二十一、襲封衍聖公、四年卒。　成祖初即位、遣使諭祭、年二十三以疾卒。生子彥縉、字朝紳、名字皆　仁宗所命。蚤孤、母胡夫人教育之。永樂八年、襲封衍聖公。　上覩其言動進退從容、喜謂侍臣曰、眞聖人裔也。館之太學、歸讀祖書不懈。洪熙元年、賜第東安門北。景泰二年、　上幸太學、特召率三氏子孫觀禮、賜冠帶錦衣。越三年朝會、賜三臺銀玉帶麒麟服。年五十五。生子承慶、年六歲遭母夏夫人喪、奉父及繼母喪葬。及長、從三氏學錄族祖孔克寅學、所著有禮延吟藁行於世。未襲爵而卒、景泰六年贈襲封衍聖公。生子二、弘緒、弘泰。緒字以敬、早失怙、年八歲　景皇召見、賜冠服於東角門。景泰六年、襲封衍聖公、賜玉帶、以軀小去二銙、授之俾藏焉。又賜金讜禮崇德圖書、勑族人共保護之。　英宗復阼、入朝召見便殿、　上握其手置膝上、與語久之、以賜第湫隘、以賜大宅。弘緒嘗奏給三氏教授印、附生員歲貢格、蠲孔氏田租十七。成化六年、坐事削爵。廷議世嫡相傳、古今通義、請如宋若蒙若虛故事、命其弟弘泰襲封、後仍歸其子。弘治十一年、巡按御史上言、弘緒改過乞復爵。　上與冠服家居。弘泰字以和、成化六年襲封衍聖公。弘泰美風儀、善議論、每評隲人曲直、料事當成敗、多許中。　憲宗見弘泰束玉帶、遣人問曰、二品焉得玉帶束乎。對曰、臣家門故事、累朝恩數不敢廢也。十三年、加廟祭禮樂、率族人奉表入謝。弘泰嗣公三十有四年而卒。弘緒子聞韶字知德、弘治十六年襲封衍聖公。　國初詔正諸神封號、惟孔子封爵特仍其舊、令天下儒學每歲仲春秋上丁通祀孔子。永樂八年、正文廟聖賢繪塑衣冠、令合古制。正統三年、禁祀孔子釋老宮。嘉靖九年、從輔臣張璁議、釐正孔子祀典、始爲木主、改大成至聖文宣王爲至聖先師孔子。

贊曰、孔子之先、胄于商國。弗父徙讓、正考銘勒。防叔來奔、鄹人倚立。尼丘誕聖、闕里生德。七十升堂、四方取則。行誅兩觀、攝相夾谷。歎鳳嗟衰、泣麟何促。九流仰鏡、萬古欽躅。

聖門人物志卷一　終

校記

①問：《史記》卷四七《孔子世家》作「聞」。

②「十」下當有「之」字，見右引書。

③「似」字上，右引書有「謂」字。

④心：右引書無。

⑤九：右引書作「七」。

聖門人物志卷二

山西按察司按察使 後學郭子章編輯
太原府知府後學趙 彥校正
陽曲縣知縣後學陶嘉璋
交城縣教諭後學彭憲範仝校

四配

顏子

顏子名回、字子淵、魯人、無繇子也、少孔子三十歲。家貧、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孔子曰、賢哉回也、擇乎中庸、得一善、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於吾言無所不悅。嘗問孔子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滔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子曰、吾服汝也忘、而汝服於我也亦忘。雖然、汝雖忘乎吾、猶有不忘者存。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子曰、齋。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他日、復見孔子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回曰、墮枝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問仁、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或問回何如人、曰、仁人也。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回贊易、自羲皇堯舜之外不多及焉。孔子問回、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對曰、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回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士交通、終身無患難、亦且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其讓而有禮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于人也。終身無患難、其擇言而出之也。若回者、其志乎。雖上古聖人亦如此而已。孔子厄於陳蔡之間、仲由有慍言。回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不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能用、有國之醜也、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北遊於農山、回

與子路、子貢辨志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回願明王聖主而輔相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鑄劍戟以為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思、千歲無鬬戰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辯矣。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乎。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顏氏之子有矣。問為邦、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子曰、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年二十九、髮盡白、三十二卒。子哭之慟、曰、天喪予。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魯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墓曲阜縣防山東南二十里、謂之顏林。漢高帝配祀孔廟。唐贈兗國公。元贈復聖公、為四配之首。　明嘉靖九年、改封號曰復聖顏子、與曾、思、孟皆不用公爵、餘爵如故云。

贊曰、生依萊周、齊不及魯。一簞藜藿、陋巷環堵。德冠四科、名垂千古。沒表前邦、遂封東土。

曾子

曾子名參、字子輿、南武城人、晳之子也、少孔子四十六歲。家貧躬耕、縕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魯君聞之而致邑焉、曾子固辭不受。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我驕也、吾豈能勿畏乎。吾與其富而畏人、不若貧而無屈。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不然、則人何以稱其廉哉。性至孝、嘗曰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嘉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故養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則

可謂養志矣。嘗出薪于野、客至家、母以手搤臂、參即馳歸、問母曰、臂何恙乎。母曰、今者客至、搤臂以呼汝耳。親沒、每讀喪禮、泣下沾襟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孝欲養而親不待、是故椎牛而祭、不如雞豚之待親存也。初吾為吏祿不過鍾釜、尚欣欣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于楚、得尊官、堂高九仞、榱提三尺、車轂百乘、然猶北向而泣者、非為賤也、悲不逮吾親也。弟子問于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相過乎前也。孔子閒居、曾子侍。子曰、參乎、今之君子唯士與大夫之言聞也、至于君子之言者希。於乎、吾以王言之、其不出戶牖而化天下。曾子下席而對曰、敢問何謂王者言。子曰、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以非德道不尊、非道德不明。是故昔者明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然後可以守、三至行然後可以征、故曰內修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王之道也。參曰、大哉明王之道。非唐虞三代之盛、其焉能如是乎。問聽獄之術、孔子曰、其大法有三焉、治必以寬、寬之之術歸于察、察之之術歸于義。是故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察而不中義是私也。私則民怨、故善聽者雖不越辭、辭不越情、情不越義。書曰、上下比罰、無僭亂辭。參既曾為學、以三事日省其身、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曰唯。告門人以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曾子出妻、其子元請再娶。曾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及吉甫、庸能免于非乎。遂終身不娶。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既疾革、童子執燭而侍曰、華而睆、大夫之簀歟。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　所著有孝經十篇。又述孔子所傳大學之道作[illegible]十章。漢藝文志曾子十八篇、隋志曾子二卷目一卷。唐志、二十二卷。志云、今此書亦二卷、凡十篇、蓋唐本也。視漢亡八篇、視隋亡目一篇。考其書已見於大戴禮、世人又不讀之、文字謬誤為甚。乃以大戴禮參校之、其所是正者至于千有餘字。墓在嘉祥縣南四十里南武山西、墓前有廟。子三、元、申、華。孫西。皆賢。唐贈郕伯、宋封郕

國公、元贈宗聖公、今祀稱宗聖曾子。

贊曰、夫孝要道、用訓群生。以綱百行、以通神明。因子侍師、答問成經。事親之實、代為儀刑。

子思子

子思子名伋、字子思、伯魚之子、曾子之門人也。夫子閒居、喟然而嘆、子思請曰、意子孫不修、將忝祖乎。夫子曰、爾孺子、安知吾志。子思對曰、伋於進膳、亟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解也。夫子忻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嘗問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真偽、必審之、奚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究理不以疑、周其所察、聖人難諸。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曰、尚書虞夏數四篇善也、下此以訖于秦、費效堯舜之言耳、殊不如也。子思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更時易處、其書同矣。道為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貴矣。樂朔不悅、其徒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駕而救。子思既免、曰、文王囚於羑里作周易、尼父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述父師之意、作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魯繆公謂子思曰、縣子言子之為善、不欲人譽己、然乎。子思對曰、非臣之情也。臣之修善、欲人知之、知之而譽臣、是臣之為善有勸也。此所願而不可得者也。若臣之修善而人莫知、莫知則必毀臣、是臣之為善而受毀也。此臣所不願而不可避者也。若夫雞鳴為善孜孜以至夜半、而曰不欲人知、恐人之譽己、臣以謂斯人也者、非虛則愚也。穆公問曰、吾國可興乎。子思曰、可。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恩百姓、修禮鄰國、其興也勃矣。公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繆公亟問亟餽鼎肉、子思摽使者、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也。復欲以為國相、時臣皆世襲淫寵、相傾乃嘆曰、若為相而不得行吾道、相之恥也。遂不受、不取於人謂之富、不辱於人謂之貴、不取不辱、其於富貴庶矣哉。穆

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或、胡毋豹謂子思曰、子好大、世莫能容子也、盍亦隨時乎。子思曰、大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凡所以求容於世、為行道也。毀道以求容、容何行焉。大不見容、命也。毀大而求容、罪也。吾弗改矣。在衛貧甚、縕袍而無裏。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子思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伋聞之、妄與不如遺於溝壑。伋雖貧也、不忍以身為溝壑、是以不敢當也。子思言苟變於衛君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君曰、吾知其材可將、然變也嘗為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也。衛君言計非是、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皆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皆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群下

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衛之君臣乎。子思反於魯、謂子上曰、有可以為公侯之尊、而富貴人衆不與焉者、唯志。成其志者、唯無欲。夫錦繡紛華、所服不過溫體、三牲太牢、所食不過充腹。知以身取節、則知足矣。知足則不累其志矣。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盍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伋則安能。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故孔氏不喪出母、自子思

始也。年六十二。墓在先聖墓南。所著中庸四十九篇。其載於禮記者乃其略也。餘有子思子十七卷。舊志作七卷。宋封沂水侯。加封沂國公。今祀稱述聖子思子云。

贊曰、閒居請益、世業克昌。可離非道、闇然日章。發揮中庸、脉祖有光。入德樞要、治道權衡。

孟子

②孟子名軻、字子輿、一字子車、鄒人也、魯三家孟氏之後。母仉氏。生三歲、父激公宜夭。母有賢德。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為墓間事、踊躍築埋。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去舍市旁、戲為賈衒事。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徙舍學宮之旁、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稍長就學而歸、母方績、問學所至、軻自若也。母以刀斷其織、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夫君子學以立名、問以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于廝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為、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乏食哉。軻懼、勤學不息。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禮敬甚崇。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白也未諭、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郯、遇程子於塗、傾益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軻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況加敬乎、非爾所及也。孟子既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悅、遂去不入。婦辭母而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竊情在室、夫子見妾、而勃然不悅、是客妾也。婦人之義、蓋不客宿、請歸父母。於是孟母召軻而謂之曰、夫禮、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于禮而責於人、不亦遠乎。孟子遂留婦。

孟子問于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如農之赴時、商之趨利、惡有不至者乎。子思謂孟軻曰、自大而不修其所以大、不大矣。自異而不修其所以異、不異矣。故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偕也、遠其志、則人莫能及也。禮接於人、人不敢慢、辭交於人、人不敢侮、其唯高遠乎。道既通、游事齊宣王、謂王猶足用為善、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宣王不能用。適梁見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有以利吾國乎。孟

子曰、亦何必曰利、仁義而已矣。君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不果所言、則皆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孟子嘗問子思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所以教民者亦仁義而已矣、何必利。子思曰、仁義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下樂為詐也、此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告滕文公以性善、言必稱堯舜。文公問為國、曰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于上、小民親于下。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于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發明性善知言養氣、作孟子七篇。嘆曰、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故求孔氏者、必自孟子始。其後有騶子之屬、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圜鑿、其能入乎。

卒、墓鄒縣北三十里四基山之陽、墓前有祠。宋封鄒國公、詔配享、次於顏子。元贈亞聖公、今祀稱亞聖孟子。

贊曰、道術分裂、諸子為書。既極而合、篤生真儒。詆訶楊墨、皇極是扶。較功論德、三聖之徒。

聖門人物志卷二 終



校記

①「願」下脱「得」字，見《孔子家語》卷二。

②仉：當作「仉」。按，孟子母仉氏，作「仉」非。

聖門人物志卷三

山西按察司按察使　後學郭子章編輯
太原府知府後學趙　彥校正
陽曲縣知縣後學陶兆璋
交城縣教諭後學彭憲範仝校

十哲上

閔子

閔子名損、字子騫、少孔子十五歲。性至孝、蚤喪母、後母嫉之、冬月以蘆絮衣損、而以綿衣所生子。一日、父令損御車、損體寒失轡、父責之、而不自理。已察知之、欲出後母。損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父善之、母亦感悟、待三子如一。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于其父母昆弟之言。閔子始見于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為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胸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文寖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于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視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季氏使為費宰、對使者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必在汶上矣。他日問政于孔子、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閔子曰、敢問古之為政。孔子曰、古之為政者、天子以內史為左右手、以德法為銜勒、以百官為轡、以刑罰為策、以人為手、以萬民為馬、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失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馬應轡策不舉而極千里。善御民者壹其德法、正其百官、以均齊民力、和安民心、故令不再而民順從、刑不用而天下治。是以天地德之、而兆民懷之。親沒三年之喪畢、見于孔子、與之琴、使之弦、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焉。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而能斷之以禮、不亦君子乎。孔子晝息于室、而鼓琴焉。閔子自外聞之、以告曾子曰、嚮也夫子之音清徹以和、淪入至道。今也更有幽沉之聲。幽則利欲之所為發、沉則貪得之所為施。夫子何所之感若是乎。吾從子入而問焉。曾子曰、諾。二子入問夫子、夫子曰、然、女言是也。吾有之、向見貓方鼠、欲其得之、故為之音也。女二人者

孰識諸。曾子對曰、閔子。夫子曰、可與聽音矣。空、茬濟南府城東五里。有祠、一在范縣。唐贈費侯、宋加瑯琊公、改封費公。今祀稱先賢。

贊曰、天經地義、孝哉閔騫。父母兄弟、莫間其言。大夫不仕、善爲紆焉。質身德行、亞於顏淵。

冉子

冉雍字仲弓、魯人、伯牛之族、少孔子二十九歲。父賤人。孔子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嘗問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是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焉導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而弗變、導之而弗從、傷義以敗俗、于是乎用刑矣。刑者侀也、侀者成也、壹成而不可更、故君子盡心焉。問古之刑教與今之刑教。孔子曰、古之刑省、今之刑繁。其爲教、古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今無禮以教、而齊之以刑、刑是以繁。書曰、伯夷降典、折民維刑、謂下禮以教之、然後維以刑折之也。夫無禮則民無耻、而正之以刑、故民苟免。書曰、哀矜折獄、何謂也。子曰、古之聽訟者、察貧窮、哀孤獨、及鰥寡老弱不肖而無告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若老而刑之謂之悖、弱而刑之謂之剋、不赦過謂之逆、率過以小罪謂之枳。故宥過赦小罪、老弱不受刑、先王之道也。書曰、大辟疑赦。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問仁、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孔子以仲弓爲有德行、曰、雍也可使南面。及爲季氏宰、問政。孔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子貢曰、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録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卒、塟曹縣東北五十里、俗呼爲冉堌。一在冠縣。唐贈薛侯、宋封下邳公、改封薛公。今祀稱先賢。

贊曰、懿德賢行、有一則尊。子也斂怨、成性存存。南面可使、如客在貧。刑政之言、惠施元元。

端木子

端木子名賜、字子貢、衛人、少孔子三十一歲。子貢利口巧辭、孔子常黜其辯。問曰、汝與回也熟[1]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子貢既已受業、問曰、賜何人也。孔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

墜也。陳子禽問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齊景公問子貢曰、子何師。對曰、魯仲尼。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曰、其聖何如。子貢曰、不知也。賜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賜之事仲尼、譬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衛君朝於吳、吳王因之、欲流之於海、說者冠蓋相望而弗能止。魯君聞之、撤鍾鼓之懸、縞素而朝、問孔子曰、衛君之仁義而遭此難也、吾欲免之奈何。孔子曰、若欲免之、請子貢行。魯君命子貢、子貢斂躬而行。至於吳、見太宰嚭、太宰嚭甚悅之、欲薦之於王。子貢曰、子不能行說於王、奈何、吾因子也。太宰嚭曰、子焉知嚭之不能也。子貢曰、衛君之來也、衛國之半曰、不若朝於晉、其半曰、不若朝於吳。然衛君以為吳可以歸骸骨也、故束身以受命。今子受衛君而因之、又欲流之於海、是賞言朝於晉者、而罰言朝於吳也。且衛君之來也、諸侯皆以為蓍龜、今朝於吳而不利、則皆移心於晉矣。子之欲成霸王之業、不亦難乎。太宰嚭入復之於王、王報

出令於百官曰、比十日而衛君之禮不具者死。子貢可謂知所以說矣。魯定公十五年春、邾子益來朝、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是年五月、公薨。哀公七年秋伐邾、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囚諸負瑕。孔子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不如釋魯而伐吳。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以救魯伐齊、以服強晉。吳王善之、而虞越之為之後也。子貢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於是吳王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吳與齊戰、勝必以其兵臨晉、君請休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

反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彊、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相②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孔子曰、夫其亂齊存魯、吾之初願。若彊晉以敝吳、使吳亡而越霸者、賜之說也。美言傷信、慎言哉。子貢爲信陽宰、將行、辭於孔子。孔子曰、勤之慎之、奉天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也少事君子、豈以盜爲累哉。孔子曰、賜、爾之未詳。夫以不肖伐賢、是謂奪也。以賢伐不肖、是謂伐也。緩其令、急其誅、是謂暴也。取人之善以自爲己、是謂盜也。盜非竊財之謂也。吾聞之曰、知爲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怨之所由生也。治官莫若平、臨財莫若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匿人之善斯謂蔽賢、揚人之惡斯爲小人、內不相訓而外相謗、非親睦也。言人之善若己有之、言人之惡若己受之、故君子無所不慎焉。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見大水必觀焉者、何也。孔子曰、夫水、大徧與諸生而無爲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義。其洸洸乎不淈盡、似道。若有決行之、其應佚若聲響、其赴千仞之谷不懼、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約微達、似察。以出以入、就鮮絜、似善化。其萬折也必東、似志。是故君子見大水必觀焉。子貢嘆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孔子曰、賜也、予非多學而識之、予一以貫之。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貲。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常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于齊。唐贈黎侯、宋加封黎陽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賜弗如回、器實瑚璉。動心幾先、孰並其辯。一使存魯、越霸吳殄。終聞性天、令德顯顯。

仲子

仲子名由、字子路、一字季路、魯之卞人也、少孔子九歲。好勇力、志伉直。初見孔子、冠雄雞、佩豭豚、拔劍而舞之曰、古之君子、固以劍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爲質、仁

以爲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待劍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攝齊以受教。孔子曰、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學豈益哉。孔子曰、夫人君而無諫臣則失正、士而無教友則失聽、君子不可不學。子路鼓琴、有北鄙之聲、孔子聞之曰、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爲節、流入于南不歸于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地、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不感于心、暴戾不動于體、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厲微末以象殺伐之氣、乃所以爲亂之風也、豈能保七尺之軀哉。子路懼而自悔、孔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子路無宿諾。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一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子路爲季氏宰、季氏祭、逮昏而奠、終日不足、繼以燭、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爲不敬也大矣。他日祭、子路與焉、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徹。孔子聞之曰、孰謂由也而不知禮。魯有溺者、子路拯之、其人拜之以牛、子路不受。孔子曰、魯人必不拯溺矣。子路曰、由也聞諸夫子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天地以生物爲心也、非圖報也。孔子曰、由是也、前言戲之也。子路爲蒲大夫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寬矣。至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闢、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容盡其美乎。孔子厄於陳蔡之間、子路入見曰、爲善者天必福之、爲不善者天必禍之。今夫子積德累仁、爲善久矣、意者其有遺行乎、奚居之窮也。子曰、居、吾語汝。汝以仁者爲必信也、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汝以智者爲必用也、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汝以忠者爲必報也、則關龍逢不見刑。夫賢不肖者才也、遇不遇者時也、豈獨丘哉。子路悅、援戚而舞、三終而出。明日免於厄。孔子之宋、匡人圍之、子

路慍、奮戟將與之戰。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為咎者、則非丘之罪也。命之歌、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子路見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嘗食藜藿之食、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歿之後、南遊于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願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也。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初、衛太子蒯聵得過於南子、出奔。靈公卒、衛立輒。其父蒯聵不得入。子路為衛大夫孔悝邑宰、蒯聵乃與孔悝作亂、襲攻輒、輒出奔而聵入立。子路聞之而馳往。時子羔為衛大夫、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遂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蒯聵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請得而殺之。子路欲燔臺、蒯聵懼、乃下石乞、壺黶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已而果死。於是哭於中庭曰、天祝予。人有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唐贈衛公、宋追封河內公、咸淳三年、加封衛公。今祀稱先賢。

贊曰、學未入室、業已升堂。聞過則喜、何用不慼。片言折獄、千乘知方。臨危纓結、雖醢而芳。

卜子

卜子名商、字子夏、衛人。少孔子四十四歲。受業於孔子、讀詩、子問曰、爾亦何大於詩也。子夏對曰、詩之於事也、昭乎若日月、燎乎如星辰。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亦可發憤忘食矣。子曰、商也始可以言詩已矣。然吾恐見其表、未見其裏也。他日問、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子曰、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子夏曰、三王之德、何以參于天地也。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此三王之德所以參于天地也。子夏蹶然而起、負墻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嘆。子夏避席問曰、夫子何

嘆焉。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決之、吾是以嘆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子曰、非道益之謂也。道彌益而身彌損、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也。天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之有也。故曰自賢者天下之善言不得聞於耳矣。子夏曰、商請志之、而終身奉之。商也入聞夫子之道而悅、出見紛華盛麗而悅、是以得道而肥、從欲而臞。夫子謂之曰、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他日語門人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好悅不若己者處、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者焉。子夏問於孔子曰、三年之喪、無避金革之事者、禮與。子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金革之事無避者、吾聞諸老聃矣。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魯哀公問子夏曰、五帝有師乎。子夏曰、有。商聞黃帝學乎大貞、顓頊學乎綠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跗、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威子伯、文王學乎鉸時子斯、武王學乎郭叔、周公學乎太公、吾夫子學乎老聃。此雖聖人、亦必有師也。衛靈公使人召勇士公孫悄、遭子夏于道、與使者俱見靈公。公曰、吾召勇士、何為召儒。趣使者召公孫悄、悄至、杖劍疾呼、發言不遜。子夏曰、來、吾嘗與子從君而西見趙簡子、簡子披衣而見我君。我謂簡子、諸侯相見、不宜不朝服、行人將以頸血濺君矣。簡子遂朝服而見我君。子耶、我耶。悄曰、子也。子夏曰、吾又與子從君而東至阿、齊君重鞇而坐、吾君單鞇而坐。我謂齊君、諸侯相見、宜伉禮、去其一鞇。子耶、我耶。悄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三矣。子蓋凌轢無罪之民、而成威於閭巷之間者也、君子之所惡也、何以論勇於人主之前哉。於是靈公避席曰、寡人雖不敏、請從子之勇。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子夏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爾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群而索居、亦已久矣。子夏在聖門以文學著於四科。後漢徐防曰、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于子夏。所著有子夏一十卷及詩序。釋文、舊說云、關雎后妃之

德也、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此以下則大序也。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未盡、毛更足成之。隋志：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更加潤色。孔子亦嘗熟其傳春秋云。墓曹州西三十里、有高阜見存、里名十堌都。以此唐贈魏侯、宋封河東公、咸淳三年改封魏公。今祀稱先賢。

贊曰、文學之目、名重一時。爲君子儒、作魏侯師。不可徒禮、始可言詩。喪明爲罪、離群可悲。

聖門人物志卷三終

校記

①熟：當作「孰」。

②相：《史記》卷六七《仲尼弟子列傳》作「向」。

聖門人物志卷四

山西按察司按察使 後學郭子章編輯
太原府知府後學趙 彥校正
陽曲縣知縣後學陶嘉璋
交城縣教諭後學彭憲範全校

十哲下

冉子

冉子名耕，字伯牛，魯人，仲弓之族也。伯牛以德行著稱。孔子節小物，則以伯牛侍；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修，公西華侍；禮不習，子貢侍；辭不辯，宰我侍；亡忽古今，顏回侍。曰：吾以夫六子自勵也。耕有惡疾，孔子往問之，自牖執其手曰：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卒，墓在汶上縣西門外感化橋側，後遷于東平州西十五里，舊有碑刻。滕縣亦有伯牛塚。唐贈鄆侯，宋加封東平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德以允性，行以淑身。並驅賢科，顏閔與鄰。小物克勤，大聖是覲。不幸遘疾，命也斯人。

宰子

宰子名予，字子我，魯人。利口辯辭。既受業，問：三年之喪不已久乎？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於汝安乎？曰：安。汝安則為之。君子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故弗為也。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于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義也。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圬也。以言取人，則失之宰予。孔子使予使于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予以遺孔子。宰予曰：夫子無以此為也。王曰：何故？對曰：自臣侍從夫子以來，竊見其言不離道，動不違仁，貴義尚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為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為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麗靡，窈窕之淫音，夫子過之弗之視，遇之弗之聽也。故臣知夫子之無用此車也。王曰：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天下道德寖息，其志欲興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夫子雖使步以朝，固猶為之，何必遠辱君之重貺乎。王曰：乃今而後知孔子之德也大矣。予歸以告孔子，曰：二三子以予之言何如？子貢對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配天，深則配海。若予之言，何

事之實也。孔子曰、夫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是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宰予問鬼神。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問五帝。子曰、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哲睿齊莊、敦敏誠信、長而聰明、治五氣、設五量、度四方、服牛乘馬、擾馴猛獸、以順天地之紀、知幽明之故、達死生存亡之說、勞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財物、以生萬民。顓頊靜淵以有謀、疏通以知事、養財以任地、履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性以教衆、潔誠以祭祀、巡四海以寧民、日月所照、莫不底屬。高辛生而神靈、自言其名、博施厚利、不于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其色也和、其德也重、其動也時、其服也士、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化。陶唐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能降、其言不忒、其德不回、四海之內、舟輿所及、莫不夷說。虞舜孝友聞于四方、陶漁事親、寬裕而溫良、敦敏而知時、畏天而愛民、恤遠而親近、睿明智通、為天下帝。夏后敏給克濟、其德不爽、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為律、身為度、亹亹穆穆、為紀為綱、其功為百神主、其惠為民父母、四極之民、莫敢不服。宰我嘗曰、以予觀于夫子、賢于堯舜遠矣。宰、墓在曲阜舊縣西南二里。唐贈齊侯、宋封臨淄公、改封齊公。按、史記云、宰我為臨淄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索隱云、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闞止字子我、①而因爭寵、子我為陳恆所殺。恐字與宰予相涉、因誤云然。

贊曰、朽木不雕、糞土何誅。以言取人、失之宰予。賢孔于堯、無用楚車。言語之科、聖人之徒。

冉子

冉子名求、字子有、魯人、伯牛之族、少孔子二十九歲。以政事稱。孔子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孟武伯問孔子曰、冉求仁乎。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求也可使治其賦、仁則吾不知也。齊帥師伐魯、及清。季孫謂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境。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叔孫、孟孫、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群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以政在季氏故也。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冉有從於朝、俟於黨氏

之溝、孟懿子呼而問戰焉。冉有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强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懿子曰、是謂我不成大丈夫也。退而蒐乘、孟武伯帥右師、顔羽御、邴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冉有曰、年雖少、能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伯爲己徒卒、老幼守宫、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反後入以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我如誰而欲走乎。其伍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止惡足爲賢哉。徐步而死。君子曰、貿非無壯士也、季孫不能使也。冉求之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武伯語人曰、我不如顔羽、而賢於邴賤②、鋭③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馬而奔之。公爲與嬖僮汪錡乘④、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之修社稷⑤、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季康子曰、子于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于孔子。宋元君夫人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是以不得助葬、故使求從輿人曰、以肥之得備爾⑥甥也、有不腆先人之產馬⑦、使求薦諸人之宰⑧、其可以稱旌繁乎。冉求問孔子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孔子曰、聖人之設防、貴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致治也。問先王制法、使刑不上于大夫、禮不下于庶人、然則大夫犯罪、不可以加刑、庶人之行事、不可以治于禮乎。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屬之以廉恥之節也。凡所謂禮不下於庶人者、以庶人遽其事而不能充禮、故不責之以備禮也。冉有免席曰、言則美矣、求未之聞也。退而記之。他日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問聞斯行諸。子曰、行之。子華怪之、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卒、墓在滕縣、伯塚社。嘗有三冉、仲弓、伯牛之墓、已各有處、惟子有無所考、或者此其墓云。唐贈徐侯、宋封彭城公、改封徐公。今祀稱先賢。

贊曰、求也多藝、仕於季康、能執干戈、社稷無殤、百乘可宰、三年足民、文以禮樂、聖門之良。

言子

言子名偃、字子游、吳人、一曰魯人。少孔子四十五歲、受業於孔子、孔子以為習於文學。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游退而學禮、仲尼遊于觀之上、喟然而嘆、偃問何嘆、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閉、是謂大同。偃曰、如此乎、禮之急也。為武城宰、孔子過、聞弦歌之聲、孔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曰、昔者偃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孔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問喪之具、孔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亡惡焉[9]乎齊。孔子曰、有也則無過禮。苟亡矣、斂手足形、還葬懸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故夫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嘗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為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為之麻衰、牡麻經。文子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子游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子游趨而就客位。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於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衛。司徒敬子之喪、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經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經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經。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子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

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子游曰、然。人亦愛之乎。子游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之人丈夫捨玦珮、婦人捨珠珥、巷哭三月、不聞竽瑟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之若是何也。子游曰、譬子產之於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浸水之所及也則生、其所不及則死、故民皆知焉。膏雨之所生也、廣莫大焉、民之受賜也普矣、莫識其由來者。上德不德、是以無德。季孫曰、善。唐贈吳侯。宋加封丹陽公、咸淳三年改封吳公。今祀稱先賢。

贊曰、禮樂植身、文學擅科。爲宰武城、聊以絃歌。割雞之試、牛刀謂何。前言戲爾、學道爲多。

顓孫子

顓孫子名師、字子張、陳人、一云陽城人。少孔子四十八歲。問干祿。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他日、從陳蔡間困、問行。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國行也。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子張書諸紳。孔子閒居、子張進曰、敢問禮者何也。其即事之治也與。子曰、然。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也。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倀倀乎其何所之。譬猶終夜有求于幽室之中、非燭何以見。故無禮則手足無所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勢、宮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辨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于身而錯于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于衆也。是故古之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見魯哀公、七月而哀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師聞好士、故不遠千里而見君、乃七日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好龍、鉤鑿屋室雕文、咸寓龍。于是天龍聞而下焉。葉公見之、棄而環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師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以見君、乃七日不禮、是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敢託而去。子張既除喪而見夫子、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孔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國必聞、在家必聞。孔子曰、是聞也、非

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國及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國及家必聞。問入官於孔子、子曰、安身取譽爲難、己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怠、已過勿發、失言勿掎、不善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自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從政矣。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卒、公明儀爲志焉、褚幕丹質、蟻結于四隅。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唐贈陳伯、宋封宛丘侯、再封陳國公、陞十哲位。今祀稱先賢。

贊曰、念昔顓孫、商德與鄰。學以干祿、問以書紳。參前倚衡、忠信篤敬。孰云堂堂、難與並仁。

聖門人物志卷四終

校記

①固：當作「田」，見《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司馬貞《索隱》。

②鄙淺：當作「郰洩」，見《左傳・哀公十一年》。

③「鋭敏」上脱「子羽」二字，見右引書。

④「公爲」下脱「與」字，見右引書。

⑤之修：當作「以衛」，見右引書。

⑥爾：當作「彌」，見《左傳・哀公二十三年》。

⑦焉：當作「馬」，見右引書。

⑧「使求」句：當作「使求薦諸夫人之宰」，見右引書。

⑨「烏」字衍，見《禮記・檀弓上》。

聖門人物志卷九

山西按察司按察使　後學郭子章編輯
太原府知府後學趙　彥校正
陽曲縣知縣後學陶嘉璋
交城縣教諭後學彭憲範仝校

先賢上

澹臺子

澹臺子名滅明，字子羽，魯武城人。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為材薄。既已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子游宰武城，亟稱其賢。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語云相馬以輿，相士以居，弗可廢矣。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子羽嘗齎千金璧渡河，河陽侯波起，兩蛟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操劍斬蛟，蛟死，乃投璧于河，三投而輒躍，乃毀璧而去，亦無悋意。子貢曰：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于民矣，廉于行已，是澹臺滅明之行也。今吳地東南有澹臺湖，豫章有進賢門、進賢縣，皆其南游遺跡。墓在鄒縣西北三十里，一在費縣東北三十里。唐贈江伯，宋加封金鄉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惟子有道，天與異容。狀雖云惡，德則其豐。行不由徑，見必以公。南止江沱，學者雲從。

宓子　史記宓作密，正義作虙。

宓子名不齊，字子賤，魯人，宓羲氏之後也。少孔子四十九歲。孔子謂子賤君子哉，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子賤為單父宰，辭於孔子。孔子曰：毋迎而距也，毋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瀕行，楊晝送之曰：治民之術，惟有釣道二焉。夫落餌投綸，逐而吸之者，鱎也。其魚肉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魚肉博而厚味。子賤曰：善。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驅之，夫楊晝所謂陽鱎者至矣。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彈琴身不下堂，單父理。孔子曰：子治單父，衆悅，子何施而得之也。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者十一人，可以教學矣。

中節也、中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之有賢于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所以治人之道。孔子嘆曰、欲其大者、乃于此在矣。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者小也、所治者大則庶幾矣。初、子賤父單父之命、辭魯君。因請借善書者二人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子賤由是得行己志。齊攻魯、單父老請縱民獲麥。子賤不聽曰、若使不耕者得獲、是使民樂有冦也。所著有宓子十六巻。唐贈單父伯、宋進封單父侯、令祀稱先賢。

贊曰、始宰單父、請借善書。引肘縮手、陽驕是驛。彈琴臥理、不下堂除。胡為致此、君子與居。

原子

原子名憲、一曰仲憲、字子思、魯人。家語云宋人、少孔子三十六歲。子思問恥、孔子曰、國有道穀、國無道穀、恥也。子思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乎。孔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弗知也。孔子為魯司寇、使思為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孔子卒、原憲亡在草澤中、居環堵之室、茨以生蒿、蓬戶甕牖、桷桑而無樞、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子貢相衛、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閻、軒不容巷而往見之。憲楮冠黎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憲曰、吾聞之、無財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慝、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為之也。子貢慚①、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為而死其親乎。墓在費縣西北一百二十五里、俗呼為原憲也。唐贈原伯、宋加封任城侯、令祀稱先賢。

贊曰、軾彼窮閻、達士所賓。環堵非病、無財乃貧。皮鞶冠楮、牖甕衣鶉。可以為難、不知其仁。

公冶子

公冶子名長、字子長、齊人。家語云、魯人、名萇、字子芝。孔子曰、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墓在

城陽姑幕城東南五里、極高。一云在諸城縣西四十里。唐贈苫伯、宋封高密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子長宏度、壯矣魁壘。雖在縲絏、知非其罪。純德備行、夫子所釆。以子妻之、于歸有待。

南宫子

南宫子名括、一作适、字子容、魯人。家語作南宫縚、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兄仲孫閱也、益居南宫、因姓焉。又曰南宫敬叔。僖子將卒、屬閱與何忌事夫子而學禮焉、故孟懿子與敬叔師事孔子。初、敬叔以富得罪于定公、奔衛、載其寶以朝。夫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喪不若速貧之愈也。子游問何謂、孔子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有後患也。敬叔聞之、遂循禮施散焉。哀公三年五月辛卯、司鐸火、踰公宫、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宫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于宫、故子服景伯遂命宰人出禮書、唯是周禮在魯、而典籍尚存者、敬叔之功爲多也。嘗隨夫子適周、問禮于老聃、訪樂于萇弘。問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弗答、容出。孔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於刑戮。三復白珪之玷、以其兄孟皮之子妻之。魯繆公時、辛寬見公曰、臣而今而後知吾先君周公之不若太公望之知也。昔者太公望封于營丘之渚、海阻山高、險固之地也。是故地日廣、子孫彌隆。吾先君周公封於魯、無山林谿谷之險、諸侯四面以達、是故地日削、子孫彌衰。辛寬出、南宫括入見。公曰、今者寬也非周公、其辭者是也。括對曰、寬少者弗識也。君獨不聞成王之定成周之說乎。其辭曰、惟予一人營居于成周、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故曰善者得之、不善者失之、古之道也。夫賢者豈欲其子孫之阻山林之險、以長爲無道哉。小人哉寬也。今使燕雀爲鴻鵠鳳鳥慮、則必不得矣。其所求者、毛之間隙、屋之翳蔚也。鴻鵠鳳鳥一舉有千里之志、德不盛、義不大、則不至其郊。愚卑之民、其爲賢者慮亦猶此也。妄爲誹訾、豈不悲哉。君子曰、敬是其不以當得罪矣。唐贈郯伯、宋加封龔丘侯、政和元年以封爵犯宣聖諱、改封汝陽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貴而循理、富而好施。尚德君子、爾乃兼之。羿奡是鄙、禹稷可師。三復此道、載覯白圭。

公哲子

公哲子名哀、字季次。家語作公皙克、字季沈、齊人。未嘗屈節為人臣、孔子貴之。嘗曰、天下無行、多為家臣、仕于都、惟季次未嘗出。太史公曰、季次原憲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誠使鄉曲之俠予②季次原憲比權量力、効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唐贈郳伯、宋封北海侯、今祀稱先賢。按、通志略有公析氏、姬姓、衛公子黑背字子析之後也。哲亦作析、據此當作公皙氏。

贊曰、天下無行、政在群公。廉恥道微、家臣執崇。德義不苟、擕黙自容。卓哉季次、凜然清風。

商子

商子名瞿、字子木、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瞿使向齊國、瞿年四十、使行遠路、畏慮恐絕無子。夫子正月與瞿母筮、告曰、後有五丈夫子。子貢曰、何以知。子曰、卦遇大畜、艮之二世。九二甲寅木為世、立五、景行水為應世、生外象生象來爻、生互內象。艮、別子、應有五子、一子短命。顏回云、何以知之。內象是本子、一艮變為二醜、三陽爻五、於是五子、一子短命。孔子傳易於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何傳東武人王子中同、同傳菑川人楊何。何元朔中以治易為漢中大夫。唐贈冢伯、宋封須昌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易之為書、彌綸天地。知幾其神、廣大悉備。宣尼五十、始精厥義。竟授商生、用開來學。

高子

高子名柴、字子羔、衛人。家語云齊人、高仲偯十代孫也。少孔子三十歲、長不盈五尺、孔子以為愚。為曾成宰、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羔將至、遂為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羔為之衰。子羔塟其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請更之。子羔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為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哀公問曰、子之食奚當。對曰、文公之下執事也。衛將軍文子將立三軍之廟於其家、使子羔訪於孔子。子曰、公廟設於私家、非古禮之所及、吾弗知。子羔曰、敢問尊卑立廟之制、可得而聞乎。孔子曰、天下有王、分地建國、設

祖廟、是故天子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太祖近廟皆月祭、遠廟爲祧、享嘗乃止。諸侯立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曰祖考廟。大夫立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曰皇考廟。士立一廟、曰考廟。庶人無廟、四時祭於寢。此自有虞以至於周之所不變也。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謂之祖宗者、其廟皆不毀也。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纁袡爲一、素端一、皮弁一、爵弁一、玄冕一。曾子曰、不襲婦服。子羔仕於衛、爲士師、刖人之足。俄而衛有蒯聵之亂、子路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而死之。孔子聞衛亂、曰、由也死矣、柴也其來乎。走郭門、刖者守門焉、謂季羔曰、於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於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隧。又曰、於此有室。季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季羔將去、謂刖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親刖子之足、今吾在難、正子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哉。刖者曰、斷足固我之罪、昔公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悅、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悅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爲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自見孔子、出入於戶、未嘗越履、往來過之、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墓在沂州西南一百三十里、一在陽穀縣。唐贈共伯、宋封共城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柴也朴愚、既學則哲。避難不隧、方長不折。成人爲衰、用於樹德。孝見少從、三年泣血。

漆雕子

漆雕子名開、字子若、蔡人、或曰魯人。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不樂仕。孔子使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說。墨子曰、漆雕開形殘。孔叢子詰之曰、漆雕開形殘、非行己之致、何傷于德哉。墓在上蔡縣城北華陂鎮。唐贈滕伯、宋加封平輿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篤志於孔、見毀於墨。窮理未信、求詣其極。埒名曾點、已見大意。雖云形殘、何傷於德。

樊子

樊子名須、字子遲、齊人、家語云魯人。樊皮之後也。少孔子三十六歲。樊遲請學稼、孔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孔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翳仕於季

氏齊伐魯及清、武叔兼乘、冉求帥左師、樊遲為右。季孫曰、須也弱。冉有曰、年雖少、能用命焉。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嘗從夫子遊於舞雩之下、問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唐贈郜伯、宋封益都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始問農圃、勤事稼穡。已遊舞雩、脩慝辨惑。稷曲之役、不踰三刻。勇哉須也、孰云其弱。

司馬子

司馬子名耕、字子牛、宋人、向魋之弟也。牛多言而躁、問仁於孔子。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訒。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嘗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時魋作亂、入於曹以叛宋。宋景公使左師向巢伐之、巢不能克。魋奔衛、巢奔魯。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魋出於衛地、求夏后氏之璜與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為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卒於魯郭門之外。阮氏塟諸丘輿。唐贈向伯、宋加封楚丘侯、政和元年以封爵犯宣聖諱、改封睢陽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兄及弟矣、忠佞异途。魋將叛宋、耕乃適吳。處濁能潔、在泥不涅。訒言無疚、何懼何憂。

公西子

公西子名赤、字子華、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嘗侍孔子、言志曰、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孔子曰、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他日又對、孟武伯、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子貢曰、齊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于其③赤也。至觀其養親則與朋友處、然思勝禮也。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與之釜。請益、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問於孔子、大夫以罪免而卒、其塟也如之何。孔子曰、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以罪免也。死則塟之以仕禮。唐贈郜伯、宋封鉅野侯、今祀稱先

賁。

贊曰、宗廟會同、嚬非諸侯。赤為之相、大呂天球。篤雅有節、莊肅而周。養親處友、思禮綢繆。

有子

有子名若、字子若④、魯人。少孔子十三歲。為人強識、好古、明習禮樂、嘗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問於曾子曰、聞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為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荊、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為師、師之如夫子。時孫曾子、曾子不可。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為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此非子之座。卒、魯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唐贈卞伯、宋封平陰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人稟秀德、氣貌或同。而子儼然、溫溫其容。秋陽江漢、皜皜末從。以禮節和、斯言可宗。

梁子

梁子名鱣、字叔魚。嘗以無子欲出妻、聞瞿之言而止。見於信友以全齊俗、叔魚之所存者厚矣。唐贈梁伯、宋封千乘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七出之條、無子則逐。聞瞿而止、[illegible]。所存者厚、

全齊之俗。卓犹附魚千乘芳躅。

巫馬子

巫馬子名施、字子期。史記作旗。陳人、一曰魯人。少孔子三十歲。嘗與子路薪于轀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于轀丘之上。子路與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爲之乎。期喟然曰、吾嘗聞之夫子矣、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子不知予歟。子路慚、負薪先歸。孔子曰、由、何爲偕出而先返也。子路以告、孔子曰、予道不行耶、使汝以是願也。宰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治。期問于子賤曰、子鳴琴而單父治、一不 其勞、何也。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 [illegible]是施之未至也。唐贈魯伯、宋封東阿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志士在溝、勇士喪元。轀丘之富、子期弗論。戴星鳴琴、勞逸不倫。任人者簡、任力者煩。

聖門人物志卷五終

校記

①漸：《史記》卷六七《仲尼弟子列傳》作「慙」。

②予：當作「與」，見《史記》卷一二四《游俠列傳》。

③于其：當作「其于」，見《禮說》卷三。

④子若：《史記索隱》引《家語》作「子有」。

聖門人物志卷六

山西按察司按察使　後學郭子章編輯
太原府知府後學趙　彥校正
陽曲縣知縣後學陶旅璋
交城縣教諭後學翁思範仝校

先賢下

冉子

冉子名孺，字子魯，一作子曾，魯人。家語作冉儒。少孔子五十歲。唐贈紀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臨沂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紀伯子魯，聖學是務。偶已斯約，好問乃俗。周旋中規、容止可度。允矣昔賢、後世同慕。

顏子

顏子名辛，字子柳，魯人。少孔子四十六歲。唐贈蕭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陽穀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孰封于蕭，實惟子柳。以然格言、克遵善誘。明德斯馨、賢業逾茂。孰為之傳、孔門師友。

伯子

伯子名虔，字子析，魯人。少孔子五十歲。唐贈鄒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沐陽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於美子析，全魯之彥。儒行既莊、名德乃建。學以繕性、問以廣見。服膺數仞、孳孳弗勌。

曹子

曹子名卹，字子循，蔡人。少孔子五十歲。唐贈曹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上蔡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肅肅曹伯，王室之裔。積習樂道、切嗟游藝。惟善則主、惟德是麗。上蔡名儒、闕里高弟。

冉子

冉子名季，字子産，魯人。唐贈東平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諸城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卓彼冉子，姓著東魯。奉師於邈、尚友於古。東平列爵、諸城胙土。緬想英姿、郁郁殷廡。

公孫子

公孫子名龍，字子石，楚人，一云衛人。少孔子五十三歲。齊田常欲為亂，移兵伐魯，孔子欲止其兵以存魯，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唐贈黃伯，宋加封枝江侯，今祀稱先賢。戰國時

亦有公孫龍、著白馬堅白之論、其爲說淺陋迂僻、孔穿辨之詳矣、乃趙人、其地其時俱與此別。史記注作郥、莊子論堅白者、誤。

贊曰、黄伯著祀、公孫是名、田常稱亂、曾討止兵。勇矣子石、毅然請行。雖未登車、屹屹干城。

漆雕子

漆雕子名徒父、字子文、一曰子期、魯人。唐贈須句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高宛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遐想子期、挾策聖帷。周行足履、洙泗我師。在德既賢、其名乃垂。洋洋如在、英聲四馳。

秦子

秦子名商、字子丕、魯人、一曰楚人。唐贈上洛伯、宋加封馮翊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孔父秦父、相尚以德。俱生賢嗣、相與維則。是父是子、克岐克嶷。會弁儒林、令名無極。

漆雕子

漆雕子名哆、家語作侈。字子斂、魯人。唐贈武城伯、宋封濮陽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子斂受封、爰居武城。壘壘其附、硼硼其英。摳衣杏壇、願學大成。誕敷五教、足爲輔棐。

顔子

顔子名高、字子驕、一作顔刻、魯之有力人也。孔子在衛、南子招夫子爲次乘、過市。高爲御。孔子去衛適陳、過匡、高爲僕、以其策指匡穿垣曰、往與陽貨正從此入。匡人聞其言、告君曰、往者陽貨今復來。乃率衆圍孔子數日、乃彈琴而歌、音曲甚哀。有暴風擊軍士僵仆、於是匡人乃知孔子聖人、自解也。唐贈琅琊伯、宋封雷澤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顔氏之子、矯矯其強。爲御於衛、爲僕於匡。重圍既解、聖道彌昌。歷千百年、廟祀煌煌。

商子

商子名澤、字子秀、魯人。唐贈睢陽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鄒平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邈矣子秀、宿禀奇特。受業研精、聆教嘿識。未躋四科、亦涉六籍。斯文有宗、好是正直。

壤駟子

壤駟子名赤、字子徒、秦人。唐贈北徵伯、宋加封上邽侯、今

祀稱先賢。按通志略、漆雕氏複姓、今稱漆子誤。

贊曰、式是上都、昭乎聖徒。受姓漆雕、問道洙泗、詩書規矩、問學楷模。得特而駕、領袖諸儒。

任子

任子名不齊、字子選、楚人。唐贈任城伯、宋封當陽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任城建伯、字曰子選。淑問雅馴、才華清遠。競假力行、愛日黽勉。孔教崇崇、令緒顯顯。

石作子

石作子名蜀、字子明、成紀人。唐贈成紀伯、宋封成紀侯、今祀稱先賢。按、姓氏英賢傳有石作蜀、氏族略複姓篇有石作氏、注云、石作蜀、孔子弟子。據此當稱石作子、稱石子者誤。

贊曰、在昔石邑、能知所尊。懋依有德、克述無言。鼓篋槐市、揚名里門。此道久視、彼美長存。

公良子

公良子名孺、字子正、一作子幼、陳人。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良孺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爲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我鬭死。挺劍而合衆、將與之戰。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唐贈東牟伯、宋封牟平侯、今祀稱先賢。按通志略、公良以字爲氏者也、如公冶、公羊之類、今稱公子誤。

贊曰、子幼高賢、從師宣父。服膺大猷、希跡好古。詩書菑畬、仁義干櫓。匡蒲之役、展也孔武。

公子

公子名夏首、字子乘、魯人。唐贈元父伯、宋封鉅平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洙水汪濊、吸者滿腹。子乘孝之、稚言攸服。學以適道、弗雕其樸。庶幾斯文、令終有俶。

公子

公子名肩定、字子中、魯人。唐贈新田伯、宋封梁父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及門受業、率稱升旅。子中樂道、左準右繩。賜墻可跂、尚堂同升。致志尋迹、外彪中翊。

后子

后子名處、一名石處、字里之、齊人。唐贈營丘伯、宋徽宗政和元年封膠東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溫溫子里、入侍至聖。撙道之華、秉德之柄。深造閫域、不乖言行。遺芳載敭、其暉掩映。

鄡子

鄡子名單、字子家。唐贈銅鞮伯、宋徽宗大觀四年加封聊城侯、今祀稱先賢。鄡音梟、單音善。

贊曰、子家學孔、容與不忒。思以誠凝、行將道翼。涉彼玄肆、馳於聖域。遑哉偉器、惟陶斯埴。

奚子

奚子名容蒧、一作點、字子晳、魯人、一曰衛人。唐贈下邳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濟陽侯、今祀稱先賢。按氏族大全、奚、奚仲之後、以名為氏也。奚容蒧孔門高弟、則當稱奚子、稱奚容複姓者誤。

贊曰、雍容奚子、已望堂室。言宗諸聖、行履其實。文采日化、儒術是弼。威儀翔翔、德音秩秩。

罕父子

罕父子名黑、字子索、史記作子索、魯人。唐贈乘丘伯、宋徽宗大觀四年加封祁鄉侯、今祀稱先賢。按史記、會典、闕里志俱作罕父黑、考氏族略無罕父氏、止有宰父氏、注云孔子弟子有宰父黑、罕疑作宰。

贊曰、懿彼名冑、因官為姓。敬以束行、翕然希聖。四教不騫、六執惟競。應幾達者、有道就正。

顏子

顏子名祖、字子襄、魯人。唐贈臨邑伯、宋徽宗大觀四年加封富陽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武公崇基、魯國益昌。追跡好學、僎有子襄。探賾索隱、識微知彰。闕里茂材、松檜蒼蒼。

榮子

榮子名期、字子祺、魯人。唐贈雩婁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厭次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榮叔之胄、務學實著。七十之徒、子祺是預。匪善莫行、惟德乃據。紀于孔林、式彰厥譽。

句子音鈎

句子名井疆、字子孟、一云子野、衛人。唐玄宗開元二十七

年贈淇伯、宋徽宗大觀四年加封隆陽侯、令祀稱先賢。

贊曰、衛之君子、達者比肩。服勤鼓篋、學恭卒綸。德范可淋、儒術攸先。彼毅者壽、逸響萬年。

左人子

左人子名郢、字子行、魯人。唐贈臨淄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南華侯、令祀稱先賢。按通志略、左人以官為姓也、如封人、雍人之類、稱左子誤。

贊曰、杏壇受業、儒林稱賢。騁蹤十哲、秀穎三千。金鎔於冶、器埴於埏。樂只君子、文聲益宣。

秦子

秦子名祖、字子南、秦人、一云魯人。唐贈少梁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鄄城侯、令祀稱先賢。

贊曰、秦有子南、贊贊述作。守道之淵、成德之博。範若鑄金、契猶發藥。紛華不撓、縻我好爵。

鄭子

鄭子名國、字子徒、一曰子從、魯人。正義曰、家語云薛邦字子徒、史記作國者、避漢高祖諱、薛字與鄭字誤耳。唐贈滎陽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朐山侯、令祀稱先賢。

贊曰、胄于滎陽、侯以朐山。負墻聖門、託足賢關。既友游夏、亦侶曾顏。千載而後、藉以釘頑。

縣子

縣子名成、字子祺、魯人。其先有為縣大夫者、望出扶風。風俗通作縣成父、縣或為平聲。唐贈鉅野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武城侯、令祀稱先賢。

贊曰、至聖之教、于祺安雅。攄與曾邦、然　斯煒。美風猷、時哉州捨。出倫離類、夏璞周璧。

原子

原子名亢、字子籍、正義曰亢作冗、仁勇反、齊人。唐贈萊蕪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樂平侯、令祀稱先賢。

贊曰、不學將落、聞道貴早。斯人穎異、動輒有造。身遊磬渚、志契闕奧。名誰與偕、洋洋聖道。

公祖子

公祖子名句[illegible]兹、字子之、魯人。唐贈期思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即墨侯、令祀稱先賢。

贊曰、東魯尚仁、懿惟子之。與賢並進、得聖而師。彬彬雅道、翼翼令儀。耿光仰只、奎壁遠而。

廉子

廉子名潔，字子庸，一字子操，衛人。唐贈莒父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胙城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兄弟之邦，士有廉庸。涵泳素教，表揭儒宗。杏壇採討，洙泗從容。譽髦共仰，奕奕高蹤。

燕子

燕子名伋，字子思，秦人。唐贈漁陽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汧源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師席高振，大成是集。道傳一貫，速肖七十。善徽云衮，儒風可立。漁陽之士，得跂而及。

叔仲子

叔仲子名會，字子期，魯人。本姬姓，魯公子牙之後也。公孫茲生得臣、彭生，得臣為伯仲氏，彭生為叔仲氏，會其後也。少孔子五十歲，與孔旋年相比，二人迭侍孔子，執筆記事。孟武伯見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於學豈識於壯哉？孔子曰：然。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也。唐贈瑕丘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博平侯，今祀稱先賢。學校題叔子者誤。

贊曰：彭生昌胙，茂挺子期。執筆記事，孔旋相比。齡雖孺子，學入聖帷。肩隨迭侍，開發斯垂。

樂子

樂子名欬，一作欣，字子聲，魯人。唐贈昌平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建成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與惟樂子，師慕大成。信道為固，見善分明。峩峩闕里，丁丁友聲。群賢畢集，之子為英。

公西子

公西子名輿如，字子上，一云公西輿，字子之，魯人。唐贈重丘伯，宋真[1]宗大觀四年加封臨朐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鍾美齊魯，從師魯國。侵矣斯人，信道不惑。禮墨金繩，鏘洋文德。臨朐崇祀，英風殖殖。

狄子

狄子名黑，字皙之，衛人。唐贈臨濟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林慮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仰止狄皙，抱負淵通。游泳德化，揚厲素風。偉識研異，詩教乃隆。厥志茂焉，願學時中。

鄡子

邽子名巽，字子斂，一云子歛，又云子飲，魯人。索隱曰：家語作選，文翁圖作國選，蓋亦避漢諱改之。劉氏作邽巽，邽音圭，所見各異。唐贈平陸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高堂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彼美邽子，先聖是承。墻仞已及，堂陛將升。良玉斯琢，寒水必冰。日月借耀，茂實騫騰。

孔子

孔子名忠，家語作孔弗，字子蔑，魯人，孔子之姪，孟皮子也。嘗問行己之道，子曰：知而弗爲，莫如勿知；親而弗信，莫如勿親。樂之方至，節而弗驕；患之方至，思而弗憂。孔蔑曰：行己乎？子曰：攻其所不能，備其所不足，毋以其所不能疑人，毋以其所能驕人。終日言無遺己之憂，終日行不遺己之患，惟智者有之。故恐懼所以除患也，恭敬所以越難也。終身爲之，一言敗之，可不慎乎？唐贈汶陽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鄆城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惟子挺生，道德之門。家崇孝友，鯉則弟昆。三得三已，所問殊溫。箴之砭之，義不掩恩。

陳子

陳子名亢，字子禽，陳國人。亢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又問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伯魚曰：未也。及聞學詩學禮之對，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後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爲之也。於是弗果用。墓在太康縣社。唐贈穎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南頓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鯉何異聞，仲尼豈賢？兩問俱失，如管測天。自喜得三，足蓋其愆。力袪殉葬，見亦卓然。

公西子

公西子名葴，字子尚，史記作子上，魯人。唐贈祝阿伯，宋徽宗大觀四年加封徐城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猗爾子上，魯邦之望。以德則貴，惟道是唱。師齊師明，友直友諒。驥尾有托，儒風蔚暢。

琴子

琴子名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子張。衛公孟縶靈公兄也、鄗司寇齊豹奪其官與邑。公孟又惡北宫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作亂、故齊豹、北宫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薦宗魯於公孟、為驂乘。及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譽我、故公孟不吾遠也。今聞難而逃、吾所不忍。且使子之言不信於公孟也、子其行子之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公孟有事於郭門之外、齊豹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汝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為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琴張與子桑戶、孟之反三人相謂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侍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嘗述夫子曰、吾不試故藝。唐贈南陵伯、宋封陽平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齊豹之盜、胡為乎弔。桑戶之死、胡為乎笑。孔謂之狂、所志何高。遊於方外、其德彌邵。

顏子

顏子名之僕、字子叔、魯人。唐贈東武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宛句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賢行頻叔、親承尼父。志銳所期、道尊是輔。泥在鈞陶、木就規矩。成是大器、我峩章甫。

步叔子

步叔子名乘、字子車、齊人。唐贈淳于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博昌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子忻聖洛、嗜醇醲。親炙避席、唯諾趨隅。發微既博、雅道是扶。均以珍之、為璉為瑚。

施子

施子名之常、字子恒、魯人。唐贈乘氏伯、宋真宗大中祥符

二年加封臨濮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立體惟敬，有德斯彰。俯友顔閔，仰稽虞黄。訪道隃懋，齊名大良。州青燁燁，歷久彌芳。

秦子

秦子名非，字子之，魯人。唐贈汧陽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華亭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魯有哲士，天水發祥。傳道曲阜，產名汧陽。執德以弘，操行有常。省崇業廣，式贊素王。

申子

申子名棖，字子續，魯人。孔子嘆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唐贈魯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文登侯。　明弘治間，吏部尚書王恕建議，申棖申黨本一人，祀宜存棖。嘉靖九年釐正從祀，去黨存棖，稱先賢。

贊曰：木訥近仁，剛大配義。有欲則忝，以義爲利。天人分途，薰猶異器。棖也非剛，或人未識。

顔子

顔子名噲，字子聲，魯人。唐贈濟陰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濟陰侯，今祀稱先賢。家語、史記、闕里志俱作噲，會典作顔滄，誤。

贊曰：褒錫未虚，在鼎輪輿。儒室根領，聖門戢栝。問學切嗟②，師友礛礎。從義崇德，握瑾抱瑜。

聖門人物志卷六終

校記

①真宗：當作「徽宗」。按，大觀爲宋徽宗年號。

②嗟：當作「磋」。

聖門人物志卷七

山西按察司按察使　後學　郭子章編輯
太原府知府後學趙　彥校正
陽曲縣知縣後學陶嘉璋
交城縣教諭後學彭憲範仝校

先儒一

左子

左子名丘明、魯人、楚左史倚相之後也。或曰居于左丘、以地為氏、左丘姓、明名、古之聞人也。受經於孔子、孔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其傳春秋、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義、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然後為得。又采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迄于魯悼智伯之謀、無不備載、以為國語。其文不主于經、故號曰春秋外傳。劉子駿曰、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穀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不同。漢藝文志云、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曆數、籍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①。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以作傳、明孔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杜預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亮矣。所著春秋左氏傳三十卷、春秋外傳國語三十一卷。劉向別錄、左丘明授曾申、曾申授吳起、吳起授子期、子期授楚人鐸椒、鐸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張蒼。漢興、北平侯張蒼及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太中大夫劉公子、皆修左氏春秋傳。誼為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為河間獻王博士。子長卿為蕩湯音陰令、授張禹、禹與蕭望之同時為御史、數為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上書數以稱說。後望之為太子太傅、薦禹於宣帝、徵禹待詔、未及問、會疾死。授尹更始、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哀帝時待詔為郎、授蒼梧陳欽、以左氏授王莽、至將軍。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于令升史議歷詆諸家、而獨美左傳、云丘明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

四十年之中、斷蓋著作之良模也。當春秋時諸侯大事見知於他國者、或因假道而方聞、或以同盟而始赴、如秦燕之類、有西北、楚越之大略東南人、罕通於上國、故載其行事多有闕如。且其書自定成已前、三紀而成一卷、至襄昭已下、數年而占一篇、是知國阻隔者記載不詳、年淺近者撰錄多備。此丘明隨聞見而成傳、何有故為簡約者哉。墓在嶧縣東北七十里、一在肥城縣。唐貞觀間詔從祀、宋加封瑕丘伯、政和元年以封爵犯先聖諱、改封中都伯。今祀稱先儒。

贊曰、猗歟左氏、聞道素王。依經作傳、微旨用彰。義嚴鈇鉞、褒榮袞冕。劉杜闡之、其道逾光。

公羊子

公羊子名高、子夏弟子。戴宏序云、子夏傳之公羊高、高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與弟子胡母子都著以竹帛、其後傳董仲舒、以公羊顯于朝。又四傳至何休、為經傳集詁、其書遂大傳。鄭玄曰、公羊善於讖。休之注引讖為多。朱子曰、公羊、穀梁攷事甚疎、然理義卻精。此二人乃是經生、傳得許多說話、往往不曾見國史。或問、公穀傳大概皆同。朱子曰、林黃中說是一人、但文字若非一手。或曰、疑當時皆有所傳授、其後門人弟子始筆之於書耳。曰、想皆是齊魯間儒、其所著之書恐有所傳授、但皆雜以己意、所以有差。其合道理者、疑是聖人之旨。山堂考索公羊傳授圖、胡母生、董仲舒之后有丁褚大、嬴公、段仲、溫呂步舒、孟卿、眭孟、貢禹、疏廣、嚴彭祖、顏安樂、筦路、惠軺、王中、冷豐、任公、冥②都、孫寶、公孫文、東雲門、馬宮、左咸。注公羊者何休之外、有王接。唐貞觀間詔從祀、宋追封臨淄伯、今祀稱先儒。

贊曰、高也解經、辨惑咸服。學官所傳、齊名左穀。董生持論、何子私淑。名曰齊學、斯文斌郁。

穀梁子

穀梁子名赤。應劭風俗通稱為子夏弟子。糜信以為秦孝公同時人、尸子以為名俶、字元始、皆未詳。自孫卿申公傳其學、至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傳子至孫為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江公吶於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為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於是上因尊公羊家、

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太子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其後浸微，唯魯榮廣王[3]孫、皓星公二人受焉。廣盡能傳其詩、春秋，高材捷敏，與公羊大師眭孟等論，數困之，故好學者頗復受穀梁。沛蔡千秋少君、梁周慶幼君、丁姓子孫（師古曰：姓丁，名姓，字子孫。）皆從廣受。千秋又事皓星公，為學最篤。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廼齊學也，宜興穀梁。時千秋為郎，召見，與公羊家並說，上善穀梁說，擢千秋為諫大夫給事中，後有過，左遷平陵令。復求能為穀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學且絕，廼以千秋為郎中戶將，選郎十人從受。汝南尹更始翁君本自事千秋，能說矣。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為博士。劉向以故諫大夫通達待詔，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復死，廼徵周慶、丁姓待詔保宮（師古曰：保宮，少府之屬官也。），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餘歲，皆明習。廼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輓、伊推、宋顯，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並論，公羊家多不見從，願請內侍郎許廣，使者亦並內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山堂考索：穀梁傳授圖，瑕丘江公之后有榮廣、皓星公、江博士、蔡千秋、周慶、丁姓、胡常、劉向、劉君、尹更始、申章昌、蕭秉、房鳳、翟方進、尹咸。唐貞觀詔從祀，宋追封龔丘伯，以犯先聖諱，改睢陽伯。今祀稱先儒。

贊曰：仲尼術經，感麟絕筆。赤也發揮奧義，斯畢。名高魯學、道隆漢室。三傳獨盛、標美儒術。

伏子

伏子名勝，字子賤，濟南人，虙不齊之後也。（虙、伏通。）故為秦博士。以秦禁書，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以教于齊魯之間。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召勝，勝時年九十餘，老不能行，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勝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少女傳言教錯。今文尚書是也。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張生為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弗能明定。是後魯周霸、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云。所著尚書大傳三卷，凡八十三篇。墓在鄒

平縣東北十八里。唐貞觀詔從祀、宋封乘氏伯、今祀稱先儒。

贊曰、伏生明經、爲秦博士。祖習微言、流離耄齒。壁藏其文、口授厥旨。誰其承之、鼂氏之子。

高堂子

高堂子名生、魯人。禮經秦火而書不傳、獨高堂生能言之、傳十七篇。后蒼戴聖等明其業。史記曰、諸生多言禮記、而大戴小戴皆本其傳也。隋經籍志曰、漢初有高堂生、傳十七篇。又有古經、出于淹中、而河間獻王好古愛學、收集餘燼、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而又得司馬穰苴兵法一百五十五篇及明堂陰陽之記、並無敢傳之者。唯古經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不殊、而字多異。朱子曰、張淳云、如劉歆所言、則高堂生所得獨爲士禮、而今儀禮乃有天子、諸侯、大夫之禮、居其太半、疑今儀禮非高堂生之書、但篇數偶同耳。此則不深考于劉說所訂之誤、又不察其所謂士禮者、特略舉首篇以名之。其曰推而致于天子者、蓋專指冠昏喪祭而言、若燕射、朝聘、則士豈有是禮而可推耶。唐貞觀詔從祀、宋封萊蕪伯、今祀稱先儒。按通志略曰、高堂齊公族也。風俗通、齊卿高敬仲食采于高堂、因氏焉。今題高子者誤。

贊曰、秦[illegible]者作。爲生今人、允貞王度。名教斯宗、儀禮攸注。東海[illegible]、嗣之亡斁。

毛子

毛子名萇、趙人、治詩、自云子夏所傳、作詁訓傳、是爲毛詩。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後漢有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又爲之訓。東海衛敬仲受學于曼卿。先儒相承謂之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敬仲又加潤色。鄭衆、賈逵、馬融並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于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唯毛詩鄭箋至今獨立。石林葉氏曰、詩有四家、毛詩最後出而獨傳、何也。曰、六經自秦火後、獨詩以諷誦相傳。韓詩既出於人之諷詠、而齊魯與燕語音不同、訓詁亦異、故其學往往多乖。獨毛之出也、自以源流得于子夏、而其書貫穿先秦古書、其釋鴟鴞也、與金縢合、釋北山、烝民也、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黃鳥、皇矣、與左傳合、而序由庚等六章、與儀禮合。蓋當毛氏時、左氏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學者亦未能信

也。惟河間獻王博見異書、深知其精。迨至晉宋諸書盛行、肄業者衆、而人始翕然知其説近正。且左氏等書漢初諸儒皆未見、而毛説先與之合、不謂之源流子夏可乎。陳氏曰、毛公者有大毛公、小毛公。按後漢儒林傳稱毛萇傳詩、而孔氏正義、据鄭譜云、魯人大毛公爲詁訓傳于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則未知萇者大毛公歟、小毛公歟。按徐堅云、孔子以詩授卜商、商爲之序以授魯人曾申、曾申授魏人李克、李克授魯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漢人魯國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以二公所傳、故名其詩曰毛詩。毛詩詁訓傳二十卷、毛詩故訓二十卷、皆云毛萇作也。今河間有毛精壘、即毛萇宅塚。唐貞觀詔從祀、宋封樂壽伯、今祀稱先儒。

贊曰、孔徒受業商也、言詩研精古訓、誰其嗣之。大毛小毛、家傳戶師。河間精壘、千載爲儀。

后子

后子名蒼、漢書作倉。字近君、東海郯人。事漢文帝爲博士、長于禮樂、兼通齊詩。漢儒林傳云、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孝文時徐生以頌頌讀曰容。爲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延、襄。襄亦以頌爲大夫、至廣陵内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桓生、單次皆爲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東海孟卿事蕭奮、以授后倉、魯閭丘卿。倉説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授沛聞人通漢子方、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沛慶普孝公。爲東平太傅。德號大戴、爲信都太傅、聖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徐堅曰、漢宣帝世東海后蒼善説禮于曲臺殿、撰禮一百八十篇、號曰后氏曲臺記。后蒼傳于梁國戴德及德從子聖、乃刪后氏記爲八十五篇、名大戴禮、聖又刪大戴禮爲四十六篇、名小戴禮。藝文志云、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時后蒼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學官。禮古經者、出于魯淹中淹中里名。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瘉倉等推士禮而致于天子之説。所著有齊后氏故訓二十卷、齊后氏傳三十九卷。后孫之傳其亡已久、必不可得、姑存其名、使學者知傳注之門戶也。今之學者專溺毛氏、由其不知有他之故。　明

嘉靖九年詔從祀、稱先儒。

贊曰、東海通儒、孟氏高弟。淵中古文、獨詮其秘。三家傳業、曲臺授經。禮教珍崇、從祀惟亡。

孔子

孔子名安國、字子國、孔子十一代孫。父忠、爲博士、封褒成侯。安國師事申公、嘗爲武帝博士。魯共王欲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古文尚書及傳論語孝經、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承詔作書傳、又作古文孝經傳、論語訓解。遭巫蠱、未立於學官。嘗自序尚書曰、先君孔子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芟夷煩亂、剪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攷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皐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攷經籍、採摭群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傳之子孫、以貽後代。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孔叢子與從弟安國書云、舊章潛於壁室、正於紛擾之際、欻爾而見、俗儒結舌、古訓復申、豈非聖祖之靈、欲令仁弟讃明其道、以闡其業者哉。且曩雖為今學、亦多所不信、唯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為至然也。河圖古文、乃自百篇邪。如堯典、說者以為堯舜同道、弟素常以為雜有堯典、今果如所論。及成王遭雷風、周公信自在、俗儒群驅、狗吠雷同、不得其髣髴、惡能明聖道之真乎。安國為諫議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都尉朝授膠東庸

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以明穀梁春秋為博士、部刺史、又傳左氏。常授虢徐敖、敖為右扶風掾、又傳毛詩、授王璜、平陵塗惲子真。子真授河南桑欽君長。王莽時、諸學皆立、劉歆為國師、璜、惲等皆貴顯。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敘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為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霸辭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並。時大中大夫平當、侍御史周敞勸上存之。後樊並謀反、迺黜其書。仕至臨淮守。子卬、傳家學、尤善詩禮。唐貞觀詔從祀、宋追封曲阜伯、今祀稱先儒。

贊曰、顯顯臨淮、闕里之系。訓傳遺文、克示永世。繪像廟庭、聿垂著繼。近守褒成、遠宗洙泗。

董子

董子名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觀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既策問古今治道、仲舒對曰、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敝、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誖謬、失其統也。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

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今陛下并有天下、莫不率服、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虖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天子善其對、以仲舒為江都相、事易王。王問仲舒曰、粵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為粵有三仁。仲舒對曰、粵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為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為賢、其比三王、猶武夫之與美玉也。王曰、善。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大夫、居舍、著災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天子。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刺譏。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下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於是仲舒竟不敢復言災異。仲舒為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為從諛。弘疾之、乃言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素聞仲舒有行、亦善待之。仲舒恐久獲罪、疾免居家。至卒終不治產業、以脩學著書為事。所著有春秋

繁露十七卷、春秋決事比二百三十二事、今頗殘逸、止有七十八事。故漢興至于五世之間、唯仲舒名為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仲舒學有淵源、為漢醇儒。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　明洪武二十九年詔從祀、追封江都伯、成化三年改封廣川伯、今祀稱先儒。

贊曰、繇秦灰燼、炎精始然、業奮下帷、志不窺園。天人方對、江都遂遷。一代醇儒、世濟其賢。

杜子

杜子名子春、河南緱氏人。生漢末、至永平初尚在、年九十餘、家于南山。鄭興、鄭衆、馬融、賈徽、賈逵皆受業焉。漢武帝時、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得周官有五篇、失冬官一篇、乃募以千金不得、取攷工記以補其闕。至哀成時、劉歆校理秘書、始得序列、著于錄略、為群儒排棄。歆獨以為周公致太平之跡。子春受業于其門、初能通其讀、因以教授。鄭興、馬徽等亦皆傳受言、皆引之以參釋異同、鄭玄以為括囊大典、網羅衆家、是以周禮盛行。子春又明易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子春曰、連山伏羲、歸藏黃帝、當必有所指云。唐貞觀詔從祀、宋封緱氏伯、今祀稱先儒。

贊曰、河間獻書、周官殺青。緱氏受之、坿于六經。學窮姬制、譽藹漢廷。九十尚存、厲行伏生。

聖門人物志卷七終

校記

①興：《漢書》卷三〇《藝文志》作「異」。

②宜都：《漢書》卷八八《儒林傳》顔安樂傳作「冥都」。又「東雲門」作「東門雲」。

③生：《漢書》卷八八《儒林傳》瑕丘江公傳作「王」。

聖門人物志卷八

山西按察司按察僉事後學郭子章編輯
太原府知府後學趙　彥校正
陽曲縣知縣後學陶淅璋
交城縣教諭後學□□範仝校

先儒二

王子

王子名通，字仲淹，開皇四年生。父銅川府君隆筮之，遇坤之師，獻兆于安康獻公。獻公曰：素王之卦也，何為而來？見二化為天一，上德而居下位，能以衆正，可以王矣。雖有君德，非其時乎？是子必能通天下之志，遂名之曰通。開皇九年，江東平，銅川歎曰：王道無敘，天下何為而一乎？通侍側，十歲①矣，有憂色曰：通聞古之為邦，有長久之策，故夏殷以下數百年，四海常一統。後之為邦，行苟且之政，故魏晉以下數百年，九州無定主，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夫子之歎，蓋憂皇綱不振，生人勞於聚斂，而天下將亂乎？銅川異之曰：其然乎？遂告以元經之事。通再拜，敬聞夫子之志，何謂也？銅川曰：爾來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資友以成者也。在三之義，師居一焉，道喪已來，斯廢久矣，然何常之有？小子勉旃，翔而後集。通於是有四方之志，蓋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璵，問禮於何東②關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歲，其精專如此。仁壽三年，慨然有濟蒼生之心，西遊長安，見隋文帝。因奏太平十二策，尊王道，推霸略，稽今驗古，恢恢乎運天下於指掌矣。帝大悅曰：得生幾晚矣，天以生賜朕也。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悅。時將有蕭牆之釁，通知謀之不用也，作東征之歌而歸，曰：我思國家兮，遠遊京畿，忽逢帝王兮，降禮布衣，遂懷古人之心兮，將興太平之基，時異事變兮，志乖願違，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東歸，皇之不斷兮，勞身西飛。帝聞而再徵之，不至。大業元年一徵，又不至，辭以疾。謂所親曰：我周人也，家于祁，永嘉之亂，蓋東遷焉。高祖穆公始事魏，魏周之際，有大功於生人，天子錫之也，始家于河汾，故有墳隴於茲四代矣。茲土也，其人憂深思遠，乃有陶唐氏之遺風，先君之所懷也。有弊廬在，茅簷土堦，椽如也。道之不行，欲安之乎？退志其道而已。乃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贊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河南

晉常、太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太原溫大雅、穎川陳叔達等咸稱師北面，受王佐之道焉。往來受業者蓋千餘人。大業十年，尚書召署蜀郡司戶，不就。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並不至。十三年，江都難作，通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之命曰：歸休乎。殆夫子召我也。何必永厭齡，吾不起矣。寢疾七日而終。門弟子數百人會議曰：吾師其至人乎。仲尼既沒，文不在茲乎。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謚曰文中子。所著禮論十卷、樂論十卷、續書二十五卷、續詩十卷、元經十五卷、贊易十卷。明嘉靖九年，詔從祀，今稱先儒。

贊曰：稟靈博達，潛心典墳。策上太平，教洽河汾。爰摩皇綱，羽翼斯文。房魏繩之，有光龍門。

韓子

韓子名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父仲卿，為武昌令，有美政，終秘書郎。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參軍。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三歲為真。改都官員外郎，即拜河南令。遷職方員外郎。再貶封溪尉。愈坐是復為博士。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諭，曰：國子先生晨入太學，召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燒膏油以繼晷，常矻矻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觝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回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

異曲。先生之於德，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為，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躓後，動輒得咎。暫為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其敗幾時。冬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饑，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為。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為杗，細木為桷，欂櫨侏儒，椳闑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為妍，卓犖為傑，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宗王，大論以興，逃讒于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詞為經，舉足為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脩而不顯于衆。猶且月費俸錢，歲靡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閒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無，計班資之崇庳，忘己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以杙為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脩撰，轉考功知制誥，遷中書舍人。愈請乘遽先入汴，說韓弘使叶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愈上疏極諫，貶潮州，改袁州。召拜國子祭酒，歷官吏部侍郎。愈常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楊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樹立，成一家言。著原道，其文畧曰：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凶有吉。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黄老于漢，佛于晉魏梁隋之閒。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國家天下，滅其天常，子

馬、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詩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絲麻、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為道易明、而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孟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其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他如原性、原師說等數十篇、皆奧衍閎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長慶四年卒、贈禮部尚書、謚曰文。墓在孟縣北、皇甫湜作神道碑。宋元豐七年、詔從祀、追封昌黎伯、今祀稱先儒。

贊曰、倡始斯文、不膠於物。馳騖揚馬、并包莊屈。留澤孔周、觝排老佛。因文見道、斗山蔚蔚。

周子

周子名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元名敦實、避英宗舊諱改焉。以舅鄭向任為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一訊立辨。部使者薦、調南安軍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敦頤獨與之辨、不聽、乃委手版歸、將棄官去、曰、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逵悟、囚得免。移郴之桂陽令、郡守李初平賢之、語之曰、吾欲讀書、何如。敦頤曰、公老無及矣、請為公言之。二年果有得。徙知南昌、南昌人皆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歷合州判官、部使者趙抃惑於譖口、臨之甚威、敦頤處之超然。通判虔州、抃守虔、熟視其所為、乃大悟、執其手曰、吾幾失君矣、今而後乃知

周茂叔也。熙寧初知郴州、用抃及呂公著薦、為廣東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以洗冤澤物為己任、行部不憚勞苦。雖瘴癘險遠、亦緩視徐按。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峯下、前有溪合於湓江、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抃再鎮蜀、將奏用之、未及而卒、年五十七。黃庭堅稱其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廉於取名而銳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煢嫠、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博學力行、著太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其說曰、無極而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又著通書、發明太極之蘊。掾南安時、程珦通判軍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知道、因與為友、使二子顥、頤受業焉。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顥之言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於頤未悟、訪敦頤、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頤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邪。其善開發人類此。嘉定十三年賜謚曰元公、淳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孔廟、後改封道國公。　明嘉靖九年、詔祀稱先儒。

贊曰、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書、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程子

程子名顥、字伯淳、世居中山、後徙河南、珦之子也。舉進士、調鄠上元主簿。茅山有池、產龍如蜥蜴而五色。祥符中嘗取二龍入都、半塗失其一、中使云飛空而逝。民俗嚴奉不懈、顥捕而脯之。為晉城令、富人張氏父死、旦有老叟踵門曰、我汝父也。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叟以懷中書所記為驗、曰、其年月日抱兒與張三翁家。顥問張、是時纔四十、安

得有翁稱。叟駭謝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為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卹、而奸偽無所容。鄉必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為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民愛之如父母。改著作佐郎、舉以御史中丞呂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顥名、數召見、從容咨訪。一日論事、久報正午、始趨出。庭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顥不飾詞辯、獨以誠意感動主上。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慾、求賢、育才為先。有曰、人主當防未萌之欲。帝俯躬曰、當為卿戒之。因論人材曰、陛下柰何輕天下士。帝曰、朕何敢如是。王安石更法令、言者攻甚力、顥被旨赴都堂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安石為之媿屈。自安石用事、顥每為帝言君道以至誠仁愛為本、未嘗及功利。最後言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況於排斥忠良、沮廢公議、用賤陵貴、以邪干正者乎。正使徼倖有小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庭之福。遂乞去言職。安石本與之善、既不合、猶敬其忠信、不深

怒。神宗亦重其去、屢請不許。顥閤門待罪、乃除提點京西刑獄、固辭曰、臣言是願行之、如其妄言、願賜黜責。改簽書鎮寧軍判官。司馬光在長安、上疏求退、稱顥公直、以為已所不如。時內侍程昉為外都水丞、怙勢蔑視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顥以法拒之。昉請於朝、許調八百人。天方大寒、昉雪③用之、眾逃歸。群僚畏昉、欲勿納、顥曰、彼逃死自歸、弗納必亂、若昉怒、吾自任之。即親往啟門撫勞、約少休三日復役、眾讙踴而入。具以事聞、得不遣。昉亦不敢訴。曹村埽決、帥劉渙盡以廂兵付顥、經度顥、親臨決隄、激勵士卒、數日而合。顥求監局以便養、得洛河竹木務。歷年不叙伐閱、特遷太常丞。帝欲命修三經義、執政沮之、以知扶溝縣。境有廣濟、蔡河瀕河惡子無生理、顓脅取行舟財貨、顥捕得一人、盡得其黨類、貰宿惡、分地處之、④令以挽繂為業、且察為奸者。自是境無災剽患。內侍王中正按閱保甲、權焰震灼、隣邑競侈供張悅之。主吏來請、顥曰、吾邑貧、獨有令故青帳可用耳。中正數往來境上、卒不入。顥初領扶溝、不數月以薦除判武學。李定劾其新法之初首為異論、罷歸舊任。歲餘坐獄囚逸、責監汝州鹽稅。所創溝洫學校

之法，皆幾成而廢。哲宗立，召為宗正丞。顥平生有意經濟，及是徵還，世方冀大用，未赴而卒。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年五十四。顥資性過人，充養有道，和粹之氣，盎於面背，門人交友從之數十年，未嘗見忿厲之容。遇事優為，雖當倉卒，不動聲色。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周敦頤論學，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六經而後得焉。顥慨秦漢以來斯文久湮，欲振而起之。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所著定性書，貫闡聖學之秘，與太極圖說相表裏。天下學者誦傳之。潞公採衆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顥嘗為安石條例司官屬，頤撰行狀諱之。朱熹謂顥乃大賢，以上作溯，云同敦頤。賜謚曰純公，封河南伯，從祀孔廟。今祀稱先儒。

贊曰：惕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歐陽子

歐陽子名脩，字永叔，廬陵人。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親誨之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幼敏悟過人，及冠嶷然有聲。宋興且百年，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鎪刻駢偶，淟涊弗振，士因陋守舊，論卑氣弱。脩慕唐韓愈所為文，苦志探賾，至忘寢食，必欲并轡絕馳，而追與之並。舉進士，試南宮第一，調西京推官。從尹洙游，為古文，議論當世事，與梅堯臣為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入朝為館閣校勘，貽書責司諫高若訥不論救范仲淹，貶夷陵令。慶曆三年，由集賢校理知諫院。初，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與脩同見逐，目之曰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脩乃為朋黨論以進，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脩論事切直，人視之如雠，帝獨奬其敢言，賜五品服，顧侍臣曰：如歐陽脩者，何處得來？奉使河東。自西方用兵，議者欲廢麟州以省餽餉。脩曰：麟州天險，不可廢。由是州

得存。又言忻代苛嵐多禁地廢田、願令民得耕之、不然將為敵有。朝廷下其議、久乃行、歲得粟數百萬斛。使還、會保州兵亂、以為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是時杜衍等相繼以黨議罷去、脩慨然上疏曰、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讒害忠賢、不過指為朋黨、欲動搖大臣、必須誣以顓權。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於是邪黨亦忌脩、因其孤甥張氏獄傅致以罪、左遷知制誥、知滁州。居二年、徙揚州、潁州。復學士、留守南京。母憂服除、召判流內銓。時在外十二年矣。帝見其髮白、問勞甚至、遷翰林學士、俾脩唐書。奉使契丹、其主憫其名、加尊禮焉。知嘉祐二年貢舉。時士尚險怪奇澀之文、號太學體、脩痛排抑之、場屋之習從是遂變。加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承包拯威嚴之後、簡易循理、不求赫赫名、京師亦治。脩知無不言。河決商胡、賈昌朝欲開橫壟故道、回河使東流、有李仲昌者欲導入六塔河、脩並以為不可。樞密使狄青有威名、帝不豫、訛言籍籍、脩請出之以保其終。帝從之。帝在位久、儲嗣未立、脩嘗因水災上疏曰、昔漢文帝初即位、以羣臣之言、即立太子、而享國長久、為漢太宗。唐明宗惡人言儲嗣事、不肯早定、致秦王之亂、宗社遂覆。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既由樞密副使拜知⑤政事、與韓琦同心輔政、遂協定大議。英宗以疾未親政、皇太后垂簾、左右交搆、幾成嫌隙。太后泣語琦、琦以帝疾為解、太后意不釋。脩進曰、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容邪。太后意稍和。脩復曰、仁宗在位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奉戴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書生耳、非仁宗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太后默然久之而罷。脩平生與人盡言無所隱。及執政、士大夫有所干請、輒面諭可否、雖臺諫官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以是怨誹益衆。帝將追崇濮王、脩引喪服記以為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降三年為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故中書之議不與衆同。於是御史呂誨等詆脩主此議、爭論不已、皆被逐。惟蔣之奇之說合脩、脩薦為御史、衆目為姦邪。之奇患之、思所以自解、反攻脩、脩亦力求退、罷為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及守青州、論青苗為安石所詆、

故求歸愈切。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明年卒、謚文忠。脩天資剛勁、見義勇為、雖機穽在前、觸發之不顧。放逐流離、至于再三、志氣自若也。學者求見、所與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凡歷數郡、見簡不擾、所至民便之。嘗曰、以縱為寬、以略為簡、則政事弛廢、而民受其弊。吾寬不為苛急、簡不為繁碎耳。母嘗謂曰、汝父為吏、常夜燭治獄書、求其生不得、則廢書而嘆。脩聞而服之終身。其為文天才自然、豐約中度、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超然獨騖、衆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師尊之。獎引後進、如恐不及、賞識之下、率為聞人。曾鞏、王安石、蘇洵及子軾、轍、布衣屏處、未為人知、脩即游其聲譽、謂必顯於世。篤於朋友、生則振掖之、死則調護其家。好古嗜學、搜輯周漢以降金石遺文、研稽異同、立說於左、的的可表證、謂之集古錄。自撰五代史記、法嚴詞約、多取春秋遺旨。蘇軾叙其文曰、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識者以為知言。　明嘉靖九年、詔從祀、稱先儒。

贊曰、晝荻受學、芟浮崇雅。道契孟韓、文追班馬。朋黨有辯、史筆豈假。龍圖元老、命世長者。

邵子

邵子名雍、字堯夫、河南人。始為學、即堅苦刻厲、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已而歎曰、昔人尚友於古、吾獨未及四方。於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北海李之才攝共城令、聞雍好學、受⑥河圖洛書、宓羲八卦六十四卦圖象。之才之傳遠有端緒、而雍探賾索隱、妙悟神契、多其所自得。嘉祐詔求遺逸、授將作監主簿、復舉逸士、補潁州團練推官、皆固辭乃受命、竟稱疾不之官。雍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每旦焚香燕坐、晡時酌酒三四甌、微醺即止、不及醉也。興至輒哦詩、風雨常不出、出則乘小車、一人挽之、惟意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孺廝隸皆驩相謂曰、吾家先生至也。不復稱其姓字。好事者別作屋如雍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窩。司馬光兄事雍、而二人純德尤鄉里所慕嚮、每私相飭曰、毋為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士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必之雍。雍德氣粹然、望之知其賢。群居燕笑、不為甚異、未嘗訟人之短、有就問

學則答之未嘗强語人、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是時洛中人才特盛、而忠厚之風聞天下。熙寧行新法、吏卒迫不可爲或棄去、雍曰、此賢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賜矣、投劾何益。嘗著無名公傳、畧曰、夫無名者不可得而名也。凡物有形則可器、可器斯可名。然則斯人無體乎、曰有體、有體而無迹者也。斯人無用乎、曰有用、有用而無心者也。夫有迹有心者、斯可得而知也。無心無迹者、雖鬼神亦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名、況於人乎。故其詩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能造萬物者天地也、能造天地者太極也、太極者其可得而名乎、可得而知乎、故强名之曰太極。太極者、其無名之謂乎。故其詩曰、心無妄思、足無妄走。人無妄交、物無妄受。炎炎論之、甘處其陋。綽綽言之、無出其右。羲軒之書、未嘗去手。堯舜之談、未嘗離口。百年升平、不爲不偶。七十康强、不爲不壽。此其無名公之行乎。卒年六十七、贈祕書省著作郎。元祐中謚康節。程顥初侍其父識雍、退而歎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雍知慮絕人、遇事能前知。程頤嘗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雍疾病、司馬光、張載與顥光弟晨夕候之、將終、衆議喪葬事外庭、雍皆知所言。召子伯溫曰、諸君欲葬我近城地、當從先塋爾。顥銘其墓、謂純一不雜、就其所至、可謂安且成矣。著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伊川擊壤集。宋咸淳元年陞從祀、追封新安伯。　明嘉靖九年詔祀稱先儒。

贊曰、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閑中今古、靜裏乾坤。

張子

張子名載、字子厚、大梁人。父廸、殿中丞、知涪州、卒於官、遂家於郿。載少喜談兵、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書謁范仲淹、淹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載讀其書、猶以爲未足、又訪諸釋老、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二程至、與論易、語人曰、二程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撤坐輟講、與二程語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第進士、爲祁州司法參軍、遷雲巖令。政事以敦本善俗爲先、每月吉召鄉之高年者宴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遷著作佐郎、簽書渭州軍事判官

公事。熙寧二年、以御史中丞呂公著薦、召問治道、對曰、為政不法三代、終苟道也。校崇文院校書。王安石問新政、載曰、公與人為善、則人以善歸公。如教玉人琢玉、則安有不受命者矣。移疾屏居南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志道精思、未嘗須臾忘也。每告諸生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為知人而不知天、求為賢人而不求為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蔽也。故其學尊禮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為宗、以中庸為體、以孔孟為法、黜怪妄、辨鬼神。又論定井田宅里發斂學校之法。呂大防薦宜還職、以備咨訪、乃詔知太常禮院。與有司議禮不合、復以疾歸。中道疾甚、沐浴更衣而寢、旦而卒、年五十八。門人共買棺奉其喪還。翰林學士許將等言其恬於進取、乞加贈卹、詔賜館職半賻。載學古力行、為關中士人宗師、世稱為橫渠先生。著正蒙、又作西銘曰、乾稱父而坤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幼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於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材、潁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程顥謂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云。同諸賢賜謚曰明公、封郿伯、從祀孔廟。明嘉靖九年詔祀稱先儒。

贊曰、早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皐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司馬子

司馬子名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生七歲、凜然如成人。群兒戲於庭、一兒登甕、沒水中、光持石破甕、兒得活。寶元初登進士、性不喜華靡、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列曰、君賜也、乃簪其一。歷官直祕閣、同知諫院。光進三劄子、其一論君德、

曰仁、曰明、曰武。其二論治道、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其三論揀兵、曰務精不務多。又進五規、曰保業、曰惜時、曰遠謀、曰謹微、曰務實。仁宗皆納之。始帝不豫、闕嗣未立、人莫敢言。諫官范鎮首發其議。時光為并州通判、聞而繼之、疏三上、且貽書勸鎮以死爭。至是復奏乞檢會臣前所上三狀、決意速行。疏再上、帝感悟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皆拱手曰、敢不盡力。於是遂立英宗為皇子。英宗立、光預奏漢宣帝為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後詔兩制集議濮王典禮、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光獨奮筆書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議上、與大臣議殊、御史六人爭之力、皆斥去。光乞留不可、請與俱貶。神宗立、擢翰林學士。光力辭。帝曰、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揚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為。對曰、臣不能為四六。帝曰、如兩漢制詔可也。且卿能進士取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邪。竟不許。光嘗患歷代史繁、人主不能遍覽、為通志八卷以獻。英宗命置局續其書、至是帝名之曰資治通鑑、自製序授之、俾日進讀。安石得政、行新法、光逆疏其利害。邇英進讀、至曹參代蕭何事、帝曰、漢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遂求去、判西京御史臺歸洛、自是絕口不論事。帝謂資治通鑑賢於荀悅漢紀、數促使終篇。及成、加資政殿學士。凡居洛陽十五年、天下以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為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為君實也。帝崩、赴闕臨、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所至民遮道聚觀、曰、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哲宗立、太皇太后遣使問所當先、光請開言路、又奏脩心治國之要、其目各有三、即仁宗朝所陳者、而英宗神宗初立、皆嘗以為獻。乃申其說曰、臣觀治亂安危存亡之道、舉在于是。是以區區首為累朝言之。起知陳州、過闕、留為門下侍郎。時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光曰、先帝之法、善者雖百世不可變。若安石、惠卿所建、為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遂罷保甲諸法。或謂曰、熙豐舊臣多憸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義間上、則禍

作矣。光曰、天若祚宗社、必無此事。元祐元年復得疾、時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光嘆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折簡與呂公著云、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乃論免役吾害、乞直降敕罷之、諸將兵皆隸州縣、軍政委守令通決、廢提舉常平司、歸之轉運、提點刑獄、邊計以知戍為便、監司不用新進少年。又立十科薦士法、皆從之。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遂罷青苗、復常平法。是時兩宮虛己以聽、遼夏使至、必問光起居、敕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海內之民得離新法之苦、歡者更生。君子稱其有旋乾轉坤之功云。光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徇社稷、賓客憫其體羸、謂宜少節煩勞、光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卒、贈太師、溫國公、諡文正、京師人罷市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嶺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都中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祝。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兄旦年將八十、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自然、天下敬信。以洛閩師、其學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於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文集八十卷、他著述二十種、五百餘卷云。宋咸淳元年詔從祀、今稱先儒。

贊曰、篤學力行、清修苦節。三劉五規、帝謇王烈。乾坤正氣、經綸家傑。遂勇聞名、儉頑率德。

聖門人物志卷八　終

校記

①十歲：當作「六歲」，見《史傳三編》卷三《王通傳》。

②何東：當作「河東」。

③雪：當作「雹」，見《宋史》卷四二七《程顥傳》。

④今：當作「令」，見右引書。

⑤「知」上當有「參」字，見《宋史》卷三一九《歐陽修傳》。

⑥受：據文意當作「授」。

⑦翌：《西銘》原文作「翼」。

聖門人物志卷九

山西按察司按察使　後學郭子章編輯

太原府知府後學趙　彥校正

陽曲縣知縣後學陶嘉瑋

交城縣教諭後學彭憲範仝校

先儒三

程子

程子名頤，字正叔，少與兄顥受學周敦頤。年十八，上書闕下，欲天子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為心。游太學，胡瑗試諸生顏子所好何學，讀頤論，謂學以至聖人之道，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嘗應進士舉，廷試報罷，遂不復試。哲宗初，司馬光、呂公著執政，共疏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詔為西京國子教授，辭。尋以秘書省校書郎召入見，擢崇政殿說書。疏言：習與知長，化與心成。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小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頤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聞帝宮中盥避蟻，頤奏願推此心以及四海。神宗喪未除，冬至百官表賀，頤乞改賀為慰。既除，有司請開宴，頤言除喪設宴是喜之也。蘇軾每疾頤不近人情，至以俚語相侮。頤門人賈易、朱光庭不能平，上疏攻軾。胡宗愈、顧臨因頤議更張國子條制及請經筵坐講不合，連章劾頤不宜用。孔文仲又極論，請罷歸田里。遂出管勾西京國子監，力辭，不報。父喪終，三省奏除頤館職，太皇太后謂其不靜，為蘇轍沮之。復除西監，加直秘閣，力辭。御史董敦逸摭疏中怨望輕躁語，去官。紹聖追貶元祐諸臣，目為奸黨，頤坐竄涪州，李清臣尹洛，即日迫遣。徽宗立，移峽州，俄叙復，又奪於崇寧黨禁。弛，復宣義郎，致仕，卒於家，年七十五。頤之學自謂與兄同，蓋以誠為本，以聖人為師。張載稱其兄弟得孔孟不傳之學，為諸儒倡。其言之旨，若布帛菽粟然，知德者尤尊崇之。頤晚年著易、春秋傳。嘗言：今農夫祁寒暑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為器物，吾得而用之；介胄之士，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為天地間一蠹，唯綴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師道尊嚴，淵源所漸，皆為名士。涪人祀於北巖，世稱

伊川先生。高宗詔贈直龍圖閣、寧理時詔頒賜謚曰正公、封伊陽伯、從祀孔廟。今祀稱先儒。

贊曰、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胡子

胡子名安國、字康侯、崇安人。登進士第、為太學博士、足不躡權門。提舉湖南學事、有詔舉遺逸、安國以永州布衣王繪、鄧璋應詔。零陵簿稱二人黨人范純仁客、而流人鄒浩所請託也。蔡京素惡安國與己異、得簿言大喜、命推鞫無驗、安國竟除名。未幾復官。父沒、謂子弟曰、吾昔為親而仕、今雖有祿萬鍾、將何所施。遂稱疾不仕、築室墓傍、若將終焉。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欽宗亟召見、安國奏曰、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又言、為天下國家、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謀議既定、君臣固守、故有志必成、治功可立。欽宗問、比俯詢披相待、已命召卿試矣。每臣僚登對、欽宗即問識胡安國否。中丞許翰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跡、不為所汙、如安國者實鮮。欽宗嘆息紹興元年、除中書舍人兼侍講、遣使趣召安國。先以時政論獻、論入、復除給事中。其論之目曰、定計、建都、設險、制國、卹民、立政、覈實、尚志、正心、養氣、宏度、寬隱。安國嘗謂雖諸葛復生、為今日計、不能易此論也。尋除兼侍讀、專講春秋。令纂脩所著春秋傳。書成、高宗謂深得聖人之旨。除內祠兼侍讀。未行、諫官陳公輔疏詆假託程頤之學者。安國奏曰、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其弟頤。關中有張載、皆以道德名世。會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仍詔館閣裒其遺書、頒行、使邪說者不得作。奏入、公輔與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承望宰相風旨、交章論安國學術頗僻、除知永州。辭。復予祠、進寶文閣直學士。卒、年六十五、謚文定。安國初聞人材於游酢、酢以秦檜為言、且比之荀文若、故安國力稱檜賢、檜亦力引安國。及檜所相誤國、安國不及見也。安國強學力行、以聖人為標的、志於康濟時艱、見中原淪沒、遺黎塗炭、常若痛切於其身。然風度凝遠、蕭然塵表、視天下萬物無足以嬰其心。自登第迄謝事四十年、在官實歷不及六載。朱震被召、問出處之宜、安國曰、子發學易二十年、此事當素定矣。世間惟講學論政、不可不切切詢究、至於行

已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饑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吾平生出處皆內斷於心、浮世利名、如蠛蠓過前、何足道哉。故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尹焞爲稱首。侯仲良歎曰、吾以爲志在天下、視不義富貴如浮雲者、二程先生而已、不意復有斯人也。謝良佐曰、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者也。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學官、安國謂先聖筆削之書、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始由乎此。故潛心是書二十餘年、每嘆曰、此傳心要典也。有文集十五卷、資治通鑑舉要補遺一百卷。宋贈文定公。明正統元年、陞從祀。成化三年、改封建寧伯。今祀稱先儒。

贊曰、道傳伊洛、志奮春秋。綱常羽翼、名利蜉蝣。左氏同源、公穀共流。並列學宮、多士薪槱。

胡子

胡子名瑗、字翼之、泰州人。以經術教授吳中。年四十餘、景祐初、范仲淹薦召、與阮逸同較鍾律、分造鍾磬各一虡。丁度等以爲非古制、罷之。授試秘書省校書郎。仲淹經略陝西、辟丹州推官。以保寧節度推官教授湖州。瑗教人以身先之、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其科條纖悉畢具、有經義、治事齋。慶曆中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召爲諸王宮教授、辭疾不行。爲太子中舍、以殿中丞致仕。皇祐中更鑄太常鍾磬、驛召瑗、與近臣、太常官議於秘閣、遂與作樂事。歲餘、授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樂成、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初、擢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仍治太學。既而疾作、以太常博士致仕。卒年六十七。詔賻其家。瑗居太學、其徒益衆、太學至不能容、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材高下、喜自修飭、衣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雖不識、皆知爲瑗弟子也。程頤嘗稱之曰、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矣、於爲政也何有。自河汾以後、能立師道成人才者、必以瑗爲首稱。後世稱爲安定先生。明嘉靖九年、進從祀、稱先儒。

贊曰、起家教授、亦參秘書。卅然纂墮、嚴必稽据、樂校鍾簴、寵承緋魚。蘇湖遺響、永標師模。

楊子

楊子名時、字中立、南劍將樂人。第進士、調官不赴、以師禮見程顥於潁昌、相得甚懽。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

頤死、又見程頤於洛、時年已四十、事頤愈恭。一日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關西張載嘗著西銘、時亦近於兼愛、與頤辨論往復、聞理一分殊之說、始豁然無疑。杜門不仕者十年、久之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張舜民在諫垣、薦之、得荊州教授。時安於州縣、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時天下多故、有言於蔡京者、以爲事至此必敗、宜引舊德老成置左右。會有使高麗者、國主問龜山安在、使回以聞、召爲秘書郎、遷著作郎。及面對奏曰、堯舜曰允執厥中、洪範曰皇建其有極、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爲綱目、有宜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姑置勿問、一趨於中而已。朝廷方圖燕雲、虛內事外、時遂陳時政之弊、執政不能用。登對、力陳君臣警戒、正在無虞之時、乞爲宣和會計錄、以周知天下財物出入之數。徽宗首肯之。除邇英殿說書。聞金人入攻、謂執政曰、今日事勢如積薪已然、當自奮勵、以竦動觀聽。若示以怯懦之形、委靡不振、則事去矣。且謂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爲先、免夫之役、毒被海內、京城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前此蓋嘗罷之詔墨未乾、而花石供奉之舟已銜尾矣。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正今日之先務也。金人圍京城、勤王之兵四集、而莫相統一。時言當立統帥、一號令、示紀律。又言童貫爲三路大帥、敵人侵疆、棄軍而歸、梁方平何灌皆相繼而遁、當正典刑、以爲臣子不忠之戒。童貫覆軍殺將、比聞防城仍用閹人、覆車之轍、不可復蹈。疏上、除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敵兵初退、議者欲割三鎮以講和、時極言其不可、曰、河朔爲朝廷重地、而三鎮又河朔之要藩也。疏上、欽宗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時抗疏曰、聞肅王初與之約、及河而返、今挾之以往、此敗盟之大者。臣竊謂朝廷宜以肅王爲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時太原圍閉數月、而姚古擁兵逗遛不進、時上疏乞誅古以肅軍政、不報。李綱之罷、太學生伏闕上書、乞留綱與种師道、軍民集者十萬、朝廷欲防禁之、吳敏乞用時以靖太學、遂以時兼國子祭酒。言蔡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啟之。昔神宗嘗稱美漢文惜百金以罷露臺、安石乃謂守財之言、非正理。其後王黼以應奉花石之事竭天下之力、號爲享上、實安石倡之也。其釋危

黙守成之、詩則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群衆、泰而不為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為侈。安石倡為此說、以啓人主之侈心。後蔡京輩輕費妄用、以侈靡為事。安石邪說之害如此。伏望追奪王爵、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為學者之惑。疏上、安石遂降從祀之列。士習王氏學取科第者、久不復知其非、忽聞邪說議論紛然、諫官馮澥力主王氏、上疏詆時、罷祭酒、尋除乞、諫省、除給事中、辭乞致仕、除徽猷閣直學士、奉祠。尋直學士、改侍制。陛辭、猶上書乞選將練兵、為戰守之備。高宗即位、除工部侍郎、繼除兼侍讀。累丐外、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已而從其請致仕、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為事。年八十三卒、謚文靖。時浮沉州縣四十七年、晚居諫省僅九十日。朱熹、張栻得程氏之學、其源委脈絡皆出於時。所著有龜山文集、語錄。　明弘治四年祭酒謝鐸疏言、宋儒楊時息邪放淫、承孟氏之傳、衍晦翁之派。雖晚年一出、不克盡行其志、而力闢新經、足衛吾道。乞升上祔宋諸賢之位、不報。八年、大學士楊溥又言、時入朝首請黜安石配享、擯其新經、有衛道之功。或疑其出處之際、而少其著述、殆未之考也。　上從之、追封將樂伯、從祀。今稱先儒。

贊曰、英姿虎躞、雅志跕踔。坐春且酣、立雪彌慤。憂國訐謨、繕性實學。吾道南矣、龜山嶽嶽。

朱子

朱子名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建陽人。幼穎悟、甫能言、父松指天示之曰、天也。熹問曰、天之上何物。松異之。嘗從群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第進士、主同安簿、選邑秀民充弟子員、禁女婦之為僧道者。罷歸請祠。孝宗即位、求言、熹上封事言、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事物之變、自然意誠心正、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修攘之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誤之也。願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勵風俗、數年之後徐起而圖之。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休戚、係乎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隆興元年復召對、其一言大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其二言君父之讎、不與共戴天。知南康軍、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為學規俾守之。上疏言、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

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心術正大公平，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下則招集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交通貨賂，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且云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知。上讀之大怒。熹以疾請祠，不報。會浙東大饑，宰相王淮奏改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即日單車就道。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脩德任人之說。次言近習便嬖側媚之態，足以蠱心志，胥史狡猾之術，足以眩聰明。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為竊位固寵之計。邪佞充塞，貨賂公行，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了無所得，而顧乃獨受其弊。上為動容。所奏凡七事，其一二事手書以防宣洩。熹拜命日，鉤訪民隱，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於救荒之餘，隨事處畫，必為經久之計。御史陳賈論道學者假名以濟偽，願擯棄勿用，蓋指熹也。詔以熹主管台州崇道觀。周必大相，除熹提點江西刑獄公事。淮罷相，遂入奏，首言刑獄失當，次言經總制錢及江西諸州科罰之弊，而其末言陛下即位二十七年，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無乃燕閒蠖濩之中，為善不能充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謹而察之，果天理也，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閼，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為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始熹嘗以為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投匭進封事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支，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為陛下言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脩明軍政，六者是也。凡此六事，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有不正矣。」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熹力辭，除秘閣脩撰，奉外祠。熹嘗為嘉王府翊善，自以學不及言，熹乞召為宮僚。王府直講彭

龜年亦為大臣言之、留正曰、正非不知熹、但其性剛、恐到此不合、反為累耳。優詔不允辭、乃拜命。寧宗即位、趙汝愚首薦熹及陳傅良、除①煥章閣待制、侍講、辭、不許。入對首言、乃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今三月矣、或反不能無疑於順逆名實之際、陛下當負罪引慝之誠、致溫凊②定省之禮、而大倫正、大本立矣。時論者以為上未還大內、則名體不正而疑議生。有旨修葺舊東宮、為屋三數百間、欲徙居之。熹奏疏言、此必左右近習倡為此說、以誤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奸心。臣恐上帝震怒、災異數出、不當此大役、以咈譴告警動之意。亦恐畿甸百姓、阽於死亡、或能怨望忿切、以生他變。又聞太上皇后懼忤太上皇帝聖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又不欲其聞內禪之說、此又慮之過者。父子大倫、三綱所係、久而不圖、亦將有借其名以造謗生事者、此又臣之所大懼也。願陛下罷脩葺東宮之役、回就慈福重華草創寢殿、使粗可居。又願下詔自責、減省輿衛、入宮之後、暫變服色、如唐肅宗之改服紫袍、執控馬前者、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且霍然消散、而歡意浹洽矣。始、寧宗之立、韓侂

胄用事、熹憂其害政、上疏斥言左右竊柄之失。在講筵復申言、御批云、憫卿耆艾、恐難立講、③照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初、趙汝愚既相、中外引領望治、熹獨以侂胄為慮、既屢為上言、又數以手書啟汝愚、勿使得預朝政。汝愚謂其易制、不以為意。及是、汝愚亦以誣逐、而朝廷大權悉歸侂胄矣。熹始以廟議自劾、不許、以疾再乞休致、詔依舊秘閣修撰。沈繼祖為監察御史、誣熹十罪、詔落職罷祠。門人蔡元定亦送道州編管。熹以年近七十、申乞致仕、從之。卒、年七十一。疾且革、手書屬其子及諸門人、拳拳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為言。翌日、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熹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家故貧、少依父友劉子羽、寓建之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自熹去國、侂胄勢益張、目為偽學。侂胄死、詔賜熹遺表恩澤、謚曰文。為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為主。所著書有易本義、啟蒙、蓍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注、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注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略、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

遺書、伊洛淵源錄。熹沒、學庸語孟訓說、幷儀禮經傳通解未脫藁、俱立在學宮。淳祐元年、詔以周、張、二程及熹從祀孔子廟。黃榦曰、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熹而始著。蓋知言也。宋寶慶三年、贈太師、封信國公。紹定三年、改封徽國公。淳祐元年、詔同周、張、二程陞從祀。今祀稱先儒。

贊曰、義理玄微、蠶絲牛毛。心胸開豁、海淵天高。豪傑之才、聖賢之學。景星慶雲、泰山喬嶽。

張子

張子名栻、字敬夫、緜竹人、浚之子也。穎悟夙成、長師胡宏、一見即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栻退而思、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厲、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以蔭補官。孝宗即位、浚起謫籍開府治戎、參佐皆極一時之選。栻時以少年、內贊密謀、外參庶務、諸人皆自以為不及也。間以軍事入奏、因進言曰、陛下上念宗祖之讎耻、下憫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即天理之所存也。願益加親賢、以自輔、則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因循之弊可革矣。孝宗異其言、遂定君臣之契。浚去位、湯思退用事、遂罷兵講和。浚沒、栻營葬甫畢、即拜疏言、吾與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讎、繼今以往、益堅此志、誓不言和、專務自强、雖折不撓、逮以歲月、何功不濟。疏入不報。久之、劉珙薦於上、除知撫州。未上、改嚴州。奏言、先王所以建事立功、無不如志者、以其胸中之誠、有以感格天人之心、而與之無間也。今規畫雖勞、而事功不立、陛下誠深察之、亦有私意之發、以害吾之誠者乎。明年、召為吏部侍郎、兼權起居郎、侍立官。時宰方謂敵勢衰弱可圖、栻見上曰、臣切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輔。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因出所奏疏讀之曰、必勝之形、當在於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於兩陣決機之日。今日但當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通內修外攘、進戰退守以為一事。且必治其實而不為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上為歎息褒諭、以為前始未聞此論也。知閤門事張說除簽樞密院事、栻夜草疏極諫、旦詣朝堂、質責宰相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栻奏再上、命遂中寢。然宰相實陰附說、明年、出栻知袁州、申說前命、中外諠譁、說竟

以諫死杖。在朝未期歲而召對至六七，所言皆脩身務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屏讒諛，於是宰相憚之，近習尤不悅。退而家居累年，孝宗念之，除知靜江府、經略安撫廣南西路。部内荒殘多盜，栻簡州兵籍黥卒伉健者，日習月按，申嚴保伍法。諭溪峒酋豪毋相殺掠。則邕買馬橫山，歲久弊滋，邊氏告病，而馬不時至。栻究利病六十餘條，奏革之，諸蠻感悅，歲衍善馬。治行聞，進秩直寶文閣，尋除秘閣脩撰、荊湖北路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一日去貪吏十四人。湖北多盜，首劾大吏之縱賊者，捕斬奸民之舍賊者，令其黨得相捕告以除罪，群盜皆遁去。並淮奸民出塞為盜者，捕得數人，北方亡奴亦在盜中。栻曰：朝廷未能正名討敵，無使疆埸之事其曲在我。命斬以徇於境，而縛亡奴歸之北。北人歎曰：南朝有人。信陽守劉大辯怙勢希賞，栻劾請論罪，不報。栻求去，詔以右文殿脩撰提舉武夷沖佑觀。病且死，手疏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栻有公輔之望，卒年四十八，世慶惜之。栻嘗言學莫先於義利之辨，有所為而為皆利也。朱子謂與性善養氣之論同功云。所著有論語說及書、詩、孟子、太極圖說、經世編年等書。宋景定二年，詔從祀，追封華陽伯。今祀稱先儒。

贊曰：學盡自天，式穀於父。學嚴義利，才包文武。任道匡世，摅忠酬主。玉壘錦江，共公不朽。

呂子

呂子名祖謙，字伯恭，好問之孫也。本萊人，祖徙金華，時號東萊先生。祖謙學本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與張栻、朱熹友，講索益精。初蔭補，後舉進士④，復中博學宏詞科，歷太學博士兼史職。輪對，勉孝宗以聖學，且言恢復規模當定，方略當審。召試館職。先是，試者前期從學士院求問目，獨祖謙不然，而文特典美。嘗讀陸九淵文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九淵，人服其精鑑。父喪除，奉祠越三年，除秘書郎、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重脩徽宗實錄。書成進秩⑤。嘗面對言曰：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徧察，勿詳於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於近而忘壅蔽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

為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儉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俶擾艱危之後、駐蹕東南踰五十年、無纖毫之虞、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略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范韓皆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競⑥從可知矣。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遂著作郎、以疾請祠歸。先是書肆有書曰聖宋文海、周必大言去取差謬、委館職銓擇。孝宗以命祖謙、遂斷自中興以前、崇雅黜浮、類為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詔除直秘閣、尋主管冲祐觀。明年、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脩官。卒、年四十五、謚曰成。祖謙學以關洛為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少卞急、一日誦孔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懥渙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既臥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為後世法。脩讀詩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閫範、官箴、辨志錄、歐陽公本末、皆行於世。晚年會友之地曰麗澤書院、在金華城中。既沒、郡人即而祠之。宋景定元年、詔從祀、追封開封伯。今祀稱先儒。

贊曰、敏才俶質、博學宏詞。祕徹千古、穌蛩四時。朱張則友、關洛我師。中原文獻、東浙蔡著。

陸子

陸子名九淵、字子靜。生三四歲、問其父天地何所窮際、遂深思至忘寢食。及總角、舉止異凡兒。謂人曰、伊川之言奚為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近見其間多有不是處。初讀論語、即疑有子之言支離。他日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嘗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出、亦莫不然。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於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無不同也。登乾道進士第、歷國子正、除敕令所刪定官。九淵少聞靖康間事、慨然有復讎之志。至是訪勇士、與議恢復大略。因輪對、遂陳五論、一論讎恥未復、願博求天下之俊傑、相與舉論道經邦之職。二論願致尊德樂道之誠。三論知人之難。四論事當

剔致而不可瞞。五論人主不當親細事。帝稱善。未幾除將作監丞。為給事中王信所駁。詔主管台州崇道觀。還鄉。學者輻湊。稱象山先生。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又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或勸九淵著書。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又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光宗即位、差知荊門軍。民有訴涉人倫者、使自毀其狀、以厚風俗。唯不可訓者、始寘之法。其境內官吏之貪廉、民俗之習向、善惡皆素知之。郡以為神。中嚴保伍之法、群盜屏息。荊門為次邊而無城。九淵以為郡居江漢之間、為四集之衝、乃請於朝而城之。自是民無邊憂。罷關市吏譏察而減民稅、商賈畢集、稅入日增。故事平時教軍伍射、郡民得與中者均賞。為其屬不限流品。嘗曰、古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略。每見稱即內郡人、異之。逾年、政行令修、民俗為變。丞相周必大稱九淵荊門之政、以為躬行之效云。一日、九淵語所親曰、先教授兄有志天下、竟不得施、以沒。又謂家人曰、吾將死矣。又告僚屬曰、某將告終。會禱雪、明日雪、延沐浴更衣端坐。後二日日中而卒。年五十四。會葬者以千數。謚文安。初、九淵嘗與朱熹會鵝湖、論辨所學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為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至有泣下。熹以為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於無極而太極之辨、則貽書往來論難不置焉。門人楊簡、袁燮、舒璘、沈煥能傳其學。所著有象山先生語錄。明嘉靖九年從行人薛侃議、進從祀、稱先儒。

贊曰、分內無歉、斯文不朽。宇宙為量、支離乃醜。靜觀群動、虛藏萬有。允倚北辰、直攀南斗。

蔡子

蔡子名沉、字仲默、元定次子也。少從朱熹遊、年僅三十、即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為師。平居仰觀俯察、默坐終日、豁然有見於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反求諸躬、萬理具備、信前聖之言不予欺也。熹嘗欲傳未及為、父元定洪範數未及論著、皆以屬沉。沉沈潛反復數十年、然後克就。其於書也、考序文之誤、訂諸儒之說、以發明二帝三王群聖賢用心。洪範洛書、參於諸篇、往往有先儒所未及者。其序洪範數曰、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於一、

象成於二、一者奇、二者偶也。奇者數之所以行、偶者象之所以立、故二而四、四而八者、八卦之象也。一而三、三而九者、九疇之數也。由是重之、八而六十四、六十四而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而八十一、八十一而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原、窒變通之妙、或卽象而爲數、或反數而擬象、牽合傅會、自然之數益晦焉。其序書曰、嗚呼、書豈易言哉。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載此書、而淺見薄識、豈足以盡發蘊奧。且生於數千載之下、而欲講明於數千載之前、亦已難矣。然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至於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敎化心之法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受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如何耳。後世人主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於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書何以哉。沈於二書闡幽微、至於如此、眞不愧父師之託。初、從父謫道州、越粤窮僻、常以理義自怡悅。父沒、徒步護喪以還、隱居九峯、當世名卿物色將薦用之、不屑就。所著書集傳十卷。　明正統元年、陞從祀、初贈文正公、成化三年、改封崇安伯。嘉靖九年、詔祀稱先儒。

贊曰、近述父師、遠宗聖賢。洪範衍數、洛誥著篇。探頤索隱、發微鉤玄。帝典王謨、厖公詳詮。

真子

真子名德秀、字景元、後更爲景希、浦城人。四歲受書、過目成誦。登進士第、授南劍州判官。復中博學宏詞科、入閩師幕、召爲太學正。嘉定初、遷博士、累遷起居舍人。奏權姦擅政十有四年、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儉周端朝以上書斥、當時近臣猶有爭之者。其後呂祖泰之貶、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出力擠之、則嘉泰之失已深於慶元矣。更化之初、群賢皆得自奮、未幾傅伯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幼學以詞臣論事去、鄒應龍許奕又繼以封駁論事去、故

人務自全，一辭不措。設有大安危、大利害，群臣喑默如此，豈不殆哉。令欲與陛下言，勤訪問、廣謀議、明黜陟三者而已。時鈔法楮令行，告訐繁興，抵罪者衆。德秀奏：一夫坐罪，而併籍昆弟之財，或斷陌四錢，而沒入百萬之貲。自此籍沒之家，以漸給還。遷太常少卿，言金人必亡，君臣上下皆當以祈天永命為心。使金首聞其國有難而返，因請修墾田之政。謂臣自揚之楚，自楚之盱眙，沃野無際，陂湖相連，民皆堅悍強忍。此天賜吾國以屏障大江，使強兵足食，為進取資也。時史彌遠方以爵祿縻天下士，德秀慨然謂劉爚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不肯為從官之人。遂力請出，為秘閣修撰、江東轉運副使。江東旱蝗，廣德、太平為甚，德秀與留守憲司大講荒政。知潭州，以廉仁公勤四字勵僚屬，以周敦頤、胡安國、朱熹、張栻學術源流勉其士。立惠民倉、置社倉，別立慈幼倉，立義阡，惠政畢舉。理宗即位，召為中書舍人，擢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入見，奏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安祿山之難作。我朝立國，先正名分，陛下不幸處人倫之變，流聞四方，所損非淺。霅川之變非濟王本志，願討論雍熙追封秦王、舍罪恤孤故事。濟王未有子息，亦惟陛下興滅繼絕。上曰：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德秀曰：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人主當以二帝三王為師，秦漢以下何足法也。帝曰：亦是一時倉卒。德秀曰：此已往之咎，願陛下益講學進德，以掩前失。帝曰：善。德秀又言：朝廷之上，敏銳之士多於老成，政事之才富於經術。維當以耆艾稱傅伯成、楊簡，以儒學稱柴中行，以恬退用趙蕃、劉宰，至於諒直敢言，如陳宓、徐僑，皆未蒙記錄。上嘉納之。上初御清暑殿，德秀因經筵侍上，進曰：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因極陳古者居喪之法，與先帝視朝之勤。德秀屢進讜言，上皆虛心開納，而彌遠益嚴憚之，乃謀所以相撼。既歸，修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為治之門，如有用我，執此以往。彌遠歿，上親政，以顯謨閣待制知福州，召為戶部尚書。入見，上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乃以大學衍義進。復陳祈天永命之說，謂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遊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于茲，皆足害敬。上欣然嘉納。改翰林學士、知制誥。時政多所論建。端平二年，已得

疾卒、贈銀青光祿大夫。德秀長身玉立、人咸以公輔望之。立朝不滿十年、奏疏無慮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其風采。宦遊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頌、都城人時驚傳、消洞奔擁出關曰、真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填塞聚觀不置。時相益以此忌之、輒擯不用、而聲愈彰。及歸朝、適鄭清之挑敵、兵民死者數十萬、危世道升降治亂之機、而德秀則既衰矣。杜範方攻清之誤國、且謂其貪黷更甚於前、而德秀乃奏言、此皆前權臣玩愒之罪、今日措置之失。譬如和扁繼庸醫之後、一藥之誤、代為庸醫受責。其議論與範不同如此。然自侂胄立偽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絕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而正學遂明於天下後世、多其力也。所著西山甲乙藁、對越甲乙集、經筵講義等書。謚文忠。明正統元年詔從祀、初贈文忠公。成化三年改封蒲城伯、令祀稱先儒。

贊曰、玉立長身、毓呂大器。既膺詞翰、沉潛仁義。黨錮既開、善類復熾。斯文正宗、千禩亦志。

許子

許子名衡、字仲平、懷之河內人也。泰和九年生、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為。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每授書、又能問其旨義。久之、師謂其父母曰、兒穎悟不凡、他日必有大過人者、吾非其師也。遂辭去。稍長、嗜學如饑渴。然遭世亂、且貧無書。嘗從日者家見書疏義、因請寓宿、手抄歸。既逃難徂崍山、始得易王輔嗣說。時兵亂中、衡夜思晝誦、身體而力踐之、言動必揆諸義而後發。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眾爭取啖之、衡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人曰、世亂、此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轉魯留魏、人見其有德、稍稍從之。居三年、亂且定、乃還懷、往來河洛間、從柳城姚樞得伊洛程氏及新安朱氏書、益大有得。尋居蘇門、與樞及竇默相講習、凡經傳、子史、禮樂、名物、星曆、兵刑、食貨、水利之數、無所不講、而慨然以道為己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凡喪祭取嫁、必徵於禮、以倡其鄉人。學者浸盛、家貧躬耕、粟熟則食粟、不熟則食糠覈菜茹、處之泰然、謳誦之聲聞戶外如金石。才有餘、即以分諸族人及諸生之貧者。人

有所遺一毫弗義弗受也。樞嘗被召入京師、以其雪齋居衡、命守者館之。衡拒不受。庭有果熟、爛墮地、童子過之亦不睨視而去、其家人化之如此。世祖出王秦中、以姚樞爲勸農使、教民耕、又思所以化秦人、乃召衡爲京兆提學。秦人新脫於兵、欲學無師、聞衡來、人人莫不喜幸來學。郡縣皆建學校、民大化之。世祖南征、乃還懷、學者攀留之不得、從送之臨潼而歸。世祖即位、召至京師、時王文統以言利進爲平章政事。衡、樞輩入侍、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爲本。帝久欲開太學、以爲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親爲擇蒙古弟子俾教之。衡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國人子大朴未散、視聽專一、若置之善類中、涵養數年、將必爲國用。乃請徵其弟子王梓、劉季偉、韓思永、耶律有尚、呂端善、姚燧、高凝、白棟、蘇郁、姚燉、孫安、劉安中十二人爲伴讀。詔驛召之、來京師、分處各齋、以爲齋長。時所選弟子皆幼稚、衡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子、出入進退、其嚴若君臣。其爲教、因覺以明善、因明以開蔽、相其動息以爲張弛、課誦少暇、即習禮、或習書算、少者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若干遍、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

知三綱五常爲生人之道。嘗自言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出則有爲、處則有守、丈夫當如此。出無所爲、處無所守、所志所學、將何爲。又曰、責己者可以成人之善、責人者適以長己之惡。喜怒哀樂愛惡欲、一有動於心、則氣便不平、氣既不平、則發言多失。七者之中、惟怒爲難治、又偏招患難、須於盛怒時堅忍不動、俟心氣平時審而應之、庶幾無失。忿氣劇炎火、焚如徒自傷、觸來勿與競、事過心清涼。又曰、貴爲公相不可驕、當知有天地國家以來、多少聖賢在此位。賤爲匹夫不必耻、當知古昔志士仁人、多少屈伏甘於貧賤者、無入而不自得也、何欣戚之有。又曰、人生天地間、生死常有之理、豈能逃得。卻要尋箇不死、寧有是理。又曰、凡言性者便有命、凡言命者便有性。又曰、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成之豐歉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世間名言。衡病革、家人祠、衡曰、吾一日未死、寧不有事於祖考。扶而起、奠獻如儀。既撤、家人餕、怡怡如也。已而卒、年七十三。懷人無貴賤少長皆哭於門、四方學士聞訃、皆聚哭、有數千里來祭哭墓下者。衡善教、其言

煦煦雖與童子語如恐傷之、故所至無貴賤賢不肖皆樂從之。隨其才昏明大小、皆有所得、可以為世用。所去人皆哭泣不忍舍、服念其教、如金科玉條、終身不敢忘。或未嘗及門、傳其緒餘、而折節力行為名世者往往有之。聽其言、雖武人俗士、異端之徒、無不感悟者。丞相安童一見衡、語同列曰、若輩自謂不相上下、蓋十百與千萬也。翰林承旨王磐氣槩一世、少所與可、獨見衡曰、先生神明也。封魏國公、皇慶二年詔從祀。今稱先儒。

贊曰、志學伊顏、淵源濂洛。學於謹獨、弘以執德。世故膠膠、性自得得。不世真儒、莫敢勝國。

聖門人物志卷九終

校記

①渙：當作「煥」。

②清：當作「清」。

③照：當作「詔」，見《宋史》卷四二九《朱熹傳》。

④腹：當作「復」。

⑤帙：當作「秩」，見《宋史》卷四三四《吕祖謙傳》。

⑥兢：當作「兢」，見右引書。

⑦箸：當作「著」，見《宋史》卷四三四《蔡沉傳》。

⑧師：當作「帥」，見《宋史》卷四三七《真德秀傳》。

聖門人物志卷十

山西按察司按察使　後學郭子章編輯
太原府知府後學趙　彥校正
陽曲縣知縣後學陶嘉璋
交城縣教諭後學彭憲範仝校

先儒四

薛子

薛子名瑄、字德溫、河津人。年十二、能詩賦。既壯、讀周程張朱諸書、遂焚所作詩賦、專心理學、至忘寢食。永樂十九年進士、擢御史、監湖廣銀場。手錄性理大全、徹夜玩讀、潛思有得、秉燭疾書、深探密玩、或通宵不寐。正統元年、初設提學憲臣、出為僉事山東、誨育生徒、翕然變敎。王振問三楊、吾鄉誰可為大臣者。皆薦公、召為大理右少卿。三楊以公出振薦、欲公一見振、公正色曰、安有授官公朝、拜恩私門耶。振聞銜之。會有獄夫病死三年、其妾欲嫁其私人王山、山振姪也。妻不令其妾得嫁、遂誣妻毒殺夫、下御史獄、坐妻死。公辯其冤、三駁還之、都御史承振旨、又因死、御史劾公受賄、故出入人罪、請坐斬擬。王曰、是固應死、竟坐公死、繫獄。公怡然讀易不輟。得大臣伸救、又家人乞代死、得免歸田。居家六年、造詣益邃。十四年、給事中程信薦、起為大理丞、分守北門禦虜。景泰元年、督川雲輸餉貴州、尋陞南京大理卿。蘇松饑民貸粟富民不得、遂火富人屋、竄海中。王文即訊、坐謀叛。公抗章辯、獲免。是冬、御史劉玫薦公粹學篤躬、進無所求、退無所累、眞君子之儒、不宜置之閒散。乞召供館閣、俾講學輔導、必有裨益。上曰、內閣本朕簡任、非人所得薦。不許。四年秋、召為大理卿。裕陵復位、以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居數月、轉左。會欲遣使徵獅西番、公持不可、不聽。又曹石專用事、遂引疾致仕去。四方從學者日衆。公學貴踐履、不務論說。辭受取與、必揆諸義。出處大節、光明峻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接人無大小衆寡、待之以誠。其言平易簡切、不為穿鑿奇僻之說。晚年造詣高明、踐履篤實、益至純熟。著讀書錄二十卷。其略曰、人心有一息之怠、便與天地之化不相似。胸中無一物、其大浩然無涯。一念之非即遏之、一動之妄即改之。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當悉掃去、以全吾湛然之性。縱欲使渣滓融化、而不勝其大。不敬則鄙吝即萌、而不勝其小。懈意一生、即為自棄。大丈夫心事、當如青天白日、使人得而見之可也。人

以爲名言。又曰、自朱子後、性理以明、不必復著書。程明道、許魯齋未嘗著作、而當道統者必歸焉。天順八年卒、年七十三、謚文清。劉文安公嘗請公從祀孔廟、不果。呂涇野柟作公祠堂記曰、公之存時、或曰今夫子、或曰真鐵漢、或曰好官一人、或曰不愧往哲、或曰躬行實踐、或曰本朝理學一人、或曰學已臻乎樂地、非不事著述、推實理及其既殁、或以今之真儒當入孔廟、或曰明體適用、比元大儒當入從祀、或曰潛心理學、可祀廟庭、或曰有功名教、宜食廟庭無忝。其未祀者、蓋有待耳。嘉靖二十三年、令專祀於鄉。隆慶六年、從祀孔廟。

贊曰、樸務文清、終始以正。舉世不伐、遯世無悶。篤志力行、窮理居敬。作我先覺、從我似桂。

王守仁

王子名守仁、字伯安、餘姚人。少有才名、正德元年、劉瑾亂政、首抗疏乞誅瑾。瑾大怒、緋杖闕下幾死、謫①貴州龍場驛丞。後益力學、益進。瑾誅、歷官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至贛二㧾行其前榜曰、求通民情、願聞己過。當是時、宸濠蓄逆謀、江西上流山谿中劇盜四出、公日夜練兵教射、不數月、得精兵數萬。攻橫水、攻桶岡、破巢八十四、連破三浰、滅巢二十有八。還師、開縣置官司、堅明約束、諸賊散盡、爲治境。廣吉人皆立生祠、歲時祀公。公在贛、開書院、日與海內名賢士大夫講學、設社學、教郡邑子弟歌詩習禮、積化風俗爲之丕變。十四年六月、宸濠反。公適勘事福建、道經豐城、返至吉安、與知府伍文定謀起兵討賊、迎戰樵舍、縱火攻之、大破賊、擒宸濠。內閣大臣忌公、又不賞。嘉靖改元、詔錄公功、封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未幾、外艱去。服闋、②不召、讒謗益起。嘉靖五年、岑猛叛。猛死、其黨盧蘇、王受再叛起。公代姚鎮、公至、開示恩信、班師撤旅、蘇受等自縛來歸。因八寨及側、又毒嶺表、與蘇等約夾擊八寨劇賊、誅斬萬計。捷奏至、桂文襄素忌公、言公挾詐專兵。時公亦病、乞致仕、至南安卒。桂又斥公學術、乞削奪官爵。上憐公功、又封爵朱朝信令、不允、但停卹典、子不得嗣封。隆慶間、詔守仁子孫世襲新建伯爵。公天姿穎異、其學問直求諸心、而其教人也、以致良知爲主。其語門人曰、吾人爲學、當從心髓精微處用力、自然篤實光輝。雖私欲之萌、真是洪爐點雪、天下之大本立矣。若就標末粧綴比擬、凡

平日所謂學問思辨者、適足以爲長傲遂非之資。自以爲進於高明光大、而不知陷於狠戾險嫉、亦誠可哀也已。又曰、良知者心之本體、心之本體無起無不在。雖妄念之發而良知未嘗不在、但人不知存、則有時而或放耳。雖昏塞之極、而良知未嘗不明、但人不知察、則有時而或蔽耳。雖有時而或放、其體實未嘗不在也、存之而已耳。雖有時而或蔽、其體實未嘗不明也、察之而已耳。學問工夫、只要主意頭腦是當。若主意頭腦專以致良知爲事、則凡多聞見、莫非致良知之功。蓋日用之閒、見聞酬酢、雖千萬頭緒、莫非良知之發用流行、除卻見聞酬酢、亦無良知可致矣。良知不由見聞、見聞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滯於見聞、而亦不離於見聞。又曰、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憤怒嗜欲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然見得良知親切時、其功夫又自不難、緣此數病良知之所本無、只因良知昏昧蔽塞而後有。若良知一提醒時、即如白日一出、而魍魎自消矣。其序大學古本曰、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矣。止至善之則、致知而已矣。正心復其體也、脩身著其用也。以言乎己、謂之明德、以言乎人、謂之親民、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是故至善也者、心之本體也。動而後有不善、而本體之知未嘗不知也。意者其動也、物者其事也、致其本體之知、而動無不善。然非即其事而格之、則亦無以致其知。故致知者誠意之本也、格物者致知之實也。物格則知致意誠、而有以復其本體、是之謂止至善。聖人懼人之求之於外也、而反覆其辭。舊本析而聖人之意亡矣。是故不務於誠意而徒以格物者、謂之支。不事於格物而徒以誠意者、謂之虛。不本於致知而徒以格物誠意者、謂之妄。支與虛與妄、其於至善也遠矣。吾懼學之日遠於至善也、去分章而復舊本、傍爲之釋、以引其義。庶幾復見聖人之心、而求之者有其要。噫、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公之學與朱文公稍異、以故海內士疑信者半。惟泰和歐陽文莊公德、安福鄒文莊公守益、會稽王吏部畿、錢緒山德洪、永豐聶貞襄公豹、吉水羅文恭公洪先相與尊而發明之。而　世宗皇帝亦嘗曰、王守仁足有用道學

十二年廷議從祀、可否互異。　皇上援　皇祖一言折

衆之議始定、公與胡餘干、陳新會共入祀孔廟。

贊曰、蠖屈龍場、獄究性術。一脉良知、千載先覺。武戡濟戌、學熾虔吉。傳習有訓、斯文教率。

陳子

陳子名獻章、字公甫、新會人。正統十二年舉人。身長八尺、目光如星、右臉有七黑子如北斗狀。穎悟絶人、讀書一覽輒記。戊辰、辛未再上禮部、不第。聞康齋講伊洛之學、遂棄其學而學焉。成化三年、復游太學。邢祭酒讓試和楊龜山③此日不再得詩曰、能饑謀藝稷、冒寒思植桑。少年負奇氣、萬丈摩青蒼。夢寐見古人、慨然悲流光。吾道有宗主、千秋朱紫陽。說敬不離口、示我入德方。義利分兩途、析之極毫芒。聖學信匪難、要在用心臧。善端日培養、庶免物欲戕。道德乃膏腴、文辭固粃糠。俯仰天地間、此身何昂藏。胡能追逸駕、但欲淑餘芳。持此木鑽柔、其如磐石剛。中夜攬衣起、沉吟獨徬徨。聖徒萬里餘、髮短心苦長。及此歲未暮、驅車適康莊。行遠必自邇、育德貴含章。邇來十六載、滅迹聲利場。閉門事探討、蛻俗如驅羊。隱几一室內、兀兀同坐忘。那知顛沛中、此志竟莫強。譬如濟巨川、中道奪我舡。顛危一身小、所繫乃綱常。樞紐在方寸、操舍決存亡。胡爲漫役役、斲喪良可傷。願言各努力、大海終回狂。尋歸隱白沙。久之、十八年、布政使彭韶、督府朱英交薦。召至京、令就試吏部。辭疾不赴。越數日、趣試、至部、復以疾驟發辭、卒不就試。時年五十六。懇辭乞終養、疏曰、臣母以貧賤早寡、俯仰無聊、殷憂成疾、老而彌劇。使臣遠客異鄉、臣母之憂臣日甚、愈病愈憂、愈憂愈病、憂病相仍、理難長久。臣又以病驅④憂老母、年未暮而氣則衰、心有爲而力不逮。乞歸養、特授翰林檢討。疏謝曰、臣至愚陋、亦知銜負恩德、圖報稱于親終疾愈之日、不負朝廷待士之盛意、不敢違臣子效用之初心。歸至南安、知府張弼問出處曰、康齋以布衣爲石亨所薦、以故不受職。求觀祕書、冀得開悟主上、惜時相不悟、以爲實然、言之 上、令受職、然後觀書、殊戾康齋之意、遂決去。獻章以聽選監生薦、又疏陳始終願仕、故不敢僞辭釣虛名、或受或不受、各有攸宜爾。自後屢薦不起、或勸之著述、不答。弘治十 年卒、學者稱爲白沙先生。嘗曰、吾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於古聖賢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既無師

友指引、惟日尋書冊、忘寢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所謂未得、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有脗湊脗合處也。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其與友人書曰、夫道至無而動、至近而神、故藏而後發、形而斯存。大抵由積累而至者可以言傳也、不由積累而至者不可以言傳也。知者能知至無於至近、則無動而非神、藏而後發明其幾矣、形而斯存、道在我矣。是故善求道者求之易、不善求道者求之難、義理之融液未易言也、操存之灑落未易言也。夫動已形者也、形斯實矣、其未形者虛而已。虛其本也、致虛所以立本也、戒慎恐懼所以閑之、而非以為害也。然而世之學者不得其說、而以用心失之者多矣。斯理也、宋儒言之備矣、吾嘗惡其太嚴也。使著於見聞者不睹其真、而徒與我嘵嘵也、是故道也者、自我得之、自我言之可也。不然、辭愈多而道愈窒、徒以亂人也、君子奚取焉。又曰、終日乾乾、只是收拾此理而已。此理干涉至大、無內外、無終始、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會此則天地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得此欛柄入手、更有何事。往古來今、四方上下、都一齊穿紐、一齊收拾、隨時隨處無不是這箇充塞、色色信他本來、何用爾腳勞手攘。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曾點些兒活計、被孟子一口打併出來、便都是鳶飛魚躍。若無孟子工夫、驟而語之、以曾點見趣、一似說夢。會得、雖堯舜事業只如一點浮雲過目、安能累之乎。此理包羅上下、貫徹終始、滾作一片、都無分別、無盡藏故也。又曰、為學須從靜中坐養出箇端倪來、方有商量處。友人林俊曰、康齋之有白沙、猶李挺之之有邵康節、始求之博、久之日雜矣、又求之靜、久之日偏矣。雖佛老而超佛老、張朱二夫子先述而後獲也。遂以宋大儒為依歸、其立志甚卓、衛道甚勇、涵養甚熟、德器粹完、脫落清灑、獨超造物牢籠之外、而寓言寄興于風煙水月之間、蓋有舞雩陋巷之風焉。萬曆十二年、從祀孔廟、稱先儒。

贊曰、洋洋白沙、獨契斯理。我思古人、象山陸子。平生議論、詩以見志。卒大法門、悚卷遯世。

胡子

胡子名居仁、字叔心、餘干人。幼穎異有大志、七歲學于家塾、言動如老成人。既學于康齋、慨然以古人自期、斯道自任、以記誦詞章為不足事、專用心于內。其學以主忠信、求放心、主敬為要、因名敬齋。處家庭如朝堂、對妻孥如賓客、端莊凝重、循繩蹈矩、造次顛沛未嘗少違。隱微幽獨之際、愈嚴愈密。每日必立課程、詳書得失自考、終日竟夕、孳孳不倦。見義勇為、不撓利害、為趨舍。排異端、振流俗、高風偉節、儀表江南。所著有居業錄、敬齋集。其略曰、心有主、雖在鬧中亦靜。故程子以為金華百萬、與飲水曲肱一也。然必知之深、養之厚、心方不動。無事時不敬、心空、有事時不敬心亂。心常有主、乃靜中之動、事得其所、乃動中之靜。心常惺惺、自無昏慮。閑人之謗、當自脩、閑人之黨、當自懼。故使是操存、非敬之外別有操存工夫。格物便是致知、非格物之外別有致知工夫。學者工夫寧下而勿高、寧沉而勿浮。貴博而不貴雜、貴精而不貴疏、寬不至慢、嚴不至迫、怒不至暴、愛不至溺、中道而立、能者從之。端莊整肅、嚴威儼恪、是敬之入頭處。提撕喚醒、是敬之接續處。主一無適、湛然純一、是敬之無間斷處。惺惺不昧、精神不斷、是敬之效驗處。人以為格言。門人吏部侍郎余祐曰、先生弱冠時奮志聖學、往遊康齋先生門、退而藏修于家、讀書窮理、存諸心者、不以一時或息、反諸身者、不以一事或遺。久之則知益精、守益固、養益裕、而所得益深矣。居業錄者、先生道明德立、無可告語、事有感于外、而無可施行、故筆之于冊、取易簡辭立誠之義。其間論聖賢德業、經傳旨趣、學問工夫、政教本末、性命淵微、不一而足。至異端佛老之學、尤深辨詳闢、惟恐其陷溺人心、變亂士習。蓋亦有為而發、故其詞繁而不殺焉。萬曆十二年、與王伯安、陳公甫共祀孔廟。

贊曰、翼翼淑心、絕俗高蹈。學則為己、治則王道。泌之洋洋、從吾所好。青青子衿、泌則足傚。

聖門人物志卷十終

校記

①摘：當作「謫」。

②「闕」字當爲衍文。

③陽龜山：當作「楊龜山」。按，即楊時。

④驅：當作「軀」。

聖門人物志卷十一

山西按察司按察使後學郭子章編輯
太原府知府後學趙彥校正
陽曲縣知縣後學陶施章
交城縣教諭後學彭維範仝校

啓聖祠

啓聖公

啓聖公姓孔氏名叔梁紇伯夏之子也魯人爲郰邑大夫襄公十年偪陽之役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紇抉之以出門者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娶於魯之施氏生女九人無男其妾生孟皮病足叔梁紇曰雖有九女而無適是無子也於是乃求婚於顏氏有三女其父問曰郰大夫雖父祖爲卿士然其先聖王之裔今其人身長十尺武力絶倫吾甚貪之雖年高性嚴不足爲疑三子孰能爲之妻二子莫對其幼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顏氏禱尼丘之山生孔子孔子未生時有麒麟吐玉書于闕里其文曰水精之子繼衰周而爲素王顏氏異之以繡紱繫麟之角信宿而去妊十一月生孔子是夕有二龍繞室五老降庭五老者五星之精也又聞鈞天之樂空中有聲云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之音紇卒時孔子方三歲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其慎也蓋殯也及顏氏卒問於聊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孔子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墓在曲阜舊縣東二十里防山宋封齊國公顏氏封魯國太夫人元至順二年加封啓聖王顏氏加封啓聖王太夫人 明弘治元年吏部尚書王恕請立祠廟祀啓聖王以杞國公無繇萊蕪侯點泗水侯鯉邾國公孟孫氏配享永年伯珣獻靖公松從祀禮官議不可遂已十四年侍郎倪岳復議如前亦不合嘉靖九年從輔臣張璁議詔兩京國子監并天下學校各建啓聖公祠祀叔梁紇題稱啓聖公孔氏之位而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配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每歲仲春秋上丁日致祭

贊曰水精慶胙勇力長軀神監尼阜瑞吐玉書冊山威鳳

滄海明珠。祢聖百代、天壤與俱。

顏氏

顏氏名無繇、字路、魯人、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于闕里、而受學焉。及子回事夫子、則與時也。回死、路貧、請孔子車以葬。孔子曰、材不材、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唐贈杞伯、宋封曲阜侯。　明國子司業宋濂建議、古者立學專以明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王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尚祖也。今回、參、伋坐饗堂上、而其父列食於廡間、顛倒彝倫、莫此為甚。吾不知其何說也。上不懌。弘治十四年、侍郎謝鐸言、人倫莫大於君臣父子、顏、曾、思三子配饗堂上、而其父列祀廡下、非禮、宜於闕里別廟祀叔梁紇、而以路、皙、子魚配。禮官議不合、遂已。嘉靖九年、從輔臣張璁議、以無繇、曾點、鯉、孟孫氏配祀於聖廟、並稱先賢云。

贊曰、人誰無子、爾嗣標奇。行為世範、學為人師。請車誠非、顧匪其私。千載之下、足以示慈。

曾氏

曾氏名點（史記作蒧）、字皙、南武城人。禮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之。嘗命子參芸瓜、誤斬其根、曾皙怒、援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而蘇、蹶然而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鼓琴而歌、欲父聽其歌而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昔舜事瞽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而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今參委身待暴怒、以陷父不義、夫安得為孝乎。曾子曰、參罪大矣。遂造孔子謝過焉。皙侍孔子言志、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爾嘆曰、吾與點也。季武子之喪、大夫弔、點倚其門而歌、蓋士之狂者。孟子亦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性嗜羊棗、洎沒、曾參尤不忍食。唐贈宿伯、宋封萊蕪侯。　明嘉靖九年、詔配祀啟聖廟、稱先賢。

贊曰、惟時義方、有子誠孝。侍得其宗、父為之鵠。莫春舞雩、詠歌王教。行雖不掩、其志彌高。

孔氏

孔氏名鯉、字伯魚、孔子子也。孔子十九娶宋开官氏、一歲生鯉、實周景王十二年、魯昭公之九年也。時昭公以鯉魚

賜孔子、榮君之貺、故曰鯉、而字伯魚。孔子訓之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與。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魯哀公以幣召鯉、鯉稱疾不行。母死期而猶哭、孔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矣。鯉聞而遂除之。年五十、先孔子卒、哀公十二年也。葬宜聖墓東。宋追封母开官氏鄆國夫人、追封鯉泗水侯。今配祀啓聖廟、稱先賢。

贊曰、商王啓祚、微子開先。周召是訓、詩禮并傳。父作至聖、子述上賢。天倫慶延、奕葉萬年。

孟孫氏

孟孫氏名何忌、孟僖子之子、南宮适之弟也。初、僖子從昭公如楚、不能相禮。及歸、乃講學、因將能禮者從之。及病將卒、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于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余敢侮。饘于是、鬻于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吾聞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孔子。孔子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傚、孟僖子可則傚已矣。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問、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問書曰、欽四鄰、何謂也。孔子曰、王者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謂之四近。言前後左右近臣當畏敬之、不可以非其人也。周文王胥附奔輳、先後禦侮、謂之四鄰、以免乎牖里之害。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乎。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輳乎。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仲由也、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邾隱公既即位、將冠、使大夫因懿子問禮於孔子。孔子曰、其禮如世子之冠。冠於阼階、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其有成。三加彌尊、導喻其志。冠而字之、敬其名也。行冠事必於祖廟、以祼享之禮以將之、以金石之樂節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示不敢擅也。懿子曰、天子未冠即位、長亦冠乎。孔

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為人君、以為成人之事者也、何冠之有。懿子曰、然則諸侯之冠異天子與。孔子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與人君無殊也。懿子曰、今邾君之冠非禮也。孔子曰、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有自來矣。今無譏焉。懿子曰、三王之冠、其異何也。孔子曰、周弁、殷冔、夏收、一也。三王共皮弁素、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定公元年、懿子會城成周、遂得覺、使西秦巴持之、其母隨而呼之、西秦巴不忍而與其母。懿子適至求覺、對曰、余不忍而與其母。懿子怒逐之。居三月、復召為其子傅、曰、夫子不忍覺、又豈忍吾子乎。懿子數傳生激公宜、激公宜生孟軻。　明嘉靖九年、詔從祀啓聖祠、稱先賢。

贊曰、世祿之胄、乃克繇禮。承考治命、來學闕里。研講二加、孝窮四友。兄弟同師、允矣双美。

程氏

程氏名珦、字伯溫、河南洛陽人。宋仁宗時為黃陂尉、知興國縣、縣素難治、珦在邑纔二年、而獄空者歲餘、技民善為古券、熟田訟、最難辨、珦訊之不十數語、盡得其情。與人感其恩、建祠祀之。康定間通判南安時、周敦頤為司理、舉世不知、珦視其氣貌不凡、與語果知道者、因命二子顥頤受學焉。應知漢州、熙寧法行、珦獨抗議、不從、使者李元瑜怒、即移病歸、旋致仕、累轉太中大夫、卒年八十五。珦慈恕而剛斷、平居與幼賤處、惟恐有傷其意、至於犯義理、則不假也。前後五任子、以均諸父之子孫、所得奉祿、分贍親戚之貧者。官小祿薄、克己為義、人以為難。文彥博、蘇頌等表其清節、詔賜帛二百、官給其葬。宋封永年伯。　明嘉靖九年、詔從祀啓聖祠、稱先儒。

贊曰、束身飭行、當己寵義。歷官一介、成子兩驥。清節表世、新法抗議。甲會熙怙、公絜其四。

朱氏

朱氏名松、字喬年、婺源人。少有才名、為文汪洋放肆、不見涯涘。後取六經子史讀之、以求天下興亡理亂之變、又聞河洛之學、得聖賢不傳之意、乃日誦大學中庸、力於致知誠意之地。自謂褊急害道、因取佩韋之義、名其齋、從羅豫章遊、與李愿中侗為同門友、雅敬重焉。嘗與沙縣鄧迪天啓語及愿中、鄧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

及。松深以為知言、亟稱道之。舉進士、為尤溪尉、歷司勳吏部郎。秦檜決策與金虜講和、松與同列上章極言其不可。檜怒、風御史論松、出知饒州、因祠、從居建陽。病且革、屬子熹曰、籍溪胡明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冲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而唯其言之聽、則吾死不憾焉。文公卒為世大儒。題其室曰佩韋、尊考訓。晦木謹師傳。韋者、韋齋也。晦木、劉屏山冠文公祝詞也。宋封獻靖公。　明嘉靖九年、從祀啓聖廟、稱先儒。

贊曰、蚤挾才思、尋酬道腴。追宗河洛、抗直權諛。授子三友、為世大儒。標義父隲、蔚然華衮。

蔡氏

蔡氏名元定、字季通、建陽人。父發、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西山絕頂、忍饑啖薺讀書。聞朱熹名、往師之。熹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凡性與天道之妙、他弟子不得聞者、必以語元定。四方來學者、熹必俾先從元定質正焉。從臣尤袤、楊萬里聯疏薦於朝、召之、堅以疾辭。時韓侂胄禁偽學、臺諫承風肆排擊、然猶未敢誦言攻朱熹。至沈繼祖、劉三傑連疏詆熹、併及元定。元定曰、化性起偽、烏得無罪。遂謫道州。州縣捕急、元定聞命、不辭家即就道。熹與從游數百人餞蕭寺中、坐客有泣下者、熹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歎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元定賦詩曰、執手笑相別、無為兒女悲。杖屨同其子沉行三千里、脚為流血、無幾微見言面。至舂陵、遠近從者日衆。有名士挾才簡傲、非笑前修者、亦心服謁拜。人為之語曰、初不敬、今納命。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實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一日謂沉曰、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化舊物。閱三日卒。侂胄既誅、贈迪功郎、謚文節。元定天資高明、道早、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講、明陰陽消長之運、達古今盛衰之理、上稽天時、下考人事、皆有明證。若禮樂兵制度數、皆正其源而會于一。方技曲學、異端邪說、悉拔其根而辯其非。凡古書奇辭奧旨、人所不能讀者、一見即解。文公嘗曰、人讀易書難、元定讀難書易。又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元定言而未嘗厭也。先生處

家以孝弟忠信儀刑子孫而其教人也以性與天道為先自本而支自源而流聞者莫不興起晉文公教人以訓詁文義為先下學上達固是常序然世衰道微邪說交作學者未知本原未必不惑於異端之說也熹疏釋四書及為易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參訂啓家一書則屬之蔡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所著有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燕樂原辨皇極經世太玄潛虛指要洪範解八陣圖說熹為之序及葬熹誄之曰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辨不復可得見矣　明嘉靖九年詔從祀啓聖廟稱先儒

贊曰學嘗喫齋行不愧影說理精瑩涉道要領腹笥百家情田萬頃箕裘者三丹青彪炳

聖門人物志卷十一終

聖門人物志卷十二

山西按察司按察使 後學 郭子章編輯
太原府知府後學趙 彥校正
陽曲縣知縣後學陶亦璋
交城縣教諭後學彭憲範仝校

會典祀儀

先師孔子 釋菜啓聖祠附

國初、詔正諸神封號、惟孔子封爵特仍其舊。每歲二丁
傳
制遣官祭于國學、每月朔望遣內臣降香、朔日則祭酒行
釋菜禮。洪武四年、令進士釋褐詣國學行釋菜禮。十
五年、始
詔天下儒學通祀孔子、頒釋奠儀。二十六年頒大成樂
器于天下府學、令州縣如式製造。二十九年、黜揚雄
從祀、進漢董仲舒。後遇
登極、皆遣官祭告闕里、又
駕幸太學、行釋菜禮。永樂八年、正文廟聖賢繪塑衣冠、
令合古制。十九年、北京國子監既定其南監春祭、
命祭酒行禮、稱
皇帝謹遣。正統元年、刋定從祀名爵位次、頒行天下。二年、
以宋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從祀。三年、禁祀孔子釋老
宮。八年、追封元吳澄為臨川郡公從祀。成化二年、封
董仲舒為廣川伯、胡安國建寧伯、蔡沈崇安伯、真德
秀浦城伯。弘治九年、封宋楊時為將樂伯、從祀。嘉靖
九年、釐正祀典、始為木主、題曰至聖先師孔子神位、
改大成殿為先師廟、殿門為廟門。四配稱復聖顏子、
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之位。十哲以下及
門弟子皆稱先賢某子之位、左丘明以下稱先儒某
子之位。申黨即申棖、祀止存棖。公伯寮、秦冉、顏何、荀
況、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吳澄十三人
俱罷祀。林放、蘧伯玉、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七人
各祀于其鄉。后蒼、王通、歐陽修、胡瑗、陸九淵增入從
祀。凡籩豆樂舞之數、皆更定焉。其內臣降香亦罷。隆
慶五年、以本朝薛瑄從祀。萬曆十二年、以本朝王守
仁、陳獻章、胡居仁從祀。

洪武二十六年釋奠儀

一、齋戒。與祀帝王同

一、傳

制。儀見儀制司

一、省牲。牛一、今二、山羊五、今止羊、豕九、今十四。

一、陳設。

正境

特一　羊一　豕一　登一

鉶二　籩豆各十　簠簋各二

帛一白色禮神制帛

共設酒尊三、爵三、篚一、于壇東南、西向、祝文案一

于壇西。

四配位

每位

羊一　豕一　登一今六　鉶二

籩豆各十今八　簠簋各一今一　爵三

帛一　篚一

十哲位

東西廡

豕一分五　帛一　篚一　爵三

每位

鉶一　籩豆各四　簠簋各一　酒盞一

西五壇

陳設同

東廡五十三位、共十三壇、今四十七位、分十九壇。

共豕一今三　帛一　篚一　爵一

每壇

籩豆各四　簠簋各一　酒盞四

西廡五十二位、共十三壇、今四十八位、分十六壇。

陳設同

一、正祭。典儀唱樂舞生就位、執事官各司其事、分獻官、陪祀官各就位。贊引引獻官至盥洗所。贊詣盥洗位、搢笏、出笏、引至拜位、贊就位。典儀唱迎神、奏樂。樂止、贊四拜。通贊陪祭官同。典儀唱行初獻禮、奏樂、執事官捧

帛爵、請

各神位前。贊引導遵官、贊詣

大成至聖文宣王今稱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前。贊搢笏、贊獻帛。

執事以帛進奠訖。執事以爵進，贊引贊獻爵、出笏。贊
詣讀祝位、樂暫止、跪。（傳贊衆官皆跪。）贊讀祝，讀祝官取祝、跪
於獻官左讀。讀訖，贊俯伏、興、平身。贊詣
兗國復聖公（今稱復聖顔子。）神位前、搢笏、獻爵、出笏。詣
郕國宗聖公（今稱宗聖曾子。）神位前、
沂國述聖公（今稱述聖子思子。）神位前、
鄒國亞聖公（今稱亞聖孟子。）神位前。（儀並同前。）贊復位、樂止。典儀唱
行亞獻禮、奏樂。執事以爵獻于
神位前、樂止。典儀唱行終獻禮、奏樂。（儀同亞獻。）樂止、典儀唱
飲福受胙。贊詣飲福位、跪、搢笏。執事以爵進，贊飲福
酒。執事以胙進，贊受胙、出笏、俯伏、興、平身。復位、贊兩
拜。（傳贊陪祀官同。）典儀唱徹饌、奏樂。執事各詣
神位前徹饌。樂止。典儀唱送神、奏樂。贊引贊四拜。（傳贊陪祀
官同。）典儀唱讀祝官捧祝、掌祭官捧帛饌、各詣瘞位。典
儀唱望瘞、奏樂。贊引贊詣望瘞位、樂止、贊禮畢。

一、祝文。

維洪武　年歲次　月　朔　日、
皇帝遣具官某致祭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先師及四配今稱並如前註。）改定、惟
王（今曰惟師。）德配
天地、道冠古今。刪述六經、垂憲萬世。謹以牲帛醴齊、粢盛
庶品、祇奉舊章、式陳明薦。以
兗國復聖公、
郕國宗聖公、
沂國述聖公、
鄒國亞聖公配。尚享。

一、分獻官儀注。（分獻以翰林院修撰等官一員、國子監博士等官二員。）典儀唱
分獻官陪祭官各就位、各至拜位。候讀祝訖、唱分獻
官行禮。贊引贊詣盥洗所、贊搢笏、贊出笏、贊陞壇。贊
詣
神位前、贊搢笏。執事以帛進于分獻官、奠訖。執事以爵
進于分獻官、獻訖、贊出笏、贊復位。（亞獻、終獻同。）至典儀唱
望瘞、各詣瘞位。

一、樂章。

迎神

大哉

宣聖（今曰孔聖）道德尊崇。維持王化、斯民是宗。典祀有常、精純益隆。神其來格、於昭聖容。

奠帛

自生民來、誰底其盛。維王（今曰維師）神明、度越前聖。粢帛具成、禮容斯稱。黍稷非馨、惟神之聽。

初獻

大哉聖王（今曰聖師）、實天生德。作樂以崇、時祀無斁。清酤惟馨、嘉牲孔碩。薦修神明、庶幾昭格。

亞獻終獻

百王宗師、生民物軌。瞻之洋洋、神其寧止。酌彼金罍、惟清且旨。登獻于三、於嘻成禮。

徹饌

犧象在前、豆籩在列。以享以薦、既芬既潔。禮成樂備、人和神悅。祭則受福、率遵無越。

送神

有嚴學宮、四方來宗。恪恭祀事、威儀雍雍。歆格惟馨、神馭還復。明禋斯畢、咸膺百福。

今定配哲從祀附位

四配

復聖顏子　舊封兗國復聖公

宗聖曾子　舊封郕國宗聖公

述聖子思子　舊封沂國述聖公

亞聖孟子　舊封鄒國亞聖公

十哲

先賢閔子　名損，舊封費公　　先賢冉子　名雍，舊封薛公

先賢端木子　名賜，舊封黎公　　先賢仲子　名由，舊封衛公

先賢卜子　名商，舊封魏公　　先賢冉子　名耕，舊封鄆公

先賢宰子　名予，舊封齊公　　先賢冉子　名求，舊封徐公

先賢言子　名偃，舊封吳公　　先賢顓孫子　名師，舊封陳公

東廡

先賢澹臺滅明　舊封金鄉侯　　先賢原憲　舊封任城侯

先賢南宮适　舊封汝陽侯　　先賢商瞿　舊封須昌侯

先賢漆雕開　舊封平輿伯　　先賢司馬耕　舊封睢陽侯

先賢有若　舊封平陰侯　　先賢巫馬施　舊封東阿侯

先賢顏辛　舊封陽穀侯　　先賢曹卹　舊封上蔡侯

先賢公孫龍　舊封枝江侯　　先賢秦商　舊封馮翊侯

先賢顏高 舊封雷澤侯　先賢壤駟赤 舊封上邽侯
先賢石作蜀 舊封成紀侯　先賢公夏首 舊封鉅平侯
先賢后處 舊封膠東侯　先賢奚容蒧 舊封濟陽侯
先賢顏祖 舊封富陽侯　先賢句井疆 舊封滏陽侯
先賢秦祖 舊封鄄城侯　先賢縣成 舊封武城侯
先賢公祖句茲 舊封即墨侯　先賢燕伋 舊封汧源侯
先賢樂欬 舊封建成侯　先賢狄黑 舊封林慮侯
先賢孔忠 舊封鄆城侯　先賢公西蒧 舊封徐城侯
先賢顏之僕 舊封宛句侯　先賢施之常 舊封臨濮侯
先賢秦非 舊封華亭侯　先賢申棖 舊封文登侯
先賢顏噲 舊封濟陰侯　先儒穀梁赤 舊封睢陽侯
先儒高堂生 舊封萊蕪伯　先儒毛萇 舊封樂壽伯
先儒后蒼　先儒杜子春 舊封緱氏伯
先儒韓愈 舊封昌黎侯　先儒程顥 舊封豫國公
先儒邵雍 舊封新安伯　先儒司馬光 舊封溫國公
先儒胡安國 舊封建寧伯　先儒楊時 舊封將樂伯
先儒張栻 舊封華陽伯　先儒陸九淵
先儒許衡 舊封魏國公

按有堂邑侯顏何、蘭陵伯荀況、彭城伯劉向、司空王肅、司徒杜預令黜。中牟伯鄭衆、良鄉伯盧植、榮陽伯服虔今改祀於鄉。萊蕪侯曾點、泗水侯孔鯉、改入啓聖祠從祀。

西廡

先賢宓不齊 舊封單父侯　先賢公冶長 舊封高密侯
先賢公晳哀 舊封北海侯　先賢高柴 舊封共城侯
先賢樊須 舊封益都侯　先賢公西赤 舊封鉅野侯
先賢梁鱣 舊封千乘侯　先賢冉孺 舊封臨沂侯
先賢伯虔 舊封沭陽侯　先賢冉季 舊封諸城侯
先賢漆雕徒父 舊封高苑侯　先賢漆雕哆 舊封濮陽侯
先賢商澤 舊封鄒平侯　先賢任不齊 舊封當陽侯
先賢公良孺 舊封牟平侯　先賢公肩定 舊封梁父侯
先賢鄡單 舊封聊城侯　先賢罕父黑 舊封祈鄉侯
先賢榮旂 舊封厭次侯　先賢左人郢 舊封南華侯
先賢鄭國 舊封朐山侯　先賢原亢 舊封樂平侯
先賢廉潔 舊封胙城侯　先賢叔仲會 舊封博平侯
先賢公西輿如 舊封臨朐侯　先賢邽巽 舊封高唐侯
先賢陳亢 舊封南頓侯　先賢琴張 舊封陽平侯
先賢步叔乘 舊封博昌侯　先儒左丘明 舊封中都伯

先儒公羊高舊封臨淄伯　先儒伏勝舊封乘氏伯
先儒孔安國舊封曲阜伯　先儒董仲舒舊封廣川伯
先儒王通　先儒周敦頤舊封道國公
先儒歐陽修　先儒張載舊封郿伯
先儒程頤舊封洛國公　先儒胡瑗
先儒朱熹舊封徽國公　先儒呂祖謙舊封開封伯
先儒蔡沈舊封崇安伯　先儒真德秀舊封浦城伯
先儒薛瑄　先儒王守仁
先儒陳獻章　先儒胡居仁

舊有壽張侯公伯寮、新息侯秦冉、考城伯戴聖、岐陽伯賈逵、扶風伯馬融、任城伯何休、偃師伯王肅，今黜。內黃侯蘧伯玉、長山侯林放、高密侯鄭玄、新野伯范寧、臨川郡公吳澄，今改祀於鄉。曲阜侯顏無繇，改入啟聖祠從祀。淄川侯申黨即申棖，今革，存棖。

凡祭期，洪武元年定以仲春、秋上丁日降香，遣官祭孔子于國學。七年，仲春上丁日食，改用次丁。成化二十二年二月朔，當釋菜值上丁，令以次日釋菜。

凡祭器牲物樂舞，洪武四年更定，各置高案，籩、豆、簠、簋、登、鉶悉用瓷器，牲用熟，樂舞生擇監生及文武大臣子弟在學者預教習之。今用太常樂舞生。正統三年令祭丁品物非其土產者，廣以羊代、棗以所產果品代。景泰六年奏准以兩廡祭品儉薄，增豕四隻、棗栗各五十斤、黍稷各一斗、形鹽五十斤。南京國子監一體增設。成化十二年，增樂舞為八佾，籩豆各十二。嘉靖九年，令南京國子監祭用十籩十豆，天下府州縣學八籩八豆，樂舞各止六佾。

凡六品以下官不陪祭者，先一日赴廟瞻拜。

月朔釋菜儀

其日清晨，執事者各司其事，分獻官各官分列于大成門內，監生排班。俟獻官至，通贊唱排班，獻官以下各就位。通贊唱班齊，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引贊請獻官詣盥洗所，獻官盥手、帨手訖，引贊唱詣酒尊所，司尊者舉冪酌酒訖，引贊唱詣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前，跪，獻爵，俯伏，興，平身。執事者行事並同。

引贊唱詣

復聖顏子神位前、

宗聖曾子神位前、

述聖子思子神位前、

亞聖孟子神位前。（俱並同。）十哲、兩廡分獻官、一同行禮畢、引贊同唱復位。引贊導獻官分獻官至原拜位立。通贊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禮畢。

正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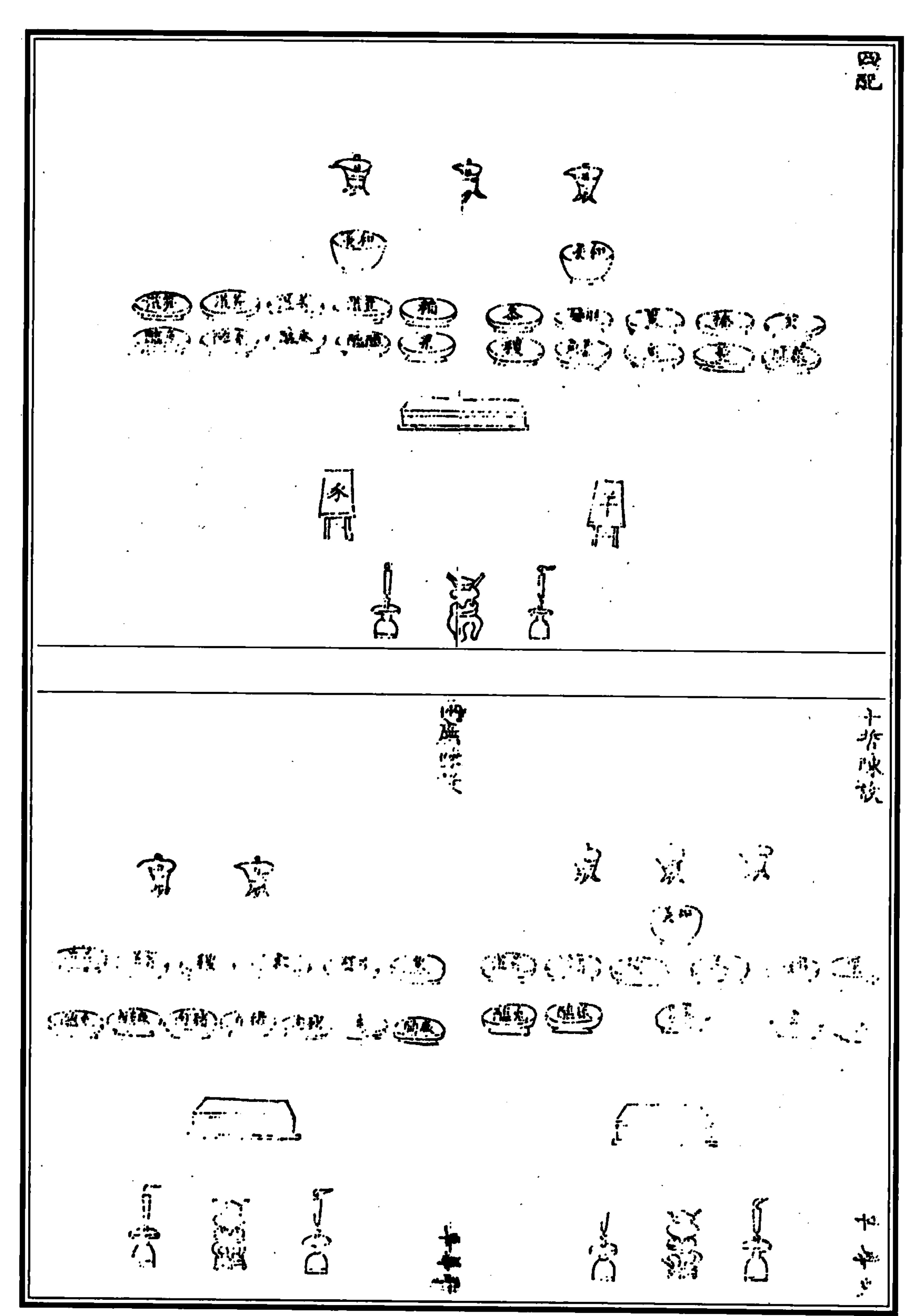
饌卓

天

豕

羊

祝卓


四配

啓聖祠祭儀

嘉靖九年、令兩京國子監并天下學校各建啓聖公祠、中祀叔梁紇、題稱啓聖公孔氏之位。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配、俱稱先賢某氏之位。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俱稱先儒某氏之位。每歲仲春、秋上丁日、遣國子監祭酒行禮、南監司業行禮。

一、陳設

正位

羊一　豕一　籩豆各八

簠簋各二　鉶二　爵三　帛一

篚一

東配

豕一　爵三　帛一　篚一

每位

簠簋各一　籩豆各四

西配同

東西從祀同

一、正祭。是日三更、贊引導遣官至盥洗所、搢笏、出笏。

典儀唱執事官各司其事、遣官就位、迎神四拜。兩廡分獻官同典儀唱奠帛、行初獻禮。遣官由廟左門入、贊詣

啓聖公孔氏神位前、搢笏、獻爵、出笏。詣讀祝位、跪讀訖、俯伏、興、平身。兩廡分獻官同贊詣

先賢顏氏神位前獻帛獻爵詣

先賢曾氏、

先賢孔氏、

先賢孟孫氏各神位前、儀並同前兩廡分獻官同獻帛爵訖、復位。典儀唱行亞獻禮、終獻禮。儀同初獻典儀唱徹饌、訖。唱送神、四拜。兩廡分獻官同典儀唱讀祝官捧祝、掌祭官捧帛饌、各詣瘞位。唱望瘞、捧祝帛饌官至瘞所。贊引贊詣望瘞位、贊禮畢。

一、祝文

維　年　月　日、

皇帝遣具官某致祭于

啓聖公孔氏曰、惟

公誕生至聖、為萬世王者之師、功德顯著。茲因仲春、秋特

用遵祭、以

先賢顔氏、

曾氏、

孔氏、

孟孫氏配。尚享。

聖門志

明崇禎刻本

明・呂元善 撰

《聖門志》六卷，明吕元善撰，明崇禎刻本。

元善字季可，號冠洋，海鹽（今屬浙江）人，天啓中官山東布政司都事，遭亂死之。

其書卷一爲《聖賢表傳》，包括孔子年表、謚號、廟宇、書院、林墓，以及四配、十哲、先賢列傳。卷二爲《從祀列傳》，録歷代先儒、啓聖祠、孔廟改祀、罷祀、擬祀、孟廟擬配、擬祀、曾廟配享、從祀、孟廟配享、從祀，以及分省姓氏、魁名内閣。卷三爲《四氏封典》，包括孔氏姓譜、顔氏姓譜、曾氏姓譜、北宗博士、南宗博士、孟氏姓譜、曲阜知縣、四氏學録、尼山學録、洙泗學録、孔庭族長、林廟舉事以及歷朝甲科、歷朝鄉科、國朝歲簡科、國朝監生、孔子聞達、顔氏聞達、曾氏聞達、孟氏聞達、孔子流裔。卷四爲《禮樂》，紀祀典、章服、祭期、禮器、樂器、樂章。卷五爲《古迹》，記地里、山、水、城、堂、亭、臺、閣、樓、館、宫、室、祠、書院、墓、樹、廟、林。卷六爲《二氏世系》，述東野氏、仲氏世系。全書凡子目六十有五。蓋元善官山東時，所得孔氏諸家譜牒爲詳，因輯其宗系，述爲此編。又取後代理學諸儒，附於弟子之後。

元善書成未付梓，其子兆祥重加校訂，海鹽令樊維城爲刻入《鹽邑志林》中。卷末附崇禎初曲阜祠祀元善及四氏子孫等給匾案牘。《四庫全書總目》列入史部存目，云：「然如魁名内閣，無關道統，而詳悉臚列，别次於從祀諸儒之末，殊爲不倫。又以諸儒未入祀典者，别載擬祀三十五人。中如岳飛之精忠，不在乎闡明理學，錢唐之直諫，亦未聞其詮釋聖經，乃欲例諸歷代儒林，擬議亦爲失當。」

是書編纂體例不無可議，但羅列資料，彙集典故，旁蒐博採，對於後世研究孔子及聖門人物、孔廟配享祭祀制度、孔孟家族、聖賢遺迹，仍有助益。



欲授梓而已未忽棄其官、更有至孝能成父書之太學聖符。于癸亥歲書爲邑令樊紫盖歎異刻之鹽邑志林、賀孝延、項希憲兩督

學各爲之序。詎歲甲子、秣陵顧太史索見賞重爲增科目闕臣一款、刻之南都、顧、朱兩太史各有序。又明年戊辰、聖符來過闕里、更成陋巷、三遷、卞里、東野諸志、以襃表聖賢。余即載與俱行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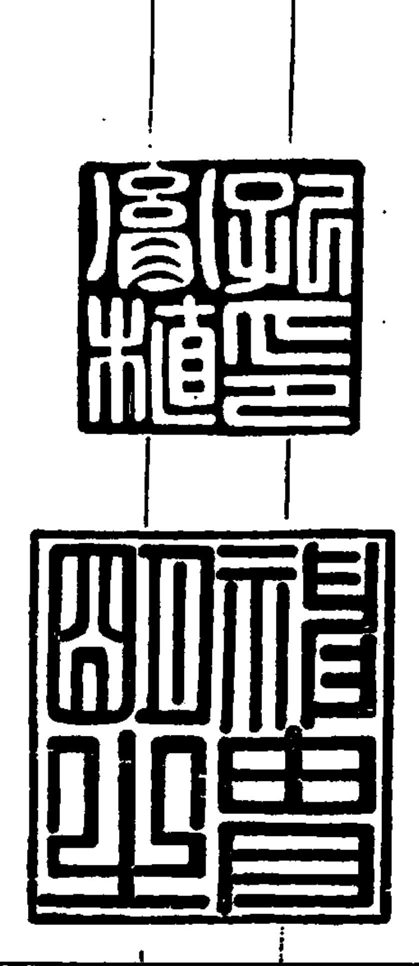
賀道爲成我聖蹟圖一卷、寂爲精勝、且謀重修闕里

一志、為盡出家藏珍秘、俾之纂輯。忽謂聖門前刻、尚屬兩置、今更三鋟、必永藏聖府、言未竟而繡棗在前矣。前更有馮侍御序、余乃大為駭歎曰、晩近英儒學俊、說聖說賢、小關利害、蹶焉掉臂者、皆是也。而聖符孝成父書、使書由志林一刻而傳四方可也、意未巳

也、必欲傳之名都、則再刻始之白下、至于山東、亦可也、意未巳也、必欲貯之公府、不惜三梓傳之、雲仍奕葉、無窮巳時。何其矢心歸仰、用意悠永、若覗尼山為歸宿、指洙泗為還源、書臺可展編、杏壇可寄、操聖門家門、顔巷家巷矣。故我仙源株系及海宇儒賢、展卷

讀斯、必念其遠擷根宗、而知學有本源也。枝析條流而知識有辯別也、配哲犂然而以得喻淺深也、儗罷凜焉而以品决邪正也。即居室衣冠、山川草木、莫非德教所含藏、學術所攸寓。更謂天下皆讀聖人書、吾門當葆聖門志、非虛語也。故四氏感公于崇祀報德之三年、移請浙中、祀之鄉邑、逢掖其孫、世奉春秋之笲、亦以爲天下好其書者之公報也。

崇禎巳巳孟夏日、太子太傅、襲封衍聖公孔胤植撰。



聖門志序

人歷千聖而有孔子爲第一人、鄉亘千古而生孔子爲第一鄉、家開千姓而推孔氏爲第一家。夫家與鄉與人皆孔子第一之擅、豈非以夫子賢于堯舜、昌鄉豔于諸逢、石紐代六十五之名閥、冠于史傳列國諸世家也乎。又豈不有麼宇以爲家、藉跡以重鄉、私淑以成人者乎。因是而知周漢唐宋至今之靈株懿派、南北昆苗之盛、尼防洙泗左右之剡壁剩壇、手植履錯之舊、攝行環轍巳後之肩道荷德闡昔開今之作、用何可使天下有懷瞻企者不盡、慰其心思眼睫若身至而面承之也。然千百

年來僅闕、兖兩志是徵、外兩志無別函也、有之自叅藩呂君聖門志始。呂君鹽官名家子、端遠贍洽、意躭結撰。適叅東省志、與筆會、乃原本闕、兖通志、兼搜四氏諸賢譜系、暨外方記乘、雜纂、門萃條輯、都爲六卷。一之卷爲聖門表傳、尊統宗也。二之卷爲從祀列傳、

衍道脉也。三之卷爲四氏封典、昭恩數也。四之卷爲禮樂、隆明禋也。五之卷爲古蹟、地以人重也。六之卷爲周公東野、仲子路二氏世系、不獨幸二胤有傳、抑且著衰夢不見、惡言不入之思也。彙擷信篇、郤遠非袟、寧受質近、不墮華誣、綴聖賢之脉絡、築道德之郛

塹也。垂成而復隳之商丘李觀察、禹城劉太史君蓋與李同叅兩幕、交姝厚善、劉則君外舅許君明吾乙酉同牓。咸樂叅訂、可謂奮獨炬以流輝、藉雙鑑以助景、足令此編照曜千秋矣。

君癸丑入

賀孳志示余、余謂君曰、昔夫子刪書、表見君家上世呂侯于周敬王歲丁巳、自衛反魯之後、去

今上癸丑、爲年二千九十有五、凡三十五丁巳、稍不及者五年、而聖門志適成。雖不敢謂君志足以上簉呂刑、亦不可謂志成此時非偶然也。則余所謂第一人與鄉若家者、具載是矣、覗頌山記水諸作、何翅徑

庭、詎不稱普天志乘間第
一書耶。
時
萬曆歲次癸丑中秋日、
賜進士第、資德大夫、正治
上卿、吏部尚書掖縣趙煥
序。

聖門志序

今天下所稱傳聖人心、出
聖人門、爲聖人徒、而取巍
第、躐榮階、進而樹績建勳、
退而嘯林娱草、即或有意
千秋、操觚一室、知惟眩博
鬭奇、誇騁胸臆、大之褒毁
古今、小之嫁情魚鳥、非迎
聲天上人、則嚮譽地下朽、
豈復念升高自何梯級、立

命恃何根柢、視聖賢儱、鄒魯鄉、等之尋常寒、胄家園里巷、見猶過眼、了不關懷者、踵武而肩隨也。何意有叅藩呂公冠洋及孝秀聖符之父子合念、勤惠聖門、以謂闕里祗傳聖緒陋巷、惟著本宗兼之轍跡廻環、散見他卷、門系姓譜、家各自藏、安得併函、使人皆得

見之爲快也。於是以自公之暇、採錄傳記、肆搜載集、先之以年表林墓、配哲諸傳、用以章聖賢之始末。繼之以先儒攷罷數條、以見從祀之優崇。又繼之四譜二博、令錄支裔、謂非嫡脉、未易霑恩。又繼之祀典、以至樂章、地里、以及廟林、於以昭隆禮、美遺休也。莫不

人附世以傳遠、代借人以弘道、靈柯自繁、英葉湛露、樂得榮施二千年之德音、若猶耳擊十百枝之繼紹、不翅眼覩。且泰岱沂河之壯、書臺家井之瑣、靡不具列、何論聖門裔侁、越千古而復會乎一堂、即普天後彥、啓單帙而若見乎羣聖矣。公寧獨以叅佐功澤、溉灌東人、稱循良第一已哉。

志成、使聖符來乞余序、因念聖符考索家乘及諸撰著、客余齋頭、至淹旬月、每篝燈晤談、道腴漸洽。竊謂公家父子、眞所謂傳心出門而爲之徒者也。特愧余家上世列聖門者八人、覸諸高足未有倫等、今復染毫、頌言編末、亦何陋巷後

塵、不愧其陋、而更欲以今陋續前陋也。

萬曆癸丑七月既望、復聖六十五代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顏胤祚頓首謹序。

聖門志序

聖門昔未有志、志自鹽官叅藩呂君始。君博學宏才、宦遊往來于騶魯之間、慨然有羨牆孔門之意。因攷諸傳記、自仲尼而下七十子之徒、及漢唐宋以迄于今儒林、文苑、理學之流、凡名孔氏學者、皆考其行事、裒而載之。世系之衍、道統

之傳、譜諜可徵、具爲臚列。其生何鄉、仕何國、秩何官、圽葬何地、祠何郡邑、朝所贈何爵、尸而祝之用何禮、奏何樂、罔不詳其故實而分類紀之。至士之誦法孔子、對大廷射策、褎然爲舉首者、亦錄而存焉、以詔來學。爲卷者六、爲目者六十有五、上下二千餘年、洋洋乎文獻之在聖門者、可謂網羅無遺佚矣。於戲盛哉。君旣爲此書、其子太學兆祥手較而板行之。頃以試事入金陵、謁余而問序、余讀之肅然改容已、咨咨嘆也。嗟乎、遊于聖人之門者難爲言、言猶難之、矧爲之志。昔太史公遊齊魯、上孔子墓、講業騶繹之墟、低回

畱之不能去。及傳史記、爲孔子世家、七十子列傳、三復慨慕、謂王公大人當時則榮、沒則已焉、未有歷年久而人鄉風如夫子者。今君崛起于龍門之後、肇爲斯典、述往事、勸來學、可謂仰繼史公之志、異代同心者矣。梁劉勰嘗言、夢執丹漆禮器隨夫子而行、覺而歎曰、大哉聖人之難見也、乃小子之垂夢歟。似亦有志于仲尼之門者、迺其後卒爲竺乾之教所奪、釋儒服、被僧衣、易名慧地以就之。信道不篤、自違其志、所著新論文心雕龍、卽紛揉雕蔚、眂君之志聖門者、何啻霄壤隔哉。

國家統一、聖眞尊崇孔子、

廣厲學官、設科取士、諸不在六藝之科者、勿使并進。二百六十年來、治化綦隆、人文宣朗、皆自聖門中出。廼邇年有倡高論以新耳目、謂是非孔子之是非爲儒腐者、所謂焚書、藏書、顯而布于通都大邑、學者不達其破拘攣、掃粃糠之微旨、聲傳響接、敢畔聖經、甚

且引宋張忠定公謂德山臨濟馬祖諸人皆高于孔子、直以儒門冷落、收頓不住、去而歸佛。於戲、忠定而果爲此言邪、白珪之玷不可磨矣。試思自春秋而降、火于秦、黄老于漢、①復于晉宋齊梁之間、被髮左衽于完顔掌古之世、而中國之保有人倫、有君子、常不失

其衣冠文物之舊者，緊誰氏之功？忍操吾戈以入吾室哉。嘉靖中，太宰羅文莊公著書劈二氏，極論心性之辨以抉其微。今君此志，獨舉聖學之淵源，所爲守先王之道以待後學，顯而可據者，揭日月而行之，至安富尊榮之施及于國家者，亦炳炳琅琅，播揚于聞見，一讀之，有不勃然興起者，眞弱喪而不知歸者也。余謂其與文莊公之論，皆有功于聖門，宜並行于世，可以立吾道之砥柱，抗異學之狂瀾，非徒文獻足徵，資尚論之口實而已。乃不揣檮昧，本其意而書以弁之。

天啓甲子季秋日。

賜進士及第、正議大夫、資治尹、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協理詹事府事、兩朝實錄副總裁、前南京吏部右侍郎、詹事府少詹事、南京國子監祭酒、司業、左右春坊庶子、諭德、掌司經局事、國史編修、記注起居、江寧顧起元撰。

聖門志序

孔子之道、天地不能範圍、萬物待其蕃育、無門無旁、一宅而寓、孰居間而詔闔詔闢、門之外無入矣。浸假以久、聖遠言絕、疇後起而制入制出、門之外有人、皆其人矣。祖渾沌迄晦冥、道不變、乾坤不毀、精神不滅、乃復問藩落於太虛、繚周垣於寥廓哉。築之登登、削之憑憑、非峻也。叩之鏗然、望之窅然、非幽也。庭闕相望、闤闠相通、非濫也。守在狄夷、慎在邊徼、非隘也。朝周京者寧復詢秦晋宗、宋室者尚復計燕雲。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蹡蹡、等級有升降、猶之乎得門而入者也、自餘則僬僬外望之

庶人而已矣。荒裔之地必有君長、側陋之室必有輿阼、然有皓首而不見府寺者矣、況於識漢官之威儀於臺閣之下、畀愚之前乎。故曰生子當置齊魯之鄉、信非虛也。儒術紹明、莫如昭代、以孔孟爲鼻祖、禰伊閩而宗關雒、漢唐而下僅有壇墠、餘則祧矣。青衿子

諳涖其中、擁帶吏騶奔其際、而倉卒訊之、不能名其孰耆孰稚、孰主伯孰亞旅也、況能舉其齒貌嗜棄、生卒進退之終始乎哉。東海呂公雅博好古、位不配才、爲藩幕於東魯。人既俊爽、官復淸閒、訪諸復聖公之嗣博士、勒成此書。百世而下、其與夫橫腰之帶、繫肘

之印、滿籯之金、孰爲多也。令子呂上舍受而藏之、密友胡刺史見而賞之。余叨宰邑、得觀異書、因爲梓而行之、以廣刺史上舍之意。自今以往、宇内之透長安者有路、而望燕墓者人亦不得而給之矣。固宜由拳之紙將貴十倍價也。

天啓四年甲子孟秋之吉、

賜進士第、知海鹽縣事黄岡樊維城撰。

聖門志序

自黃虞以還、帝皇神聖之精微、並以錘鑄乾坤、開成物務、而獨素王之敎懸則萬世、廼著於刪述贊修。夫是刪述贊修者、固天地倫常之譜也。成周而上、帝皇之迹顯、而中天之緒、十六字之傳、不無剝蝕於紛紜戰爭。迨獲麟而後、神聖之脈微、棼摇於百家之喙、浸假於二氏之漸濡、而亦聽晦明於後世矣。其顯者卽勳華之巍蕩、夏殷之禮樂、得洙泗之一言而昭揭如新。其微者卽子臣弟友之恒、分布帛菽粟之庸言、非藉歷代之表章與學士大夫之誦說、不能使有烜赫而無湮留

也。鹽官呂季可叅藩、徃仕東魯出入聖賢之墟、夢寐羮墻、輯有聖門志六卷。子太學兆祥戊辰北入成均、謁余屬序。余惟尼山之席、七十子之徒、其懷德負藝、多推具體、微獨一班、而足智之知雅言、端木乃宮墻見喻要在得門。子輿氏統一聖眞、守先待後、而登岱

觀瀾、僅稱私淑、豈非遊門者難言、固不可以編摩擬議耶。漢初治雜黃老、顧馬上公以歌風拊髀之餘、過魯而祀孔子、識者謂千秋崇道、此爲嚆矢。而子長氏亦遂推尊教始、列爲世家、及門之士皆成列傳、此非獨爲秦灰餘燼、雅意紹明、卽漢室諸儒、以談經箋疏

耑門名家、要以師說爭鳴、不能無稍割裂、于長氏蚤見其微、使知所宗主也。明典、列聖尊崇、至廣厲學宮、用經術以登士、而衍聖之支裔與爲四氏及諸賢後者、皆得策名仕版、大[illegible]勛猶。即諸儒之湛心理學、羽翼大成者、又皆得祀在瞽宗、

陪位徃哲。陞章盛典、無論跨唐軼宋、即兩漢所不敢。望茀其淵源、爵里、及世代沿續之詳、雖名臣宿儒、未追攷核、寧特寡陋是愳。主上神睿中興、時親幸學、一旦左顧而清問及之、誰爲指掌以對、則忝藩父子之纂行是志、固爲洙泗之功臣、亦時賢

之級也。夫道至
宣聖、豈非如日月行天、江
河行地、而瞻日月者志其
畧度、遡江湖者志其源流、
則階升有路、而萬古如斯、
是志何可不日爲壽耑也。
雖然、聖心無我、聖敎無方、
本靈惺而開蒙憒、渙小羣
而爲大群、孰非聖門之珪
璧哉。余請序而廣其傳、遂

書之首簡。
崇禎元祀仲冬日、
賜進士第、文林郎、廣東道
監察御史、雲間馮明玠撰。

聖門志序

志非古也、其起於漢乎。漢人史成而有志、後人乃取其名而單行之。志者識也、義取其備、識百而忘一、尚懼旁有微笑、況識不能貫、多取齊東少窺金石、何以爲訓。故古之立言者必世乃成、左史倚相能讀丘索、伊孫丘明乃有國語、司馬世爲史官、子長乃能成史記。孟堅漢書、伊父考定爲多。蓋聞見必久而核、識力必久而眞、不能掠取也。先師孔氏爲世世瞻仰、兩論外其遺言逸行、芳傳齒頰、先賢有闕里志、陋巷志、諸賢系譜、及散②現諸府通志。學者頗難簡閱。我友盬官呂冠洋乃裒而集之、呂

公固博、而此書尤畢一世之力、其於山經郡志無所不考、壇臺井里、松楸獸石之墟、弋釣從遊、問津擊磬之所、令人低徊欲絕、而諸譜爪瓞之遞、綿崇祀之遞加、道統之遞傳、令人鼓舞欲起。令子太學呂兆祥復爲補葺而刊行之、於是犂然大備、可與左馬諸家竝

行中原。而或者曰、孔氏之學、大者盡於五經、而遺芳剩馥、具載語、孟諸記。今舉子抄撮一世不能盡一經、而志且若何。曰、否。夫子垂示五經、本爲後世有旦暮遇之者、豈爲經術計。如有旦暮遇者、則於孔氏之遺若志中所載、豈非空谷之足音乎。聖門之學曰多聞

多見、讀詩之益曰多識鳥獸草木之名。鳥獸草木何與人事而欲識之、待泉脉俱通、水落石出、川上之泉聲、舞雩之樹色、無非至教矣。後世學者影響、先儒口語理沒一世、不知除卻吾道一以貫之、更有何書乃能復舉聖門之志、不急之務也。噫、三代之學、其數可陳而其理難知。後世之學、其理可陳而其數難知。學術之誤、正爲天下顏回、曾點一貫之儒多、而子貢、子夏、子游多識之儒少耳。

賜進士第、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工部尚書、前都察院右都御史、侍
經筵官、繡水姚思仁譔。

聖門志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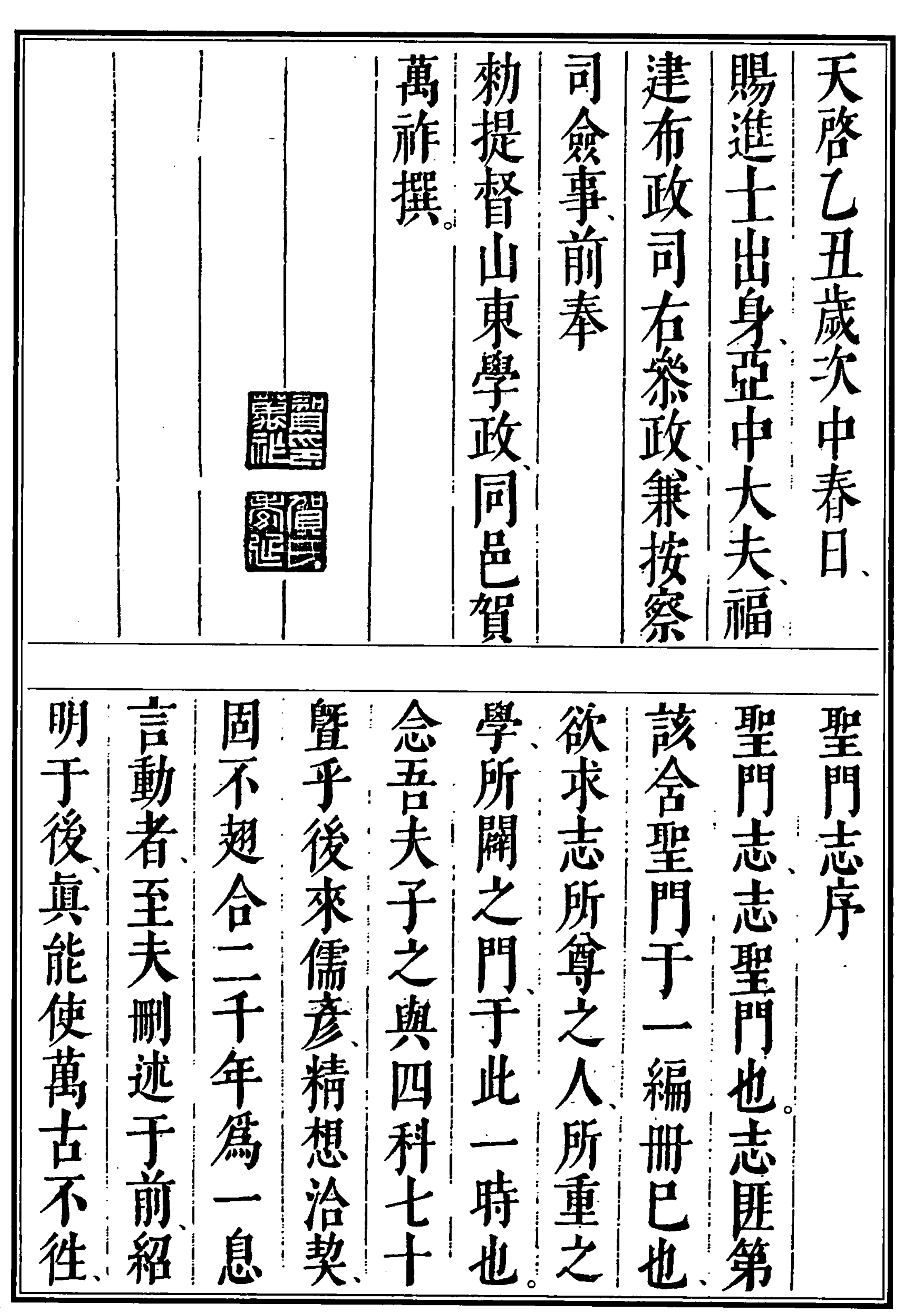
孔子倡明道術於周之季，歷二千餘祀，佩服者不少衰，寤寐羹墻，便與淑艾諸賢相見，莫所謂聖門嫡傳也。顧表章崇事，散見簡編，卒未有彙而志之者，豈非聖門一大闕典與。黎藩呂公被服章逢，宦遊闕里，網羅歷代，薈爲成書，而胤子

太學兆祥君重加攷訂，壽諸梓人，曰聖門志。凡聖系之淵源、從祀之沿革，以至封爵禮器樂律之升降，林墓古蹟之隱顯，靡不綱舉目張，較若眉列，亦云盛矣。嘗見爲二氏學者，慮無不高立門閈，燈傳祖術，譎誕假儻，務相尊尚，而孔氏之門澹焉不能舉其凡，何也。

聖道參天地，經緯人倫，日月江河無之非是，不必各其若何崇尚，若何統緒，而凡具耳目，自共識取與。雖然道在孔子，若太和元氣，淪貫宇宙，而志則元會運世之曆數不可泯也。統在聖門，若木水本源，薪傳不盡，而志則昭穆宗別之斑行，不可混也。人情人廟

貌則思敬、過墟墓則思哀、而列臚列聖眞、博綜羣哲、手是編而有不瞿然感肅、然墜孔氏之門風是懼者乎則是志也、誠聖門之鼓吹聖學之羽翼也、而又可少哉。祚不敏、以廣文長往來齊魯、低回杏壇洙泗間、慨然有宫墻之想、顧卒卒無休暇。竊見子輿子張之

裔丘明、冉子之墓、和聖展雄之譜族、互見棼爭、委掌故於若存若亡間者、至不可窮詰。惜未能舉是志一一獄究之以樂觀其盛也、是志又可少哉。兆祥君恂恂姱節、能讀父書而益光大之、其有功於吾道、不止紹明其跡者、誰謂聖門嫡傳不在今日哉。



天啓乙丑歲次中春日、
賜進士出身亞中大夫、福
建布政司右參政、兼按察
司僉事、前奉
勑提督山東學政、同邑賀
萬祚撰。

聖門志序

聖門志、志聖門也。志匯第
該舍聖門于一編冊已也、
欲求志所尊之人、所重之
學、所闢之門于此一時也。
念吾夫子之與四科七十
暨乎後來儒彥、精想洽契、
固不翅合二千年爲一息
言動者、至夫删述于前、紹
明于後、眞能使萬古不往、

二曜常懸也。若論及門、寧特非助啓予、自當入室、雖聞磬取瑟、亦是同堂、豈非有天地已來人倫之標範、學術之宗源、門墻之淵海也乎。風會沿滐、聖澤漸溉、不受過河之損、即太牢始漢、南面尊唐、大祀隆宋、而崇正皇代、莫過于肅廟聖師賢弟之爲萬禩稱也。惟是運會澆下、士行儒習莫不望尼山而赴標、溯沂泗而泳潤、究其歸宿、多向背不然、賢豪林立、曷敢以此槩乎一世、秖平氣自衡、終覺此身趦趄于門屏外耳。至若我明儒脉、有如四大儒之主性求心與忠信良知之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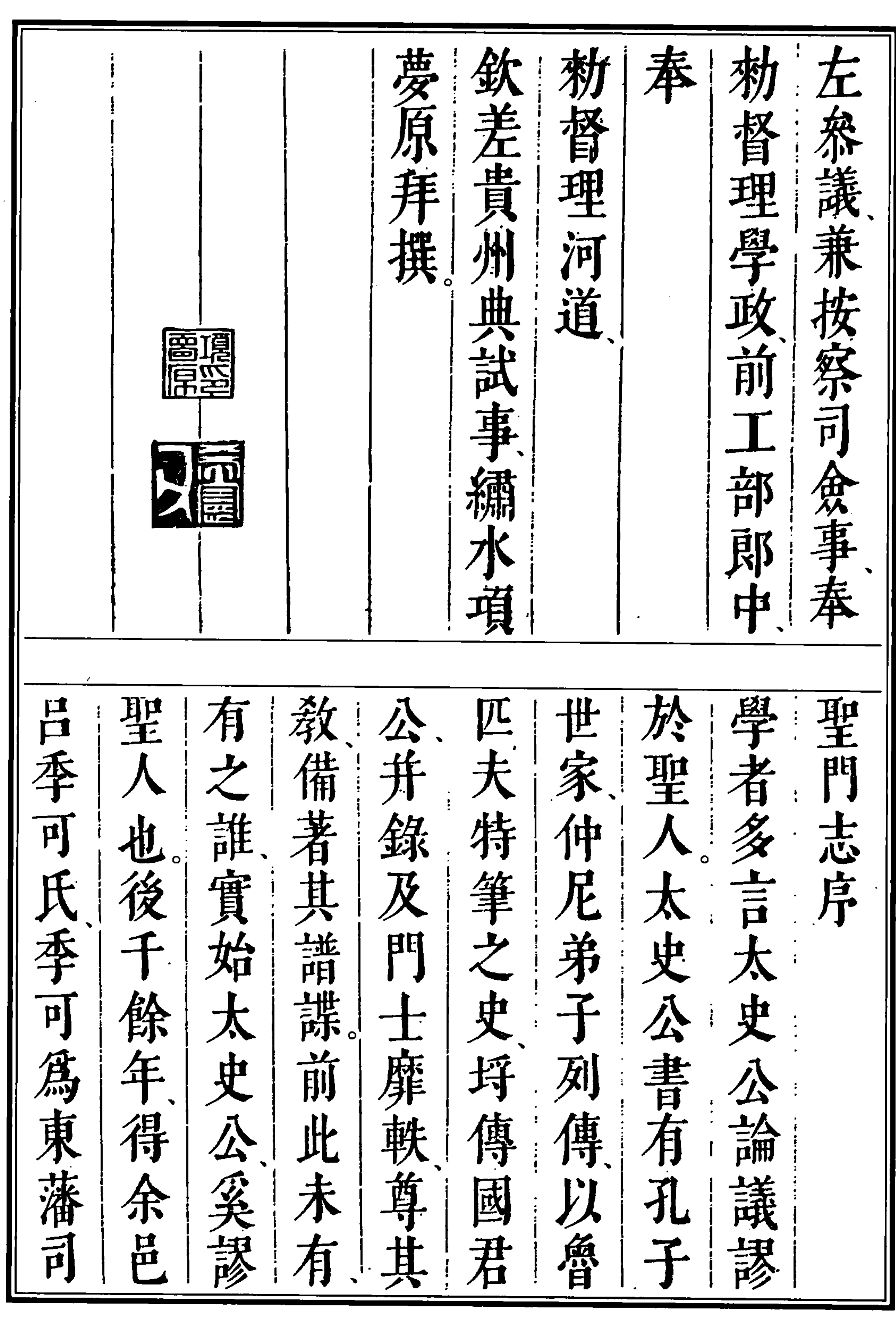
固應現前纓帶、沾灑厭沃、特以應舉奪心鏤空赴眼、邪說由斯、不覺默默入其情腑、傾仄變幻、緣學及人。雖有支天大手、疇能抵攔、因是而人之與學、各有門戶、彼廬此舍、自畫疆限、家開扉闥、总所從來之大同區宇、可不哀邪。吾意當世儒流、誰非北面聖人、承傳

聖學、步武聖門者、使畢見斯志、則至聖大賢、固同心之所欽下、倘艷河津舜江餘干之從祀、又何難。內之爲宰輔、外之爲將帥、野之爲布衣也、更惕荀況更生輔嗣之罷祀、此不以言性惡事神僊、宗老莊乎。門啓春秋、以迄

聖世、其間雖馬上得天下、

顛顇簷楹、屈身事浮屠、儲君釋奠、下至完顏、蒙古、莫不爲之升階飲福、而今之宮墻即夷徼蠻荒、無非而是、此又合古今天下爲一門也。一展覽間、寧不典起今之人材、回斡今之學術、踢倒今之門戶、而副其所求也哉。余嘗過呂季可黎藩幕邸、見有斯稿、問之、則竭七年搜採而後就此。余爲心契目討曰、季可何修而以筆札著聲、與遊夏爲徒也。頃見方孟璇、賀孝延兩丈、咸共嘆賞曰、呂之同宗有東萊先生、實以道承關洛、膺祀廟庭、而季可此書、足輔東萊篇翰、于聖門盡亦思有以報稱之也。

賜進士第、山東布政使司



左參議、兼按察司僉事、奉
勑督理學政、前工部郎中、奉
勑督理河道、
欽差貴州典試事、繡水項
夢原拜撰。

聖門志序

學者多言太史公論議謬於聖人。太史公書有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傳、以魯匹夫特筆之史、埒傳國君公、并錄及門士靡軼、尊其教、備著其譜諜。前此未有、有之誰、實始太史公、奚謬聖人也。後千餘年、得余邑呂季可氏、季可爲東藩司

理、所得孔氏及群賢家乘載多、悉取編輯之、益以後代理學諸儒事行爲志、曰聖門志、凡六卷。其書視史記所載十倍多、世家、列傳、至此舉其全、所謂尊其教、備著其譜諜者極盛、箴以加矣。凡書得所附益貴、爲季可志聖門、惡在非聖門志季可、必傳無疑者。夫薦

紳家托孔氏宇下、取高官大位亡算矣、有能道聖人系七十二子姓名者盖尠。以季可之賢、陸沉散秩、未獲稽古利十二三、孔氏方愧讟薄、而我爲之書、至宇拾句組、俾毋闕遺、用以讟孔氏何厚也。夫聖門廣大、豈以一編表章爭重輕。天貸萬物而不尸德、物自不

敢忘天。季可蓋曰、吾見夫世於孔氏若集市焉、日中爲期得所欲掉臂去不顧。凡吾所爲志聊愧夫門于聖門而善忘門中人者耳。隣人有二子焉、一多與之金、棄其宗譜、一少與之、謹筦籥、守墳墓、補綴先世貽筆翰無一失。此其子爲人、相去何若矣。季可有功聖

人門、何以異此。季可令嗣兆祥字聖符、博學工文章、與余善。季可歿數年、聖符出其稿示余、因獻之邑侯、刻鹽邑志林中、廣其傳聞。季可屬稿時、聖符侍側、贊討論寔多。太史公書父子相踵成讀、司馬談六家指要于儒術深矣。子長之創立義例、爲孔氏及弟子撰

世家、列傳、亦其父子間所商定有素。以比于吕之父子志聖門事、先後尤同揆哉。

天啓甲子七月望、同邑胡震亨孝轅撰。

聖門志序

余讀聖門志、而知家從父之力拓聖人之門、而耗涸其精、卒至以身殉、不少惜也、何也。猶之乎走不佞之力董、聖朝之門、而畢竭其神、卒至以官殉、不少悔也。余初不知其力也、以余之因工致疾而後知也、初不知其

以身殉也、以余之因職及官而後知也。盖聖門所以納千聖軌躅而大、百世之指南也。故自聖表之注載、宗胤之承傳、以至諸弟後儒、雖一居處一草木、罔不開千古、記撰褒彙若指諸掌也。亦猶之殿門所以承列聖神基、而啓萬世之向明也。故自輿輅之遵蹕、文武之位佇、以至工師夫匠、雖一限閾一甃石、蔑不采先朝規制、謹凛若不違顏也。惟是捉筆纘綴、序賡登遺、即事符而情券、未免與篇帙鬼神相爲是非、而況命督工程、追侵責玩、即職舉猷宜、亦未免與柄軸權奸相爲牴牾。此從父之以

身殉志、而下走之以官殉工哉。弟從父與余各游于聖門、雖聖門若大、不必門有余家兩人、然余兩人者、一則不落旁門而粹精于志聖門、一則不入權門、而拂袖田間爲聖門序。則河東門内、後先躅跂自佾恭、希哲至于今兹、亦庶幾無愧聖門矣乎。家弟聖符破家鑴志、叔氏業已崇祀闕里。余適憂讒病甚、聞此姝喜躍起操觚、以授兒本南、須俟太平有象、出而梓之、庶不使以文字取禍、便與聖符各不愧門、稱有子也。

天啓丁卯孟春日、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太僕寺少卿、前工部營繕清吏司郎中、監督

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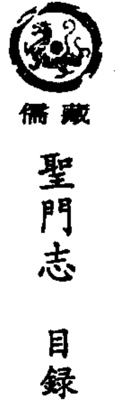
門工程呂濬撰。

校記

①復：當作「佛」。

②現：當作「見」。

聖門志目錄



聖門志卷之一上

海鹽呂元善纂輯
上海杜士全
江寧顧起鳳 參考
兄呂元美
侄呂　濬 編次
男呂兆祥
孫呂逢時 訂閱

聖賢表傳

敘曰、昔吾
夫子學開三堂、訓盡九國、七十子者固當時所稱受教門墻匠成鎔鑄、而羽翼聖真者也。生聚一堂、沒享一庭、萬世無異議矣。然蒐輯聖經者有傳道之功、則漢儒有祀。註疏聖經者有衛道之功、則唐儒有祀。闡明聖經者有體道之功、則宋儒有祀。誦法私淑者上綜六籍、下繼諸子、有載道之功、則我
明之儒有祀。至若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堂上堂下、恐昭穆之失序、而非體也、則又有別祠以祀聖賢之所自出。此皆炳耀圖史、光華俎豆、歷代欽崇聖人、而推本聖人之先、波及聖人之徒者也。迺考之史記所載、止有及門之高弟、僅記論語問答數言、而諸經傳所述、曾不一及、何其畧也。今纂集
先師當年之言行、載於年表、而近誣如不知防墓者、正之。雖戴記所載弗取也、如適齊爲高昭子家臣、雖史記所敘弗信也。其諸弟子之言行見於傳記諸書、凡有益於世教者、備錄於列傳。而見於論語、則固學者之所稚聞也、不復詳載。大都以孔門僉載、傳道錄、全書、聖賢家乘、家語爲據、而諸子百家咸博採焉。併附聖賢祠廟、林墓於後、使瞻仰者展帙而較若列眉、嚮往者居家而鏡若指掌焉。

先師孔子名丘，字仲尼，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人。

年表

一歲，庚戌，周靈王二十一年，魯襄公二十二年，生於魯昌平鄉陬邑。孔子年庚乃庚戌、戊子、庚子、甲申也。

二歲，辛亥，周靈王二十二年，魯襄公二十三年。

三歲，壬子，周靈王二十三年，魯襄公二十四年，聖父叔梁紇卒，葬於魯東防山。

四歲，癸丑，周靈王二十四年，魯襄公二十五年，是年弟子秦商生。

五歲，甲寅，周靈王二十五年，魯襄公二十六年。

六歲，乙卯，周靈王二十六年，魯襄公二十七年，爲兒戲，嘗陳俎豆，設禮容。是年弟子顏路、曾點生。

七歲，丙辰，周靈王二十七年，魯襄公二十八年，是年周靈王崩，景王立。弟子冉耕生。

八歲，丁巳，周景王元年，魯襄公二十九年。

九歲，戊午，周景王二年，魯襄公三十年。是年弟子仲由生。

十歲，己未，周景王三年，魯襄公三十一年。是年襄公薨，昭公立。

十一歲，庚申，周景王四年，魯昭公元年。是年弟子漆雕開生。

十二歲，辛酉，周景王五年，魯昭公二年。

十三歲，壬戌，周景王六年，魯昭公三年。

十四歲，癸亥，周景王七年，魯昭公四年。

十五歲，甲子，周景王八年，魯昭公五年。是年弟子閔損生。

十六歲，乙丑，周景王九年，魯昭公六年。

十七歲，丙寅，周景王十年，魯昭公七年。是年魯大夫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往學禮焉。

十八歲，丁卯，周景王十一年，魯昭公八年。

十九歲，戊辰，周景王十二年，魯昭公九年。是年在魯，娶於宋亓官氏。

二十歲，己巳，周景王十三年，魯昭公十年。初仕魯爲委吏。子鯉生。

二十一歲，庚午，周景王十四年，魯昭公十一年。仕魯爲乘田吏。

二十二歲，辛未，周景王十五年，魯昭公十二年。始敎於闕里，顏路之徒皆受學焉。

二十三歲，壬申，周景王十六年，魯昭公十三年。

二十四歲，癸酉，周景王十七年，魯昭公十四年。是

年在魯、聖母顏氏卒、葬於防。

二十五歲、甲戌、周景王十八年、魯昭公十五年。

二十六歲、乙亥、周景王十九年、魯昭公十六年。毋喪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

二十七歲、丙子、周景王二十年、魯昭公十七年。郯子來朝、孔子見而問官。

二十八歲、丁丑、周景王二十一年、魯昭公十八年。孔子見郯子而學焉、既而告人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是年弟子商瞿、梁鱣生。

二十九歲、戊寅、周景王二十二年、魯昭公十九年。問師襄善琴、適晉學之。是年弟子冉雍、冉求生。

三十歲、己卯、周景王二十三年、魯昭公二十年。齊景公適魯、舍於公館、使晏嬰迎孔子。孔子至、景公問政、答曰、政在節財。公悅、又問曰、昔秦穆公國小處僻、其霸何也。孔子曰、秦國雖小、其志大、其處雖僻、而其政中、其舉也果、其謀也和、法無私、而令不渝。首拔五羖、爵之大夫、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曰、善哉。是年弟子高柴、巫馬施生。

三十一歲、庚辰、周景王二十四年、魯昭公二十一年。齊景公遣使聘、孔子適齊。是年弟子顏回生。

三十二歲、辛巳、周景王二十五年、魯昭公二十二年。齊景公欲以廩丘之邑爲孔子養、辭不受、謂弟子曰、吾聞之、君子當有功受賞、今吾言而君不行、乃先賜邑、其不知丘亦甚矣。是年景王崩、敬王立。弟子端木賜生。

三十三歲、壬午、周敬王元年、魯昭公二十三年。

三十四歲、癸未、周敬王二年、魯昭公二十四年。孔子適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周使伯常騫問道、孔子曰、剛者必折、勁者數傷、倨者不親、利者必弊。此四者、君子之所戒也。孔子觀乎明堂、覩四門墉、有堯舜桀紂之象、又有周公抱成王負斧扆朝諸侯之圖、謂從者曰、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又入后稷廟、有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誠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誠、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害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何。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

也。强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尚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温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内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於此。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誡之哉。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自周返於魯、而道益尊、弟子彌衆。

三十五歲、甲申、周敬王三年、魯昭公二十五年。昭公出奔。孔子適齊、舍於外館、景公造焉、賓主之使既接、而左右白曰、周使適至、言先王廟災、景公復問災何王之廟也。孔子曰、必釐王之廟。公曰、何以知之。曰、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爲華麗之飾、宮室崇峻、輿馬奢侈、而弗可振、故天殃所加其廟焉。俄頃果報釐王廟災、景公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過人遠矣。

三十六歲、乙酉、周敬王四年、魯昭公二十六年。孔子在齊、與太師語樂、聞韶。是年、弟子樊須生。

三十七歲、丙戌、周敬王五年、魯昭公二十七年。自齊歸魯。是延陵季子、聘於上國。于其反也、長子死、於道葬於嬴博之間。孔子往觀其葬、曰、延陵季子其合禮矣。

三十八歲、丁亥、周敬王六年、魯昭公二十八年。

三十九歲、戊子、周敬王七年、魯昭公二十九年。是年澹臺滅明生。

四十歲、己丑、周敬王八年、魯昭公三十年。陳亢生。

四十一歲、庚寅、周敬王九年、魯昭公三十一年。

四十二歲、辛卯、周敬王十年、魯昭公三十二年。齊景公將以尼谿之田封孔子、晏嬰不可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以爲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産厚葬、不可以爲俗、游説乞貸、不可以爲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矣。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詳趨走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異日止孔子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遂行、反於魯。是年、昭公薨於乾侯、定公立。弟子公西赤生。

四十三歲、壬辰、周敬王十一年、魯定公元年。季氏强僭、陽虎專政、孔子不仕、退修詩書禮樂。是年

弟子有若生。

四十四歲癸巳、周敬王十二年、魯定公二年。是年弟子卜商生。

四十五歲甲午、周敬王十三年、魯定公三年。是年弟子言偃生。

四十六歲乙未、周敬王十四年、魯定公四年。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問於守廟者此何器。對曰此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誡、故常置之座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嘆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是年弟子顏辛生。

四十七歲丙申、周敬王十五年、魯定公五年。孔子仕魯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强弱異任、男女別途、路不拾遺、器不雕僞、市不貳價。四寸之棺、三寸之椁、因丘陵爲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則之。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曰、雖天下可也。是年季平子卒、桓子立。弟子曾參生。

四十八歲丁酉、周敬王十六年、魯定公六年。是年弟子顓孫師生。

四十九歲戊戌、周敬王十七年、魯定公七年。進位司空、乃別五土之性、物各得其所生之宜。是年弟子宓不齊生。

五十歲己亥、周敬王十八年、魯定公八年。公山弗狃因陽虎爲亂、陽虎執季桓子。是年弟子叔仲會、冉孺、曹卹、伯虔、顏高生。

五十一歲庚子、周敬王十九年、魯定公九年。孔子爲大司寇、設法而不用、國無奸民。時有父子訟者、夫子同狴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夫子赦之。季氏聞之不悅、曰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冉有以告、夫子喟然嘆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禮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何也。上教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徵斂無時、暴也。不誠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卽也。由大司寇攝朝政、七日而誅亂

政大夫少正卯於兩觀之下。子貢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爲政而始誅之、或者爲失乎。孔子曰、天下有大惡五、而盜竊不與焉。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言僞而辯、記醜而博、順非而澤、五者有一於此、則不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熒衆、其强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

五十二歲、辛丑、周敬王二十年、魯定公十年。是歲齊魯會於夾谷、孔子攝行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孔子好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之、可以得志。景公從之。於是以會遇之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遂以旍旄羽袚矛戟劒撥、鼓譟而至。孔子歷階而進、不盡一等、以公退、乃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爲好會、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令諸侯也。且裔不謀夏、夷不亂華、夷不干盟、兵不逼好、于神爲不祥、于德爲愆義、于人爲失禮。君必不然。請命有司。景公心怍、麾而避之。有頃、齊人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倡優侏儒爲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升、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右司馬加刑焉。於是斬侏儒、手足異處。景公懼而色動、知義不若、將盟。齊人加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田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景公歸而大恐、責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魯君、爲之奈何。有司進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乃歸所侵魯鄆、讙、汶陽、龜陰之田。

五十三歲、壬寅、周敬王三十一年、魯定公十一年。

五十四歲、癸卯、周敬王三十二年、魯定公十二年。孔子言於定公曰、臣聞家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古之制也。今三家過制、請損之。是歲魯墮三都。齊人歸女樂、君臣淫荒、三日不聽國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去魯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讐由家。

五十五歲、甲辰、周敬王二十三年、魯定公十三年。

孔子適衛、自衛至曹、自曹至宋。

五十六歲、乙巳、周敬王二十四年、魯定公十四年。

孔子自宋適陳、過匡、匡人圍之五日。子路怒、奮戟將與之戰、孔子止之、使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去。

五十七歲、丙午、周敬王二十五年、魯定公十五年。

孔子既解匡圍、即過蒲、月餘返衛、主蘧伯玉家。是年定公薨、哀公立。

五十八歲、丁未、周敬王二十六年、魯哀公元年。孔子在陳、惠公賓之上館。有飛隼集陳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

五十九歲、戊申、周敬王二十七年、魯哀公二年。孔子自陳反衛、自衛如晉、至河、聞趙簡子殺竇鳴犢及舜華、乃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吾之不濟此命也。子貢進曰、敢問何爲也。子曰、竇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趙氏未得志之時、須此二人而從政、得志而殺之。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涸魚、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其邑。何也、君子惡傷其類也。鳥獸之於不義、尚知避之、況於人乎。乃還、息於陬、作陬操以哀之。遂反乎衛、復主蘧伯玉家。靈公問陳、孔子遂行、復如陳。是年靈公薨、出公輒立、趙簡子納太子蒯聵於戚。

六十歲、己酉、周敬王二十八年、魯哀公三年。孔子在陳、陳侯起陵陽之臺、未畢、殺數人。問孔子曰、周作靈臺、亦殺人乎。對曰、靈臺以子道來、何殺人之有。遂罷。是年季桓子卒、康子立。

六十一歲、庚戌、周敬王二十九年、魯哀公四年。孔子自陳如蔡。

六十二歲、辛亥、周敬王三十年、魯哀公五年。孔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子告之曰、政在來遠而附邇。既而自葉返乎蔡、有子路問津、拱立等事。時宰予在楚、楚昭王欲以安車象飾遣孔子、宰予曰、夫子無以此爲也。自臣從夫子以來、夫子之言不離道、動不遺仁、貴義尚德、清而好儉、仕而不祿、所以無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采、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

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爲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靡靡、豹豕之淫音、夫子過之弗視、過之弗聽。故臣知夫子無用此車也。王曰、今而後、知夫子之德也。是年齊景公薨、顏淵卒。【此時伯魚尚未死、而論語曰、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槨。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槨。或當時設事之辭。】

六十三歲、壬子、周敬王三十一年、魯哀公六年。楚昭王救陳師於城父、使人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路出於陳蔡、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聖人、其所譏刺、皆中諸侯之病、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遂使徒兵距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外無所通、從者皆病。孔子愈忼慷講誦、絃歌不衰、乃召子路而問焉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奚爲至於此。子路作色而對曰、君子無所困、意者吾未仁與、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智與、人之不我行也。且由也昔聞之夫子曰、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禍。夫子積德懷仁、行之久矣、奚居之窮也。子曰、由、使仁者必信也、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使智者必行也、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夫賢不肖、才也、遇不遇、時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衆矣、何獨丘哉。且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爲困窮而改節。故居下而無憂者則思不遠、處身而常逸者則志不廣、庸知其終始乎。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奚爲至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何不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爲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爲容、則志不遠矣、思不廣矣。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來迎、孔子然後得免。【按絕糧慍見等事、據論語在于哀公二年、孔子去衛如陳之時。據家語、史記、闕里誌、則在哀公六年、楚聘孔子於陳蔡之日。或曰孔子絕糧于陳、非止一次也。】孔子至楚、楚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索隱曰、古者三十五家爲里、而里各立社、則書社者、書其社中之人名于籍耳。朱子云、史記謂書社地七百里、恐無此理。】楚令尹子西不可曰、王之使使諸侯、有能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將帥、有能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能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子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

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使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於是自楚返乎衛。昔昭王渡江、有一物觸舟、使使問孔子、孔子曰、此萍實也、其甘如蜜。使曰、何以知之。子曰、吾昔之鄭、過乎陳之野、聞小兒謡曰、楚王過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甘如蜜。得無是乎。

六十四歲、癸丑、周敬王三十二年、魯哀公七年。衛君輒父不得立、在諸侯數以爲讓、而孔子弟子多仕衛、衛君欲得孔子爲政。孔子既至衛、有魯衛兄弟及答子貢夷齊、子路正名之語。

六十五歲、甲寅、周敬王三十三年、魯哀公八年。

六十六歲、乙卯、周敬王三十四年、魯哀公九年。夫人亓官氏卒。

六十七歲、丙辰、周敬王三十五年、魯哀公十年。

六十八歲、丁巳、周敬王三十六年、魯哀公十一年。

孔子在衛、魯使人來迎、自衛返魯。哀公館焉。公自阼階、孔子賓階、升堂侍立。公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縫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以鄉、丘未知其爲儒服也。公曰、敢問儒行。孔子曰、略言之則不能終、悉言之則留更僕、未可以對。哀公命席、侍坐、悉陳儒行。公曰、終没吾世、不敢復以儒行爲戲矣。又問政、對曰、政之急、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公曰、爲之奈何。對曰、省力役、薄賦斂、則民富、崇禮教、遠罪疾、則民壽。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不能至也。對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貧者。公曰、寡人生於深宫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勞、未嘗知懼、未嘗知危、不足以行此也。對曰、公入廟門而右、登自阼階、仰觀榱桷、俯視几筵、其器皆存、而不覩其人、以此思哀、哀可知矣。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日出聽政、至於日中昃、諸侯子孫、往來如賓、行禮揖讓、慎其威儀、以此思勞、則勞可知矣。緬然長思、出於四門、張目望遠、覩亾國之墟、必將有數焉、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夫君者舟也、民者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君明此五者、於從治何有。公曰、善。

於是廢山澤之禁、弛關市之稅、以惠百姓。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

六十九歲、戊午、周敬王三十七年、魯哀公十二年。孔子在魯。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孔子往弔焉。適季氏、不絰、孔子投絰而不拜。子游曰、禮與。孔子曰、主未成服、則弔者不絰、禮也。是年子伯魚卒。

七十歲、己未、周敬王三十八年、魯哀公十三年。

七十一歲、庚申、周敬王三十九年、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叔孫氏之車士曰鉏商、采薪於大野獲麟焉、折其前左足、載以歸。叔孫以爲不祥、棄之郭外、使人告孔子曰、有麕而角者、何也。孔子往觀之曰、麟也、胡爲乎來哉、胡爲乎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衿。叔孫聞之、然後取之。子貢曰、夫子何泣爾。孔子曰、麟之至、爲明王也、出非其時而見害、吾是以傷之。自周室微、詩書禮樂壞、孔子乃討論墳典、追迹三王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論秦穆、編次其事、爲百篇。古者詩三百篇、及至夫子、刪其重複、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稷、中述商周之盛、下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以關雎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凡三百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於韶武雅頌之音、以備王道、成六藝。子曰、吾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乃追迹三代之禮、曰、夏殷之禮、吾能言之。禮樂自此可得而述矣。晚而喜易、乃序彖繫象說卦文言、作十翼、以贊易道。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我於易則彬彬矣。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及西狩獲麟、乃因魯史舊文作春秋、上自隱公、下迄哀公十四年、凡十二公、據魯親周、紬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之大法。其文約、其旨博、游夏不能贊一辭。傷周道之不興、感嘉瑞之無應、遂絕筆焉。孔子修述六經既成、齋戒向北斗告備、忽有赤虹自天而下、化爲黃玉、刻文、孔子跪而受之。是歲齊陳恒弒其君壬於舒州、孔子三日齋而請討、雖不能顯戮陳恒於當時、亦可陰誅亂臣於萬世矣。

七十二歲、辛酉、周敬王四十年、魯哀公十五年。是年子路死於衛難。

七十三歲、壬戌、周敬王四十一年、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孔子病、早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因歎而歌、歌曰、太山其頹乎、梁木其摧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太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則吾將安仗、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子曰、賜、爾來何遲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蓋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客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殷人也。夫明王不作、則天下莫能宗予、予殆將死矣。寢疾七日而終。魯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予一人以在位、煢煢予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哀公十七年、乃仍孔子堂第爲廟、俾百戶守之。夫子之喪、公西赤掌喪焉、兼用三代之禮、以尊師且備古也。葬於魯城北泗上、封高四尺、形如負斧、泗水爲之却流。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如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如喪父而無服。皆心喪三年、羣居則絰、出則否。喪畢、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各盡哀復畱。惟子貢築室墓右、凡六年、然後歸。弟子及魯人往從塚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

謚號

周敬王四十二年、魯哀公誄爲尼父。

西漢平帝元始元年、追謚爲褒成宣尼公。

東漢和帝永元四年、封爲褒尊侯。

後魏高祖孝文帝太和十六年、改謚爲文聖尼父。

後周靜帝大象二年、進封鄒國公。

隋文帝贈爲先師尼父。

唐太宗貞觀二年、升爲先聖、十一年尊爲宣父。

高宗顯慶二年、復尊爲先聖。乾封元年、贈太師。

武后則天天授元年、封爲隆道公。

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謚文宣王、南向坐。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加謚玄聖文宣王。

五年、改封至聖文宣王。

元成宗大德十一年、加封大成至聖文宣王。

國朝洪武三年、詔封爵仍舊。

嘉靖九年、改稱至聖先師孔子。

謹按

世宗朝改大成至聖文宣王舊號，題曰至聖先師孔子。說者謂帝不拜王，改之誠是矣。不知前代謚孔子之王，非後世藩封之王，乃禹、湯、文、武之王，天王之王也。王即帝也。若謂特制帝王分矣，何不依特制而謚孔子以帝也？或謂季氏僭八佾，孔子譏其忍，安忍以身僭帝號乎？不知自用則爲僭，後世加之則非僭，況孔子道德足以當此者乎？今去王號而止稱先師，豈以先師爲獨尊乎？古之教訓及人者皆得稱先師，則先師非獨尊之稱也。或謂人爵之貴，豈如天爵之榮，正不必以人爵加夫子耳。愚切以爲不然，古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未嘗棄人爵于不用也。今不以此尊夫子，將崇夫子之念何由而表見也？況先師之稱必儒冠儒服，無論不宜袞冕，不并司冠冠服而刪去乎？是以山東按臣畢懋康思念及此，曾有封帝一疏，惜

神宗未及舉行，今

聖明在御，崇儒重道，勤學好問，超越前代，當道幸逢此言聽諫行之際，應補牘上請焉。

廟宇 今天下處處皆有，惟曲阜縣之廟創建于魯哀，增修于歷代，最古最盛，故特標之。如衢州府、泰安州、澤州三處廟，是于府州縣治外另按政蹟而設者，亦附錄焉。

曲阜縣 佛老之徒，聖門所黜，齊祭之區，寺觀無幾，曲阜則絕無焉，足見聖教之大。

至聖先師廟在縣城中央，即闕里故宅也。中爲正殿九間，宋徽宗崇寧元年詔殿名大成，先聖南面，四配、十哲分侍左右。後爲寢殿七間，祀夫人亓官氏。寢殿之東爲殿三間，西向，以祀伯魚。寢殿之西爲殿三間，東向，以祀子思子。又後爲聖蹟殿，壁上皆石刻也。正殿之前爲杏壇，即講堂遺址也。漢明帝幸孔子宅，御此說經，後世因以爲壇。壇左右爲兩廡，東廡五十間，祀澹臺滅明以下四十八位；西廡五十間，祀宓不齊以下四十七位。杏壇前宋真宗御贊石碑十有二。又前爲大成門，門凡五間，旁有掖門，左曰金聲，右曰玉振。大成門之外有唐、宋、金、元碑，各覆以亭。碑亭之左爲居仁門，又左爲毓粹門，是爲廟東。碑亭之右爲由義門，又右爲觀德門，是爲廟西。碑亭之前爲奎文閣，閣凡五間，制甚壯麗，亦謂之藏書樓，東西列 本朝 御製碑亭。樓之左右各爲掖門三間，其掖門東爲衍聖公齋戒所，掖門西爲有司齋戒所。閣前爲門五間，漢、魏古碑在焉。門之前爲大中門三間，門牓字舊爲宋仁宗御書。大中門之前有三門，故金之舊制也。三

門之前爲石橋三、以跨壁水。石橋之前復爲大門五間、門皆圜洞、如城門制。東西各爲一坊、坊曰德侔天地、道貫古今。其前有石坊、坊曰太和元氣。坊前爲櫺星門、東西大道也、左右各竪下馬牌。金章宗明昌三年立。門南有石坊、鐫金聲玉振四字。坊與南城門相直、城門上鐫萬仞宮墻、山東巡撫胡續宗書。自廟門以內、檜柏千章、皆數千年物矣。廟之西偏爲啟聖公廟、前爲正殿三間、後爲寢殿三間、以祀夫人顏氏。啟聖廟前爲金絲堂三間、以貯樂器、相傳即夫子故宅、魯共王聞樂處也。宋時建五賢堂於此。　本朝改建、易以今名。堂前爲啟聖門、廟之東偏爲家廟五間、祀先聖二世、三世及中興祖、俱考妣一櫝、如家禮制、孔氏子孫私祠也。家廟之前爲詩禮堂五間、宗子所爲糾族宣訓者、舊爲宋真宗駐蹕之所、後以賜孔氏之族、使爲齋室。本朝更爲今名。堂前爲燕申門。其他祭庫、神廚、牲房罔不備列。四隅爲樓、以比王公之制。廟左爲衍聖公第、第前爲四氏學、學前爲闕里坊、古闕里也。廟創於魯哀公十七年、漢魏唐宋代有修飾、至金皇統大定間制乃大備。元世祖至元丁卯、成宗大德戊戌、順宗至正巳卯凡三修焉。

國朝洪武十年、奉　詔修。永樂十四年、又撤其舊而新之。成化十八年、始廣正殿爲九間、規制益宏。弘治十二年災、奉　詔大加鼎建、遣輔臣李東陽祭告、皆有　御製碑記。嘉靖、隆慶以來、守臣代有修葺。萬曆七年巳卯、山東巡撫趙賢重修。二十二年甲午、巡撫鄭汝璧、巡按連標等復闢甕城重門、以闢神路、前後各有碑記。歲以四仲上丁行禮、祭用太牢、衍聖公主祭、曲阜縣官以羊豕各一助祭。樂舞祭器俱如太學。啟聖公廟與先聖同日祭。天下廟祀凡一千五百六十餘處、每歲春秋二祭、用牛六、猪三萬七千有奇、羊五千八百有奇、鹿二千八百有奇、兎二萬七千有奇、幣帛二萬七千六百餘段。以釋氏言之、則殺生者有罪。今吾夫子②衢萬世之祭祀、每歲殺牲不下六萬二千六百有奇、而其子孫愈加榮盛。視梁武帝之餓死臺城而家無噍類者爲何如哉。嗟乎、士君子幸而生于聖賢之邦、瞻依登拜、亦既親其盛矣。彼殊方異域之士、思宮墻室家之美而不得一履其庭者、斯志庶乎其有考焉。

浙江衢州府

孔氏家廟在府治西。先聖四十八代孫襲封衍聖公孔端友從宋高宗南渡、賜居衢州。紹興二年、詔權以衢州府學爲家廟。五年、賜田五頃以奉祀事。國朝正德元年、設立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每歲春秋主祭。

山東濟南府泰安州

至聖廟在州北五里、泰山巔玉皇頂西稍下半里許。其地爲瞻觀峰、其下爲孔崖、相傳孔子登泰山、望見吳閶門白馬以示顏子處。嘉靖四十五年、山東巡撫兼工部尚書朱衡謀拓基於此、構建祠宇、以奉孔子、迄遷任弗果。萬曆十二年、濟南府推官郝大猷創建正殿三間、前爲門一間、四圍垣墻俱全、專爲崇奉孔子設也。又以遷任、未及安神奉祀以竟其事。十四年、巡鹽譚耀檄修岱史、稽考聖蹟、有司議請重修前項殿宇、奉孔子神主、配以顏曾思孟、悉如學宮之制。春秋丁祭、每歲管香稅官備辦祭品、照州縣釋菜菓肴、各神座前一卓、其特牲則總豕一、羊一。本官如期致奠、仍於殿傍構道房三間、責令本山道士二名常住看守。由是孔子與羣賢登臨遺蹟、永與泰岱爲始終、而廟額崇嚴、足慰萬世之瞻仰矣。

山西澤州

孔子廟在州城南三十里太行山中。廟前石上有車轍、相傳爲孔子廻轍之遺跡也、故後人立廟以祀焉。

書院

尼山書院。在曲阜縣東南六十里尼山上。其山五峰西峙、謂之五老峰、中峰卽尼丘也。後周太祖顯德中、彙守趙侯始於其地剏廟、以祀夫子。宋仁宗慶曆癸未、文宣公孔宗愿大建廟宇。元文宗至順三年、衍聖公孔思晦請命重建、賜額尼山書院、立講堂、學舍、祭田、設山長一人奉祀。國朝永樂十五年重建。其制中爲大成殿五間、以奉孔子、後爲寢殿三間、以奉夫人。東廡三間、以祀伯魚、西廡三間、以祀子思。正德二年、改山長爲學錄。其書院南爲毓聖侯廟、以祀尼山之神。宋仁宗皇祐二年、封山神爲侯故也。每歲二月十八日孔子忌辰、八月二十七日孔子誕辰、曲阜縣官祭享。

洙泗書院。在曲阜縣西北八里、舊名先聖講堂。元

順宗至元間、曲阜尹孔克欽因舊址創建、請額爲洙泗書院、設山長一人奉祀、鄆人宋元隆爲記。國朝正德二年、改山長爲學録。嘉靖三年、山東巡按李獻重修、翰林院修撰呂柟爲記。其制、正殿三間、中祀先聖、四配十哲東西相向、東西廡各三間、以祀羣弟子。外有重門、門外有石坊、牓曰洙泗書院。又有一石碣、鐫洙泗書院四字、元至正十年山長鉻識達書。

聖澤書院、在兗州府汶上縣西南三十里、一名孔堂。相傳孔子宰中都、政餘講學於此、故立書院以祀焉。

孔林書院、在廣東南雄府城東一百里。唐憲宗時孔子三十八代孫孔戣爲嶺南節度使、因家焉。後孫孔振玉始建書院以祀焉。

孔宅書院、在南直松江府城北七十里。舊有孔子廟、在慧日院側、唐時孔子三十四代孫孔禎擢進士第、爲蘇州長史、因家焉、故立廟以祀之。元順宗至正間、里人章弼建、改名書院。

永嘉書院、在浙江温州府城南、宋理宗淳祐中建。其中奉孔子燕居像、東室祀伊洛諸儒、西室祀本鄉先賢。

封龍書院、在北直真定府元氏縣封龍山。唐李昉、元李治皆講學於此。院中有孔子像。

龍溪書院、在廣西慶遠府城西、宋寧宗嘉定間建、中設孔子像、旁立黄廷堅祠。

高節書院、在浙江紹興府餘姚縣嚴子陵墓側、宋時劉公儀建、有孔子燕居祠。

潁谷書院、在河南府登封縣西南、宋崇寧間建、并立學以祀宣聖、後廢復建。

南豐書院、在江西建昌府南豐縣治東、元至正初、知州史文彬建、中有孔子殿、左有曾鞏祠堂、後有講堂齋舍。

浯溪書院、在湖廣永州府祁陽縣、元時縣尉曾圭與其子曾堯臣所創、中爲大殿、以奉孔子。

屏山書院、在建寧府崇安縣、元時建院於屏山下、洪武中重修、前祀孔子、後祀劉子翬、朱熹、劉珙。

思聖書院、在兗州府費縣西九十里、元順帝至正間建。

按、書院在在皆有、或爲士子講誦、或爲先儒讀書而設。兹志所録、惟録其有孔子主像者耳。

林墓

先聖墓在曲阜縣城北六里、前桃舊魯城林門、與縣北門相直、夾路檜柏森然、圍徑數十里、繚以周垣。國朝永樂二十一年、五十五代孫曲阜縣知縣孔克中創建、五十七代孫御史孔詡爲記。其冢塋百畝、塋中不生荆棘刺人草、樹以百數、皆遠方弟子各持鄉土異種所植、魯人世世無能名者。墓高丈餘、前爲石壇、其厚三尺、方亦如之。壇石縱橫各七、其數四十有九。墓前一室、東向、相傳子貢廬墓處也。墓之東南爲享殿三間、殿前翁仲二、左執笏、右帶劍。石麟、石虎四、華表二、漢桓帝永壽元年、魯相韓叔節建。殿之前有門三間、門之左爲思堂、壁上石刻唐宋時物。有宋真宗駐蹕亭、門之前爲洙水、水上有橋、橋東有輦路、路南爲觀樓、樓在周垣之上、魯故北城也。樓南爲林坊、扁曰宣聖林坊之前爲大石坊五洞、鐫萬古長春四字、萬曆二十二年、山東巡撫鄭汝璧、巡按連標建。每歲祀期春用寒食、冬用孟朔、衍聖公主祭。

聖門志卷之一上終

校記

①聿：《史記》卷四七《孔子世家》作「律」。《集解》云：律，法也。

②嚮：當作「饗」。

聖門志卷之一中

海鹽呂元善纂輯
無錫高攀龍
金壇段　鏷　參考
兄呂元美
侄呂維祺　編次
男呂兆祥
侄孫呂　陽　訂閱

四配列傳

按唐太宗貞觀二年，詔顏子稱先師，配享先聖孔子。宋神宗元豐七年五月壬戌，詔孟子配享於右，以對顏子。是時新經盛行，以王安石爲聖人，沒而躋之配享，位顏子下，故左則顏子及安石，右則孟子。未幾，安石婿蔡卞當國，謂安石不當在孟子下，遷安石於右，與顏子對，移孟子第三，次顏子之下，遂左列顏孟，右列安石。又未幾，卞再欲升安石壓顏子，漸次而升，爲代先聖張本。優人有以藝諫者，設一大言之士戲薄先聖，顏子出爭之，不勝；子貢出爭之，不勝；子路出而盛氣爭之，又不勝。然後設爲公冶長，有擊其首而叱之曰：汝何不出一爭，且看他人家婿。蓋蔡卞安石婿，而公冶長先聖婿也。卞聞之，遂不敢進安石於顏子上，顏孟左而安石右，遂爲定制。高宗南渡後，安石罷配享，宜遷孟子以對顏子，如舊制，議者失於討論，故安石既去，其右遂虛，而顏孟並列於左。孝宗時，洪邁嘗謂孟子配食與顏子並，而其師子思，子思之師曾子，皆在其下，於禮儀實爲未然。至度宗咸淳三年，始升曾子、子思並配享，位在孟子上。

國朝嘉靖九年，考正祀典，以顏思居左，曾孟居右，永爲定制。

東配

顏　回　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人。　孔　伋　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人。

西配

曾　參　山東兗州府嘉祥縣人。　孟　軻　山東兗州府鄒縣人。

復聖顔子

顔回字子淵山東兖州府曲阜縣人少孔子三十歲天資明睿聞一知十甫成童即從遊於孔門孔子曰自吾有回而門人日益親嘗謂回曰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對曰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内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於夫子者足以自樂回不願仕也回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士交通終身無患難亦且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其讓而有禮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於人也終身無患難其擇言而出之也若回者其至乎孔子北遊於農山子路子貢顔淵侍孔子曰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願得鐘鼓之音上震於天旌旗繽紛下蟠於地由當一隊而敵之必也攘地千里搴旗執馘唯由能之夫子曰勇哉子貢復進曰賜願使齊楚合戰於漭瀁之野兩壘相望挺刃交兵賜著縞衣素冠陳說其間推論利害釋二國之患唯賜能之夫子曰辯哉顔回退而不言孔子曰回汝獨無願乎對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回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鑄劒戟以爲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憂千歲無戰鬬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辯矣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也子路抗手而對曰夫子何選焉孔子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顔氏之子有矣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顔回之行也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於天子則王者之相也年二十九髮盡白三十二而卒漢高帝十二年東巡狩過魯以太牢祀孔子以顔子配饗歷代因之唐太宗貞觀二年詔稱先師配饗先聖孔子高宗總章元年四月乙卯贈太子少師睿宗太極元年二月十六日贈太子太師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八月追贈兖公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五月進封兖國公元文宗至順元年七月贈兖國復聖公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復聖顔子

廟宇

復聖廟在曲阜縣孔廟東北三百餘步即陋巷故宅也巷北有井名曰顔井歷代顔族世守之宋神

宗熙寧間太守孔宗翰搆亭其地命曰顏樂蘇軾爲記歲久亭圮元成宗元貞間衍聖公孔治復命顏族搆于故基繚以周垣設兗國公像祀焉仁宗延祐四年因南臺御史段傑請大修顏廟以亭爲門文宗至順元年落成歐陽玄奉敕爲記

國朝洪武正統間相繼重修成化二十二年六十一代孫博士顏公鉉請修大廓其規制弘治十五年奉　敕重修正德己巳落成　英廟　武廟各有御製碑記廟制正殿七間復聖南向後爲寢殿五間以祀夫人戴氏兩廡各七間左祀二代顏歆及三十四代隋黄門侍郎顏之推四十代唐平原大守顏眞卿常山太守顏杲卿右祀三代顏儉及三十三代北齊御史中丞顏見遠三十七代唐崇文館學士顏師古中爲顏樂亭亭前爲仰聖門兩旁各角門一座門前御製碑亭二座又前爲歸仁門三間左掖爲克己門三間右掖爲復禮門三間歸仁門稍西顏井在焉覆之以亭前爲復聖門三間復聖門之外爲復聖廟坊又外更西二坊左曰卓冠賢科右曰優入聖域又外里門有坊牓曰陋巷萬曆二十二年山東巡按連標建從博士顏胤祚所請也復聖門之內東爲博文門三間西爲約禮門三間相射而立由左掖而入有齋宿房七楹稍北有祭器庫五楹俱西向又北爲見進門門內爲退省堂三間堂後爲家廟復聖二世三世神櫝藏焉廟後爲神厨由右掖而入爲杞國公廟宗子居第在廟左方祭用春秋仲月上丁日宗子博士主祭

復聖祠在兗州府寧陽縣西四十里顏氏子孫有居於此孝元時因立祠以祀之仍復其家

國朝因之

林墓

復聖墓在曲阜縣城東二十里防山之陽有石刻曰先師兗國公之墓其墓前一石鐫兩甲士背負而坐一執斧一執金吾又一碑湮没不存惟坐趺在墓高丈餘林木森欝其地廣袤各一百五尋有五尺少東有村曰上宋有祀田六十畝歲收其租以奉時祭顏林之西北爲侍郎林顏氏自晉唐以來爲黄門中書侍郎及六部侍郎者前後凡十三人皆葬於此故云其地周廻可二里餘顏氏之裔祔焉墓祀春用清明冬用孟朔宗子博士主祭

宗聖曾子

曾參字子輿、山東兗州府嘉祥縣人、少孔子四十六歲。年十六、孔子在楚、父命參之楚受學焉。資質篤實、力學純固、故於聖人之道、獨得其宗。毋待孔子、輒有所問、凡吉凶軍國之禮、經權常變之宜、無不反覆窮究、諸所問答、語具大戴記。家貧、食力、敝衣躬耕、且不舉火、而歌聲若出金石。魯君聞之、而致邑焉、固辭不受、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我驕也、吾豈能勿畏乎。從孔子於齊、齊景公以下卿之禮聘之、辭曰、吾親老、不忍遠遊、而爲人役。晚年道益尊、子思、公明儀之徒、皆從受業。及親沒、始遊齊、齊大夫資之以適楚。毎讀喪禮、泣下沾襟、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用者年也。初吾爲吏、祿不及釜、尚欣欣而喜者、非以爲多也、樂其逮親也。親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猶北向而泣者、非爲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曾子寢疾、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扶而易之、蓋反席未安而沒。當其疾也、謂子華曰、吾無顏氏之才、何以告女。雖然、子不觀之飛鳥魚鱉乎、其得之於人者餌也。苟能不貪於利害、安得從生、是以君子愼始也。著書十八篇、十篇見大戴禮、八篇亾、又作大學傳十章。孔子以其志存孝道、嘗因之以作孝經十篇。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滿而不盈、實而如虛、過之如不及、博無不學、其貌恭、其德惇、其於人也無所不信、其驕大人也常以浩浩、是曾參之行也。唐高宗總章元年二月十九日、贈太子少保、從祀廟庭。睿宗太極元年、加贈太子太保。玄宗開元八年、配享孔子。二十七年、追封郕伯。宋眞宗大中祥符二年五月、加封瑕丘侯。徽宗政和六年六月、太常寺奏孔子高弟所封侯爵與先聖名同、失弟子尊師之禮、改封武城侯。度宗咸淳三年正月、加封郕國公。元文宗至順元年閏七月戊申、加封郕國宗聖公。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宗聖曾子。

廟宇

宗聖廟在嘉祥縣南四十五里南武山之陽、㓚建無考。

國朝正統九年甲子、教諭溫良以廟宇傾圮奏請重修、詔山東參議馬諒、僉事蕭啓、兗州府知府焦福、嘉祥縣知縣宋善修建祠宇、翰林院學士許彬爲記。弘治十八年、山東巡按金洪見其規制卑陋、疏請恢濶如顏孟制。

孝宗皇帝可其奏、命左布政使張泰、僉事毛廣、知府趙繼爵計工料、直督以府佐、而知縣齊雲、鄭瑾相繼綜理、金錢出自藩司、力役坐之鄰境、閱七年而事竣、宏敞壯麗、僅亞孔廟。嘉隆之末、廟復圮壞。萬曆七年、六十二代孫博士曾承業復奏修葺。詔山東巡撫趙賢、巡按錢岱、參議查志立、僉事詹沂下檄所司出帑金一撤其廟而新之、經始於己卯之九月、告成於本年之十一月。其制正殿七間、中設宗聖像、東配子思子、西配孟子。東廡五間、以陽膚、公明儀、公明高、公明宣、孟儀從祀、西廡五間、以樂正子春、沈猶行、單居離、公孟子高、子襄從祀。寢殿五間、正殿之前爲戟門三間、戟門之外東西齋房各三間、神廚、神庫東西共六間。前爲御製碑亭一座。宗聖門三間、石坊三座、中曰宗聖廟、東曰三省自治、西曰一貫心傳。入宗聖門迤東、與戟門並者曰三省門、門内爲三省堂三間、寢堂三間、庖廚三間、春秋祭享、宗子博士主祭。

宗聖祠在兗州府沂州城南五里、中祀曾子、以子曾元、曾申、曾華、孫曾西、門人公明儀、公明高、公明宣、樂正子春、陽膚、子襄、沈猶行祔享。别室爲諸賢祠、以奉其先子皙。知州何格有記。

一貫書院在兗州府郯城縣西六十里磨山、元順宗至正三年、提舉曾文通建。

國朝成化四年、知縣李楷移建縣治之西。嘉靖二十三年、知縣郎湘復移於北門之外、以春秋二仲月致祭。

曾子書院在嘉祥縣南四十里南武山之陽、相傳爲曾子讀書處、故立書院以祀。今廢。

墓林

宗聖墓在嘉祥縣南四十里南武山之西、距曾武城五里。

國朝成化初年、山東守臣上言、嘉祥縣南武山西

南玄寨山之東麓、有漁者陷入一穴中、得懸棺、其前有石碣、鐫曾參之墓。弘治十八年、山東巡按金洪奏　請建饗堂三間、東西齋房各三間、中門一座、左右角門二座、大門一座、石坊一座、扁曰宗聖墓。繚垣周峻、茂林森陰。嘉靖元年、撫按移文、每歲清明、委教職一員、以羊一豕一致祭。後因主祀得人、有司之祀遂止。萬曆十七年、禮部侍郎于愼行奏給祭田三十頃、歲收其租、以奉時祭。墓祀春用清明、冬用孟朔、宗子博士主祭。

述聖子思子

孔伋字子思、伯魚之子也。爲人剛毅好學。夫子閒居、喟然而嘆、子思再拜請曰、意者子孫不修、將忝祖父乎、抑羨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孺子焉知吾志。子思對曰、伋聞夫子之教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伋聞之大恐而不懈也。夫子欣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初夫子傳道曾子、子思從曾子受業、誠明道德、有心傳焉。乃述父師之意、窮性命之原、極天人之奧、作中庸一書、以詔來世。魯繆公亟見於子思、欲以爲國相、子思嘆曰、若爲相而不得行吾道、相之恥也。遂不受。穆公謂子思曰、縣子言子之爲善不欲人譽己、信乎。子思對曰、非臣之情也。臣之修善、欲人知之、知之而譽臣、是臣之爲善有勸也。此所願而不可得者也。若臣之修善而人莫知、莫知則必毀臣、是臣之爲善而受毀也。此臣所不願而不可避者也。若夫雞鳴爲善、孜孜以至夜半、而曰不欲人知、恐人之譽己、臣以謂斯人也者、非虛則愚也。穆公曰、吾國可興乎。子思曰、可。苟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教化、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恩百姓、修禮鄰國、其興也勃

矣。公曰善。然不能用。於是去魯之齊。魯申問曰、何以不仕。子思曰道伸。吾願也。今天下諸侯其孰能哉。與其屈已以富貴。不如抗志而貧賤。在衛貧甚而自若。縕袍無裏。三旬九食。田子方遺以狐白裘。恐其不受。因謂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子思辭焉曰伋聞之。妄與不如遺於溝壑。伋雖貧。不忍以身爲溝壑也。衛人釣於河。得鰥魚。子思問何以得之。對曰吾釣垂一魴之餌。鰥過而弗食。益之以豚。則吞之矣。子思喟然曰。鰥雖難得。貪以死餌。士雖懷道。貪以死祿矣。衛君問子思曰。寡人之政何如。對曰無非。君曰寡人不知其不肖。亦望其如此也。子思曰希旨容媚。則君親之。中正弼非則君疏之。是故競求射君之心。而莫敢有非君之非者。此臣所謂無非也。君曰然乎。寡人之過也。今知改矣。子思反於魯。謂子上曰有可以爲公侯之尊而富貴人衆不與焉者。非唯志乎。成其志者非唯無欲乎。夫錦繡華所服不過温體。三牲太牢所食不過充腹。知以身取節者。則知足矣。苟知足則不累其志矣。胡毋謂子思曰子好大。世莫能容子也。盍亦隨埒乎。子思曰大非所病。所病非大也。凡所以求容於世。爲行道也。毀道以求容。何行焉。吾弗改矣。卒年六十有二。自漢唐以來。中庸一篇列於禮記。故子思之學不顯。至宋表章大學、中庸。與論語並列爲四書。乃以徽宗崇寧元年封爲沂水侯。大觀二年。從祀先聖。端平二年。詔以子思升祀堂上。列於十哲之間。度宗咸淳三年。加封沂國公。升配享。元文宗至順元年。加贈沂國述聖公。國朝嘉靖九年改稱述聖子思子。

廟宇

子思書院在兖州府鄒縣南門外。舊有子思講堂。相傳思孟授受於此。後廢爲淫祠。元成宗元貞間。縣尹司居敬以縣東南隅晒書臺東建祠。榜曰中庸。請合匾堂曰淵源。實爲書院之始。張須爲記。大德六年。縣尹宋彰始建講堂於淵源堂之後。匾曰率性堂。又爲學官居室於其左。齋舍廚庫翼爲東西。請於朝。改名中庸書院。仁宗延祐元年。里人尚書省照磨姜元捐貲置九經正義。温公全鑑於書院。御史劉太爲記。縣尹劉遵理始買田一百八十五畝七分爲書院學田。延祐二年。奉旨改中庸書院爲子思書院。設山長以司祭祀及教事。延祐四

年、縣尹曹彬買田二百九十七畝。是後山長曹德輝、卜胥吉皆相繼買田，計八頃十畝有奇。文宗天曆二年、山長孔思本復買田一頃八十九畝，又請增子思春秋祭祀。順宗至正四年、縣尹鄧彥禮始改書院於今祠，司業潘迪爲記。明宗至正八年、縣尹孔之威重修率性堂，山長趙景濂爲記。

國朝永樂七年、知縣朱琏徙書院於縣書臺東，與斷機祠相直。正統二年、知縣房岳修書院門牆，自爲記。六年、復修書院，大學士許彬爲記。正德元年、始以衍聖公次子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奉子思子鄒縣廟祀。嘉靖元年、山東巡撫陳鳳梧重修。四十年、曲阜縣丞胡潭攝鄒縣篆，始修子思正殿，寘二石香爐焉。四十一年、知縣章時鸞大加修葺。適浙江巡撫趙炳然赴總督戎政之召，過鄒，遂捐俸三十金以助之。其率性堂、中庸精舍，遵舊制而修葺者也。曰修道堂、慎獨齋、中和堂，皆推本中庸之義而創立者也。時鸞自爲記。萬曆十年、知縣許守恩重修。三十七年、知縣胡繼先大加修葺，建置大門，與孟母、子思二祠並列，易堂名曰景賢，壯麗特甚。豐城唐大章、晉江張瑞圖俱爲之記。每歲春秋上丁致祭子思、孟子，皆羊一、豕一，以孟子配享故也。至期孔氏博士赴鄒縣主祭。

子思祠在鄒縣南門外。其祠舊混在子思書院之內，正德間乃耑置門於書院東。萬曆三十七年、知縣胡繼先重修。

林墓

子思墓在曲阜縣北孔林先聖墓南，相去數十步。墓前有碑，鐫沂國述聖公墓。

亞聖孟子

孟軻字子輿、山東兗州府鄒縣人。三歲喪父、其母有賢德、家貧、以女工自給。始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爲墓間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爲賈衒事。母曰、又非所以居子也。遂徙舍學宮之傍、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眞可以居子矣。遂居之。十五歲就學於魯、歸家、母方織、問曰、學何所至矣。軻曰、自若也。母以刀斷織、孟子懼、問其故。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矣。夫君子學以立名、問以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斯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爲、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乏食哉。孟子懼、旦夕勤學、遂成名儒。及道既通、遊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于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鞅、富國強兵、楚衛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于合從連橫、以攻伐爲賢、而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凡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包羅天地、揆叙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粲然靡所不載。帝王公侯遵之、則可以致隆平、頌清廟。卿大夫士蹈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厲操者儀之、則可以崇高節、抗浮雲。唐韓愈推其功、以爲不在禹下、者信不誣矣。卒年八十有四。宋仁宗元豐六年十月戊子、封鄒國公、立廟縣南郭。七年五月壬戌、詔配享孔子廟庭、位次顏子。元文宗至順二年九月、加贈鄒國亞聖公。

國朝洪武二年、

太祖高皇帝覽孟子土芥寇讐、謂非人臣之所宜言、詔去其配享、有諫者以不敬論、且命金吾射之。象山縣錢唐爲刑部尚書、抗疏入諫、輿櫬自隨、袒胸受箭、且曰、臣得爲孟軻死、死有餘榮。

太祖覽其情詞剴切、爲之感動、遂復孟子祭、仍命太醫院療錢唐箭瘡焉。嘉靖九年十月、改稱亞聖孟子。

廟宇

亞聖廟在鄒縣城南道左。宋仁宗景祐四年、龍圖學士孔道輔守兗州、訪孟子墓、得於鄒縣東三十

聖四基山因於墓旁建廟立碑泰山孫復爲記徽宗政和四年奉詔重修賜祭田百畝以給守者後以距城遼遠徙建東門之外宣和四年縣令朱丘倡義重修邑士共出私錢二百餘萬復徙南門之外重門夾戶壯麗閎偉規制大備矣金章宗泰和甲戌燬於兵元成宗元貞元年進義副尉達魯花赤木忽難從仕郎鄒縣尹司居敬主簿兼尉趙國祥重修三氏教授張須爲記文宗至順四年五十二代孫孟惟恭邑人鹽山教諭李儼修縣教諭馬亨始於廟西建致嚴堂助教陳繹曾爲記順帝至元三年縣尹張銓重修鄭質爲記

國朝洪武四年山東僉事鄭本捐俸資修知縣桂孟同宗子孟思諒勉爲締構力不足而功輟至洪武七年落成濟寧知府台州方克勤序十年縣丞胡景昇重修致嚴堂邑人鄒幼學記二十三年知縣馬總重修廟垣教諭黃琮記二十七年知縣趙允昇重修教諭賴景衡記永樂三年知縣朱瑆重修教諭樂暉記洪熙元年知縣房岳重修兩廡及致嚴堂三氏學教授張敏記正統八年知縣房岳重修正殿教諭蘇潤記（房岳在鄒二十餘年故再修廟）十一年縣丞官政捐貲修致嚴堂教諭蘇潤記天順二年知縣劉巍重修訓導李達記成化四年山東巡按吳遠檄修兩廡儀門教諭周載記歷歲既久多所圮廢至弘治十年博士孟元奏請乃　詔山東巡撫熊翀大加修葺視舊益恢大學士劉健奉　勑爲記嘉靖四十一年知縣章時鸞重修僉都御史任瀛爲記萬曆十年知縣許守恩重修教諭徐明綱記二十四年山東巡按姚思仁知縣王一楨重修大學士于愼行爲記三十七年山東巡撫黃克纘巡按蕭淳巡鹽畢懋康左布政李同芳按察使徐夢麟提學副使靳於中分守東兖道副使俞維宇公巡兖西道副使盧夢麟兖州府知府葛錫璠知縣胡繼先復大修之給事中戴章甫爲記其制正殿七間孟子南向以利國侯樂正克配享寢殿五間祀亞聖夫人東廡七間以壽光伯公孫丑東阿伯浩生不害蓬萊伯陳臻奉符伯屋廬子沂水伯陳代平陰伯公都子泗水伯高子萊陽伯盆城括承陽伯子叔疑昌黎伯韓愈從祀西廡七間以博興伯萬章新泰伯孟仲子昌樂伯充虞仙源伯徐辟雷澤伯彭更須成伯咸丘蒙膠水伯桃應豐陽

伯季孫、宋司空孔道輔從祀。殿前爲承聖門，西向。前爲儀門三間，又前爲櫺星門，門左右爲二坊，榜曰繼往聖、開來學。廟左爲啓賢門，門内爲邾國公殿，殿後爲宣獻夫人殿。廟右爲致敬門，門内爲致嚴堂，堂後爲孟氏家廟，倉廚庫齋俱備如制。宗子博士居第在通衢之西，與廟門對。祭期與顔、曾二氏同焉。按：呂黎伯、韓愈、宋司空孔道輔，乃鄒邑私祀，非王命也，姑附於末。

孟子廟在東昌府茌平縣東北孟家莊，相傳孟子游齊梁時經此，後人因立廟祀之。

林墓

孟子墓在鄒縣東北二十五里四基山之西麓。宋仁宗景祐四年，龍圖學士孔道輔知兗州，訪而得之，爲立廟於墓之西南。徽宗政和四年，奉詔重修，賜祭田百畝，以給守者。其後移廟於城，墓廟改爲墓祠。元成宗元貞二年，縣尹司居敬重修墓，立碑，張須爲記。順宗至順三年，墓祠毁，族長孟惟讓於墓前建思本堂，德州鄭質爲記。

國朝宣德九年，魯府惠王重建墓祠，國子學録弋陽李奎爲記。嘉靖四十一年，知縣章時鸞復建祠廟，仍置祭田五十畝，且植柏數千餘株，魯宗觀烶爲記。萬曆十四年，知縣許守恩重修享堂，買二近爲記。三十五年，知縣胡繼先重修墓，復捐俸買祭田三十五畝，又搜出前令章時鸞所置田五十畝，歸其本族，約爲三祭，除春秋廟祭外，祭以五月之五日、七月之望日、九月之九日。繼先自爲之記。

聖門志卷之一中終



校記

①宋仁宗：當作「宋神宗」。宋神宗追封孟子事見《宋史》卷一五《神宗本紀》。

聖門志卷之一下

海鹽呂元善集輯
同郡朱國祚
江陰繆昌期　參考
兄呂元美
侄呂一經　編次
男呂兆祥
曾孫呂學孔　訂閱

十哲列傳

按自唐以來孔門高弟顔淵至子夏爲十哲坐祀於廟堂之上唐太宗貞觀二年升顔子配享玄宗開元八年則進曾子於堂居子夏之次宋眞宗大中祥符二年升曾子配享度宗咸淳三年則進子張於堂以補其闕

東配

閔　損山東曲阜縣人　冉　雍山東兗州府人　端木賜河南衛輝府人
仲　由山東泗水縣人　卜　商河南温縣人

西配

冉　耕山東鄆城縣人　宰　予山東曲阜縣人　冉　求山東兗州府人
言　偃南直常熟縣人　顓孫師河南陳州人

先賢閔子

閔損字子騫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人少孔子十五歲幼喪母爲後母所苦冬月以蘆花衣之以代絮其所生二子則衣之以綿閔子御父車身寒失轡父察知之欲出後母損曰母在一子單母去三子寒父善其言而止母爲感悟長以孝聞閔子始見於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内切磋以孝外爲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胸中而不能決是以有菜色今被夫子之文寖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内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視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閔子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季氏召爲費宰弗往嘗問政於孔子得聞六轡六官之說具在家語閔子居親三年喪畢見於孔子與之琴使之弦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焉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不亦君子乎夫子晝息於室而鼓琴閔子聞之以告曾子曰鄉也夫子之音清徹以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爲幽沉之音何

所感之若是乎。二子入問、孔子曰、然。吾有感於棠貴之哺食也。閔子可與知音也已。後孟嘗君請學於閔子、使車往迎之。閔子曰、禮有來學、無往教。致師而學、不能禮往。教則不能化君也。君所謂不能學者也。臣所謂不能化者也。於是孟嘗曰、敬聞命矣。明日袪衣請受業焉。終身不仕、避居青州府沂水縣閔公山卒、葬蹇山之南。唐玄宗開元八年、從祀孔廟。二十七年、追贈費侯。宋眞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瑯琊公。度宗咸淳三年、改封費公。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閔子。

閔子祠在青州府沂水縣西北八十里閔公山下、即避季氏之處。正德八年、知縣汪淵改創書院。嘉靖十一年、知縣李汝節以祠旁有子路讀書臺、因并祀之、改名二賢祠。

閔子書院在濟南府閔子墓前。宋李濮陽守濟南立、蘇轍撰碑、蘇軾書。元時設山長、今廢。

閔子墓有四 一在南直鳳陽府宿州北七十里。一在南直徐州蕭縣東南八十五里。元時有驄墳地。按、宿州蕭縣南北連界、疑一墓而兩志之。一在山東濟南府歷城縣治東五里。一在山東東昌府范縣南四十里。

先賢冉子

冉耕字伯牛、山東兗州府鄆城縣人。少孔子七歲。以德行稱、亞於顏閔。尸子曰、仲尼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修、公西華侍。禮不習、子游侍。辭不辯、宰我侍。亡忽古今、顏淵侍。節小物、冉伯牛侍。子曰、吾以六子自厲也。孔子爲魯司冠、以冉耕爲中都宰。有惡疾、孔子痛惜之。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封鄆侯。宋眞宗大中祥符二年、改封東平侯。度宗咸淳三年、加封鄆公。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冉子。

冉伯牛廟在河南開封府杞縣北。

冉伯牛祠在兗州府東平州西北十五里。正統間、知州潘洪因歲久傾圮、復鼎新之。祠旁有祭田三十畝、有司春秋祭享。大學士許彬、知州劉元凱俱有記。

冉伯牛墓有三 一在兗州府汶上縣西門感化橋側。當時攝中都宰、卒因葬焉。宋改葬東平州西北十五里。

一在北直廣平府永年縣西北四十里。

一在河南河南府孟津縣西舊清河城南。

先賢冉子

冉雍字仲弓、山東兗州府人、伯牛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嘗問孔子曰、至聖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以禮齊之、其次以政導民、以刑禁之、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更、故君子盡心焉。子貢曰、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封薛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封下邳公。度宗咸淳三年、加封薛公。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冉子。

仲弓祠　有二

一在兗州府曹縣東南冉堌村。弘治辛酉知縣鄒魯建。萬曆間知縣錢達道重修。

一在東昌府冠縣墓前、景泰三年重修。

仲弓墓　有二

一在曹縣東南五十里、俗呼為冉堌。

一在冠縣北二十五里。

先賢宰子

宰予字子我、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人。長於言語、嘗問五帝之德、黃帝之年及鬼神祭祀、孔子告之詳、見家語。又問君子尚辭乎、孔子曰、君子以理為尚、博而不要、非所察也、繁詞富說、非所聽也、惟知者不失禮。嘗使於楚、昭王問之、宰予曰、切見夫子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今天下道德寢息、志欲與而行之、誠有欲治之君、夫子固猶為之、何必遠辱君之貺。他日歸以告夫子、子貢曰、予之言行事之實、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曰、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賜之華、不如予之實也。又曰、吾於予取其言之近類也、於賜取其言之切事也、近類則足以喻之、切事則足以懼之。仕齊為臨淄大夫。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封齊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封臨淄公。度宗咸淳三年、改封齊公。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宰子。

宰我墓在曲阜縣西南三里。

先賢端木子

端木賜字子貢、河南衛輝府人、（或曰、今北直大名府濬縣倪河驛爲子貢故里。）少孔子三十一歲、天資穎悟、善爲説辭、孔子嘗詘其辯。齊景公問子貢曰、子何師。對曰、魯仲尼。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曰、其聖何如。子貢曰、不知也。景公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賜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賜之事仲尼、譬如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景公曰、子得無太譽乎。子貢曰、賜何敢譽、尚慮不及耳。賜譽仲尼、譬猶兩手捧土而附泰山、其無益亦明矣。使不譽仲尼、譬猶兩手握泰山、無損亦明矣。景公曰、善哉、豈其然乎。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孔子不對。孔子趨出、以語子貢曰、君問丘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而丘不對、賜以爲何如。子貢曰、子從父命孝矣、臣從君命貞矣、奚疑焉。孔子曰、賜不識也。昔者明王萬乘之國有爭臣七人、則主無過舉、千乘之國有爭臣五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爭臣三人、則祿位不替。父有爭子、不陷無禮、士有爭友、不行不義。故子從父命奚詎爲孝、臣從君命奚詎爲貞、夫能審其所從之謂孝、之謂貞矣。子貢問於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爲最賢。孔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則賢者矣。子貢曰、然則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聞用力爲賢乎、進賢爲賢乎。子貢曰、進賢賢哉。子曰、然、吾聞鮑叔進管仲、子皮達子產、未聞二子之達賢巳之才者也。子貢問曰、昔者齊君問政夫子、夫子曰政在節財、魯君問政夫子、子曰政在論臣、葉公問政、子曰政在悦近而來遠。三者之問一也、而夫子應之不同、然則政異端乎。孔子曰、各因其事也。齊君爲國奢乎臺榭、淫乎苑囿、五官妓樂不懈於時、一旦而賜人以千金之家者三、故曰政在節財。魯君有臣三人、内比周以愚其君、外拒諸侯之賓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論臣。夫荆其地廣而其都狹、民有離心、莫安其居、故曰政在悦近而來遠。此三者所以爲政殊矣。子貢爲信陽宰、將行、辭于孔子。孔子曰、勤之慎之、奉天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也少事君子、豈以盜爲累哉。孔子曰、賜、爾之未詳。夫以不肖伐賢是謂奪也、以賢伐不肖是謂伐也。緩其

令急其誅是謂暴也、取人之善以自爲己是謂盜也、盜非竊財之謂也。吾聞之曰、知爲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怨之所由生也。匿治官莫若平、臨財莫若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匿人之善斯謂蔽賢、揚人之惡斯爲小人、內不相訓而外相謗非親睦也。言人之善若己有之、言人之惡若己受之、故君子無所不愼焉。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貲、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嘗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于齊。唐元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封黎侯、宋眞宗大中祥符二年、封黎陽公、度宗咸淳三年、改封黎公。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端木子。

按左傳載越滅吳在魯哀公二十一年、是時孔子薨巳五年、安得有吳亡越霸之語。蘇子由亦曰、子觀左傳、齊之伐魯本於悼公之怒季姬、而非田常、吳之伐齊本怨悼公之反覆、而非子貢。凡太史公所記孔子使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伯越、皆非也、是乃戰國策士之流假託依附、以自爲名耳、豈其然乎。史記詳其文辭洵美可觀、不敢具載。

先賢冉子

冉求字子有、山東兗州府人、仲弓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嘗問於孔子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孔子曰、聖人之設防、貴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致治也。凡夫人之爲姦邪竊盜靡法妄行者、生于不足、不足生于無度、是以上有制度則民知所止、民知所止則不犯、故雖有姦邪賊盜靡法妄行之獄、而無陷刑之民。爲季氏宰、齊師伐魯及淸、冉求謂季康子曰、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大不列于諸侯矣。康子命冉有帥師禦之、孟武伯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用父御、樊遲爲左①。及齊師戰于郊、右師奔潰、齊人從之、涉泗、冉求用矛以帥衆、遂入齊師、獲甲首入②十、齊師宵遁。孔子聞之曰、義也。既戰、季孫謂冉有曰、子之於戰學之乎、性之乎。對曰、學之孔子。時孔子在衞、冉有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季孫以告哀公、使人以幣召孔子。孔子自衞反魯、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私於冉有曰、求來、汝不聞乎、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③其遠邇、賦里以

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獨、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稯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先王以為足。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矣。若欲犯法、則苟而行、又何訪焉。子貢曰、恭老卹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是冉求之行也。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徐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封彭城公。度宗咸淳三年、改封徐公。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冉子。

冉求墓在兖州府滕縣南三里柏塚社。

先賢仲子

仲由字子路、山東兖州府泗水縣人、少孔子九歲。為人果烈而剛直、勇於行義。初見夫子、冠雄鷄冠、佩服豚、拔劍而舞曰、君子固以劍自衛乎。夫子曰、君子忠以為質、仁以為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待劍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攝齊以受教。遂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子。孔子曰、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問學、豈可及乎。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為蒲大夫、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可得聞乎。夫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盡闢、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雅、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子路見於夫子曰、負重涉遠、

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嘗食藜藿之食，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没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願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得也。夫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卒年六十三歲，遇衛難，夫子哭於中庭，嘗曰：自吾得由，惡言不入於耳。子貢曰：不畏強禦，不侮矜寡，其言循性，其都以富，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唐開元二十七年八月，贈衛侯；宋眞宗大中祥符二年，改封河内侯；度宗咸淳三年，進封衛公。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仲子。

仲子廟在泗水縣東廓，萬曆十九年知縣譚好善刱建。

子路墓有三

一在北直大名府開州北一十里。

一在長垣縣北三里。

一在清豐縣西南三十里。

先賢言子

言偃，字子游，南直蘇州府常熟縣人，少孔子四十五歲。自吳之魯，受學於孔子，以文學著名。夫子閒居，子游問禮，夫子告以郊社禘嘗饋奠祀饗之禮。游退而學禮，爰侍夫子，諷以禮，聖門號爲習於禮者。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曰：然。人亦愛之乎？曰：然。季康子曰：鄭子産死，鄭之人丈夫捨玦珮、婦人捨珠珥，巷哭三月，不聞竽瑟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之若是，何也？子游曰：子産之於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浸水所及，人得而知之也；天雨所及，人不得而知之也。嘗宰武城，以禮樂教民，夫子喜而稱之。子貢曰：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故動則不妄，是言偃之行也。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贈吳侯；宋眞宗大中祥符二年，封丹陽公；度宗咸淳三年，改封吳公。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言子。

子游廟在山東東昌府武城縣西十里，邑人歲時祀焉。

吳公祠在常熟縣學，宋慶元間知縣孫應時建，朱文公爲記。洪武初重修，有司春秋次丁日致祭。

子游祠。在山東兗州府費縣西南八十里武城東閭陽川。嘉靖二十五年、總理漕河都御史周用檄建。

弦歌書院。在山東武城縣治南。子游仕魯、爲武城宰。其治故立書院祀之。舊在縣西四十里。元泰定徙此。

學道書院。在蘇州府長洲縣學南。宋咸淳間建、以教言氏子孫。元廢。

文學書院。在常熟縣西。元至順間建、置山長。本朝遷縣治東北、改名學道書院。

言偃宅。在常熟縣西北子游巷文學橋、而舊井存焉。

先賢卜子

卜商、字子夏、河南懷慶府溫縣人、少孔子四十四歲。家貧、衣若縣鶉。或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爲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非一日之聞也。及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兩者未知勝負、故臞。今先生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夫子讀易至于損益、喟然而嘆。子夏避席問曰、夫子何嘆焉。孔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損之。吾是以嘆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子曰、非道益之謂也。道彌益而身彌損。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也。天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故曰、自賢者、天下之善言不得聞於耳矣。子夏曰、商請志之、而終身奉行焉。子夏問曰、商聞易云、生人及萬物、鳥獸昆蟲、各有奇偶、氣分不同、而凡人莫知其情、惟達道德者、能原本焉。天一、地二、人三、三三爲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偶以成奇、奇主辰、辰爲月、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

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爲音、音主猿、故猿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二九一十八、八主風、風主蟲、故蟲八日而化。其餘各從其類矣。鳥魚生於陰而屬陽、故皆卵生。齕石者八竅而卵生、齟嚼者九竅而胎生、日生者類父、夜生者類母。敢問其皆然乎。孔子曰、然。吾聞諸老聃、亦如子之言也。子夏問顔回之爲人奚若。孔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爲人奚若。孔子曰、賜之辯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爲人奚若。孔子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爲人奚若。孔子曰、師之莊賢於丘也。子夏曰、然則四子何爲事夫子。孔子曰、居、吾語女。夫回能仁而不能反、賜能辯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此其所以事吾而不二也。

魯哀公問子夏曰、五帝有師乎。子夏曰、有。商聞黄帝學乎太眞、顓頊學乎籙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跗、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威子伯、文王學乎鮫時子斯、武王學乎郭叔、周公學乎太公。吾夫子學乎老聃。此雖聖人、亦必有師也。孔子嘗曰、吾死之後、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好悦不若己者處。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俱化矣。孔子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好論精微、時人無以尚之。序詩、傳易、稽古志禮。子貢曰、送迎必敬、上交下接若截焉、是卜商之行也。唐太宗貞觀二年、從祀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封魏侯。宋眞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河東公。度宗咸淳三年、改封魏公。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卜子。

子夏廟、在山西太原府文水縣西南二十五里。即

當時退居河西之地。

卜商祠、在山西汾州府城北四十里謁泉山下。

子夏墓　有二

一在山東兗州府曹州西三十里卜堌都。

一在山西平陽府河津縣西五里新豐村。

先賢顓孫子

顓孫師，字子張，河南開封府陳州人，少孔子四十八歲。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孔子曰：安身取譽爲難。子張曰：爲之何如。子曰：已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怠，已過勿發，失言勿掎，不善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自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古者聖主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紘紞充耳，所以掩聰也。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民有小罪，必求其善以赦其過；民有大罪，必原其故以仁輔化。如有死罪，其使之生則善也。是以上下親而不離，道化流而不蘊。此治民之至道矣，入官之大統矣。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以見，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好龍，鉤鑿屋室，雕文咸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焉。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師聞君好士，不遠千里以見君，乃七日不禮，是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敢託而去。孔子卦得賁，喟然而嘆。子張進而問曰：師聞賁吉卦，而嘆之乎。夫子曰：賁非正色，是以嘆之。吾思夫質素，白當正白，黑當正黑。夫質文何也。吾聞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寶珠不飾，何也。質有餘者不更飾也。蓋因其文勝而黙救之也。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子貢曰：美功不伐，貴位不喜，不侮不佚，不傲無告，是顓孫師之行也。夫子曰：其不伐則猶可能，其不侮百姓則仁也。及死，公明儀爲志焉。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封陳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封宛丘侯。徽宗政和元年，改封潁川侯。度宗咸淳三年，加封陳國公，升十哲位，尋稱陳公。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顓孫子。

子張墓在南直徐州蕭縣南三十五里堀坊村西。

先賢六十二人山東四十、河南十二、陝西三、湖廣二。

東廡

澹臺滅明山東兖州府費縣人。　原憲河南歸德府商丘縣人。

南宫适山東兖州府人。　商瞿山東兖州府曲阜縣人。

漆雕開河南汝寧府汝陽縣人。　樊須山東兖州府人。

公西赤山東兖州府曲阜縣人。　梁鱣山東兖州府人。

冉孺山東兖州府人。　伯虔山東兖州府人。

冉季山東兖州府人。　漆雕哆山東兖州府人。

漆雕徒父山東兖州府人。　商澤山東兖州府人。

任不齊湖廣荆州府人。　公良孺河南開封府陳州人。

奚容蒧山東兖州府人。　顔祖山東兖州府曲阜縣人。

句井疆河南衛輝府人。　秦商山東兖州府人。

公祖句兹山東兖州府人。　縣成山東兖州府人。

燕伋山東兖州府人。　顔之僕山東兖州府曲阜縣人。

樂欬山東兖州府人。　邦巽山東兖州府人。

公西輿如山東兖州府人。　公西蒧山東兖州府人。

陳亢河南開封府陳州人。　琴張河南衛輝府人。

步叔乘山東青州府人。

西廡

宓不齊山東兖州府曲阜縣人。　公冶長山東青州府諸城縣人。

公晳哀山東濟南府人。　高柴河南衛輝府濬縣人。

司馬耕河南歸德府商丘縣人。　有若山東兖州府曲阜縣人。

巫馬期河南開封府陳州人。　顔辛山東兖州府曲阜縣人。

曹卹河南汝寧府人。　公孫龍湖廣荆州府人。

秦祖陝西西安府人。　顔高山東兖州府曲阜縣人。

壤駟赤陝西西安府人。　石作蜀陝西鞏昌府人。

公夏首山東兖州府人。　后處山東青州府人。

公肩定山東兖州府人。　鄡單山東東昌府聊城縣人。

罕父黑山東兖州府人。　榮旂山東兖州府人。

左人郢山東兖州府人。　鄭國山東兖州府人。

原亢山東兖州府人。　廉潔河南衛輝府人。

叔仲會山東兖州府人。　狄黑河南衛輝府人。

孔忠山東兖州府曲阜縣人。　施之常山東兖州府人。

秦非山東兖州府人。　申棖山東兖州府人。

顔噲山東兖州府曲阜縣人。

先賢澹臺子 東廡一

澹臺滅明字子羽、山東兖州府費縣人。或曰今北直河間府故城縣西南四十里澹村爲滅明之故居。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夫子以爲材薄。既受業、退而修行。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於諸侯。孔子聞之曰、相馬以輿、相士以居、弗可廢矣。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子貢曰、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廉於行己、其事上也以佑其下、是澹臺滅明之行也。今蘇州府南一十八里有澹臺湖。豫章進賢縣有進賢門、皆其南游遺跡。唐元宗開元二十七年、封江伯。宋眞宗咸平三年、封金鄉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澹臺子。

澹臺滅明祠 有二

一在兖州府曹縣東三十里龍頭岡。

一在費縣西南七十里。

澹臺滅明墓 有三

一在費縣東北三十里。

一在江西南昌府城內東湖上總持院後。

一在河南開封府陳留縣北六十里。

一在兖州府鄒縣西北三十里。

先賢宓子 西廡一

宓不齊字子賤、山東兖州府曲阜縣人。少孔子四十九歲。爲單父宰、辭於夫子。夫子曰、毋迎而距、毋望而許。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子賤爲人仁愛、有才智。百姓不忍欺。身不下堂、鳴琴而治。及齊攻魯、單父父老請縱民穫麥。子賤不聽。曰、若使不耕者得穫、是使民樂有寇也。三年、孔子使巫馬期遠觀政焉。巫馬期衣敝裘入單父界、見漁者得魚輒舍之。巫馬期問焉。漁者曰、魚之大者名爲鱅、吾大夫愛之。其小者名爲鱦、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者輒舍之。巫馬期返以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使民闇行若有嚴刑於旁。敢問宓子何行而得於是。孔子曰、吾嘗與之言曰、誠於此者形乎彼。宓子行此術於單父也。孔子嘗謂之曰、子治單父、衆悅。子何施而得之也。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是小民附矣、猶未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是士附

也、猶未也。曰、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師之而稟度焉。孔子曰、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夫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者邑也。時孔子之兄子蔑與子賤皆仕。孔子過蔑而問焉、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孔蔑曰、未有所得而所亡者三。王事若襲、學焉得習、是學不得明也。俸祿少、饘粥不及親戚、是親戚益疏也。公事多急、不得吊死問疾、是朋友益疏也。孔子不悅、往過子賤、問如孔蔑、子賤曰、未有所亡而所得者三。始誦之文、今得行之、是學益明也。俸祿雖少、得及親戚、是親戚益親也。公事雖急、夜勤吊死視病、是朋友益篤也。孔子以君子稱之。子賤著宓子十六篇。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封單父伯、從祀。宋眞宗咸平三年、加封單父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宓子。

子賤墓。在南直鳳陽府壽州南六十里鐵佛岡、舊有碑云、子賤爲魯使吳、死於道、因瘞焉。

先賢原子 東廡二

原憲字子思、河南歸德府商丘縣人、少孔子三十六歲。清靜守節、貧而樂道。孔子爲魯司寇、憲嘗爲之宰。孔子卒、退隱於衛、居環堵之室、茨以生蒿、蓬戶甕牖、桷桑而無樞、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子貢相衛、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軒不容巷而往見之。原憲楮冠黎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憲曰、吾聞之、無財之謂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爲之也。原憲曳杖拖履、行歌商頌而返、聲滿天地、如出金石。子貢慚、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封原伯。宋眞宗咸平三年、封任城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原子。

原憲墓。在山東兗州府鉅野縣西北一百二十五里、其旁有原憲城、俗呼爲原憲屯。

先賢公冶子 西廡二

公冶長字子長，山東青州府諸城縣人，孔子之婿也。嘗陷於縲絏，夫子謂非罪。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莒伯。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高密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公冶子。

按匡章非孟子，遂爲不孝之子；公冶長非孔子，遂爲有罪之人。噫，天下之不遇聖賢者亦衆矣。

公冶長墓 有二

一在諸城縣西四十里。

一在南直淮安府境。

先賢南宮子 東廡三

南宮适字子容，山東兖州府人，魯孟僖子之子，居南宮，因姓焉。又曰南宮敬叔。哀公三年五月辛卯，司鐸火，踰公宮，桓、僖宮災，救火者皆曰顧府。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故子服景伯遂命宰人出禮書。故周禮在魯，而典籍尚存者，敬叔之功爲多也。魯繆公時，辛寬見公曰：臣今而後知吾先君周公之不若太公望之知也。昔者太公望封於營丘之渚，海阻山高，險固之地也，是故地日廣，子孫彌隆。吾先君周公封於魯，無山林谿谷之險，諸侯四面以達，是故地日削，子孫彌衰。辛寬出，南宮适入見，公曰：今者寬也非周公，其辭若是也。适對曰：寬弗識也。君獨不聞成王之定成周之說乎？其辭曰：唯予一人營居於成周，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故曰善者得之，不善者失之，古之道也。夫賢者豈欲其子孫阻山海之險，長爲無道哉？小人哉寬也。今使燕雀爲鴻鵠鳳凰慮，則必不得矣。孔子以兄子妻之。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封郯伯。宋真宗咸平三年，封襲丘侯，改封汝陽侯。

国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南宮子。

先賢公晳子　西廡三

公晳哀字季沉、山東濟南府人。時天下多仕於大夫爲家臣、季沉鄙之、未嘗屈節爲人臣。孔子賢之。太史公曰、季沉、原憲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此可以知其賢矣。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封郳伯、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北海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公晳子。

先賢商子　東廡四

商瞿字子木、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人、少孔子二十九歲。瞿好易、夫子傳之。嘗爲孔子筮曰、子有聖智而無位。夫子泣曰、天也命也、鳳鳥不來、河無圖至。嗚呼、天命之也。⑤瞿傳楚人馯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及秦禁學、易爲筮卜之書、獨不禁、故傳受者不絕也。漢興、田何傳之、訖于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學官、語具漢書。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封蒙伯、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須昌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商子。

先賢高子 西廡四

高柴字子羔、河南衛輝府輝縣人、齊敬仲高傒十代孫也。少孔子三十歲、爲人篤孝而有法、自見夫子、未嘗越禮。仕衛爲士師、嘗刖人之足。及出公之難、子羔出走郭門、刖者守門焉、謂子羔曰、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隧。又曰、於此有室。子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子羔將出、謂刖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刖子之足、今吾在難、正子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哉。刖者曰、斷足固吾之罪。昔公之治我以法、臨當論刑若愀然不悅、君非私我也、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悅君也。孔子聞之曰、爲吏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柴乎。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封共城伯、從祀。宋眞宗咸平三年、封共成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高子。

高柴墓。有四。一在山東兗州府沂州西南一百三十里故蘭陵城北。一在河南開封府太康縣西北四十里。一在兗州府東阿縣清水河寺西一里。一在兗州府陽穀縣。

先賢漆雕子 東廡五

漆雕開字子若、河南汝寧府汝陽縣人、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不樂仕。孔子問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及孺子容、此三大夫孰賢。對曰、臧氏家有守龜焉、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爲一兆、武仲三年而爲二兆、孺子容三年而爲三兆、從此見之。若問三人之賢與不賢、未敢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智而不能及、明而不能見、孰克如此。程子稱其已見大意。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封滕伯、從祀。宋眞宗咸平三年、加封平輿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漆雕子。

先賢司馬子 西廡五

司馬耕，字子牛，河南歸德府商丘縣人，向魋之弟也。自宋來學，爲人性躁，見兄桓魋行惡，牛嘗憂之。魯哀公十四年，向魋作亂，入於曹以叛，宋景公使左師向巢伐之，巢不能克，魋奔衛。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魋自衛入齊，陳成子使爲次卿，牛又致其邑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陳成子皆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阬氏葬諸丘輿。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封向伯，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楚丘侯，後改封綏陽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司馬子。

司馬牛墓在山東兖州府費縣西南八十里南成山，魯哀公十四年葬此。

先賢樊子 東廡六

樊須，字子遲，山東兖州府人，樊皮之後。少孔子三十六歲，仕於季氏。魯哀公十一年，齊伐魯，及清，武叔蒐乘，冉求帥左師，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冉求曰：「年雖少，能用命焉。」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獲甲首八十，齊人遁。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封樊伯，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封益都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樊子。

先賢有子 西廡六

有若，字子有，山東兖州府曲阜縣人，少孔子四十三歲，爲人彊識，明習好古。孔子既沒，群弟子欲以師事之。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汴伯，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平陰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有子。

先賢公西子 東廡七

公西赤、字子華、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人、少孔子四十二歲、習於禮容應對。夫子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至觀其於養親、則若與朋友處、然思勝禮也、夫子之喪、公西赤掌殯葬焉、子貢曰、齊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郜伯。宋眞宗咸平三年、加封鉅野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公西子。

先賢巫馬子 西廡七

巫馬施、字子期、河南開封府陳州人、少孔子三十歲。爲魯單父宰、戴星而出、戴星而入、日夜不處、而單父治、期問於子賤曰、子鳴琴而單父治、一不見其勞、何也、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期曰、是施之未至也、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封鄫伯、從祀。宋眞宗咸平三年、加封東阿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巫馬子。

先賢梁子 東廡八

梁鱣、字叔魚、山東兗州府人、少孔子四十九歲。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梁伯、從祀。宋眞宗咸平三年、加封千乘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梁子。

先賢顏子 西廡八

顏辛、字子柳、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人、少孔子四十六歲。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蕭伯、從祀。宋眞宗咸平三年、加封陽穀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顏子。

先賢冉子 東廡九

冉孺、字子魯、山東兗州府人、少孔子五十歲。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紀伯、從祀。宋眞宗咸平三年、加封臨沂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冉子。

先賢曹子 西廡九

曹卹、字子循、河南汝寧府人、少孔子五十歲。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曹伯、從祀。宋眞宗咸平三年、加封上蔡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曹子。

先賢伯子 東廡十

伯虔字子析、山東兗州府人、少孔子五十歲。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聊伯、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沭陽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伯子。

先賢公孫子 西廡十

公孫龍字子石、湖廣荆州府人、少孔子五十三歲。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黃伯、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枝江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公孫子。

先賢冉子 東廡十一

冉季字子產、山東兗州府人。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東平伯、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諸城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冉子。

先賢秦子 西廡十一

秦祖字子南、陝西西安府人。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少梁伯、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鄄城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秦子。

先賢漆雕子 東廡十二

漆雕哆字子斂、山東兗州府人。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武城伯、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濮陽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漆雕子。

先賢顔子 西廡十二

顔高字子驕、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人、少孔子五十歲。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瑯琊伯、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雷澤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顔子。

先賢漆雕子 東廡十三

漆雕徒父字子有、山東兗州府人。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須句伯、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高苑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漆雕子。

先賢壤子 西廡十三

壤駟赤字子徒、陝西西安府人。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北徵伯、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上邽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壤子。按通志畧、壤駟氏複姓。

先賢商子 東廡十四

商澤字子秀、山東兗州府人。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雎陽伯。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鄒平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商子。

先賢石子 西廡十四

石作蜀字子明、陝西鞏昌府人。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郈邑伯。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成紀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石子。按氏族畧、石作氏複姓。當作石作子。

先賢任子 東廡十五

任不齊字子選、湖廣荆州府人。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任城伯。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當陽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任子。

先賢公夏子 西廡十五

公夏首字子乘、山東兗州府人。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元父伯。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鉅平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公夏子。

先賢公子 東廡十六

公良孺字子正、河南開封府陳州人。賢而有勇。孔子周行、常以家車五乘從。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東牟伯。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牟平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公子。

先賢后子 西廡十六

后處字子里、山東青州府人。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營丘伯。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膠東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后子。

先賢奚子 東廡十七

奚容蒧字子晳、山東兗州府人。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下邳伯。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濟陽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奚子。按氏族大全、奚、奚仲之後、以名爲氏。

先賢公子 西廡十七

公肩定字子中、山東兗州府人。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新田伯。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梁父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公子。

先賢顏子　東廡十八

顏祖字子襄、山東兖州府曲阜縣人。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臨邑伯。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富陽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顏子。

先賢鄡子　西廡十八

鄡單字子家、山東東昌府聊城縣人。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銅鞮伯。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聊城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鄡子。

先賢句子　東廡十九

句井疆字子疆、河南衛輝府人。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淇陽伯。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滏陽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句子。

先賢罕父子　西廡十九

罕父黑字子索、山東兖州府人。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乘丘伯。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祁鄉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罕父子。氏族略無罕父氏、止有宰父氏。

先賢秦子　東廡二十

秦商字子丕、山東兖州府人、少孔子四歲。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上洛伯。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鄄城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秦子。

先賢榮子　西廡二十

榮旂字子祺、山東兖州府人。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雩婁伯。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厭次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榮子。

先賢公祖子　東廡二十一

公祖句茲字子之、山東兖州府人。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期思伯。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即墨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公祖子。

先賢左子　西廡二十一

左人郢字行、山東兖州府人。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臨淄伯。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封南華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左子。

按通志畧、左人以官爲姓也、如封人、雍人之類、今稱左子似誤。

先賢縣子　東廡二十二

縣成字子横、山東兖州府人。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鉅野伯、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武城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縣子。

先賢鄭子　西廡二十二

鄭國字子徒、聖里志作薛邦。山東兖州府人。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滎陽伯、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朐山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鄭子。

先賢燕子　東廡二十三

燕伋字思、山東兖州府人、一作秦人。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漁陽伯、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汧源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燕子。

先賢原子　西廡二十三

原亢字子籍、山東兖州府人。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萊蕪伯、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樂平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原子。

先賢顏子　東廡二十四

顏之僕字子叔、山東兖州府曲阜縣人。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東武伯、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宛句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顏子。

先賢廉子　西廡二十四

廉潔字子曹、河南衛輝府人。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莒父伯、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胙城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廉子。

先賢樂子　東廡二十五

樂欬字子聲、山東兖州府人。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昌平伯、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建成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樂子。

先賢叔仲子　西廡二十五

叔仲會字子期、山東兖州府人、少孔子五十歲。與孔璇年相比、二孺子俱執筆記事、迭侍於夫子。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瑕丘伯、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博平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叔仲子。

先賢邽子東廡二十六
邽巽字子歛，山東兖州府人。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平陸伯。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高唐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邽子。

先賢狄子西廡二十六
狄黑字晳之，河南衛輝府人。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臨濟伯。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林慮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狄子。

先賢公西子東廡二十七
公西輿如字子上，山東兖州府人。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重丘伯。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臨朐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公西子。

先賢子蔑子西廡二十七
孔忠字子蔑，孔子兄孟皮之子。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汶陽伯。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鄆城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子蔑子。

先賢公西子東廡二十八
公西蒧字子尚，山東兖州府人。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祝阿伯。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徐城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公西子。

先賢施子西廡二十八
施之常字子常，山東兖州府人。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乘氏伯。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臨濮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施子。

先賢陳子東廡二十九
陳亢字子禽，河南開封府陳州人，少孔子四十歲。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潁伯。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南頓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陳子。墓在開封府太康縣北二十里。

先賢秦子西廡二十九
秦非字子之，山東兖州府人。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汧陽伯。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華亭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秦子。

先賢琴子　東廡二十

琴張字子開、河南衞輝府人。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南陵伯、與琴牢並從祀。宋真宗大中祥符中以重祀去牢存張、加封頓丘侯。徽宗政和中改封陽平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琴子。

先賢申子　西廡三十

申棖字子周、山東兗州府人。家語作申續、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也。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棖魯伯、黨邵陵伯、並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棖文登侯、黨淄川侯。

國朝嘉靖九年、以重名去黨存棖、改稱先賢申子。

先賢步子　東廡三十一

步叔乘字子車、山東青州府人。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淳于伯、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博昌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步子。

先賢顏子　西廡三十一

顏噲字子聲、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人。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朱虛伯、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濟陰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顏子。

按、孔子立三學堂以訓九國之人、於九國之中教化三千弟子與七十二士也。其三學堂、一曰西河、一曰洙泗、一曰鄒邑。其九國、吳衞蔡宋齊魯晉鄭陳是也。一云三堂俱在魯國、一云西河堂在河東、去雍州二十里。

校記

①用：當作「周」；左：當作「右」，見《左傳·哀公十一年》。

②入：當作「八」。

③祗：當作「眡」，形近而誤。

④三：據下文所述，當作「四」。

⑤「瞿」以下，《漢書》卷八八《儒林傳》叙《易》傳授云：「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裝。及秦禁學，《易》爲筮卜之書，獨不禁，故傳受者不絶也。」

⑥熱：當作「埶」。

聖門志卷之二上

海鹽呂元善纂輯
同郡岳元聲
應山楊　漣　叅考
兄呂元美
侄呂化舜　編次
男呂兆祥
曾孫呂學曾　訂閱

從祀列傳

敘曰昔孔子稱蘧伯玉爲夫子、夬非及門之士、公伯寮愬子路得罪聖門、去之是矣。左丘明親受業於孔門、爲春秋內外傳、而不在弟子之列、竟居從祀之首、則不可解者。今惟遵依
國朝嘉靖九年所定位次、自左丘明至王守仁十七人從祀東廡、公羊高至胡居仁十六人從祀西廡。顏無繇至周輔成八人從祀啓聖祠、林放至范甯七人改祀於鄉、公伯寮至吳澂十五人罷祀。懸亶至曹端三十五人擬祀孔廟、趙岐孫奭錢唐三人擬祀孟廟、俱附之末簡、以備叅考。

先儒三十三人 春秋一、周末二、秦一、漢六、隋一、唐一、宋十六、元一、本朝四。山東七、河南五、福建四、北直三、江西三、山西三、南直二、浙江二、湖廣一、陝西一、四川一、廣東一。

東廡

左丘明 山東兗州府汶上縣人。　穀梁赤 山東兗州府人。
高堂生 山東兗州府人。　毛萇 北直河間府人。
杜子春 河南河南府偃師縣人。　王通 山西平陽府河津縣人。
歐陽修 江西吉安府廬陵縣人。　周敦頤 湖廣永州府道州人。
程頤 河南河南府洛陽縣人。　張載 陝西鳳翔府郿縣人。
楊時 福建延平府將樂縣人。　朱熹 南直徽州府婺源縣人。
陸九淵 江西撫州府金谿縣人。　蔡沈 福建建寧府建陽縣人。
許衡 河南懷慶府河內縣人。　陳獻章 廣東廣州府新會縣人。
王守仁 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人。

西廡

公羊高 山東青州府臨淄縣人。　伏勝 山東濟南府鄒平縣人。
孔安國 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人。　董仲舒 北直河間府景州人。
后蒼 山東兗州府郯城縣人。　韓愈 河南懷慶府修武縣人。
胡瑗 南直揚州府如皋縣人。　程顥 河南河南府洛陽縣人。
邵雍 北直順天府涿州人。　司馬光 山西平陽府夏縣人。
胡安國 福建建寧府崇安縣人。　呂祖謙 浙江金華府金華縣人。
張栻 四川成都府綿竹縣人。　眞德秀 福建建寧府浦城縣人。
薛瑄 山西平陽府河津縣人。　胡居仁 江西饒州府餘干縣人。

先儒左子 春秋

左丘明，山東兖州府汶上縣人，或曰鳳陽府人。楚左史倚相之後。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周室既衰，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丘明觀其史記而修之，皆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説。丘明恐失其真，乃爲之傳。丘明授魯申，申授吳起，起授子期，期授鐸椒，椒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漢張蒼及賈誼。誼爲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爲河間獻王博士。貫公授子長卿，長卿授張禹，張禹授尹更始，更始授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賈護，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繇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以問於諸儒，皆不對。歆遂移書責讓太常博士，左氏始得立於學官。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宋真宗祥符元年，追封瑕丘伯。徽宗政和元年，改封中都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左子。

左丘明廟，在陝西平涼府靈臺縣東北二十里。

左丘明墓，有二。一在山東濟南府肥城縣西南二十五里，一在兖州府滕縣東北七十里。

先儒公羊子 周末

公羊高，山東青州府臨淄縣人。受春秋於卜子夏，高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壽與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趙人董仲舒著以竹帛。子都授東海嬴公，嬴公授同郡孟卿，孟卿授魯人眭孟，眭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顔安樂，故後漢公羊有嚴氏、顔氏之學。仲舒以公羊顯於朝，授李育，育授羊弼，弼授何休，休作解詁，其學遂大行。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臨淄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公羊子。

先儒穀梁子 周末

穀梁赤，山東兗州府人。孔子以春秋之説口授子夏，子夏授穀梁，穀梁作傳以授孫卿，孫卿授魯申公，申公授瑕丘江公，江公傳子至孫爲博士。後周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本治公羊，於是詔太子授公羊春秋。江公之傳其後寖微，惟魯榮廣、皓星公二人學焉。蔡千秋從廣受，又事皓星公。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言穀梁氏本魯學，公梁[1]氏乃齊學也，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於是有尹、胡、申章、房氏之學。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追封龔丘伯。徽宗政和元年，以封爵犯宣聖諱，改封睢陽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儒穀梁子。

先儒伏子 秦

伏勝，字子賤，山東濟南府鄒平縣人。縣東北一十八里有伏生鄉。能言書，秦始皇焚書，時伏生爲博士，獨壁藏之。其後兵起，流亡，漢定天下，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文帝時，求能治尚書者，聞伏生欲召之，時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召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一二，略以其意屬讀而已。今文尚書是也。伏生作尚書傳四十一篇，授同郡張生，張生授千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倪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傳至曾孫高，謂之歐陽學。又有夏侯都尉，受業於張生，以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爲大夏侯之學。勝傳從子建，別爲小夏侯之學。故書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並立，迄漢東京相傳不絶，而歐陽最盛。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追封乘氏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儒伏子。

伏生祠。在鄒平縣伏生鄉。 伏生書院。在鄒平東北一十八里，元時主簿楊湜建。

伏生墓。在鄒平縣東北一十里。

先儒高唐子　漢

高堂生、山東兖州府人、齊公族也、齊卿高敬仲食采於高堂、因氏焉。傳儀禮。漢興、高堂生爲博士、傳士禮十七篇。至武帝時、又有禮古經出於魯淹中、而河間獻王好古愛學、收集餘燼、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竝威儀之事。高堂生授瑕丘蕭奮、奮授東海孟卿、卿授后蒼、孝宣世后蒼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故儒林傳云、漢興、傳禮者十三家、惟高堂生五傳得戴德、戴聖、而禮大明。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追封萊蕪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儒高堂子。

先儒子國子　漢

孔安國、字子國、先聖十一世孫也。父忠、爲博士、封褒成侯。安國少學詩於申公、受尚書於伏生。年四十、爲諫議大夫、遷侍中博士。漢武帝天漢中、魯共王欲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聞金石絲竹之聲、乃不敢壞。於其壁中得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悉以書還孔氏。安國乃考論古今文字、撰衆師之義、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悉上送官、承詔作傳、引序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以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多古文說。都尉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亦爲之註。然其所傳唯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晉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至東晉豫章內史梅頤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姚興方於大桁市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註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於學官。又集錄爲孔子家語四十四篇。會巫蠱事起、不果上。由博士遷臨淮太守、在官六年、以病免。年六十卒於其家。子孔卬傳

家學、尤善詩禮。孫孔衍、成帝時爲博士。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追封曲阜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子國子。

崇聖書院。在南直鳳陽府盱眙縣治東第一山。舊傳西漢孔安國父子相繼爲臨淮太守、後人因建書院以祀之。上有先聖燕居殿遺址。

先儒毛子 漢

毛萇北直河間府人、善說詩。漢初有魯、齊、韓三家並立。萇自謂子夏所傳。初、子夏作詩序、以授魯申、中授李克、克授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荀卿、荀卿授魯人毛亨。亨爲詩訓詁、河間獻王得詩傳而獻之朝。時毛萇受亨詩、爲獻王博士。毋說詩獻王悅之、取詩傳加毛字、以別齊魯韓三詩也。故世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萇所著有毛詩故訓二十卷、詩傳十卷。平帝時立於學宮。萇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俠授同郡謝曼卿、東海衛敬仲受學於曼卿。先儒相承、謂之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敬仲又加潤益、鄭衆、賈逵、馬融並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至今獨立。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追封樂壽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儒毛子。

毛公書院。在北直河間府河間縣尊福鄉。元順宗至正中總管王思誠奏建、設山長。

毛公墓。在河間縣尊福鄉。

先儒董子　漢

董仲舒北直河間府景州人、州西南六十里廣川鎮其故里也。少治春秋、漢景帝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九②大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圃、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尊師之。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爲江都王相、復相膠西。兩相驕主、皆以禮匡正。凡所著述、皆推明孔氏、抑出③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家徙陝西西安府興平縣、子及孫皆以學顯。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世。元文宗至順元年從祀。

國朝洪武二十九年追封江都伯、成化三年改封廣川伯、嘉靖九年改稱先儒董子。

董子書院在景州西南廣川鎮、元順宗至正中總管王思誠奏建、設山長。

董仲舒墓在西安府城南六里下馬陵。

先儒杜子　漢

杜子春河南河南府偃師縣人、縣西南二十五里有緱氏廢縣、其故里也。通周官、蓋周官是周公所制官政之法、秦始皇深惡之、禁絕不傳。漢時有李氏得周官、上於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補成六篇奏之。至成帝時黃門郎劉歆表而出之、周禮始得列序、著於錄略。王莽時置博士以行於世。子春受業劉歆、家於南山、因以教授鄉里。明帝永平初年已九十、猶能誦讖。時鄭衆、賈逵往受其業、二子爲發明其說、著周禮解。後馬融作周官傳以授鄭玄、玄作周官註、皆祖子春焉。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追封緱氏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儒杜子。

先儒后子 漢

后蒼字近君、山東兗州府郯城縣人。從孟卿受禮、最明其業、在曲臺校書、因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蒼授沛人聞人通漢、慶普、梁人戴德及德從兄子聖。西漢世后氏、二戴禮並立於學官。劉向考校經籍、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傳小戴之學、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鄭玄受業於融、又爲之註。故今小戴記與周官六篇、古經十七篇並傳、蒼啓之也。蒼又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經、蒼亦兼通齊詩、著齊詩故訓二十卷、詩傳三十九卷。授翼奉、蕭望之、匡衡、由是齊詩有翼匡之學。蒼前漢宣帝朝爲博士、官至少府。

國朝嘉靖九年、考古求禮、以蒼爲禮之宗。詔令從祀、稱先儒后子。

先儒王子 隋

王通字仲淹、山西平陽府河津縣人、漢徵君霸之後也。世以儒顯。父隆、隋文帝開皇初爲國子博士。仲淹自幼篤學、慨然有濟蒼生之志。嘗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璵、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年。乃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隋文帝仁壽三年、西遊長安、見帝。帝坐太極殿召見、因奏太平十二策。帝大悅、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悅。時將有蕭墻之釁、仲淹知謀之不用也、作東徵之歌而歸。累徵不起。僕射楊素甚重之、勸之仕、仲淹曰、通有先人之敝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具饘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煬帝大業末、卒於家。謚曰文中子。生子二、福郊、福畤。所著有禮論十卷、樂論十卷、續書二十五卷、續詩十卷、元經十五卷、贊易十卷。正觀初、其弟凝、子福畤又收其議論、分爲六部、號曰王氏六經。

國朝嘉靖九年、從祀、稱先儒王子。

先儒韓子 唐

韓愈字退之，河南懷慶府修武縣人，後魏安定桓王茂七世孫也。父仲卿，爲武昌令，有美政，終秘書郎。退之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氏鞠育之。年七歲讀書，日記數千言，比長，盡通六經百家之學。舉進士第，遷四門博士、監察御史。唐德宗時，極論宫事，怒，貶陽山令，有愛及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歷改職方員外郎，疏論刺史陰黨華陰令，復左遷博士，乃作進學解以自論。執政覽之，奇其才，改北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改太子右庶子，歷遷刑部侍郎。時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人奔走膜唄，至爲夷法灼體膚，委珍貝，騰沓係路。退之上表極諫，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羣爲言：「愈雖狂，發於忠悃，宜寬容以開言路。」乃貶潮州刺史。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産且盡，民是以窮。」乃爲文祝之。是夕暴風震電，起溪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之患。改袁州刺史。袁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没入之。退之至，悉計傭得贖所没者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召拜國子祭酒，遷兵部侍郎，轉吏部侍郎。穆宗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文。有原道、原性、師説等篇，皆奥衍宏深，與孟子相表裏，以佐佑六經。宋神宗元豐七年，從祀，追封昌黎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儒韓子。

韓文公廟 有二

一在廣東潮州府治東韓山。宋時建。文公爲刺史時，登覽此山，植木其上，邦人因呼爲韓木。凡科第之多寡，則以其花之繁稀卜焉。有無亦如之。

一在廣東廣州府陽山縣。

韓昌黎祠 在江西袁州府學右。宋時祖無擇建，因昌黎曾爲刺史，故立祠以祀焉。

尊韓書院 在廣州府連州陽山縣東。相傳韓愈曾讀書於此，後人因立書院。

韓山書院 在潮州府治西南隅。元時郡守王翰建，因韓愈刺史潮州，故立焉。

韓文公墓 在懷慶府孟縣北，皇甫湜爲誌。

先儒歐陽子 宋

歐陽修字永叔、江西吉安府廬陵縣人。父觀、宋眞宗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泰州判官。永叔四歲而孤、母鄭氏守節自誓、親誨之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幼敏悟過人、讀書過目成誦。長游隨州、得韓愈遺藁於廢書簏中、讀而心慕焉。苦志探賾、至忘寢食。舉進士、試南宮第、擢甲科、補西京推官。始從尹洙游、爲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堯臣游、爲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入朝爲館閣校勘。仁宗慶曆三年、知諫院、乃爲朋黨論。帝獨奬其敢言、面賜五品服、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時仁宗更用大臣杜衍、富弼、韓琦、范仲淹皆在位、增諫官員、用天下名士、永叔首在選中。論事切直。韓琦、范仲淹相繼罷去、修上疏極諫、出知滁州、徙揚州、潁州、復學士、留守南京、還翰林學士、俾修唐書、奉使契丹。嘉祐二年、知貢舉、加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唐書成、拜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五年、拜樞密副使。六年、參知政事、盡心匡弼、與韓琦策立英宗、與曾公亮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理遠近、更爲圖籍。凡邊防久缺屯戍者、必加蒐補。神宗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自號六一居士。五年卒於汝州、年六十有六、贈太子太師、謚文忠。生子發、棐。嘗謂漢之文涉晉魏而弊、至唐韓愈振起之。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歐陽修又振起之。挽百川之頹波、息千古之邪說、羽翼大道、扶持人心、此兩人之力也。

國朝嘉靖九年、從祀、稱先儒歐陽子。

西湖書院、在南直鳳陽府潁州西湖之濱。歐陽修守潁、樂其風土、晚年終老於此、遂築書院。國朝洪武間淪於河。

歐陽修墓、在河南開封府新鄭縣西二十里、蘇轍爲神道碑。

先儒胡子 宋

胡瑗字翼之南直揚州府泰州如皐縣人門人稱爲安定先生其先世本長安復居陵州祖司寇參軍脩巳卒葬如皐廬墓因家焉父訥爲寧海節度推官生翼之故爲海陵人也翼之甫七歲善屬文年十三通五經以聖賢自期待鄰父見而異之與其父言曰後當爲國家偉器貧甚無以自給往泰山與孫明復石守道三人同讀書十年不歸省得家書見面上平安二字悅而置之弗視恐有所牽也范仲淹薦於朝以布衣對崇政殿除湖州教授倡明道學一新故習創經義治事齋曰經義者所以經乎仁義禮樂彝倫之義明其體也曰治事者所以治乎水利兵農算數之事適其用也科條備具以身先之宋仁宗皇祐五年十月召至京師爲國子監直講遂居太學遷大理寺寺丞嘉祐元年擢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國子監講留主太學事上從之賜緋衣銀魚袋士出其門者凡數千禮部歲所得士翼之弟子十常居四五自河汾以後能立師道成就人才者必以翼之爲首稱焉年六十有七卒於杭州謚文昭葬於烏程之何山莆陽蔡君謨爲墓誌廬陵歐陽永叔爲墓表河南程正叔爲傳生子三人長志康舉進士志寧知永州志正篤學孝友

國朝嘉靖九年從祀稱先儒胡子

安定書院有二

一在浙江湖州府治西北宋理宗淳祐中建

國朝宣德間重修

一在泰州城西安定爲師有道後人仰之因立書院以祀

胡瑗墓有二

一在浙江湖州府城南一十里

一在如皐縣安定鄉正統初增築

先儒周子 宋

周敦頤字茂叔湖廣永州府道州人世居營道濂溪之上宋真宗天僖元年丁巳茂叔生於州之營樂里幼孤依舅氏龍圖學士鄭珦以茂叔有遠器愛之如子仁宗景祐三年奏補試將作監主簿康定初授洪州分寧縣主簿縣有獄久不決者茂叔至一訊立辨慶曆四年除南安軍司理參軍移郴縣桂陽令皆有治績至和元年遷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南昌人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嘉祐中改太子中舍僉書合州判官事轉殿中丞六年轉國子博士通判虔州八年四月英宗登極遷虞部員外郎五月作愛蓮說是歲移永州在永三年嘗作拙賦英宗治平四年攝邵州事新學校以教其人神宗熙寧初呂公著薦爲廣南東路轉運判官三年轉虞部郎中提點本路刑獄茂叔不憚出入之勞瘴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亦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冤澤物爲已任竟以此得疾懇請郡、符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峰下前有溪合於湓江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築室其上名曰濂溪書堂示不忘父母之邦之意學者宗之遂號爲濂溪先生嘗著太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始終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爲南安司理時通判程珦使二子顥頤往受業焉茂叔每令尋孔顏樂處說者謂其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於學者熙寧六年癸丑卒年五十有七葬江州德化縣清泉社蓮花峰栗樹嶺生子二壽燾皆太廟齋郎燾官至寶文閣待制宋寧宗嘉定十三年賜謚曰元理宗淳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元文宗至順二年加封道國公

國朝景泰六年以裔孫冕爲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周子

周濂溪祠 有四

一在江西南昌府寧州旌陽山麓周敦頤主分寧簿時創以延游學之士元燬於兵 本朝初即其地建景賢書院至弘治間提學副使邵寶改名爲祠始肖像祀焉

一在江西九江府城南二十五里廬山麓周敦頤知南康時建書院後守潘慈民增築朱熹爲記本朝正統初江西巡按余傑副使焦宏改祠肖像其中

一在湖廣永州府道州學內。宋時建、胡銓爲記。
孝宗淳熙中重建、張栻爲記。
一在湖廣寶慶府學。宋時建、朱熹爲記。
宗濂書院、在南昌府。南宋時江萬里以周敦頤嘗
典足郡有善政、守祀之、扁曰宗濂精舍。元時
移於東湖、改名書院。
太極書院在順天府城內。元時中書行省楊惟中
建、中祀周敦頤、以程顥程頤張載楊時游酢朱
熹配享、又刻太極圖通書西銘于祠壁。
道源書院在江西南安府學東。宋孝宗淳祐間建、
中祀周敦頤、配以程顥程頤。
東山書院在湖廣寶慶府城東。　本朝嘉靖中建、
中祀周敦頤、以張九成配享。
濂泉書院在廣東廣州府城內。宋時建、以祀濂溪
周敦頤。　本朝正統中重建、學士楊溥爲記。
元公書院在廣東潮州府學西。元公周敦頤嘗漕
運廣東、其孫梅叟爲郡時建。
濂江東院在廣東韶州府城北帽子峰南麓。宋理
宗淳祐間楊大異建。
三洲書院在廣東肇慶府德慶州東七十里三洲
巖畔。宋熙寧中、周濂溪提刑嶺南、所至洗冤澤民、故皆立書院祀之。同名濂溪者有七。
濂溪書院
一在肇慶府四會縣治北金雞山之麓。
一在肇慶府陽江縣學東。
一在南直鎮江府丹徒縣治東南。周濂溪少依
舅氏鄭向嘗居此、後人因建書院、舊在黃鶴
山下。　本朝正統間移建於此。
一在江西贛州府贛縣治東三里。周濂溪嘗通
判虔州、後人因建書院祀焉。
一在湖廣永州府道州學西。宋時建、理宗賜額。
一在湖廣武昌府學前、舊爲射圃。　本朝嘉靖
四十三年改建書院。
一在四川重慶府合州學傍。周濂溪嘗判合州、
後人因立書院祀焉。
周濂溪故宅在湖廣永州府道州西二十里濂溪
之上。元仁宗延祐間、州人唐道卿重修、歐陽玄
爲記。
周敦頤墓在江西九江府城南一十里清泉社。

先儒程子 宋

程顥、字伯淳、河南河南府洛陽縣人。十歲能爲詩賦、二十六舉宋仁宗嘉祐二年進士及第、調京兆府鄠縣主簿。縣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爲政者畏其神、莫敢禁止。伯淳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現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調江寧府上元縣主簿、有善政。英宗治平四年、移澤州晉城令、專尚德化、在邑三年、百姓愛之、去之日如失父母、哭聲振野。神宗熙寧二年、改著作郎、尋以呂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其名、數召見、前後進說甚多。問所以爲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群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神宗歎賞以爲得御史體。與執政王安石論新法不合、去職、後知扶溝縣。凡居官、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常曰、顥常愧此四字。哲宗立、召爲宗正寺丞。命至、未及行而卒、時元豐八年六月十五日也、享年五十有四。先生之死、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焉、葬伊川祖塋。文彥博采衆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伯淳自十五六時聞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悌、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辯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辯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宋寧宗嘉定十三年、賜謚曰純。理宗淳祐元年、封河南伯、從祀。元文宗至順二年加封豫國公。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儒程子。

明道祠 有二

一在河南開封府扶溝縣學。

一在山西澤州城內。

書院在湖廣黃州府黃陂縣晉臺山麓。宋天聖中程珦爲黃陂縣尉、生顥、頤於官舍。 本朝景泰中察受建名二程書院。黃州府城中有二程先生祠。

程明道墓在河南府城南。

先儒程子　宋

程頤字正叔，河南河南府洛陽縣人，明道之弟。幼有高識，非禮不動。宋仁宗皇祐二年，正叔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爲心。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游太學，見胡瑗問諸生以顔子所好何學爲論題，瑗得正叔文，大驚異之，即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首以師禮事焉。舉進士，嘉祐四年廷試報罷，遂不復試。英宗、神宗朝，大臣屢薦皆不起。元豐八年，哲宗嗣位，司馬光、呂公著共疏其行義曰：伏見河南府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法，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眞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擢以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詔以爲南京國子監教授，力辭。哲宗元祐元年，應召至京師，除秘書省校書郎。正叔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祗命。於是召對，擢崇政殿説書，在經筵，每進講日，必宿齋豫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徽宗崇寧五年，致仕。時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其後寢疾，始以授門人尹淳、張繹。大觀元年九月，卒於家，年七十五，葬伊川祖塋，世稱爲伊川先生。正叔於書無所不讀，其學一本於誠，以大學、語、孟、中庸爲指標，而達於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爲師。張載稱其兄弟得孔孟不傳之學，以爲諸儒倡。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爲名士，如緱氏劉絢、洛陽李籲、尹焞、上蔡謝良佐、建州游酢、河南壽安張繹、武功蘇昞、藍田呂大臨、呂大鈞、將樂楊時尤著。宋寧宗嘉定十三年，賜謚曰正，理宗淳祐元年，封伊陽伯，從祀。元文宗至順二年，加封洛國公。

國朝景泰六年，奏

聖旨：程明道、伊川有功儒教，禮部行文書去，查取他嫡長子孫各一人，着有司起送來京。欽此。取到伊川十七世孫程克仁前來，欽授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嘉靖九年，改稱先儒程子。

北巖書院在四川重慶府涪州治北，程頤註易於此，黄廷堅匾曰鈎深堂，宋寧宗嘉定中，范仲武請爲書院，塑像祀之。

伊川書院在河南府嵩縣治北，元仁宗延祐間建。

程伊川墓在河南府城南。

先儒邵子 宋

邵雍字堯夫北直順天府涿州人。本姬姓、系出召公故世爲燕人曾祖令進以軍職逮事藝祖始家衡漳堯夫年三十、從父古徙居河南河南府嵩縣鳴皐山、葬其親於伊水上遂家焉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所不讀始爲學即堅苦刻厲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已而歎曰昔人尚友千古而吾獨未及四方。於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北海李之才攝共城令聞堯夫好學嘗造其廬授以河圖洛書宓羲八卦六十四卦圖堯夫探賾索隱妙悟神契洞徹蘊奧汪洋浩博多所自得者。初至洛蓬蓽環堵不庇風雨。富弼司馬光呂公著諸賢退居洛中、雅敬堯夫恒相從遊爲市園宅名其居曰安樂窩因自號安樂先生出則乘小車、一人挽之惟意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孺廝隷皆懽然相謂曰吾家先生至也不復稱其姓字或留信宿乃去好事者別作屋如堯夫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窩堯夫德氣粹然望之知其賢有就問學則答之未常強以語人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忠厚之風聞於天下。宋仁宗嘉祐間詔舉遺逸、留守王拱辰以堯夫應詔授將作監主簿。神宗熙寧初復求逸士中丞呂誨等復薦之、補潁州團練推官皆固辭乃受命竟稱疾不之官。程顥初侍其父識堯夫退而嘆曰堯夫内聖外王之學也又曰堯夫知慮絶人遇事能前知程頤曰其心虚明自能知之熙寧十年卒年六十有七生子伯温克世其學所著書曰皇極經世觀物内外篇、漁樵問對擊壤集。贈秘書省著作郎。哲宗元祐元年、賜謚康節度宗咸淳三年從祀追封新安伯。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儒邵子。萬曆四十五年、河南廵按張至發北照程氏例以父邵古擬配啓聖二十六世孫邵南擬授博士奏

請。

邵雍墓在河南府嵩縣北。

先儒張子宋

張載，字子厚，陝西鳳翔府郿縣人。其先宋人，世居大梁，父廸，宋仁宗朝仕至殿中丞，知涪州事，卒。諸孤皆幼，不克歸，僑寓於郿縣橫渠鎮之南大振谷口，因家焉。子厚少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書謁范仲淹，一見知其遠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其讀中庸。一夕與二程語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而學焉。嘉祐二年登進士第，爲祁州司法參軍，遷雲巖縣令，政事以敦本善俗爲先。神宗熙寧二年，御史中丞呂公著言其有古學，神宗召見問治道，對曰：爲政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帝悦，以爲崇文院校書。九年，感異夢，忽以書屬門人，乃以所撰正蒙出示門人，又作西銘。又謂春秋之爲書，在古無有，乃聖人所自作，惟孟子爲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游酢讀西銘，渙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十年，秦鳳帥呂大防薦之，曰：張載之學，善發聖人之遺意，其術略可措之以復古。乃召還舊職，訪以治體，乃詔知太常禮院，與有司議禮不合，復以疾歸，行次臨潼，疾甚，沐浴更衣而寢，旦而卒，是年冬十二月也，年五十有八。貧無以斂，門人共買棺奉其喪，還葬於涪州墓南之兆。翰林學士許將等言其恬於進取，乞加贈卹，詔賜館職。世稱爲橫渠先生。宋寧宗嘉定十三年，賜謚曰明。理宗淳祐元年，追封郿伯，從祀。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張子。

南軒祠在湖廣長沙府湘鄉縣，祀子厚張載，南軒[5]其號。

橫渠書院在郿縣東五十里，卽張載故居。

張橫渠墓在郿縣東南五十里。

按，張載爲程顥、程頤之表叔，而實先於二程爲先進，而位次皆在下，其先後失序，亦不可不覈。咸淳之從祀，從朱子六贊，以周、二程、邵、張、司馬爲序，而不知朱子之贊特以形容六子道德之盛，何嘗定其先後之次，胡可遂據爲準乎。是故張載、司馬光今當遷居於程顥、程頤之上。

先儒司馬子 宋

司馬光字君實、山西平陽府解州夏縣人。父池、幼孤、家貲數十萬悉推諸父、而自力讀書、舉進士第、知光山縣。宋仁宗朝知鳳翔府、召知諫院、上表懇免、仁宗曰、人皆嗜進、池獨嗜退。官至天章閣待制、知晉州、生子三、光其次子也。君實甫七歲、聞講左氏春秋、愛之、退爲家人講、即了其大旨。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饑渴寒暑。仁宗寶元初中進士甲科、除奉禮郎。時池在杭州、求簽蘇州判官事以便親。許之。丁內外艱、執喪累年、毀瘠如禮。服除、簽書武成軍判官事、改大理評事、補國子直講。樞密副使龐籍薦爲館閣校勘、同知禮院、累官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上疏極言青苗助役法不便、出判西京留臺、退居洛陽十五年。哲宗初立、召拜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免朝覲、許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令子康扶入對、且曰、毋拜。遂罷青苗、復常平糶糴法。兩宮虛已以聽。遼夏使至、必問光起居、勑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光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狥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亮食少事煩以爲戒。光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不復事、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故人謂元祐相業、有旋乾轉坤之功。年六十有八、卒於西府。太皇太后聞之慟、與帝親臨其喪、贈太師、追封溫國公、襚以一品禮服、賻銀絹七千、詔戶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陝之夏縣涑水南原之晁村、謚曰文正、賜碑曰忠清粹德、蘇軾爲行狀及神道碑、范鎮志其墓。京師人罷市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及葬、哭者如哭其私親、嶺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都中及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祝。嘗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皆化其德、於財利紛華如惡惡臭。洛中有田三頃、喪妻、賣田以葬、惡衣菲食以終其身。其好學如饑之嗜食、博學無所不通、音樂律歷天文書數皆極其妙。性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有文集八十卷、資治通鑑三百二十四卷、考異三十卷、歷年圖七卷、通曆八十卷、稽古錄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翰林詞草三卷、註古文孝經一卷、易說三卷、註繫辭二卷、

註老子道德論二卷、集註太元經八卷、大學中庸義一卷、集註楊子十三卷、文中子傳一卷、河外諮目三卷、書儀八卷、家範四卷、續詩話一卷、遊山行記十二卷、醫問七篇。其文如金玉穀帛藥石也、必有適於用、無益之文、未嘗一語及之。生子康、舉明經、累官至司諫、直集賢院。宋高宗建炎中、配享哲宗廟廷。度宗咸淳三年、從祀孔廟。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司馬子。

溫公書院。在夏縣學之東。元順宗至正間重修、
本朝天順二年重修。

涑水書院。在河南汝寧府光山縣西。司馬光父池爲光山令、時生光於此、後人因構書院以祀之、因光號涑水、故名焉。　本朝正統九年重建。

司馬光墓。在夏縣西北二十里鳴條岡。

先儒楊子　宋

楊時、字中立、福建延平府將樂縣人。幼穎異能屬文、稍長潛心經史。宋神宗熙寧九年、登進士第。時河南程顥與弟頤講孔孟絕學於熙豐之際、河洛之士翕然從之。中立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顥於潁昌、相得甚懽。其歸也、顥送之曰、吾道南矣。顥卒、又見程頤於洛、時蓋年四十矣。一日見頤、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杜門不仕者十年、久之、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張舜民在諫垣薦之、得荊州教授、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徽宗重和元年、召爲秘書郎、遷著作郎。欽宗靖康元年、除右諫議大夫兼侍講、僅三閱月、遷國子祭酒。高宗即位、除工部侍郎、已而告老、以龍圖閣直學士致仕、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爲事。所著三經義辯、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大學、中庸之道、有欲知方者、爲指其攸趣、無所隱也。浮沉州縣四十有七年、晚年居諫省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則闢王氏、排和議、論三鎮不可棄云。紹興五年卒、年八十三。葬將樂縣西山之原、諡文

靖、胡安國撰墓誌銘。

國朝弘治九年、追封將樂伯、從祀。嘉靖九年、改稱

先儒楊子。

文靖書院。在湖廣長沙府瀏陽縣南。楊時曾宰是邑、後人因建書院、名以其謚。

龜山書院。有三

一在浙江餘杭縣治南。宋徽宗崇寧末楊時知縣事、有遺愛於民、民請立書院以祀之。

一在南直常州府城東南六里。楊時寓常州、講道於此。宋理宗紹定間郡守鄭必萬增創、改舊書堂爲書院。元時設山長主教事。

一在將樂縣北龍池都封山麓、即龜山先生舊宅。宋度宗咸淳初建。　本朝洪武七年重建。

楊時墓。在將樂縣西山。

先儒胡子 宋

胡安國、字康侯、福建建寧府崇安縣人。入太學、以程頤之友朱長文及潁川靳裁之爲師、裁之與論經史大義、深奇重之。三試於禮部、宋哲宗紹聖四年、中進士第。初廷試、考官定其策第一、宰職以無詆元祐語、遂以何昌言冠、方天若次之、又欲以宰相章惇子次方天若。時發策大要欲復熙寧元豐之制、安國推明大學、以漸復三代爲對。哲宗命再讀之、注聽稱善者數四、親擢爲第三。授太學博士。欽宗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起居舍人、皆辭、足不躡權貴。初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官、安國謂先聖手所筆削之書、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夏變夷、殆由乎此。於是潛心刻意、游泳沉酣者三十年。及得伊川所作傳、其間精義數條、若合符節、益以自信。年六十一而書始就、凡三十卷。高宗謂深得聖人之旨、進寶文閣直學士。以紹興八年卒、年六十五。詔賻四官、賜田十頃、恤其孤、謚曰文定。蓋非常格也。葬潭州湘潭縣龍穴山。生子三、寅、寧、宏、皆以德學著。寅、禮部侍郎兼侍講。寧、太常丞。宏、右承務郎。安國傳道伊

洛、志在春秋、著書立言、格君垂後、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叙九法者、深切著明、體用該貫、而其正色危言、據經論事、剛大正直之氣、無愧古人。謝良佐嘗稱其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栢獨秀者也。有文集十五卷、資治通鑑舉要補遺一百卷。國初以其春秋傳列於學官。正統元年從祀。成化三年追封建寧伯。嘉靖九年改稱先儒胡子。

文定書院在崇安縣西、元時縣尹彭廷堅建、中祀胡安國、以其子寅、寧、宏及從子憲配享。 本朝正統中重修。

碧泉書院在湖廣長沙府湘潭縣西七十里。胡安國南游、築室與其子宏、張栻講道於此、以其近碧泉因名。

胡安國宅在崇安縣東從籍里。

胡安國墓有二

一在湖廣承天府當陽縣北一十五里、其父淵墓亦在縣北漳濱鄉。

一在湖廣長沙府湘潭縣西南一百十里隱山。相傳安國累官至寶文閣學士致仕、居衡山、卒、塟於此。

先儒朱子 宋

朱熹、字元晦、南直徽州府婺源縣人。其先世故宅在縣治南永平鄉松巖里紫陽山下。父松、甫冠擢進士第。宋徽宗宣和間、爲福建延平府尤溪縣尉。以高宗建炎四年庚戌九月十五日甲寅午時生熹於尉之官舍。幼穎悟莊重、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⑥年十四松亡、從父遺言葬於建寧府崇安縣東南寂歷山、遂家焉。受業於劉勉之。勉之因松屬以後事、遂誨之如子、以女妻之。高宗紹興十七年丁卯、熹年十八、舉建州鄉貢。十八年戊辰、登王佐榜進士第五甲第九十人。二十年春、如婺源展墓。二十一年春、銓試中等、授左廸功郎、泉州同安縣主簿。建高士軒於簿廳西北隅、又建經史閣於縣學、後蓄古今之載籍、選邑秀民克弟子員、日與講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禁女婦之爲僧尼者。遷煥章閣待制、侍讀、領鴻慶宮祠。晚年徙建陽縣、築室於三桂里、扁曰竹林精舍。孝宗乾道五年己丑九月、母祝氏卒。六年庚寅正月、葬於建陽縣崇泰里後山天湖之陽、名曰寒泉塢。熹第後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

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爲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爲加損也。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書、聖經之旨不明、則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於大學中庸則補其缺遺、別其次序、綱領條目粲然復明。於論語孟子則深原當時問答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於易於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末失、深得古人遺意於數千載之上。於書則疑今文之難澀、反不若古文之平易。於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註之穿鑿。於禮則病王安石廢罷儀禮、而傳記獨存。於樂則憫後世律尺既亡、而清濁無據。若歷代史記、繩以春秋紀事之法、綱舉而不煩、目張而不紊、國家之理亂、君臣之得失、如指諸掌。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孟道德之傳、歷時未久、微言大義、鬱而不張、俱爲之裒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於世。太極先天二圖、精微廣博、不可涯涘、爲之解剝條劃、而後天地本源、聖賢蘊奧、不至泯滅。所著書有易本義、啓蒙、蓍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正、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義、孟子指要、中庸輯畧、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東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皆行于世。寧宗慶元六年庚申三月甲子卒、享年七十有一。十一月壬申葬于建陽縣唐石里之大林谷。先生沒、朝廷以其大學中庸語孟訓說立於學官。又有儀禮經傳通解未脫稿、亦在學官。平生爲文凡一百卷、生徒問答凡八十卷、別錄十卷。黄榦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得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識者以爲知言。其門人最知名者如閩縣黄榦、建昌李燔、建陽蔡沉、劉爚、劉炳、清江張洽、龍溪陳淳、光澤李方子、都昌黄灝、慶源輔廣。宋寧宗嘉定中、詔賜遺表恩澤、謚曰文。尋贈中大夫、特贈寶謨閣直學士。理宗寶慶二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紹定三年、改封徽國公。淳祐元年從祀。元順宗至正二十二年、改封齊國公。

國朝景泰六年、奉

聖旨、朱文公有功世道、嫡長子孫着做世襲翰林

院五經博士。遂以建安縣九世孫朱梃應詔、除授前職、婺源縣守祠九世孫朱椈送國子監讀書。景泰七年、奉
聖旨、顔子、孟子、程明道、程伊川、朱文公憑禮部行文、着所在有司與他整理祠堂、如原有的修理、無的蓋造、務要時常修飾、不許損壞、春秋備羊致祭。本年、福建八世孫永樂甲午舉人徐州判官朱洵奏、乞以文公門人黄榦、蔡沉、劉爚、眞德秀陪祀文公祠。許之。弘治十五年、兵科給事中戴銑奏請行婺源縣修理朱子祠廟、并致祭。許之。本年、欽降婺源縣致祭朱子祠祝文。嘉靖元年、詔以朱子守婺源縣祠十一世孫朱墅蔭錄翰林院博士、以奉祭祀。時守臣張芹等援孔氏曲阜、衢州兩博士之例以請故也。九年、崇正孔廟祀典、改稱先儒朱子。

世系

朱文公生子三、塾、埜、在、皆以蔭補官。朱塾贈中散大夫。朱在宋理宗紹定中爲吏部侍郎、文公平生所爲文皆其類次。塾生子朱鑑、官至湖廣總領、隨叔在由建寧遷居建安之紫霞州。鑑生子朱浚、官至右文殿修撰、兩浙轉運使。元兵至福安州、不屈死之。浚生子朱林、元甘肅儒學提舉。林生子朱炣炯、延平府照磨。炣炯生子朱暨、暨生子朱鏻、鏻生子朱泮、泗、武平縣主簿。泮泗生子朱堂、堂生子朱綮、綮生子朱淞。淞生子朱梃、始授翰林院五經博士。梃生子朱墩、墩生子朱墅。

朱文公祠有二

一在福建建安縣紫霞洲上。宋時郡守王埜建、理宗賜名文公書院。本朝永樂中改建爲祠。

一在徽州府婺源縣。

紫陽書院。在徽州府治東。宋淳祐間郡守韓補建、理宗書額賜之。元陳浩爲記。本朝成化十八年、歙縣耆民汪貴奏請致祭、許之。

考亭書院。在建寧府建陽縣西三桂里。宋光宗紹熙三年壬子、朱文公築室居此。理宗詔立書院、親書扁額賜之。本朝宣德中重修。

同文書院。在建陽縣崇化里。朱文公建爲講學之所。本朝正統中重修。

武夷書院。在建寧府崇安縣南三十里武夷山。朱文公初建精舍於此。宋理宗景定中改建書院、

設山長。本朝正統中重修。

湛廬書院。在建寧府松溪縣西。元末建、祀朱文公。本朝景泰中重修。

南溪書院。在延平府尤溪縣治南。宋高宗建炎四年、朱熹生於此。理宗嘉熙初、縣令李修建祠以祀熹、并祀其父松。度宗咸淳初、增置書院、於其右分祠爲二。本朝永樂中重修。

石井書院。在泉州府晉江縣西南石井鎮、舊名鰲頭精舍。宋高宗紹興初、朱松嘗爲鎮於此、有德及民。後朱熹官同安、至鎮訪父時事、講訓益勤。寧宗嘉定中、鎮官游絳立爲書院、繪二先生之像而祀焉。本朝重修。

龍江書院。在漳州府城中登高山、舊爲臨漳臺。宋孝宗淳熙十六年、朱文公守漳時、將築室講學、未果。後守危稹爲書院、以成文公之志。

鄮山書院。在浙江寧波府城西五里。元時邑人趙偕建、以祀提舉浙東常平朱熹。後設山長主之。袁桷爲記。

稽山書院。在浙江紹興府城內卧龍山之陽。宋理宗淳祐中、馬天驥建朱文公祠、其後吳革改祠爲書院。元吳衍爲記。

桐江書院。在浙江台州府僊居縣西四十五里。朱文公提舉浙東、因行部至此、書鼎山堂扁。元仁宗皇慶中建書院以祀焉。

石門書院。在浙江處州府青田縣西七十里石門洞。朱文公提舉浙東時、循行至此。元順宗至正中、廉訪副使王俣始即謝客堂故址建書院以祀焉。

美化書院。在浙江處州府縉雲縣東六十里。因朱文公嘗講道於此、宋理宗嘉熙中、縣尉陳容建。

獨峯書院。在縉雲縣東三十三里。朱文公循行時至此、愛其山水清絕。宋寧宗嘉定中、郡人葉嗣昌建。

白鹿洞書院。在江西南康府西北二十里廬山五老峯下。唐李渤與兄涉俱隱此洞中、嘗養白鹿以自娛、因名白鹿洞。南唐昇元中、因洞建學、後廢。宋孝宗淳熙六年己亥十月、朱文公知南康府軍、詢得故址、乃令星子令復建書院於其地。且言於朝、得賜勅額、及賜御書石經監本九經。又捐俸買書以益之、并置田以贍學者。朱熹自

爲詩賦、呂祖謙爲記。

臨汝書院在江西撫州府城西南二里。宋馮去疾以朱文公嘗典是邦，故立書院於湖上。宋元皆有官領之。

東山書院在江西饒州府餘干縣冠山左。宋趙汝靓建，因文公嘗講道於此，故祀焉。謝枋得爲記。

滄州精舍在建陽縣西。文公晚年築，扁曰竹林精舍，後更名滄州。元時即此爲祠堂祀之，虞集記。

寒泉精舍在建陽縣天湖之陽。朱文公建，爲讀書之所。宋孝宗淳熙二年，呂祖謙自東陽來訪，留寒泉精舍者旬日，相與掇周子、程子、張子書關大體而切日用者，彙次成十四卷，號近思錄。

晦庵在建陽縣西北七十里廬峰之巔。宋孝宗淳熙二年七月，朱文公建爲講道之所。羣峰環繞，內寬外密，地氣高寒，上多飛雲，登者緣崖攀葛，崎嶇數里始到其上。文公愛其幽邃，因號雲谷，搆草堂名晦菴，自爲記。

朱文公墓在建陽縣西北嘉禾里九峯山下大林谷。其山九峰聯峙，生時有異人語[illegible]將曰龍居後、溪，其先生歸藏之所乎。果葬於此。

先儒呂子 宋

呂祖謙字伯恭，浙江金華府金華縣人。其先世山東萊州人，從壽春六世祖宰相夷簡徙開封。祖好問隨宋高宗南渡，仕至尚書右丞，卜居金華。自四世祖希哲從程頤游，以儒行名於世，故其家子孫有中原文獻之傳。伯恭復師林之奇、汪應辰、胡憲，而友朱熹、張栻，講索益精。初蔭補入官，後舉孝宗興隆[8]元年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調南外宗學教授。丁內艱，居明招山，四方之士爭趨之。除太學博士，改嚴州教授，尋復召爲博士，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嘗讀陸九淵文，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九淵，人服其精鑑。累官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以疾請歸。淳熙八年卒，年四十五，葬金華府武義縣東明招山惠安寺之傍。朱文公書石碑云：宋東萊先生呂伯恭之墓。伯恭學以關洛爲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懥，涣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既臥

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爲後世法修讀詩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閫範官箴辨志錄歐陽公本末皆行於世宋寧宗嘉泰八年賜謚成理宗嘉熙二年改謚忠亮景定二年追封開封伯從祀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呂子

呂成公祠在金華府城之鐵嶺呂祖謙講學之地

宋理宗端平間門人即其地立祠以謚取名焉

麗澤書院在金華府城東北五里呂祖謙會友講道於此取易兌象以扁其居宋理宗嘉熙間賜

名麗澤書院元御史王龍澤爲記

東萊書院有二

一在山東萊州府治西南呂祖謙以先世萊州人世號爲東萊先生故萊人立書院以祀之

一在湖廣長沙府醴陵縣北四十里呂東萊嘗讀書於此

呂祖謙墓在金華府武義縣東一十五里

先儒陸子 宋

陸九淵字子靜江西撫州府金谿縣人生四歲問其父曰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他日讀書至宇宙解者曰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宋孝宗乾道八年登進士第在臨安士爭從之游言論感發聞而興起者甚衆淳熙元年調隆興府靖安縣主簿二年呂伯恭約子靜與季兄子壽會朱元晦諸君於信之鵝湖寺論及敎人三年與王順伯論儒釋書曰儒者雖至無聲無臭無方無體皆主於經世釋氏雖盡未來際普度之皆主於出世四年丁母憂六年服闋改建寧崇安縣九年除國子正敎諸生無異在家十年除勑令所刪定官十三年除將作監丞爲給事中王信所駁詔主管台州崇道觀還鄉學者輻輳每開講席戶外屨滿耆老扶杖觀聽自號象山翁學者稱象山先生或勸子靜著書曰六經著我我著六經又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著脚光宗即位差知荆門軍民有訴者無早暮皆得造於廷即爲酌情決之而多所勸釋其有涉人倫者使自毀其

狀以厚風俗、惟不可訓者始寘之法。每旱、禱即雨、郡人異之。逾年政行令修、民俗爲變、諸司交薦丞相、周必大嘗稱荆門之政、以爲躬行之效。一日語所親曰、先教授九齡兄有志天下、竟不得施以沒。吾今將死矣。又告僚屬曰、某將告終。會禱雪、明日雪、廼沐浴更衣端坐、後二日卒。葬於延福鄉朱陂之下、會葬者以千數。謚文安。有詩文、語錄傳於世。國朝嘉靖九年從祀、稱先儒陸子。

陸象山祠。在江西廣信府貴谿縣三峰山、陸九淵嘗讀書於象山、故門人立祠祀之。　本朝重建、增祀其兄九韶、九齡、爲三先生祠。

陸文安公祠。在湖廣承天府荆門州城西、陸九淵嘗知荆門州軍、有惠政、故後人立祠祀之。

象山書院。在貴谿縣西南七十里、象山陸九淵講道之所。

先儒張子宋

張栻字敬夫、四川成都府漢州綿竹縣人、唐宰相九齡弟九皋之後也。曾祖紘、舉茂才異等、知雷州、有治聲。祖咸、舉進士、賢良兩科。父浚、登進士、宋高宗時累官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孝宗封魏國公、謚忠獻。敬夫穎悟夙成、以古聖賢自期、自幼所學、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五峰胡宏、五峰一見、即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敬夫退而思、若有得焉。五峰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敬夫益自奮厲、作希顏錄、以廕補承務郎。紹興間、忠獻出督、奏敬夫充機宜、以軍事入見上、異之、除直秘閣。五年、除秘閣修撰、荆湖北路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敬夫自以不得其職求去、詔以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山冲祐觀。病且死、猶手疏勸上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之。孝宗淳熙七年卒、年四十有八、帝聞之、嗟嘆不已。朱元晦與黃榦書曰、吾道孤矣。敬夫爲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詣理既精、信道又篤、其樂于聞道而勇於徙義、則又奮厲明決、無毫髮滯吝意、故其德日新、業日廣。所著論語、孟子、太極圖說、洙泗言

仁、諸葛武侯傳、經世紀年行於世。學者稱爲南軒先生。宋寧宗嘉泰八年、賜謚宣。理宗景定二年從祀、追封華陽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張子。

城南書院在湖廣長沙府城南臨湘門外。張栻講學之地。

南軒書院有二

一在江西袁州府東湖上、中有張南軒祠、有司歲時祀之。

一在湖廣衡州府。張南軒嘗講學於此、宋光宗紹熙五年甲寅朱文公改建。

張南軒墓在長沙府寧鄉縣西一百一十五里。

先儒蔡子 宋

蔡沈字仲默、福建建寧府建陽縣人、西山元定之子也。少從朱元晦遊。元晦晚欲著書傳、未及爲、遂以屬仲默。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西山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沈也。仲默受父師之托、沈潛反覆者數十年、然後成書傳及洪範皇極內篇、往往有先儒所未及者。宋寧宗慶元三年、從西山謫道州、跋涉數千里、道楚粵窮僻處、父子相對、常以禮義自怡悅。西山没、徒步護喪以還、有遺之金而義不可受者、輒謝卻之曰、吾不忍累先人也。年僅三十、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隱居九峰。當世名卿物色相薦、用之、仲默不屑就。其文長於論辯、詩早慕太白、晚入陶韋社中。至其吟咏情性、摹寫造化、則又源流文公、感興諸作、非徒以詩自命而已。李士英曰、仲默平居仰觀俯察、默坐終晷、瞭然有見于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及求諸躬、衆理具備、信前聖之言不予欺也。理宗紹定三年卒、年六十有四。世稱九峰先生。

國朝正統元年、從祀。初謚文正。成化三年、追封崇安伯。嘉靖九年、改稱先儒蔡子。生子抗、博通經史、

尤邃於理學。理宗紹定初登進士、累官諸王宮學教授、疏奏權姦不可復用、國本不可不早定、帝善其言。累遷端明學士、叅知政事、諡文肅。

廬峰書院在建陽縣西北九峰下。蔡沉建、爲師友講學之所、宋理宗書扁賜之。　本朝正統中重修。

先儒真子　宋

真德秀字景元、福建建寧府浦城縣人。四歲授書過目成誦、十五而孤、同郡楊圭見而異之、使歸共諸子學、遂妻以女。宋寧宗慶元五年登進士第。授南劍州判官、繼試中博學宏詞科、召爲太學正。嘉定元年、遷博士、召試學士院、改秘書省正字、兼簡討玉牒。二年、遷秘書郎。五年、遷軍器少監、升權直、六年、遷起居舍人、歷知大郡、惠政畢舉。理宗紹定五年、進徽猷閣、知泉州、迎者塞路、深村百歲老人亦扶杖而出、城中歡聲動地。召爲戶部尚書、入見、上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乃以大學衍義進、復陳祈天永命之說、謂敬者德之聚、夷狄之酒、南威之色、盤游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於茲、皆足害敬。上欣然嘉納、改翰林學士、知制誥。時政多所論建、踰年知貢舉。已得疾、拜叅知政事、同編修勑令經武要略、三乞辭祿、上不得已、進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疾亟、冠帶起坐、乞謝事。端平二年卒、上震悼、輟視朝、思之不置、贈銀青光祿大夫、諡文忠、世稱西山先生。德秀之學、以朱文公爲宗、慨然以斯文自任。黨禁既開、而正學遂

明於天下後世、多其力也。所著西山甲乙稿、對越甲乙集、經筵講義、端平廟議、獻忠集、江東救荒錄、清源雜志、星沙集志、文章正宗、唐書考疑、心經、政經等書、行於世。

國朝正統元年從祀。成化三年改封浦城伯。嘉靖九年改稱先儒眞子。

眞德秀祠。在湖廣長沙府城中。宋寧宗嘉定十五年、眞德秀以寶謨閣待制、湖南安撫使知潭州、有惠政、故民立生祠祀之。

西山精舍。在浦城縣治東。眞德秀構爲講學之所、中爲講堂、後爲拱極堂。德秀自爲記。

眞德秀墓。在浦城縣南孝弟里。

先儒許子 元

許衡字仲平、河南懷慶府河内縣人。父通、避亂河南、以宋寧宗嘉定元年生仲平於新鄭縣。仲平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聞姚樞以道學自任、乃詣蘇門見之。樞授以伊川易傳、晦菴四書集註、或問、及小學書。仲平讀之、默契於中、遂手寫而還。謂學者曰、昔所授受殊孟浪也。今始聞進學之序。悉取向來簡帙焚之。教人無小大皆自小學入。篤志力行、以身先之。既而移家輝縣蘇門山、依姚樞以便講習。元憲宗四年甲寅、世祖出王秦中、以姚樞爲勸農使、教民耕植。又思所以化秦人、乃召仲平爲京兆提學。時仲平年四十六矣。秦人新脫於兵、欲學無師、聞仲平來、莫不喜幸。郡縣皆建學、民大化之。中統元年、世祖即位、召爲太子太保。至元八年、累遷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久之、諸生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爲生人之道、皆能自立爲世用矣。史臣謂其設教之方、千古一見云。至元十八年辛巳卒、享年七十有二。語其子曰、我平生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愼勿請

謚，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及卒，從其治命，葬而無碑，朝野莫不哀傷焉。羅整菴曰，衡始終尊信朱子，其學行皆平正篤實，遭逢世祖，使儒者之道不廢，可謂有功於斯文矣。元成宗大德二年，贈司徒，謚文正，武宗至大二年，追封魏國公。仁宗皇慶二年，詔從祀。延祐初，詔立魯齋書院於京兆。魯，仲平居魏時所署齋名也。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儒許子。

許衡祠，在河南開封府新鄭縣學。許衡生新鄭縣之陽綏里，故爲立祠。

魯齋書院，在陝西西安府咸寧縣治東北。元仁宗延祐中建。

許衡墓，在懷慶府修武縣西北十五里。

先儒薛子 本朝

薛瑄字德温，山西平陽府河津縣人。年十二能詩賦。既壯，讀周程張朱諸書，嘆曰，此道學正脉也。遂焚所作詩賦，專心性理之學，至忘寢食。永樂十八年，父貞爲河南開封府鄢陵縣教諭，命德温就試河南，中第一。明年辛丑，登進士第。宣德二年，擢御史，監湖廣銀場。正統元年，初設提學憲臣，出爲僉事山東。每臨諸生，親爲講解，不事夏楚，皆呼之曰薛夫子。六年，陞大理寺左少卿，以獄事詿誤，退居年餘，起大理寺丞，分守北門禦虜。景泰元年，督川雲轉餉貴州，尋陞南京大理卿。四年，改北大理寺卿。天順元年，遷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尋命主考會試，事竣，轉左，以疾致仕，居家八年。四方從學者日衆，每以聖賢爲師，惓惓以復性爲教。嘗曰，六經四書，性之一字括盡。學者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體而行之，不然無異於買櫝還珠也。又曰，人之子孫，富貴貧賤莫不有一定之命，世之人往往於仕宦中昧冒禮法，取不義之財，欲爲子孫計，殊不知子孫誠有富貴之命，今雖無立錐之地以遺之，他日之富貴將自至。使其無富貴之命，

雖積金如山、亦將蕩然不能保矣。況不義而入者、又有悖出之禍乎。如宋之呂蒙正、范文正諸公、咸以寒微致位將相、曷嘗有賴於先世之遺財乎。至於婦人女子之言、尤不可聽。余見宦途之人多有以是取敗者、不可不以爲戒。故瑄于出處大節光明峻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所著有讀書錄、續讀書錄、河汾詩集、文集、行於世。天順八年卒、年七十有六。世稱敬軒先生。贈禮部尚書、謚文清。監丞閻禹錫狀其行、少保李賢爲神道碑。成化元年、監丞李紳首請公從祀、劉文安公繼請公從祀、言公篤躬慕古、談道淑徒、進無附麗、退不慕戀、勤學好問、可謂文矣。歸潔其身、可謂清矣。若論其於道所得、以比朱子諸徒若黃榦、輔廣之親承微言、金履祥、許謙之推衍緒說、未知可伯仲否。弘治九年、令春秋專祀於鄉。隆慶五年詔從祀、稱先儒薛子。

薛文清祠。在山東濟南府城內大明湖之上。

薛瑄墓。在河津縣西十里。

先儒陳子 本紀

陳獻章字公甫、廣東廣州府新會縣人。宣德三年戊申生於新會之都會村。身長八尺、目光如星。右臉有七黑子、如北斗狀。頴悟絶人、讀書一覽輒記。年二十歲、領正統丁卯廣東鄉薦、戊辰辛未再上禮部不第。聞江右吳康齋講伊洛之學、往從之遊。遂棄其學而學焉。成化二年遊太學、祭酒邢讓試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大驚、名動京師。五年、復上禮部不第、遂歸隱白沙。十七年、江西藩臬聘主白鹿書院教、辭。十八年、布政使彭韶、督府朱英交薦、召至京師不就試、懇辭乞終養、特授翰林院簡討。弘治十三年庚申卒、年七十有三。學者稱爲白沙先生。嘗言吾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於古聖賢書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既無師友指引、惟日尋書冊、至忘寢食。如是者累年、而卒未得。所謂未得者、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有腠泊脗合處也。於是舍其繁而求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心體隱然呈露、始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薛侃曰、獻章博而能約、不離人倫日用、而見鳶飛魚躍

之機。雖無著述，其答人論學之書，已啓聖賢之扃鑰。萬曆十二年從祀，稱先儒陳子。

先儒胡子 本朝

胡居仁字叔心，江西饒州府餘干縣人。幼穎異，有大志。年十七受春秋，爲舉子業，知無所得，稍厭去之。聞吳康齋講義禮之學於崇仁里，慨然徒步往從之遊。於是以古人自期，斯道自任，以記誦詞章爲不足事，專用心於內。其學以主忠信爲本，以求放心爲要，以聖學成始成終在乎敬，因以敬名齋。處家庭如朝堂，對妻孥如賓客，端莊凝重，履繩蹈矩，造次顛沛，未嘗少違。隱微幽獨之際，愈嚴愈密。初，家食有餘，推以與人，不償不之較。厥後家益窘，甚至簞食瓢飲，處之泰然。或爲之籌，則應之曰：以仁義潤身，以牙籤潤屋，足矣。四方摳衣及門者衆，於是築室於梅溪山中，聚徒講學。語學則曰爲己，語治則曰王道。又曰：第一怕見得不真，第二怕工夫間斷。多有質美者好高入於禪，騁詞失於矜，不知操存省察爲何事，安能造道德之域。欲廣聞見，嘗適閩，歷浙，入陵，從彭蠡而返。所至豪傑相迎，資其所益。頻年與上饒婁一齋、永豐羅一峰、南昌張東白相與麗會於弋陽之龜峰、餘干之應天寺。嘗受藩臬二司聘，主白鹿書院教。又嘗以諸生敦請，

講學貫溪桐源書院。叔心五經皆通、尤邃於春秋。自孟子沒後、獨推尊二程子、朱子、以爲得其正傳、他不與也。所著有居業錄、敬齋集。成化二十二年卒、年五十有一。楊廉曰、 本朝以理學爲倡者、薛敬軒讀書錄、胡敬齋居業錄、粹然一出於正。萬曆十二年從祀、稱先儒胡子。

先儒王子 本朝

王守仁字伯安、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人。父華、成化辛丑狀元、歷官南京吏部尚書。伯安少穎異有逸氣、年十七謁婁一齋、知聖學宗旨。弘治壬子、與胡端敏、孫忠烈同舉浙江鄉試。己未、以禮經中會試第二、授刑部雲南司主事。尋移病歸越、卽陽明洞闢書屋、毅然有志聖學。甲子、主考山東、得人最盛。調兵部武選司。正德元年十二月、劉瑾亂政、首抗疏乞誅瑾、縛杖闕下幾死、謫貴州龍場驛丞。居夷力學、學益進、提學副使席書聘主貴陽書院。四年閏九月、陞廬陵知縣。五年瑾誅、十二月陞南京刑部主事。六年、調吏部驗封、尋陞署員外郎、逾月調文選。七年陞考功郎中。是年冬、陞南京太僕少卿。九年陞南京鴻臚卿。十一年正月陞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伯安至、置二匭行臺前、榜曰求通民情、願聞己過。十二年七月、伯安欲討賊、請提督軍務、兵部尚書王瓊素奇伯安、請 上、卽與伯安兵符兼巡撫。時宸濠變作、伯安起兵勤王、獲濠獻俘、封新建伯、兼兵部尚書。嘉靖六年、征岑猛黨、因平八寨。卧病乞致仕、行至南安卒、歸葬橫溪。年

七十有一。世稱陽明先生。伯安天資絶倫，讀書過目成誦。少喜俠，工詞章，好仙釋。中年體驗聖學，悟從天啓，遂屹然以斯道爲已任。其學問直求諸心，而其教人也以致良知爲主。平生著述甚富，如傳習録及文録，今盛行於世。初，訃聞於朝，忌者媒詆，遂削世襲伯爵。隆慶中復之，贈侯，謚文成。萬曆十二年從祀，稱先儒王子。

陽明先生祠在餘姚縣龍泉山，嘉靖十四年建。

王文成公祠在江西南昌府太忠祠右，嘉靖間建，萬曆間重修。

陽明書院有三

一在南直池州府化成寺西，嘉靖間建，鄒守益爲記。

一在江西贛州府贛縣濂溪書院後，王陽明嘗講道贛城，士人因建書院祀焉。

一在湖廣辰州府東，王守仁謫貴州時嘗講學於此。嘉靖間鄒守益、羅洪先爲記。

聖門志卷之二上終

校記

①公梁：當作「公羊」。

②九：《漢書》卷五六《董仲舒傳》作「久」。疑是。

③出：右引作「黜」。

④識：《宋史》卷四二七《程頤傳》作「職」。

⑤張載南軒其號：按，此條爲撰者誤記，南軒爲張栻號，而非張載之號。

⑥封：當作「卦」。

⑦瞻：當作「贍」。

⑧興隆：當作「隆興」。按，隆興爲宋孝宗年號。

⑨稱：當作「科」。

⑩嘉定元年：《元史》卷一五八《許衡傳》作「泰和九年」。

聖門志卷之二中

海鹽呂元善纂輯

同邑吳中偉　參考
同郡魏大中

兄呂元美　編次
侄呂奇策

男呂兆祥　訂閱
孫呂逢時

啓聖公祠

按自唐以來，以顏、曾、思、孟配享，坐堂上，而顏無繇、曾點、孔鯉皆坐廡下，其失在於崇子而抑父。國朝弘治元年，吏部尚書王恕請立祠廟，祀啓聖王，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激配享，程珦、朱松從祀。禮官議不合，遂已。十四年，侍郎曾鐸復請，亦不合，已。嘉靖九年，大學士張璁奏稱：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而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夫孔子之所以爲教，與諸弟子之所以爲學者，不過明此而已。今乃使子坐於上，父坐於下，豈禮也哉。若以爲此乃論傳道之功，則自古及今，未有外人倫而言道者。縱出於後世之尊崇，非諸賢之本意。乞下有司於各處廟學別立一祠，庶不失以禮尊奉聖賢之意。世宗從張璁議，詔兩京國子監并天下學校各建啓聖公祠，中祀叔梁紇，題稱啓聖公孔氏之位，而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激配，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萬曆二十二年，又添入周輔成從祀。

配享先賢

顏無繇曲阜縣　曾點嘉祥縣　孔鯉曲阜縣　孟激鄒縣

從祀先儒

程珦洛陽縣　朱松婺源縣　蔡元定建陽縣　周輔成道州

改祀先賢

林放兗州府　遽瑗衛輝府

改祀先儒

鄭玄高密縣　鄭衆開封府　盧植涿州　服虔滎陽

范甯鄢陵縣

罷祀

公伯寮兗州府　秦冉汝寧府　顏何曲阜縣　荀況趙人

戴聖梁人　劉向漢宗室　楊雄成都府　賈逵扶風

馬融扶風茂陵　何休任城樊人　王肅東海郯人　王弼山陽

杜預京兆杜陵　王安石臨川縣　吳澂崇仁縣

啓聖公孔氏

叔梁紇嘗爲魯陬邑大夫，初娶魯之施氏，生九女而無子。其妾生孟皮，字伯尼，有足疾，不任祀事。於是乃求婚于顔氏。顔氏有三女，其幼曰徵在。顔父問曰：陬大夫父祖爲卿士，實先聖王之裔，今其身長十尺，武力絶人，吾甚貪之，雖年長性嚴，不足爲疑。三子孰能爲之妻？二女莫對，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卽爾能矣。遂以妻之。徵在既往，禱于尼山，生孔子。孔子三歲而叔梁紇卒，二十四歲而顔氏卒，合葬于防山。宋眞宗大中祥符元年，追封叔梁紇齊國公，顔氏魯國太夫人。元文宗至順元年，加封叔梁紇啓聖王，顔氏啓聖王夫人。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啓聖公孔氏。

啓聖公廟，在曲阜縣東南六十里尼山書院西北。

啓聖公墓，在曲阜縣東二十里，叔梁大夫與顔氏合葬。墓南負防山，北臨泗水，墓前有齊國公廟，廊廡重門俱備。金明昌甲辰，衍聖公孔元措立石，表其神道。溢津高翿書。墓之東南三步許，伯皮墓在焉。 本朝永樂間，知縣孔希範立石。祭春用清明，冬用十月三日，衍聖公主祭。

先賢顔氏

顔無繇，字路，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爲魯卿士，娶齊姜氏，生復聖顔子。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杞伯，從祀孔廟。宋眞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曲阜侯。元順帝元統三年，加封杞國公，謚文裕，追封姜氏杞國夫人，謚端獻。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顔氏，遷配啓聖祠。

杞國公廟，在曲阜縣復聖廟右。

杞國公墓，在曲阜縣城東二十里防山之陽顔林，復聖墓西北。

先賢曾氏

曾點字子皙、少孔子六歲、從學於孔子。季武子卒、大夫往弔、點倚其門而歌、故孟子曰、曾皙孔子之所謂狂者也。孔子嘗誘使言志、點願偕童冠、夫子與之。生宗聖曾子。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宿伯、從祀孔廟。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萊蕪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曾氏、遷配啓聖祠。

萊蕪侯廟、在嘉祥縣宗聖廟西。其制正殿五間、寢殿三間、東西廡各三間。以曾元、曾華、曾申、曾西從祀。

曾皙墓、在兗州府費縣西南八十里南成山。史記、曾子南武城人。按、南武者漢泰山郡南城、即今之費縣也。今祀於嘉祥縣、誤矣。

先賢孔氏

孔鯉字伯魚、孔子之子也。孔子十九歲娶於宋之亓官氏、二十歲而生鯉。是年初仕魯、爲委吏、適昭公以二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貺、故因以名其子。孔子嘗謂伯魚曰、鯉乎、吾聞可以與人終日不倦者、其惟學焉。故君子不可以不學、其容不可以不飾、不飾失禮、失禮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飾也、近而愈明者學也。早聞過庭之訓、既長、魯哀公以幣召、稱疾不行。年五十、先孔子卒。生述聖子思子。宋徽宗崇寧元年、追封泗水侯。度宗咸淳三年、從祀先聖。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孔氏、配享啓聖祠。

伯魚墓、在曲阜縣孔林先聖墓東少南、相去僅數步。墓前有碑、鐫泗水侯墓。孔子商人、蓋尚右也。

先賢孟孫氏

孟激字公宜，娶仉氏，生亞聖孟子。孟子生三歲而公宜卒，母有賢德，挾其子以居，有三遷之教。孟子爲卿於齊，道不行，有憂色，擁楹而嘆。孟母見之曰：子若有憂色，何也？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就位，不爲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冪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故有閨内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年少則從乎父母，出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子何憂乎？君子謂孟母知婦道。元仁宗延祐三年，追封孟激爲邾國公，仉氏爲邾國宣獻夫人。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孟氏，配享啓聖祠。

孟母祠，在鄒縣城南子思書院之右，相傳即孟子故宅。元成宗元貞初，縣尹司居敬建，名曰斷機堂。順帝至元三年，僉憲楊國賢命有司重修，奎章閣學士李泂爲記。國朝正統四年，知縣房岳重修，教授裴侃記。天順五年，縣丞宋融捐俸重修，大學士許彬爲記。嘉靖四十一年，知縣章時鸞，萬曆十年，知縣許守恩相繼重修。三十七年，知縣胡繼先又添配房東西各三楹，易斷機堂爲孟母祠。

孟母廟，在兖州府陽穀縣東北四十里，世傳孟母祈蠶之所。

孟母故宅有二

一在鄒縣馬鞍山之西，孟子所生之地也，今名付村。

一在山西太原府榆次縣，相傳孟母并人也，其地有三徙鄉。

孟父母墓，在鄒縣北二十五里馬鞍山之陽。元成宗元貞元年，縣尹司居敬始修墓樹碑，張頦爲記。萬曆二十五年，知縣王一楨捐俸置地二十畝，以守墓，自爲記。三十七年，知縣胡繼先復置神道地六畝。

按孟子之父名激，字公宜，而今之祀典皆曰孟孫氏，魯之以孟孫稱者多矣，不近泥與？改而正之，竊有望於秉禮者。其母仉氏，稽諸聞見，此姓甚稀。今河間府青縣審冊有一甲，内戶丁皆仉姓也。

先儒程氏

程珦字伯温，宋人。其先曰喬伯，爲周大司馬，封於程，後遂以爲氏。曾祖羽，贈太子[1]少師。祖希振，任尚書虞部員外郎。父遹，皇贈開封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伯温四世而上居中山之博野，曾祖太宗朝以輔翊功顯，賜第於京師，居再世。祖而下，葬河南，遂爲河南人。仁宗錄舊臣後，以伯温爲黄陂尉，久之知龔州，徙知磁州，又徙漢州，累轉大中大夫。宋哲宗元祐五年卒，年八十五，葬伊川。文彦博、蘇頌等九人表其清節，詔賜帛二百，官給其葬。

國朝嘉靖九年，從祀啓聖祠，稱先儒程氏。

河東書院在湖廣黄州府治東。宋仁宗天聖中，程珦爲黄陂尉，生二子顥、頤於官舍。理宗寶祐間，單懷李節來守，請建書院祀焉。初在郡城中，後改建於此。

先儒朱氏

朱松字喬年，朱氏爲婺源著姓，以儒名家，世有偉人。喬年登進士第，除秘書省正字，轉校書郎，遷著作郎，以御史中丞常同薦，除度支員外郎、史館校勘，歷司勳、吏部郎。出知饒州，請祠[2]，家居，嘗師羅豫章，與李延平爲同門友，聞楊龜山所傳河洛之學，獨得古先聖賢不傳之遺意，於是益自刻厲，日誦大學、中庸之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自謂褊急害道，因取古人佩韋之義，名其齋以自警。文章行義爲學者師，有文集行於世。嘗疾革，時手自爲書，以家事屬少傅劉子羽，而訣於籍溪胡憲原仲、白水劉勉之致中、屏山劉子翬彦冲，且顧謂子熹曰：此三人者吾友也，其學皆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父事之，而唯其言之聽。故喬年殁，而熹即禀學於三君子之門。喬年卒於高宗紹興十三年，享年四十有七。元順宗至正二十一年，謚獻靖。二十二年，追封齊國公。

國朝嘉靖九年，從祀啓聖祠，稱先儒朱氏。

朱松墓在崇安縣西塔山，後遷縣東南寂歷一山。

祝夫人墓在建陽縣崇泰里後山天湖之陽。

先儒蔡氏

蔡元定字季通，蔡子沉之父也。生而穎悟，八歲能詩，日記數千言。父發，博覽羣書，號牧堂老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季通，曰：此孔孟正脉也。季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建陽西山絶頂，忍饑啖薺讀書。聞朱元晦名，往師之。元晦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奥義，每至夜分。四方來學者，元晦必俾先從季通質正焉。太常寺少卿尤袤、秘書少監楊萬里聯疏薦於朝，召之，堅以疾辭。宋寧宗慶元四年卒，葬於西山之足。嘉定三年，贈廸功郎，謚文節。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其平生問學，多寓于元晦書集中。所著書有大衍詳説、律吕新書、燕樂原辯、皇極經世太玄潛虚指要、洪範解、八陣圖説。元晦爲之序。生子二，長淵，次沉，皆躬耕不仕。淵有周易訓解，沉别有傳。

國朝嘉靖九年，從祀啓聖祠，稱先儒蔡氏。

先儒周氏

周輔成，周子敦頤之父也。維周之先，自帝嚳生后稷，至太王邑於周，後遂以爲氏。漢興，封周後於汝南，輔成蓋其後也。世家營道，莫詳其遷徙所自。族衆而業儒。祖從遠，父智强。智强五子，長誠，宋仁宗天聖五年王堯臣榜第二甲及第，終汀州上杭縣令；次鐸；次正，皆不仕；次輔成；次伯高，舉進士，某年特奏名，廸功郎。輔成真宗大中祥符八年，蔡齊榜六舉以上特奏名，賜進士出身，終賀州桂嶺[3]令。卒，葬道州營道縣營樂鄉鍾樂里樓田界，贈諫議大夫。先娶唐氏，生子礪，礪生仲章。唐氏卒，侍禁鄭燦其先成都人，隨孟氏入朝，因留於京師，有女先適盧郎中，盧卒，後爲諫議公繼室，是生敦頤。

國朝萬曆二十三年，禮部覆湖廣撫按郭惟賢等本奏，

聖旨：是。周輔成准從祀啓聖祠，稱先儒周氏。

改祀於鄉者七人

春秋林放

林放字子丘、山東兗州府人。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清河伯、從祀。宋眞宗加封長山侯。國朝嘉靖九年、以家語、史記俱不載弟子列、改祀。

春秋蘧瑗

蘧瑗字伯玉、河南衛輝府人、仕衛爲大夫。靈公立、嘗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爲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爲昭昭信節、不爲冥冥惰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問之、果蘧伯玉。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六十而化。孔子至衛、主於其家、稱之曰君子。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衛伯、從祀。宋眞宗加封内黃侯。國朝嘉靖九年、以夫子之所嚴事者、不當在弟子列、改祀。

蘧伯玉墓。在北直大名府開州長垣縣南一十五里、墓傍有祠。

東漢鄭玄

鄭玄字康成、山東萊州府高密縣人、尚書僕射崇八世孫也。玄少好學、習孝經、論語、兼通三正曆、九章筭術。師事京兆第五元、通京氏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授於玄。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筭、乃召見於樓上。嘗筭渾天不合、諸弟子莫能解、或言玄能者、融召玄令筭、一轉便決、衆咸駭服。玄因從融質諸疑義。及玄業成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玄既歸、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獻帝在許都、徵爲大司農。玄不得已載病從、至元城卒、年七十四。歸葬礪阜山。所註禮記六十三卷、周禮四十二卷、儀禮十七卷。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宋眞宗追封高密伯。嘉靖九年、以學未顯著、改祀。

鄭玄書院。在萊州府卽墨縣東南二十五里。

鄭玄墓。在高密縣西北五十里。唐太宗貞觀中嘗禁樵採。

東漢鄭衆

鄭衆字仲師、河南開封府人。有功諸經、聞杜子春能讀周禮、往受業焉。自爲周官傳。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宋眞宗追封中牟伯。

國朝嘉靖九年、以學未顯著、改祀。

東漢盧植

盧植字子幹、北直順天府涿州人。受學於馬融、有功諸經。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宋眞宗追封良鄉伯。

國朝嘉靖九年、以學未顯著、改祀。

東漢服虔

服虔字子愼、河南開封府滎陽縣人。註春秋左氏傳、前漢書、及著辭賦碑誄書記連珠九憤凡十餘篇。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宋眞宗封滎陽伯。

國朝嘉靖九年、以學未顯著、改祀。

晉范甯

范甯字武子、河南開封府鄢陵縣人。註春秋穀梁傳。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宋眞宗追封新野伯。

國朝嘉靖九年、以學未顯著、改祀。

罷祀者十五人

春秋公伯寮

公伯寮字子周、山東兗州府人。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任伯、從祀。宋眞宗加封壽張侯。

國朝嘉靖九年、以愬子路沮孔子、罷祀。

春秋秦冉

秦冉字開、河南汝寧府人。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彭衙伯、從祀。宋眞宗加封新息侯。

國朝嘉靖九年、以家語不載、疑史記誤書、罷祀。

春秋顏何

顏何字冉、山東兗州府人。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開陽伯、從祀。宋眞宗加封堂邑侯。

國朝嘉靖九年、以家語不載、疑史記誤書、罷祀。

周末荀況

荀況字卿、趙人。楚蘭陵令。作荀子三十篇。宋神宗元豐七年從祀、追封蘭陵伯。

國朝嘉靖九年、以言性惡罷祀。

漢楊雄

楊雄字子雲、四川成都人。作法言。宋神宗元豐七年從祀、追封成都伯。

國朝洪武二十九年、以事王莽罷祀。

漢戴聖

戴聖字次君、梁人、傳小戴禮。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宋眞宗追封楚丘伯、徽宗改封考成伯。

國朝嘉靖九年、以贓吏罷祀。

漢劉向

劉向字子政、漢之宗室、作說苑、新序。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宋眞宗追封彭城伯。

國朝嘉靖九年、以誦神仙方術罷祀。

東漢賈逵

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受周禮于杜子春、有禮解行于世、又著經傳義詁及論難。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宋眞宗加封岐陽伯。

國朝嘉靖九年、以會附圖讖罷祀。

東漢馬融

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註詩、易、三禮、尚書若干卷。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宋眞宗追封扶風伯。

國朝嘉靖九年、以黨附勢家罷祀。

東漢何休

何休字卲公、任城樊人。註春秋公羊傳。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宋眞宗追封任城伯。

國朝嘉靖九年、以註風角等書罷祀。

魏王肅

王肅字子雍、東海郯人。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爲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宋眞宗贈司空。

國朝嘉靖九年、以爲司馬師畫策簒位罷祀。

魏王弼

王弼字輔嗣、山陽人。注周易九卷。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宋眞宗追封偃師伯。

國朝嘉靖九年、以宗旨老莊罷祀。

晉杜預

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註春秋左氏傳、時號杜武庫。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宋眞宗贈司徒。

國朝嘉靖九年、以建短喪罷祀。

宋王安石

王安石字介甫、江西撫州府臨川縣人。徽宗崇寧三年配享孔子廟庭。政和三年、追封安石舒王及

子雱臨川伯，從祀。欽宗靖康元年，以其學術之謬，蠹國害民，罷安石配享，降居從祀之列。孝宗淳熙四年，去雱畫像。理宗淳祐四年，黜安石從祀。

元吴澂

吴澂字幼清，江西撫州府崇仁縣人。一生惓惓焉羽翼聖經，著述甚多，有孝經章句、易、春秋、禮記纂言、學基、學統等集，行於世。國朝正統八年，追封臨川郡公，從祀。嘉靖九年，以忘宋事元，罷祀。

擬祀三十八人孔廟三十五人，孟廟三人。福建八，浙江七，江西六，山東四，河南三，陝西三，北直二，南直二，四川二，山西一。

孔門二人

懸　亶山東兗州府人。　顔　何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人。

漢儒一人

鄭　玄山東萊州府高密縣人。

唐儒一人

孔穎達北直真定府衡水縣人。

宋儒十七人

范仲淹南直蘇州府人。　魏了翁四川邛州蒲江縣人。

李　侗福建延平府人。　羅從彦福建漳州府寧洋縣人。

何　基浙江金華府金華縣人。　王　柏浙江金華府金華縣人。

金履祥浙江金華府蘭谿縣人。　黄　幹福建福州府閩縣人。

輔　廣浙江嘉興府崇德縣人。　蘇　軾四川眉州人。

孫　復山西平陽府人。　文天祥江西吉安府廬陵縣人。

岳　飛河南彰德府湯陰縣人。　游　酢福建建寧府建陽縣人。

呂大臨陝西西安府藍田縣人。　謝良佐河南汝寧府人。

胡　宏福建建寧府崇安縣人。

元儒二人

劉　因北直保定府人。　許　謙浙江金華府金華縣人。

明儒十二人

蔡清 福建泉州府晉江縣人。

陳真晟 福建漳州府人。

羅倫 江西吉安府永豐縣人。

章懋 浙江金華府蘭谿縣人。

黃仲昭 福建興化府莆田縣人。

吳與弼 江西撫州府崇仁縣人。

鄒守益 江西吉安府安福縣人。

王艮 南直揚州府人。

羅欽順 江西吉安府泰和縣人。

羅洪先 江西吉安府吉水縣人。

呂柟 陝西西安府高陵縣人。

曹端 河南河南府澠池縣人。

孟廟擬配一人

韓愈 河南懷慶府修武縣人。原祀孟廟東廡第十位。

孟廟擬祀三人

趙岐 陝西西安府人。

孫奭 山東東昌府人。

錢唐 浙江寧波府象山縣人。

擬祀孔廟三十五人 孔門二、漢一、唐一、宋十七、元二、明十二。

孔門二人

懸亶

餘冬序錄曰：懸亶，今家語作懸亶，禮記檀弓篇懸子疑即其人，而祀典今不及焉。宜補贈懸亶爵號，列諸從祀。按家語有懸亶而無鄡單，史記有鄡單而無懸亶，疑即一人，以姓名相近而誤耳。且其字，家語曰子象，史記曰子家，象字類家字，疑亦誤書。今當祀懸亶而罷鄡單，似為近之。蓋與其從史記，不若從家語也。

顏何

顏子世家云：顏氏世為魯國卿大夫，魯國之族最為蕃衍。孔門達者七十二人，顏居其八，顏無繇、顏回、顏辛、顏高、顏祖、顏之僕、顏何、顏噲。及考顏氏裔孫顏之推所著家訓，亦稱仲尼門徒升堂者七十有二，顏氏居八。又顏子四十代孫顏真卿序家譜云：孔門達者顏氏有八，名同世家。國朝嘉靖九年，張璁引程敏政之議曰：秦冉、顏何不載於家語，而史記載之，疑亦為字畫相近之誤。遂奏罷其祀。今冉雖別無可考，以索隱、世家

之推、眞卿說考之，則何爲子淵之族。其不當罷祀也，明矣。以未定之說，黜已祀之賢，舉而祀之，尚有望於將來。

漢儒一人

鄭玄

傳經功大，後鮮其儔，且稱懿行君子。昔祀於廟，今改於鄉，宜復其祀。

唐儒一人

孔穎達

見皇明奏疏王禕。

宋儒十七人

范仲淹

見皇明奏疏王禕。

魏了翁

見皇明奏疏王禕。

李侗

丘瓊山曰：在宋言者屢以歐陽修、蘇軾、孫復、胡瑗爲請，而近日亦往往有以楊時、羅從彥、李侗爲言，事下儒臣議，議者皆不之從，以其無功於經也。見大學衍義補。按：侗元順帝至正間已從祀。見疏議輯畧程敏政疏。成化元年，命福建延平府立祠，祀宋儒楊時、羅從彥、李侗，配享。見憲章錄。萬曆十二年，少詹事沈一貫疏中，惜游酢、呂大臨、謝良佐、羅從彥、李侗、胡宏六人不能盡祀。見從祀疏議錄。

羅從彥

見衍義補、憲章錄。

何基

成化三年，浙江按察司僉事辛訪奏：要將金華府宋儒何基、王栢，元儒金履祥、許謙封爵從祀。該翰林院議得，止可照龜山楊時事例，立祠鄉郡，春秋祭祀。見憲章錄。

王栢

見憲章錄。

金履祥

見憲章錄。

黃榦

見薛瑄傳。

輔廣

見薛瑄傳。

蘇軾
見衍義補。
孫復
見衍義補。
文天祥
嘉靖元年，四川叅政許讃奏曰：臣聞之，或人曰：文天祥、岳飛皆可從祀孔子，而馬融、楊雄皆在可斥。正以重綱常倫理之實，而輕言語文字之習也。見薛文清行實録。
岳飛
見薛文清行實録。
游酢
隆慶中，工部侍郎游居敬特疏請從祀。萬曆十二年，沈一貫疏中首惜酢不能盡祀。
吕大臨
見祟祀録。
謝良佐
見崇祀録。
胡宏
見崇祀録。

元儒二人
劉因
成化元年，助教　言，元儒劉因、許謙宜祀。見憲章録。弘治元年，禮部尚書周洪謨等議，薛瑄嘗與元儒劉因並欲從祀，以人謂其無所著述而止。見今言。
許謙
兩見憲章録。
明儒十二人
蔡清
萬曆元年祀於鄉。十二年，御史黄師顔、祭酒張位、洗馬陳于陛、少詹事沈一貫、侍郎周子義、給事中王士性、萬象春，十六年僉都御史詹仰庇俱請從祀孔廟。見崇祀録及奏疏。
陳真晟
萬曆元年祀於鄉。十二年，御史黄師顔、少詹事沈一貫、給事中王士性、田大年俱請從祀孔廟。見崇祀録。
羅倫
萬曆十二年，御史黄師顔、給事中田大年、王士

性、少詹事沈一貫、光祿寺丞李楨俱請從祀孔廟。見崇祀錄并疏。

章懋

萬曆元年祀於鄉。十二年，侍郎周子義、左都御史趙錦、少詹事沈一貫、給事中田大年、王士性、御史黄師顔。二十五年御史唐一鵬俱請從祀孔廟。見崇祀錄并疏。

黄仲昭

見崇祀錄、沈一貫、黄師顔疏。

吳與弼

見崇祀錄、沈一貫、田大年、及御史許子良疏。

鄒守益

見崇祀錄、沈一貫、趙錦、田大年疏。

王艮

見崇祀錄、張位、沈一貫、田大年、王士性疏。

羅欽順

見崇祀錄、張位、趙錦、李楨、及員外郎蕭景訓疏。

羅洪先

見崇祀錄、張位、蕭景訓、及侍郎舒化疏。

呂柟

見崇祀錄、周子義、趙錦、李楨、王士性疏。

曹端

見崇祀錄、李楨疏。

擬孟廟配享從祀者四人

配享一人

韓愈

按孟子之世後於閔、冉，而孔廟配享之位上於閔、冉者，功大故也。程、朱表章孟氏之功，偉於趙岐、孫奭，而不敢議祀於孟廟者，德盛故也。韓退之之功之德，使在孟門，當爲具體、章、丑所不敢望也。且又與孟子同祀孔廟矣，而復列於廡下，屈在益成之後，孟子之靈弗安也。今既已祀之，理不忍廢，苟援孟子配食尼父之禮，升之堂上，東向以處，與樂正配庶幽明兩慊焉。

從祀三人

趙岐

昔秦漢之間，孟子卑卑諸子間耳。自漢趙太常岐出，而始擬其人於宣尼，齊其書於論語，尊以亞聖，創爲傳註。至其生平制行，孝能錫類，忠足衛君，陷夷不辱，履危弗貳，剛直義烈，方之巖巖

氣象誠無愧焉。

孫奭

五季之亂、儒學掃地、昌黎之文未行、濂洛之道未開、宋孫宣公奭獨爲信好、參考羣說、裒成正義、雖舛誤不無一二、實與他註之漫無發明及隨聲附和者、萬不侔矣。且又方重自持、質直事上、明於禮制、嫺於經術。若夫諫天書、止西祀、侍講仁宗、反覆規諷、眞所謂非堯舜不陳者。校之推尊孟氏而諛言以佞新、斥賢以禍宋者、人品懸絕焉。

錢唐

按唐居常以豪杰自負、因元亂、遂隱而不仕。年近六十、詔

太祖賦長詩一章、稱旨、拜刑部尚書。洪武二年、詔去孟子配享、有諫者以不敬論、且命金吾射之。錢唐不難捐軀以諫、此其爲志、又豈禍福生死所能亂哉。

太祖覽其情詞剴切、遂復孟子祭、則其書之得列於學宮、子孫世受其封爵、皆唐之力也。祟而祀之、以報其功、不亦合於公論、而有光於孟氏與。

曾廟配享從祀

東配

孔　伋曲阜縣人。

西配

孟　軻鄒　縣人。

東廡

陽　膚南武城人。　公明儀南武城人。

公明高南武城人。　公明宣南武城人。

孟　儀南武城人。

西廡

樂正子春南武城人。　沈猶行南武城人。

單居離南武城人。　公孟子高南武城人。

子　襄南武城人。

孟廟配享從祀

東配

樂正克利國侯。

東廡

公孫丑壽光伯、青州人。浩生不害東阿伯。陳臻蓬萊伯。

屋廬子奉符伯。陳代沂水伯。公都子平陰伯。

高子泗水伯、青州人。盆成括萊陽伯。子叔疑承陽伯。

韓愈昌黎伯、修武縣人、擬陞西配。

西廡

萬章博興伯。孟仲子新泰伯、鄒縣人。充虞昌樂伯。

徐辟仙源伯。彭更雷澤伯。咸丘蒙須成伯。

桃應膠水伯。季孫豐陽伯。孔道輔宋司空、曲阜人。

按、自古弟子之盛、孔子之外無踰孟子。歷代之崇報及於弟子者、亦惟二氏、而諸賢無聞焉。議孔廟之祀者不下數十家、而孟廟之祀寥寥。自世宗釐正祀典、孔門弟子及諸從祀者並罷封爵、止稱先賢、先儒、國學、郡邑皆然、而孟子諸弟尚仍舊封、其師已易上公之號、而其徒乃襲侯伯之名、非所以安神靈、一王制也。宜以孔廟近例、改之爲當、竊有望於秉禮者。

先賢先儒分省姓氏配享、從祀、改祀、擬祀共一百六十一。罷祀者不載。

山東七十一、河南廿八、福建十三、江西九、浙江九、陝西七、南直六、北直六、湖廣四、山西四、四川三、廣東一。

山東六府十五州、八十九縣。兗州府六十一、青州府四、濟南府二、東昌府三、萊州府一、共七十一人。

兗州府四州、二十三縣。

四配

顏回　曾參　孔伋　孟軻

十哲先賢六人

閔損　冉耕　冉雍　宰予　冉求

仲由

配享啓聖祠先賢四人

顏無繇　曾點　孔鯉　孟激

從祀先賢四十人

澹臺滅明　宓不齊　南宮适　商瞿　樊須

有若　公西赤　梁鱣　顏辛　冉孺

伯虔　冉季　漆雕哆　顏高　漆雕徒父

商澤　公夏首　奚容蒧　公肩定　顏祖

罕父黑　秦商　榮旂　公祖句茲　左人郢

縣成　鄭國　燕伋　原亢　顏之僕

樂欬　叔仲會　邦巽　公西輿如　孔忠

公西蒧　施之常　秦非　申棖　顏噲

從祀先儒五人

左丘明　穀梁赤　高堂生　孔安國　后蒼

改祀先賢一人

林放

擬祀先賢二人

縣亶　顏何

青州府一州十三縣。

從祀先賢三人

公治長　后處　步叔乘

從祀先儒一人

公羊高

濟南府四州、二十六縣。

從祀先賢一人

公晳哀

從祀先儒一人

伏勝

東昌府三州、十五縣。

從祀先賢一人
鄔單
擬祀孟廟先儒一人
孫奭
萊州府二州、五縣。
擬祀先儒一人
鄭玄
登州府一州、七縣。
河南八府、十二州、九十六縣。衛輝七、開封七、懷慶三、汝寧三、歸德二、河南五、彰德一、共廿八。
衛輝府六縣。
十哲先賢一人
端木賜
從祀先賢五人
高柴　句井疆　廉潔　狄黑　琴張
從祀先賢一人
蘧瑗
開封府四州、三十縣。
十哲先賢一人
顓孫師
從祀先賢三人
巫馬期　公良孺　陳亢
從祀先儒三人
鄭眾　服虔　范甯
懷慶府六縣。
十哲先賢一人
卜商
從祀先儒二人
韓愈　許衡
汝寧府二州、十二縣。
從祀先賢二人
漆雕開　曹卹
擬祀先儒一人
謝良佐
歸德府一州、八縣。
從祀先賢二人
原憲　司馬耕
河南府一州、十三縣。
從祀啓聖祠先儒一人
程珦

從祀先儒三人
程顥　程頤
杜子春
擬祀先儒一人
曹端
彰德府一州、六縣。
擬祀先儒一人
岳飛
南陽府二州、十一縣。
南直十四府、十七州、九十六縣。蘇州府二人、徽州府二人、揚州府二人、共六人。
蘇州府一州、七縣。
十哲先賢一人
言偃
擬祀先儒一人
范仲淹
徽州府六縣。
從祀啓聖祠先儒一人
朱松
從祀先儒一人
朱熹
揚州府三州、七縣。
從祀先儒一人
胡瑗
擬祀先儒一人
王艮
應天府八縣、鳳陽府五州十三縣、松江府三縣、常州府五縣、鎮江府三縣、寧國府六縣、池州府六縣、太平府三縣、廬州府二州六縣、淮安府二州九縣、安慶府六縣、廣德州一縣、徐州四縣、滁州二縣、和州一縣。
陝西八府、二十一州、九十三縣。西安府五人、鞏昌府一人、鳳翔府一人、共七人。
西安府六州、三十一縣。
從祀先賢二人
秦祖　壤駟赤
擬祀先儒二人
呂大臨　呂柟
擬祀孟廟先儒一人
趙岐
鞏昌府三州、一十四縣。

從祀先賢一人

石作蜀

鳳翔府一州、七縣。

從祀先儒一人

張載

漢中府二州、十四縣、平涼府三州、七縣、

臨洮府三州、三縣、慶陽府一州、四縣、

延安府三州、十七縣。

湖廣十五府、十六州、一百七十縣。荆州府二人、永州府二人、共四人。

荆州府二州、十一縣。

從祀先賢二人

公孫龍　任不齊

永州府一州、六縣。

從祀啓聖祠先儒一人

周輔成

從祀先儒一人

周敦頤

武昌府一州、九縣、漢陽府二縣、

黃州府一州、八縣、德安府一州、五縣、

承天府二州、五縣、鄖陽府七縣、

襄陽府一州、六縣、岳州府一州、七縣、

長沙府一州、十一縣、寶慶府一州、四縣、

衡州府一州、八縣、辰州府一州、六縣、

常德府四縣、郴州五縣、

靖州四縣。

福建八府、一州、五十八縣。建寧六、延平二、漳州二、福州一、泉州一、興化一、共十三人。

建寧府八縣。

從祀啓聖祠先儒一人

蔡元定

從祀先儒三人

胡安國　蔡沈　真德秀

延平府七縣。

從祀先儒二人

游酢　胡宏

楊時

擬祀先儒一人

李侗

漳州府十縣。

擬祀先儒二人

羅從彥　陳真晟

福州府十縣。

擬祀先儒一人

黃榦

泉州府七縣。

擬祀先儒一人

蔡清

興化府二縣。

擬祀先儒一人

黃仲昭

邵武府四縣、汀州府八縣、

福寧州二縣。

江西十三府、一州、七十七縣。吉安府六人、撫州府二人、饒州府一人、共九人。

吉安府九縣。

從祀先儒一人

歐陽修

擬祀先儒五人

文天祥　羅倫　鄒守益　羅欽順　羅洪先

撫州府六縣。

從祀先儒一人

陸九淵

擬祀先儒一人

吳與弼

饒州府七縣。

從祀先儒一人

胡居仁

南昌府一州七縣、瑞州府三縣、

南康府四縣、九江府五縣、

廣信府七縣、建昌府五縣、

臨江府四縣、袁州府四縣、

贛州府十二縣、南安府四縣。

浙江十一府、一州、七十五縣。金華府六人、嘉興府一人、寧波府一人、紹興府一人、共九人。

金華府八縣。

從祀先儒一人

呂祖謙

擬祀先儒五人

何基　王栢　金履祥　許謙　章懋
紹興府八縣。
從祀先儒一人
王守仁
嘉興府七縣。
擬祀先儒一人
輔廣
寧波府五縣。
擬祀孟廟先儒一人
錢唐
杭州府九縣、湖州府一州六縣、台州府六縣、衢州府五縣、
嚴州府六縣、溫州府五縣、處州府十縣。

北直　八府、十七州、河間府二、順天府二、真定府一、
一百十五縣。保定府一、共六人。
河間府二州十六縣。
從祀先儒二人
毛萇　董仲舒
順天府五州二十二縣。
從祀先儒一人
邵雍
改祀先儒一人
盧植
真定府五州二十七縣。
擬祀先儒一人
孔穎達
保定府三州十七縣。
擬祀先儒一人
劉因
永平府一州五縣、順德府九縣、
廣平府九縣、大名府一州十縣。

山西　五府、十九州、平陽府四人。
七十八縣。
平陽府六州二十八縣。
從祀先儒三人
王通　司馬光　薛瑄
擬祀先儒一人
孫復
太原府五州二十縣、潞安府八縣、
汾州府一州七縣、大同府四州七縣、
直隸澤州四縣、直隸遼州二縣、直隸沁州二縣。

四川　九府、四軍民府、二十成都府一、邛州一、
一州、一百十三縣。眉州一、共三人。
成都府六州二十五縣。
從祀先儒一人
張栻
直隸邛州二縣。
擬祀先儒一人
魏了翁
直隸眉州三縣。
擬祀先儒一人
蘇軾
保寧府二州八縣、順慶府二州八縣、
敘州府十一縣、重慶府三州十七縣、
龍安府一州三縣、夔州府一州十二縣、
遵義府一州四縣、馬湖府一縣、
軍民鎮雄府、軍民烏撒府、軍民東川府、軍民烏蒙府、
直隸潼川州七縣、直隸嘉定州六縣、
直隸瀘州三縣、直隸雅州三縣。

廣東　十府、七州、廣州府一人。
七十四縣。
廣州府一州十五縣。
從祀先儒一人
陳獻章
韶州府六縣、南雄府二縣、
惠州府十縣、潮州府十縣、
肇慶府一州十縣、高州府一州五縣、
瓊州府三州十縣、廉州府一州二縣、
雷州府三縣、直隸羅定州二縣。

廣西　十府、一軍民府、四
十二州、四十九縣。
桂林府二州七縣、平樂府一州七縣、
梧州府一州九縣、南寧府三州四縣、
柳州府二州十縣、潯州府一州三縣、
太平府十五州四縣、慶遠府四州五縣、
思明府五州、鎮安府、
軍民思恩府、直隸田州、
直隸龍州、直隸向武州、
直隸奉議州、直隸都康州、
直隸江州、直隸泗城州、
直隸歸順州。

雲南二十府、三十州、一三十七縣。

雲南府四州九縣、
大理府四州三縣、
澂江府二州三縣、
廣南府一州、
姚安府一州一縣、
永昌府一州二縣、
麗江府四州一縣、
順寧府、
蒙化府、
鎮沅府、
直隸新化州、
直隸雲州。

臨安府四州四縣、
楚雄府二州五縣、
廣西府三州、
曲靖府四州二縣、
武定府二州一縣、
鶴慶府二州、
尋甸府、
景東府、
永寧府、
沅江府、
直隸北勝州、

貴州十一府、八州、十四縣。

貴陽府二縣、
黎平府一縣、
思南府三縣、
石阡府一縣、
安順府二州、
直隸普安州、
直隸定番州、

鎮遠府二縣、
都勻府二州一縣、
銅仁府一縣、
平越府一州三縣。
思州府、
直隸廣順州。

按兩直十三省、共府一百六十、州二百三十五、縣一千一百六十五、通計一千五百六十、學而九邊各衛學不與焉。今查配享從祀擬祀者僅一百六十一、信乎人才之難也。雖然鍾靈毓秀其氣運在天地、作興鼓舞其教化在朝廷。而英雄豪傑之士、苟能以聖賢自期待、行藏窮達固不可必、而卓然任斯道之重、則其法天下、傳後世、乃人人性分内事也。其誰禁之哉。至于擬祀諸儒俱學行兼優有功聖門者。該省撫按及本家子孫、各宜奏請從祀焉。

聖門志卷之二中終



校記

①封：當衍。

②詞：當作「祠」。

③建：當作「諫」。

聖門志卷之二下

海鹽呂元善纂輯
禹城劉士驥
吳江周順昌　參考
兄呂元美
侄呂　濬　編次
男呂兆祥
侄孫呂　陽　訂閱

魁名內閣分省姓氏

按

國朝尊崇

聖教首重制科、尤重鼎甲。至于內閣論思密勿、筦天下樞機關係尤重。雖二百五十年來名公鉅卿、文章德業之選、固不盡出于此。然

王制之所重、天地山川之精英亦若有所靳焉而不輕洩。故以四海之廣、而全盛者未易多得、人才之生、洵不偶然。邇若薛文清之理學、王守溪、錢鶴灘之才望、固已從祀聖廟、垂芳百世矣。商輅科名爵位雖冠

本朝、而有意忌才、未免失之卑陋狹隘。他如嚴嵩之擅權、張悠修、沈同和之假元、縱名冠多士、而位極人臣、止遺臭于萬年耳、奚足貴哉。余俱彙集而臚列之、以爲戒勉、後有興者可次第載也。自洪武四年辛亥至天啓二年壬戌、凡八十一科、內洪武三十年丁丑分南北前後兩榜。通共登第二萬二千五百六十一名。會元八十二人、鼎甲二百四十六人、內閣一百一十三人。

通共四百四十一人。內重六十八人。

浙江九十一人、南直九十一人、江西八十八人、福建四十七人、湖廣二十二人、北直二十一人、山東十六人、河南十五人、廣東十四人、四川十三人、陝西十一人、山西八人、廣西四人、雲南無、貴州無。

浙江紹興十七、寧波十七、嘉興十、台州八、杭州七、湖州七、金華五、嚴州四、溫州四、處州二、共九十一人。

狀元紹興六、寧波三、杭州二、嘉興二、湖州二、嚴州一、台州一、金華一、溫州一、共十九人。

張信寧波府定海縣人、洪武甲戌、書。

周旋溫州府永嘉縣人、正統丙辰、書。

商輅嚴州府淳安縣人、正統乙丑、書。

謝遷紹興府餘姚縣人、成化乙未、禮。

王華紹興府餘姚縣人、成化辛丑、禮。

李旻杭州府錢塘縣人、成化甲辰、易。

姚淶寧波府慈谿縣人、嘉靖癸未、詩。

韓應龍紹興府餘姚縣人、嘉靖乙未、禮。

茅瓚杭州府錢塘縣人、嘉靖戊戌、易。

秦鳴雷台州府臨海縣人、嘉靖甲辰、春。

唐汝楫金華府蘭谿縣人、嘉靖庚戌、易。

諸大綬紹興府山陰縣人、嘉靖丙辰、易。

范應期湖州府烏程縣人、嘉靖乙丑、書。

羅萬化紹興府會稽縣人、隆慶戊辰、易。

張元忭紹興府山陰縣人、隆慶辛未、易。

朱國祚嘉興府秀水縣人、萬曆癸未、書。

楊守勤 寧波府慈谿縣人、萬曆甲辰、詩。
韓敬 湖州府歸安縣人、萬曆庚戌、易。
錢士升 嘉興府嘉善縣人、萬曆丙辰、書。

榜眼 紹興府七、寧波府六、嘉興府三、台州府一、金華府一、溫州府一、共十九人。

戴德彝 寧波府奉化縣人、洪武甲戌。
杜寧 台州府天台縣人、宣德丁未。
呂原 嘉興府秀水縣人、正統壬戌、書。
楊守阯 寧波府鄞縣人、成化戊戌、易。
黃珣 紹興府餘姚縣人、成化辛丑、禮。
王瓚 溫州府永嘉縣人、弘治丙辰、易。
豐熙 寧波府鄞縣人、弘治己未、詩。
孫清 紹興府餘姚縣人、弘治壬戌、書。
董玘 紹興府會稽縣人、弘治乙丑、易。
余本 寧波府鄞縣人、正德辛未、禮。
陸釴 寧波府鄞縣人、正德辛巳、易。
程文德 金華府永康縣人、嘉靖己丑、書。
孫陞 紹興府餘姚縣人、嘉靖乙未、易。
潘晟 紹興府新昌縣人、嘉靖辛丑、書。
陶大臨 紹興府會稽縣人、嘉靖丙辰、易。
毛惇元 紹興府餘姚縣人、嘉靖己未、春秋。
李自華 嘉興府嘉興縣人、嘉靖乙丑、詩。
邵景堯 寧波府象山縣人、萬曆戊戌、易。
施鳳來 嘉興府平湖縣人、萬曆丁未、易。

探花 紹興府五、寧波府三、杭州府二、湖州府二、台州府一、金華府一、處州府一、共十五人。

吳公達 處州府麗水縣人、洪武辛亥、詩。
花綸 杭州府仁和縣人、洪武乙丑。
盧原質 台州府寧海縣人、洪武戊辰。
劉謌 紹興府山陰縣洪武丁丑、前榜。
王鈺 紹興府諸暨縣人、永樂壬辰、書。
陳秉中 湖州府烏程縣人、天順丁丑。
鄭環 杭州府仁和縣人、天順庚辰、易。
謝丕 紹興府餘姚縣人、弘治乙丑、禮。
袁煒 寧波府慈谿縣人、嘉靖戊戌、詩。
胡正蒙 紹興府餘姚縣人、嘉靖丁未、易。
溫應祿 湖州府烏程縣人、嘉靖癸丑、易。
余有丁 寧波府鄞縣人、嘉靖壬戌、易。

趙志皐 金華府蘭谿縣人、隆慶戊辰、易。
王應選 寧波府慈谿縣人、萬曆甲戌、詩。
陶望齡 紹興府會稽縣人、萬曆己丑、易。

重入會元 紹興四、台州四、杭州二、嘉興二、寧波二、嚴州二、湖州一、金華一、處州一、共十九人。

俞友仁 杭州府仁和縣人、洪武辛亥、易。
陳璲 台州府臨海縣人、永樂辛卯、詩。
葉思 台州府臨海縣人、永樂甲辰。
趙鼎 台州府黃巖縣人、宣德丁未。
陳詔 處州府青田縣人、宣德庚戌、書。
姚夔 嚴州府桐廬縣人、正統壬戌、春秋。
商輅 見前。
陳選 台州府臨海縣人、天順庚辰、禮。
章懋 金華府蘭谿縣人、成化丙戌、易。
董玘 見前。
邵銳 杭州府仁和縣人、正德戊辰、易。
袁煒 見前。
胡正蒙 見前。
孫鑛 紹興府餘姚縣人、萬曆甲戌、易。
馮夢禎 嘉興府秀水縣人、萬曆丁丑、書。
陶望齡 見前。
楊守勤 見前。
施鳳來 見前。
韓敬 見前。

重入內閣 紹興五、嘉興三、寧波三、湖州二、溫州二、杭州一、台州一、嚴州一、金華一、共十九人。

黃淮 溫州府永嘉縣、洪武丁丑、前榜。
商輅 見前。
俞剛 嘉興府嘉興縣人、正統中生員。
王一寧 台州府僊居縣人、永樂戊戌、詩。
呂原 見前。
謝遷 見前。
張孚敬 溫州府永嘉縣人、正德辛巳、詩。
呂本 紹興府餘姚縣人、嘉靖壬辰、書。
袁煒 見前。
高儀 杭州府錢塘縣人、嘉靖辛丑、易。
余有丁 見前。
潘晟 見前。

趙志皐見前。

沈一貫寧波府鄞縣人、隆慶戊辰、易。

朱賡紹興府山陰縣人、隆慶戊辰、易。

朱國祚見前。

沈淮湖州府烏程縣人、萬曆壬辰、詩。

孫如游紹興府餘姚縣人、萬曆乙未、易。

朱國禎湖州府烏程縣人、萬曆己丑、春。

南直蘇州卅二、常州廿、應天九、松江八、揚州七、鎮江五、徽州四、[illegible]三、鳳陽二、廬州一、共九十一人。

狀元蘇州八、松江三、應天二、常州二、淮安一、徽州一、寧國一、池州一、廬州一、揚州一、共二十一人。

許觀池州府貴池縣人、洪武辛未、書。

邢寬廬州府無爲州人、永樂甲辰、詩。

施槃蘇州府吳縣人、正統己未、春秋。

吳寬蘇州府長洲縣人、成化壬辰、書。

錢福松江府華亭縣人、弘治庚戌、書。

毛澄蘇州府崑山縣人、弘治癸丑、易。

朱希周蘇州府崑山縣人、弘治丙辰、易。

顧鼎臣蘇州府崑山縣人、弘治乙丑、書。

唐皐徽州府歙縣人、正德甲戌、春秋。

沈坤蘇州府崑山縣人、嘉靖辛丑、詩。

李春芳揚州府興化縣人、嘉靖丁未、詩。

丁士美淮安府清河縣人、嘉靖己未、易。

申時行蘇州府吳縣人、嘉靖壬戌、書。

孫繼皐常州府無錫縣人、萬曆甲戌、書。

沈懋學寧國府宣城縣人、萬曆丁丑、易。

唐文獻松江府華亭縣人、萬曆丙戌、詩。

焦竑南京旗手衛人、萬曆己丑、書。

朱之蕃南京錦衣衛人、萬曆乙未、易。

張以誠松江府青浦縣人、萬曆辛丑、詩。

周延儒常州府宜興縣人、萬曆癸丑、書。

文震孟蘇州府長洲縣人、天啓壬戌、春。

榜眼蘇州六、應天二、徽州二、常州一、松江一、鎮江一、鳳陽一、寧國一、揚州一、共十六人。

苗衷鳳陽府定遠縣人、永樂辛卯。

劉江應天府江寧縣人、永樂戊戌。

陳鑑蘇州府長洲縣人、正統戊辰、書。

徐溥常州府宜興縣人、景泰甲戌、書。

陸釴蘇州府崑山縣人、天順甲辰、詩。

程敏政徽州府休寧縣人、成化丙戌、書。

丁溥松江府華亭縣人、成化己丑、詩。

景暘揚州府儀真縣人、正德戊辰、易。

瞿景淳蘇州府崑山縣人、嘉靖甲辰、詩。

曹大章鎮江府金壇縣人、嘉靖癸丑、書。

王錫爵蘇州府太倉州人、嘉靖壬戌、春。

劉瑊蘇州常熟人、隆慶辛未、易經。

余孟麟徽州府祁門縣人、萬曆甲戌、書。

湯賓尹寧國府宣城縣人、萬曆乙未、易。

王衡錫爵子、父子榜眼、萬曆辛丑、春。

孔貞運應天府句容縣人、萬曆己未、春。

探花常州府六、蘇州府五、應天府二、松江府一、鎮江府一、淮安府一、揚州府一、共十七人。

倪謙應天府上元縣人、正統己未、詩。

王輿常州府武進縣人、景泰辛未、禮。

徐鎋常州府武進縣人、景泰甲戌、書。

陸簡常州府武進縣人、成化丙戌、詩。

王鏊蘇州府吳縣人、成化乙未、詩。

靳貴鎮江府丹徒縣人、弘治庚戌、易。

陳瀾淮安府山陽縣人、弘治丙辰、易。

蔡昂蘇州府嘉定縣人、正德甲戌、書。

崔桐揚州府海門縣人、正德丁丑、詩。

徐階松江府華亭縣人、嘉靖癸未、詩。

吳情常州府無錫縣人、嘉靖甲辰、詩。

顧天峻蘇州府崑山縣人、萬曆壬辰、春。

孫愼行常州府武進縣人、萬曆乙未、禮。

顧起元應天府江寧縣人、萬曆戊戌、詩。

吳宗達常州府武進縣人、萬曆甲辰、詩。

錢謙益蘇州府常熟縣人、萬曆庚戌、春。

陳仁錫蘇州府長洲縣人、天啓壬戌、易。

皐二人

會元蘇州九、應天二、松江二、常州二、鎮江二、揚州二、淮安一、寧國一、池州一、共二十二人。

施顯蘇州府常熟縣人、洪武戊辰、書。

許觀見前。

董璘揚州府高郵州人、永樂戊戌。

陸釴見前。

費誾鎮江府丹徒縣人、成化己丑、書。

吳寬見前。

王鏊見前。 趙寬蘇州府吳江縣人、成化辛丑、書。
儲巏揚州府泰州人、成化甲辰、詩。 錢福見前。
陳瀾見前。 唐順之常州府武進縣人、嘉靖己丑、詩。
許穀應天府上元縣人、嘉靖乙未、書。 陸樹聲松江府華亭縣人、嘉靖辛丑、春。
瞿景淳見前。 曹大章見前。
王錫爵見前。 吳默蘇州府吳縣人、萬曆壬辰、易。
湯賓尹見前。 顧起元見前。
周延儒見前。 沈同和蘇州府吳江縣人、萬曆丙辰、易。違式。
重九內閣蘇州六、揚州二、應天一、鳳陽一、松江一、常州一、鎮江一、徽州一、和州一、共十五人。
苗衷見前。 高穀揚州府興化縣人、永樂乙未、書。
張益應天府江寧縣人、永樂乙未、書。 徐溥見前。
王鏊見前。 曹元和州含山縣人、成化乙未、詩。
靳貴見前。 顧鼎臣見前。
徐階見前。 嚴訥蘇州府常熟縣人、嘉靖辛丑、詩。
李春芳見前。 申時行見前。
王錫爵見前。 許國徽州府歙縣人、嘉靖乙丑、詩。
顧秉謙蘇州府崑山縣人、萬曆乙未、易。
江西吉安四十、南昌十一、廣信七、撫州六、饒州五、臨江[illegible]、袁州二、瑞州一、贛州一、[illegible]六、共八十人。
狀元吉安府十一、南昌府二、廣信府一、撫州府一、建昌府一、共十六人。
吳伯宗撫州府金谿縣人、洪武辛亥、書。 胡廣吉安府吉水縣人、建文庚辰。

曾棨吉安府永豐縣人、永樂甲申、書。 蕭時中吉安府廬陵縣人、永樂辛丑、詩。
陳循吉安府泰和縣人、永樂乙未、書。 曾鶴齡吉安府泰和縣人、永樂辛丑、書。
劉儼吉安府吉水縣人、正統壬戌、書。 彭時吉安府安福縣人、正統戊辰、春。
謝一夔南昌府新建縣人、天順庚辰、書。 彭教吉安府吉水縣人、天順甲申、書。
羅倫吉安府永豐縣人、成化丙戌、書。 張昇建昌府南城縣人、成化己丑、書。
曾彥吉安府泰和縣人、成化戊戌、詩。 費宏廣信府鉛山縣人、成化丁未、書。
舒芬南昌府進賢縣人、正德丁丑。 羅洪先吉安府吉水縣人、嘉靖己丑、書。
榜眼吉安府九、撫州府二、臨江府二、南昌府一、廣信府一、共十五人。
練子寧臨江府新淦縣人、洪武乙丑。 尹昌隆吉安府泰和、洪武丁丑前榜、書。
王艮吉安府吉水縣人、建文庚辰。 周述吉安府吉水縣人、永樂甲申、書。
陳文吉安府廬陵縣人、正統丙辰、詩。 劉昇吉安府永新縣人、景泰辛未、易。
徐瓊撫州府金谿縣人、天順丁丑。 劉震吉安府安福縣人、成化壬辰、易。
劉戩吉安府安福縣人、成化乙未、易。 徐穆吉安府吉水縣人、弘治癸丑、易。
黃初廣信府貴谿縣人、正德甲戌、書。 羅珵吉安府泰和縣人、嘉靖戊戌、書。
張春臨江府新喻縣人、嘉靖丁未、易。 吳道南撫州府崇仁縣人、萬曆己丑、書。
傅冠南昌府進賢縣人、天啟壬戌、書。
探花吉安府十一、南昌府三、廣信府二、饒州府二、九江府一、瑞州府一、贛州府一、共二十一人。
李貫吉安府廬陵縣人、建文庚辰。 周孟簡吉安府吉水縣人、永樂甲申、書。
劉素吉安府永豐縣人、永樂丙戌、詩。 鄧珎吉安府吉水縣人、永樂戊戌。
孫日恭南昌府豐城縣人、永樂甲辰、易。 鍾復廣信府永豐縣人、宣德癸丑、易。

劉定之 吉安府永新縣人、正統丙辰易。
羅璟 吉安府泰和縣人、天順甲申詩。
董越 贛州府寧都縣人、成化己丑詩。
曾追 吉安府泰和縣人、成化戊戌書。
羅欽順 吉安府泰和縣人、弘治癸丑書。
鄒守益 吉安府安福縣人、正德辛未春。
費懋中 廣信府鉛山縣人、正德辛巳書。
歐陽衢 吉安府泰和縣人、嘉靖丙戌易。
吳山 瑞州府高安縣人、嘉靖乙未詩。
姜金和 饒州府鄱陽縣人、嘉靖庚戌易。
金達 饒州府浮梁縣人、嘉靖丙辰書。
陳棟 南昌府南昌縣人、嘉靖乙丑詩。
鄧以讚 南昌府新建縣人、隆慶辛未詩。
劉應秋 吉安府吉水縣人、萬曆癸未書。
趙師尹 九江府德安縣人、萬曆癸丑詩。

重五會元 吉安府人、南昌府二、饒州府二、廣信府一、撫州府一、臨江府一、袁州府一、共十六人。

黃子澄 袁州府分宜縣人、洪武乙丑。
宋琮 吉安府泰和、洪武丁丑前榜易。
吳溥 撫州府崇仁縣人、建文庚辰。
楊相 吉安府泰和縣人、永樂甲申易。
朱縉 吉安府永豐縣人、永樂丙戌易。
劉哲 吉安府萬安縣人、宣德癸丑易。
劉定之 見前。
吳匯 臨江府新喻縣人、景泰辛未詩。
彭華 吉安府安福縣人、景泰甲戌春。
夏積 吉安府吉水縣人、天順丁丑易。
程楷 饒州府樂平縣人、成化丁未詩。
汪俊 廣信府弋陽縣人、弘治癸丑書。
鄒守益 見前。
金達 見前。
陳棟 見前。
鄧以讚 見前。

重九內閣 吉安府十、南昌府三、廣信府二、撫州府二、饒州府一、臨江府一、袁州府一、共二十人。

吳伯宗 見前。
解縉 吉安府吉水縣人、洪武戊辰書。
胡廣 見前。
楊士奇 吉安府泰和縣人、洪武末舉文學。

胡儼 南昌府南昌縣人、洪武丁卯舉人。
金幼孜 臨江府新淦縣人、建文庚辰。
陳循 見前。
彭時 見前。
蕭鎡 吉安府泰和縣人、宣德丁未。
陳文 見前。
劉定之 見前。
彭華 見前。
尹直 吉安府泰和縣人、景泰甲戌書。
費宏 見前。
桂萼 饒州府安仁縣人、正德辛未。
夏言 廣信府貴谿縣人、正德丁丑詩。
嚴嵩 袁州府分宜縣人、弘治乙丑權奸。
張位 南昌府新建縣人、隆慶戊辰書。
吳道南 見前。
劉一燝 南昌府南昌縣人、萬曆乙未詩。

福建 福州廿、泉州廿、興化七、漳州四、建寧三、延平二、汀州一、邵武一、共四十七人。

狀元 福州府六、興化府二、泉州府一、建寧府一、漳州府一、共十一人。

丁顯 建寧府建陽縣人、洪武乙丑。
陳郊 福州府閩縣、洪武丁丑前榜易。
林環 興化府莆田縣人、永樂丙戌書。
馬鐸 福州府長樂縣人、永樂壬辰易。
李騏 福州府長樂縣人、永樂戊戌。
林震 漳州府長泰縣人、宣德庚戌書。
柯潛 興化府莆田縣人、景泰辛未詩。
龔用卿 福州府懷安縣人、嘉靖丙戌禮。
陳謹 福州府閩縣人、嘉靖癸丑詩。
翁正春 福州府侯官縣人、萬曆壬辰易。
莊際昌 泉州府永春縣人、萬曆己未易。

榜眼 泉州府五、福州府四、汀州府一、建寧府一、漳州府一、共十二人。

唐震 福州府閩縣人、洪武戊辰春秋。
張顯宗 汀州府寧化縣人、洪武辛未。
陳全 福州府長樂縣人、永樂丙戌詩。
林誌 福州府閩縣人、永樂壬辰易。
李貞 漳州府南靖縣人、永樂乙未春。
龔錡 建寧府建安縣人、宣德庚戌春。



趙　恢福州府連江縣人，宣德癸丑，易。　黃鳳翔泉州府晉江縣人，隆慶戊辰，春。

李廷機泉州府晉江縣人，萬曆癸未，易。　楊道賓泉州府晉江縣人，萬曆丙戌，易。

史繼偕泉州府晉江縣人，萬曆壬辰，易。　莊奇顯泉州府晉江縣人，萬曆癸丑，書。

探花興化府四、泉州府二、漳州府二、福州府一、邵武府一、共十人。

吳言信邵武府邵武縣人，洪武辛未。　黃　暘興化府莆田縣人，永樂辛卯。

陳景著福州府閩縣人，永樂乙未，春秋。　謝　璉漳州府龍谿縣人，宣德丁未，詩。

林　文興化府莆田縣人，宣德庚戌，詩。　李仁傑興化府莆田縣人，成化壬辰，書。

戴大賓興化府莆田縣人，正德戊辰，書。　林士章漳州府漳浦縣人，嘉靖己未，詩。

張瑞圖泉州府晉江縣人，萬曆丁未，禮。　林　釬泉州府同安縣人，萬曆丙辰，易。

重三會元泉州府四、福州府三、興化府一、延平府一、共九人。

林　誌見前。　洪　英福州府懷安縣人，永樂乙未，禮。

陳　中興化府莆田縣人，永樂辛丑。　林　春福州府福清縣人，嘉靖壬辰，詩。

傅夏器泉州府南安縣人，嘉靖庚戌，易。　田一儁延平府大田縣人，隆慶戊辰，詩。

李廷機見前。　許　獬泉州府同安縣人，萬曆辛丑，易。

莊際昌見前。

重二內閣泉州府二、福州府一、建寧府一、延平府一、共五人。

楊　榮建寧府建安縣人，建文庚辰。　陳　山延平府沙縣人，洪武癸酉，舉人。

葉向高福州府福清縣人，萬曆癸未，詩。　李廷機見前。

史繼偕見前。

北直順天府九、真定府五、保定府三、大名府二、河間府一、順德府一、共二十一人。

狀元順天府一、真定府一、共二人。

曹　鼐真定府寧晉縣人，宣德癸丑，禮。　楊維聰順天府固安縣人，正德辛巳，詩。

榜眼順天府二、保定府一、大名府一、真定府一、共五人。

劉　矩大名府開州人，永樂辛丑。　梁　禋順天府宛平縣人，永樂甲辰。

白　鉞真定府南宮縣人，成化甲辰，詩。　楊維傑順天府固安縣人，嘉靖丙戌，詩。

孫承宗保定府高陽縣人，萬曆甲辰，禮。

探花順天府一人。

岳　正順天府漷縣人，正統戊辰，書。

重一會元順天府二人。

岳　正見前。　蔡茂春順天府三河縣人，嘉靖己未，詩。

重三內閣順天府三、保定府三、真定府二、河間府一、大名府一、順德府一、共十一人。

張　瑛順德府邢臺縣人，洪武丙子，舉人。　曹　鼐見前。

王　文保定府束鹿縣人，永樂辛丑。　徐有貞順天府宛平縣人，宣德癸丑，易。

岳　正見前。　劉　吉保定府博野縣人，正統戊辰，禮。

石　瑶真定府藁城縣人，成化丁未，易。　李　時河間府任丘縣人，弘治壬戌，易。

方從哲錦衣衛籍德清人，萬曆癸未，詩。　孫承宗見前。

魏廣微大名府南樂縣人，萬曆甲辰，書。

湖廣荊州九、長沙三、承天三、漢陽二、岳州二、武昌一、襄陽一、衡州一、德安一、共二十二人。

狀元岳州府一、襄陽府二、荊州府一、共三人。

任亨泰襄陽府襄陽縣人，洪武戊辰，易。　黎　淳岳州府華容縣人，天順丁丑，書。

張懋修荆州府江陵縣人、萬曆庚辰、易。

榜眼漢陽府一、荆州府一、武昌府一、共三人。

張嗣修荆州府江陵縣人、萬曆丁丑、易。　蕭良有漢陽府漢陽縣人、萬曆庚辰、春。

賀逢聖武昌府江夏縣人、萬曆丙辰、易。

探花荆州府二、衡州府一、共三人。

裴綸荆州府監利縣人、永樂辛丑、詩。　曾朝節衡州府臨武縣人、萬曆丁丑、詩。

曾可前荆州府石首縣人、萬曆辛丑、書。

重會元承天府二、長沙府一、漢陽府一、荆州府一、共五人。

曾鐸承天府景陵縣人、弘治壬戌、書。　張治長沙府茶陵州人、正德辛巳、易。

蕭良有見前。　袁宗道荆州府公安縣人、萬曆丙戌、書。

劉必達承天府景陵縣人、天啟壬戌、易。

重內閣荆州府四、長沙府二、岳州府一、德安府一、共八人。

楊溥荆州府石首縣人、建文庚辰。　李東陽長沙府茶陵州人、天順甲申、書。

楊一清岳州府巴陵縣人、成化壬辰、書。　袁宗皐荆州府石首縣人、弘治庚戌。

張璧荆州府石首縣人、正德辛未、書。　張治見前。

張居正荆州府江陵縣人、嘉靖丁未、禮。　何宗彥德安府隨州人、萬曆乙未、詩。

山東青州府六、東昌府四、濟南府三、兗州府二、萊州府一、共十六人。

狀元青州府二、東昌府一、共三人。

韓克忠東昌府武城縣、洪武丁丑後榜。　馬愉青州府臨朐縣人、宣德丁未、禮。

趙秉忠青州府益都縣人、萬曆戊戌、詩。

榜眼一人。

王恕濟南府長清縣、洪武丁丑後榜。

探花東昌府二、濟南府一、共三人。

張天瑞東昌府清平縣人、成化辛丑、詩。　王敕濟南府歷城縣人、成化甲辰、詩。

李廷相東昌府濮州人、弘治壬戌、詩。

會元一人。

李舜臣青州府樂安縣人、嘉靖癸未、書。

重內閣青州府三、兗州府二、濟南府一、東昌府一、萊州府一、共八人。

馬愉見前。　許彬兗州府寧陽縣人、永樂乙未、詩。

劉珝青州府壽光縣人、正統戊辰、書。　毛紀萊州府掖縣人、成化丁未、書。

翟鑾青州府諸城縣人、弘治乙丑、詩。　殷士儋濟南府歷城縣人、嘉靖丁未、禮。

于慎行兗州府東阿縣人、隆慶戊辰、詩。　朱延禧東昌府聊城縣人、萬曆乙未、書。

河南開封府七、河南府三、歸德府二、南陽府二、彰德府一、共十五人。

狀元一人。

孫賢開封府杞縣人、景泰甲戌、詩。

榜眼開封府一、南陽府一、共二人。

王教開封府祥符縣人、嘉靖癸未、詩。　馬之騏南陽府新野縣人、萬曆庚戌、春。

探花一人。

邢一鳳開封府祥符縣人、嘉靖辛丑、書。

會元一人。

任伯安 歸德府歸德衛、洪武丁丑後榜。
內閣 開封府四、河南府三、歸德府一、彰德府一、南陽府一、共十人。
李賢 南陽府鄧州人、宣德癸丑、禮記。
劉健 河南府洛陽縣人、天順庚辰、易。
焦芳 河南府泌陽縣人、天順甲申、春秋。
劉宇 開封府禹州人、成化壬辰、書。
劉忠 開封府陳留縣人、成化戊戌、詩。
賈詠 開封府臨潁縣人、弘治丙辰、詩。
許瓚 河南府靈寶縣人、弘治丙辰、禮。
郭樸 彰德府安陽縣人、嘉靖乙未、詩。
高拱 開封府新鄭縣人、嘉靖辛丑。
沈鯉 歸德府籍覓山人、嘉靖乙丑、詩。
廣東 廣州府十二、潮州府一、瓊州府一、共十四人。
狀元 廣州府二、潮州府一、共三人。
倫文敘 廣州府南海縣人、嘉靖巳未、易。
林大欽 潮州府海陽縣人、嘉靖壬辰、詩。
黃士俊 廣州府順德縣人、萬曆丁未、詩。
榜眼 廣州府二人。
劉存業 廣州府東莞縣人、弘治庚戌。
倫以訓 廣州府南海縣人、正德丁丑、易。
探花 廣州府二人。
涂瑞 廣州府番禺縣人、成化丁未、書。
陳子壯 廣州府南海縣人、萬曆巳未、易。
重二 會元 廣州府四人。
梁儲 廣州府順德縣人、成化戊戌、詩。
倫文敘 見前。
霍韜 廣州府南海縣人、正德甲戌、易。
倫以訓 文敘子、父子會元、兄以諒解元。
重一 內閣 廣州府二、瓊州府一、共三人。
丘濬 瓊州府瓊山縣人、景泰甲戌、禮。
梁儲 見前。

方獻夫 廣州府南海縣人、弘治乙丑。
陝西 西安府六、鳳翔府二、慶陽府一、臨洮府一、平涼府一、共十一人。
狀元 二人。
康海 西安府武功縣人、弘治壬戌。
呂柟 西安府高陵縣人、正德戊辰、書。
榜眼 一人。
楊鼎 西安府咸寧縣人、正統巳未、易。
探花 西安府一、鳳翔府一、慶陽府一、臨洮府一、共四人。
耿清 慶陽府真寧縣人、洪武甲戌、書。
黃諫 臨洮府蘭州人、正統壬戌、書。
劉儼 鳳翔府寶雞縣人、正統乙丑、禮。
王廷譔 西安府華州人、萬曆庚辰、書。
重一 會元 西安府一、鳳翔府一、平涼府一、共三人。
彭泰 鳳翔府鳳翔縣人、洪武甲戌、書。
楊鼎 見前。
趙時春 平涼府平涼縣人、嘉靖丙戌、詩。
內閣 一人。
馬自強 西安府同州人、嘉靖癸丑、春秋。
四川 成都府四、重慶府四、敘州府二、潼川州二、眉州二、共十三人。
狀元 一人。
楊慎 成都府新都縣人、正德辛未、易。
榜眼 敘州府二、重慶府一、共三人。
周洪謨 敘州府長寧縣人、正統乙丑、書。
李永通 敘州府長寧縣人、天順庚辰、禮。
劉春 重慶府巴縣人、成化丁未、禮記。

探花成都府一、潼川州一、共二人。

楊　名潼川州遂寧縣人、嘉靖己丑、春。　高　節成都府羅江縣人、嘉靖壬辰、禮。

內閣重慶府三、成都府二、潼川州一、眉州一、共七人。

江　淵重慶府江津縣人、宣德庚戌、春。　萬　安眉州人、正統戊辰、詩經。

楊廷和成都府新都縣人、成化戊戌、易。　席　書潼川州遂寧縣人、弘治庚戌。

陳以勤重慶府西充縣人、嘉靖辛丑、禮。　趙貞吉成都府內江縣人、嘉靖乙未、易。

陳于陛以勤子、父子閣老。隆慶戊辰、禮。

山西平陽府三、潞安府二、太原府一、大同府一、汾州府一、共八人。

榜眼潞安府一、汾州府一、共二人。

郭　翀潞安府壺關縣人、洪武辛亥、春。　孔天胤汾州人、嘉靖壬辰、詩經。

探花太原府一、潞安府一、共二人。

焦　勝太原府樂平縣人、洪武丁丑後榜。　劉　龍潞安府襄垣縣人、弘治己未、禮。

內閣平陽府三、大同府一、共四人。

薛　瑄平陽府河津縣人、永樂辛丑、書。　張四維平陽府蒲州人、嘉靖癸丑、易。

王家屏大同府山陰縣人、隆慶戊辰、詩。　韓　爌平陽府蒲州人、萬曆壬辰、春秋。

廣西桂林府四人。

榜眼一人。

呂調陽桂林衛籍、大冶人、嘉靖庚戌、易。

探花一人。

舒弘志桂林府全州人、萬曆丙戌、禮記。

重一內閣二人。

蔣　冕桂林府全州人、成化丁未、書。　呂調陽見前。

雲南

貴州

狀元八十二人
南直二十一、浙江十九、江西十六、福建十一、湖廣三、
山東三、廣東三、北直三、陝西二、河南一、
四川一。

榜眼八十二人
浙江十九、南直十六、江西十五、福建十二、北直五、
湖廣三、四川三、廣東二、山西二、河南二、
山東一、陝西一、廣西一。

探花八十二人
江西二十一、南直十七、浙江十五、福建十、陝西四、
湖廣三、山東三、廣東二、四川二、山西二、
北直一、河南一、廣西一。

會元八十二人
南直二十三、浙江十九、江西十六、福建九、湖廣五、
廣東四、陝西三、北直二、山東一、河南一。

內閣一百一十三人
江西二十九、浙江十九、南直十五、北直十一、河南十、
湖廣八、山東八、四川七、福建五、山西四、
廣東三、廣西二、陝西一。

三元一人
淳安商輅、宣德乙卯解元、正統乙丑會元、狀元。

三中元魁四人
閩縣林誌、永樂辛卯解元、壬辰會元、榜眼。
咸寧楊鼎、宣德乙卯解元、正統己未會元、榜眼。
吳縣王鏊、成化甲午解元、乙未會元、探花。
晉江李廷機、隆慶庚午解元、萬曆癸未會元、榜眼。

會元狀元八人
貴池許觀、洪武辛未會元
長洲吳寬、成化壬辰會元
華亭錢福、弘治庚戌會元
南海倫文叙、弘治己未會元
慈谿楊守勤、萬曆甲辰會元狀



烏程韓敬、萬曆庚戌會元、狀元。
宜興周延儒、萬曆癸丑會元、狀元。
永春莊際昌、萬曆己未會元、狀元。

解元會元五人

常熟施顯、洪武丁卯解元、戊辰會元。
臨海陳璲、永樂戊子解元、己丑會元。
桐廬姚夔、正統戊午解元、壬戌會元。
泰州儲巏、成化癸卯解元、甲辰會元。
弋陽汪俊、弘治己酉解元、癸丑會元。

解元狀元七人

金谿吳伯宗、洪武庚戌解元、辛亥狀元。
泰和陳循、永樂甲午解元、乙未狀元。
長樂李騏、永樂丁酉解元、戊戌狀元。
吉水彭教、天順己卯解元、甲申狀元。
餘姚謝遷、成化甲午解元、乙未狀元。
錢塘李旻、成化庚子解元、甲辰狀元。
固安楊維聰、正德己卯解元、辛巳狀元。

狀元宰相、宋狀元入相者呂蒙正、王曾、李廸、宋庠四人、而我朝入相者十三人、蓋遠過于宋矣。

洪武辛亥吳伯宗、建文庚辰胡廣、
永樂乙未陳循、宣德丁未馬愉、
宣德癸丑曹鼐、正統乙丑商輅、
正統戊辰彭時、成化乙未謝遷、
成化丁未費宏、弘治乙丑顧鼎臣、
嘉靖丁未李春芳、嘉靖壬戌申時行、
萬曆癸未朱國祚。

同胞兩狀元

長樂馬鐸、永樂壬辰狀元。李馬、永樂戊戌狀元。御筆改馬爲騏。按宋乾道間單尚書夔生毋滕也、又徃耿氏生侍郎延年。及死、兩家爭葬其毋、事達朝廷、孝宗爲塑之。時以爲美談。永樂中長樂馬某娶妻生子鐸矣、妻妬不容孕而嫁之同邑李氏、生子、故以馬名之、可謂奇矣。

同胞四進士七姓

山陰周禎、弘治壬戌、簡討。周祁、正德戊辰、郎中。周祚、正德辛巳、給事中。周澤、嘉靖丙戌、副都御史。俱同胞。又雙生。紹興郡中榜曰同胞四進士一孔雙奇英。

餘姚孫鑨、嘉靖丙辰、吏部尚書。孫鋌、嘉靖癸丑、南京禮部侍郎。孫錝、隆慶戊辰、太僕卿。孫鑛、萬曆甲戌會元、南京兵部尚書。俱嘉靖乙未榜眼、南京禮部尚書孫陞之子。右都御史孫燧之孫。

弋陽汪僎、成化辛丑。汪俊、弘治癸丑會元、禮部尚書。汪偉、弘治丙辰、翰林院侍讀。汪佃、正德丁丑、翰林院侍講。俱成化乙未進士、參政汪鳳子。

曹縣王崇文、弘治癸丑、副都御史。王崇獻、弘治丙辰、太僕寺卿。王崇仁、正德戊辰、副使。王崇僉、嘉靖辛丑。俱成化己丑、副都御史王琦子。

鄞縣戴鰲、弘治己未、布政。戴鯨、嘉靖癸未、參議。戴鱀、正德丁丑、副都御史。戴鼇、嘉靖乙未、主事。俱教諭戴樻子。

金壇周應秋、萬曆戊子解元、乙未、工部侍郎。周廷侍、萬曆辛丑、南京刑部主事。周泰峙、萬曆丁未、山東參政。周維持、萬曆己未、廣東香山知縣。俱庠生周于德子。

太倉周墨、弘治乙丑、知府。周坤、正德戊辰、知府。周在、正德甲戌、參政。周士、嘉靖辛丑、工部主事。兩世同胞六進士。

武進陸愷、正統乙丑。陸愉、天順庚辰。陸怡、成化乙未。俱教諭陸淵子。陸簡、成化丙戌。陸節、弘治壬戌。陸範、正德戊辰。俱陸愷子。

五世進士二姓

仁和江玭、景泰辛未、參政。江瀾、玭子、成化戊戌、禮部尚書。江曉、瀾子、正德戊辰、工部侍郎。江汧、曉子、隆慶戊辰、僉事。江鐸、汧子、萬曆甲戌、都御史。

巴縣劉規、成化己丑、御史。劉春、規子、成化丁未榜眼、禮部尚書。劉彭年、春子、正德甲戌、副都御史。劉起宗、彭年子、嘉靖戊戌、行太僕卿。劉世贇、起宗子、隆慶戊辰、布政。

子中父先

新都楊春、嘉靖辛丑進士、子廷和先中戊戌進士。
嘉興包汴、嘉靖己未進士、子檉芳先中丙辰進士。
烏程董道醇、萬曆癸未進士、子嗣成先中庚辰進士。

父子同榜進士

會稽陶大順、陶允淳、嘉靖乙丑科。

三兄弟同榜七人

南昌劉一焜、劉一煜、劉一燝、萬曆戊子科、江西。
華亭張拱端、張履端、張執端、萬曆壬子科、應天。

聖門志卷之二下終

聖門志卷之三上

海鹽呂元善纂輯
海澄周起元
淄川張至發　參考
兄呂元美
侄呂維祺　編次
男呂兆祥
曾孫呂學孔　訂閱

四氏封典（姓譜世紀題奇附）

敘曰：自戰國魏安釐王封孔子後爲魯國文信君，後累朝封號不一。宋仁宗至和二年，始封爲衍聖公。哲宗元符元年，又改封奉聖公。徽宗崇寧三年，復封爲衍聖公。
國朝洪武元年，詔封衍聖公世襲，鑄降銀印。十年，設襲封府衙門，每遇萬壽聖節，赴京朝賀。又奉
旨准額設官屬人等，宜從衍聖公保舉堪用人數，具呈都省以憑銓用。景泰三年，　詔顏氏宗子世襲五經博士。嘉靖十八年，　欽授曾子後世襲五經博士。弘治十六年，題　准子思子奉祀書院博士，世以衍聖公次子承襲。正德元年，設衢州府世襲五經博士。景泰三年，欽授孟子後世襲五經博士，每歲萬壽，博士赴京慶賀。萬曆四十二年，奏討博士印，奉　旨下部候給。洪武元年，　詔世襲曲阜知縣，管理邑務，惟選賢能者授職，不以世次承襲，著爲令甲。宣德元年，三氏學錄始以聖裔任。尼山、洙泗書院，前代各設山長，奉侍香火。正德二年，奏　准改山長職銜爲學錄。嗟夫！運會推移，陵谷遷改，皇王之胤，或夷爲編氓，名諡無稽，而四氏之後，高爵厚祿，安富尊榮，與天地相爲悠久。余因捃摭國史，參考家乘，論次而傳列之。令纂服者庶幾盛美有彰，而謝法者不患文獻無徵矣。今以四氏之姓譜、
國朝之世官、歷代之科目、貢監、開達，俱備錄焉。

世襲職銜

聖公府孔氏襲封衍聖公一人。翰林院顏氏世襲五經博士一人，曾氏世襲五經博士一人，孔氏世襲五經博士二人，孟氏世襲五經博士一人。孔氏世襲曲阜縣知縣一人。四氏學學錄一人。尼山書院學錄一人。洙泗書院學錄一人。孔庭族長一人。林廟舉事一人。

孔氏姓譜

先師孔子、黃帝之後也。黃帝生玄囂、玄囂生蟜極、蟜極生帝嚳、帝嚳生契。唐堯之臣、佐禹治水有功、始封于商、賜姓子、是爲子姓之祖。契生昭明、昭明生相土、相土生昌若、昌若生曹圉、曹圉生冥、冥生振、振生微、微生報丁、報丁生報乙、報乙生報丙、報丙生主壬、主壬生主癸、主癸生天乙、是爲成湯、革夏而有天下。天乙生太丁、太丁生太甲、太甲生太庚、太庚生太戊、太戊生河亶甲、河亶甲生祖乙、祖乙生祖辛、祖辛生祖丁、祖丁生小乙、小乙生武丁、武丁生祖甲、祖甲生庚丁、庚丁生武乙、武乙生太丁、太丁生帝乙。當周武王克商時、封帝乙之子微子啓國于宋、以奉湯祀。啓卒、傳弟思衍、號曰微仲。微仲生宋公稽、宋公稽生丁公申、丁公申生湣公熙、湣公熙生弗父何、遜國于弟厲公、何世爲宋卿。厲公①何生宋父周、宋父周生世父勝、世父勝生正考父、三命茲益共、又得商頌于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正考父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爲公族、始以孔爲氏。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睾夷、睾夷生防叔、避華督之難奔魯。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仕爲陬大夫。初娶魯施氏、有九女而無子、其妾生孟皮、字伯尼、有足疾不任祀事。乃求婚于顏氏、顏氏有三女、其父問曰、陬大夫父祖爲卿士、實先聖王之裔。今其人身長十尺、武力絕倫、吾甚貪之。雖年高姓嚴②、不足爲疑、三子孰能爲之妻。二子莫對、其幼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顏氏禱于尼丘之山、升之谷、草木之葉皆上起、降之谷、草木之葉皆下垂。及懷娠十一月、而生先聖于周靈王二十一年庚戌十月二十一庚子日甲申時、即今之八月二十七日。是夕有二龍繞室、五老降庭。五老者、五星之精也。顏氏之房聞鈞天之樂、空中有聲云、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之音。生而首上圩頂、因名丘、字仲尼。有異質、其眉一十二彩、目六十四理、立如鳳峙、坐如龍蹲、手握天文、足履度字、望之如仆、就之如升、視若營四海、躬履謙讓、胸有文曰制作定世符。身長九尺六寸、腰大十圍。享年七十三歲、薨于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四月乙丑日、即今之二月十八日。至國朝萬曆四十一年癸丑、凡二千九十有六年也。

宗子世紀

二代孔鯉字伯魚、生于周景王十三年巳巳。適魯昭公以二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貺、因以名其子。早聞過庭之訓、既長、魯哀公以幣召、稱疾不行。年五十歲、卒于周敬王三十七年戊午。生子伋。

三代孔伋字子思、卒年六十有二。生子白、詳具四配列傳、不重書。

四代孔白字子上、請所習于子思、子思曰、先人有訓焉、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才也、礪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于詩書、而終于禮樂、雜說不與焉。齊威王召白爲國相、卒、年四十有九。生子求。

五代孔求字子家、楚召不受、卒年四十五。生子箕。

六代孔箕字子京、爲魏相、年四十六卒。生子穿。

七代孔穿字子高、楚魏趙三國交聘、不就、著儒家之語十二篇、名曰讕言。年五十一卒。生子謙。

八代孔謙字子順。仕魏爲安釐王相、旼嬖寵之官以事賢、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諸喪職秩者不悅。相魏九月、以病致仕、遂寢于家。嘗曰、今秦有呑天下之心、不出二十年、天下其盡爲秦乎。秦莊襄王召、不行。魏以孔子後、封魯國文信君。年五十七卒。生子三、鮒、騰、樹。以上俱一子相承、惟至九世始有三子焉。

九代孔鮒字子魚。秦始皇召爲魯國文通君、拜少傅。三十四年、丞相李斯始議焚書、與弟騰藏其家語、論語、尚書、孝經等於祖堂舊壁中。自隱於嵩山、教弟子百餘人。後陳涉爲楚王、聘爲太傅、凡仕六月、託疾而退。年五十七、卒於陳下。著書二十餘篇、名曰孔叢子。生子隨、字元路、六傳至安、嗣絕。鮒弟騰字子襄、身長九尺六寸、漢高帝過魯、封爲奉嗣君、以奉孔子祀、後爲惠帝博士、遷長沙太守。年五十七卒。生子忠。按、封孔子後裔奉祀始此。

十代孔忠字子貞。徵爲博士、封褒城侯。年五十七卒。生子二、長武、次安國。

十一代孔武字子威。爲漢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早世卒。生子延年。

十二代孔延年。博覽羣書、漢武帝時爲博士、轉少傅、遷大將軍。年七十一卒。生子霸。

十三代孔霸字次孺。幼有奇才、漢昭帝時爲博士。宣帝時、以大中大夫授皇太子經、遷詹事、爲高密相。元帝即位、拜太師、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號褒成君、給事中、賜黃金二百斤、宅一區。徙

名數于長安。爲人謙退、嘗稱位祿太過、何德以堪之。帝欲致之相位、讓至三四、帝知其誠乃止。上書求奉先聖祭、詔令以所食邑祀孔子。享年七十二、卒於第。帝素服臨吊者再、至賜東園秘器錢帛、策贈列侯、謚曰烈。生子四、福、捷、喜、光。

十四代孔福、襲封關內侯。年六十三卒、生子房。

十五代孔房、漢哀帝時襲封關內侯、食邑八百戶。生子均。

十六代孔均、字長平、初名莽、避王莽改今名。敦篤好學、有大才、襲封關內侯、徵拜尚書郎、言辭清辨。奏封成章。漢平帝元始元年、改封褒成侯、食邑二千戶。五年、王莽篡位、拜太尉、不就、三辭疾、乃得還。年八十一卒、生子志。按、自漢以來、雖以聖裔寵異之、猶未襲封也。至十三代霸封關內侯、傳十四代福、十五代房、俱嗣侯、雖襲封矣、猶稱關內侯、是爲尊帝師而封也。至平帝始改封均爲褒成侯、則尊爲奉先聖而封矣。自是封爵世世不絕。

十七代孔志、漢光武初拜大司馬。建武十四年襲封褒城侯、食邑二千戶。卒謚元成。生子損。

十八代孔損、字君益、漢明帝永平十五年、襲封褒成侯。章帝元和二年東巡狩、詔褒成侯助祭。和帝永元四年、改封褒亭侯、食邑一千戶。生子曜。

十九代孔曜、字君曜、襲封褒亭侯。生子二、完、讚。

二十代孔完、襲封褒亭侯、早卒、嗣絕、以弟讚之子羨襲封。

二十一代孔羨、字子餘。魏文帝黃初元年、拜議郎、改封宗聖侯、以魯縣百戶奉祀。生子震。

二十二代孔震、字伯起。晉文帝泰始三年、改封奉聖亭侯、拜太常卿、黃門侍郎、食邑二千戶。年七十五卒、生子嶷。

二十三代孔嶷、字功成、襲封奉聖亭侯、食邑二千戶。年五十七卒、生子撫。

二十四代孔撫、舉孝廉、辟太尉掾、襲封奉聖亭侯、爲豫章太守、食邑一千戶。生子懿。

二十五代孔懿、襲封奉聖亭侯、從事中郎、食邑一千戶。年六十一卒、生子鮮。

二十六代孔鮮、字鮮之、恢廓大度、好學善誨。宋文帝元嘉十九年、襲封奉聖亭侯、改封崇聖侯。生子乘。

二十七代孔乘、博學有才。後魏舉孝廉、文帝延興三年、封崇聖大夫、食邑五百戶。生子靈珍。

二十八代孔靈珍、授秘書郎。孝文帝太和十九年、

仍封崇聖侯，食邑一千戶。生子文泰。

二十九代孔文泰，襲封崇聖侯，食邑一千戶。年五十八卒。生子渠。

三十代孔渠，襲封崇聖侯。北齊天保元年，改封恭聖侯。後周大象二年，改封鄒國公，食邑一千戶。生子長孫。

三十一代孔長孫，周武帝宣政元年，襲封鄒國公，食邑一千戶。年六十四卒。生子二：英悊、嗣悊。

三十二代孔英悊，陳光大元年，改封奉聖侯。嗣絶，弟嗣悊，隋文帝初應制登科，授涇州司兵參軍，遷太子通事舍人，襲封鄒國公。煬帝大業四年，改封紹聖侯，食邑一千戶。十二年，授吳郡主簿。帝崩揚州，由是歸魯。年七十卒。生子德倫。

三十三代孔德倫，唐高祖武德九年，改封褒聖侯。太宗貞觀十一年，詔朝會位同三品，食邑一千戶。天授元年，賜勅書及時服。年七十七卒。生子崇基。按此後世詔孔氏子孫朝會之始。

三十四代孔崇基，唐中宗嗣聖十二年，襲封褒聖侯。神龍元年，制授朝散大夫，陪祭朝會。年五十六卒。生子璲之。

三十五代孔璲之，字藏暉。唐玄宗開元五年，襲封褒聖侯，特授四門博士、郡王府文學、蔡州長史。二十七年，改封文宣公，除兖州長史，遷都水使者，食邑一千戶。生子萱。

三十六代孔萱，襲封文宣公，兼兖州泗水令。生子齊卿。

三十七代孔齊卿，唐德宗建中三年，襲封文宣公，兼除兖州功曹參軍。生子惟晊。

三十八代孔惟晊，憲宗元和十三年，授兖州參軍，襲封文宣公。年六十五卒。生子策。

三十九代孔策，明經及第，歷少府監主簿、國子監丞，襲封文宣公，遷國子尚書博士。年五十七卒。生子振。

四十代孔振，字國文，唐懿宗咸通四年狀元及第，除秘書省校書郎，歷運判、監察御史、左補闕、水部員外郎，襲封文宣公。年七十四卒。生子昭儉。

四十一代孔昭儉，任南陵尉，授廣文館博士、兖州司馬，除秘書郎，襲封文宣公，累守曲阜。年六十卒。生子光嗣。

四十二代孔光嗣，齊郎出身，哀帝天祐二年，授泗

水令、陵廟主。五季之亂失其世爵、故授是官。年四十二爲洒掃戶孔末所害。生子仁玉。

四十三代孔仁玉、字溫如。初、孔末既害光嗣、自爲曲阜令、時仁玉生始九月。母張氏抱歸、育於外家。後魯人見其長、訴於官、事聞於朝、乃罷末、以仁玉爲先聖嗣。身長七尺、姿貌異常。善六藝、尤精春秋。爲人嚴整、臨事有斷。時年十九歲、任曲阜縣主簿、兩考滿陞縣令、襲封文宣公。後周太祖廣順二年、幸謁祖廟及孔林、召對數刻、賜五品服、銀器雜綵、復口授曲阜縣令、兼監察御史。年四十五、卒於官、塟祖墓東、贈兵部尚書。生子四、宜、憲、冕、勗。後世以孔氏苗裔幾絕而復續、稱爲中興祖。

四十四代孔宜、字不疑。自幼聰悟、十歲能屬文。宋乾德四年、詣闕上書、述其家世、詔爲曲阜主簿、調黃州軍事推官。時方平吳越、恭預兵機、宜力寔多。代歸、太宗召見、遷司農寺丞、領關市於星子鎮。時江左始平、廛務不綱、星子實江湖之會要、貨殖之都、聚、度其利害、請營之爲軍。朝議以戶口少、且陞爲縣、即命宰之。政成、考績有稱、轉運使王明奏其言忠行篤、守法奉公、乞擢居朝列、委以事權。尋入覲、因獻所著文賦、太宗嘉焉。顧問孔氏歷世之數、具以實對、太宗謂左右曰、家世之遠、有如此者乎。特遷太子右賛善大夫、襲封文宣公。未幾、通判高密、還朝、遷殿中丞。雍熙二年、太宗北征、受詔督軍餉、溺巨馬河卒、年四十六。生子三、延世、延澤、延渥。

四十五代孔延世、字茂先。以父沒邊境、特賜同學究出身、授曲阜主簿。秩滿、陞福州閩縣令、調許州長葛令。宋真宗即位、宣諭侍臣令咨訪宣聖有何子孫、呂端奏有嫡孫延世、見任長葛令。召見、詢以家門故事、授曲阜令、襲封文宣公。卒於官、年三十八。生子聖佑。

四十六代孔聖佑、年九歲、賜同學究出身。祥符元年、真宗東封、詔賜衣綠、次京官陪位。駕幸林廟、授太常寺奉禮郎。四年、轉大理評事。天僖五年、以光祿寺丞襲封文宣公、知仙源縣事、遷贊善大夫、終於太子中舍。卒年三十五、嗣絕。堂弟宗愿字子莊、延澤子。宋仁宗天聖中、以叔父道輔蔭、補太廟齋郎。寶元二年、授守國子監主簿、襲封文宣公、知仙源縣事。至和二年、改封衍聖公、

知仙源縣如故。累遷尚書比部員外郎、通判維州。卒於官、年六十三。子四、若蒙、若虛、若愚、若拙。

四十七代孔若蒙、字公明。宋神宗熙寧元年、襲封衍聖公。哲宗元祐元年、改封奉聖公、坐事廢爵。生子二、長端友、次端操。弟若虛、字公實。宋哲宗元符元年、代兄襲封奉聖公。卒、朝廷復以若蒙長子端友嗣爵。詔令衍聖公專主祀事、不任他職、每遇大禮、許赴闕陪位。至
國朝
列聖視學、必遣官取衍聖公三氏子孫觀禮、始此。

四十八代孔端友、字子交。宋徽宗崇寧三年、襲封衍聖公、管勾祀事。宣和三年、特轉通直郎、除直秘閣、賜緋。仍許就任關陞。建炎四年、偕族叔傳、嫡侄玠扈從高宗南渡、寓居衢州。紹興二年、權遣知郴州、卒於任。無子、以侄玠嗣。按、孔氏分南北宗自此始。弟端操、以兄南渡、留守祖庭。金初、權襲封衍聖公。生子四、瑄、璠、璵、玠。

四十九代孔璠、字文老。金天眷三年、嗣封衍聖公、管勾祀事、贈榮祿大夫。皇統二年卒、年三十八。生子二、長拯、次總。

五十代孔拯、字元濟、年七歲、金熙宗皇統二年、除文林郎、襲封衍聖公、管勾祀事。終通直郎。世宗大定元年卒、年二十六、嗣絕。弟總、字元會。大定三年、繼兄襲封衍聖公、管勾祀事。二十一年、世宗召赴闕下、欲留任用、力辭、專奉祀事。特授曲阜縣令。襲封之後、嚴潔祭祀、敦睦親族。嘗言曰、生爲聖人子孫、而繆當爵職、坐視隘陋、寧不愧於心乎。乃親率佃戶之東家山、採伐材木、增廣林廟及尼山防山殿堂廊廡五十餘楹。終奉直大夫、卒年五十有三、贈光祿大夫。生子二、長元措、次元紘。初、總年四十得子多不育、夜夢異人、衣冠偉然、告曰、今此非爾子、後癸丑年庚月丁日所生者則真爾子矣、當名元措。後果如其言。

五十一代孔元措、字夢得、年十一歲、金章宗明昌二年、文林郎、襲封衍聖公、管勾祀事。三年、特旨令視四品、其散官係入品、不稱、仰超授中議大夫、以後襲封並准此例。承安二年、勅令衍聖公年及十七、兼曲阜縣令、仍許世襲、不得別行差占。世襲曲阜縣令、始此。貞祐二年、宣宗幸汴京、趨赴行在所、遭丁母憂、遥授東平府判。三年、起復、與隨朝職事、遂授太常博士。興定二年、秩滿、復任。四年、改行太常丞。元光元年、授同知集賢院、兼前職。四年、秩滿、復任。天興元年八月、適歷三考、遥授

泰定軍節度使、兗州管内觀察使、兼行太常少卿。二年、遷光祿大夫、尋改太常卿。癸巳年、元陷汴梁、特取元措還東平、依舊襲封衍聖公、主奉祀事。無子、以侄孫湞嗣爵。湞之固子、元紘孫也。後湞坐罪奪爵、嗣絶。以元措從弟元用權襲封焉。元用字俊卿。初、貞祐二年、元措從宣宗遷於汴、擬元用攝祀事。及宋克平山東、寶慶元年授通直郎、權襲封衍聖公、仙源令。二年、改濟州通判、兼京東西道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元太師木華里統諸道兵至、承制拜授襲封衍聖公、世襲曲阜令、給降衍聖公印。生子之全。按孔氏家譜、若愚生端立、端立生璥、璥生拂、拂生子二、長元孝、次元用。元孝生子之厚。

五十二代孔之厚、贈亞中大夫、濟寧路總管、輕車都尉、魯郡侯。生子浣。從弟之全、字丁升、乙酉年父元用從征益都、之全遂權襲封衍聖公、曲阜令。癸巳年、元措自汴還東平、依舊襲封衍聖公。之全止克曲阜令。壬子年二月、宣差東平路行軍萬戶總管、權授襲封衍聖公、降到印信、兼曲阜縣令。年五十一卒。生子三、治、澄、濟。

五十三代孔浣、字日新。贈通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魯郡侯。生子思晦。從弟治、字世安、之全長子。壬子年代父克曲阜管民長官。中統元年、改曲阜令。四年、權主祀事。至元十三年、授承事郎、曲阜尹、兼管諸軍奧魯、仍權祀事。二十二年、授奉訓大夫、單州防禦史③。二十九年、遷奉直大夫、密州知州。元貞元年、赴闕朝見、特授中議大夫、襲封衍聖公。生子思誠、罷封、改封侄思晦。

五十四代孔思晦、字明道。天資頴秀、元武宗至大中舉孝廉、授范陽教諭、改寧陽教諭。仁宗即位、訪問孔子之後、儒臣元明善等曰、思晦嫡長應嗣。時延祐三年六月、遂授中議大夫、襲封衍聖公、給月俸自百緡加至五百緡、給四品印。泰定四年、進封嘉議大夫。至順二年、改鑄三品銀印。卒、年六十七、贈通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追封魯郡公、謚文肅。生子克堅。

五十五代孔克堅、字璟夫。性聰、學博、善詩詞、尤工樂府。元至元六年、特授嘉議大夫、襲封衍聖公。至正八年、朝廷謂公爵與階不稱、制授中奉大夫、易以銀章。十五年、徵爲同知太常禮儀院事、攝太常卿、遂拜治書侍御史。辭歸、追拜山東廉

訪使受詔復辭歸。會山東亂、北行抵藁城、丞相
賀太平奏召入爲集賢直學士。十九年、遷禮部
尚書。是年冬、擢爲西臺侍御史。二十二年、除國
子祭酒、謝病歸守祖庭。二十六年、
天兵取中原、我
太祖高皇帝手詔趣入　覲、待以賓禮而不名、賜
廐蔽、不煩以政、郊社必至膰肉、慰勞甚至。
上嘗謂曰、爾有福快活人也、政不煩爾。洪武三年
以疾告、遣中使存問、日再至。疾篤、　詔驛傳還
家、賜白金百兩、雜綵十端。是歲三月、行次邳之
新安驛、卒於舟中。諸子扶柩歸葬祖墓西北。年
五十有五。生子九、希學、希說、希範、希進、希麟、希
鳳、希順、希尹、希贇。按孔氏分九門自此始。
五十六代孔希學、字士行。年二十一、元順宗至正
五年授中奉大夫、襲封衍聖公。歲戊申、我
太祖高皇帝初革元命、希學首朝京師、
上淸問下民、卽以歷代治理條對甚悉。　上嘉之、
賜雜綵六端、命回守祖庭。洪武元年十二月、授
資善大夫、襲封衍聖公。卒、年四十有七。　朝廷
遣使諭祭。生子二、長訥、次譖。自後每代皆遣使諭祭、不重書。

五十七代孔訥、字言伯。洪武十六年丁父憂、以因
哀赴京、將俾襲爵、以居喪乃止。十七年正月朝
京師、二月二日拜襲封之命。初行誥詞、吏部奏
用資善階、
聖上諭之曰、旣爵公、勿事散官。但誥以織文玉軸
爲異耳、遂爲故事。每歲入　覲、得給符乘傳、班
序列文臣首、㕄其廩餼、下及僕從、皆古未有也。
三十三年九月十六日以疾卒、年四十有三。生
子四、公鑑、公鐸、公鈞、公鐽。
五十八代孔公鑑、字昭文。洪武三十三年襲封衍
聖公。三十五年四月初五日以疾卒、年二十三。
生子彥縉。
五十九代孔彥縉、字朝紳、其名與字皆
仁宗皇帝所命也。三歲而孤、甫十歲入京。永樂八
年十二月、拜襲封之命。至二十二年八月十五、
仁宗卽位、率三氏子孫朝賀、遣内官金英傳
旨、衍聖公來朝、與正一品衣服一套、鈔二十貫、下
程羊酒、永爲此例。又賜第於東安門北。景泰二
年、　上幸太學、　詔率三氏子孫觀禮、賜冠帶
錦衣。越三年朝會、復賜三臺銀帛、玉帶、衣織金

麒麟文視一品、皆異數。卒、年五十有五。命禮部治喪、工部治墳塋祖墓之左。生子四、承慶、承吉、承澤、承源。

六十代孔承慶、六歲遭母喪盡哀。既長、從三代學錄族祖克昊學。所著有禮庭吟稿行世。未襲爵而卒。景泰六年、贈襲封衍聖公。生子弘緒、弘泰。

六十一代孔弘緒、字以敬。景泰六年十二月十三日襲封、時年八歲。延入內宮、特賜金鈕麒麟圖書、御篆謹禮崇德四字、亦異數也。成化六年、因病廢、以弟弘泰嗣爵。生子二、長聞韶、次聞禮。弟弘泰字以和。以姪聞韶尚在襁褓、不任祀事、成化六年五月十一日繼兄襲封。生子聞詩。

六十二代孔聞韶、字知德。弘治十六年襲封。生子二、長貞幹、次貞寧。

六十三代孔貞幹、字用濟。嘉靖二十五年襲封。生子尚賢。

六十四代孔尚賢、字象之。嘉靖三十五年八月襲封。生子二、長胤椿、次胤桂。

六十五代孔胤椿、字懋齡。舊例、應襲封者未襲封之先、儒巾圓領、送三氏學讀書習禮。萬曆二十二年、胤椿以父尚賢比照熙衛具題、
欽依冠帶、此特典也。未襲封卒、以從弟胤植嗣爵、乞恩改贈衍聖公。

胤植字懋甲、尚賢嫡侄。天啓二年襲封。四年、
熹宗幸學、遣中書舍人楊中極行取陪祀、
命分獻宗聖神位、賜坐聽講、賜內酒十瓶、內庖甜食一盒、羊一牽。
勅御仗一對、引二中侍賜於賜第。又奉
旨留京、除舊例下程等外、復寵賜肩輿、大阜軍牢、馬匠廪米下程、永爲定例。崇禎元年正月、加太子太保。又乞恩准廕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一員、奉中都宰祀。八月、加太子太傅。崇禎二年正月、
今上幸學、遣中書舍人梁招孟行取陪祀

顏氏姓譜

復聖顏子、黄帝之後也。黄帝生昌意、昌意生帝高陽、帝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吴回、吴回生陸終。陸終生第五子曰晏安、爲曹姓、歷唐虞夏商、不能紀其傳。周武王克商、封其裔曹俠爲邾子、俠生非、非生成、成生車輔、車輔生將新、將新生訾父、訾父生夷甫、字伯顏、謚武公。夷甫生子友、别封郳爲小邾子、因以父字爲氏、始以顏爲姓焉。爲魯附庸、故世世事魯爲卿大夫、魯國之族最爲蕃衍。友生爽、爲下大夫。爽生連、爲上大夫。連生皦、爲上大夫。皦生鳴、爲上大夫。鳴生音、爲司寇。音生羽、爲下大夫。羽生訓、爲下大夫。訓生簡、爲下大夫。簡生緒、爲下大夫。緒生虓、爲司寇。虓生景、爲司寇。景生整、爲司寇。景生恤、爲司寇。恤生求、爲司寇。求生友、爲邑宰。友生無繇、字路、爲魯卿士。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娶齊姜氏、生回於周景王二十四年庚辰冬十一月辛巳朔十六日丙申、即魯昭公二十一年。少孔子三十歲。娶宋戴氏、生子歆。卒於周敬王三十年辛亥秋八月乙未朔二十三日丁巳、葬魯城東防山之陽。

宗子世紀

二代顏歆、字子析、魯大夫。葬復聖墓東十餘步。元泰定三年從祀。生子儉。

三代顏儉、魯大夫。元泰定三年從祀。生子威。

四代顏威、魯下大夫。生子芄。

五代顏芄、魯下大夫。生子億。

六代顏億、魯下大夫。生子岵。

七代顏岵、魯下大夫。生子卸。

八代顏卸、字伯佃、秦大夫。生子譽。

九代顏譽、秦舍人。生子産。

十代顏産、項羽聞其名、聘之、不受。生子異。

十一代顏異、字世仁、漢大夫。生子愚。

十二代顏愚、漢卿士。生子遠。

十三代顏遠、漢大夫。生子肆。

十四代顏肆、字季遠、漢武帝時爲尚書郎、會稽都尉。生子衷。

十五代顏衷、郡工曹從事、尋令。生子凱。

十六代顏凱、字季卿。張禹薦於朝、爲安成太守。生子邃。

十七代顏邃、字景深、郡上計吏。生子侖。

十八代顏崙、字茂宗。州舉茂才。生子緯。
十九代顏緯、字參道。爲太守。生子準。
二十代顏準、始仕爲從事、復高尚不仕。生子阮。
二十一代顏阮、字懷珍。舉有道。爲著作郎。生子亮。
二十二代顏亮、字世明。爲郡督郵。生子敫。
二十三代顏敫、字士榮。州舉茂才、桓帝時爲御史
大夫。生子二、長斐、次盛。
二十四代顏斐、京兆尹、有善政。生子二、長曾、次歎。
俱無嗣。弟盛、字叔臺。漢尚書郎、魏歷青、徐二州
刺史、關內侯。始自魯國徙居瑯琊臨沂、代傳孝
恭、因號其居爲孝弟里。葬臨沂縣西七里、今屬
費縣。生子欽。
二十五代顏欽、字公若。明詩、禮、易、尚書、多所通說。
晉歷東平郎將、司馬、大中大夫、東莞、廣陵太守、
給事中、引直禁省。封葛繹縣子。生子二、默、閔。
二十六代顏默、字靜伯。汝陰太守、護軍將軍、給事、
襲葛繹縣子。生子三、畿、含、長次俱無後。
二十七代顏含、字弘都。少有操行、以孝弟聞。本州
辟不就。晉元帝初鎮下邳、命爲參軍。過江、以爲
上虞令、轉王國郎中、丞相東閣祭酒。出爲東陽
太守。東宮初建、含以儒素篤行、補太子中庶子、
黃門侍郎、歷散騎常侍、大司農。豫討蘇峻功、封
西平縣侯、拜侍中、尋除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
遷光祿勳。以年老遜位、成帝美其素行、就加右
光祿大夫。致仕二十餘年、年九十三卒。遺命素
棺薄斂。謚曰靖。生子三、髦、謙、約。
二十八代顏髦、字君道。儀狀嚴整、風貌端美、桓公
見而歎曰、顏侍中廊廟之望也。歷太尉、西陽王、
散騎將軍、尚書都官郎中、國大中正、給事黃門
侍郎。父老不就、襲爵西平縣侯。加給事中、晉陵、
臨川太守、侍中、本州大中正、加秩中二千石、光
祿勳。生子三、綝、綸、暢。
二十九代顏綝、字文和。州西散騎都尉、西平縣侯。
生子靜之。
三十代顏靜之、字茂宗。西中郎行參軍、宣城太守、
司徒諮議、御史中丞。生子騰之。
三十一代顏騰之、字弘道。善草隸書、有風格。歷州
西曹主簿、度支校尉、治書御史、巴陵太守。生子
五、長興之、次炳之。
三十二代顏興之、安寧太守。生子登。弟炳之、字叔

豹、以能書稱。歷韓國江夏王參軍、奉朝請、員外散騎常侍。生子見遠。

三十三代顏登、字康之。梁鄱陽王府郎中令、嗣絕。從弟見遠、字見遠④、歷安成王侍郎、征西參軍、治書御史兼中丞。正色立朝、有當官之稱。及梁武帝執政、乃以疾辭。齊和帝禪、見遠慟哭而絕。武帝恨之、謂朝臣曰、我自應天順人、何預天下人事、而顏見遠乃至於此。當時嘉其忠。生子協。

三十四代顏協、字子和。博涉羣書、工於草隸飛白。以父蹈義忤時、遂⑤仕進。梁元帝爲湘東王、引協爲記室參軍。撰晉仙傳五篇、日月災異圖三卷、文集二十卷。梁元帝後著懷舊志及詩、稱賛其美。生子四、長之儀、季之推。

三十五代顏之儀、字子升。三歲能讀孝經。及長、博涉羣書、好爲詞賦。嘗獻神州頌、辭致雅贍。梁元帝手勅褒之。江陵平、隨遷長安。周高祖初建儲宮、盛選師傅、以之儀爲侍郎、即拜小宮尹、封平陽縣男。宣帝即位、遷上儀同大將軍、御正中大夫、進爵爲公。卒年六十九。有文集十卷行于世。生子二、長㦰、次杲、俱無後。季弟之推、字子介、年

十二、値湘東王繹自講莊老、便預門徒。虛談非其所好、還習禮傳、博覽羣書、無不該洽、詞情典麗、甚爲西府所稱。繹以爲常侍參軍。梁元帝立、以爲散騎侍郎。後爲周軍所破、値河水暴長、具船將妻子奔齊。顯祖見而悅之、即除奉朝請、引於內館中、侍從左右。尋遷通直散騎常侍、俄領中書舍人、尋除黃門侍郎。齊亡入周、爲御史上士。隋開皇中召爲學士、甚見禮重。尋以疾終。有文三十卷、撰家訓二十篇、並行於世。生子思魯。

三十六代顏思魯、字孔歸。博學善屬文、尤工訓詁。歷北齊衛府參軍、隋校書郎、唐武德初拜秦王府記室參軍。生子四、長籀、次相時、勤禮、育德、皆歷顯官。相時爲禮部侍郎、勤禮爲虢州刺史。生子昭甫、爲汝南太守。生子二、長元孫、爲亳州刺史、次惟貞、爲太子文學。元孫生子五、長春卿、爲偃師丞。次杲卿、爲常山太守。惟貞生子七、次子允南、爲正議大夫、第六子眞卿、爲太子太師、第七子允臧、爲太子中允。

三十七代顏籀、字師古。其先本居琅琊、世仕江左。及之推歷事周、齊、齊滅始居關中。師古少傳家

業。博覽羣書，尤精訓詁，善屬文。隋仁壽中，授安陽尉，尋坐事免，歸長安，十年不得調。家貧，以教授爲業。及高祖起義師，從父思魯至長春宮謁見，授朝散大夫。從平京城，拜燉煌公府文學，再遷中書舍人，專掌機密。于時軍國多務，凡有制誥，皆成其手。太宗踐祚，擢拜中書侍郎，封瑯琊縣男。後坐事免。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令師古於秘書省考定五經。師古多所釐正，諸儒重加詳議，莫不歎服。頒行天下，令學者誦習。尋拜秘書少監，奉詔撰定五禮。禮成，進爵爲子。復命註班固漢書，解釋詳明，深爲學者所重，有詔編之秘閣。俄還秘書監、弘文館學士。十九年，從駕東巡，道病卒，年六十五。謚曰戴。有集六十卷。其所著漢書及急就章行於世。生子趨庭、揚庭。

三十八代顏趨庭，字茂實，文皇帝挽郎、朝散大夫、職方郎、吉州刺史。生子尚賓。

三十九代顏尚賓，右率府親衛、鄜州司功、監州錄事、下邽令。生子鼎。

四十代顏鼎，生子逌。

四十一代顏逌，生子傳贊。

四十二代顏傳贊，生子昊。

四十三代顏昊，生子五，長君則，無嗣。次君佐、君雅。

四十四代顏君佐，金鄉丞。生子文咸。弟君雅，生子二，長文蘊，次文鐸。

四十五代顏文咸，生子承祐。從弟文鐸，附太常、平原郡節度副使。生子衎。

四十六代顏承祐，生子二，長崇德，無嗣。次仲昌。從弟衎，字祖德，梁龍德中擢第，解褐授北海主簿，以治行聞，歷臨濟、鄒平令。晉祖時拜殿中，俄遷都官員外郎，克河陽三城節度副使。因父疾，遂棄官。晉祖復召爲工部郎中、樞密直學士，連使促召至闕。踰年，上表請還侍養，授青州行營司馬。丁父憂，哀毀甚。俄召爲駕部郎中、鹽鐵判官，以母老懇辭。有詔止守本官。未幾，復出爲天平軍節度副使。開運末，授左諫議大夫，權判河南府。召拜御史中丞，復抗表求侍養，詔書褒許。卽與其母東歸。周廣順初，起爲尚書右丞，俄充端明殿學士。太祖征兗州，以衎權知州事。歸朝，權知開封。顯德初，上表求解官，授工部尚書，放歸鄉里。卒，年七十四。生子標。

四十七代顏仲昌。淳化二年、講五經賜第、仕終南京判官。以曾孫岐任執政、贈太子少保。生子太初。從弟樞、父任爲巡官。生子端。

四十八代顏太初、字醇之、少博學有儁才、慷慨好義、善爲詩、多譏切時事。文宣公孔聖祐卒、無子、除襲封且十年、太初致書叅知政事蔡齊、齊賢⑥爲言於上、遂以聖祐弟襲封。登進士、授臨晉主簿、後移應天府户曹叅軍、南京國子監説書。生子長復、次公瑜。熙寧二年、進士華縣令、隨登進士、三原縣丞。從弟端、祥符元年帝行幸曲阜、以兖國公後特授郊社齋郎、終桂陽司理。生子繼。

四十九代顏復、字長道、嘉祐中詔郡國敦訪遺逸、京東以復言、凡試於中書二十有一人、考官歐陽修奏復第一、賜進士、爲校書郎、知永寧。熙寧中、爲國子直講。元祐初召爲太常博士、遷禮部員外郎兼崇正殿説書、進起居舍人兼侍講、拜中書舍人兼國子監祭酒。未踰年、以疾改天章閣待制。卒年五十七。生子六、曉、岐、崘、嵥、昭、嶕。岐字夷仲、官至門下侍郎兼資正殿⑦學士、正奉大夫、魯郡侯。自曉以下子孫、建炎四年俱扈從高宗南渡。從弟繼登進士、世居陋巷故宅。生子昌。

五十代顏昌、生子擎。

五十一代顏擎、生子价。

五十二代顏价、生子順。

五十三代顏順、生子賁。

五十四代顏賁、生子椿。

五十五代顏椿、中書。生子之美。

五十六代顏之美、字宗德。天成縣教諭、益都路學正、廬州路教授、東明縣尹。生子池。

五十七代顏池、字德裕。山陽縣主簿、宣德府教授。國朝洪武十五年、以三氏學教授主奉祀事。生子二、長拳、次幹。

五十八代顏拳、字克膺。主奉祀事、年五十七卒。生子希仁。

五十九代顏希仁、字士元。正統十一年、 欽定主奉祀事。卒年六十一。生子三、議、讃、論。族弟希惠景泰二年行取復聖公子孫、特授翰林院五經博士、後以不係嫡派、奉 旨黜罷。

六十代顏議、字定伯。因正統以後宗系紊亂、天順壬午辨正、仍授翰林院五經博士、俾世襲主奉

祀事。成化元年乙酉、
憲宗視學。勑禮官行取陪祀。
上御文華殿、面賜冠帶、宮錦襲衣、宴於禮部。於時
朝賀未有宅第、議入奏可之、賜第於東安門外、
入覲馳驛、定爲常例。卒年七十六。生子三、公鉉、
公銅、公鉞。
六十一代顔公鉉、字宗器、成化戊戌世襲前職。卒、
年八十。生子五、重德、重禮、重道、重賢、重式。
六十二代顔重德、字尚本、正德壬申世襲前職。卒、
年五十九。生子從祖。
六十三代顔從祖、字守嗣、嘉靖九年世襲前職。卒、
年四十二、無後、從弟肇先、字啓源、嘉靖四十一
年世襲前職。生子嗣愼。
六十四代顔嗣愼、字用修、萬曆六年世襲前職。卒、
年六十。生子三、胤宗、胤祚、胤祿。
六十五代顔胤宗、字養蒙、未襲職卒。生子二、長伯
貞、次伯廉。弟胤祚、字永錫、萬曆十七年代襲前
職、及兄子伯貞長、讓職致仕。
六十六代顔伯貞、字叔節、萬曆二十七年世襲前
職、卒。弟伯廉、字叔清、以兄卒子幼、不任祀事、萬
曆三十四年代襲前職、及兄子光猷長、讓職致
仕。
六十七代顔光猷、字宗旦、天啓二年、世襲前職。四
年甲子、
熹宗幸學、勑中書舍人楊中極行取陪祀。
上御文華殿、
面賜冠帶、祭服、宮錦襲衣、賜宴於禮部。崇禎二年
正月、
今上幸學、勑中書舍人梁招孟行取陪祀。

曾氏姓譜

宗聖曾子、夏禹之後也。禹治水有功、受舜禪而有天下、生子啟。啟生仲康、仲康生帝相、帝相生少康、少康生次子曲烈、始封國於鄫、子爵。歷夏商周、世次無考。魯僖公十有四年、即周襄王六年也、鄫始見於春秋。魯襄公六年、邾人、莒人滅鄫、鄫世子巫奔魯、去邑而爲曾氏、子孫始以曾爲姓焉。三桓家臣曾夭、曾阜其後也。巫凡數傳生點、字子晳。點生參於周敬王十五年丙申冬、即魯定公五年也、少孔子四十六歲。年十六、孔子在楚、父命之楚受學焉。資質篤實、力學純固、故於聖人之道獨得其宗。生子三、長元、次申、華、俱從祀萊蕪侯廟庭。

宗子世紀

二代曾元、從祀萊蕪侯廟庭。生子西。

三代曾西、生子欽。

四代曾欽、生子导。

五代曾导、生子美。

六代曾美、生子遐。

七代曾遐、生子二、長偉、次盈、漢東陽太守。

八代曾偉、漢尚書令。生子樂。

九代曾樂、漢山陰縣都鄉侯。生子浣。

十代曾浣、生子二、長旂、次光。光後爲長沙房。

十一代曾旂、生子嘉。

十二代曾嘉、生子二、長寶、次項、家扶風、生子二、長玉、家冀州、後爲冀州房。次昌、家青州、後爲青州房。

十三代曾寶、漢武威太守、車騎侍郎。生子琰。

十四代曾琰、生子據。

十五代曾據、西漢末避王莽之亂、挈族南遷、散居江西南豐、廬陵諸郡。生子二、長闡、次瑒、徙處州。

十六代曾闡、生子植。

十七代曾植、生子耀。

十八代曾耀、諫議大夫。生子培。

十九代曾培、生子德。

二十代曾德、生子珣。

二十一代曾珣、生子渙。

二十二代曾渙、昆陽侯。生子梓。

二十三代曾梓、生子緦。

二十四代曾緦、鎮南軍司馬。生子端。

二十五代曾端、生子二、長鉉、次遒始。梁車騎大將

軍、開國侯、遷交州。

二十六代曾鉉、生子海。

二十七代曾海、生子二、長璜、次琦、黄門侍郎。

二十八代曾璜、生子輿。

二十九代曾輿、生子隆。

三十代曾隆、生子鈞。

三十一代曾鈞、生子謀。

三十二代曾謀、生子丞。

三十三代曾丞、生子三、長珪、次舊、徙雲蓋。次略、徙撫州樂安、是爲南豐曾氏。

三十四代曾珪、生子寬。

三十五代曾寬、生子莊。

三十六代曾莊、唐侍御史、江州都押衙、生子慶。

三十七代曾慶、唐御史大夫、生子二、長偉、次駢。生子燿。

三十八代曾偉、御史大夫、吉州都押衙、生子燦、吳散騎常侍、鎮南節度、銀青光祿大夫、國子祭酒、兼御史中丞、上柱國。傳十五世孫棨、棨永樂甲申狀元。弟鼎中永樂辛卯江西解元、壬辰進士。

三十九代曾燿、拜眞州刺史、生子崇乾。

四十代曾崇乾、家居、寵辱不驚、詠詩自若。究覽九經子史、南唐郡侯賈匡皓薦爲太子洗馬、東宮使。生子延齊。

四十一代曾延鐸、蔭授部驛使、兼資庫使、太宗陞左班殿直、果州兵馬都監、澄修吉州團練。生子五、頏、頫、項、顒、顏。其顒咸平五年登第、官至筠州錄參。顏咸平五年與兄顒同第、官至循州團練判官。

四十二代曾頏、淳化三年登第、黄州從事、南雄州軍事判官、榮州觀察判官、朝奉郎、大理丞、生子承昌。

四十三代曾承昌、生子萬敵。

四十四代曾萬敵、生子公整。

四十五代曾公整、生子九思。

四十六代曾九思、生子文傑。

四十七代曾文傑、生子好古。

四十八代曾好古、生子尚忠。

四十九代曾尚忠、生子敬父。

五十代曾敬父、生子元德。

五十一代曾元德、生子价翁。

五十二代曾价翁、生子汝霖。
五十三代曾汝霖、生子崇文。
五十四代曾崇文、生子利賓。
五十五代曾利賓、生子輔志。
五十六代曾輔志、生子德胄。
五十七代曾德胄、生子奮用。
五十八代曾奮用、生子質粹。
五十九代曾質粹、生長於江西吉安府永豐縣。
國朝嘉靖十二年四月、詹事府掌府事、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顧鼎臣奏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傳至孔子而大明、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今顏、孟子孫皆世襲博士、而曾子之後獨不得沾一命之榮、豈非古今之闕典也哉。乞 准照弘治間顏、孟二氏事例、訪求曾氏子孫相應者一人、授以翰林院五經博士、世世承襲。奉
世宗肅皇帝聖旨、以曾子孔門大賢、不可無後。禮部咨行江西撫按官、督同布按二司、保勘質粹、起送回籍、徙居山東兗州府嘉祥縣、以衣巾奉祀曾子祠墓。至嘉靖十八年二月初八日、奉
聖旨准比照顏孟二氏例、授翰林院五經博士、仍與世襲。嘉靖三十九年卒。生子昊。
六十代曾昊、未襲職卒。生子繼祖。
六十一代曾繼祖、字繩之。少病目、兼以父、祖連喪、遷延未得請襲。時有江西曾袞以應貢到京、見有可乘之機、具本奏下禮部、先被叅格不行、後歷教官、陞湖廣攸縣知縣、以贓敗官、遂挾囊金大肆營求、輒得朦朧襲職。繼祖具奏、奉
聖旨、禮部知道。該吏科等科都給事中劉不息等、山東等道掌道事湖廣道御中劉光國等叅勘得嘉靖十二年間江西提學副使徐階面審、曾嵩與弟曾袞、俱稱生長南方、不願北徙。載在江西布政司回咨、咨呈司府。查得惟曾質粹欣然請行、乃得結勘起送到部、以衣巾奉祀數年、始得蒙
聖上特恩、授以世官。是曾子千數百年以來無後、而有後自質粹始也。曾子之後千數百年以來無官、而有官亦自質粹始也。承祧已定、事奚可疑。又查得吏科給事中李盛春原論曾袞不可襲爵五議、乞行勘究改正、仍歸曾質粹之後、將

曾衮削奪官爵，命回原籍。於是繼祖得仍舊主
奉祀事。生子承業。
六十二代曾承業，字洪福。萬曆五年八月二十三
日世襲前職。天啓四年，
熹宗幸學，敕中書舍人楊中極行取陪祀。
上御文華殿，
面賜冠帶、祭服、宮錦襲衣，賜宴於禮部。生子一，弘
毅。
六十三代曾弘毅，字□□。崇禎元年八月，世襲前
職。二年正月二十日，
今上幸學，敕中書舍人梁招孟行取陪祀，賜宮錦
襲衣，宴於禮部。

孔氏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一人
述聖子思子書院在兗州府鄒縣南門外，舊名中
庸精舍，相傳即孟子受業處也。
國朝弘治十六年，題准以衍聖公次子世襲翰
林院五經博士，奉子思子書院祀事。每歲春秋二
祭，博士赴鄒縣主祭。
博士題名
孔聞詩，字知言，六十二代，係衍聖公弘泰長子。以
父代兄襲封，弘治十六年恩廕前職。
孔聞禮，字知節，六十二代，係衍聖公弘緒次子。正
德元年世襲前職。
孔貞寧，字致用，六十三代，係衍聖公聞韶次子。嘉
靖二十五年世襲前職。
孔胤桂，六十五代，係衍聖公尚賢次子。萬曆二十
二年世襲前職。[10]
孔胤隆，字懋德，六十五代。天啓四年，聖公舉任前
職。本年
熹宗幸學，敕中書舍人楊中極行取陪祀。
上御文華殿，
面賜冠帶、祭服、宮錦襲衣，[9]賜宴於禮部。

孔尚達號太宗、六十四代。天啓□年聖公舉任前職。崇禎二年正月二十日、

今上視學、遣中書舍人梁招孟行取陪祀、賜冠帶、官錦襲衣、宴於禮部。

孔氏南宗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一人

先師四十八代孫孔端友、乃宋神宗熙寧元年襲封衍聖公若蒙之長子也。字子交。哲宗元祐元年除朝奉郎。徽宗從⑩寧三年、襲封衍聖公。建炎四年、偕族叔孔傳、嫡侄孔玠、扈從高宗南渡、寓居浙江衢州府西安縣、遂家焉。紹興二年、權遣知郴州、卒於任。無子、以任玠嗣。玠字錫老、初襲封衍聖公、端操第四子。紹興二年、授承事郎、襲封衍聖公。六年、詔權以衢州學爲孔氏家廟、賜祭田、專主奉廟祀事。生子四、長搢。搢字季紳、紹興二十四年襲封衍聖公。生子文遠。文遠字紹先、熙寧⑪四年襲封衍聖公。生子二、長萬春。萬春字耆年、宋襲封衍聖公。生子名洙。洙字景清、宋襲封衍⑫聖公。元世祖至元十九年、奉旨召赴闕、辭爵、提國子祭酒、提舉浙東道學校事。卒年六十、無子。自端友至洙襲封凡六世、正嗣絶、始罷封焉。今之衢族、皆中興祖仁玉五代孫孔傳之後也。仁玉字溫如。子四、宜、憲、晃、勗。勗字自牧、宋雍熙二年進士及第、以殿中丞通判廣州、累遷秘書監。祥符二年、以太常博士知仙源縣事。後以尚書工部侍郎致仕、卒、贈吏部尚書。生子五、長道輔。道輔字原魯、宋咸平元年賜進士出身、爲寧州軍事推官。數

與州將爭事、有蚍出天慶觀眞武殿中、一郡以爲神、州將帥官屬往奠拜之、欲上其事、道輔徑前以笏擊蚍碎其首。祥符九年、遷大理寺丞、知仙源縣、主管廟祀。再遷太常博士。章獻太后臨朝、召爲左正言。未幾、除右司諫、龍圖閣待制、奉使契丹。歷知青、鄆、徐、許四州、權御史中丞。後出知泰州、徙徐州、又徙兖州、進龍圖閣直學士、遷給事中。在兖三年、復入爲御史中丞、爲宰相張士遜所陷、出知鄆州、行至韋城病卒。仁宗思其忠、特贈尚書工部侍郎。(生子二、長舜亮。)舜亮、即宗亮、宋嘉祐四年進士及第。慶曆五年知仙源縣事。(生子名傳。)傳一名若古、字世文、舜亮之第三子、精於易學。宋元祐四年、任仙源縣主簿。十八年、改任仙源縣尉。建炎四年、同端友南渡、率族人拜疏闕下、叙家門故事、除知郴州、改峽州、又知撫州、累官中散大夫、年七十五卒、葬衢州府城北孝弟里。(生子端問、端巳、端植、端隱、端位、兄弟齊芳、號爲五龍。)端問字子誠、官從政郎。端巳字子正、官奉議郎、年八十一卒、贈少保。端植字子固、嘗宰鄂之通城、民至今思之。終通直郎。端隱字子宜、宋紹興間登進士、文林郎、江陵府觀察推官。歷官十載、清愼自持、卒於官。子瑄隨任、以金僕舁⑬還、上葬於屬縣句容之福祚鄉、因家焉。(萬曆四十一年會魁孔貞時、四十七年榜眼孔貞運、是其後也。)端位字子著、儒林郎、常德府錄事參軍。宋高宗南渡之後、當時遂分爲南北宗。宋人則祀孔子於衢州、金人則祀孔子於曲阜、俱世襲封爵。元時始廢衢封。至我朝混一天下、既以上公之爵命襲於魯、復以博士之職命襲於衢。天札一頒、增輝兩地、褒崇之典、誠卓越於千古矣。

博士

孔彥繩、五十九代。弘治六年、衢州府知府沈杰奏請、 詔授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奉衢州孔子家廟祀事。

孟氏姓譜

亞聖孟子、帝嚳之後也。帝嚳生后稷、始教稼穡、以粒蒸民、堯封之邰、賜姓姬、是爲姬姓之祖。凡十六傳至周文王、當商之季、三分天下有其二。生子發、是爲武王、遂克商而有天下。武王封弟周公旦於魯、留輔王室、其元子伯禽成王元年就封之國。伯禽生煬公、煬公生魏公、魏公生獻公、獻公生武公、武公生伯御、伯御生孝公、孝公生惠公、惠公生桓公。桓公生子四、長爲莊公、其次庶子慶父、叔牙、季友、是爲三桓。慶父之後初號仲孫、其後更稱孟孫、示不敢伯仲莊公也、故自以庶長爲孟、始以孟爲姓焉。傳世至孟激、字公宜、娶仉氏。生軻於周烈王四年巳酉四月初二日、即魯共王五年、在孔子沒之後三十五年也。是夕、母夢神人乘雲扳龍鳳、自泰山來、將止於嶧、母凝視久之、忽見片雲墜而寤、時閭巷皆五色雲覆孟氏居焉。娶田氏、生子一。享年八十有四、卒於周赧王二十六年壬申十一月十五冬至之日。鄒人因哭孟子而廢賀冬之禮、遂以成俗、葬於鄒縣東北三十里四基山之陽。

宗子世紀

二代孟仲子、嘗從學於公孫丑。趙岐以爲孟子之從昆弟、未深考也。

三代孟睪。

四代孟寓。

五代孟舒、漢高祖九年爲雲中太守。

六代孟之後。

七代孟卯、博覽經史、該貫古今、仕漢爲博士。

八代孟但、漢武帝時爲太子門大夫。漢書作廣州人。

九代孟卿、漢武帝時爲太傅。漢書作東海蘭陵人。

十代孟喜、字長卿、父卿以禮經、春秋煩雜、乃使喜從田王孫受易。漢宣帝舉孝廉、拜爲郎、遷曲臺署長。所著周易章句十卷。

十一代孟鐖。

十二代孟興、仕漢爲尚書。

十三代孟嘗、字伯周、少修操行、仕郡爲戶曹史。上虞有寡婦至孝養姑、姑年老壽終、夫女弟先懷嫌忌、乃誣婦厭苦供養、加鴆其母、列訟縣庭、郡不加尋察、遂結竟其罪。嘗先知其枉狀、備言之於太守、太守不爲理、嘗哀泣門外、因謝病去。婦竟寃死、自是郡中連旱二年、禱請無所獲。太守殷于到官、訪問其故、嘗詣府具陳寡婦寃誣之

事因曰、昔東海孝婦感天致旱、于公一言、甘澤時降、宜戮訟者以謝寃魂、庶幽枉獲伸、時雨可期。于從之、卽刑訟女而祭婦墓、天應澍雨、穀稼以登。漢章帝時、策孝廉舉茂才、拜徐令、州表其其能、遷合浦太守、年七十、卒于家。後漢書曰、會稽上虞人。

十四代孟展、字君誠。

十五代孟馘。漢桓帝時爲濟陰太守、靈帝卽位、進太常、熹平六年轉太尉。漢書作河南人。

十六代孟敏、字叔達、客居太原、荷甑墮地、不顧而去、郭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甑已破矣、視之何益。林宗以此異之、因勸令遊學、十年知名、三公俱辟、並不屈。漢書作鉅鹿楊氏人。

十七代孟光、字孝裕。漢靈帝末爲講部吏。照烈定蜀、拜爲議郞、與許慈等並掌制度。後主踐祚、爲符節令、屯騎校尉、長樂少府、遷大司農。延熙九年秋、大赦、光於衆中責大將軍費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衰敝窮極、必不得已、然後乃可權而行之耳。今主上任賢、百僚稱職、有何旦夕之危、倒懸之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之惡乎。竊謂法難以經久。禕但顧謝踧踖而已。光之指摘痛癢多如是類、故執政重臣心不能悅、爵位不登。年九十餘卒。蜀志作河南洛陽人。

十八代孟康、字公休。魏明帝時爲散騎侍郞。正始中出爲弘農太守。嘉平末徙渤海太守、徵入爲給事中、散騎常侍、遷中書令、後轉爲監、封廣陵亭侯。著漢書音義九卷。魏略作安平人。

十九代孟宗、字恭武。嘉禾中爲監池司馬、遷吳令。奉母至孝、母嗜筍、冬節將至、時筍尚未生、宗入竹林哀歎、而筍爲之出、得以供母。人皆謂至孝之所感。永寧中、遷光祿勳、御史大夫。寶鼎三年、進爲司空。吳錄作江夏人、又吳書曰、宗爲豫章守、民感其德、生子皆以孟爲字。

二十代孟楫、晉惠帝時爲廬陵太守。

二十一代孟觀、字叔時。晉惠帝時爲殿中郞、後爲黃門侍郞。晉書作渤海東平人。

二十二代孟嘉、字萬年。娶大司馬陶侃第十女。舉秀才、爲安西大將軍庾翼府功曹、再爲江州別駕、巴丘令、征西大將軍譙國桓溫參軍、溫甚重之、奉使京師、除尚書刪定郞、不拜。孝宗穆皇帝聞其名、賜見東堂、辭以脚疾、不任拜起、詔使人扶入。年五十一、終於家。陶淵明傳作武昌新陽人、宗之曾孫。與晉書同。

二十三代孟懷玉。居京口、晉末孫恩叛、宋高祖劉裕伐之、以懷玉爲建武司馬、功封鄱陽縣侯、食邑千戶。高祖鎭京口、懷玉爲鎭軍參軍、下邳太守。義熙三年、出爲寧朔將軍、西陽太守、又封陽豐縣男、食邑二百五十戶。復爲太尉咨議參軍、征虜將軍。八年、遷江州刺史。十一年、卒於官、年三十一、追贈平南將軍。宋書云、懷玉平昌安丘人。

二十四代孟表、字武達。仕南齊爲馬頭太守。元魏太和十八年歸魏、孝文帝除輔國將軍、南兗州刺史、領馬頭太守、賜爵譙縣侯、鎭渦陽、封汝陽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遷征虜將軍、濟州刺史、爲散騎常侍、光祿大夫、進號平西將軍。世宗末、⑮陞平東將軍、濟州刺史。延昌四年卒、年八十一、贈安東將軍、兗州刺史、謚曰恭。北齊作濟北蛇丘人。

二十五代孟斌、事元魏孝文帝爲右丞。

二十六代孟威、字能重、永平中爲龍驤將軍、出使高昌、還遷城門校尉、直閣將軍、進散騎常侍、加平北將軍、光祿大夫、復加撫軍將軍。普泰中、除大鴻臚卿、尋加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天平三年卒、贈使持節、侍中、本將軍、都督冀瀛滄三州諸軍事、司空公、冀州刺史。魏書作河南洛陽人。

二十七代孟恂。

二十八代孟儒。

二十九代孟景、隋煬帝時爲鷹揚郎將。

三十代孟善誼、隋恭帝時爲河內通守。

三十一代孟詵、唐高宗朝擢進士第、累遷鳳閣舍人。武后時出爲台州司馬、遷春官侍郎。相王召爲侍讀、拜同州刺史。神龍初致仕、居伊陽山。其居爲子平里。開元初卒、年九十三。唐書作汝州梁人。

三十二代孟太融、唐玄宗時屢召不就、隱王屋山。

三十三代孟浩然、少好節義、喜振人患難、隱鹿門山。年四十、乃遊京師、嘗於太學賦詩、一座歎服、無有能抗。張九齡、王維雅稱道之。維私邀入內署、俄而唐玄宗至、浩然匿床下。維以實對、帝喜曰、朕聞其人而不見也、何懼而匿。詔浩然出、帝問其詩、浩然再拜、自誦所爲、至不才明主棄之句、帝曰、卿自不求仕、朕未嘗棄卿、柰何誣我。因放還。開元末、病疽背卒。唐書作襄州襄陽人。

三十四代孟雲卿、唐肅宗朝爲校書郎。

三十五代孟華、唐德宗朝爲簡較兵部郎中、兼侍

御史。按、三遷志以孟郊爲世系、殊誤。今依家譜及石刻正之。

三十六代孟常謙、唐德宗朝爲義成軍中軍兵馬使。憲宗加朝議大夫安州刺史、仍加侍御史安州防遏兵馬使、貶柳州司馬。年六十卒。柳子厚誌其墓。按、三遷志常謙誤作韋謙、今正之。

三十七代孟遵慶。

三十八代孟琯、唐元和末屢薦不仕。

三十九代孟方立、唐僖宗朝爲昭義節度留守。

四十代孟承誨、後晉少帝時爲太府卿。天福八年嘗使契丹。

四十一代孟漢卿、後周世宗時爲左羽林大將軍。

四十二代孟貫。

四十三代孟昶。

四十四代孟公齊、少厲高行、不樂仕進、避亂東山。

四十五代孟寧、宋仁宗景祐四年、孔道輔薦於朝、特授鄒縣主簿、奉祀孟子、其族稱之爲中興祖。

四十六代孟堅、德學俱優、特授徐州知州。生子二、長堅、次存。

四十七代孟寬。

四十八代孟鈞。

四十九代孟津。

五十代孟德義、登進士第、授魚臺縣尹、辭秩。

五十一代孟允祖。

五十二代孟惟恭、字彥通、弱冠能文、不求宦達、遇事有謀、善斷。暨主祀事、能幹置於繼述之事、尤惓惓焉。大定⑯五年五月、中書擬付祭田、以頃計者三十、官錢以緡計者三千有奇、收貯貫粒、具籩豆罍洗、備春秋奠。以其贏行貸、計其子母所入、次第典創正殿、塑亞聖像、建兩廡、作儒星門、重三門、搆講堂、西齋、神廚、庫房、繚以周垣約百餘丈。築斷機堂于中庸書院之西北、甃暴書臺、又刻加封亞聖制碑、及宗枝圖、林廟碑、大小凡三十餘焉。至正九年卒、年七十有六。本縣令桂孟誌其墓。

五十三代孟之訓、字曾甫、元至正間仕爲單父教諭、秩滿陞莒州學正、值兵興、棄職歸家、又避地蔚州而卒。

五十四代孟思諒、洪武元年、詔授鄒縣主簿、有吏才、釐正祀典、修祠理墓、多所幹濟。

五十五代孟克仁、字信夫、以子希文授翰林院五

經博士、天順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贈如其官。

五十六代孟希文、字士煥、景泰三年、欽授孟子後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生子二、元、亨。（天順二年、希文同顏希惠入朝、時上御文華殿、有旨召入殿內、親承顏問。上曰、希恁時來。希惠未黯其旨、對曰、臣從家裏來。上指希文上前對曰、臣但願萬壽聖節便來。上指希惠曰、這到也老實。又指希文曰、你是孟子後、這有英氣在。命賜晏畢、復賞彩段二疋、花銀一錠。）

五十七代孟元、字長伯、弘治二年世襲。生子公棨。

五十八代孟公肇、字先文、因從弟公棨幼不克主祀、嘉靖二年代襲前職。生子二、長彥繼、次彥緒。

公棨字孁文、嘉靖十二年世襲前職。生子彥璞。

五十九代孟彥璞、字朝璽、隆慶元年世襲前職、萬曆二十六年六月初一日卒。生子承光。

六十代孟承光、字永觀、萬曆二十九年三月初一日世襲前職。天啓二年、值妖賊之變、三世死節、詔贈太僕寺少卿、母孔氏贈恭人。次子世襲錦衣衛千戶。（詳具論祭碑文。）

六十一代孟弘畧字　天啓二年同父死節、詔贈太僕寺寺丞。子聞玉、少不克主祀事、以弟弘畧代襲前職。四年、熹宗幸學、敕中書舍人楊中極行取陪祀。上御文華殿、面賜冠帶、祭服宮錦襲衣、賜宴於禮部。崇禎二年正月二十日、今上幸學、敕中書舍人梁招孟行取陪祀。二月改襲錦衣衛正千戶。

六十二代孟聞玉字　崇禎二年　月世襲前職。

校記

①厲公：當作「弗父」，見《史記・孔子世家》司馬貞《索隱》。

②姓：當作「性」。

③史：當作「使」。

④見遠：按其人名與字相同。

⑤「遂」下疑有脱字。

⑥蔡齊賢：《宋史》卷四四二《顔太初傳》作「蔡齊」。

⑦資正殿：當作「資政殿」，見《宋史》卷一六二《職官志》。

⑧聖公：當作「衍聖公」。下條同。

⑨冥：當作「宴」。

⑩從：當作「崇」。按，崇寧爲宋徽宗年號。

⑪熙寧：當有誤。按，孔文遠父搢於紹興二十四年襲封衍聖公，則文遠襲封當在此之後，「熙寧」顯誤。參《宋史》卷一二九《禮志》二二。

⑫「提」下當脱「舉」字。

⑬雖：當作「難」。

⑭照：當作「昭」。按，昭烈帝即蜀漢先主劉備。

⑮隆：當作「除」。

⑯大定：當誤。按，本條記述其人卒於至正九年（一三四九），年七十六，則當生於咸淳十年（一二七四），與大定五年（一一六五）相去甚遠。疑爲「大德」。

聖門志卷之三中

海鹽呂元善纂輯
桐城左光斗
新城王象春　參考
兄呂元美
侄呂一經　編次
男呂兆祥
曾孫呂學曾　訂閱

曲阜縣世職知縣一人

按、史漢以前曲阜爲魯國，故有從事、督郵之官。隋改爲曲阜縣，以後則有令。至宋以京朝官知縣事者，有以殿中丞知縣事者，有以光禄丞知縣事者。真宗祥符二年，改曲阜曰仙源。仁宗皇祐三年，詔今自仙源縣官復於孔氏子孫中選用。徽宗崇寧間，又詔文宣王後當聽一人注兖州仙源縣官，故有丞、有簿、有尉，大抵皆世官也。金天會七年，改仙源仍爲曲阜。金末及元時常以衍聖公兼知縣事，故有世襲縣尹。至

國朝洪武七年，華世襲始改爲世職，俱聽衍聖公保舉族人之賢者，咨部選授。萬曆元年，兩院題准，挨取孔姓廪生六名，學道考選四名，送兩院，兩院考選二名，送吏部，吏部考選一名除授。前職舊係世職，不與黜陟，以故不在應朝之例。萬曆四年，撫按題准，如流官事例，依期應　朝聽候考察，以後永爲遵守，蓋於厚聖裔之中，又有飭吏治之意也。

歷朝世職題名

漢

孔澍，字君德，十八代，元帝永元間爲魯從事。

孔浮，二十代，延熹中任東魯督郵。

孔綱，二十代，延熹中任東魯督郵。

孔承，二十代，延熹中任東魯督郵。

唐

孔緒，四十代，任曲阜縣令。

孔昭儉，四十一代，累宰曲阜。

後唐

孔仁玉，字温如，四十三代，任曲阜縣主簿，兩考滿，陞縣令，襲封文宣公。後周廣順二年，駕幸林廟，復授曲阜縣令，兼監察御史。

宋

真宗祥符二年，改曲阜曰仙源。

孔　宜字不疑、仁玉長子。乾德四年詣闕上書、述其世家。召見、授曲阜縣主簿、奉祀事。

孔延世字茂先、宜長子。至道三年授曲阜縣主簿、秩滿、陞福州閩縣令、調許州長葛。真宗即位、呂端奏召見、改授曲阜縣令、襲封文宣公。

孔　勗字自牧、宜第四子。雍熙二年進士及第。祥符二年、以太常博士知仙源縣事。

孔延魯四十五代。祥符四年知仙源縣事、主管祠廟。

孔道輔字原魯、勗長子。咸平元年賜進士出身。祥符九年、以大理寺丞知仙源縣、主管祠廟事。

孔聖祐四十六代。大中祥符元年同進士出身。天禧五年以光祿丞襲封文宣公、知仙源縣事。

孔宗亮即舜亮、道輔長子。嘉祐四年進士及第。慶曆五年、以匠作監丞知仙源縣事。

孔彥輔字德甫、四十五代。慶曆八年任仙源縣主簿、秩滿除將作監主簿。告養親十五年、服闋、知仙源縣事。

孔宗翰字周翰、道輔次子。登進士第。嘉祐元年知仙源縣事。元祐初召爲司農少卿、遷鴻臚少卿。上言孔氏子孫世襲公爵、兼領他官、不在故郡、請自今襲封之人使終身在鄉里以奉祭祀。詔改衍聖公爲奉聖公、不領他職、給廟學田萬畝、賜國子監書、立學官以誨其子弟。進刑部侍郎。

孔宗壽四十六代。治平四年任仙源縣主簿、紹聖元年知仙源縣事。

孔若蒙字公明、四十七代。熙寧元年任仙源縣主簿。

孔若升字公漸、四十七代。元豐元年、任仙源主簿。

孔若古字世文、後改名傳、舜亮第三子。元祐四年任仙源縣主簿、八年改任仙源縣尉。建炎四年扈從高宗南徙、寓居衢州、遂爲衢族之始祖。

孔若谷字公應、四十七代。大觀二年任仙源縣丞。

孔若哲字公智、四十七代。政和三年、以從事郎就差仙源縣丞。

孔　壎四十八代。宣和五年、以通直郎任仙源縣丞、終承議郎。

孔端問字子誠、傳長子。宣和七年、以廸功郎任仙源縣丞。

孔元用字俊卿、五十一代。寶慶元年、以通直郎權

襲封衍聖公任仙源縣令。

金天會七年，改仙源仍爲曲阜。

孔若鑑字公謹，四十七代。天會八年，以廸功郎任曲阜縣主簿，奏免賜田稅課。

孔　璠，四十九代。皇統二年，以登仕郎任曲阜縣主簿。

孔　瓌，四十九代。皇統五年，以將仕郎任曲阜縣主簿。

孔　玫，四十九代。天德二年，以忠勇校尉任曲阜縣尉。

孔思逮字進道，五十四代。世宗大定初入覲，授承事郎、曲阜縣令。

孔　總字元會，五十代。大定三年，襲封衍聖公，管勾祀事。二十二年，世宗召赴闕下，特授兼曲阜縣令。

孔克昌字耆夫，五十五代。章宗承安二年，任曲阜縣令。十年，勅令衍聖公年及十七兼曲阜縣令，仍許世襲，不得別行差占。世襲曲阜令始此。

元

孔元用，見前。太祖十五年，木華黎平山東，承制以故宋縣令起，授襲封衍聖公，世襲曲阜縣令。

孔之全字工升，元用子。乙酉年，襲封衍聖公、曲阜縣令。

孔　治字世安，之全長子。中統元年，以曲阜管民長官改曲阜令。四年，權主祀事。至元十三年，授承事郎、曲阜尹，兼管諸軍奧魯，仍權祀事。

孔思誠字治道，五十四代。至元二十二年，授從事郎、襲曲阜縣尹。

孔　濟字世美，之全第三子。延祐二年，授承事郎、曲阜縣尹。

孔思覲字恒道，五十四代。至治二年，由國子生襲曲阜縣尹。

孔克欽字敬夫，五十五代。至元四年，襲曲阜縣尹。

孔希大字士功，五十六代。至正十二年，以從仕郎襲曲阜縣尹。十八年，改秘書郎，辟中書省掾，承直郎、翰林院都事，調承德郎、大郎正府都事。

孔希章字士憲，五十六代。至正二十三年，以從仕郎襲曲阜縣尹。

國朝

孔希大，見前。洪武元年，以故元縣尹起，改承事郎，仍

授曲阜縣知縣。七年坐罪廢世襲、改世職。

孔克伸字剛夫、五十五代。洪武七年、衍聖公孔希學同族人孔思矩等二十八人赴京、保舉堪任前職。太祖高皇帝召見、命以壽山爲題、須臾詩成、天顏大喜、朗誦數遍、笑曰、莫說你別才調、只這首詩也該與你個知縣做。遂領　勑赴任。孔氏世職始此。

孔克昝字耕夫、五十五代。洪武十五年、保任前職、領　勑赴任。

孔希文字士周、五十六代。先任元教授、洪武十七年保任前職、領　勑赴任。

孔希範字士則、五十六代。洪武二十八年、保任前職、領　勑赴任。

孔克中字正夫、五十五代。永樂九年、保任前職、領勑赴任。宣德元年、　勑封文林郎。

孔公鐘字聲聞、五十八代。宣德九年保任前職、勑封承事郎。

孔　譲字蘊伯、五十七代。景泰元年保任前職、勑封文林郎、封父孔希武如其官。

孔公錫字賜文、五十八代。由景泰庚午舉人、天順五年保任前職、　勑封文林郎、封父孔詮如其官。以考績加兗州府通判銜、仍管縣事。世職加銜始此。

孔　燊字理伯、五十八代。成化八年保任前職、勑封文林郎、封父孔希敎如其官。加陞兗州府通判銜、仍理縣事。

孔希禾字士穀、五十六代。由監生成化二十三年保任前職。

孔彥士字朝臣、五十九代。由成化丁酉舉人、弘治二年保任前職、　勑封文林郎、封父孔公綬如其官。

孔承泗字永道、六十代。正德元年保任前職。

孔承夏字永功、六十代。由監生正德五年保任前職。

孔公統字一文、五十八代。正德十一年保任前職。

孔承震字永嵒、六十代。由弘治戊午舉人、嘉靖元年保任前職、　勑封文林郎。

孔公珏字秉文、五十八代。由監生嘉靖十一年保任前職、　勑封文林郎。

孔公澤字仁文、五十八代。嘉靖二十一年保任前職。

孔承業字永基、六十代。嘉靖二十五年保任前職、勅封文林郎、封父孔彥學如其官。

孔弘廊字以任、六十一代。由歲貢嘉靖四十三年保任前職。以前聖公保舉、以後兩院考選。

孔承厚字永載、六十代。由三氏學廩生隆慶三年山東撫按薦舉孝行、除授前職。四年廣西道御史趙可懷奏革世職理民事、止許管林廟、隨該衍聖公奏、林廟錢糧自有原設管勾管理、議該本官致仕。以兗州府清軍同知劉岸駐劄曲阜、管理縣事。

孔弘復字以誠、六十一代。由三氏學廩生、萬曆元年山東巡撫傅希摯、巡按吳從憲酌議題請該吏部尚書楊巍覆、曲阜世職知縣乃國家優崇先聖之典、止當慎擇其人、不當併棄其法。乃以弘復照題准新例考選、除授前職、同知仍回府專管清軍。四年奉例朝覲。世職應朝始此。五年考滿、陞濟寧州知州、仍管縣事。九年考滿、誥封奉直大夫、贈父孔承英如其官。十四年考滿、陞東昌府同知、仍管縣事。二十二年、加銜山東都轉鹽運使司同知、以禮致仕。

孔貞教字敬修、六十三代。由四氏學廩生萬曆二十二年照例考選、除授前職。二十四年、以衍聖公奏兩院勘明、二十八年奉旨改南直常州府儒學教授。秩滿、三十三年、陞京衛武學教授。三十五年、仍以本縣知縣職銜回籍。

孔貞叢字茂所、六十三代。由四氏學廩生萬曆二十七年照例考選、除授前職。三十一年考滿、勅封文林郎、封父孔聞墅如其官。三十四年、陞沂州知州、仍管縣事。四十年、加陞東昌府同知、仍管縣事。四十三年、加陞山東都轉鹽運使司同知、仍管縣事。

孔聞簡字臨寰、六十二代。由四氏學廩生天啓元年照例考選、除授前職。

四氏學世職學録一人

按學始於魏文帝黄初二年崇聖侯孔羡創建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殿中丞孔勗知縣事奏准令就廟側建學以訓孔氏子孫猶未聞設官也乾興元年孫宜公守充請以楊光輔爲講書轉奉禮郎哲宗元祐元年置教授一員於舉到文官内差或委本路監司舉有行義人充令教訓本家子弟如鄉鄰願從學者聽四年尹復奏以文潞公薦爲教授本年又設學録一員此學録官名之始也元世祖中統三年詔立曲阜廟學以進士楊庸克廟學教授又設正録各一員仁宗延祐間益以顔孟二氏子孫受業

國朝洪武元年十二月奉

高皇帝聖旨孔顔孟三氏子孫俱係先聖先賢之後歷代崇重事同一體設三氏子孫教授一員學録一員於師儒官内保陞其各生止入學習禮未有生員之名或有以儒士應試京闈者或有以儒士由兖州府學應試者宣德元年學録始以聖裔任俱聽衍聖公同族衆公舉年德俱尊學問優長者咨部銓除正統元年衍聖公孔彦縉題　准本學諸生應山東鄉試成化元年衍聖公孔弘緒奏給三氏學印一顆始名三氏學創開歲貢之例嘉靖十年山東撫按題　准照州學例廩增各三十名萬曆十五年撫按題准添入曾氏子孫受業改鑄四氏學印學後正室五楹爲衍聖應襲誦讀之所傍有配室待四氏博士應襲者也

歷朝世職題名

前代

孔　塘字德純四十九代貞祐二年進士廟學正

孔之威字温甫五十二代由單父教諭轉廟學正終蕢鄒二縣尹

孔思永字常道五十四代任廟學正終河南省理問東平路同知

孔克仁字志夫五十五代任廟學正

孔　洵五十三代任廟學正陞東平路儒學教授

孔　肇字華夫五十代終場及第授廟學教授

孔　汾五十三代由肥城教諭轉三氏子孫教授

孔思貢字完道五十四代任三氏子孫教授

孔希聖字士賢五十六代任三氏子孫教授

孔元順字存之五十一代任廟學正

國朝

孔克昊字堯夫，五十五代。由儒士宣德元年保任三氏學錄。景泰庚午，欽取陪祀太學，賜官錦襲衣，後兼孔庭族長。所著有巢愚藁行世。

孔　論字經伯，五十七代。由儒士景泰六年保任三氏學錄。

孔克昊字舜夫，五十五代。由儒士天順八年保任三氏學錄，兼孔庭族長。

孔克昫字東夫，五十五代。由儒士成化三年保任三氏學錄，兼孔庭族長。

孔公璜字輔文，五十八代。由儒士成化十三年保任三氏學錄，修理祖廟塋寢，考正家門典故，有文集行於世。以前皆由衍聖公同族衆保舉任，以後皆由監生生員照例考選任。

孔公杰字佐文，五十八代。由監生正德十二年任三氏學錄。

孔公鉉字舉文，五十八代。由監生嘉靖十三年任三氏學錄。

孔彥衢字朝亨，五十九代。由監生嘉靖十九年任三氏學錄。

孔彥佩字朝鳴，五十九代。由監生嘉靖三十一年任三氏學錄。

孔承鎬字永周，六十代。由三氏學首貢，嘉靖三十九年任三氏學錄。

孔承作字永則，六十代。由三氏學首貢，萬曆八年任三氏學錄。十五年，山東巡按毛在題准改爲四氏學錄，入考察。本學考察始此。

孔承似，六十代。由四氏學生員萬曆十七年任四氏學錄。

孔聞諫，六十二代。由四氏學首貢，萬曆二十八年九月授四氏學錄，十月三十日到任。

尼山書院世職學錄一人

尼山在曲阜縣東南六十里。周靈王二十年、聖母顏氏禱於尼丘山、升之谷草木之葉皆上起、降之谷草木之葉皆下垂。二十一年、孔子生。大哉、先師苞乾坤之靈、應貞元之運、以爲萬世敎主也。其崇厥攸居、時則有闕里之廟、奠厥攸宗、時則有泗上之林、而報本反始、則尼山實爲毓聖之區、四方瞻仰而宗依之、蓋與天壤共敝矣。五代後周太祖顯德中、魯守趙侯始於其地創廟以祀孔子。宋仁宗慶曆癸未、四十六代襲封文宣公孔宗愿大建廟宇。元文宗至順三年、五十四代襲封衍聖公孔思晦請復尼山廟、禮部尚書康里公夔白於中書。順宗至元二年、左丞王公懋德議設尼山書院、以彭璠爲山長。至正三年、重建聖廟、賜額尼山書院、立學舍祭田、未及大完而彭璠卒、以益都路馬猶子爲山長。後以五十四代孔思本爲山長、陞盤陽路學敎授。五十五代孔克信由泗水縣儒學敎諭陞尼山書院山長。孔克綱由北直豐縣儒學敎諭陞尼山書院山長。

國朝正德二年、該衍聖公孔聞韶奏　准、改山長職銜爲學錄。

世職題名

孔彥章字朝顯、五十九代。正德三年保任尼山書院學錄。

孔弘鑾字以珍、六十一代。嘉靖三十一年保任尼山書院學錄。

洙泗書院世職學錄一人

書院在孔林之東二里許、舊名先聖講堂、泗水帶其北、洙水經其南。皇覽云、諸弟子房舍并井竈猶存。周敬王三十六年、孔子年六十八歲、魯使人迎孔子、孔子自衛返魯、然魯終不能用。孔子亦不求仕、乃與弟子講道於洙泗之上、删詩書、定禮樂、繫周易、於是洙泗遂爲萬世立教之首地矣。魯記所載孔子講堂即此。漢光武東巡過魯、坐孔子講堂是也。元世祖至元戊寅、曲阜縣世尹孔克欽因舊址創建、請額爲洙泗書院、以五十三代孔濱爲山長、奉侍香火。其後五十四代孔思迅、五十五代孔克昌、五十六代孔希孟相繼授洙泗書院山長、惟克昌陞曲阜縣尹。

國朝正德二年始改山長職銜爲學錄、主奉祀事。余考曲阜邑志、唐有三十九代孔敏行、元和元年狀元及第、四十代孔緯、孔纁、孔振、孔拯兄弟四人俱狀元及第、四十一代孔昌庶乾寧四年狀元及第。其登進士第與首冠賢書者、未易枚舉、照耀簡册、稱顯榮已。乃

國朝止有五十八代孔公恂一人登景泰五年進士、官少詹事。邇來鹿鳴之歌、少聞其响、果氣運使然耶、抑雉羔未具耶。况洙泗當年爲

先師講道之所、設廟祀、設學錄、

朝廷作興人文之鉅典也。膺斯職者、宜殫心宣力、日與諸生共相砥礪、庶聖人之後其更有興乎。

世職題名

孔彦邃、字朝元、五十九代。正德二年保任洙泗書院學錄。

孔弘迹、字以傳、六十一代。嘉靖三十八年保任洙泗書院學錄。

孔弘顒、字以昂、六十一代。萬曆二十七年除授國子監學錄、奉祀洙泗書院、兼攝家庭　林廟舉事。學錄加京銜自此始。

孔庭族長（宋徽宗崇寧二年，詔文宣王家選親族一名判司簿尉事，後即以家長繼之。）

四十九代

孔璜字純長，以白身最長授廸功郎，終朝請郎、知和州。

孔瓅，以白身最長授廸功郎。

孔璪，以白身最長授廸功郎。

孔珉，以白身最長授廸功郎。

孔琬，以白身最長，宋孝宗乾道二年授廸功郎，誥曰：使不胥爲夷者，夫子之賜也。讀其書而不錄其苗裔，可乎？今襲封言爾最長，有司如其故事，官之。稱朕尊崇先聖之意。

孔璋，以白身最長授廸功郎，奉南嶽祠。

孔璞（改名行可），以白身最長授廸功郎，奉南嶽祠，終贈太子少傅。

孔琯，以白身最長授廸功郎，終從仕郎。

五十代

孔撫，以族長權奉祀事。元武宗至大元年，論祭，差學士王德淵初獻，兖州知州馬禧亞獻，家長撫三獻。

五十一代

孔元祇，恩賜冠帶。

孔元裕字益卿，由恩州教授、將仕郎、濟陽主簿致仕，任族長。

五十三代

孔涇字世清，元典化路學正，累翰林國史院簡閱官。我太祖革命，以賢良官隨例居臨濠。衍聖公克堅奏請釋還鄉，爲孔庭族長。洪武十七年九月十五日，太祖召見應對稱旨，面賜藤拐一枝，諭令主領家務，教訓子孫，永遠遵守。（涇因元末兵亂，譜籍散失，乃參訂子史，并泉宋元故事，編成譜籍，藏於家。蓋心於家門典故者，世稱此公云。）

五十四代

孔思楷，恩賜冠帶，請修祖廟。

孔思櫟，同聖公世尹上表謝　恩修廟，賜賚有加。

五十五代

孔克晏字堯夫，儒士兼三氏學錄。

孔克昫字東夫，儒士兼三氏學錄。

孔克勳，恩賜冠帶。

孔克晟，恩賜冠帶。

五十六代

孔希晟、恩賜冠帶。

孔希琛、兼林廟舉事。

孔希廸、恩賜冠帶。

孔希瑄、字士輝、兼林廟舉事。

孔希瓘、恩賜冠帶。

孔希瑒、恩賜冠帶。

五十七代

孔　諱字謐伯、嘉靖十二年陪幸太學、恩賜冠帶。

孔　諏、恩賜冠帶。

孔　謨、隆慶元年陪幸太學、恩賜冠帶。

五十八代

孔公瀧、恩賜冠帶。

孔公鐄、恩賜冠帶。

孔公舒、恩賜冠帶。

孔公源、由林廟舉事轉家長。

林廟舉事　前代未有、至　國朝始設立、以佐家長督理林廟、繩愆子孫者。

五十六代

孔希琛、兼孔庭族長。

孔希瑄、字士輝、兼孔庭族長。

五十八代

孔公祿、恩賜冠帶。

孔公性、恩賜冠帶。

孔公源、恩賜冠帶、轉孔庭族長。

六十代

孔承流、恩賜冠帶。

孔承洨、恩賜冠帶。

六十一代

孔弘頫、字以昂、兼洙泗書院學錄。

聖門志卷之三下

海鹽呂元善 纂輯
武定袁化中
高陽李國譜 參考
兄呂元美 編次
侄呂化舜
男呂兆祥 訂閱
孫呂逢時

歷朝科目 漢以上無制科、制科自隋唐始。

甲科題名

隋

孔嗣哲、三十二代、煬帝大業四年登進士第。

唐

孔昌寓、三十五代、太宗貞觀十三年應制登科、爲膳部郎中。

顏康成、三十八代。高宗永徽二年狀元及第、擢制科、太子舍人、崇文學士。

顏強學、康成弟。進士制舉、校書郎。

顏希莊、強學弟。登進士、銀青光祿大夫、和州刺史。

孟　詵、三十一代。高宗朝擢進士、累遷鳳閣舍人。

孔　禎、三十四代。擢進士第、爲監察御史、蘇州長史、累遷絳州刺史、封武昌縣子、謚曰溫。

孔季詡、字季和、三十五代。武后永昌四年應制登科、授校書郎、終左補闕。

顏元孫、字聿修、三十九代。武后嗣聖元年舉進士、解褐彭城簿、歷登封、長安二尉、洛陽丞、著作佐郎、太子舍人。時玄宗監國、獨掌令誥、當時以爲綸言之最。玄宗嘗出諸家書跡數十卷、令定其真僞、元孫分別以進、玄宗大悅、因賜篋藤筆墨衣服等物。出爲潤州長史、遷滁、沂二州刺史。終朝散大夫、豪州刺史、上柱國。生子五、春卿、杲卿、曜卿、旭卿、茂曾。著文集三十卷、千祿字書一卷。

顏隱朝、三十九代。進士拔萃、河北尉。

顏貞長、三十九代。太子文學惟貞第四子。舉明經進士。

顏幼輿、字令輗、惟貞第五子。進士、齋郎、歷新息簿、左衛帥府兵曹、賜緋魚袋。

顏真卿、字清臣、幼輿弟。玄宗開元中舉進士、登甲科、爲監察御史、出爲平原太守。安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肅宗幸靈武、授工部尚

書兼御史大夫。出爲同州刺史、浙江西道節度使。徵爲刑部尚書。李輔國矯詔遷玄宗居西宮，眞卿乃首率百寮上表請問起居。輔國惡之，奏貶蓬州長史。代宗嗣位，拜利州刺史，除尚書左丞。改簡較刑部尚書，知省事。累進封魯公，爲宰相元載所陷，貶陝州別駕，撫州、湖州刺史。元載伏誅，拜刑部尚書，又爲楊炎、盧杞所忌，改太子太師。李希烈反，義不屈死之。贈司徒，謚文忠。元世祖至元三年，于費縣東魯公祠創立書院，設山長一員奉祀。

孔載　三十八代。德宗貞元二十年擢進士。

孔戡　字勝始，三十八代。德宗時進士及第，出金吾錄事，遷大理評事。盧從史鎮澤潞，辟爲書記。從史寖驕，與王承宗、田緒陰相結，欲效河朔事以固其位。戡每秉筆至不軌之言，極諫以爲不可。從史怒，歲餘，謝病歸洛陽。李吉甫鎮揚州，召爲賓佐。從史知之，上疏論列，請行貶逐。憲宗不得已，授衛尉丞，分司洛陽。詔出，吕元膺不可，上曰：朕豈不知哉，行將用之矣。未幾卒，贈司勳員外郎。

孔戣　字君嚴，戡弟。德宗時登進士第，爲侍御史，轉尚書郎，改諫議大夫，累官尚書左丞，改華州刺史、潼關防禦使。入爲大理卿，遷國子祭酒，授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敬宗即位，召爲吏部侍郎。二年，轉尚書左丞，累請老，詔以禮部尚書致仕，卒年七十三，贈兵部尚書，謚曰貞。戣弟戢，舉明經登第，判入高等，授校書郎，贈工部尚書。

孟簡　字幾道，三十四代。憲宗元和中舉進士、宏辭，連中。累遷倉部員外郎，拜諫議大夫，出爲常州刺史。州有孟瀆，久淤閼，簡治導溉田凡四千頃，以勞賜金紫。召爲給事中，代李遜爲浙東觀察使，以工部侍郎召還，進户部，加御史中丞。元和末，崔群既相，而簡代之，左授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再貶吉州司馬，以赦令進睦州刺史，復徙常州，仍太子賓客，分司，卒。

孔溫裕　戣次子。舉進士，位左丞、太平軍節度使、鄆曹濮等處觀察使。懿宗咸通十年，奏捐已貲修葺祖廟。

孔溫質　三十九代。舉進士，位太子少保。

孔溫孺　戣長子。憲宗時舉進士，終華陰縣丞。

孔敏行字至之、三十九代。憲宗元和元年狀元及第、歷拾遺、補闕、起居郎、諫議大夫、集賢學士。

顏　勝、四十代。進士、左補闕。

顏式宣、四十代。進士、殿中侍御史。

顏方儔、四十代。進士、宮門丞。

孔溫業字遜志、戢之子、穆宗長慶元年第二人及第。宣宗大中時爲吏部侍郎、後爲太子賓客。

顏　順、四十代。進士、評事。

顏　部、四十一代。進士。

顏　覬、四十一代、弘文進士。

孟　郊字東野、三十五代、少隱嵩山、韓愈一見爲忘形交、年五十得進士第、調溧陽尉、卒年六十四、張籍謚曰貞曜先生。

顏逸休、四十三代、武宗會昌六年登第、授鄭縣令。撰文飛應詔文集傳於世。

孔　緯字化文、溫孫子、宣宗大中十二年狀元及第、釋褐校書郎、歷觀察判官、遷翰林學士、正拜中書舍人、乾符中改御史中丞、歷吏、戶、兵三部侍郎、從僖宗幸蜀、改刑部尚書、判戶部事、還京、遷御史大夫、又從幸梁、拜中書門下平章事、爲還、進位左僕射、賜號持危啓運保義功臣、食邑四千戶、賜鐵劵恕十死、賜天興縣莊、善和里宅各一區。昭宗即位、進加司徒、封魯國公、兼太保。乾寧中、復拜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卒於第、贈太尉。自元和後孔氏子孫貴盛、至正卿、方鎮者甚多、至公始登台輔云。

孔　纁字巖夫、四十代。懿宗咸通元年狀元及第。

孔　絢字威休、四十代。懿宗咸通元年登進士第。僖宗乾符二年調丹陽令、因家焉。

孔　綸字自言、四十代。懿宗咸通元年登進士第九名、歷殿中侍御史、戶部郎中。

孔　振字國文、四十代。懿宗咸通四年狀元及第。詳具世紀。

顏逸少、四十三代。懿宗咸通六年甲科第二人、左拾遺。

孔　照字濟美、原名昊、後避宋諱改爲照。四十代。懿宗咸通七年登進士第十一名、終萊州刺史。

孔　紆、四十代。懿宗咸通七年登進士第十三名。

顏　詢、四十二代。僖宗乾符四年登第。

孔　拯字弘濟、四十代。僖宗中和三年狀元及第、歷官侍郎。以上兄弟四狀元、今闕里有四狀元坊。

孔　闓、戩之孫。昭宗景福初登進士、任袁州刺史。

孔昌族字幾至、四十一代。乾寧元年狀元、虞部郎中。

孔　邈字準之、四十一代。昭宗乾寧五年登進士第五名、終諫議大夫。

孔昌明字昭儀、四十一代。昭宗光化三年登進士。

孔昌弼字佐化、緯之子。進士及第、終散騎常侍。

孔昌序字昭舉、四十一代。進士及第、終散騎常侍。

宋

孔　憲四十四代。太宗太平興國二年登進士第、任尚書工部員外郎、河東轉運使。

孔　勗字自牧、四十四代。太宗雍熙二年進士及第、詳具南宗。

曾　碩四十二代。太宗淳化三年登第、官黃州從事、南雄州軍事判官、榮州觀察判官、朝奉郎、大理丞。

孔道輔字原魯、勗長子。真宗咸平元年賜進士出身、詳具南宗。

曾　顥、碩弟。真宗咸平五年登第、官至筠州錄叅。

曾　顏、顥弟。真宗咸平五年登第、官至衢州團練判官。

孔　渭、四十四代。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同進士出身。

孔聖祐、四十六代。真宗大同祥符元年同進士出身。詳具世紀。

孔延澤四十五代。進士及第、贈諫議大夫。

孔延之、四十六代。仁宗慶曆二年登進士第、司封郎中。與周濂溪友善。卒葬廬山南、豐曾鞏誌其墓。贈殿中丞、金紫光祿大夫。生子三：文仲、武仲、平仲、皆舉進士。

曾朝陽、四十四代。仁宗慶曆間舉進士、爲石首令、改忠州從事、教民文學、有文集二十卷。

曾　匪、朝陽弟。仁宗慶曆間舉進士、爲南安主簿、改龍南令、設學教子弟。後移知玉山。

曾載陽、四十四代。舉進士、贈將仕郎。

孔舜亮字君亮、道輔長子。仁宗嘉祐四年進士及第。以屯田員外郎贈左中散大夫、上柱國、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致仕、特進少師。

孔宗翰字周翰、道輔次子。進士及第、詳具曲阜縣世職。

顏　復字長道、四十九代。仁宗嘉祐中詔郡國敦訪遺逸、京東以復應。凡試於中書者二十有一

人、考官歐陽修奏復第一、賜進士、爲校書郎、知永寧。詳具世紀。

孔若拙字公智、四十七代。賜進士出身、金州司理叅軍。

孔若初字公愼、四十七代。進士及第。

孔文仲字經父、四十七代。仁宗嘉祐間舉進士、又舉賢良方正、范蜀公鎭薦於朝、召試對策極言新法之害、忤王安石見黜。哲宗朝累遷起居舍人、拜左諫議大夫、上疏論青苗免役等法不便、遷中書舍人。年五十卒。有文集五十卷。

孔武仲字常父、仁宗嘉祐間舉進士禮部第一、授秘書省正字、累遷司業侍講邇英殿、除起居舍人。數月拜中書舍人、直學士院、擢給事中、遷禮部侍郎、出知洪州、移宣州、坐元祐黨奪職居池州。卒年五十七。所著有雜文百卷。

顔公弼、復之弟。神宗熙寧二年進士、任華陰令。

孔平仲字毅父、哲宗元祐間舉進士、入史舘、遷京西提刑、坐黨謫知韶州、又謫惠州別駕。徽宗卽位、召還戶部郎中。尤精於史學、著續世說行於世、天下號爲三孔。山谷黄庭堅論元祐人材、有曰、二蘇聯璧、三孔分鼎云。

顔　隨　公弼弟。舉進士、三原縣丞。

曾　銳　四十五代。禮部進士。

曾　鈘　四十五代。徽宗崇寧五年舉進士、授將仕郎、上高簿。侍親不赴、事母至孝。人不稱其官、以孝子稱之。後廬墓有芝竹連理寶劒之瑞。

曾元忠、朝陽孫。徽宗大觀間登第、累官廣州教授。所著有春秋曆法、論語解、周易解等書行於世。

曾　庠　四十六代。徽宗大觀中三舉進士第。

曾　度　四十六代。徽宗政和壬辰登第、通直郎、武岡軍官司法叅軍。

曾民瞻　四十六代。徽宗宣和辛丑登第進士、南昌縣尉。

曾彥明　四十七代。徽宗宣和甲辰登第、廣東運幹。

孔端木　四十七代。徽宗宣和甲辰特賜進士第、知臨江軍、修庠序之教、文風丕變、入名宦。

孔端隱字子宣、四十八代。高宗紹興間登進士第、授江陵府觀察推官。

曾　渙　四十九代。孝宗淳熙癸卯、巳酉兩舉進士。光宗紹熙庚戌登第、入史舘、秘書著作、禮部郎中、廣西轉運判官、大理少卿、秘書少監、終提舉

崇寧觀、吉水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階中大夫。

孔　煒五十一代。寧宗慶元二年第五人及第。終朝奉郎、太常丞、兵部郎中、知瑞州。

曾蔚宗四十八代。寧宗嘉泰、開禧兩舉進士第、授峽州教授、終從仕郎。

孔元善字德新五十一代。理宗寶慶二年進士及第、儒林郎、泰州儒學教授。

孔應得五十一代。理宗嘉熙二年補入太學。淳祐元年駕幸太學、賜同進士出身。初任吉州泰和縣主簿、終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福建江浙宣諭使。

孔文楧字伯厚五十一代。理宗淳祐元年及第、以先聖後特旨轉修職郎、復州玉沙縣簿尉。終奉議郎、知潭州湘潭尉。

孔文善五十一代。賜進士及第。

孔夢斗字元極五十二代。理宗景定三年登進士第、歷臨安府教授。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史館校勘、終承議郎、慶元府通判。

孔　璘字仕平。進士及第、授江夏尉、巴陵丞、長沙令。擢知崇陽、通判江夏郡、除知制誥、改江南西路茶馬官。後知興國州軍事。

孔　沂五十三代、舉進士第。

孔景行字宗成五十三代。度宗咸淳三年駕幸太學、賜進士出身、授修職郎、慶元府學教授。

孔霆發字君選五十三代。度宗咸淳四年、廷對第八人及第、文林郎、處州軍事推官。

曾睎顏五十一代。宋國學進士、歷御史、兵部侍郎。

孟德義五十代。登進士第、授魚臺縣尹。

曾睎禹五十一代。辛卯進士。

金

孔　濤字世平五十三代。世宗大定元年進士、授溧陽州教授、辟浙省椽承仕郎、吳江判。

孔　擢字用之五十代。世宗大定二十二年進士及第、萊州掖縣令。章宗以聖人後特授太學助教、爲都省椽、三部司正、終刑部都事。

孔端甫字蕭之、四十八代。章宗明昌四年賜進士及第、補將仕郎。

孔　塘字德純四十九代。宣宗貞祐二年賜同進士、任廟學正、終萊州招遠主簿。

國朝

曾　棨字子棨、五十五代。自㓜氣象崇重、寡言笑、五歲盡識象戲字、長稱江南才子。中永樂甲申科會試、時年三十六。上欲求異才、命解縉採天文律曆爲題、意士必窘手、得棨卷幾二萬言、遂首擢、授修撰。　上時召試、迅筆千言立就、詞理皆到。　上屢摘群書隱僻事問、應答如響。命撰天馬海青歌、賜瑪瑙帶、深沐眷寵。群臣有以文士薦者、必問得如曾棨否。時有虜使至、稱善飲、有司推能匹者、止得一武弁、猶恐不勝。　上令廷臣自薦、棨請往。三人默飲終日、虜使已酣、武弁亦潦倒、棨爽然復命。上咲曰、無論文學、即酒量亦狀元也。仕至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預修　兩朝實錄。卒年六十一、贈禮部左侍郎、諡襄敏、所著有巢睫集。

曾　鼎字復鉉、五十五代。永樂壬辰科會試二十七名、廷試二甲十七名。歷官陝西、四川、廣東按察司僉事、雲南布政司左叅議、進階湖廣按察司副使。

孔公恂字宗文、五十八代。景泰甲戌科會試二百四十二名、比及廷試、聞母疾、遂不入。上知之、問禮臣曰、公恂何爲不入廷對。禮臣奏以聞母疾故也。　上曰、聞疾而未有訃音、可召入對。俾錦衣賫金牌召之、遂入。時已報午、試卷弗及備、命翰林院給紙筆、條對洋洋、切中時政、登二甲第十四名。既聞母憂、回籍守制。天順丁丑服闋、授禮科給事中。至癸未、青宮缺左右少詹事、　上遴選臣工、務求稱選、當事者以公恂、司馬恂薦、俱授少詹事。拜命之日、　上喜見天顏、繼進宮壺、謂　孝肅皇太后曰、朕爲汝子得二賢臣爲輔、孔公恂聖人之後也、司馬恂賢人之後也。　太后具服謝之、中貴喧傳、以爲美事。成化初、改大理寺左少卿、未幾復少詹事、兼左諭德。丙戌、坐言事、出知湖廣漢陽府。丁外艱、不果行。庚寅、復少詹事、南京管事、進階中憲大夫。卒於官、　朝廷遣官諭祭。

孔貞時字中甫、六十三代。萬曆癸丑科會試第四名、廷試三甲六十七名。戶部觀政、改翰林院庶吉士。戊午、授簡討。

曾　棟字銘西、六十□代。萬曆丙辰科會試二百一五名、廷試三甲七十三名、工部觀政、授香山縣

知縣。丁憂、巳未伏(2)除、蘭谿縣。壬戌、調金華縣。甲子、本省同考。乙丑、行取授禮部主事。丁卯、廣東主考、歷陞浙江按察使。

孔貞運字玉横、貞時弟。萬曆巳未科會試第一百二十七名、廷試一甲榜眼及第。本年授翰林院編修、歷陞國子監祭酒、官至文淵閣大學士。

孔聞謤字玄伏、六十二代。天啓壬戌科會試第九十五名、廷試三甲二百七十四名、禮部觀政、授行人。辛未考選授禮部主事、歷陞陝西分巡河西道副使。

孔聞詩字知言、六十二代。天啓壬戌科會試一百八十名、廷試三甲三百十六名、吏部觀政、授中書舍人。考選吏科給事中。

孔聞籍字義繩、六十二代。天啓乙丑科會試一百九十名、廷試三甲一百六十五名、都察院觀政、授行人。庚午陞南吏部主事、歷陞陝西西寧道右參議。

顏胤紹字庚明、六十五代。崇禎辛未科會試二百六十五名、廷試三甲二百十八名、都察院觀政、授鳳陽縣知縣、調江都縣、陞真定府同知。

曾亨應字子家、棟子。崇禎甲戌科會試七十六名、廷試三甲一百三十八名、禮部觀政、授順天府教授、陞國子監博士、歷陞吏部文選司主事。

孔胤圭字浮筠、六十五代。崇禎丁丑科會試八十八名、廷試三甲二百□名、戶部觀政、授大同縣知縣、調曲周縣。

孔尚則字準之、六十四代。崇禎庚辰科會試二百五十五名、廷試三甲一百八名、工部觀政。

鄉科題名

宋

孔世基。四十四代。太宗太平興國二年中第 名。

孔應選字舜舉。五十一代。哲宗元祐七年中第四名。授廸功郎臨安府餘杭主簿。

孔文敏。五十一代。理宗寶祐二年中第 名。

曾雷順。五十二代。理宗景定甲子吉州發解。任萬載縣尹吉州路提舉。

國朝

曾用先。五十三代。洪武壬子科。由吉安府永豐縣遷驚鄉十六都籍中江西鄉試。

曾 棨字子棨。五十五代。永樂癸未科。由吉安府永豐縣學生以書經中江西鄉試甲申科狀元。

孔 諤字貞伯。五十七代。永樂戊子科。以儒士中山東鄉試。明年會試禮闈。擢乙榜第一。仁宗昭皇帝以太子監國。謂近臣曰。我朝孔門子孫未有出仕者。今有此一人。何不取進士。對曰。考試至公。雖父子不容私。吏部欲除教職。仁宗召見曰。孔諤年少俊偉。務舉中進士。命冠帶送國子監讀書肄業。未幾。春坊左中允員缺。仁宗顧謂東宮官曰。春坊中允幾品。對曰。正六品。曰。着孔諤做教 皇子諸王。又賜宅第一區。及器皿諸物。師道嚴正。一無所阿。轉太理寺評事。改雲南道監察御史。巡按江西。遼東。所至風紀振肅。終河南按察司僉事。常著中庸補註三篇。繕寫進呈。 上嘉之。賜五經四書各一部。有舞雩春詠集二十卷。以後凡山東中式者不書籍貫。

孔公鏞。五十八代。永樂辛卯科。

曾 鼎字復鉉。五十五代。永樂辛卯科。由吉安府永豐縣學生以禮經中江西解元。壬辰進士。

孔 信字忠伯。五十七代。永樂丁酉科。成化初以子公恂貴。誥封中順大夫太理寺左少卿。

孔公禮字節文。五十八代。宣德乙卯科。任徐州訓導。國子監學正。登仕郎。詹事府主簿。

孔公恂字宗文。五十八代。正統甲子科。禮記。景泰甲戌科進士。

孔公鍚字賜文。五十八代。景泰庚午科。天順五年任曲阜縣知縣。

孔 諗字諫伯。五十七代。景泰癸酉科。任南直鳳陽府宿州訓導。

孔　詛字觀伯、五十七代。景泰丙子科、任山西太原府崞縣訓導、國子監學正、潞府長史、進階朝列大夫。

孔彥麟字朝祥、五十九代。景泰丙子科順天中式、任南直鳳陽府靈璧縣知縣、調桐城縣知縣。

孔公怡字友文、五十八代。天順己卯科三十二名。成化壬辰歲大祲、公怡請粟於巡撫、遂得賑恤同宗數千餘口、存活於危亡之日者、皆其力也。未及仕而卒。

孔彥祿字朝肅、五十九代。成化戊子科五十二名、授河南裕州知州。州多大豪、下車繩其渠魁、郡境肅然。賑民窮困、導以農桑、民愛之如慈母。卒於官、男女巷哭罷市。父老百餘送喪之闕里、復留所乘之馬助喪。有呂姓者獨留不歸、人問之、泣曰、公活我之恩未報、願留供香火、終身不歸。呂没、公之子承懿具棺以禮葬之、人重呂之義而多公之德云。承懿字永叔、慷慨正直、能讀子史、所著有橋梓聯編。生子弘幹。

孔　認字愼伯、五十七代。成化丁酉科、任北直河間府河間縣知縣。

孔彥仕字朝臣、五十九代。成化丁酉科、弘治二年任曲阜縣知縣。

孔公才字希文、五十八代。成化癸卯科十五名、授南直揚州府江都縣知縣。陞兵部主事、謫北直大名府通判、和州知州、山西按察司僉事。

孔承震字永器、六十代。弘治戊午科十三名、嘉靖元年任曲阜縣知縣。

孔聞詰字知敬、六十二代。嘉靖己酉科三十一名、書經、三氏學學生。本學自嘉靖壬子至萬曆乙卯共二十二科、俱無中式者。

孔貞時字中甫、六十三代。萬曆丙午科、由句容縣監生中應天鄉試五十二名、春秋。癸丑科會魁。

會　棟字銘西、六十□代。萬曆己酉科、由臨川縣學生中江西鄉試九十一名、易經。丙辰科進士。

孔貞運字玉橫、貞時弟。萬曆壬子科、由句容縣學生中應天鄉試七十七名、春秋。己未科榜眼。

孔聞詩字知言、六十二代。萬曆戊午科四十二名、四氏學學生、詩經。天啓壬戌科進士。

孔聞檀字知穀、六十二代。萬曆戊午科七十三名、四氏學學生、詩經。授嘉興府通判。

孔貞綬字象臺、六十三代。萬曆戊午科七十五名、四氏學學生、詩經。

孔聞籍字義繩、六十三代。天啟辛酉科三十六名、
四氏學學生、詩經。乙丑科進士。
孔聞謤字玄伏、六十二代。天啟辛酉科六十三名、
四氏學監生、易經。壬戌科進士。
孔胤圭字伯達、六十五代。天啟甲子科二十六名、
四氏學學生、詩經。丁丑科進士。
孔尚鉞字震之、六十四代。天啟甲子科七十九名、
四氏學生、詩經。
孔尚則字準之、六十四代。天啟丁卯科二十一名、
四氏學學生、詩經。庚辰科進士。
孔聞讓字知忠、六十二代。天啟丁卯科五十四名、
四氏學學生、詩經。
曾亨應字子家、棟子。天啟丁卯科、由臨川縣學生
中江西鄉試一百二名、禮記。甲戌科進士。
顏胤紹字賡明、六十五代。崇禎庚午科十名、四氏
學學生、詩經。辛未科進士。
顏伯靴字□□、六十六代。崇禎庚午科五十四名、
四氏學學生、詩經。
孔貞璠字□□、六十三代。崇禎癸酉科□十□名、
四氏學學生、詩經。
孔貞珩字□□、六十三代。崇禎癸酉科□十□名、
四氏學學生、詩經。
孔貞煥字用章、聞禮子。崇禎丙子科十八名、四氏
學學生、詩經。
孔興巖字□□、六十□代。崇禎己卯科□十□名、
四氏學學生、詩經。

歲貢題名（天順以前無歲貢之例，成化元年，衍聖公孔弘緒奏給三氏學印，始此例開創。）

成化

孔希永字士晉正　六代。成化二年貢，二十三年任曲阜縣知縣。

孔承朴字永厚，六十代。任山西平陽府石樓縣知縣。

孔公森字燦文，五十八代。任河南開封府延津縣知縣。

孔公涸字澤文，五十八代。任浙江嘉興府桐鄉縣縣丞。

孔彥儲字朝祐，五十九代。未任卒。

孔彥組字朝綬，五十九代。任南直蘇州府吳江縣縣丞。

孔公華字實文，五十八代。任陝西苑馬寺寺丞。

孔公仲字正文，五十八代。任江西南康府建昌縣縣丞。

弘治

孔彥禮字朝節，五十九代。弘治元年恩貢，任北直河間府阜城縣縣丞。

孔承夏字永功，六十代。正德五年任曲阜縣知縣。

孔公玘字楚文，五十八代。任南直寧國府南陵縣知縣，陞浙江湖州府同知。

孔彥鵬字朝漢，五十九代。任四川成都府崇慶州吏目。

孔彥雲字朝隆，五十九代。任河南河南府閿鄉縣訓導。

孔彥珣字朝璽，五十九代。任陝西莊浪衛學教授。

孔承緒字永紹，六十代。任河南彰德府湯陰縣主簿。

正德

孔承紹字永恩，六十代，未任卒。

孔彥健字朝乾，五十九代。任河南南陽府舞陽縣訓導。

孔公杰字佐文，五十八代。正德十二年，任三氏學學錄。

孔彥珩字朝閏，五十九代。任河南汝寧府羅山縣教諭。

嘉靖

孔承瑀字永珮，六十代。任北直順德府平鄉縣知縣。

孟希達字士顯、五十六代。任山西潞州同知。
顏重禮字東陽、六十二代。任浙江嘉興府嘉興縣縣丞。
孔彦瑄字朝佩、五十九代、未仕卒。
孔公鉉字舉文、五十八代。嘉靖十三年任三氏學學録。
孔彦作字朝德、五十九代。任浙江定海縣訓導。生徒束修、一介不受。陞任之日、門弟子追送數百里外泣别。入名宦祠。陞北直高陽縣教諭。
孔彦生字朝仁、五十九代、未仕卒。
孔彦確字朝誠、五十九代。任山西太原府繁峙縣知縣。
孔彦碩字朝大、五十九代。任河南開封府滎澤縣知縣、陞懷慶府通判。
孔承論字永聽、六十代。任北直永平府盧龍縣訓導。
孔弘鐸字以魯、六十一代。任江西廣信府推官。
孔彦衢字朝亨、五十九代。嘉靖十九年任三氏學學録。
孔公戡字静文、五十八代。任南直蘇州府吴江縣訓導。
顏重濤六十二代。任周府教授。
孔弘川字以東、六十一代。任北直真定府衡水縣教諭、陞河南開封府封丘縣知縣。
孔弘毅字以遠、六十一代。任北直河間府南皮縣訓導、陞浙江嚴州府桐廬縣教諭。
顏重文六十二代。任陝西延安府宜川縣教諭。
孔承亮字永寅、六十代。任河南開封府學教授。
孔彦嗣字朝昌、五十九代、未仕卒。
孟彦詩五十九代。任浙江處州府照磨。
孔彦章字朝景、五十九代、未仕卒。
孔彦隆字朝平、五十九代。任周府教授。
孔弘中字以性、六十一代、未仕卒。
孔承鏐字永從、六十代、未仕卒。
孟承禮字永和、六十代。任河南南陽府舞陽縣主簿。
孔承深字永資、六十代。任河南懷慶府訓導、陞陝西鳳翔府隴州學正。
孔彦珮字朝鳴、五十九代。嘉靖二十一年任三氏學學録。

孔承學字永聚，六十代。任南直徐州沛縣主簿。
孔承尹，六十代，未仕卒。
孔承蒲字永瑞，六十代。任南直應天府學訓導。
孔弘廓字以仕，六十一代。嘉靖四十三年任曲阜縣知縣。
孔弘盛字以德，六十一代。任南直楊州府如皋縣知縣。
孔彦訢字朝賢，五十九代。任陝西臨洮衛學教授。
孔承前字永進，六十代。任北直真定府靈壽縣訓導。
孔弘申字以重，六十一代。任應天府學教授，陞湖廣襄陽府通判。
孟承相，六十代。任四川重慶府推官。
孔彦厚字朝坤，五十九代。任南直池州府建德縣訓導。
孔弘綿字以延，六十一代。任北直河間府交河縣主簿，清操見該縣志。

隆慶

孔弘煦，六十一代，未仕卒。
孔聞炳，六十二代，未仕卒。
孔承先字永裔，六十代。任北直保定府高陽縣知縣。
孔承倜字永冠，六十代。選貢，任順天府保定縣知縣，陞荆府長史。
孔彦滂，五十九代，未仕卒。
顏從舜，六十三代。任濟南府青城縣教諭。
孔承㓜字永熏，六十代。任湖廣永州府江華縣教諭。

萬曆

孔彦津字朝問，五十九代。選貢，任河南河南府陝州訓導。
顏弘乾，六十一代。任青州府莒州學正。
孔弘杲，六十一代。任南直蘇州府崑山縣縣丞。
孔貞樗，六十三代。任南直淮安府海州知州。
孔聞德，六十二代。任山西太原府壽陽縣知縣。
孔承垤，六十代。任北直大名府學教授。
孔聞敦，六十二代。任湖廣襄陽府宜城縣教諭。
孔弘昇，六十一代。任東昌府觀城縣教諭。
孔聞秀，六十二代。任山西平陽府萬泉縣教諭。
孔弘鼎，六十一代。任濟南府長清縣訓導。

孔承季、六十代。任濟南府章丘縣訓導。
孔承仍、六十代。任青州府蒙陰縣訓導。
孔弘典、六十一代。任東昌府博平縣教諭。
孔聞任、六十二代。
孔承僬、六十代。任大寧都司學教授。
孔弘衍、六十一代。任建平縣知縣。
孔貞棟、六十三代。任濟南府禹城縣教諭。
孔弘綦、六十一代。任衡府教授。
孔弘猷、六十一代。任登州府招遠縣訓導。
孔承紀、六十代。任潼關衛學教授。
孔弘森、六十一代。
孔聞定、六十二代。
孔聞上、六十二代。
孔聞舉、六十二代。任濟南府平原縣教諭。
孔弘賓、六十一代。任濟南府德州訓導。
孔聞諒、六十二代。任濟南府樂陵縣訓導。
孔貞明字心宇、六十三代。任陝西西和縣知縣。
孔聞古、六十二代。
孔弘頴、六十一代。
顏嗣振、六十四代。天性孝友、父歿廬墓、屢經旌奬。

孔尚文、六十四代。任宿遷縣教諭。
孔貞志、六十三代。任臨清州學正。
孔尚孝、六十四代。任博興縣教諭。
孔聞諦、六十二代。任蘇州府學訓導、陞河南彰德府涉縣知縣。
孔聞誥、六十二代。
孔尚炳、六十四代。
孔聞武、六十二代。
孔聞侊、六十二代。
孔貞瑛、六十三代。
孔尚象、六十四代。
孔承鏞、六十代。
孔貞俊、六十三代。

監生題名

國朝

孔克純字德夫，五十五代。

孔克敬字敬夫，五十五代。

孔希説字士嚴，五十六代。

孔希進字士勉，五十六代。

孔彥彿字朝敬，五十九代。

孔承渙字永發，六十代。

孔承漢字永清，六十代。

孔承山字永壽，六十代。

孔弘知字以哲，六十一代。

孔彥禧，五十八代，公郁次子。公郁自幼好學，富而不驕，宗黨困窮者量其事而賙之，路有以急迫告者，即解所衣貂裘付之，畧無德容。天順二年，鄰封饑，出粟千餘石散於衆，曰：此天厚我，我何吝爲？已有而不公於人。憲宗純皇帝踐祚幸學，應　詔觀禮，賜晏，賜衣，仍賜彥禧爲太學生，未及仕而卒。禧妻楊氏，時年二十有六，自縊於室，女僕覺之，毀窗進救，得不死。子女俱無，食苦不堪，清節愈厲，闔邑稱之，正德間奏　聞旌表③。

孔承復字永靜，六十代。正德間任安陸衛經歷。

孔彥述字朝謙，五十九代。嘉靖間任山西澤州州判。

孔公珏字秉文，五十八代。嘉靖十一年保任曲阜縣知縣，敕封文林郎。

孔弘幹字以象，六十一代。任魯府審理正，進階奉議大夫。留心家門典故，所著有孔門僉載、文獻集、橋梓聯篇、淳龐風味、談柄、聖賢圖像、聖蹟圖等書行於世。

顏重賢，六十二代。

孔聞教字知寬，六十二代。任南直徽州府婺源縣主簿，終湖廣承天府經歷。

孟彥繼，五十九代。

孟彥緒，五十九代。任河南開封府陳州吏目。

孔尚坦，六十四代。係六十五代衍聖公胤植本生父，改贈衍聖公。

孔弘順，六十一代。天啓元年恩貢。

孔聞範，六十二代。天啓幸學恩貢。

孔聞謨，六十二代。天啓幸學恩貢。

孔貞祚，六十三代。天啓幸學恩貢，任陝西興安州

漢陰縣知縣。

曾承佑。六十二代。天啓幸學恩貢。崇禎二年復乞恩幸學。

孟聞時。六十二代。天啓幸學恩貢。

顏伯華。六十六代。崇禎元年恩貢。

孔聞俊。六十二代。崇禎幸學恩貢。

孔貞芳。六十三代。崇禎幸學恩貢。

孔尚邈。六十四代。崇禎幸學恩貢。

孔尚皞。六十四代。崇禎幸學恩貢。

顏伯忠。六十六代。崇禎幸學恩貢。

顏伯偉。六十六代。崇禎幸學恩貢。

孟聞証。六十二代。崇禎幸學恩貢。

孟聞熙。六十二代。崇禎幸學恩貢。

孔聞誨。六十二代。崇禎二年考選恩貢。

孔氏聞達

十代

孔聚字子產、樹之子。爲漢高祖都尉、以破項羽功封蓼侯。隨字元路、承爵後爲宋公。

十一代

孔臧聚之子、嗣爵歷位九卿。武帝時遷御史大夫。讓字子士、爲孝惠博士、遷長沙王太傅。

十二代

孔琳臧之子、嗣蓼侯。卬字子卬、安國子、傳家學、尤善詩禮。

十三代

孔黄琳之子、嗣蓼侯。茂封爲關內侯。

十四代

孔吉漢成帝綏和元年、詔求殷後、封爲紹嘉侯。三月、與周後承休侯皆進爲公、采地百里。平帝元始四年、改爲宋公。宣爲長安公、仕宣帝。元康四年詔復家。捷校諸曹。喜校諸曹。光字子夏、少舉議郎、歷仕成、哀、平三朝。凡爲御史大夫、丞相各再。又爲大司徒、太傅、太師、居公輔位前後一十七年。凡食邑萬一千戶、封博山侯。王莽權盛、辭位、年七十薨、諡曰簡、贈列侯。驩字子仲、漢封博士、終弘農太守。行漢成帝時爲博士、歷光祿大夫。

十五代

孔何齊漢平帝元始四年封宋公、位在三公之上、食邑一千七百六十戶。哀帝建平二年、復益九百三十二戶。永爲大司馬、封寧鄉侯、食邑千戶。壽封合意侯。放侍郎、嗣博山侯。立字子立、善詩書、少遊京師、常與劉歆友。以詩書教於闕里、生徒數百人。

十六代

孔安 漢建武五年、以殷後封爲紹嘉侯。十三年改爲宋公、位在三公之上。

建 字子建、少遊長安、與崔篆友善。及篆仕莽、因勸建仕、對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衮冕之志、各從所好、不亦善乎。遂歸、終於家。

奮 字君魚、爲武都丞、遷太守、賜爵關內侯。以清儉聞。

元 字子元、校書郎。

尚 鉅鹿太守。

奇 字子異、奮之弟。游學洛陽、博通經典、尤善左氏春秋。

十七代

孔仁 以文學爲議郎、遷博士、南海太守。

嘉 作春秋左氏說、終城門校尉。

方 廣平豫州從事。

疇 字元矩、爲陳國相。

十八代

孔龢 元嘉三年三月、奉詔選爲百戶主、掌禮器、以奉先聖祀。

靖之 封奉聖亭侯。

隱之 封爲奉聖侯。

豐 以學行聞、三府委質、司空高第、御史。章帝建初元年、拜黃門侍郎。

十九代

孔僖 字仲和。章帝初拜蘭臺令史。元和二年、帝東巡幸闕里、祀孔子、大會孔氏子孫六十二人、帝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僖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聖人子孫、焉有斯言。拜郎中、從還京師、使校書東觀、拜臨晉令。

旭 字延壽、魯相史。

訢 字定伯、魯戶曹。

彪 字元尚。舉孝廉、除郎中、拜尚書侍郎、治書侍御史、博陵太守、遷下邳相。終河東太守。

諵 字仲勛、魯相史。

扶 漢順帝陽嘉二年、拜博士、由太守爲司空。

翊 字元世。舉孝廉、拜御史中丞、樂陽令。

衎 字子佑、魯相史。

宙 字季將、舉孝廉、遷郎中令、太山都尉。

二十代

孔融 字文舉、宙第六子。辟舉高第、爲侍御史。嘗爲北海相、立學校、表顯儒術、薦舉賢良。獻帝時爲論者多欲復肉刑、公乃建議朝廷善④、卒不復。拜大中大夫、曹操欲漢鼎、憚公不敢、終爲所害。

晨 字伯時、河南尹。

謙 字德讓、爲郡諸曹吏。

乂 字元儁、魏諫議大夫。

文 魏大鴻臚。

昱 字元世。少習家學、靈帝卽位、徵拜議郎、補洛陽令。以師喪棄官、終于家。自十三代霸王昱、爵位登卿相牧守者五十三人、列侯七人。

淮 爲功曹吏。

伯序 魯都督。

讚 字元賓。樂道、不仕。

長彥 僖長子、與弟季彥自爲師友、研精墳典。十餘年聞、會生徒數百人。

季彥 永初二年夏、河南四縣雨雹、大如斗、傷禾稼、天子躬自責、省求有道之士、丞陳厥故。上召見於德陽殿、對曰、此皆陰乘陽之徵也。今貴臣擅權、母后黨盛、陛下增修聖德、慮此二者而已。帝默然。左右皆不喜。季彥知之、曰、吾豈咨媚勢臣而欺天子乎。歸老於家。

二十一代

孔暢 建寧中、爲魯掾。

毓 晉征南軍司馬。

郁 後漢冀州刺史。

恂 字士信、晉東平將軍、衛尉。

二十二代

孔衍 字舒元。晉元帝引爲安東參軍、專掌記室。中興初、補中書郎。明帝在東宮、領太子中庶子。

猛 從王肅學。

潛 字景微。先居梁國、爲漢太子少傅、避地會稽、遂爲山陰人。

揚 爲傅亭侯。

二十三代

孔啓 晉廬陵太守。

竺 字元順、吳豫章太守。

二十四代

孔恬 字公默。吳侍中、選曹尚書、晉撫東太守。

翀 吳尚書令、晉丹陽太守。

奕 全椒令、有惠政。

恢 宋尚書祠部郎中。

二十五代

孔愉 字敬康。晉愍帝建興初、始出應召、爲丞相掾、時年以五十。以華軼功、封餘于亭侯、遷車騎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日貞。侃大司農。倫晉黃門侍郎、註議禮。群字敬林、晉御史中丞。粲侯于。祕書監、徵不就。沉有學名、辟丞相司徒掾、琅琊王以文學徵、皆不就。

二十六代

孔惠雲封為奉聖侯。闓字須言、延安太守、散騎常侍。汪字德澤。為假節、都督交廣二州諸軍從事、征虜將軍、廣州刺史。祗字承祖、為晉郡功曹史。國歷侍中、太常、尚書、遷左僕射。坦字君平。晉咸和為尚書左丞、遷侍中、封晉安男、加散騎常侍、贈光祿勳。謚日簡。嚴字彭祖。累遷尚書左丞、以侯領尚書。默之註穀梁春秋、任廣州刺史。淳之字彥深、粲子。居會稽剡縣、除著作佐郎、太尉參軍、並不就。元嘉初、復徵為散騎侍郎、乃逃於上虞縣界、家人莫知所之。

二十七代

孔遹封為奉聖亭侯。晉晉尚書令。靖字季恭。察孝廉、遷尚書左僕射。侯江夏太守。混嗣散騎常侍爵。道民宣城內史。福民太子洗馬。靜民散騎常侍。歆吳興太守。廷尉、光祿大夫。道隆位侍中。

二十八代

孔長公北齊文宣帝改封為恭聖侯。靈符丹陽尹、會稽太守。靈運著作郎。靈產光祿大夫。景偉齊散騎常侍。景進魏功曹掾。琳之字彥琳、好文藝、累遷尚書左丞、御史中丞、贈太常。璞之為揚州中從事。祐隱於四明山、嘗見山谷中有錢數百斛、視之如瓦石。太守魯王虔引為主簿、不就。

二十九代

孔珪字德璋。齊高帝為驃騎時、辟為記室參軍、歷尚書左丞、御史中丞、都官尚書、終散騎常侍。

深之為比部郎。琇之江夏內史。白烏鄮縣丞。靈龜國子博士。士遐揚州中從事。滔梁海鹽令。遙之吏部尚書、左丞。道徽隱居南山、豫章王聘、不受。

三十代

孔臻太子舍人、尚書三公郎。珮廬陵王記室參軍。肆中書侍郎。覬字士遠。宋御史中丞、累遷侍中、後為尋陽王右軍長史、行會稽郡事。道存黃門吏部侍郎、南海太守。頎後魏治書侍御史。摠有操行、除竟陵侍郎、不至。覬字思遠。宋御史中丞、累遷侍中。

三十一代

孔休源字慶緒。舉秀才、為梁晉安王府長史。帝敕王曰、孔休源人倫之表、汝年尚幼、當師事之。常於殿中別設一榻、人不敢坐、其禮敬如此。歷中書舍人、尚書左丞、終金紫光祿大夫、謚日貞。手校書七千卷、有集十五卷。範任江夏王長史、後為都官尚書。幼孫梁寧遠、枝江二縣主簿。虔孫為無錫令。安齊北齊青州法曹參軍。

三十二代

孔英哲陳廢帝光大元年、封為奉聖侯、兼從事郎中。雲童岳陽府諮議、東揚州大守。宗範歷尚書都官郎、司從左西掾、中書郎。奐字休文。晉陵太守、徵為御史中丞、累遷中書舍人。尋為五部尚書、加侍中、金紫光祿大夫。穎達字仲遠。隋明經高第、授河南內郡博士。徵赴東都、令補太學助教。唐太宗時為文學館學士。武德中、授國子博士。貞觀初、封曲阜縣男、轉給事中、除國子司業、遷太子右庶子。與魏徵撰成隋史、加散騎常侍、拜國子祭酒、仍侍講東宮。貞觀十七年、以年致仕、圖形凌煙閣。卒贈太常卿、謚日憲、陪葬昭陵。

三十三代

孔伯魚散騎常侍。紹安隋大業末、為監察御史。唐高祖拜為內史舍人、賜宅一區。詔撰梁

史未成而卒。有集五十卷。紹忠太子洗馬。志終潁達子、國子司業。志約朝請大夫、太子洗馬、禮部郎中。志亮中書舍人。思政埇州刺史。紹新以文辭名世。

三十四代

孔德紹隋秘書省正字、景城縣丞。構蒲州刺史。惠元志終子、國子司業、太子諭德。

琮洪州都督。珪能涉詩書、太守王僧重之、引爲主簿、遷殿中郎、爲記室參軍、尚書左丞。

三十五代

孔若思給事中、轉禮部侍郎、出爲衛州刺史、加銀青光祿大夫、歷汝州刺史、太子右諭德、累封梁郡公、諡曰惠。仲思給事中。立言祠部郎中。眘言黄州刺史。務本滄州東光令。

三十六代

孔舜字奉先、監察御史。至字惟微、歷著作郎。如珪海州司戶、贈工部侍郎。

三十七代

孔樂唐武宗會昌二年、以國子監丞授文宣公。齊參爲寶鼎令。岑父秘書省著作郎、贈尚書左僕射。巢父字弱翁、少時與韓準、裴政、李白、張叔明、陶沔隱於徂徠山、號爲竹溪六逸。授監察御史、刺歸、汾二州、入爲諫議大夫。出爲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遷給事中。尋兼御史大夫、充魏博宣慰使。興元元年、復宣慰河中、爲亂軍所害。上聞震悼、贈尚書左僕射、諡曰忠。

三十八代

孔述睿諫議大夫。文瑾兗州功曹。惟昉兗州參軍。克讓與弟克符隱居嵩山。

三十九代

孔溫質四門博士。溫諒生子緯。

四十代

孔郁字弘周、太子舍人。繸字文爲。咸通十四年、明經及第、歷吏部侍郎。績唐文德元年、調吉州推官、遂家新淦。

四十一代

孔遴滄州乾符令、贈兵部員外郎。仲良唐莆田令、卒於官、因家焉。今尚有世譜及唐誥刻石於縣齋。遂字彰聖。生子楨。

四十二代

孔莊字文愿、後晉太常少卿。榆同光元年避地平陽、吳越王累聘不就。

四十三代

孔承恭字光祖。授秘書省正字、歷溫、安豐二縣主簿、攝節度推官。入爲大理寺丞、出監西京酒麴、歲增課六千萬。遷大理正、權庫部員外郎、判大理少卿。遷屯田、兵部二郎中、同考校京朝官課第。端拱三年、以爲太常少卿、俄以疾求解官、授將作監致仕。

四十四代

孔冕大中祥符元年、授安州應城縣主簿。玠承恭子。同學究出身、爲登封縣尉。

四十五代

孔良輔任大理寺丞、遷太子中書。延渥宋眞宗東封、駕幸偏廟、賜同學究出身。終隰州清化令。延祐大中祥符元年、賜同學究出身。延齡大中祥符元年、賜同學究出身。

四十六代

孔宗旦皇祐中任邕州司戶參軍、贈太子中允。宗哲崇寧三年、補迪功郎、仙源縣丞。

宗質從仕郎、仙源縣丞。宗簡太子中舍。敢字寧極。隱居河南汝州龍興縣之龍



山滍陽城。宋仁宗慶曆七年八月丁未，詔賜粟帛。又詔復其家，授祕書省校書郎，致仕。召爲國子監直講，辭不赴。遷光祿寺丞，頃之，起知龍興縣，復辭。卒，賜太常丞。會 左從事郎、處州麗水縣丞。師旦 宋熙寧三年登科，泗州司戶參軍。漢英 彥輔長子。宗彀 彥輔次子。

四十七代

孔若采 崇寧三年，詔文宣王後特令親屬一人判司簿尉事，補迪功郎。恢 字弘之，終奉直大夫。惇 字惇之，終朝散大夫。忱 字誠之，文林郎。愉 字信之，奉議郎。若鼎 字器之，壽張令。若架 濟陰主簿。

四十八代

孔端稟 金熙宗皇統二年，權襲封奉祀事，請修祖廟。端朝 宣和四年，徽宗幸太學，御敦化堂，詔大臣曰先聖後有在學者，賜上舍出身。至太學博士。端修 進義校尉。端節 字子奇，以宣教郎任京東轉運司中散大夫、直祕閣、提舉東嶽廟，賜紫金魚袋，致仕。端巳 字子正，奉議郎，贈少保。端位 字子著，儒林郎、常德府錄事參軍。端植 字子固，宰鄂之通城，令民至今思之。終通直郎、湖州武康縣丞。見家於鄆。松 高宗建炎二年，以宣教郎僉事泰寧節度使判官廳公事。淵 太德二年，以承直郎任兗州府法曹參軍。

四十九代

孔璿 乾道五年，錄孔子後，恩授迪功郎。璪 金明昌四年，以襲封年幼被命，權管勾祀事，續祖庭廣記。璨 授迪功郎，奉南嶽祠。璹 授迪功郎，終從仕郎。璵 字伯秩，從政郎、婺州蘭谿主簿。璅 字仲石，承直郎，終通直郎。璕 字伯堅，終從政郎、漳州錄事參軍。琰 字梓老，金初從事太師梁王麾下，以功補沂州同知。萃夫 授迪功郎。卓 從政郎、福州閩清縣令。

五十代

孔折 授迪功郎。持 迪功郎、監溫州天富鹽場。攄 字克之，任修武縣尉。扶 授迪功郎。拂 權林廟，襲衍聖公事。摭 任廟學正。揄 迪功郎。扷 保義校尉。揞 蘭陵稱監。擬 字誠之，登仕郎。揆 字栢之，將仕郎。揞 字季紳，蘭陵都監，遷忠武。鼐 字器之，爲開封令，濟兗單宣課提領。元龍 字季覲，從眞德秀遊，任餘干縣簿。後爲柯山精舍山長，以宣教郎致仕，贈太子少師。拱 少孤好學，篤意義方，鄉黨賢之。有習經、讀史各三卷，錫山草堂集五卷，村居雜興三卷。習周 紹興十七年，勑授洪州文學。履常 紹興十二年，以上書言事賜官。終宣教郎，知建州蒲城縣事。師古 虔州司戶參軍。履矩 福建羅源縣尉。

五十一代

孔元灝 提領兼修。元長 權主祀事，提領兼修。元讓 權主祀事，提領監修。應發 攄子，處州遂昌縣尉，終隆興府武寧縣令。元石 監修祖廟。元昱 管勾祀事，廟學教授。元正 封承事郎，濟寧路知兗州事。元仲 萊州、德州二學教授，將仕郎、須城縣簿。煥 饒州餘干縣丞。應祥 從政郎、刑工部架閣。應禮 授忠翊衛忠義部統制。元敬 字忠卿，彝子。青賜尹，選興化路經歷。撰素王世紀行於世。文達 監溫州平陽酒稅。

五十二代

孔之深 主奉祀事。言 贈承事郎，同知兗州事。純 贈承事郎，濟寧路同知兗州事。萬憲 元初，以孔子後湖州儒學提舉。之文 權主祀事，營修祖廟，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之容 提領兼修祖廟，贈文林郎、汶上尹。之進 林廟提領，監修祖廟。之載 字車甫，建寧路教授，將仕郎、福州路知事。萬齡 字松年，袁州路分宜縣尹。之乎 字顒伯，濟南路儒學教授。昭孫 字鳴遠，袁州路知事。之柔 字教甫，歷翰林國史編修。之鼎 字定甫，濮州教授，荊山長、清簿、懷慶尹。之明 字膀甫，聊城簿。之强 字立甫、都

縣簿、臨淮尹。

之祥字吉甫、大寧路教授、蒲臺簿。

之熙字明甫、杭州教授、如皋簿、雲夢尹。

之敏字勉甫、青陽稅使。

之僅字德甫、派澤縣教諭、

之果字王南、任南臺御史。

之肅字寅甫、大寧路學正。

之嚴字雍甫鑒陽路、學正、濟南路教授、泗水尹、泰安州判。

元孚字信甫。宋開禧元年武舉及第、終武節大夫。

貴慶字紉勉、知福州福清縣。

元圭字君錫、淳祐元年武舉第二人及第、歷閤門舍人、知高州、肇慶府、又知瓊州兼瓊崖安撫使、終武翼大夫。

貴修吉州永豐縣丞。

定國含山簿。

貴明字紉聞、於潛縣稅使。

廉見信州教授、紹興路知事、滁州路經歷、枝江尹。

五十三代

孔淑字世儀。國子助教、秘書省著作郎、纂修元朝一統志、陞承事郎、秘書省丞務郎、朝城尹。贈河南江北行中書省參知政事。

濟字世澤、滄州儒學教授、棲霞簿、濱州尹。

澄省委林廟監修、贈翰林待制、奉議大夫、驍騎尉、追封曲阜縣子。

演字德泉、嘉興教授、臨海簿、安化尹、嵩官州同知。

汴提控監修。

漁子思書院山長。

濂字景蘇、嘉定教授。

道生字宗一、承節郎、監廣東盤倉。

洙字世魯、聊城簿、新埜尹。

滋字世榮。盤陽教授、濮川簿。

混字世基、順德路學錄。

浩字世德、瀚海教諭、逢陽教授、鍾野尹。

淋字世霖、鄒縣教諭。

楷字魯誘、常州路學教授。

漾字世用、冠州學正

清字世廣、興安教諭。

淳字世良、曲沃教諭、潔州學正、滿山簿。

洽字世泉、台州路教授。

汭字世川、紹興路知事、山陰尹、江西儒學提舉、福建司經歷、監察御史。起江浙陝西行省都事、遷江南行臺都事、皆不赴

淮字世揚、福州學正、寧海教授、潮州知事、江山尹。

灝字世寧、廣寧學正、寧海州教授、遂安簿。

濱字世秋、饒信二路學正

湘字世衡、慈谿書院山長。

淇字世騰、廣德主簿、頤昌尹。

涓字世盈、建德路學正。

瀛字世表、昌國州學正、湖陽尹。

洧字世成、徽州學正、茅山書院山長常

州教授。

鉉字君鼎、常州錄事參軍。

循從政郎、兵部架閣。

灝字世貞、東平路教授、膠西主簿。

澈字世諒、永平教授。

漳字世從、滋陽教諭、兗州府學教授。

洼隱居不仕。

五十四代

孔思進祖廟權奉祀事。

思義祖廟提領。

思禮林廟司樂。

思政廣城教諭。

思賢子思書院山長。

思範汶上縣聖澤書院山長。

思誠國子監丞、安慶路推官、遷知恩州、湖北憲司僉事、朝列大夫、澱州尹。

思友字益道、平陰主簿、固安縣尹、汝寧推官。

思古字志道、膠水教諭。

思本字正道、盤陽路學教授。

思漆字信道、先德主簿、天長縣尹、濟寧路同知。

思履字義道、兗州學正、益都路學教授、東阿簿。

思善字性道、清寧路學教授、太常寺太祝。

思德字守道、汴梁路學教授、文[illegible]簿、

思庸字連道、虎賁衛學教授、洞水主簿。

思遵字從道、江陵錄判、安陸府知事、嘉祥縣尹。

思適字弘道。思州教授、鄆城簿、臨潁縣尹、陝西儒學提舉、河中府判。

思遠字進道、曹州教授、左三部照磨、大樂署丞、轉署令、太常禮儀院判、進階奉直大夫。著大元樂書若干卷。

思廸字寅道。膠西簿、安慶錄事、光山尹、除西臺監察御史、復拜內臺御史。抗章奏事、稱旨、錫金織教翰、轉湖廣都事。以疾辭、起爲太常禮儀院判、尋陞同知本院事。

思永字常道、河南省理問、東平路同知。

思立字用道。西河縣尹、拜御史、累官至丞奉大夫、中書參政、知經筵事。

思矩字規道、濟寧路學教授。

思綿字昌道、深澤縣教諭。

思明字虎道、阿速右衛學教授。

思訥太平教諭。

思用字行道、沁水教諭、成州學正。

思賓字典道、曲阜教諭、許州學正。

思則字乞道、餘姚學正、南安主簿、武平縣尹。

思舉字貢道、延平路學正。

思言字可道、松江府教授。

思宣字友道、谷城縣教諭、

思衍字元道、盤陽路學教授。

思貞字同道、膠西縣學教諭。

思泰字亨道、推登仕郎、福建憲司書吏。

思復字裕道、海北道憲司書吏。思構字基道、任陸安府教授。

五十五代

孔克寬字栗夫、濟寧州學正。克勉字嘉夫、崖山教諭。克忠字恕夫、福建宣尉衛照磨。克信字善夫、泗水縣教諭。克常字永夫、興濟縣教諭。克綱字弘夫、豐縣學教諭。克敬字恭夫、鄆城縣教諭。克逢字徵夫、宣德縣教諭。克表流寓浙江溫州府平陽縣。克清字廉夫、東昌路錄事判。克義字達夫。河陽縣教諭、砲手衛教授、安陸府知事、肥城縣主簿、滋陽縣尹。克禮字嚴夫、寧海州學正。克諒字京夫、治州路學教授。克允字中夫、元氏縣教諭。克溫字元夫、濟寧路學教授、高密縣主簿。克全字成夫、淮安路學教授。克學字巽夫、東昌路學正。克紹字勉夫、河間路學教授、揚子縣主簿、無棣縣尹、秘書監著作佐郎、大都路學提舉、翰林國史侍制、朝列大夫。克修字允夫、長蘆學正、樂陵主簿。克剛字德夫、晉寧路學教授。克廣字毅夫、衛輝路學教授、邠州判、無棣縣尹。克邁字恒夫、莘縣主簿。克昌字耆夫、太常寺禮儀院照磨、武備寺知事。克光字顯夫、曲阜縣學教諭、蒙古衛學教授、翰林國史院典籍。克莊字嚴夫、永平路學教授。克康字惠夫、翰林國史院典籍、太常寺太祝。

五十六代

孔希麟贈文林郎、監察御史。希緒陪幸太學觀禮、賜晏賜幣。希誼恩賜冠帶。希敬熒之父、贈曲阜縣知縣。希從恩賜冠帶。希敘字士遜、檀州學正。希英字士彥、濟寧路教授。希祖字士嚴、遵化簿、泗水尹。希先字士紹、蒙古衛教授、賦源庫知事、翰林國史院典籍、新河尹。希賢字士寧、壽張縣教諭、陵州學正。希顏字士學、曲阜縣教諭。希曾字士宗、夏邑縣主簿、衛輝路知事。希義字士弘、郿縣教諭、米脂縣尹。希武諱之父、贈曲阜縣知縣。希恭字士安、魯府儀賓、誥封中奉大夫。有皐菴詩、芸窗贊古等書。希遠字士明、兗州判。

五十七代

孔訶恩賜冠帶。諳字融伯、任英山縣丞。誨恩賜冠帶。該恩賜冠帶。詹景泰元年、應詔太學觀禮、賜幣。誠贈詹事府主簿。詡恩授南城兵馬副指揮。護恩賜冠帶。詮公錫父、贈曲阜縣知縣。謹恩賜冠帶、賜禮幣。諒陪幸太學觀禮、賜晏賜衣。詃恩賜冠帶。許字文伯、魯府儀賓、誥封中奉大夫。

五十八代

孔公著景泰、成化二次陪幸太學、賜晏賜衣。公郁成化元年陪幸太學、賜晏賜衣。本年淮南大祲、公載麥千斛往輸於官、當道義之、具奏、恩賜承仕郎、七品散官、歲給與阜肉米。公尹弘治元年、陪幸太學、恩賜冠帶、賜晏賜衣。公綬彥士父、贈曲阜縣知縣。公璆恩賜冠帶。公緖恩賜冠帶。公悅恩賜冠帶。公田恩賜冠帶。公蒙恩賜冠帶。公亨恩賜冠帶。公舉嘉靖元年、陪幸太學、賜晏賜衣。公珎恩賜冠帶。公貞嘉靖十二年、陪幸太學、賜晏賜衣。公珝字德文、浙江山陰縣丞。公軻字御文、卜居泗滸、徜徉自適。所著詩文累若干言。

五十九代

孔彥廸恩賜冠帶。彥綸成化元年、陪幸太學、賜晏賜衣。彥紳弘治元年陪幸太學、賜晏賜衣。彥佑恩授西城兵馬副指揮、嘉靖元年陪幸太學、賜晏賜衣。彥祿恩賜冠帶。彥學承業父、封曲阜縣知縣。彥洲以生員恩授冠帶。彥敞字朝勳、蒲城縣主簿。彥範字朝則、魯府儀賓。

六十代

孔承節恩賜冠帶。承懋恩賜冠帶。承審以生員恩授冠帶。承寧恩授西城兵馬司副指揮。承槼嘉靖元年、陪幸太學、賜宴賜衣。承貞嘉靖十二年、陪幸太學、賜宴賜衣。承元隆慶元年陪幸太學、賜宴賜衣。承禎恩賜冠帶、隆慶元年陪幸太學、賜宴賜衣。承宇隆慶元年陪幸太學、賜宴賜衣。承讀隆慶元年陪幸太學、萬曆四年恩賜冠帶。承祚恩賜冠帶。承川恩賜冠帶。承冉字永藝、宜興縣主簿。承霈字永孚、魯府儀賓、誥封亞中大夫。承渠字永汲、魯府儀賓。承烟魯府儀賓。承正字永貞、魯府儀賓。承懿字永叔、自幼好學、日與墳典爲伍、爲文若不經意、落筆輒能底章。欽迹沂上、不入城府、雖祁寒盛暑、手不釋卷。家事畧不繫心、惟留心灌正宗門、雖忤於時不恤也。性不喜飲、惟酌鄉人、竟日不忍去。蓋孔門之隱君子也。卒、年六十五。著橋梓聯編。

承英弘復父、贈曲阜縣知縣。

六十一代

孔弘仁嘉靖元年陪幸太學、賜宴賜衣。弘器嘉靖十二年陪幸太學、賜宴賜衣。弘立隆慶元年陪幸太學、萬曆四年恩賜冠帶。弘禮字以節、武進縣丞。弘豆字以學、魯府儀賓。弘硞字以聲、魯府儀賓、誥封奉訓大夫。弘湯字以新、魯府儀賓。弘爝字以彰、魯府儀賓、誥封中奉大夫。弘實貧而至孝、父卒、廬墓三年、母卒亦如之。惜其貧、未表揚耳。

六十二代

孔聞義嘉靖元年陪幸太學、賜宴賜衣。聞達嘉靖十二年陪幸太學、賜宴賜衣。聞翰字知書、魯府儀賓、誥封朝列大夫。聞聘字知用、魯府儀賓、誥封奉訓大夫。聞儒字知學、魯府儀賓、誥封朝列大夫。聞憲字知章、魯府儀賓、誥封亞中大夫。聞諭字知教、事父至孝、父卒、哀毀踰禮。既葬、廬墓三年。按院朱公延歷本縣、命有司師生以禮幣詣廬存問。嘉靖六年奉　旨旌表。聞墅貞叢父、萬曆三十一年封曲阜縣知縣。

顔氏聞達

二十六代

顔闕 字叔明，散騎常侍。

二十八代

顔謙 字子讓，安城太守。 約 謙弟，零陵太守。

二十九代

顔綸 延尉正。 暢 綸弟，州西曹。 熙 散騎常侍。 顒 綸次子，護軍司馬。

三十代

顔秉之 字敬宗，散騎常侍。 邵之 暢子，領軍司馬、竟陵太守。 根 熙長子，治書御史、晉安太守。 實 熙次子，御史大夫、承安太守。 系之 顒長子，州刺史。 延之 字延年，顒次子，金紫光祿大夫、散騎常侍、湘東王師，贈特進，謚曰憲。 坦之 顒季子，東陽太守。

三十一代

顔遵之 散騎常侍。 恭之 遵之弟，司徒譙王主簿。 希之 秉之次子，新安太守。 師伯 字長淵，左右僕射、丹陽尹、平都子。 師仲 中書侍郎。 僧超 徐州刺史。 徽之 散騎常侍。 竣 字子遜，延之長子，丹陽尹、吏部尚書、右將軍、東陽州刺史。 測 延之⑥次子，臨淮太守。 㚇 延之第三子，兵部尚書。 躍 延之第四子，東湘太守。

三十二代

顔幹 師仲子，中書侍郎。

三十三代

顔宣仁 巴凌王參軍。 幼明 駕部郎中、征虜記室。 徹 廣州刺史。 積 中書郎。

三十四代

顔挺 山陽太守。 誓 交州刺史。

三十五代

顔之善 葉縣令。

三十六代

顔昶 字仁，令。 愍楚 內史省。 游秦 典校秘閣。 顧胥 之善長子，汝南侯侍讀。

三十七代

顔相時 字睿思，天策府學士、禮部侍郎。 勤禮 字敬之，相時弟，朝散大夫、校書郎。 育德 勤禮弟，太子通事舍人、司經校定書史。 利仁 秘書郎。 有意 丹州刺史。 博古 延陵丞。

三十八代

顔揚庭 符璽郎、蔣王侍讀、太子通事舍人。 光庭 職方郎、涉縣令，注後漢書。 欣期 著作郎。 益期 詳正學士。 昭甫 字周卿，勤禮長子，歷晉王侍讀。 敬仲 勤禮次子，吏部郎中、平昌縣男。 中和 渝州刺史。 日損 大基丞。

三十九代

顔匡朝 朐山令。 元叔 校書郎。 志正 下邽令。 志恭 右衛翊衛。 志廉 右衛翊衛。 志謙 贊善大夫。 志宣 殿中侍御史。 昇霞 校書郎。 惟貞 字叔堅，昭甫次子，太子文學，加勳上柱國，生子七：闕疑、允南、喬卿、眞長、幼輿、眞卿、允臧。 會宗 襄陽參軍。 孝友 楚州司馬。 澄 右衛翊衛。 潤 洁城尉。 恭敏 武功尉。 知微 恭敏弟，制舉，伊闕丞。 大智 并州錄事參軍。 隣幾 校書郎。

四十代

顏晃 字元明，員外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贈司農卿、謚曰貞。

允濟 檢次尉。

廣成 將軍。

挺 萬年尉。

春卿 元孫長子、明經擢第、終偃師丞。

杲卿 字昕，與元孫次子。常山太守、死節、贈太子太保、謚曰忠貞。

曜卿 元孫第三子、詞學、直崇文館、歷城丞、終朝散大夫、淄川司馬。

旭卿 元孫第四子、善草隸、亂山令。

茂曾 元孫第五子、嘉陵司馬。

闕疑 惟貞長子、杭州參軍。

允南 字去惑、惟貞次子。正議大夫、金鄉縣男。

喬卿 惟貞第三子、冨平縣尉。

允臧 字季寧、惟貞第七子。歷太康尉、舉延昌令、遷侍御史兼太子中允、累官至朝請大夫、上柱國。

舒 制舉長安尉。

說 明經、渭南丞。

振 高陵丞。

溫之 有志行、舉方正。

抱 范陽尉。

渾 太子通事舍人。

茂齊 漢中司法。

四十一代

顏覲 歷義清、修武、元和三縣令。

丞構 盧州丞。

逸 武康令。

邈 金水令。

紘 方義主簿、劍南州官、歿於蠻。

鏻 長安尉。

泉明 杲卿長子、孝義安平尉、遷郿縣令、終彭城司馬。

威明 杲卿次子、太僕丞、郢州司馬、東陽令。

季明 杲卿季子、贈贊善大夫。

通明 曜卿次子、項城、獲嘉二縣尉、郿縣丞。

沛明 曜卿第三子、贈尚食奉御。

襲明 曜卿第四子、壽昌尉。

徽明 曜卿第五子、秘書太監。

德明 曜卿第六子、右衛兵曹參軍。

將明 綿州昌縣尉。

顥 闕疑長子、蓬州長史、遂安、常熟二縣令、封金鄉縣男。

慈明 闕疑次子、都水使者。

詡 贈右贊善大夫。

翹 旭卿長子、漢州戶曹、華原簿、溫縣丞、通議令。

仙期 旭卿次子、右金吾大將軍、贈鄭州刺史。

靚 茂曾長子、監尉。

副昌 左武衛曹、上柱國、河東行軍兵馬使。

峴 茂曾第三子、解州巡官、監察御史、右贊善大夫。

啓 溫汀尉。

頍 允南長子、以叔眞卿遺奏事上文章、授校書郎。

頍 允南次子、秘書郎、京兆功曹、襲封金鄉縣男、終楚州刺史。

頔 都水使者。

頊 喬卿長子、大理寺少卿、南營田判官。

頤 喬卿次子、事禮郎、常熟簿、安南太守、任城男。

頎 喬卿第三子、江陵參軍、浚儀尉、越州長史、鄂縣男。

頏 喬卿第四子、河南尉。

頍 奉禮郎。

顗 鳳翔參軍。

頵 幼輿長子、河東參軍、清河尉、費縣男。

頂 幼輿次子、武功丞、丹徒令、幹辨揚州寺丞、嶧縣男。

顧 幼輿季子、朝邑尉、萬年令。

頫 太子洗馬。

頗 眞卿長子、右率倉曹掾、陽尉、河東士曹、沂水男。

碩 眞卿次子、秘書正字、涇陽尉、殿中侍御史、福州都團練判官、新泰男。

頵 允臧長子、贈太子洗馬。

頵 允臧次子、京兆參軍、徐州錄事、曲阜男。

[illegible] 允臧第三子、富陽尉、灊、監察御史、城協院官。

顒 常州參軍、撫州刺史。

顥 河南府工曹、校書郎。

準 旭卿第三子、宣州溧水縣尉。

類 明繼、大理司直。

克明 崇文生、長林尉。

四十二代

顏傳興 慈明子、和州刺史。

适 都水使者。

誕 泉明長子、左庶子。

証 泉明次子、歷大理少卿、員外、桂州觀察使、御史中丞。

諒 泉明第三子、廣德尉。唐高宗正元六年、注錄家狀。

評 泉明第四子、授兵曹、歷漸都丞。

誼 泉明第五子、全書尉。

謨 左府兵曹參軍。

註 威明長子、睦州建德縣丞。

詒 威明次子、顧王府錄事參軍。

諗 河南參軍。

讚 德明次字、監州刺史、防禦使、工部尚書、御史大夫。

澨 顒次子、於潛簿。

磑 昌明令。

琮 頊長子、同州韓城縣令。

二 璋 頊次子、海陵縣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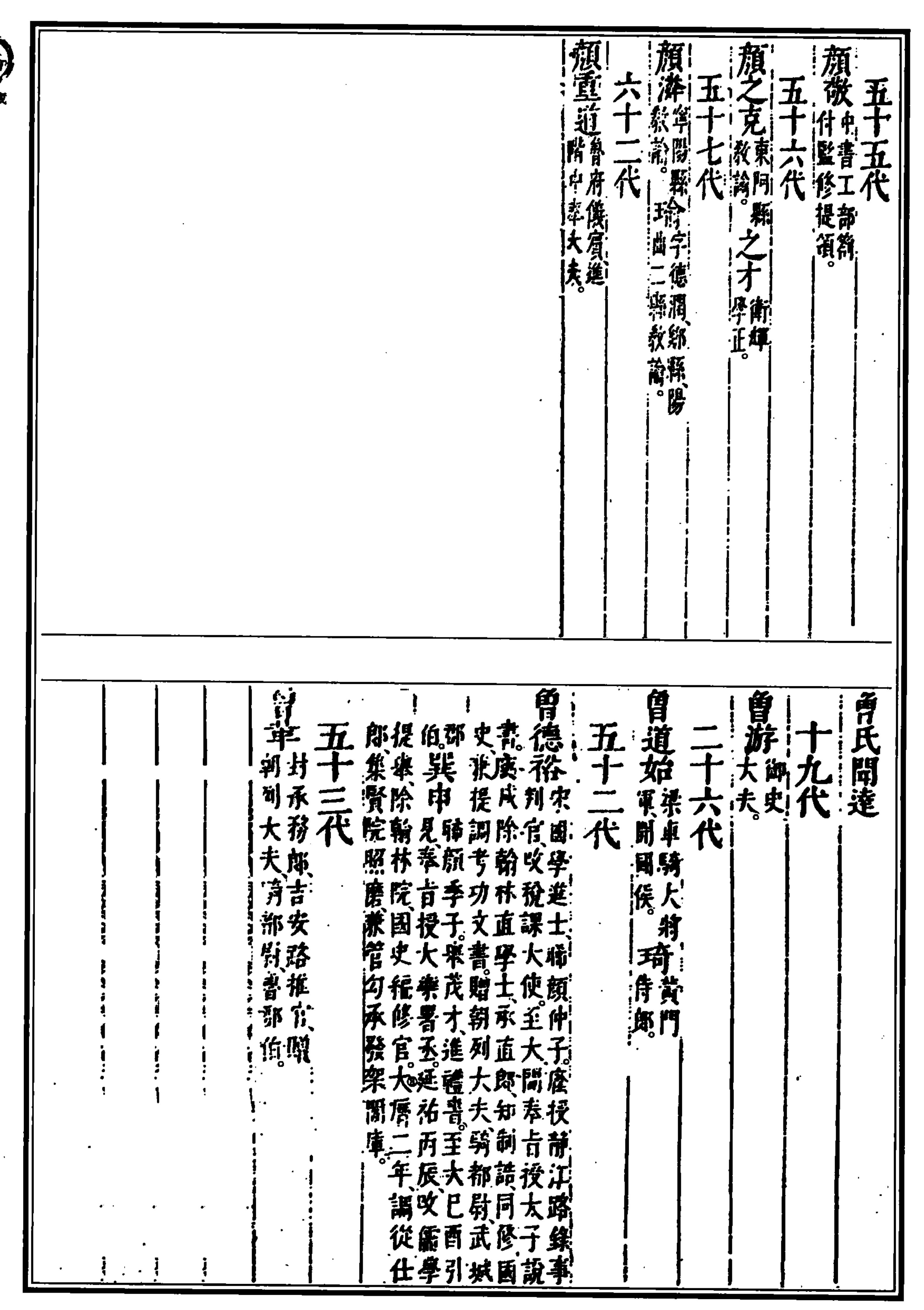
湘 頊季子、蔡州司馬參軍、郎山尉。

四十三代

顏紹 讚子、滁州清流縣尉。

五十代

顏岐 字夷仲。諮察季弟、詞學賜出身。門下侍郎、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魯郡侯。建炎扈蹕南徙。



五十五代

顏徽中書工部箚付監修提領。

五十六代

顏之克東阿縣教諭。之才衛輝學正。

五十七代

顏瀞寧陽縣教諭。琦字德潤，鄒縣、陽曲二縣教諭。

六十二代

顏璽道魯府儀賓，進階中奉大夫。

曾氏聞達

十九代

曾游御史大夫。

二十六代

曾道始梁車騎大將軍、開國侯。琦黃門侍郎。

五十二代

曾德裕宋國學進士，歸顏仲子。廢授静江路錄事判官，改税課大使。至大間奉旨授太子說書。庚戌除翰林直學士、承直郎、知制誥、同修國史、兼提調考功文書。贈朝列大夫、驍騎尉、武城郡伯。巽申歸顏季子。舉茂才，進禮書。至大己酉引見，奉旨授大樂署丞。延祐丙辰改儒學提舉，除翰林院國史編修官。大曆二年調從仕郎、集賢院照磨、兼管勾承發架閣庫。

五十三代

曾章封承務郎、吉安路推官，贈朝列大夫、騎都尉、魯郡伯。

孟氏闡達

十六代

孟達　字子敬。漢末入蜀，爲宜都太守。魏文帝時爲散騎常侍、建武將軍，封平陽亭侯。

二十二代

孟陋　字少孤，晉長史嘉之弟。清操絶倫，名著海內。簡文帝輔政，命爲參軍，稱疾不起。

二十三代

孟昶　中郎將懷玉之族兄也。爲長史，累遷吏部尚書。義熙四年，加尚書左僕射。妻周氏，見列女。

龍符　懷玉弟。少好游俠，結客於閭里，早爲宋高祖所知，爲建武參軍，加龍驤將軍、廣川太守。贈青州刺史，追封臨沅縣男，食邑五百戶。無子，以弟仙客之子徵生嗣爵。

二十四代

孟徵生　嗣臨沅縣男，徙廣州。

二十五代

孟係祖　徵生子。有筋幹異力，能擔負數人。入隸羽林，爲殿中將軍，贈潁川郡太守。

二十六代

孟季　魏司空威之弟。事元魏王鎮遠將軍、左中郎將、廷尉監，除廣州刺史，封鉅鹿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戶，除撫軍將軍、廷尉卿，轉司農卿，出爲西平將軍、華州刺史。贈車騎大將軍、雍州刺史。

二十七代

孟信　字修仁。爲太子少師，遷太子太傅，特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贈冀州刺史。

二十八代

孟業　爲典籤長史，稱河間王國郎中。累遷東郡太守，以寬惠著名。後除廣平太守，加大中大夫。

三十三代

孟洗然　唐處士浩然弟，好文學。及浩然卒，洗然編其詩爲三卷，傳於世。邕　浩然從弟，嘗應舉不第，歸會稽。

三十四代

孟庭玢　仕唐爲崑山尉。

三十七代

孟元陽　唐德宗時起陳許軍中，以嚴整稱。拜陳州刺史，遷河陽節度使，入爲右羽林統軍，封趙國公，改右金吾大將軍。復拜統軍，卒，贈揚州大都督。

三十九代

孟遷　昭義節度方立之從弟。居兄麾下，素得士心。方立死，衆推爲節度，後爲汾州刺史。

四十六代

孟存　鄒縣主簿寧之次子，爲孟庭族長。

四十七代

孟況　存之子，仕宋，爲魚臺教諭。

四十八代

孟彬　況之子，臨沂縣主簿。潤　爲鄒縣令，進階宣武將軍。滋　以昭信校尉行沛縣尉事。

四十九代

孟澄　彬長子，滕縣丞。沂　彬次子，寧路教授。在　爲孟庭族長。金亡，山東大擾，宗人多離散，在獨不去，率其族守護塋廟。元太宗九年，詔求孟子後，得在於鄒縣之付村，復其家以奉祀事。

五十代

孟德成 澄之子、居滕縣之劉庄。元太宗時與在同復其家、仕畢州知州。德信 沂之子、居滕縣劉庄。元太宗時與德成同復其家、仕海州知州。德昌 在之子、爲魚臺教諭。德政 爲扶溝縣尹。

五十一代

孟祇祖 字性善、德昌子。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特授益都路儒學教授。秩滿當選、朔議以爲亞聖之後、不可限以常例、請於上、特令於入品內銓注、遂主荏平縣簿。後爲泗水、北海二縣尹。述祖 德成子、仕滕州知州。

五十二代

孟之弘 述祖子、仕元爲國子監助教。

五十三代

孟思言 之弘子、仕元爲東昌路儒學正、遷鄒令、終樞密院都事。

五十四代

孟思廸 仕元爲巢城教諭。

五十八代

孟公枚 字幹文。爲人端正有分決、縣尹章時鑑修孟子墓祠、俾董其役、公枚捐己貲助之。卒後、孟族每有疑事、輒相謂曰、使幹文在者、濟矣。其爲族人所慕如此。

六十代

孟承印 字永孚。性敦朴、不尚文飾、頗涉典籍、尤熟少微通鑑。凡令鄒者表揚孝子、必以承印爲首。年七十餘卒。承廉 邑稱義士。

孔子流裔十一支、北直隸南直隸浙江隸江西隸福建隸河南隸廣東隸一支在北直眞定府衡水縣、係三十二代孔穎達子孫。

孔穎達、字仲遠。八歲日誦千餘言。及長、尤明左氏春秋、王氏易、鄭氏書、詩、三禮、兼善筭曆、屬文。居家以教授爲務。隋大業初、明經高第、授河南內郡博士。徵赴東都、令與國子校書學士論難、莫能屈、補太學助教。屬亂、避地武牢。唐太宗平王世充、引爲秦府文學館學士。武德中、授國子博士。貞觀初、封曲阜縣男、轉給事中、數進忠言、益見親待。除國子司業、遷太子右庶子、兼司業。與議儒議曆及明堂、皆從公之說。又與魏徵撰成隋史、加散騎常侍。又修定五禮、衆有疑滯、咸諮決於公。書成、進爵爲子、賜物三百段、以在東宮數有諫正、又賜黃金一斤、絹百疋。拜國子祭酒、仍侍講東宮。太宗幸國學、釋奠、命公講孝經、公因上釋奠頌、手詔褒美。又受詔撰定五經正義、凡一百八十卷、賜物三百段。貞觀十七年、以年致仕。明年、圖形凌烟閣。卒、贈太常卿、謚曰憲。陪葬昭陵。子志、終孫惠元、三世司業、時人榮之。

一支在南直應天府句容縣，係四十八代孔端隱子孫。

孔端隱字子宣，傳第四子。宋高宗紹興間登進士第，文林郎，江陵府觀察推官。歷官十載，清愼自持，卒於官。子瑄隨任，以金侵難還，遂卜葬於屬縣句容之福祚鄉，因家焉。

校記

①大同：當作「大中」。按，大中祥符爲宋真宗年號。

②伏：當作「服」。

③族：當作「旌」。

④此句文義不明，疑有脱文。

⑤僧王虔：當作「王僧虔」。按，王僧虔見《南史》卷二三本傳。

⑥廷之：當作「延之」。

⑦字：當作「子」。

⑧大曆：當作「天曆」。按，曾德裕元人，延祐間爲官，作「大曆」顯誤。

聖門志卷之四

海鹽呂元善纂輯

西安方應祥　參考
同邑吳麟瑞

兄呂元美　編次
侄呂奇策

男呂兆祥
侄孫呂　陽　訂閱

禮樂

敘曰：先王制禮作樂，所以通神明、正情性、合和邦國而祖洽黔黎者也。自姚姒子姬之爵，尚或樸而不文，或文而不懋，非夫子折衷而定之，曷繇令經曲律呂，洋洋纚纚，萬世率由而無弊乎。以故上肇炎漢，下暨勝國，代有毖祀，以隆報稱。明興，恪共愈篤，禮備四代，樂用八佾，崇儒重道之典，猗歟休哉，昭天地而超今古矣。用是標祀典於首，重玉帛祀報之道告也，而章服、祭期皆禮之大者，故分類而記之。至於禮器、樂章，懼其散佚也，爰稽其典制，摭其顛末，俾俎豆之司、鼓翟之吏有所尋而守焉。

祀典

漢

高帝十二年，過魯，以太牢祀孔子，詔諸侯王卿相至郡先謁而後從政。此漢以下祀孔子之始，亦新官到任謁廟之始。

元帝初元元年，詔褒成君孔霸以所食邑八百戶祀孔子。

光武建武五年，帝過闕里，使大司空以太牢祀孔子。

明帝永平十五年，東巡至魯，詣闕里宅廟，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此後世祀孔子弟子之始。

章帝元和二年，東巡狩過魯，詣闕里，以太牢祀孔子。時帝升廟，西面立，群臣中庭北面皆再拜。帝進爵而後坐，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年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因拜儒郎中，并賜孔氏男女金帛，儒從還京師。

安帝延光三年，自泰山過魯，祀於闕里。

桓帝元嘉二年，詔春秋享禮出王家錢給大酒，河南尹給牛羊豕各一，大司農給米。

靈帝建寧二年，詔祀孔子依社稷，出王家穀，春秋行禮。

三國魏

齊王正始二年，帝講論語，使太常釋奠，以太牢祀

孔子於辟雍。漢以來釋奠之禮始見於此。前此皆祀孔子於闕里，至是始行太學。

晉

武帝泰始三年，詔魯國四時備三牲祀孔子。

七年，皇太子講經，親釋奠於太學。此太子釋奠之始。

東晉

元帝太興二年，皇太子親釋奠先聖於太學廟。

明帝太寧三年，詔奉聖亭侯孔嶷四時祀孔子如泰始故事。

成帝咸康元年，帝親釋奠於辟雍。

穆帝升平元年，親釋奠如故事，權以中堂爲太學。

武帝寧康三年，帝親釋奠於中堂，以顏子配享。

南宋

文帝元嘉二十二年，釋奠孔子，牲牢、祭器悉依上公之禮，舞六佾，設軒懸之樂。

北魏

太武始光三年，起太學于城東，祀孔子，以顏回配。

太平眞君十一年，車駕南伐至鄒山，以太牢祀先聖。

顯祖皇興二年，遣中書令高允以太牢祀孔子。

孝文帝延興二年，詔孔子廟有婦女合雜巫覡淫祀者禁之。

孝文帝太和十六年，詔宣尼廟別敕有司享薦之禮。有司廟享始此。

孝文帝太和十九年，帝如魯城，祀孔子。改封二十八世孫孔珍爲崇聖侯，拜孔氏四人、顏氏二人官。此顏子錄後之始。

南梁

武帝天監八年，皇太子釋奠先聖。① 自司議禮云，先師在堂，義所尊敬，太子宜登阼階，以明從師之義。若釋奠事訖，太子升堂，則宜從西堂，以明不由阼階之義。

北齊

文宣帝天保元年，令魯郡以時修葺廟宇，遣使致祭。又制春秋二仲行禮，每月朔行禮。祭酒領博士及國子諸學生每月朔日出行事，拜孔聖，揖顏子。此後世朔日行禮之始。

是年，詔將講於天子，先定經於孔父廟，講畢釋奠行三獻禮。

陳

宣帝大建三年，皇太子釋奠先師。祭酒以下賚帛有差。禮畢設金石之樂，會宴王公卿士。

後主至德三年，釋奠於先聖。

隋

文帝初，詔國子寺每歲以四仲月上丁釋奠于先聖先師，州縣學以春秋仲月釋奠。此郡縣二仲釋奠之始。前

此元魏雖命有司薦享、然未名爲釋奠、亦無定時也。

唐

高祖武德二年、詔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自曹魏釋奠孔子於辟雍後、至元魏始有廟、然不知其何時立也。至是高祖始詔國子立廟。

高祖武德七年、帝詣國子學、釋奠于先聖先師、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配。

太宗貞觀二年、左僕射房玄齡等議、武德中詔釋奠于太學、以周公爲先聖、孔子配享。臣以爲周公、尼父俱稱聖人、庠序置奠、本緣夫子。故晉宋梁陳及隋、皆以孔子爲先聖、顏回爲先師、別祀周公。請停周公、升孔子爲先聖、以顏回配從之。至是始定以孔子爲先聖、顏子爲先師。高宗永徽中復聖周公、師孔子。顯慶二年、乃以周公配武王、而孔子爲先聖。

太宗貞觀四年、詔州縣皆立孔子廟。此後世郡縣立文廟之始。

太宗貞觀十四年、帝釋奠於國子學。詔祭酒孔穎達講孝經。

太宗貞觀二十年、詔皇太子於國學釋奠於先聖先師、皇太子爲初獻、國子祭酒爲亞獻、司業爲終獻。舊禮、釋奠以博士自爲祭主。至是中書侍郎許敬宗等奏、祭先聖先師、秦漢無文、魏則以太常行事、晉宋以學官主祭。請自今國學釋奠令祭酒爲初獻、祝辭稱皇帝某遣某官。司業爲亞獻、博士爲終獻。州縣以守令爲初獻、丞佐爲亞獻、博士爲終獻、無博士以主簿代之。此後世國學遣官釋奠之始。前此蓋學官自祭也。而州縣以守令主祭、亦始於此。

太宗貞觀二十一年、詔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賈逵、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二十二人代用其書、垂於國胄。自今有事於太學、並令配享尼父廟堂。此後世以先儒配享孔子之始。太宗詔以當從祀孔子、皆其有功於聖人之經者也。卜子夏、毛萇有功於詩、左丘明、穀梁赤、公羊高有功於春秋、伏勝、孔安國有功於尚書、高堂生、戴聖有功於禮、王弼有功於易、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虔、王肅、賈逵則通有功於諸經者、何休、杜預、范甯則又有功於三傳者。然子夏本十哲之列、而此又列之者、是時七十二子雖列像廟堂、未得享祀。惟子夏以有功於詩、得在從祀之列。

高宗顯慶三年、文宣王廟詔用宣和之舞、國子博士范頵撰樂章。

高宗乾封元年、封禪還京師、車駕過曲阜祠廟、祀以太牢。

高宗總章元年、贈顏回太子少師、曾參太子少保、並配享孔子廟。此後世追贈孔門弟子之始、而以曾參配享、亦始於此。按文獻通考、高宗總章元年、新唐書睿宗太極元年、俱稱顏子、曾子配享。則曾子已配孔子矣。而玄宗開元八年、李元瓘又以曾子不預配享、祀爲請。二十七年、孔子正南面、獨以顏子配、而曾子不與焉。至宋度宗咸淳三年、始以曾子、子思並顏子、孟子配享。其舉其廢、不可詳考、始記於此。

睿宗太極元年、皇太子開講筵、親釋奠、加贈顏回太子太師、曾參太子太保、皆配享。

玄宗開元七年、皇太子齒冑於學、謁先聖、詔三獻皆用冑子。

玄宗開元八年、司業李元瓘言、孔宣父廟顏子配、其像立侍、請據禮文合從坐侍。又四科弟子閔子騫等雖列像廟堂、不預享祀、而范甯等皆霑從祀、請列享在二十二賢之上。七十子者、則文翁之壁尚不闕如、豈有國庠遂無圖繪。請圖形於壁、兼爲立贊。曾參以孝受經於夫子、請享之如二十二賢。乃詔顏子等十哲爲坐像、悉預祀、曾參特爲塑像、坐十哲之次、圖七十子及二十二賢於廟壁上。以顏子亞聖、親爲製贊書於石、閔損以下、令當朝文士分爲之贊、題其壁。

玄宗開元十三年、封禪迴、詣孔子宅、親設奠祭、又遣使以太牢祀墓。

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詔追謚孔子爲文宣王、南向坐、先時孔廟以周公南面、而夫子坐西牖下。貞觀中、廢周公祭、而夫子位未改、至是二京國子監、天下州縣夫子始皆南向。被王者袞冕服、兩京樂用宮懸。追贈顏子爲兗公、西向配、閔子騫、冉伯牛、冉仲弓、宰我、端木子貢、冉有、仲由、言子游、卜子夏九人爲侯、曾參等七十三人爲伯、東西列侍。文宣之謚始此、亦孔子封王、弟子封公侯伯之始。按、鄭曉曰、近世多議從祀諸儒、而不及十哲、十哲直取陳蔡一時與難之賢、非孔門定論。自開元迄今、無敢議者。夫有若之言、四見於論語、大類聖人、公西赤志於禮樂、有爲邦之才、其爲言語政事、不優於宰我、冉求乎。我、求言行不必微諸史傳、論語中多有之、視二子優劣何如。宜進祀二子於殿上、改求、我廡中。

玄宗開元二十八年、詔春秋二仲月上丁祭文宣王、以三公攝事。

肅宗上元元年、歲旱、罷諸祀、惟太學仍祀文宣王。

德宗貞元二年、釋奠、詔自宰臣以下畢集於國學、每年春秋釋奠、祝板御署訖、北面而揖。

宣帝大中元年、宰臣白敏中請賜百縑充享祀。

後唐

明宗長興二年、復文宣王廟祀。時朱梁喪亂、廟祀遂廢、故復之。

後周

太祖廣順二年、親征至兗、詣廟再拜、左右曰、天子不當拜異代陪臣。帝曰、夫子聖人也、百王取則、安得不拜。登墓復拜。按、周太祖親征慕容彥超、至兗州、城將破、夜夢一人、狀甚魁異、被王者服。城陷、取委巷入夫子廟、在、帝豁然曰、昨夢殆夫子乎、不然何路與廟會。因駐蹕升堂、瞻像、一如夢中所見、感喜下拜、遂躬詣闕里拜奠。詔留所奠銀酒器及爐於廟中、又

詣聖林拜墓、勑所屬葺祠宇、禁樵採。

宋

太祖建隆中、三幸國子監、詔祭文宣王用一品禮、立十六戟於廟門。

太宗端拱元年、幸國子學謁文宣王。特博士李覺方聚徒講書、上即詔覺令對御講。曰、陛下六飛在御、臣何敢輒升高座。上因降輦、命有司張帝幕設別座、詔覺講周易之泰卦、從臣皆列坐。覺乃述天地感通、君臣相應之旨。上甚喜之、賜帛百疋。

太宗淳化四年、從監軍使請、聖廟六衙朔望焚香。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東封、如曲阜縣、謁文宣王廟。內外設黃麾仗、上服鞾袍、詣廟行酌獻禮。初有司定儀止肅揖、上特再拜。又詣叔梁紇堂、命近臣分奠七十二弟子、先儒。遂如孔林、以樹木擁道、降輿乘馬。至文宣王墓奠拜、加謚曰玄聖文宣王、追封父叔梁紇齊國公、母顏氏魯國大夫人、妻亓官氏鄆國夫人。二年、賜文宣王廟桓圭一、令就廟立學、頒賚孔氏子孫。封弟子兖公顏曰為兖國公、費侯閔損等九人為公、郕伯曾參等六十二人為侯、追封先儒魯史左丘明等二十一人為伯。內王肅故蘭陵亭侯、贈司空、杜預故當陽侯、贈司徒。此從祀諸儒有封爵之始。

真宗大中祥符七年、王旦言、請用先天節禮畢、請文宣王廟行禮。

真宗天禧元年、判國子監孫奭言、釋奠舊禮、以祭酒、司業、博士為三獻。新禮以三公行事。近年只差獻官二員通攝、未副崇祀嚮學之意。望令備差太尉、太常、光祿卿以充三獻。可。又詔崇文館雕印釋奠儀注及祭器圖、頒行下諸路。

仁宗初即位、幸國子監、奠謁先聖。退閱七十二賢贊、觀東序禮器。

仁宗天聖二年、幸國子監謁先聖。舊儀肅揖、特再拜。

仁宗景祐元年、詔釋奠用登歌。按、開元中已用登歌、後廢、宋復用之。

仁宗慶曆四年、幸國子學謁先聖、再拜。

神宗元豐六年、追封孟軻為鄒國公。

神宗元豐七年、詔以孟軻配食孔子、位次顏子。荀況、楊雄、韓愈並封伯、從祀。此孟子配享孔子之始。

哲宗元祐六年、幸國子監謁先聖、行釋奠禮、一獻再拜。按、帝聽祭酒豐稷講無逸終篇、乃還。或曰、祖宗視學必有賚命金帛之錫。呂太防曰、古者天子視學、乃常事也。吾欲天子時時幸馬、金爵之賚、後日何可繼也。聞者乃服。

徽宗崇寧元年、詔追封孔鯉為泗水侯、孔伋為沂水侯。

徽宗崇寧三年、以王安石配享孔子、位次孟軻。詔辟雍文宣王殿名曰大成、帝謁文宣王殿。

徽宗大觀元年、太司成強淵明言、攷禮經、士始入學釋菜。請自今每歲貢士始入辟雍、並以元日釋菜於先聖。從之。按、漢以來釋菜之禮始見於此。夫始教祭菜、禮之以簡為貴者也。南朝宋、齊以來、通以釋奠行之、義於重矣。至宋大觀中、始定貢士釋菜之儀。

國朝因之、每進士釋褐及國學朔望日、俱行釋菜禮、正合始教祭菜之義。

徽宗大觀二年、詔躋子思從祀。按宋史、從通仕郎侯孟請也。

徽宗大觀四年、文宣王改執鎮圭、廟門增立二十四戟、並如王者之制。按周禮小行人成六瑞、王用鎮圭、公用桓圭、侯用信圭、伯用躬圭、子用穀璧、男用蒲璧。是年、孔子弟子公夏首、后處、公肩定、顏祖、鄡單、罕父黑、秦商、原亢、樂欬、廉潔②十人賜侯爵從祀。

徽宗政和元年、曾參、顓孫師、南宫絹、司馬耕、琴張、左丘明、穀梁赤、戴聖八人以封爵犯先聖諱、悉改正。

徽宗政和三年、追封王安石爲王、復封安石子雱爲伯、從祀孔子廟庭。

徽宗政和五年、詔鄒縣孟子廟以樂正子配享、追封侯。公孫丑、萬章、浩生不害、孟仲子、陳臻、充虞、屋廬連、徐辟、陳代、彭更、公都子、咸丘蒙、高子、桃應、盆成括、季孫、子叔疑十七人從祀。③

徽宗政和六年、賜堂上正聲大樂一副、禮器一副於闕里。

徽宗宣和四年、車駕幸太學、奠謁先聖。

欽宗靖康元年、罷王安石配享孔子、猶從祀廟庭。

南宋

高宗建炎二年、金粘没喝入襲慶府、即今之兖州府。衍聖公孔端友已避敵南去、軍士欲發孔子墓者。粘没喝問其通事高慶裔曰、孔子何人。曰、古之大聖人。粘没喝曰、大聖人墓安可發。遂殺軍士、於是獲存。

高宗紹興十年、詔文宣王殿與大社、大禝並爲大祀。

高宗紹興十四年、國學大成殿成、帝謁孔子、止輦於大成門外。入幄、羣臣班列於庭、帝出幄、升東階、跪上香、執爵三祭酒、再拜、羣臣皆再拜。帝降入幄、分奠從祀如常儀、遂謁太學。

孝宗淳熙四年、幸太學謁奠孔子、去王雱畫像。

寧宗慶元間定祀令、文宣王爲中祀。

理宗寶慶三年、詔贈朱熹太師、追封信國公。紹定三年、改封徽國公。

理宗淳祐元年、帝謁孔子、遂臨太學、詔追封周敦頤汝南伯、張載郿伯、程顥河南伯、程頤伊陽伯、與徽國公朱熹從祀孔子廟庭、黜王安石從祀。此周程張朱從祀之始。先是、慶元中著作郎李道傳請下詔崇正學、取朱熹論語孟子集註、大

學中庸章句、或問，頒之太學。雖孔孟之時已有六經之說，而四書之名則始于宋焉。

理宗景定二年，詔追封張栻、呂祖謙爲伯，從祀孔子廟庭。

度宗咸淳三年，帝詣太學謁孔子，行釋菜禮，以曾參、孔伋並顏回、孟軻配享，升顓孫師於十哲，列邵雍、司馬光於從祀。按是年正月十五日御筆：邵雍天挺人豪，英雄蓋世。司馬光有德有言，有功有烈。朱熹贊之，與周程張俱。雍述經世書，發先天奧旨，而內聖外王之學實關吾道；光著通鑑，貽後世治法，而真履實踐之，毋爲時儒宗。茲並前代諸儒，或以章句文詞得祀于學者比。朕將臨辟雍，因思朱熹所贊已祀其四，而尚遺雍、光，非缺典歟？其令學官列諸從祀，以示崇獎。二月，升曾參封郕國公，孔伋封沂國公，配食大成，顓孫師封陳國公，升十哲。此顏、曾、孟配享之始。又詔泗水侯以先聖爲之父，以子思爲之子，而闡詩禮周南召南之學，其在魯論著明如此。鄆城侯忠其昆也，亦在祀之列，伯魚可列於鄆城侯之次。

遼

太祖神册三年，建孔子廟，次年落成，躬謁祭奠。

金

熙宗皇統元年，帝親祀孔子。退謂侍臣曰：朕幼年不知志學，歲月逾邁，深以爲悔。孔子雖無位，其道萬世景仰，凡人爲善，不可不勉。

世宗大定十四年，釋奠先聖，詔依禮官議，依開元禮，合行祭器禮料，牟三、豕三、酒二十瓶，奏登歌雅樂。

章宗明昌二年，孔子廟門置下馬牌。

章宗明昌四年，親釋奠先聖，諭旨宣徽院曰：朕以宣聖萬世帝王之師，恐汝等未諭，可備拜裀，朕將拜焉。

章宗承安二年春丁，親祀孔子，以親王攝亞、終獻，皇族陪祀，文武羣臣助奠。

元

世祖至元，詔春秋二丁，執事官員各依品序，穿着公服，陪位諸儒衣襴衫，戴唐巾行禮。

成宗大德初，勑到任先詣先聖廟拜謁，方許以次詣神廟，著爲令。

成宗大德十一年，制加孔子號曰大成。

武宗至大元年，詔集賢學士王德淵依舊例致祭。牲加太牢，欽齎御祝香、祝文、酒，合用祭物，列於孔林行禮。因加封大成謚號故也。

武宗至大四年，詔以銀幣詣闕里祀孔子。

仁宗初即位，遣宦者李邦寧釋奠於孔子。邦寧既受命行禮，方就位，忽大風起殿上，及兩廡燭盡滅，燭臺底鐵鐏入地尺許，無不拔者。邦寧息悚伏地，諸執事者皆伏。良久風息，乃成禮。邦寧因慚悔累日。

仁宗皇慶二年，以許④從祀孔子。
仁宗延祐三年，追封孟子父孟孫氏爲邾國公，母爲邾國宣獻夫人。
仁宗延祐七年，詔以白金一百五十兩、錦綺雜綵表裏各一十三段，遣說書王存義詣魯，以太牢祀孔子。仁宗手香加額以授之。
文宗至順元年，加封孔子父齊國公叔梁紇爲啟聖王，母魯國太夫人顏氏爲啟聖王夫人。顏子兗國復聖公，曾子郕國宗聖公，子思沂國述聖公，孟軻鄒國亞聖公，河南伯程顥豫國公，伊陽伯程頤洛國公。是年，始以漢儒董仲舒從祀。
順帝元統三年，封顏子父無繇爲杞國公，諡文裕。

皇明

洪武元年，
太祖高皇帝登極，幸太學，行釋奠禮。按，登極詔內一款，孔子曲阜廟庭遣使致祭，其襲封衍聖公并世職知縣，俱如歷代舊制，仍免孔氏子孫差。
洪武二年十二月二十日，遣國子祭酒孔克堅代祀宣聖。回京，
太祖高皇帝作詩以遺之。
詩：孔氏世孫祭祖回，但言農務野荒開。我言蓋世民容喜，必解春風每歲來。

洪武四年，令進士釋褐詣國學行釋菜禮，禮部更定釋奠孔子祭器禮物。初，孔子之祀像設高座而器物陳於座下，弗稱其儀，其來已久。至是定擬，各爲高案，其豆籩簠簋悉代以磁器。按，蘇軾謂古者坐于席，故籩豆之長短適與人均。今土木之像既以巍然于上，而列器皿於地，使鬼神不享，則不可知，若其享之，則是俯伏匍匐而就食也。由是觀之，則孔子廟自唐設塑像以來已如此，歷宋至元，未之有改，至是聖祖始正之云。
洪武七年二月丁酉朔，日食。丁未，祀孔子。
洪武十五年，太學成，孔子以下去塑像，設木主，遣官以太牢祭。
高皇帝遂視學，釋菜，服皮弁，詣位再拜，獻爵，復再拜。按，太祖皮弁服行釋菜禮，正合記禮皮弁祭菜之義。
洪武十七年，敕每月朔望太學祭酒以下行釋菜禮，郡縣學長吏以下詣學行香。按，朔望行香之禮，古未有也。北齊每月朔，祭酒、博士、諸生展拜階下，郡縣朔朝，是時未爇，今所謂香也。至宋淳化四年，始朔望焚香，朱熹曰，謁宣聖廟焚香，不是古禮。至我朝始定爲令，朔望謁奠之禮，徧海內矣。
洪武二十六年，頒大成樂於天下府學，令州縣如式製造。
洪武二十九年，罷楊雄文廟從祀。
建文元年，

帝祀孔子幸大學。

永樂四年三月、

太宗皇帝謁孔子、視太學。按、太宗將視學、命禮部詳議禮儀、尚書鄭賜言、宋制、謁孔子服靴袍再拜。上曰見先師禮不可簡、必服皮弁、行四拜禮。

永樂十四年、遣官祭闕里。

宣德元年、

宣宗皇帝登極、遣太常寺寺丞孔克準詣闕里祭告。自先師而下、四配、十哲、兩廡凡九壇俱用太牢。

正統元年、

英宗皇帝登極、遣國子監司業趙琬詣闕里祭告。

正統二年、以宋胡安國、蔡沉、真德秀從祀孔子廟庭。

正統三年、禁祀孔子於釋老宮、令祭物非所產者以所產代。

正統八年、追封元儒吳澄爲公、從祀孔子廟庭。

正統九年、　帝幸太學釋奠孔子。

景泰元年、

景皇帝登極、遣翰林院侍講吳節以香帛詣闕里祭告。

天順元年、

英宗復位、遣工科左給事中孫昱詣闕里祭告。

成化元年、

憲宗皇帝登極、遣吏部右侍郎尹旻詣闕里祭告、又幸太學釋奠孔子。遣官取衍聖公孔弘緒并三氏子孫赴京觀禮、命衍聖公分獻沂國公、此遣官欽取之始。

成化二年、追封董仲舒、胡安國、蔡沉、真德秀爲伯。

成化十三年、增孔子廟籩豆樂舞之數、遣翰林院學士王獻詣闕里祭告。按、國學之祭、舊用舞六佾、增爲八佾、舊用十籩十豆、增爲十二籩十二豆。郡縣之祭舊用八籩八豆、增爲十籩十豆。

弘治元年、

孝宗皇帝登極、遣太常寺少卿因景賢詣闕里祭告、又幸太學釋奠孔子。以吏部尚書王恕言、詔先師位加幣、用太牢、改分獻爲分奠、遣官取衍聖公并三氏子孫觀禮。命衍聖公孔弘緒分奠兗國公、禮畢、賞弘緒及觀禮族人各紵絲衣一套、又賜宴於禮部、此欽賞賜宴之始。

弘治九年、追封宋儒楊時爲將樂伯、從祀。

弘治十二年、闕里廟災、遣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李傑祭告。

弘治十七年、重修闕里廟成、遣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李東陽以香帛并

御製碑文詣闕里祭告。

正德元年、

武宗皇帝視太學謁孔子。遣禮部主事張濬詣闕里、取衍聖公孔聞韶并三氏子孫赴京觀禮。命聞韶分奠沂國公、以禫服未除辭、命吏部右侍郎梁儲代之。

正德八年、流賊犯闕里、遣巡撫山東右僉都御史趙璜祭告。

嘉靖元年、

世宗皇帝登極、遣吏部尚書石珤詣闕里祭告。

駕幸太學謁廟、至櫺星門外、即降輦步入。禮畢、仍步出櫺星門外升輦。遣官取衍聖公孔聞韶并三氏子孫赴京觀禮外、有乞　恩觀禮三氏學生員孔產隆、孔承祭、孔承緒等三名、亦准觀禮。欽賞賜宴照前例。

嘉靖九年、釐正祀典。天下學始去塑像、設木主。改大成至聖文宣王舊號題曰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四配稱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之位。從祀十哲以下及門弟子七十二人、皆稱先賢某子之位。左丘明以下二十九人、皆稱先儒某子之位。盡罷公侯伯諸封爵。申黨即申棖、存棖去黨。公伯寮、秦冉、顏何、荀況、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吳澄十三人罷祀。林放、蘧瑗、鄭玄、鄭衆、盧植、服虔、范甯七人祀於其鄉。進后蒼、王通、胡瑗、歐陽修、陸九淵從祀。改稱大成殿爲先師廟、大成門爲廟門、減籩豆十二爲十、八佾爲六。闕里、天下府州縣籩豆減十爲八。別立祠祀齊國公叔梁紇、稱啓聖公孔氏、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配、稱先賢。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稱先儒。撤無繇、點、鯉從享。

世宗復幸太學、釋奠先師。遣官取衍聖公孔聞韶并族人孔諱等觀禮。

隆慶元年、

穆宗皇帝登極、遣尚寶司卿劉奮庸詣闕里祭告。

本年八月初一日、

駕幸太學、釋奠先師。遣禮部主事劉繼文取衍聖公孔尚賢并三氏子孫孔誤、孔承讀、孔承元、孔承宇、孔弘立觀禮。欽賞賜宴俱照前例。又以分奠大臣特賜衍聖公孔尚賢羊一隻、酒十瓶、鈔三千貫。家長孔議吏部給與冠帶。

隆慶五年、詔薛瑄從祀孔子廟庭。

萬曆元年、

神宗皇帝登極、遣尚寶司司丞張孟男詣闕里祭告。

萬曆四年、

神宗駕幸太學、釋奠先師。遣禮部主事張程取衍聖公孔尚賢并三氏子孫孔公寧、孔公源、孔承倜、孔弘杲、孔貞樗觀禮。欽賞賜宴俱照前例。

萬曆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詔以新建伯王守仁、

簡討陳獻章、布衣胡居仁從祀孔子廟庭。按、守仁以致良知、獻章以主靜、居仁以居敬、故並從祀。先是嘉靖八年、行人薛侃始請獻章從祀。隆慶元年、僉安耿定向悠請守仁從祀。萬曆十二年六月、御史詹事講請並祀二人。十月、祭酒張位始請居仁並二人祀。前後論者紛紛、十一日奉
旨。廷議、禮部尚書沈鯉請獨祀居仁、大學士申時行等仍請並祀三人。大約從祀諸儒、異世者既以世代先後爲序、則同時者當以時之先後爲序。考白沙宣德戊申生、敬齋宣德甲寅生、少白沙六歲、陽明成化壬辰生、少敬齋三十八歲。已人以此爲序、不必論爵可也。

天啓元年、

熹宗皇帝登極、遣順天府府丞姚士慎詣闕里祭告。

天啓四年、

駕幸太學、釋奠先師。遣中書舍人楊中極取衍聖公孔胤植、幷四氏博士孔胤隆、顏光魯、曾承業、孟弘譽、學錄孔弘順陪祀。族長孔彥乾、族人孔弘羨、孔聞慶、孔聞範、孔聞謨、孔貞祚、顏胤禧、顏胤學、曾承祐、曾繼榮、孟聞鑑、孟聞時觀禮。欽賞賜宴、馳驛俱照前例。彥乾等名給冠帶。聞範、聞謨、貞祚、承祐、聞時俱係生員、特送監、優異各受恩貢。其進士孔聞標、孔聞詩、以在京亦准陪祀、賜宴。其優崇聖齋之典、獨隆於前代矣。

崇禎元年、

今上登極、遣太僕寺卿管太常寺少卿事鄒興言詣闕里祭告。

章服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詔追諡孔子爲文宣王、仍內出王者衮冕之服以衣之。按、夫子自云、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至爲魯司寇、則有司冠之章服矣。至是始衣王者衮冕云。

宋眞宗大中祥符二年春、加先聖冕服、桓圭一、從上公之禮、冕九旒、服九章。先是、以木爲圭、至是始易以玉云。

宋徽宗崇寧四年、從國子司業蔣靖之請、詔太常寺考文正⑤宣王廟像冠服制度、用王者冕十二旒、衮服九章、畫圖鏤板印賜、仍頒降天下州縣學、咸使依圖改正。歷代以先聖與門人同服衮冕、至是始服王者之服。

金世宗大定十四年、國子監起請孔子廟大成殿聖像冠十二旒、服十二章、兗國公、鄒國公像九旒九旒。

國朝

洪武初、塑像章服俱仍前代之舊。

洪武十五年、南京太學成、孔子以下去塑像設木主。按、塑像之設、中國無之、至佛教入中國始有也。三代以前祀神皆以主、無有所謂像設也。彼異教用之、無足怪者。及李元瓘言顏子立侍、則孔子之像在唐前已有矣。後世莫覺其非、亦化其道而爲之。郡異縣殊、不一其狀、長短豐瘠、老少美惡、惟其工之巧拙是隨、就使盡善、亦豈其生時盛德之容。甚非神而明之、無聲無臭之道也。我

聖祖毅然灼見千古之非，自夫子以下像不上繪塑，以神主。數百年彝教乃彰。嗚呼盛哉。

嘉靖九年，詔天下文廟去塑像，易以木主。

祭期

先師孔子每歲春秋仲月上丁日祭之。其月用仲，以四時之正也。其日用丁，取陰火文明之象也。

獻官

皇帝遣京師大臣一員、南京國子監祭酒。

分獻官

北監、南監屬官四員。

監禮官

京師、南京監察御史二員。

監宰官

京師、南京禮部祠祭司一員。

引班官

京師、南京鴻臚寺官二員。

贊禮官

京師、南京太常寺等官。

府州縣則以所在長官行三獻禮，有故則用佐貳官一員代之。其分獻十哲、兩廡之官以教授、學正、教諭、訓導行分獻禮。如不足，方用佐貳官爲之。餘官止陪祭。分獻官之位，並在陪祭官之前。

齋戒三日

正祭前三日、官分獻官、陪祭官、執事人等不飲酒、不茹葷、不弔喪、不問疾、不聽音樂、不理刑名、不與妻妾同處、不預穢惡事。散齋二日、沐浴更衣、宿於別室、致齋一日、宿於祭所、惟理祭祀。

視樂

正祭前三日、太常寺官演樂、祭酒、司業及禮部堂上官親往視之。演樂畢、如養牲所視牲肥腯。府州縣衛亦然。

迎牲

正祭前一日、太常寺掌印官 迎視及牲、用鼓樂前導、由廟正門入。

省牲

正祭前一日、執事者設香燭案於宰牲房前、引贊引獻官、分獻官、監禮官常服詣省牲所省牲之肥碩純潔與其牲數。省畢、遂宰牲、以毛血少許盛於盆、其餘毛血以淨器盛貯、待正祭畢埋之。蓋取毛所以告純也、取血所以告殺也。

禮器

按、祀先聖備四代禮樂。記曰、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6]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今廟中四尊皆備、他可知矣。文公朱熹曰、舊禮器圖樣並依聶崇義之製、不如政和皆考三代遺法鑄造、制度精密、氣象淳古。知漳州日、遂申省部、乞行下依准用銅製造。今祭器皆銅鑄、其文公之遺歟。

簠簋 皆盛黍稷之器。有虞氏曰敦、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簠方簋圓、刻木爲之。古用陶器、後世範金爲之。簠數一百一十五、通蓋重一十三斤、高七寸、深二寸、濶八寸一分、腹徑長一尺一分。簋數一百一十五、通蓋重九斤、高六寸七分、深二寸八分、濶五寸、腹徑長七寸九分。

籩豆 籩古今皆竹製、惟豆制不同。夏楬豆、殷玉豆、周獻豆、又魯玉豆雕篹。爾雅及鄭氏說以木、禮旊人說以瓦、呂氏考古圖說及政和近制以銅。郊特牲曰、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籩豆之實、水土之品也。

犧尊 按、周官有司尊彝之職、而犧尊取其犧牲享食之義。犧牛形、範金爲之、穴背受酒於腹、上覆以蓋、用貯終獻酒、數六、重九觔一十兩、通足高六寸一分、徑二寸四分、頭去足高八寸二分、耳高二寸一分五釐、濶八分五釐、深二寸七分。

象尊 取形於象、以明乎夏德。夏者假也、萬物之所由而化也。範金爲之、穴背受酒、上覆以蓋、用貯亞獻酒、數十、重一十斤、通足高六寸八分、口徑一寸八分、耳濶一寸二分、長一寸九分、深四寸九分。

雲雷尊 繪以螭首、腹畫雲雷回旋之狀、用貯初獻酒、範金爲之。雷取其奮豫、雲取其雷澤。

大尊 大從泰、有虞氏之泰尊、瓦尊也、貴本尚質。數二、通足高八寸一分、口徑五寸七分、腹徑六寸一分、足徑三寸八分、深六寸五分。

壺尊 其尊作壺形、其脰飾饕餮、腹著風雲、不獨示有節止、而又明其施澤之及將也。數六、重四斤一兩二錢、高八寸四分、口徑四寸五分、腹徑六寸、深七寸一分。

山尊 夏后氏之尊也。郭璞云、形似壺、受五斗、刻畫爲雲山狀。數二、重六觔四兩、高九寸八分五、蓋口徑六寸七分五、蓋深七寸五分。

著尊 按明堂位、商尊曰著。著地而無足也。數二、重四觔十兩、高八寸四分五、蓋口徑四寸三分、腹徑六寸二分、深八寸二分。

罍洗 皆所以盥也、臨事而盥、致肅恭之意。罍盛水、洗受棄水、惡濺地也。舊圖罍畫雲龍、洗畫水文菱花。今博古圖罍爲饕餮雷文、洗飾龜龍。罍數二、重十二斤、高一尺、口徑八寸四分、深七寸二分、足口徑七寸九分。洗數二、重八斤八兩、高五寸七分、口徑一尺三寸六分、深二寸九分。

爵 明堂位曰、夏以棧、商以斝、周以爵。按爾雅、鍾小者爲棧、棧畢而淺、故棧象琖、而爵象雀、而斝有耳焉。按禮書、爵小者名爵、大細者名觴、其義取爲貴、因著飲戒云。洪氏曰、太常爵制、兩柱三足、隻耳、後口。今郡縣或以木刻雀、置盃於背以承酒、殊非也。數一百一十八、重一斤八兩、通柱八寸三分、深三寸三分、口徑長六寸二分、潤二寸九分、兩柱三足、有流有鋬。

坫 置爵承尊皆用之。陸氏曰、古者爵有承盤坫與豐是已、施于燕射曰豐。賈氏曰、諸經承爵器皆易本豐字、從豆、爲豐年之豐、謂時和年豐、粢盛豐備、神歆其祀、人受其福也。鄭注公豐俎豆而畢朮製、椽赤中畫赤雲氣。數二十八、重二斤九兩、纔廣九寸二分、措諸地而平正。

勺 夏龍勺、殷疏勺、周蒲勺。龍藏淵、蒲生水、疏有導引意。今刻首爲龍、夏制也。數二十八、重一斤、口潤二寸一分、深一寸一分、柄長一尺二寸九分。

籩 數二百四十八、口徑四寸九分、通足高五寸九分、足徑潤五寸一分、上深一寸四分。

豆 數二百四十八、并蓋重四斤一十兩、高廣如籩。

俎 明堂位曰、周以房俎。鄭注云、房謂足下柎也。孔疏、去俎頭各有兩足、足下各別爲柎、其閒有橫、橫似堂壁、橫下二柎、似堂東西各有房也。詩魯頌曰、籩豆大房。箋云、玉飾俎也、兩端赤、中央黑。數一百三十三、長一尺八寸、闊八寸、高八寸五分。

登 數六、高一尺四寸。

篚 以竹爲之。鄭氏謂如車笭、如竹篋。古用篚不一、以奠爵、以承食膳、以置玉幣。今單以承幣。蓋詩鹿鳴序實幣帛筐篚之遺意。數二十、高五寸、長二尺八分、闊五寸二分、深四寸、蓋深二寸八分。

鉶 範金爲之。三足、口有兩耳、覆以蓋、施三紐、用薦和羹。

籩巾 數二百四十八、以絺爲之、圓幅、玄被纁裏。

龍羃 以絳帛方幅爲之、中畫雲龍、兩旁畫文彩、四角各綴以金錢、用以覆尊。若兩廡則不可畫雲龍、止用青。

尊羃 數二十八、用布爲之、縱橫二尺二寸。

盥盤架 以木爲之、繪以彩色、緣以漆。

盥盤 範金爲之、盛水盥手。

帨巾 白布爲之、長短隨宜、獻官盥卒拭手。

爐 鑪也、用以焚香、範金爲之、高一尺八寸、縱一尺六寸、橫一尺二寸、兩耳四足。

燭臺 範金爲之、高一尺八寸、重盤四足。

祝版 以木爲之、高九寸、濶一尺二寸、用白紙寫祝文、貼版上、祭畢揭而焚之。

蟬冠 以夏布爲之、用黑漆、前繪以金蟬、遊倶金飾、冠纓以青紙縧二、結垂于下。

衣袍以紅絹帛爲之，制如公服，前後俱繪花彩。

束帶以革爲鞓，鞓外裹以紅綃，黑角爲板，而綴于鞓。

履鞋以皂布爲之，前後綴以雲綠面，絳紃以白線皮底。

樂器

按八音之器，聖人取八風而爲之，其聲出於五行之氣，其制器之法，則以十有二律爲之度數，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有具一聲者，有具十二聲者，清濁高下，八音克諧，故奏之可以格神祇，和上下，修己治人，變化氣質，轉移風俗，以至於風氣禽獸，皆可以感召，蓋天地間皆陰陽二氣所爲，故其氣相爲感通有如此。

麾旛以降繪爲之，長七尺，濶三尺一寸，上板繪雲，下板繪山，以相連，首尾前面繪升龍，後面繪降龍，各塗以金及五色彩雲，朱竿八尺五寸，末施銅龍首，塗金，啣其麾下垂。樂中麾生執之，升龍向外，降龍向內，舉之則升龍見，樂作，偃之則降龍見，樂止。以木爲架，朱髹，開則植其上。

應鼓華之爲器，去故意也，爲群音首，其卦坎，其方北，其時冬，其風廣莫，其律黃鍾，其聲一，其音護，冬至之氣也。舞奏樂一句，以楗擊者三，但節鞣從容也。以木爲身，高三尺五寸，面濶二尺二寸，兩旁四銅環，中以柱穿頂，方蓋，綠以黃羅銷金雲花，繪雙簷，四角爲龍首，啣九旒蘇，下綴綠結。刻狻猊四趺，各向外。

鼗鼓其制如鼓，司此者掛於項上，兩手搖之以應鼓節樂。面濶四寸四分，高一尺三寸，面繪雲彩，身繪花，上有二環，繫以紅絨縧，朱漆架，架之。

笛笛之爲物，其直節而有制，其心虛而能通，而利制之音所由出也。其卦則震，其方則東，其時則春，其聲尚議，其律姑洗，其風明庶，其音澀，春分之氣也。紫竹爲之，長一尺四寸七孔，上一大孔，徑三分，吹竅也，橫而吹之，下六孔各徑二分。以金飾龍首末，垂以紅絨縧結。

簫

截竹為之，以紅絨繩繫之。吹者宜緩，取其音斯悠揚不迫。紫竹為之，長一尺九寸五分，前五孔，後一孔，各徑二分，口闊半竅，名山口，直而吹之。垂以紅絨繩結。

搏拊

鼓中實糠，擊以節樂，舊說以章為之，中實以糠，形如小鼓。

柷

柷所以合樂，狀方，如漆桶，中有椎柄連抵，椎之，繫以起樂，深一尺八分，方二尺四寸。

敔

狀如伏虎，背刻二十七齟，木戛之而成聲，所以止樂也。虎，西方陰獸，其形伏，故用以止樂。

編磬

磬之為物，堅實而不動，其卦則乾，其時則秋冬之交，其方則西北之維，其風不周，其聲尚角，其音則辨，立冬之氣也。以堅木為楗，竹為柄，司磬者擊之，其音律則與鐘同。凡擊則先擊鐘以宣一字之音，既閎則擊磬以收之，所謂金聲而玉振之也。以石為之，數十六，入音而命之也。橫巽植上，刻如齒形，曰崇牙，足為鳥形。

編鐘

金生於土而別于土，其卦則兌，其方則西，其時則秋，其風閶闔，其聲尚羽，其音輕重淺茸，氣也。以堅木為楗、竹柄，司鐘者擊之，則有大律六呂，以應十二月之候，又有清聲以亂之。鑄銅為之，形如筒簨虛製，同編磬，足刻獸形。

笙

其毋用匏，匏之為物，其性輕而浮，其中虛而通。笙則以匏為母，植管匏中，象植物之生，故名曰笙。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三簧，曰巢。笙者，象管在匏，有巢象。

鳳簫

排竹如鳳翼，故以鳳名也。大者二十四管，無底；小者十六管，有底。狀如鳳翅，其聲鳳聲。

琴

絲脩物而成聲，其卦則離，其方則南，其時則夏，其聲尚宮，其律蕤賓，其風景，其音哀。白虎通曰：琴者，禁也。禁止於邪，以正人心也。長三尺六寸六分，象朞之日；廣六寸，象六合；初五絃，象五行，文武增二絃，故七。

瑟

伏羲氏作瑟，黃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而悲，故頌瑟止為二十五絃，長七尺二寸，雅瑟二十三絃，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

塤

塤之為音，以土為質，以水火相合而成器，故具水火土之三形。中虛上銳，火之形也；平底，水之形也；圓體，土之形也。狀如秤錘，以土為之，大咸。樂書云：塤、篪皆六孔，以五取聲，其聲相應。

篪

以竹為之，長一尺四寸，圍五寸三分，上一大孔，徑三分，橫而左吹，輕吹之，其聲乃和，以合眾樂。

管

截竹為之，為十二孔，以應十二月之音，長尺有二寸，六孔，并兩而歛之。

舞佾圖

旌

以紅絨為之，纓上加塗金銅雲，監於其上，數九，長七尺，以紅絨繩繫之，下綴以結竿，長八尺五寸，朱髹。朱旄塗金龍首，卯其節。二人執，立於東西兩階舞生之前，以導其舞。

翟

數六十四，以木為之，長一尺四寸，朱髹，柄端塗以金，彩每翟用雉尾三根，插於口中，舞生右手執之，以舞。

籥

數六十四，以竹為之，長一尺四寸，三竅，朱飾，舞生左手執之以舞。

雅樂舞生之圖

按舞佾有定制，東西兩階，假如東階舞生面西，則西階舞生面東；東階舞生面東，則西階舞生面西。又如東階者左手左足舞蹈，則西階者右手右足舞蹈，其向背低昂、周旋俯仰，亦皆成偶。

樂章

按、樂章卽人之詩歌也、以其被之於樂、故曰樂章。古今祀先聖之樂不相沿襲、難以盡列、列其名而已。我

朝之樂則全錄。通典曰、周之樂章以夏爲名、宋以永爲名、梁以雅爲名、隋亦以夏爲名、唐以和爲名。唐書樂志、貞觀二年祖孝孫造十二和樂。至開元中國子博士范頵又撰三和樂、一曰祴和、二曰豐和、三曰宣和。顯慶三年、詔祀文宣王廟用宣和之舞。宋以安爲名、有凝安、同安、明安、成安、綏安五曲。金以寧爲名、有永寧、靜寧、肅寧、和寧、安寧五曲。章宗又改四曲、曰來寧、淨寧、溥寧、德寧、惟肅寧一曲仍舊。又遣太常教孔氏子孫各習其藝、以備祭祀。元則因宋之舊、亦以安爲名。武宗又添徹饌奏娛安、送神奏寧安二曲。我

朝洪武二十六年、頒大成樂於天下府學、令州縣如式製造。

國朝欽定樂章

迎神 咸和之曲、無舞。

大（太四）哉（南工）宣（林尺）聖、（仲上）道（太四）德（仲上）尊（林尺）崇。（仲上）維（南工）持（林尺）王（仲上）化、（太四）斯（林尺）民（仲上）是（黃合）宗。（太四）典（黃合）祀（太四）有（仲上）常（林尺）精（南工）純（林尺）並（太四）隆。（仲上）神（黃六）其（南工）來（林尺）格、（仲上）於（林尺）昭（仲上）聖（黃合）容。（太四）

尊幣 寧和之曲、有舞。

自（太四）生（仲上）民（林尺）來、（仲上）誰（太四）底（黃合）其（仲上）盛。（太四）惟（南工）王（林尺）神（仲上）明、（太四）度（黃合）越（仲上）前（仲上）聖。（太四）粢（仲上）帛（太四）具（仲上）成、（林尺）禮（黃合）容（太四）斯（林尺）稱。（仲上）黍（太四）稷（南上）非（潢六）馨、（林尺）維（南工）神（林尺）之（仲上）聽。（太四）

初獻 安和之曲、有舞。

大（太四）哉（仲上）聖（黃合）師、（太四）實（南工）天（林尺）生（仲上）德。（太四）作（仲上）樂（太四）以（仲上）崇、（林尺）時（仲上）祀（太四）無（林尺）斁。（仲上）清（潢六）酤（南工）惟（仲上）馨、（仲上）嘉（林尺）牲（仲上）孔（黃合）碩。（合四）薦（太四）羞（南工）神（潢六）明、（林尺）庶（南工）幾（林尺）昭（仲上）格。（太四）

亞獻 景和之曲、有舞。

百（仲上）王（南工）宗（林尺）師、（仲上）生（林尺）民（仲上）物（太四）軌。（黃合）瞻（黃六）之（南工）洋（林尺）洋、（仲上）神（林尺）其（仲上）寧（太四）止。（黃合）酌（太四）彼（黃合）金（林尺）罍、（仲上）惟（南上）清（林尺）且（太四）旨。（仲上）登（仲上）獻（太四）惟（林尺）三、（仲上）於（黃六）嘻（南上）成（林尺）禮。（仲上）

終獻 曲同亞獻、有舞。

徹饌 咸和之曲、無舞。

犧仲上象太四在仲上前、林尺豆太四籩仲上在黃合列。太四以太四
享南工以林尺薦、仲上既仲上芬林尺既太四潔。仲上禮黃合成太四
樂仲上備、太四人南工和林尺神仲上悅。太四祭黃合則太四受仲上
福、林尺率黃太遵南工無林尺越。仲上

送神 咸和之曲，無舞。

有太四嚴南工學林尺宮、仲上四黃合方太四來仲上崇。太四恪黃六
恭南工祀林尺事、仲上威南工儀林尺雝仲上雝。太四□仲上茲林尺
惟南工馨、林尺神仲上馭太四還林尺復。仲上明黃六禋南工斯林尺
畢、仲上咸南工膺林尺百仲上福。六上

望瘞 曲同送神，無舞。

校記

①自：當作「有」。

②潔：亦作「絜」。廉絜，見《史記》卷六七《仲尼弟子列傳》。

③樂正子：當作「樂正子春」。

④原書闕字，據《元史》卷二四當作「衡」字。

⑤文正：當作「正文」。

⑥後：當作「后」。

⑦簠：當作「簋」。

⑧尊：當作「奠」。《明史》卷六一《樂志》一作《奠帛》。

聖門志卷之五

海鹽呂元善纂輯

同郡黃承昊
沂州宋鳴梧 參考

兄呂元美
侄呂　濂 編次

男呂兆祥
曾孫呂學孔 訂閱

聖賢遺蹟

敘曰：代與時移，物隨世變，居今考古，匪蹟曷因。故觀晝邑城而君臣之義嚴，入曲阜里而聖賢之道著，過麟塚者嗟周道之衰，登琴堂者慕君子之化。凡一事一物，經聖賢所履，有不驚覩天球夜光、愛而慕之者乎？寧與麋苑荒城、故宮斷碣，令人墮峴山之淚、增離黍之悲者同日語哉。後之君子歷聖域而遺蹟可求，觀遺蹟而景行是思矣。

地理　山　水　城　堂　亭

臺　閣　樓　館　宮　室

書院　祠　墓　樹　廟　林

地里

闕里，在曲阜縣先聖廟東，相傳在魯兩觀闕右，故名。漢晉春秋曰：闕里者，夫子之故宅也。又云：魯縣有二石闕，曰闕里，蓋里門也。按闕里辨云：古今稱闕里者，其說各異。所言二石闕曰闕里，其謬遠矣。自先聖作春秋成，號稱素王，闕里者，素王之庭除也。不曰鄉里而曰闕里，蓋謂聖人講道之庭，諸弟子尊稱也。歷代帝王之庭曰帝闕、曰金闕、曰玉闕、曰鳳闕，皆帝庭之稱也。聖人之庭曰闕里，以別群祠之稱耳。後漢鮑永為魯郡太守，孔子闕里無故荆棘自除，從講堂至里門。愚故曰蓋里門也。

魯親里，聖母顏氏之所居也。

安樂里，聖配亓官氏之所居也。漢永壽二年，魯相韓叔節以聖族之親，禮所宜異，復其邑中、繇發，有碑記。惜歷年久遠，二里之名雖存，而其地不可考矣。

孔里，昔孔子沒，魯人就冢次而居者百有餘室，因名曰孔里。

莊嶽街，在青州府。

陋巷，在曲阜縣治東，即顏子故宅。

達巷，在兗州府西北五里，相傳即達巷黨人里。

回車巷、在南直廬州府巢縣西北一十五里、相傳孔子至此回車、故名。

闕黨、在兗州府城東北一里、卽闕黨童子里。

互鄉、在河南開封府商水縣、卽互鄉童子里。

周、卽今之河南洛陽縣。乃周公相成王所營之洛邑、謂之王城下都、周平王東遷在此。孔子適周、嘗至其地。

衛、卽今之河南衛輝府。古朝歌之地、本紂所都。春秋邶、鄘二國幷入於衛、孔子擊磬於衛卽此地也。

蔡、卽今之河南新蔡縣。古爲呂國。春秋時蔡平侯徙都于此、孔子適蔡卽此地也。

陳、卽今河南陳州。武王封帝舜之後於此、卽孔子絕糧之地也。

宋、卽河南歸德府。周封微子於此、孔子曰宋不足徵、卽此地也。

杞、卽河南之杞縣。周封夏禹之後於此、孔子曰杞不足徵、卽此地也。

宣王陂、在河南衛輝府修武縣北十里。孔子欲北之趙、至河聞趙簡子殺大夫竇鳴犢、遂不過河。後以孔子追王文宣王、因名爲宣王陂。

夫子崖、在四川夔州府梁山縣峽石市之北。有書院峽、每風雨冥冥、如聞讀書之聲、故其中有夫子崖、子貢壩。

夫子巖、在河南歸德府永城縣北。相傳孔子經此、後人因肖像於壁間。

阿谷、在兗州府曹州南三十里、卽孔子南遊於楚、見列女佩璜之地。

麟冢、在兗州府鉅野縣東南三十里。春秋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孔子往觀之卽此。

端門、在曲阜縣聖廟東南。孔子將沒、謂子貢曰、端門當有赤書。子貢候之、果然。書曰、趣作法、孔聖沒、周姬之、慧星出。秦人滅、胡亥術。書既散、孔不滅。子貢以告、因往觀之、化爲赤烏飛去。蓋緯書依托之辭也。

矍相圃、在曲阜縣先聖廟西南一百二十步、周圍二里。昔先聖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晉太康志曰、矍相圃在魯城內縣西南、近孔子宅是也。今圃中猶存舊井、皆石爲之。泰和四年、衍聖公孔元措築臺於中。今改爲曲阜縣學。

五父瞿、在曲阜縣東南五里、先聖殯母之所。

延陵鎭、在南直鎭江府丹陽縣、鎭有嘉賢廟、祀季

孔。唐刺史殷仲容刻孔子所書季札墓前石碑上十字於廟中。宋楊傑詩云、戰國相吞禮義微、延陵季子故周衰。當時若嗣諸侯位後世誰傳十字碑。

孔賢庄在北直眞定府冀州衡水縣西北一十五里。孔子三十二世孫孔頡達始家於此。

山

尼山、在曲阜縣東南六十里、卽顏母所禱處也。其東有顏母山其西有昌平山、山脉皆自泰山來。其山五峰連峙、謂之五老峰。中峰卽尼丘迫出胥溪間、所謂圩其頂者此也中峰之麓有先聖廟、廟北爲中和壑、壑上有觀川亭子在川上處、壑下沂水出焉。水經註曰、沂水出魯城東北尼丘山西北、是也流而下注爲智源溪溪流而南、其上爲坤靈洞。洞有三門、中爲一室、廣可兩楹、內有石床、石枕、石几、皆天成也。元皇慶間、廟戶管用吉成入而見之、鄒尹司居敬因刻孔子石像於中。其後爲兵所損子孫奉之、瘞於山巔。過溪而東有文德林。宋仁宗皇佑二年、以孔子誕生之地、封山神爲毓聖侯、有御製碑記。金章宗泰和八年八月二十七日、以先聖誕辰前期一日宗子率合族詣尼山廟祭奠。日方午、俄聞空中有樂作、皆金石絲竹之聲、凡在一會間皆聞之。歲以二月十八日、八月二十七日祭享、與顏母山同日、俱曲阜縣官行禮。

顏母山、在尼山東三里、兩山相對、中隔沂水、上有顏母井及祠堂遺址。

昌平山、在尼山之西五里。史記孔子生魯昌平鄉

卽此。今名魯源村。

防山、在曲阜縣東二十里、高三里。啓聖王墓在山北二十里。

泰山、在濟南府泰安州北五里、爲東嶽岱宗、亦曰兖鎭。其山周圍一百六十里、嶠五十步、盤道曲屈而上、凡五十餘盤、經小天門、大天門、仰視天門、如從穴中視天窓矣。自下至古封禪處、凡四十八里三百步。上有孔子崖、在岳頂西南、卽孔子登此望見閶門白馬、以示顔子處。嘉靖間、山東巡撫朱衡建孔子登臨坊、狀元羅洪先題。萬曆十二年、濟南府推官郝大猷又建至聖廟。

孔子山有二

一在兖州府平陰縣南三十里、上有孔子教書堂遺址。

一在湖廣黄州府東一百里。相傳孔子自衛適楚、嘗登此山。有坐石、草木不侵。有石硯、雨下墨水浸出。東有顔子巷、北有回車坡。元時龍仁夫嘗築書室於其麓。

孔望山、在南直淮安府海州城東五里。昔孔子問官於郯子、嘗登此山以望東海。

夾谷山、在濟南府淄川縣西南三十里、舊名祝其山。卽魯定公十年公會齊侯于夾谷、孔子攝行之所。

黄城山、在河南南陽府葉縣北一十里、卽葉人長沮桀溺耦耕處。下有東流水、是孔子使子路問津之所。後人因建問津橋、今設問津鋪。

廟山、在浙江處州府城内擇山。唐時李繁建孔子廟于上、俗呼爲廟山。

吕山、在南直寧國府南陵縣南六十里、有石室、相傳孔子嘗游、後人因置書堂于此。

聖公山、在兖州府泗水縣東南六十里、山巓有孔子書臺遺蹟。

蒙山、在兖州府費縣西北七十里。當時居魯國之東、又名東山。孟子謂孔子登東山而小魯、卽此。

曾子山、在兖州府滕縣東一百二十里、山上有晒書臺、相傳曾子嘗讀書于此。

馬鞍山、在鄒縣北二十里、以形名。孟父母墓在焉。宋孔道輔建廟于墓前。

四基山、在鄒縣東三十里、山巓有石狀如堂基、故名。其西麓爲孟子墓。墓前有廟、孔道輔建。

水

洙河、在曲阜縣北二里。即泗水分流也。水經、出泰山蓋縣西南至卞縣。受盜泉水。盜泉出卞城東北卞山之陰。又西南流于卞城西。合於泗水。至魯縣東北分爲二水。北爲洙瀆。春秋莊公九年冬浚洙是也。今由孔林橫流過宣聖墓前。復西南流至縣。過西苗孔橋。又西入沂水。

泗河、在曲阜縣北八里先聖林之後。國語、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罟棄之。韋昭云在魯城北是也。由泗水縣陪尾山發源。來入境。逕齊國公墓後。又遶先聖林之後。西南流至兗州府城東。沂水來入之。達于濟寧天井閘入漕。

沂河、在曲阜縣南門外。即曾點所浴處也。發源尼山之麓。西北流逕縣城南。又西流至兗州府城東。入於泗水。水經所謂魯雩門也。河南岸有舞雩臺。

孔子泉、在四川夔州府巫山縣泉之傍。雖童子皆能書。

滄浪淵、在兗州府嶧縣北車輞山下。孟子謂滄浪之水清兮即此。

孟母池、在馬鞍山西孟母故宅前。大數畝。其水冬夏不涸。

坐字池、在兗州府汶上縣堂上。相傳孔子爲中都宰時所置。以石爲之。

顏母井、在昌平山中。遺址猶存。每歲春秋祭尼山之日。遣孔氏族人祭其井。

孔子井、在南直寧國府寧國縣南一百一十里。相傳孔子遊吳時所鑿。

顏子井、在曲阜縣顏廟前。

曾參井、在南直徐州城北九里山。

季桓子井、在曲阜縣周公廟正北。亦魯故宮也。闕五丈三尺。深八十尺。以石爲之。史記季桓子穿井得一缶。中若羊。問孔子。云得狗。孔子云以丘所聞羵羊也。地後爲勝果寺。今廢。有井存焉。

觀臺井、在曲阜縣東北。周敬王三十六年。孔子繫易於此。

城

古魯城、在曲阜縣城外、周廻延袤十餘里、城門十二、南曰稷門、曰章門、曰雩門、北曰圭門、曰齊門、曰龍門、東曰建春門、曰始明門、曰鹿門、西曰史門、曰歸德門、曰麥門。自皇帝、神農、少昊皆都曲阜、其後周公封焉。漢魯共王亦都其地。

故鄒城、在鄒縣境內、即叔梁紇所治之邑。

故致密城、在汶上縣、即古魯中都也。孔子爲宰於此。

故顓臾城、在費縣西北九十里蒙山之陽、魯附庸國、隋置顓臾縣、屬沂州。其南二十餘里、又有顓臾鋪。

古費城、在費縣西北二十五里、古鄪伯國、姬姓後、爲季氏私邑。

故武城、在費縣西南八十里石門山下、所謂南武城也。謂子游絃歌舊邑、曾子所居、今名爲絃歌里。

故南武城、在費縣西南八十里、即曾子葬父處。王符所謂南城之冢也、亦名曾子山。

故休城、在滕縣西二十五里、孟子去齊居此。

故靈丘城、在滕縣城東四十里、明水河之南、周圍八里、內有子城、即孟子謂蚳鼃所辭者。

故單父城、在單縣城南一里、即子賤巫馬期所宰之邑。

故廩丘城、在鄆城縣西南。孔子在齊、齊景公欲以廩丘之邑爲孔子養、辭而不受、即此地也。

南武城、在嘉祥縣南四十里、世傳曾子故里也。以在南武山故名、其後改爲阿城、今于其地建宗聖公祠。

故平陸城、在汶上縣北。

故范城、在壽張縣西二十里。孟子自范之齊即此。

古郯城、在郯城縣東北、其中有郯子故宅、遺址尚存、即孔子問官處。

任城、在濟寧州、孟子由鄒之任、見季子即此。

故卞城、在泗水縣東五十里、古卞明國也。春秋地入於魯、爲卞莊子之邑、即子路故里。

故薛城、在滕縣南四十里。

謝過城、在濟南府泰安州境內。即孔子攝行相事、齊人以汶陽田歸魯謝過者、因謂之謝過城。

晝邑城、在青州府臨淄縣西北二十里。孟子去齊、

三宿於此。

蒲城在大名府開州長垣縣、今爲縣治。于路爲蒲宰。孔子入其境、稱有三善。即此地也。

匡城有二

一在大名府長垣縣西南十五里。春秋時衛之匡邑也。孔子自宋適陳過匡、即此。

一在歸德府睢州之城西三十里。

按、春秋時地皆屬衛、且相接壤。故志重紀之。

儀城、在開封府蘭陽縣西北二十里、與儀封縣接壤。即儀封人請見孔子處。今縣址有儀封鄉。

滕城在滕縣西、内有滕文公廟。

曬書城在濟南府肥城縣西南三十里。相傳孔子曬書於此。元承務郎尹程有詩。

曲阜故城在今縣城東十里。歷宋元三遷於此。正德間遷今治、舊址尚存。

堂

教書堂在兖州府平陰縣南三十里紫蓋山上。相傳孔子教書于此、故名。

燕居堂在河南府盧氏縣治東南。相傳孔子周流至此、後人建堂。

傳道堂在盧氏縣治西北。有孔子、曾子塑像。

思聖堂在汶上縣堂之西。魯定公九年孔子爲中都宰、即此地也。宋元祐三年、縣尹冏師忠建。今城内坊上有中都古治四字。

夫子堂有二。一在兖州府魚臺縣東南二十里。相傳夫子適陳過此所居、故名。一在福建建陽縣書坊中、有孔子塑像、書籍爲天下所資。

宣聖燕申堂在兖州府東平州東北一里。元至元間郡守王圭敬建。三氏教諭張翰爲記。

曾子琴堂在嘉祥縣治東。相傳曾子鼓琴於此。金太和七年、赫思忠建。嘉靖九年知縣王時佐取石爲泮宮欖其堂遂毀。

子貢廬墓堂在先聖墓西。嘉靖三年僉事蕭瑞建。

孟母斷機堂在鄒縣城東南。以孟母斷機爲名。元時縣尹司居敬建。

孟子盡心堂、在河南開封府、匾曰孟子遊梁處。

孔子祠堂。在南直蘇州府長洲縣東倉橋之東。地名孔聖里。祠後有池。其水深黑。名爲墨池。而先聖裔侍郎孔鏞世家其地。本朝正統間。祠堂始廢。南有顏回坊、子路巷。又南爲孟氏祠。皆爲豪右所毀。而遺址不存。惜哉。史不言孔子適吳。固不可考。然必適吳之時。史失傳也。

亭

傾蓋亭。在郯城縣北十里。孔子遇程子於途。傾蓋而語。命子路以束帛贈之。後人因建亭焉。

昌平亭。在昌平山下。漢建寧二年魯相史晨碑記。伏念孔瀆顏母井去市道遠。酤買不能得香酒美肉。今於昌平山立會市。

駐蹕亭。在先聖墓道東。宋真宗駕詣闕里。顧問先聖墳何在。孔子孫引道鑾輿至林。奠謁畢。坐於亭上。宣兩府及兩制賜茶。亭有古碑。字多殘闕。帝命詞臣拂蘚辨認。盤桓久之。今輦路與亭俱存。

觀川亭。在曲阜縣東五十里尼山。即子在川上處。

詠歸亭。在曲阜縣城南。即曾點詠歸處。

顏樂亭。在曲阜縣顏廟前。舊有廢井。宋膠西太守孔宗翰作亭。名曰顏樂。司馬光有銘。蘇軾有記。程顥有詩。

闞亭。在汶上縣西南旺湖中。魯自隱桓以下皆葬於闞。定公元年葬昭公於闞。先君墓道南。孔子爲司寇。乃溝而合之。即此地也。

孟止亭。在萊蕪縣治東南。孟子葬母反於齊。止於嬴。即此。洪武間改爲觀德堂。今廢。

麟鳳亭、在兗州府鉅野縣治北。元文宗至順間縣簿樊逊重修、以其地有獲麟落鳳二臺故名其亭。

望澤亭在馬鞍山孟母墓傍。

臺

孔子問韶臺、在濟南府濟陽縣東北三十里。孔子在齊聞韶於此。元時建大成殿。肅政廉訪王士熙爲記。

孔子春秋臺、在曲阜縣南十里。

孔子曬書臺在泗水縣東南五十里聖公山上、相傳孔子曬書于此。

文雅臺、在河南歸德府城東南一里。孔子適宋、與群弟子習禮于樹下卽此。

孔臺在南直廬州府巢縣西柘皋鎮、狀如圓壇可容千人、俗傳孔子與羣弟子嘗憩於此。

厄臺、在河南開封府陳州南、相傳爲孔子絶糧之所。宋王禹偁嘗作銘、其序曰天地厄於晦冥、日月厄於薄蝕、山川厄於崩竭、聖人生而肖天地之貌、稟日月之靈、鍾山川之粹、得無厄乎。所以虞舜厄於歷山、夏禹厄於洪水、成湯厄於夏臺、文王厄於羑里、我夫子厄於陳蔡、其道一也。

泗臺在泗水縣東北八里、卽孔子問禮於老聃處。

兩觀臺在曲阜縣東南、夾闕各四十步、高二丈、東西相去一百步。春秋魯定公二年、先聖爲司寇

攝行相事誅少正卯于此。今有石刻兩觀。

獲麟臺、在鉅野縣東南五十里。卽西狩獲麟之所。後于此築臺。

落鳳臺、在鉅野縣城北僅百步、石高數仞。相傳春秋時有鳳集此、因名。

周公臺、在曲阜縣城北高阜上。相傳魯太廟舊址、子入太廟每事問卽此。

三歸臺、在東阿縣城南三里。孔子謂管氏有三歸卽此。遺址尚存。

舞雩臺、在曲阜縣南、曾點風乎舞雩卽此。

曾子耘瓜臺、在嘉祥縣南四十里南武山之東、卽曾子耘瓜誤斬其根處也。其臺有二、高一仞許、南北相峙、廣袤南者約五畝、北者約三畝。

子思曝書臺、在鄒縣城南中庸精舍傍、相傳子思曝書於此。元縣尹司居敬築。

弦歌臺、在東昌府武城縣西十里、上有子游祠。

琴臺、在兖州府單縣治北、相傳子賤爲單父宰、身不下堂、鳴琴而治、後人卽其鼓琴處建臺。

孟望臺、在東昌府范縣舊城東二里。洪武間知縣張洸建孟子祠于上。

閣

奎文閣、在曲阜縣西先聖廟前。金明昌二年建、開州刺史高德裔修。

本朝設典籍一員掌之。

文淵閣在午門内之東、凡十間、西五間中揭文淵閣三大字牌扁、牌下置紅櫃、藏三朝實錄。宣德初年、

聖駕至此、蓋殿閣皆是至尊所御之處、原設官之意止可侍坐備顧問、無正坐禮。天順間李賢以傍坐不安、令人移紅櫃壁後、欲設公座、踰數日

上遣太監傅恭送銅範餙金孔子像并四配像一龕來、遂置於中間。又數日遣太監裴當送聖賢讃像一幅來懸於龕後壁上。李賢乃不設座。

尊經閣、天下廟學皆有。

樓

孔觀樓、在徐州東南呂梁洪河岸之上、隆慶間建。又舊有孔子觀呂梁坊、相傳孔子觀呂梁之水而見蹈水之人卽此地也

望海樓在兗州府鄒城縣東三十五里、相傳孔子嘗登此望海。

館

孟館、在東昌府茌平縣治東、相傳孟子遊齊梁時嘗館於此。

宮

雪宮在青州府城內城隍廟西、遺址存焉、卽齊宣王見孟子處。

上宮在兗州府滕縣、相傳孟子之滕館於此卽今廟是也。

室

石室在四川成都府、漢景帝時文翁爲蜀郡太守、修學宮作石室以詩書教人、風俗不變比於齊魯、興平初太守高朕又增一石室、始作禮殿以祀孔子周公畫七十二子、三皇五帝三代兩漢君臣於殿寢。

祠

二賢祠、在兗州府單縣舊城北臺上、祀單父宰宓子賤、巫馬期、宋慶曆四年、知縣孔叔詹建、後廢。景泰五年、知縣葉斌重修、有記。嘉靖六年、山東參議劉淑創建堂皆門宇、春秋上丁致祭。

滕文公祠、在滕縣西南、元大德間建、取孟子告文公以性善之義名性善書院、萬曆三年、更爲祠。

書院 凡獨爲聖賢而專祀者、各附於列傳之下、惟共祀者俱載於此。

宣城書院、在廣西桂林府治。北宋景定間、經畧朱禩孫以張栻、呂祖謙俱嘗游此、因請於朝祀之、理宗書額賜焉、蓋合二公之謚以爲名、洪武初以其地爲臨桂縣學、正統間復建于學之西。

正學書院、在江西南昌府治東。嘉靖中提學副使王宗沐建、祀宋儒周敦頤、程明道。

觀瀾書院、在福建漳州府龍溪縣文山之麓、正德四年、給孔子六十二世孫孔文惇衣巾主祀。

涵江書院、在福建莆田縣東北。宋知軍事楊棟建、祀唐莆田令宣聖裔孔仲良、理宗賜御書扁額。

松峰書院、在山西樂平縣南四十里羅庄、宣聖裔孔克威建、呂思誠爲記。

墓

微子墓、在河南歸德府城之南、乃孔子始封於宋之祖。

殷太師墓、在河南衛輝府城北、墓前有石題曰殷太師之墓、相傳以爲孔子所題。

季札墓、在南直常州府江陰縣中浦南、距武進縣七十里。昔孔子遊此、爲題其墓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宋時復取孔子所書十字刻碑表識。

桓魋墓、在南直徐州桓山。孔子見其爲石槨而以喪欲速朽議之、卽此。

萬章墓、在鄒縣城西南十里萬村。成化十九年、知縣張泰始立碑表其墓、每歲以春秋致祭。萬曆間知縣許守恩復加封樹、且自爲文紀其事焉。

公孫丑墓、在鄒縣西北十里、地名南公孫、立碑表墓、春秋致祭與萬章同。

孔穎達墓、在北直眞定府冀州衡水縣西北一十五里。穎達孔子三十二世孫。

褒聖侯墓、在河南歸德府寧陵縣褚堌村。唐貞觀初、孔子三十六代孫孔璲嗣爵褒聖侯、葬此。

泗水令墓、在孔林壖垣外之西北、葬四十二代孫孔光嗣、中興祖仁玉之父也。

中興祖墓、在壖垣之外先聖墓東北、葬四十三代孔仁玉。

封隴西郡太君李氏墓、在殿中丞墓之前、中興祖夫人也。

殿中丞墓、在先聖墓西南、葬四十四代孔宜。

工部侍郎墓、在泗水令墓西北、葬四十四代孔勗。

諫議大夫墓、在中丞墓之西北、葬四十五代孔延澤。

御史中丞墓、在員外墓之西南、葬四十五代孔道輔、張宗益有銘。

尚書比部員外郎墓、在諫議墓之西北、葬四十六代孔宗愿。

文肅公墓、在先聖墓西北、葬衍聖公孔思晦、今公爵之始襲封者也。

祭酒公墓、在文肅墓之西北、葬文肅之子孔克堅。

自此而西北行穴、皆歷代宗子塚也、不備載。其餘族人皆環壖垣之外葬之、二千年無異處者、其周禮族大夫之遺與。

樹

孔子手植檜三株。兩株在贊德殿前、高六丈餘、圍一丈四尺、其文左者左紐、右者右紐、一株在杏壇東南隅、高五丈餘、圍一丈三尺、其枝蟠屈如龍形、世謂之再生檜。晉永嘉三年枯死、隋義寧元年復生。唐乾封二年又枯死、宋康定元年復生。金貞祐甲戌、北虜犯闕里、焚及三檜。適四十九世孔塘爲廟學正、洎族人避兵於廟、俄有五色雲覆其上、雲中群鶴翔鳴、良久而散、幸收煨燼之餘、攜至闕下。至大甲申、内省知事除開封府李世能命工刻爲先聖容暨從祀諸賢像、召衍聖公孔元措瞻仰、因紀其事。後八十年、歲在癸巳、是爲元世宗至元三十年、導江張顉爲三氏學教授。甲午春、東廡頽址、甓隟間茁焉其芽、躬徙復於故處、矢之曰、此檜日茂、則孔氏日興。明年春、翠色葱然。又明年丙申秋、滿去、喜其言之有徵也、因識以銘。據是年距我

國朝洪武改元、僅七十五年、檜之復生、乃開我中原盛治兆也。迨弘治己未、聖廟災、復燬、至今百餘年、雖無枝葉、而直幹挺然、狀如銅鐵、皮生苔①蘚、生意隱然、不見朽腐、他日復榮、諒可必也。宋米芾有贊、元導江張顉有銘、五十三代孔涇有記、兗州府知府童旭置石欄護之。

孔林古楷在享殿後、高四丈五尺、圍一丈、枯而不朽。水經註、孔子既葬、弟子異國各持其土所宜植於墓前、此蓋子貢手植也。

顏林石楠在復聖墓前、可四十圍、土人云顏子手植也。

孟廟古檜二株、一株在寢殿前、一株在殿後、高數丈、徑十餘圍、枝盤曲如龍蛇狀、宋徽宗宣和中朱令建時所植。

孔廟松檜、歷周漢晉榮茂如雲。至金泰安三年季冬、入東棠、後松一千株。

孔廟栢、舊有二十四株、歷漢晉大可蔽牛、枯折者魯人不敢取、宋江夏王義恭悉伐之、故今廟松檜多而栢少。

孔廟

杏壇、在先聖殿前、即先聖與弟子授受之遺址也。

杏壇石碑、金党懷英書。

魯壁、在先聖廟中、金爲金絲堂。按世家、孔子卒、諸儒講鄉射于夫子所居堂、魯哀公因立爲廟。初、孔子九世孫孔鮒秦時爲文通君、李斯議焚書、鮒覺走還、收其論語、孝經藏于壁中。至漢、魯共王欲壞孔子故宅以廣其居、聞壁中金石絲竹之音、遂不敢壞。已而孔安國發壁得古文經書。金人以其故址爲金絲堂、宋王禹偁有銘。

夫子甕、漢鍾離意爲魯相、出私錢萬三千付戶曹孔訢修夫子車、身入廟拭几席劍履。時有男子張伯除堂下草、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其堂下床首有懸甕、意召訢問、答曰夫子甕也、皆有册書、人莫敢發。意曰、夫子所以遺甕、欲以垂示後人。因發之、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懷其一。意即召問、伯果服焉。

孔子石硯、在孔子故宅廟屋三間、牀前有石硯一枚、制甚古朴、蓋夫子平生時物也。

古碑。後漢永壽二年、魯相顏午敕復顏氏、亓官氏繇發碑、太尉鍾繇書。建寧二年、魯相孔晨奏出王家穀祀夫子碑。魏黄初元年、制命二十一世孫孔羨爲宗聖侯奉家祀碑、曹植撰。隋大業七年曲阜縣令陳叔毅修廟碑、汝南仲孝俊撰。唐乾封元年贈太師魯國孔宣公碑、崔行功撰。開元七年修孔子廟碑、李邕撰。開元二十八年修文宣王廟碑、賈防撰。咸通十年修文宣王廟碑、張之宏撰。景福二年減黄巢紀功碑。宋太平興國八年修夫子廟碑、吕蒙正撰。大中祥符元年真宗御贊碑、并儒臣王旦等作七十二賢贊。景祐四年創建講學堂碑、成昂撰。景祐五年修五賢堂碑、孔道輔撰。金明昌二年修至聖文宣王廟碑、党懷英撰。大定三十一年建鄆國夫人殿碑、党懷英撰。杏壇石刻、党懷英篆。元大德十一年加封大成至聖文宣王誥碑、元統元年勅賜曲阜孔廟田宅碑、歐陽玄撰。

司寇像石刻、在大成殿内。

凭几像及行教小影二石刻、在奎文閣壁。俱吳道子筆。

孔林

白兎溝在先聖墓北，有虛墓五間，皆石爲之。秦始皇發冢，有白兎出于中，始皇逐之，至曲阜西八里溝而没，魯人因名其溝曰白兎。

石壇昔先聖没，弟子于冢前甃甓爲壇，方六尺。至後漢永壽元年，魯相韓叔節始易之以石，方三尺，厚如之，縱横各七，其數四十有九，四面皆歷代題名，歲久漫滅，字不可讀。

石龜在子思墓前，二龜徑三寸，深半寸，前漢居攝元年二月造，有曰谷府卿者，有曰祝其卿者，字甚古拙，餘字剝落。

冢壁秦始皇既焚書坑儒，乃發孔子墓，欲取經傳。墓既啟，遂見冢壁上刊文云：秦始皇，何強梁，開吾户，據吾牀，飲吾漿，唾吾堂，涴吾飯，以爲糧，張吾弓，射東墻，前至沙丘當滅亡。始皇甚惡之，及東遊，乃遠沙丘而循别路，忽見群小兒攢沙爲阜，問之何爲，答曰此爲沙丘也。從此得病而亡。或云孔子將此遺書曰：不知何男子，自謂秦始皇，上我之堂，據我之牀，顛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

聖門志卷之五終

校記

①此頁底本原缺，據明刻本《鹽邑志林》補。

聖門志卷之六

海鹽呂元善纂輯
萊陽宋兆祥
句容張　榜　參考
兄呂元美
侄呂維祺　編次
男呂兆祥
曾孫呂學曾　訂閱

二氏世系

敘曰：崇儒重道，優寵聖裔，莫如我明。孔氏則一聖公、二博士、三學錄外，又有族長舉事，而一切散宗俱飾衿佩，以禮於有司。顏、曾、孟三氏各一博士，其恩可爲至渥矣。迺若元聖周公，是先師當年所夢想。先賢子路爲及門之高弟。今考其廟祠止立一衣巾奉祀，反不得比從祀之先儒，而僅等於近代之鄉賢，非所以光俎豆而隆盛典也。案得景泰六年以周濂溪嫡長子孫周冕、程伊川十七世孫程克仁、朱文公建安縣九世孫朱梃俱奉聖旨除授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嘉靖元年，詔以朱熹守婺源縣祠十一世孫朱墅蔭錄翰林院五經博士，時守臣張芹等援孔氏曲阜、衢州兩博士之例以請故也。萬曆四十五年，河南巡按張至發奏稱：先儒邵康節之學，契眞脈於聖人，表正宗於群儒，即在當時爲二程所嚴事，明道推尊至比之顏氏子輿，而其終老之安樂窩，獨完好無恙於天津之南畔。見有二十六世孫邵南，世系章章可考，宜視程氏例世襲博士，使伊洛之上，兩氏世通家而並崇之，以矜式士類。其父邵古宜如程珦配食啓聖。今曲阜縣周公七十三世孫東野武、泗水縣子路六十一世孫仲則顯，當事者亦宜奏請，如程、朱之例，同邵南一體授世襲博士，以奉祀事。庶誦法聖賢者，大有以僩其褒德崇功之心。我朝崇儒重道之典，庶爲完善矣。其二氏世系附之末簡，以便秉禮者得援例以請云。

元聖周公

周公名旦、武王弟、封於魯、不就封、留佐武王。世子元子伯禽、成王元年之國。次子留相王室、其餘食小國者六人、樊、蔣、邢、茅、胙、祭也。

魯國 始魯公伯禽、終頃公讎、共三十三君、八百七十三年、楚考烈王滅之。

祀典

唐高祖武德二年、詔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

唐高祖武德七年、帝詣國子學、釋奠于先聖先師、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配享。

唐太宗貞觀二年、左僕射房玄齡等請別祀周公、升孔子爲先聖、以顏回配享、從之。

唐高宗永徽中、復聖周公、師孔子。顯慶二年、乃以周公作禮樂、當同王者之祀、乃以周公配武王、而孔子獨爲先聖。夫周公彖周易、制禮作樂、非無學術、廼祀在彼不在此、蓋各有所重也。

廟宇

周文憲王廟、在兗州府曲阜縣城東北三里、故魯太廟之墟、即孔子入廟每事問處也。伯禽受封於魯、成王賜以天子禮樂、奉周公祀。至宋大中祥符元年、眞宗幸曲阜、追封文憲王、重建新廟、御讚碑文尚存。

國朝成化二十二年、　詔頒降祝文、令曲阜縣官每歲以春秋仲月致祭如禮、仍命重修廟庭、置灑掃廟戶。弘治二年、山東撫按始訪求其後、給六十九代宗子東野禮衣巾、主奉祀事。正德十三年、置祭田祭器。自此以後、守臣相繼恢廓廟制、大備其制。正殿五間、中祀周公、以魯公伯禽配享。後爲寢殿、前爲兩廡、以魯公子考公名酋、煬公熙、考公弟。幽公宰、煬公子。魏公濆、幽公弟。厲公擢、魏公子。獻公具、厲公弟。眞公濞、獻公子。武公敖、眞公弟。懿公戲、武公子。孝公稱、懿公弟。惠公名不湟、孝公子。隱公息姑、惠公庶子。桓公允、惠公子。莊公同、桓公子。閔公開、莊公子。僖公申、莊公子。文公興、僖公子。宣公倭、文公子。成公名黑肱、宣公子。襄公午、成公子。昭公裯、襄公子。定公宋、昭公弟。哀公蔣、定公子。悼公寧、哀公子。元公嘉、悼公子。穆公衍、元公子。共公奮、穆公子。康公毛、共公子。景公偃、康公子。平公旅、景公子。緡公賈、平公子。頃公讎、緡公子。三十二公從祀。齋房、牲所列於兩廡之後。其前爲門二重、門外石坊二座、左榜曰經天緯地、右榜曰制禮作樂。萬曆二十二年、巡撫鄭汝璧、巡按連標大加修飾、仍於櫺星門外捌石坊一座、榜曰元聖。

東野氏姓譜

先儒東野魚、后稷之後、周公之孫也。后稷姬姓、諱棄。始封於邰、生子不窋、失其官守、竄於戎狄。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克修先業、徙遷於豳。公劉生慶節、慶節生皇僕、皇僕生差弗、差弗生毀隃、毀隃生公非、公非生高圉、高圉生亞圉、亞圉生公叔祖類、公叔祖類生太王、太王徙都於岐。太王生王季、王季生文王、文王作邑於豐。文王生周公、佐兄武王克商、授封於魯。生子伯禽、襲封之國、都於曲阜。伯禽生第三子、諱魚、賜東野田一成、以自養、因以田爲氏、魚遂爲東野氏之始祖。

宗子世紀

二代東野宗虔、東野田中勝處建祠以妥先靈、歲供時祀。生子雷。

三代東野雷、生子二、長暉、次晞。

四代東野暉、生子二、長璠、次振。

五代東野璠、生子惠。

六代東野惠、生子二、長灝、次淳。

七代東野灝、嗣絕、弟淳生子二、長縉、次綁。

八代東野縉、有孝行、不挾貴以驕人。生子僖。

九代東野僖、適晉爲大夫。生子摠。

十代東野摠、生子二、長繪、次純。

十一代東野紛、爲晉卿。生子圉。

十二代東野圉、生子煙。

十三代東野煙、生子畢。

十四代東野畢、自晉還魯、嘗師於閔子、又事定公、以善御見稱於顏子。生子三、璋、琪、璜。

十五代東野璋、生子二、長獲、次汴。

十六代東野獲、字獲德、號白雲、隱居不仕、師鬼谷子、受術生之術。生子四、輔、輸、軏、輮。

十七代東野輔、生子四、和、閭、愛、敬。

十八代東野和、與弟閭俱無嗣。季弟愛、生子勘。

十九代東野勘、生子二、長葵、次宣。

二十代東野葵、性敏好學、爲魯大夫。生子質。

二十一代東野質、字中美。遭楚考王滅魯、其公族計五百餘門悉被屠戮、殘傷離散。惟質負子攜譜竄於東吳、至始皇三十七年、乃還魯。生子環。

二十二代東野環、字廷器。有文武材、自吳過沛還魯、從漢高帝起兵伐秦。及入關、敷以計獻、帝不從、托疾而還。帝以金帛致書、累召伐楚、稱疾不

就後帝過魯親幸其宅謁周公廟及即帝位贈褒以都尉生子二長備次億。

二十三代東野備字元德漢文帝二年癸亥徵爲博士。生子三詠、譓、譁。

二十四代東野詠字誦之景帝六年丁酉授穀城令。生子福。

二十五代東野福字與謙生子琳。

二十六代東野琳生子萬年。

二十七代東野萬年生子三昭、敏、聰。

二十八代東野昭字克昭嗣絕弟敏字克敏東漢光武建武元年授湖陽主簿生子三敬、誠、志。

二十九代東野敬嗣絕弟誠生子珣。

三十代東野珣生子二長熙次壘。

三十一代東野熙字文明漢末黃巾倡亂自三國及晉兵戈不息舉族流東海寄居五世生子秀。

三十二代東野秀字汝實居東海生子二雄、英。

三十三代東野雄嗣絕弟英生子五莊、定、靜、安、得。

三十四代東野莊居東海生子芳。

三十五代東野芳字德馨宋武帝永初二年自東海抱姓譜及親族計五十七人還魯。有荊州刺史謝公瞻請序。生子二長逵次遶。

三十六代東野逵字長仁有德行文學宋元帝元嘉四年授御史中丞。生子二長盈次增。

三十七代東野盈字若虛生子二長彥次傑。

三十八代東野彥字邦美生子恭。

三十九代東野恭生子三珽、玉、璟。

四十代東野珽嗣絕弟玉生子二長班次典。

四十一代東野班有學有守。生子二長俊次偲。

四十二代東野俊生子永。

四十三代東野永生子二長宿次寬。

四十四代東野宿嗣絕弟寬生子三順、須、顧。

四十五代東野順生子三昴、杲、昱。

四十六代東野昴生子三嵩、山、嶽。

四十七代東野嵩嗣絕弟山生子廣。

四十八代東野廣字士弘。舉明經。生子三幄、帨、幅。

四十九代東野幄生子二長淄次轎。

五十代東野淄生子二長驄次騎。

五十一代東野驄嗣絕。弟騎生子紓。

五十二代東野紓克紹先業世居於魯。大中祥符元年十有一月宋眞宗如曲阜幸周公廟祀以

太牢，追謚文憲王，命官新廟於舊基之上，豎碑刻文，以崇制禮作樂之功。又聞東野數世同居，孝義明著，詔旌其門，生子二，長真，次元。

五十三代東野真，生子管。

五十四代東野管，生子觀。

五十五代東野覿，字光國，徽宗崇寧二年，授海州刺史，生子二，長早，次道。

五十六代東野早，生子木。

五十七代東野木，字仁甫，生子彥通。

五十八代東野彥通，金世宗大定五年，授城武縣令，生子二，長安上，次作善。

五十九代東野安上，生子勍。

六十代東野勍，嗣絕，堂弟瑀，字文珮，作善子。天性仁厚，金大定二十三年，縣主命督理祭城，得骸骨甚多，營地悉葬之，仍致祭以安厥鬼。金哀宗開興元年，太宗兵圍金汴城，遠近震恐，舉族迸避，及兵少息，惟瑀與勍還魯。至元三年，順帝贈亞中大夫、濟寧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平原郡侯，生子榮。

六十一代東野榮，字茂之，泰定元年，泰定帝賜承直郎、濟寧路判官。四年，復贈奉議大夫、萊州知州。又封曲阜縣子。元統元年，順帝又贈中順大夫、中山府知府，追封平原郡伯。至元三年，又贈嘉議大夫、真定路總管、上輕車都尉，追封平原郡侯，生子二，長潛，次明。

六十二代東野潛，字剛克，以德行同學爲鄉里敬服，因薦授濟南校官，繼遷從仕、翰林、壽陞玉堂椽。大德六年，受承事郎、同知亳州事，以父疾棄官歸養，父卒服闋，憲臺以潛廉正，擢承務郎、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照磨兼獄承，改承直郎、江陵推官。泰定四年，泰定帝改授奉議大夫、沂州知州，元統二年，進陞中順大夫、廣西兩江道宣尉副使僉都元帥府事，至元三年，上疏乞致仕，順帝優加嘉議大夫、益都路總管，生子貴。

六十三代東野貴，字以光，生子七，德中、德和、德欽、德臣、德讓、德賢、德元。

六十四代東野德中，字惟巽，以祖蔭補從仕郎、洪澤屯令，生子二，長子禮，次子貞。

六十五代東野子禮，字仲節，嗣絕，堂弟子儀，字仲立，號遂泉，德欽子，生元至正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一

日。年二十有六、當天下兵作、合族西遁、至東昌遇寇相失、自竄彰德。國朝洪武初、有司以雄才特薦、不欲仕、避隱北直大名府開州、以明經教訓生徒。洪武五年、還曲阜祭掃、視周公廟、東野祖祠墓時皆傾圮、及故宅恒產盡爲他姓所據、遂號泣而還開州、因備修譜諜、圖繪祖像、以傳於來世。永樂十四年二月二十七日卒、年七十有五。遺孤玘甫七歲、門人王政、紀振、皆戊戌進士、率同門數十人爲治其喪、葬於戚城、題其墓曰東野逵泉先生墓。

六十六代東野玘、字廷玉、號瀍瀾。生于永樂八年十月十八日。幼失怙恃、托居於母妹之夫家。後從事於憲臺、有廉吏之稱。及聞母妹訃、奏請守制以報其德、獲　上允、嘗道御史鈞州馬文升知爲周公之後、且嘉其義、爲序其譜。後仕廣資宰。休致還宗。弘治四年十月十九日卒、享年八十有三。生子世祿、女一、適襲封衍聖公孔弘緒。

六十七代東野禮、弘治十一年、山東撫按訪求周公之後、給其衣巾、主奉祀事。生子典。

六十八代東野典、生子部。

六十九代東野韶、生子義。

七十代東野義、生子武。

七十一代東野武、號雙泉、生子脩鵬。

七十二代東野脩鵬。

先賢仲子

仲由字子路，詳具列傳，不重書。

祠廟

仲子廟在兗州府泗水縣東廓。國朝萬曆十九年三月，知縣譚好善剏建，立六十代宗子仲銓世衍奉祀，給祭田四十五畝，除免徵糧，與銓收租爲春秋丁祭之費。二十一年，山東提學僉事周應治給銓子仲則顯衣巾承祀。知縣尤應魯增置祭田，加修廟宇，廟左建坊，牓曰先賢仲子故里。廟右爲宗子宅。嗚呼，仲氏遺蹟方自此始與陋巷三遷比隆矣。

仲氏姓譜

先賢仲子由，高辛氏之後也。高辛氏有才子八人，時稱八元，有仲曰堪，其子因以王父字爲氏。厥後子姓遂以仲姓傳焉。傳至夏商，有奚仲居薛，爲車服正。奚仲之子仲虺，爲湯左相，作商誥。迨中葉，有子路。七世祖仲洽爲魯卞邑大夫，遂棲居魯卞城鄉。洽生奂，奂生式，式生度，度生肇，肇生拱北，拱北生凫，娶宋氏，三十無子，嘗禱于神，母夜夢異物入懷，非兕非虎，黃質黑文，寤以告凫，凫曰：汝產是子，長必成人。越三日，雲霧大作，繞庭，空中祥光若電，母怪而驚，是夕遂生，命名曰由。時周景王三年，巳未九月初七日，即魯襄公二十一年也。享年六十有三，卒於周敬王四十年辛酉三月初三日，即魯哀公十五年，葬於澶淵，即今之開州，有墓在焉。生子二：長子崔，次子啟。

宗子世紀

二代仲子崔，因父遇衛難，欲報讐，告於孔子，曰：行矣。遂決戰於城西，時狐黶持戟與子崔戰，而死。弟子啟甫十三歲，奉母奔喪，號泣如成人禮。後八年母顏氏卒，開壙合葬于澶淵，始還卞。

三代仲序。
四代仲稱乾。
五代仲發志。
六代仲承祖。
七代仲繼立。
八代仲羨墻。
九代仲隆，習儒業。時秦并天下，徙豪傑，禁偶語，制作紛紛。隆懼將罹坑焚，遂隱嵬嶧下。
十代仲續。
十一代仲光，仕漢爲右扶風。西羌入寇，遣光擊之。
十二代仲洪禮。
十三代仲經。
十四代仲伸醴。
十五代仲玄。
十六代仲謀。
十七代仲世德。漢赤眉、瑯琊樊崇等亂山東，刼良民以從。世德挈室家流於延就亭南四十里橫坊村。
十八代仲馳。
十九代仲須。

二十代仲靈臺。
二十一代仲時鳴，隱居魯城。漢舉孝廉，稱疾不仕。
二十二代仲強。
二十三代仲杲，仕東晉爲尚書。
二十四代仲慨。
二十五代仲慶。
二十六代仲愷。
二十七代仲濟，在峄山石鼓洞隱居終其身。
二十八代仲晉昭。
二十九代仲浩。
三十代仲誨。
三十一代仲遠，性剛直方正，敢言，時人謂之小子路。
三十二代仲恩。
三十三代仲孝俊，隋大業間汝南郡主簿，博物洽聞，才敏如風生，下筆千萬言立就，時有撰述，人多慕之。
三十四代仲在。
三十五代仲子陵，習禮，自名其家。唐舉賢良，擢爲常侍。

三十六代仲文。

三十七代仲關。

三十八代仲駕。

三十九代仲俟、弟保、爲進義校尉。

四十代仲臏。

四十一代仲鬼乂。

四十二代仲運。

四十三代仲國聘。

四十四代仲承宗。

四十五代仲簡、宋真宗時舉進士、累官刑部郎。

四十六代仲勵。

四十七代仲憑。

四十八代仲潔。

四十九代仲虔。

五十代仲銜。

五十一代仲惕。

五十二代仲集。

五十三代仲策、元順宗時爲南京評事。

五十四代仲旺。

五十五代仲伯安。

五十六代仲春。

五十七代仲臣。

五十八代仲瑶、原寄籍濟寧南十四圖、嘉靖間過籍南十二圖。

五十九代仲呂、萬曆十九年復泗水縣籍、奉祀子路祠。生子二、長銓、次鐸。

六十代仲銓、萬曆二十年泗水縣知縣譚好善立爲宗子、給祭田百畝、永主祀事。生子則顯。

六十一代仲則顯、萬曆二十一年八月、山東提學僉事周應治給其衣巾、主奉祀事。

六十二代仲寅亮、天啓六年十二月、山東提學叅議項夢原給其衣巾、相衍世廕、永主祀事。

山東兗州府四氏學請祀名宦公稟呈
四氏學廩學生員孔承鑛、顏伯華、曾承徹、孟承
梧等呈、爲懇祀著書名宦、庶慰群情報功事。伏
聞出片言而能衛正道、便無愧洙泗之流、竭一
手以纂撰聖書、自應承俎豆之祀。功既愜于德
無不報、人更推其品有足欽。竊照原任山東布
政使司理問所理問呂 元善、河東華胄、海上名
家、學自紹乎根宗、仕甘屈乎參幕。既幸官聯東
省、肯靡地近仙源。始則蹶于續修通志、發端中
則勤于圖譜聖賢、加意更謂師表百王之聖、宜
合二千餘年爲一時、身通六藝之賢、嘗萃七十
二家爲一室。于是旁羅姓牒、肆集秘編、簡于
薇省自公、含毫于草牕多暇。雖使虔虎拜星軺
內、以烟墨俱馳、或壓佐鹿呦月窟中、亦露研不
費。聖先開其靈表、賢乃繼彼榮枝、高弟後儒、隱
聯道脉、襲封世職、彰灼
恩光。南北辯宗、則以長支嫡泒爲快論、文岳擬祀
則以不忘二王爲至言。至于祠廟林墓之詳、科
名閨達之備、都爲六卷、撰至七年。乍開卷而便
覺天下同門、循其脉而更自古今共貫。此掖縣
趙太宰謂爲志乘之編第一、江寧顧太史譽與
文莊之說並稱者也。乃手輯過于殷敏、襄賑極
于佐佑、遂令呼吸、痛隔鄉山。此不獨一方六郡
盡瘁之勞臣、實爲四氏群賢衛道之功首也。且
禦災捍患猶荷馨香、遡脉傳心合承明祀、即
宗師大序、明番報稱之文、而藩理殊勳、委符名宦
之舉。伏乞
宗師、准行曲阜、禮置神牌于報德祠、仍
咨借弘辭、轉會
兩院、題請入山東名宦、獲遂盛典。則此報功一念、
匪云無負私恩、欲使著撰諸家、罔不歸心聖域
也。爲此具呈、須至呈者。
天啓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具呈。
宗師項 批、照得呂理問元善盡瘁一官、留心
百世、續修通乘、翔志聖門。既使川嶽才賢、種
種增色、頓令道原學脉、一一歸元。眞羽翼教
風不朽盛事也。准稱著書先儒、奉祀報德祠。
繳

太子太傅襲封衍聖公府爲追表鄉賢以旌德行
事。照得原任山東布政司理問呂元善學問彌
天、端方震世。著書立言、醒悟黎元之夢切崇儒
衛道、辨明賢聖之宗支。剖晰賴以輝煌户牖猶
存龜鑑。功懋生前、榮彰身後。先經
山東提督學政布政司左參議兼按察司僉事
項、准稱著書先儒崇祀闕里。然原貫浙江海
鹽縣、隨經
山東提督學政布政司右參政、兼按察司僉事
李、　關會
貴道外、再照原任理問呂元善著述多書有功
聖域、在本府宜特爲旌勸。爲此合用手本前去
貴道、請煩查照來文事理、希將本府送去銀一
百兩、轉發海鹽縣查收、委差該吏造一專祠、奬
綏呂元善賢靈、垂之永久。仍祈查照事例、擇其
文理通曉向上子侄一人、給與衣巾、奉守祠祀、
以酬厥功。庶衛道之恍聞風振作、而學術之士
不致旁流駁雜矣。希文回照施行、須至手本者。
右　用
手　本

崇禎二年四月　三十　日

追表鄉賢以旌德行事

太子太傅襲封衍聖公府爲追表鄉賢以旌德行
事。照得原任山東布政司理問呂元善學問彌
天、端方振世。著書立言、醒悟黎元之夢切、崇儒
衛道、辨明賢聖之宗支。剞劂頼以輝煌、尸牖猶
存龜鑑、功懋生前、榮彰身後。已經
山東督學道行令入祀海鹽縣鄉賢祠外、合行
給扁以旌異。爲此劄仰該縣照劄事理、即將
本府發去官銀三兩、製造匾額一面、大書貼金
飭叅儒統四字、前列本府爵銜、後書
皇
明著書先儒、崇祀闕里、移祀鄉賢、山東布政司
理問呂元善立。仍差該吏鼓樂導送本官遇宅、
以示酬奬至意。完日、仍具遵行緣繇繳報、俱毋
違錯、未便須至劄付者。

右劄付海鹽縣、准此。

崇禎二年四月　二十四　日

劄付　押

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司、提督學政布政司右叅
政兼僉事李、爲懇恩優異著書儒宦、移祀于
鄉、以公同好、以崇道脉事。據原任山東布政司
理問呂元善男浙江海鹽縣監生呂兆祥呈前
事。竊祥父呂元善原任山東布政司都事、尋陞
本司理問。一經未售、壹諾終淹、拮据七年、氷蘗
自勵。幸造聖賢之域、得接統緒之眞、著有聖門
志六卷、三遷志五卷、山東通志四十卷。其闕里
泰山記咏情見乎詞、而當湖建業序言舉核其
實。蒙
歷任項太宗師稽公評于四氏、允擬祀爲三公。
追念先人謙冲自律、玆典似屬逾涯。仰體
上臺月旦、無私食報、庶乎少慰。惟是闕里報德祠、
祥父雖蒙
項太宗師准行崇祀、而寥寥香火、不無絕續之
虞、穆穆依棲、似須洒掃之托。祥因升瞻祠宇、用
切傍徨、願輸筆石餘貲、置附祠地拾畝。祠內空
地頗廣、剏廻廊屋拾間、資守者糈食之需、爲後
學因仍之慮。但崇祀係四氏尸祝之義、而增創
實一人感慕之眞、非奉

上臺明文、則奉行無據。爲此跋涉雲山、伏叩
太宗師文章宗匠、即賜允請、將祥原呈准行曲
阜縣印官收祥銀壹百兩、造房置地、立石刻碑、
以垂永久、不敢動支本縣分毫錢糧。不惟祥父
元善感恩無涯、即
學憲陳公巍石、
侍御李公絅敬、亦均被德不朽。更乞移關
江太宗師、以鄒魯名宦、推爲浙海鄉賢、則國人
曰賢、鄉人皆好、原同一致。且
台臺無方之格、兩地蒙恩、存沒被德、頂祝、與天
地爲量矣。可勝激切顒懇、仰懇照納之至等情、
具呈。除批行曲阜縣査收造房置地、以垂永久
外、合行移文。爲此合關
貴道、煩將關來原任理問呂元善鄒魯既入名
宦、請爲准以鄉賢批入海鹽縣崇祀、庶兩地受
享、俎豆有光矣。仍希文回照施行、須至關者。
右　　　　關
浙　江　提　學　道。
崇禎二年二月　　廿二　　日
[illegible]爲優異著書鄉賢事
關　押

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顏、　爲優崇著書鄉賢
事。爲照原任山東布政司理問呂元善、遵崇聖
教、著述兼隆、功既備于纂修、報豈靳于奬詡。有
功
聖門、已經
山東提督學政頒、准行崇祀闕里。然原貫浙江、
而門堂不爲表揚、何以勸善。茲具扁儀叁兩、作
功高翼聖四字、于呂氏之堂、用酬著述之績。爲
此合關
貴治、煩將關文事理、准照榮送施行、須至關者。
右　　　　關
海　　鹽　　縣。
崇禎二年四月　　二十六　　日
爲優崇著書鄉賢事
關　押

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曾、為俊異著書鄉賢以崇祀典事。照得原任山東布政司理問呂元善學宗一貫得吾道之正傳著撰七年覺後世之聾聵。功德既懋食報宜隆。巳經山東提督學政、布政使司左參議右參政兼按察司僉事項、李、准行崇祀闕里鹽邑兩祠。然門第不為表揚、難起式廬之敬。茲具扁儀叁兩、大書聖門素臣四字、用張鼓樂迎送于本宦之堂、以示崇德報功之意。為此合關貴縣、煩將關文事理、准照施行、須至關者。

右　　關

浙　江　海　鹽　縣。

崇禎二年四月　　二十　　日

為俊異著書鄉賢等事

關　押

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孔、為旌表著書鄉賢以重祀典事。照得原任山東布政司理問呂元、善潛心聖學、統得復宗述亞之真、崇德報功、擬同薛陳胡王之祀。道高秩卑、何異委吏乘田。劄產營菜、甘同簞瓢陋巷。巳經山東提督學政項、先後准行崇祀闕里名宦、海鹽鄉賢。然本官之祀典既因著述之富而獨隆、閒身後之門墻亦緣剞劂之費而稍乏。若不亟為表揚、不惟無以示勸、將使貪鄙之夫、反笑公為愚拙矣。本院系出至聖、叨封世爵、雖云亞于大宗、祀承述聖、秉彜好德、豈敢後于三氏。茲具扁儀叁兩、製造扁額一面、大書昭代真儒四字、仍差該吏鼓樂導送、懸于呂氏之堂。為此合關貴治、煩將關文事理、准照叅送施行、須至關者。

右　　關

浙　江　海　鹽　縣。

崇禎二年四月　　三十　　日

為旌表著書鄉賢等事

關　押

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孟、　爲追崇著書鄉賢以隆道脉事。爲照原任山東布政司理問呂元善畢志篇章，殫精披拾。居官守嚴一介，廉同夷惠；著書倒囊破家，流接洙泗，創志聖門。既與陳李同祀闕里，復纂三遷，應與樂子並配祖廟，衛道功高，報宜從厚。已經

山東提督學政布政司叅議兼按察司僉事項、稽公許于四氏准稱著書先儒，崇祀闕里。又經

山東提督學政布政司叅政兼按察司僉事李、行令入祀浙江海鹽縣鄉賢祠外，本院情通世好，合行送扁。兹具扁儀叅兩，製造扁額一面，大書"道統眞傳"四字，前列本院爵銜，後書

皇明著書先儒崇祀闕里、移祀鄉賢冠洋先生立。仍差該吏鼓樂導送于呂氏之堂，以報其著書之功。爲此合關

貴縣，煩將關文事理准照，棨送施行，須至關者。

右　　關

浙　江　海　鹽　縣。

崇禎二年四月　　二十　　日

爲追崇著書鄉賢等事

關　押

山東兗州府曲阜縣署縣事曹州學正舉人劉、

爲優異著書鄉賢以崇祀典事。案照原任山東布政司理問呂元善，學宗天人，心潛性命，聖統昭于揭日，端資鼓吹之功；羣生燗若發朦，詎任表章之力。位卑德厚，實大聲宏。已經

欽差山東提督學政布政使司左叅議兼按察司僉事項、　復經

欽差山東提督學政布政使司右叅政兼按察司僉事李、　前後准行崇祀曲阜、海鹽兩邑本學。竊以梓鄉後學兼爲闕里代庖，其於仰止之勤，豈在諸賢之後？爲此特具扁儀一兩，合關

貴縣，煩照來文内事理，乞諭該房置扁一面，上書"翼聖眞儒"四字，鼓樂恭送懸于呂氏之堂，萬勿稽延。理合具關，須至關者。

右　　關

浙　江　嘉　興　府　海　鹽　縣。

崇禎二年四月　　二十九　　日

優異著書鄉賢等事

關　押

孔顏曾孟四氏子孫教授司爲追表著書鄉賢
以隆祀典事。案照原任山東布政司理問呂元
善家學紹傳、議之富、史才擅千古之奇。捐金襄
賑六郡、荷其生全、破家著撰、道脉賴以昭揭。維
持名教、羽翼聖眞。先經
欽差山東提督學政布政使司左叅議兼按察司
僉事項、　准崇祀於闕里。又蒙
欽差山東提督學政布政使司右叅政兼按察司
僉事李、　復移祀於本鄉本學。叅列聖裔、承乏
宮墻、其景慕仰止之忱、懷之有素、而崇德報功
之典、豈後於人。爲此特具扁儀一兩、關送
貴學、煩令該吏查照文內事理、置扁一面、上書
筆濬靈源四字、用張鼓樂迎送於呂氏之堂。萬
勿稽延、合將前縣關送施行、須至關者。

右　　　　關

浙江海鹽縣儒學。

崇禎二年四月　　二十九　　日

追表著書鄉賢等事

關押

山東兗州府曲阜縣儒學教諭梁、　爲旌崇著
書鄉賢以隆祀典事。案照原任山東布政司理
問呂元善學富五車、正魚胥亥豕之訛、書積萬
卷、翊孔顏曾孟之統。輕財賑饑、千金弗恡、鯁直
端方、一介不苟。著書垂訓、纂修堪貽千秋、報功
酧德、祀享應延百禩。此之謂洵立德立言、並足
不朽者也。已經
欽差山東提督學政布政使司左叅議兼按察司
僉事項、　復經
欽差山東提督學政布政使司右叅政兼按察司
僉事李、　前後准行崇祀曲阜、海鹽兩邑本學。
諒屬通家、欽仰高風、秉彜好德、人有同情。特具
扁銀一兩、合關
貴庠、煩照來文內事理、乞諭貴治該庠置扁一
面、上書翊道赤幟四字、以彰優異、仍用鼓樂導
引、恭送懸呂氏之堂。萬勿遲延。理合具關、須至
關者。

右　　　關

浙江嘉興府海鹽縣儒學。

崇禎二年四月　　三十　　日

[illegible]

嘉興府海鹽縣爲懇恩優異著書儒宦，俯照公移奉祀、願轉專祠銀兩重建本學鄉賢祠宇事。據本縣監生呂兆祥呈稱：故父山東布政司理問呂元善，數奇吏隱，學汲纂修，著有聖門三遷、山東通乘等志及定南北聖宗諸書。後因裹賑死事賢勞。切念祥父力學一生，靡顧家業之破，服官盡瘁，遑惜身後之名，惟是事定蓋棺，論照拱墓，幸于天啓六年蒙

山東宗師項、　准四氏學公舉從祀闕里，主稱著書先儒，隨入兖州府曲阜縣名宦，訖蒙

山東宗師李、　移開

本省宗師江、　入祀本縣鄉賢。又蒙

聖公憫祥父著述多書，有功聖域，特捐公銀壹百兩移會

道縣准從祀外，另立專祠，以生員奉祀，事雖循例，恩實逾涯。但本學鄉賢祠宇因上年海溢圮盡，而塘工浩繁，經費莫措，正煩神念。況前祀諸賢，或道德光照，兼竪祈常之業；或勳名烜奕，更得理學之宗，時位雖殊，嚮達一致。此祥父所景行有素，亦祥私淑無自者也。奚忍坐視傾頹，願將前銀重建祠宇，供奉諸賢，俾祥父呂元善列于廡側，祥子呂逢時得如公移，以青衿守其先祀，則既不動本縣公費，並不涉諸賢後人，而賢祠得以鼎新，專祠不必另立矣。伏乞普濡鈞之德，鑒烏屋之私，准照公移賜俞，祈請俾祥得併日典工，丁前落成，庶先人既無忝夫俎豆，枯骨生榮，而後學實有造于天淵，高恩勿替。祥聽①戴生成，當世世無窮矣等情到縣。據此，隨②該本縣知縣田升年勘得故宦呂元善，學有淵源，志存著述，摺聖賢之實錄，私淑獨深；辨禮樂于代更，表章恐後。灑經笥之白雪，原無取于月露風雲；標琱管于青箱，行嗣功于關閩河洛。況告終遑纂績著

朝廷，兼飯孳通途，澤流曾壤，業蒙

聖公及

山東學道李、　雅意崇儒，俾之立祠崇祀外，仍世與奉祀衣巾生員一名，以光先德，礪世磨鈍，具有深意，所當俯賜俞允，以彰隱行者也。卑縣未敢擅便，擬合具由申詳，爲此縣司今備前孫另具書冊，合行具申。伏乞

照詳施行，須至申者。

右 申

浙江提學道。

崇禎二年七月 十七 日知縣田升年

縣丞柯時宜

主簿王 紳

典史米賢弼

崇禎三年四月 十六 日

蒙

欽差提督學政、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參政、

兼按察司僉事江 批呂逢時准給衣巾奉祀。

繳

明故著書先儒崇祀闕里儒林郎山東布政使司理問冠洋呂公墓誌銘

闕里孔衍植撰 衍聖公

丙寅之冬，海上呂太學聖符攜其尊人滿理冠洋公所著聖門志鍥訂既成，躬致闕里，凡我四氏縉紳啓函歎頌，曰：公殫精竭肯，拓我聖祖大公之門，前受百世，後受來今，公其聖門之功臣。而聖符力成先業，則又公之孝子也。于是四氏合詞請祀公闕里學宮，慨允，俾世世血食。奉主之日，簪紱縉紳皆聖賢脈衍，而望塵羅拜，填擁千百，得未曾有。祀事已畢，太學摳衣乞誌公墓。余雖不文，勉用爲誌曰：山以東自萬曆壬子已未間，藩司嘖嘖有名，參藩呂公云。夫藩古方岳，國初稱行中書省，地分嚴重，故設參幕贊佐其政，而參幕之典出納、治刑名也，爲藩大寮腹心。用是一切郡守倅州縣長莫不欽欽，人有腴禮，然人之處腴，必不知其受瘠，往往不能以滿秩去。惟公之佐東省也，能力退斂用將其腴。凡中丞侍御臺之爲剡名必有公，文武賢書之登錄事必有公，長至千秋之拜表，屑賓榮必有公，先後敭歷，廉柄聲稱。

始自部絲也、當時有識方且以遠到望之、胡造物無厚、而遽奪公乎。公諱元善、字季可、別號冠洋。與其兄元美、懷洋、孿生、公特所云巳生為弟耳、而與前母兄元聲、念洋、太學、歡荊蔭映、有珠樹之譽焉。幼有至性、七歲喪父、哀滯之容、酸感行路。卅歲通尚書、游南雍齋舍、儒彥目公昆季為兩璧人、而眉面莫辨誰弟誰兄、昔人嘗謂惟母知之也。且筆花言藻、衆所推遜。以慈幃遠念、趣歸、婚娶未幾、而胡太夫人以血去棄公兄弟養、猶恨喪父時不解竭成人禮、而喪塟悲毀、有加于時。念洋子兆禧英少有異才、方與相切劘、忽焉夭折、公巳不任感重蘭摧、而念洋夫婦繼復踵歿、兆禧之遺腹更殤。方大宗之斷絶是悲、而公配倪孺人又遽分鵰翥矣。蓋七年之間、所稱斬焉衰絰至于期功、未嘗間遠、雖隹月芳風在前、別自以眼淚洗面、公家昆季能不神傷。遂不復留念制舉、以詞文關令而必起家科目哉、因各秉例得郎、公注行省。會當選除、相期竝出、懷洋謂公曰、弟有子、宜及時宜展、我須家食、一個身後、弟倘休祢、我出未晚。公遂以辛亥選人、得山東布政司都事。頋東省一時建牙開府有名中丞、按臨屯馬多名侍御、政、刑、戎儲皆名監司、上下勤勵施教、承令、使當諸名公下、亦公惟事每近名以當其心、必不然矣。公基之以誠、而濟以之、慎敏明潔、侍為始終。蹤三齋、餉馬漕、折身承不翅若浼、所至有飲冰砥操之稱。屢届署縣、卒皆嚴謝、益為當事所重。至子、卯秋試、兩佐棘闈、而食苹甫闋、再與應揚、有如兩臺拜表

闕下、妙簡精良。公凡後先六膺使命、每當文翰之舉、如再董曆日及試録、通志、亦必屬公。若通志、聖門兩書、不獨捐貲隻手纂摸、而學脉道原、公自嘿嘿有任矣。歲卯及辰、山東饑、道殣相望也、望能向野無青草、活白骨而肉、惟署司治儲劉公深與公契、受公言、至為晝夜策畫、所稱勸賑、赴糴、使劉公背以一念生換六郡死、莫非公畢竭心精之所至也。用是以名荷中丞錢公薦一、部使者薦公、馬公、畢公薦三、其他冏卿、柱下、戶兵工曹之獎借、又不能頂僕數也。戊午冬、晉秩本藩司理。然竭蹶奔走、我獨賢勞、病脾衰瘁、以巳未三正遽化于官、年纔五十有一耳。公敦培源本、介于事母、撫事伯兄念洋若師式焉、洎乎任卹不衎、少寡形影、惟公昆季

相依、霜操益凛。宛之令子聖符有子、使大宗有奇、天道若示答于公一人也者。若懷洋得公之訃、若然倒于地曰、生與俱來、死寧獨往邪、不令下泉惟有吾弟。遂用不起、孔懷之誼、振古所無也。公上世爲河南之安陽人、有汚濟開道永樂初以與遜國忠臣河南衛指揮謝貴有交、戍籍盟、遂爲盟之著閥。其子謹之婦爲永樂乙未進士安陽侯軏之姑。宣德四年、軏僉憲于浙、來謁姑、已卒、爲築墳城西、以識悲感、有記墓碑。公爲杭州右衛指揮僉事望洋公子、孝秀蓮洲公孫、散官村菴公曾孫。公元配倪孺人、爲山西靈石縣少尹倪元夫女。繼配許孺人、爲乙酉舉人許成名女。子一人、兆祥、太學生、倪出。娶胡氏、郎胡太夫人姪曰新女。孫三人、弘基、逢時、逢亨。逢時聘吳侍御海州公弘濟孫女。公生隆慶己巳十二月初七日亥時、卒于萬曆己未正月二十四日申時。以天啓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寅時葬于涇塘橋身字圩。銘曰、

處隨之驕、士愜周有。惟孝友于、璧合如宙。起齒萬于席前、背語三而掾後始封于齊、而宦于齊、歿于齊。子將天飛覇雄、藝乎浙江之西。

著書先儒崇祀闕里呂季可先生墓表

闕里孔貞叢撰　運使

著書者、著何書也、曰先生所著合聖祖、配哲祀、擬二千餘年之前賢後儒爲一門、而俾方來千百世出入此門也。先儒者何、曰荀況以性惡累筆、見斥于儒、劉因則未嘗著書而亦稱儒。今開聖門、受當世儒稱儒、允宜祀闕里者何、曰辯別大宗、斥去異論、源本條流、多所證定、功在闕里、祀闕里尤宜。祀禮既畢、其嗣公聖符歸葬先生、請表其墓、輒爲染毫。先生姓呂氏、諱元善、字季可。與其兄元美叅藩一乳並生、霍子孟所謂後生爲弟也。英壯有才、屈叅東省、其佐藩之政、莫尚于助劉叅知賑活萬命、兩拒署攝、特見操槩、拜表轉餉、我獨賢勞。雖荷中丞直指累借薦剡、咸無當于先生知己、以不知先生著有名書也。故余謂先生一生無過于著書爲大、何者。纓帶之倫、誰不著撰、而造語之際、恒加溢美、有如治一書曰漢聖、諛藻什曰文聖、能書爲草聖、頌酒則請比聖、先生濯辱此聖字、特爲溯聖源而合聖支流也。他若談術稱齊門、從釋有禪門、慕道者有玄門、自是崇我自有門。先

生慮累此門字、獨爲手擴孔門、闢天下之私門也。又若樂居積者志食貨、好異者志鬼怪、恍内者志北里、喜娛玩者志珍瓌、飛走。先生畏塿此志字、力爲志、親聖賢、包衆、以爲生人第一志也。當知其心函今古、明會日星、鑑微人羣、手撏蒿類、而著有此跨壓毫翰之編帙也。勛番四氏、恩勤百儒、我輩衡評、匪樂阿好、况先生之于二林、榮兆、防馬、松楸石碣、爲人文刊在壁、罔不畢載、未有報也。不然而吾帚洵禿、其能跳越山海二千里外、黙浣人塚墓間乎。且吾家契後、呂出四岳、均之爲炎帝昆苗、而聖祖嘗題延陵季子之墓矣、敢式前聞、敬表之曰於乎、此有明鹽邑呂季可先生之墓。

明故著書先儒崇祀闕里儒林郎山東布政使司理問所理問冠洋呂公行狀

同邑賀萬祚撰 山東提學

余視學東省、得見吾鹽故友呂[3]冠洋公理問山東時續修通志、匪獨官司科目襃益詳贍、至于洙泗一脉、搜彙尤勤、知其當年垂意聖學、淵源不淺也。比謝事歸、復見其聖門一志、爲躍然序之、而令子太學兆祥涕泣晉余曰、先生不惜爲先人序、序之於狀思過半矣、敢請爲狀、死且不朽。余不忍辭、爲染翰狀之。海上有著姓呂氏、自永樂初主簿公文道始家在河南安陽、以與遜國忠臣河南衛指揮謝貴有交、戍海上、遂土著鹽。以闓右推而樂施有義聞、其子謐配侯、蚤卒、墓在城西竹宇圩。宣德四年、侯姪安陽進士軏來僉浙憲、至鹽謁姑、已卒、因營此墓、用寄悲思、有墓記謹傳。義官村菴公清、孝秀遂洲公聦、杭州右衛指揮僉事望洋公相周、緊祖父孫、累德基厚、肇飛翩鳴、三葉蔭聯。而望洋公能從英幼、振激中衰、樹勳幢戟、爲有識歸譽。元配鍾夫人、爲山東濟南府知府西皐公梁女、生元聲太學念洋公。繼配胡夫人、亦嘉禾令族、則學生公

兄弟若聯璧也。公諱元善，字季可，號冠洋。與其兄元美懷洋公髫丱雙雙，眉目韶秀，兩人如一，無能別其誰叔季也。七歲喪怙，撫公攺繞膝之歡，爲馮屍之慟，親知見者莫不掩涕。每讀幼而無父一語，則必相對悽然者久之。旣通尚書，遊太學，時年十有一齡耳。大司成時于班行屬目，每問書義，應對有條理，大爲奇賞，同舍各流咸呼小友。乃胡太夫人遠念羈旅，齧指通心，尋用歸省，而有倪孺人協和之賦。時懷洋後此亦婚于王方子舍。殷勤溫凊，樹背色養之問，溢於里閈。何悟太夫人俄因血疾，不得耐老閨門之内矣。公兄弟哀毀骨立，喪葬愼懇，禮意人謂踰於前。喪讀禮之暇，與猶子兆禧橫經染翰，有如步兵之有阿咸，而忽焉殞隕。伯兄丘嫂竟以痛子隨歿，謂孝秀一遺腹兒，尚堪爲大宗一綫。復九月而殤。是公哭母之涕淚未乾，而哭猶子，哭兄嫂，至于哭其遺腹孤，眼汁已盡，不踰年而更有倪孺人之哭，得無繼之以血乎。於是兄弟相顧悲欷，謂伯兄父子④與振塲闈，卒以鏤心鏤髓，散作空花，馬卿釋之似不從試，穎刻於渲官，安見倒終不得凌趾郎籍乎。因是而懷洋與公俱得藩幕，

當選序，且及公趣兄行。懷洋則謂亾姪之遺有未亾，與吾之未子而冀有子，家則任長，我須爲門戶計。弟之能任，我有榮焉。儻弟戀丘園，則風塵猶我末路也。公因勉承而北，選授山東布政司都事。都事東經歷以典司政之出入，凡一出入必關諸臺使，與諸臺使下檄，不得竟下司，必下經都而後轉上焉。誠諸臺與司聯貫血脉地也。而公以玉立圓應，雖胥寮四人，上獨屬意于公。故若子、卯文塲大典也，公以印卷供給試錄與焉。武闈亦要試也，公亦以鈐卷監試與焉。長至、元正、千秋大慶也，公以拜表

闕廷與焉。績通志，葉聖門大結撰也，公獨以隻手擅焉。他如輸馬價于冏卿，轉漕折于戶部，致衿衣于

內庫，而斂餉遼師，遠到山海矣。此皆他寮吏得之藉以津潤筐橐，而公則犂𡑞處之，恐若浧浼。當事有以瞻見風槩，每欲強之署縣，以爲此君殊勝躭躭躭三寸銅乘之爲一方厲者。檄至，公每苦拒。人或怪問，公曰：人垂涎一篆，冀得錢耳。然錢非一片竹篦不得錢，而從此子孫必還受竹篦，轉以奉人者

皆是也，我故不願也。嘗乙卯、丙辰間，東省大饑，人相食，時署司而能爲孳孳計，惟治儲劉參知一人而已。劉時召他參佐語，不入，更召公，惟公語能先得劉之所以爲東民計者，則凡設賑粥療、赴渠稔鄉，竟得還肉六郡溝中棄骼者，公居功十之半也。由此諸臺藩臬莫不格外視公，以故

奏薦之有大中丞錢公、有按部使之馮公、馬公、畢公。其部寺臺院監司注上考至二十有四，而品獎亦十有六云。無間赫奕，自來參幕未有能若公比者。已未嘉平，量移本藩司理，發春病作，遂用不起。於是大寮哭于公，同官哭于署，四民哭于閭巷，無非惜公賢潔而不盡其用哭也。公端孝明友，凝厚端潔，事胡太夫人不翅家有嚴君，而執經問藝，侍伯兄念洋猶之北面師，若懷洋怡怡自連根蔕，而閨幃恬穆，儼如賓友。洎乎居官，方雅斤斤，以洗濯自愛。一時聯署亦人人勉自箴飭焉。公生隆慶三年十二月初七日，卒于萬曆四十七年正月二十四日，春秋五十有一。娶倪氏，爲山西靈石縣縣丞倪元夫女。繼娶許氏，爲乙酉科山東中式舉人許成名女。子兆祥，太學生，倪出，娶胡氏，爲胡太夫人姪日新女。孫弘基、逢時、逢聖。逢時爲念洋公子茂才兆禧後，逢聖爲懷洋公子兆禎後。卜以天啓六年十二月念九日，將葬公于涇塘橋之祖塋。惟

大人君子賜以如椽之管，垂不朽焉。



校記

①瞻：當作「贍」。
②情：當作「請」。
③褒：當作「裒」。
④于：當作「子」。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儒藏　史部　孔孟史志六
作者=郭齐，李文泽主编
页数=693
SS号=12315544
DX号=000007486540
出版日期=2005.05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